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陸輯・貳拾捌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陸輯·貳拾捌册目錄

蕭林初集八卷 〔明〕錢棻撰 一
江止庵遺集八卷首一卷 〔明〕江天一撰 一九五
晚聞堂集十六卷 〔明〕余紹祉撰 三八七
過宜言八卷 〔明〕華夏撰 五六一

〔明〕錢棻撰

蕭林初集八卷

明崇禎刻本

序

昔玄攡鳳胏子駿以為澹雅之才騷靚蛾眉子雲爰有丹青之論夫惟性根皚

白而學問之氣都稍質本孤清而松麝之光適淨月肥雲瘦靜指可約其膚綠淺黃深悽中偏帶以豔是

漆圃開軒葩林劃席塵延為主可自我而位置古人席拜為賓即當機而獻酬羣悅豈非碧瞳閃慧等國

技之泂烜素臆探鉛埒神流之隙膌可以曲窺來曩直闖貞瑕者乎魏里錢子仲芳者秋聽一翣萬山相

戕而遥澄銀破雙槎天漢倒流而屈注空香自媚俄闌于寐籟之邉雪淡為情睨味乎虚塵之表沈雄心

于秋水眷彼太無理古照于晚光研蕊衆有溲林署為蕭園攸其潔启取其磊阿廟自許英多竹善其虛

中而人斂勁節溪窈窕以送波松珊環而佇夢文心縱而鳥斂其變魚揚其鬐以相迎異想開而桐拂其

翠桂蔵其馥以睡就于是蘸紅標論漱白佯蒿禪燈孤映青來藜杖之吹紙帳低熒金燦蓮花之炬遂蒴

棘而成猴爰斥木而凌鶴
賦軼齊梁詩轢顏謝序則
玉臺失其豔論則雕龍遜
其辯策登賈董之壇詞奪

柳蘇之柏雜著積玄圃之
玉偶筆碎安石之金靡不
鉤連奎畫珠貫薇垣言言
有用文章落落大家手筆

自非通古今之學有若劉
向見天下之書無如馬融
備孔門之四科兼鄭室之
六藝而求其熊熊旦上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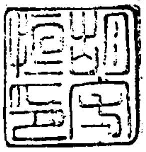
隊宵飛鴻寒玉子言泉傾
柔藍之蘗雨惡可浔也總
之文師家範忠孝天縱相
波白華之詠每懷橘頌之

投方其處也梅花可與結
鄭脩竹實聞斯語及其出
也能千未是俊物伊呂豈
伊異人庶乎方此烟思寫

胡序　七

茲霞抱者美若夫涼連芳
景我啟橐蕭字名齋雅企
神姿人爭附穎士為僕睠
爾青箱元魁餉以家物籠

以絳紗牢相識自塵埃爲
足以盡仲芳之歘吷也哉
舒州友人見可胡守恒題



胡序　八

序

五行之氣各從所勝以命其藏故人多一至之才而鮮兼通之美氣有所不包也導氣之門詩歌爲上而書傳次之李杜韓栁才人之雄也然或長

乎咏歌或長於持論其受氣各有所專也錢仲芳起東海之濱凌轢千古才全德備四方宗之其文如其詩其今文如其古文葢全藴五行之勝者也語曰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仲芳聲律身
度追蹤聖賢故詞賦
典章駸駸秦漢以上
當末流波靡之際重

見古人然則五行之
氣固有特而結聚也
乎
西湖散吏黃端伯題

蕭林初集敘
武水錢仲芳出所著蕭
林初集示其友李雯〻
讀而歎之曰夫其波興
雲散聲寄滔〻若望草

木而臨崇高者此非其騷
賦之文耶意若有餘情若
未止振動金石從風而馳
者此非其詩歌之文耶言
器龜鏡洞于古經不爲篇

奪利用法程者此非其奏
議之文耶連類好古以毆
以便意能遠事義足榮辭
為此非其序論之文耶
激揚忠孝寫音遺懷烈烈

李序　二

其風悵悵其思者此非其哀
誄之文耶屬詞集趣無法
不深毛羽孔翠材散鄧
林者此非其雜述之文耶
蓋古之為文也如工今之為

文也如市工之為術也專
為車者不為舟刺繡文
者不繪畫此其所以一而
易工也市之為術也萬居
五都之肆而南海之犀

李序　三

珠會稽之竹箭燕胡之
筋角三齊之織作奇麗
玩好之物靡不集焉此其
所以備而難善也今仲芳
其有工之專而有市之備

者穀生于江左貴胄之門族若王劉家藏淵雲而能出其左右錦繡振耀于其間又將以是而資其輪蹄游於國都澤中搜

下之士必有震而驚之者天子方闢石渠之閣掃延英之殿設庭燎而登之問以兵農之要略外夷之所以解辯羣盜之所以擾

戈具以事對毋以儀秦縱橫則又豈獨以鷟鸑之片羽麒麟之一毛而藻繢天下者也

社弟隴西李雯題於谷

水之彷彿樓

蕭林初集目次

卷一
賦
卷二
樂府　古風
卷三
近體　絕句　詩餘
卷四
序
卷五
論
卷六
策
卷七
雜著
卷八
偶筆

蕭林初集卷一

賦

懐征賦

家大人以撫滇南征余不獲侍白雲蒼江愴然我懷爰述斯賦

曰蠻服之陬牙兮山川箕踵而殷賑滋

盤瓠之遺族兮時信信迎吠而横犇天子奭然其左顧兮爰集錫命於余親擥垂楊之梟梟兮嗟小子之羚孱歲在閹茂月規青陸蓀橈戒楫辛夷撰轂逝將去此而遐征兮畏王言之不可宿陟江皋以周睇兮哀僕夫之坎毒步徙倚而如醉兮數孺子之牽裳勉宿宿以俶

裝兮朝將發乎錢塘兩岸杰秀壁立虧天兮溪流層明而通望雖激素飛清足娱我親兮顧余心之惘惘矧孟夏之恢台兮榴火歊而欲然衝塵鞅以首涂兮揚芒熛而絳天悽目九流之派兮愴心一柱之觀弔賈誼於長沙兮悼屈平於湘川洞庭汗汗洄洄而飛薄兮辰沅爲

諸蠻所出沒路脩迴而眇默兮蹈夜郎之故國巑岏萬仞以造天兮黑霧千尋而戰日哀猿夜響於鬼谷兮虩獸窺形於峻壁駕桂旗以上青冥兮歷三時而弭節總親轡於萬里兮愁余心於千疊朝悁夜以憂思兮寤與寐其偕涉驚風梧之蕩颺兮始税駕於南葉唯彼滇方

隸自益州點蒼作鎭洱海珠浮相如擘
績於諭蜀韋葛銘勲於九斿昔我
皇祖誕集大猷仁涵日斧義滿月兵嶽
五指而成頓海一掌而就平爰兩道以
命師遂十旬而廓清蠢獗獝之回譎撼
戎索以屢驚 皇覽揆余靚之忠誠
兮畀牙纛於師中暨下土之很戾兮矢
盡瘁於厥躬氣推山而搖岳兮旌麗日
而飲虹斬骨都之頭爲器兮環鐵箭以
爲宮懿勞臣之獨賢兮嗟弱息其何之
撫檳榔之奇樹兮慮服食之非時飛鳶
墮水而跕跕兮恐榆力其難支鴟鴞反
覆其不常兮欲借箸而焉宜溯蘊隆之
言別兮蹇慼烈以侵膚看春亭之落景

兮傷秋臯之晩晡歲與序其若流兮道
曼曼而躊躇顧夕陽而四望兮盱余目
乎終逝每羈羈以竟日兮促宵歡侍乎
高堂恍邑笑之㽞連兮恨驚夢乎蛩螿
兒念親而繚悷兮親亦當念兒而徬徨
倚閭望切其曷僴兮願及時乎方將奈
美玉之無言兮宜羣衆之按劒椒蘭佩
其不芳兮旦申申而余訕羌獨鬱鬱處
此窮茅兮忽聞天際之孤雁命靈氛爲
余筮兮惟願綿綿乎親算瞻夕烏之歸
林兮軫征軺之未旋覩田舍之嬉嬉兮
余何獨乎不然當夫晨光初起夕影迭
姸霜文翠照雲樹布鮮奚五斗之足戀
幸三徑之未荒輕林翳乎錦鏡桂笴下

乎芳塘子捧父杖孫進祖觴酒開新綠竹韻初簧縱標勲於銅柱兮奚若眞樂之未央維退食之優游兮知遠念乎故鄉矚白雲而無極兮攬余涕而悢悢乃爲歸來之歌曰歸去來兮舒余懷兮秋風飛兮蓴鱸肥兮立功萬里兮鬼彈生凝不如歸來兮飲雲霞之淸霏

雪賦

天殺餘碧岑歛孥声烟淡苔暝林禿雲平乍因飈而迴合忽排闥以飄零花明四照蕊綻千層竹腰頻折松蓋如擎梅腮傅粉石骨凝冰淸光千里鶴唳一聲屋壓琉璃之瓦簾開雲母之屛九天無月而長白萬樹非紅而皆春緜鱗鱗以吐瑞氣臯臯而爐熏輕瓊爲鈿冷絮成茵鴉寒掠背風靜翻雲惟寥空之一色聽愉痒之平分當夫紅爐黛暖雕閣香圍君寒妾擁妾臂君持鏡開千靨笑冶一枝聽飛絮之高吟曾寒威之足欺亦有天街步軟柳下藏舟忻驢背之甚穩恣氷壺以遨游或泛山陰之棹或登華

外之樓冷香弱夢細細勻愁於是梁園
才子兒穎詩腸江誇瓊樹盧妒玉堂六
出爭妍雙尖鬬芳荀千秋之在茲雖掃
徑其何傷及夫玄雲結陣赤暈揮鞭狁
貅氣湧鵝鴨聲喧將軍飲葡萄之酒壯
士歌黃竹之篇戈衣縞而生明光照甲
而增鮮更有銀花垂榜絳雪成田橘叟
輪塵葛郎乘船印惠可之趺而影留嵩
嶺被王恭之氅而望類神仙維勝賞之
足娛笑謝賦爲未妍若乃隴水寒塞馬
嘶樵徑封鄰燭微蘆花汀裏忽聞孤雁
之鳴獨石山頭濕透木棉之衣泣寒砧
而如雨釣空江以無魚臥袁安於土室
映孫康之敝書士銜氈而華亭雪暗孝

婦死而東海瑤飛襄陽枯骨灑人間之
黃玉海上孤臣飽撐腹之玻瓈戍卒征
衣皆鐵寒閨淚滴爲緋況乎嚴風曉別
蒼雲暮同銀沙萬里古道蒙茸雖天山
之玉滿奚所遇而多窮爾乃放舟浦北
覓句橋東籬描緻影酒送微紅聯飛舞
蝶碎剪吳淞仰看何依之雀遙聞人外
之鐘於斯時也高士夢甜美人脣軟獸
炭光熒鴝硯氷澌枝低似醉波定如癡
溪流暗瘦芳艸先肥肌同姑射瑞積瑤
池快心魂之如水嘆造物之雄奇

落葉賦

風撰催行之帝霜慘別離之顏微波動乎木末辦紅出於溝間飄搖兮如廻風之舞袖哀颯兮似逐臣之渡關漾漾水中兮類孤舟之獨泛蕭蕭山間兮譬斷雲之不遲乍一葉兮疑隻螢之暗點忽狂飛兮與羣雁而翔翔一蓬秋雨半硯

冷霜爐添夙爐淚灑曲房鶴行除而徐步岸積爛而增黃方其枝間藏鳥葉底翻鶯綠陰光滿濃碧綠縈天遮成羃花照生明豈知搖落之可悲而聚散之足驚洎乎野寒衰綠山冷催紅林愁宿鳥沙咽鳴蛩石傍埋影空際迎風悲游子於霸陵道泣美人於長信宮更有地號

榆關巷名桃葉楓落而江嶺凝愁桐飄而高天爲纈枯樹發白頭之吟孤蓬悲薄命之妾輕颷賽春歸之燕飄零同秋後之箑寒砧獲件野火增燒堆成晚徑點入清瓢寫人間得意之句發少婦頻上之潮栢枝舞而隄頭翠老綠珠墜而樓畔魂招當其欲落未落也似將別而

難離及其飄蕩空中也又似寂聽而凝思其乘高飈而颼飅也若欲升青天而問之其枕藉乎泥中也埋憂地下以爲期縱觀榮落之不常又何凝于艸木之數奇

蕭林初集卷二

梅里錢棻著

樂府　古風

行路難

飲君流霞杯贈君犁眉騧出門咫步多風波南山有猛虎東海有神鼉長安道上狐鼠方縱横五爻衢中千峯萬峯鬱

嵯峨男兒被褐叩閶闔上書不遇歸林阿河清頭白杳難俟鄉里小兒方鳴珂

其二

飲君酒對君舞我欲東至崑崙西陟玄扈躡懸圃之天柱餐岐山之地乳沐日浴月馭太清騰盤八極爲霖雨無奈風濤几席間行路何必蜀道苦朝爲玄霜

暮赤暑炎涼倏忽成今古飲君酒對君舞世路如絲莫可伍我聞瑤臺上有仙人弩將欲從之辭下土

讀曲歌

西風黃葉啼雨意寒塘横停針理繡戶豈可遂無晴

其二

儂有一端錦深藏十六年爲歡裁衲襖與歡先縫緣

其三

郎何許隆寒披葛裘饑疎那可處

其四

名花風雨妒願郎深垂簾垂簾謝蜂蝶花鬚蜜樣甜

其五
西州金梨子、聞道歡所嗜、欲進又躊躇
怕說生離字
其六
春水如沸郎勿去風波大可畏
其七
百花獨愛蓮百子獨愛榴歡若識儂性

憐儂爲儂斷
其八
采菱南浦下菱角刺儂口儂口苦如荼
郎心多如藕
其九
期郎養蠶天蠶巳上山眠郎來不來雨
廉纖

殂上行
廣武城邊設高殂、殂上老翁色如土、三
軍縞素買虛名忍將老父爲孤注吾翁
即若翁幸分一杯羹兒言何甜父何苦
鴻溝定約太公歸太公方歸重振鼓身
爲天子父匹夫忘却當年烹廣武烹廣
武復何辭未央宮中捧玉巵猶記翁嗔

無賴兒
垓下行
重瞳拔山氣如虎非戰之罪天亡我二
十八騎陷澤中猶令漢將魂魄墮當年
鴻門三舉玦豐水不流澌嗚咽項王本
是大度者杯酒殺人眞不屑泗上亭長
類狙獪東西方割又反旆七十二戰戢

戰敗捫足捫胸總無賴西風一夜聞楚歌英雄自古必情多一妾一馬尚不忍其況八千子弟何吁嗟乎至今烏江江下水白日無光淚青紫

猛虎行

陰風獵獵猛虎來猛虎長吁類告哀十日九日不得出一出輒受萬物猜猛虎

猛虎爾失策何不處人肘與腋持兵空向深山逐蟣蠓食人人不惜雖然猛虎勿復悲雁門將軍寧死灰玄雲晝晦日荒荒佇看狐鼠心肝摧

桃葉歌

敵兵下桃葉君王尚擁妾擁妾同爲井底泥手中猶擘連理詞

其二

狎客八人珠玉生塵衝足衝足蓬蒿沒屋

其三

艤楫待歡來歡來上高臺江南桃葉邑如灰莫怪吳儂無心腸一飲一石忘暄涼

苦熱行

天遣祝融持赤斧癡蛟酣睡紅塵舞小艸含悲愁欲泣鳴蟬病渴吽鶡鴂遙響頹墮喪厥真浮雲無家散日午綠楊影裏桔槔聲水痕昨夜消前浦道人胸中萬斛氷何時吹作四郊雨

蕭林雜詠

崇巘寡榮木連柯鮮豐艸高深百族具
湍激潛鱗少幽蘭傲羣芳孤松謝蘿蔦
庭梧映綺疏百尺何窈窕矯然冰壑姿
離蔚青霞表一朝摧爲薪風雨泣昏曉
至道尚墨墨賢達醜了了稽生龍鳳質
而且中道夭是以古明哲隨俗甘潦倒

其二

蜒蝘抱龍性屈伸乃自由黃鶴不得意
燕雀羞與儔朝爲漢上將暮爲漢室囚
功成戀殘肋引領羨浮丘局促塵樊中
喜無兒女憂每笑向子平累畢事五遊
結志在匡表何必歷九州斗室攬淸娛
松聲時帶秋

其三

青陽開令序萬物解其籜桃花光照衣
柳花香滿郭妾乘油壁車郎跨楊州鶴
相逢西陵道相贈金絡索美人前致辭
溫風遶綺閣不顧偕富貴但願堅然諾
春光不久持努力耽丘壑丈夫恥憔悴
仗劍走沙漠手斬名王頭腰懸金鵕鶡
萬里功易成雙丸力難縛三月旖靡天

及時可行樂

其四

孤月澄朗懷憂來莫可堙鯨鯢逋海外
烽火耀三秦淮楚驚風鶴中原嘆陸沉
青燐愁白骨赤縣滿紅巾部有監軍使
忠無借箸人酋賊貽君父驅狼禍比鄰
悲風劒花冷芳艸血成茵猶有三吳在

梅花畱早春復苦輸征逼民家甑洗塵
無端淚成把四壁陰雲屯

藝蘭

藝花如行文亦復忌穩帖肥香涵瘦骨
一一貴新怯手把騷經讀蘭心媚而俠
不必馴位置期與眞性協離立刪凡韻
疎簾畀游蝶旁有卷石蹲秀透類萬壘

朝暮灌清泉以當農圃業

課僮掃除竹圃

童竹如稚子巨幹如老成羣卉如婢妾
依依一家情愼勿鋤孤糵花中之程嬰

其二

竹孫伏土中如匣藏精鐵一夜風雨鳴
颼颼百尺血雖在灌莽間亦復挺風節

呼童斫旁枝空堦搖碧雪

冬夜

涼月沁清魂羣星失其次既鮮冰霜麗
亦無雲霞膩澹澹涵一碧天地奏正志
羽斷荒煙平葉落空堦睡披帷攬孤光
虛簷集冷翠菊影與茶聲頹然如旣醉
我亦巢濮瞑棲靜忘所自忽聞砧杵鳴

陡識音籟始

贈荊石兄

古月鮮佞魄秋水鮮濁湍天意悄如此
求友良復難十年聞子名今日披子肝
令我耳目靖更使神明安吾道貴樸壹
意氣乃所刊丈夫萬事左鬚眉寄悲懽
得子訂淡凝心魂棲遐端愼勿愁歲暮

千秋爾我寬

其二

大道醲顯融君子勤令則吾聞力古人
三旬而九食豈不羞飢寒性命忻窘嗇
冰霜生志氣風露生顏色萬物各有私
貧賤乃其職達士秉高亮天地苦逼仄
妻孥摧遠懷憂患負食息讀書盡萬卷

方不昧白黑寒光照耿耿願言各努力

初夏

升眺攬菁冥蘋川含竟綠輕颸轉松蓋
鶯紅綴古木文鰷躍素波芳蔭呼布穀
流螢逐艸飛嘉苗貫桑麓高峯隱望表
蒼紫映胸目鄙懷苟洞朗景物自澄肅

其二

廣除延涼風憑牖誦莊老十九恒寓言
厥指費研討大道撰虛無榮名非吾寶
典午嗣餘徽義海何淵灝陶公抗埃氛
南山寄貞抱折腰固所羞斗酒詎真好
志士有深懷寧澹訓蒼昊奚必五千文
得意咸可掃掩卷佇新月千林舒清縞

其三

蒲生曲沼中綠雲吞吐之清暉足澹娛
託根恒苦卑正士超常戀孤徃耽高危
讀書彷登山足目親巘巇但期心魂愜
不辭虎豹欺冥念入幽族日月爲蔽虧
豈不樂塵纓斗室清風瀰

中秋坐月

永漏衆喧戢月理乃得全薄雲不敢妒

來徃增新鮮高寒露氣潹樹杪泛秋烟
珍重遇良夜潫坐荅清妍人影孚鶴夢
松語雜桐絃眺聽澹無所幾忘月在天

五月朔偕爾斐早集藏經閣并觀

放生

空雲續遠靑天光散餘縹泛泛悟野香
登登追靜窅塔影浮綺閣溪聲透林杪

烟流淺潫碧僧高禮數少盃茗餮禪味
微言碎淸杳平楚周望中忻情動魚鳥
反愁我躬窄絡索天地小更得恭漢松
永此邁玄渺

送大兄入滇覲 親

小涼引柔颸秋光淨可悅所思在天南
勇賈萬里轍朝發桐江道夕蹈武陵雪

八月湖氣肅千峯吐蒼列歙擢剌乱烟
碧香細而結影同雲上下車隨山凹凸
行行入黔巫荒潫樵響絕濕蘚餇枯藤
隻羽掠危咽五官抱一靜靜受妙氣纈
遙空散霞綺山水恣清啜豈不愁行路
重念倚閭切弱夢伴孤征余懷待君說
百拜侍高堂願言存者舌

感時

軒王有道奏雲英銅箭飈馳六宮驚遼
海治師十八年勤王大召四方兵四方
忠義如彪虎手斬人頭捕生虜羣醜陰
懐不軌心九州肆顧無淨土瑯琊臺上
牙旗紅將軍但爭横海功叛帥方逋瑶
島外流賊巳滿關西東崤凾商雒成戰

塲雕弓鐵鐙逵荆襄民間苦賊更苦兵
遇賊猶可兵莫當　天子自遣楊復恭
六師但畏觀軍容細柳不聞亞夫令奔
走貂璫色笑工節鉞大臣訏畧少驅賊
出境臣職了白骨如山熊耳齊中原千
里擘青艸憶昔　英皇北狩年外夷內
冦烽相連　武廟六龍馳八極劉趙雄

行京索間今日何日海宇寧天光秀出
石頭青忽然營壘徧郊原書生扳劒鳴
不平吁嗟乎洛陽有淚徒縱橫

弔梅歌

小齋前臘梅一樹佳種也植根海
上託命幽牕踈幹緐英甲于他本
今年夏五入杭扃戶三月遂爲旱
魃封姨所妒秋杪啓視則槁矣嗟
悼良久歌以弔之

天賚名花慰幽獨彷彿蓬萊峙書屋菊
殘蘭萎發奇葩早晚清光看不足踈枝
落落影空庭俯仰交交如有情冰心碎
劈珊瑚樹鐵骨依稀宋廣平曉寒方過
魂冷徹涼飈乍動香愈冽非烟非霧靄

氤氳一片玉壺映古雪三更月照煖翠
凍芳氣無端冥搴動何處高樓静吹笛
湘妃危立礪短夢十年淸福交何厚捲
簾幽對敬而久嗟我作客九十日陡然
失此歲寒友重陰漠漠愁芳艸仙姝依
舊歸瓊島招魂欲向羅浮頂石瘦雲枯
天亦老吁嗟乎珠沉玉碎風流散黃昏

安得餘香伴楚些一曲美人啼飢烏頹
頹咽孤館

贈懶先題所藏沈子居画冊後

塵世爾爾曷足欲胸中寧可無丘壑青
山碧雲日在眼我腕欲舞筆又閣懶公
眉目何清幽離立人外秀而削禪心靜
傍谷烟浮妙句忽從天半落十日五日

寫一山一水一石趣背各矜嚴時覺竹
風寒蒼遠能令心目廓問君墨妙何所
師袖香遙薆華亭鶴我亦有懷山水間
然須性有邪可學

蕭林初集卷三

梅里錢棻著

近體 絕句 詩餘

積雨

積雨生空藻閉庭事事幽簾垂香氣窨
徑斷竹光流煙鳥飛還卻陰雲亂不收
息心理坐臥冥肅類淚秋

其二

庭沼不盈勺潛通江海心飛花吹白浪
疎磬出層林懶性逢書健詩情對雨添
陡然念民力何日撥濃陰

其三

堦雨觀潮汐白雲不住飛疎櫺飽清綺
小艸賀新肥浦暗水聲急山空客屐稀

風林凝鬼嘯漁火一燈微

中秋看月鶯脰湖

高寒湖氣淨煙樹歛空霏岸濶浮天遠
舟孤受月肥淺游凝邃古久坐得精微
默默禪心另琴樽總俗機

其二

漁舟隨月上風澤細生紋鷺白鱗溪雪

鷗閑臥水雲短蘆叢古渡遙岬吐星文
小寺蒼波裏鐘聲隔岸聞

繇桑苧園登鸛鶴亭南北諸山歷
歷可數余十年前曾憩此今來追
理舊游巋然廢址獨存馮城眺遠
爲與一慨

鸛鶴鳴何處橫霄咽落暉谿雲流古寺
村靄進寒扉一上層基望千山夕照飛
不須今古恨惆悵十年非

其二

衰艸縈幽徑依然隱士家古香生竹木
敦朴見桑麻青郭山爲障丹楓葉作花
古亭遲一坐坐待雨嵐斜

蘧園八詠爲顧默孫賦

清華館

山堂風氣襟水木助清華香艸牽衣裾
新篁觸帽紗檻容灘翠入牕借月光斜
丘壑嫺幽事池平浸落花

溪閣

澄波空結撰曲曲限脩廊危閣寒雲寫
小橋流水香漁燈藏密葦樵影弄柔桑

餐盡前溪勝鷗閒荻岸黃

桐雨樓

梧雨打蕉石秋心滿一園松濤捲幔落
罏氣出樓溫天碧清陰織烟餞村路昏
孤桐發奇響瑟瑟滿衡門

鷓鴣菴

結菴巢太古小搆亦悠然稗傍皆前代
樽卣鮮俗緣數花春檻外洗鉢碧池邊
只此堪幽對林容夕更妍

瑞石軒

拄笏當軒拜高情壓米顛禪應參玉版
石亦賽平泉山脚連雲斷峯腰抱雨眠
陰晴姿態別秀削類癯仙

雪堂

雪堂肌骨冷事事擬端明密室彤雲剪
空山玉照清冰蘚三尺厚霜榦一枝橫
不淺蒹葭興依稀春水生

可亭

選亭宜眺遠亦復傍清流雀浴穿波碎
花含浥露浮平田供野色石骨漾清秋
朝暮雲霞改青濛望裏收

小祇園

巖棲二十載、與佛結幽盟、半偈風林靜
一龕燈影清鳥啼賡梵語魚泳聽經聲
何處西來意疎鐘夜半鳴

九日爾斐招集畸園忓悶

出郭理幽事羈心付夕陽松蓁傳遠嘆
林木生古香翡影來溪閣山情涯曲廊

登高愁見遠淺坐悟清涼

其二

綠淨能忘世烟巒晩更濃柳枯傷薄命
波濶鑑愁容霜氣冷于水冰心蕭似冬
笑言神轉戚幽砌一聲蛩

其三

新月如素女薄雲輕掩幃更兼雨聲細

能令山意肥密靜晚香出空濛秋理微
清暉澹無際相對欲忘機

雨牕悄然野叟翫菊二本

風雨添孤抱蒼莖滴遠心烟雲層結構
歪鳥斷微吟天意轉淵篤予懷亦荒湥
得花如良友娟影弄清琴

野泛忘歸

碧空成獨嘯天地一孤舟風細羣林秀
霞舒荻岸浮芳洲烟景暮蒼野稻香秋
泛泛幽酣足微躬類隻鷗

其二

野月照晴麓流連至夕曛澄波搖碎月
斷岸隱孤雲宿鳥驚檣影輕舠亂縠文
遙山飛暮色古意積氤氳

春日挾梅花塞上梅時已落盡次
儀仲爾斐韻

春寒冷翠瘦曉夢促幽尋高士埋荒骨
名花辭故林殘香愁落魄老幹見貞心
光影餘孤潔前溪烟水深

贈徑山自光師

飛錫開雙徑住山七十年半燈傳紫栢

師爲達觀弟子萬軸擁青蓮韻冷山間雪心空
松下泉何時望衡宇一笑虎谿邊

其二

夢入山中勝高峯鬬晩妍老僧隨寉定
孤石抱雲眠半偈寒林肅殘鐘別墅傳
相逢容臘裏清悟話諸天

喜雨用舊韻同儀仲

靈沫滌煩礙烟光傍屋飛遥岑發遠潤
榮卉洗輕肥清響顥氣足幽憁客慮稀
垂簾賦短詠眺聽入希微

其二

艸木有喜色野農愜夙心孤花笑文砌
言鳥駭重林雨外天光冥雲中山意涔
呼童抱甕出滿貯煑松陰

其三

雨聲疎竹裏巾袂也生幽負鳥歡情接
琴書素氣流梧篁新粉落蘭笋細香浮
池水添初緑冲淡欲類秋

悼落梅

悄立氷垂手空香散暮愁娟魂沉小閣
餘粉逐清流繞戶如憐別因風半欲畱

傷心今夜雨疎梗亦懷憂

其二

枝横粧帶雨花老半銜愁古雪簾前泣
殘霞波面流庭空清影戀夢醒澹香畱
搖落尋常事春淡百爾憂

空見自黃山來訪賦贈

松光影裏住幽秀突相逢孤笠瘦於石

新詠險作峯晴霜十載月空澗一聲鐘
畱予𢢽奇聽柴扉雲乱封

其二

妙積羣峯氣吹爲斗室烟品山巖衆奸
析義得清鮮澹朗均孤鶴淡遙類石泉
精神起落處無刻不松巔

喜方窗之見訪

塵鞅半簾隔爲君一啓扉艸香經雨足
秋韻入烟肥高枕理遙想雄譚破靜機
相遲淹白晝欲俟暮雲歸

向有哭子敬詩軼其稿補成二律
悽然下淚

頻頻孤光照夜臺十年魂夢漬蒼苔風
凝血淚三千路日照冰花八斗才箕尾

長畱青瑣恨鬣封空對白楊哀下家父
子今重見僥有高文映古苺

其二

似水交情敦髫時霜風石骨表心期如
君不愧爲人子舉世方爭謁者兒忠孝
名高愁宿艸死生慮澹食仙芝嗟予無
件長相憶猶記寒檠細論詩

春夜坐月用家爾斐寒齋韻

疏鐘冷竹澹相應禪味於今不屬僧芳
艸光流欺暝色春波影亂沸負晉癡烟
別樹萋千界濕露凝苔疊數層莫道秋
宵秋氣迥此中清福享誰能

其二

清光一縷浸山城嫩綠鬖鬖淚細生月

髣希微凝八定林烟杳靄懶逢迎松梢
亂擺空庭影午夜輕傳燕語聲春暮也
需冰雪在天工不改歲寒情

其三

一丘一壑也稜磳春意無端到古藤選
石坐殘千萬卷褰簾高挂一枝燈光分
鷗鷺自干水氣結雲霞冷似冰荇藻參

差如欲語閑拖竹杖過隣僧

其四

雲樹重重逗曉魂蒼烟自露互猜論茶
香細煖通幽夢嵐照空靑遶郭門澹澹
桑陰閑入牖淼淼水氣牆浮村月中栁
邑渾如醉惟有蘭馨夜半溫

雨牕再次寒齋

一牕風雨自相應出岫逃雲嬾過僧香
篆多情依雀鬥落花無力墮溪聲烟光
亂積堆千片浪蕊輕搖湧數層天際空
浮春漲綠欲傳湘水愧無能

其二

坐擁殘書傲百城紙牕木榻趣孤生幽
花帶雨逢人訴病竹臨風向客迎萬樹

逃離傳画品一簾蕭灑和茶聲閑來支
枕追清夢一任春光自世情

其三

不須山澤意稜磳微雨微烟繡古藤雲
影素浮封矮屋溪香玄寞續殘燈鐘聲
敲出重重月詩思坐成字字冰天黑池
平飛羽斷此中禪案叩明僧

其四

風風雨雨沐花魂小鳥喁喁枝上論一縷琴烟飛遠岫半灣水色映柴門古苔積翠眠頑石濕柳含嬌泣遠村梧徑不愁春色盡薜蘿牆上氣猶溫

寒齋詩

寒飈擊樹樹爲應呆坐團瓢一髮僧落葉掃來飢鳥跡殘書撿得蠹負胥竹雲入戶綠鬟天蘿月當牕紫暈眉好下簾帷淡讀易風牕舉似解誰能

其二

數重烟樹點山城啼罷歸鴉暮景生白紙糊牕風打破丹楓照室霧將迎橘香箇箇傳林影琴水參參寫澗聲絮帽也

堪淚笠澤羊裘猶恐未忘情

其三

轉從蕭瑟見稜嶒白帢輕攜數尺藤淺艸平原流晚照淡松寺影亂孤燈午更霜氣釀于酒子月泉心冷過冰道念也同鑪篆燼不持半偈學山僧

其四

澹爾寒花綴夢魂繩牀萬卷足研論貪他四壁皆如水老我三冬不出門雪意高寒逃鳥徑梅香窈窕濕雲村蕭林瑟瑟蓬蒿滿破衲還馮負日溫

感懷

秋潦寒雲映碧鬟蘭英浴罷浣愁顏聚來枯管堪成冢讀過殘書盡可删六寸

明珠歸海嶠一雙白鶴上衡山而今不
踏黃埃路小立青蒼任意頑

其二

怪齋盧敖汗漫游九州何處着蜉蝣幽
憁有雪人同玉曲突無烟命似漚賦奏
長楊仍落魄才名仙鬼亦虛舟祇疑天
上能容我只恐天工也怕愁

其三

葉落巖空水氣昏蕭然何處訴煩冤飛
蓬不仗銀黃力衰艸寧希雨露恩海外
仙株香未斷山陽哀笛氣猶溫雲中帝
子憑攜手天問於今莫可論

其四

溪聲竹色伴蕭閒楓冷雲枯天亦鰥野
馬笑同金馬熱真龍敢與画龍班狂非
阮籍窮途哭福比稽康石髓慳絲竹場
中堪度歲蒼生勿復戀東山

其五

有客常衣薜荔衣朝蘭芳性得清微十
年落拓餘霜徑萬木蕭森嘆夕暉李廣
不封還下獄侏儒既飽朔應飢馬卿空

負凌雲氣獻賦何時達紫幃

其六

孤花瑟瑟繡蒼苔蝸角名虛祇自摧劉
蛻多文皆化土君苗有硯亦成灰西陵
樹暗千山綠燕地風高百尺臺羞向公
門爲蔓艸忻從林際探孤梅

其七

崔骨稜稜氣似虹、倚天長嘆拂崆峒、三
饑歎飽如逃債四壁蒼涼學送窮神理
不因寵辱盡情懷猶寄水山中從今飫
識神仙字爲謝人間鱉相公

其八

青山紅葉兩澄鮮此際焉能不泫然天
授非人寧戰罪衆皆欲殺獨爲憐禽中
一鶚需文舉、獄底雙龍待茂先、無數烟
蘿供笑傲去鋤郭外洛陽田

其九

無端微雨菊聲秋著水蒼烟一暮鷗最
是傷人寒食近有誰伴我懶雲收柯亭
竹老惟吟雪玉照花遲只點愁夜半楚
江清蘋落不風波處好藏舟

其十

悔却當年學道遲、漫從塵世諦心知坐
看月色眞成樂飽領秋光未是飢半世
行藏如入夢一簾花影總新詩艸玄何
必桓譚識、副在名山只自怡、

其十一

小山桂落鎖幽扉、點點寒光老釣磯、讀
古但知清悟遠投時方覺靜滾非青餘
梧竹皆歸寞秋到蓴蘆尚是肥所謂伊
人天際老波滾雁語冷斜暉

其十二

何處桃花足避秦、好呼麋鹿結爲鄰、閒
攜稚子摘山果漫逐樵漁嬉水濱五字
才名虛獨從三更歸夢得清眞世間成

敗浮雲影、那似籬頭漉葛巾、

其十三

荒寒骨性類氷霜、獨立秋風思轉長、松栢有香疑入定、江籬無語但生涼、愁中天地高深見、靜處烟雲意味蒼、孤尚豈因溫飽喪、不才自合棄明王

其十四

愁懷最苦在秋深、羽落那堪聞暮禽、十里丹楓剪紅淚、半規素月漾清襟、寒鴉萬點離亭影、征雁一聲逐客吟、賴有南州徐孺在、相攜片榻且論心

其十五

學書學劒總茫然、去理空王文字禪、祇樹鐘疎消世味、青山屐穩即神仙、庭前

頑石皆如我、爨下孤桐欲問天、徒有悲歌愁宋玉、老農無計可逢年

其十六

哀蟲切切傍清池、百感交生淚暗滋、衫子那能柳汁染、文章敢比栢根奇、欲空一世終成癖、不合時宜總是癡、默數生平無限恨、秋郊鬼語也凄其

其十七

淵性偏於孤致親、宜秋宜雪不宜春、鬚眉世外依然綠、丘壑胸中原未貧、播玉無媒空類石、豫章漸老輒爲薪、廣陵餘響今何在、憔悴行吟湘水濱

其十八

倦飛何必集丹丘、學道須參歇與休、花

以無人成獨笑島因多語益新愁三春明媚誰千古萬卷幽微勝十洲但讀異書逢異侶清狂自足配莊周

其十九

寂寥空爾嘆離羣、曲沼波生綺縠文、衰柳千絲迷濕霧高梧百尺冷侵雲蛩吟聊當同心唱鶴唳還須靜者聞自笑居

平崖絳灌、蘭皋無語怨芳熏、

其二十

晴原肅肅散空香十畝蕭條悲未央、蝶亦有莓游蜂國猿今多伴老愁鄉權奇不受黃金買失意憂添白髮傷聞道漢廷驚白羽可容前席對君王、

清秋限韻唱自徐子余貝書之服

聊用遣懷每見俗士觸序悲湮泯稱楚玉逢秋輿索漫數杜陵愧難涴辱殆類捧心

秋色娟娟爭媚予、湘簾織影動清虛閒烹雪茗澆芳艸時向晴窗展法書誰似孤蛩懷潔性偏將白露作芳樽小庭澄廓愁新滿桐雨聲繁入夢初

其二

蓮粉香空悟徃因松濤謖謖伴閒身柳絲雖老餘青眼鶯語徒喧數絳唇暑退山川添靜穆秋來林樾倍精神迷溪一帶蘭蓀路隔水淪漣任犬猜

其三

巷小篁疎護碧牕烟光歷亂石矶旁幽

花無奈氷魂濕遠岫遙傳脂語香爐篆
初溫雲入檻菱歌方罷露沾裳水村靜
漾芳菲月何處砧聲泣暮霜

其四

天籟虛微步笑歌蓼蘋新翠染清波白
鷗尋夢臨風怯紫燕迎寒帶雨多菰米
香消沉綠杵荳棚蔓引曳青蘿平原小

立情無際恰有鄰農抱甕過

其五

三徑栽通黛巳枯劒花冷拂映昆吾螢
光入暮秋心暝鶴羽還山野思孤短荻
四圍漁布網輕紗半臂女當壚烟林清
杳遲新月道咊重重安所須

其六

廣陵濤滿萬溪渾雪浪平分荇藻痕吊
楚孔懷惟頌橘忘痗無策且烹萱文章
品價秋爲骨哀樂淵淚芝有根獨上高
崗傷日暮空留杜若荅清沅

其七

涼生枕簟氣氷夷檀戶低噓宇阿誰覓
伴搗花同染甲浼郎醮墨學添眉銀釭

焰小魂先墮初月香微人未知此際閨
情蕉露落暮禽獨自啄三危

其八

腰同約素逞鮮姿傍砌寒香影碧池兔
破萍紋非爲餌鹿行葉徑不愁飢芙蓉
露重容如醉蘅芷風高髩漸欹我自有
懷常在遠白雲靑冥足相思

其九

孤光澹日照疑偏百艸霜吹不受憐雨後硯山堪作丈風前蕉引未爲賢三秋素響千峯扆八月銀濤萬里船塞外漸聞雙雁唳寒灰雖冷也應燃

其十

竦響空林觸緒紛古巖亂竹窗生紋庾公樓外青螺障蘇小橋邊紅葉墳纈佩懶邀洛上女涉江欲揖洞庭君故蹊桃李成萍梗松櫝青青黯夕雲

其十一

塞道荒榛行路難踈籬猶剩好花看高秋柳戰幾無蹤淺瀨荷殘徒有瘢夢裏逢人都突兀愁中得句半清寒非關龍性難馴伏自是人間伉鳳鸞

其十二

庭檜香遜無隱禪何勞古德費長箋中秋天地澄如水入夜林塘靜化煙四壁蟲吟同偈老一瓶花影鬪詩妍寒星數點淹清臥蕭瑟遙鐘斷更連

贈庵公

荒寺春潮泛綠烟林層青滴見初禪洗懷時灑眉雪得句每登非想天結屋只延雲影入開牕恰放塔光懸閒栽竹樹多淳韻每有波聲與磬連

小齋

小齋瑟瑟響初桐不必溪山霧自籠紅濕未消昨夜雨香遲疑候午前風一簾

瘦影支淸晝幾樹濃陰繡碧空開卷每當幽絕處筆牀茗椀味相通

其二

孤坐時復理絲桐細艸鬖鬖潑翠籠竹氣雖淡能受月蘭香因靜不關風曉聞鳥語依鐘冷閒看魚游適鏡空松夢蘧然萬里外白雲靑冥若爲通

月夜

開軒延明月淺屋得淡影照見古人心字字發淸耿

偶讀高忠憲西箴吟愛其閒澹敬賡八絕

引泉

溪香春寒衲曲折到僧舍一片空冷氣

仍隨嶺上下

種竹

布置不厭疎淸陰不厭密疎密各有性務使山情出

負薪

朝隨曉鶴往暮伴野雲歸一肩松徑裏閒看山花飛

有客

初日烟霞鮮晴巒麋鹿悅忽聞剝啄聲茶香搖古雪

坐石

白雲生遙嶺石骨含秋雨摩娑蒼崖上苔痕繡欲古

枕流

空山澗聲老空澗山影浮日午濃翠合
清夢憇滄洲
步月
晚烟冠絕麓明月挂乱松寒林時獨嘯
竹栢影重重
臥雪
羣峯失衆青新篁𡾰餘碧高眠開靜悟

烏掠寒梅白
天聖寺画壁爲趙文敏筆
王孫墨妙噴冰雪幽篁萬箇卟山鳩何
如画取冬青樹諸陵歲歲江濤咽
春日雜詩
鴨脚春流波浪肥采薇剔笋弄晴暉絲
絲微雨來山帶數點楊花凍不飛

其二
流蘇斗帳夢金香簡點雙蛾喚玉郎無
賴春光容易過一雙燕子掠芳塘
其三
江南女兒歌踏青芳艸拾來不知名何
處使君馳玉勒避人花下打流鶯
其四

薜荔青圍半畝宮靜香細細小窻東春
雲也戀濱窩住花藥堦前吐半紅
其五
平疇燁燁紫金光麥秀齊腰桑椹黃三
月農家無限好沿籬新笋荳花香
郊園詞和家爾斐十八首 秦樓月
蛩專堂

烟鬟曉山堂窄窄漾空淼漾空淼莎堤風暖蒼波暗遶　半村半郭青不了秋心天外聞啼鳥聞啼鳥片丘足樂時光多少

翠篠徑

淨如洗日光碎剪綠成綺綠成綺聲喧笑語原來竹裏　矮牆疎影倦欲倚羞

羞澀澀似仙子似仙子初篁牽裾援之而止

菡萏橋

穿竹徑平橋襯水曲如磴曲如磴小山桂落波流香定　紅妝翠蓋柔且依淙淙哀玉寫幽聽寫幽聽種株枯柳疎疎相稱

梅花書屋 傍有海棠一樹

晴飛霰粉壺流出雲根片雲根片古枝瘦硬性兒又狷　小鳥低棲飽清嚥玉鱗怕見春風面春風面惱人愁病海棠庭院

岸舫

小艇子從今撐出波濤裏波濤裏長風

萬斛儘隨他使　船頭載書酒載尾柨絲遙拂松岡嵜松岡嵜短蘆牢拴暗帆如駛

簣山

堆塊壘朝來滴翠暮來紫暮來紫橫峯側嶺沒倫沒理　淡松隱約藏渙市臥游請向此山始此山始閒看五嶽如斯

而已

南村

田家樂、村花正好村醪濁、村醪濁、一壺獨笑看誰剝啄　且耕且讀書挂角桑陰麥浪儘商推儘商推羊裘五月此翁齷齪

栁嶼

澹無倨湖光百尺浸孤嶼浸孤嶼避人遙島宜晴宜暑　水風山影成古處碧烟黛栁牽情緒牽情緒好呼小艇隨波客與

一鷗閣

桐陰薄疎疎簾幙低低閣低低閣寒波數點閒鷗一隻　泉香茶韻相酬酢半

薜疎磬天邊落天邊落白雲冉冉飛來山脚

綠淨軒

繁花歇青流芳樹搖琪雪搖琪雪更兼蕉雨打來幽咽　蘋洲月嫩輕將別曲橋影瘦兩三折兩三折此中有人居然寒鐵

雨聲廊 一名姍遲廊

清臥起秋聲花影一簾雨一簾雨迴廊數曲雲濤生乳　枯楊濺泣枯桐怒暮砧落葉靜堪譜靜堪譜連牀夜話滴來今古

晴帆榭

淺淺島、開牕正對碧潭好碧潭好小橋

西去烟巒環抱　牆頭月白帆影倒花
光杳冥見青顥見青顥寒鐘午夜悟人
最早

雨絲亭

風謖謖盍問亭子留雲宿留雲宿山兒
一角水兒一曲　冷烟絲雨打新竹遙
天似挂水墨幅水墨幅元踈宋密溪平

樹禿

古雪龕

小結東、祇園竹樹參天綠參天綠蒲團
枯坐篆烟如玉　雪山靜悟五千軸西
來此意問黃鵠問黃鵠琉璃一盞殘棋
一局

窃溪

巖花寂蒼苔凝有羣峯隔羣峯隔舒霞
颺柳温風遙麥　泉聲錚錚樹嶺出亂
松亂竹環溪隙環溪隙斷虹拖雨潭淡
影碧

東籬

卿且去籬頭好著閒情賦、閒情賦、南山
翠暖黃花細雨　晚香半畝從風度聞

鐘不蹈虎谿路虎谿路素心晨夕朝朝
暮暮

笠軒

紅塵窄浮生是處逢荆棘逢荆棘青巒
對岸怡人食息　此中有恁歇不得芒
鞵箬帽看山色看山色鳥鳴春樹負游
樂國

叢桂坡

林烟細池荷方褪香飄桂香飄桂秋光
剛半晴霄鶴唳　沿坡亂石供幽憇月
中金粟堆雲髻堆雲髻重陽又到霜楓
丹淚

古硯池中起墨波右軍筆法妙如何黄
庭一卷無多字換去山陰道士鵝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蕭林初集卷四

序

熹廟邑乘序

大宗伯比循從事下檄郡縣徵討天啓
七年見聞用備　熹宗皇帝實錄一班
學使者遂以邑乘屬愚愚素不嫺史竊

聞諸江淹曰作史之難無出于誌夫誌
雖難其間輿圖之建置政典之沿革山
川祠墓以及青牛白馬之廢興皆可吐
其撫今思古放浪詭俶之情狀然昔之
人猶難之者謂其廢心用手廢手而用
耳目也夫飛言結撰取其足以攄我霞
思而已古之作者胸有所鬱憤不得通

其道然後發爲文章故能横行無礙自
成一家之書今夫水之遇風也舒而如
雲蹙而如鱗回瀠而如輪如帶如鷺如
鯉斯亦天下至文也然二者不相求無
意而相遭故文生焉苟塞自具之情才
而比事稱辭規模徃格雖文君子猶謂
非文也矧地規百里事限七載所得可

可否否者又皆父行大父行譏則稚尤
詬則乖棄以覡作誌不愈難耶昔者孔
子著春秋隱桓則彰定哀則微以其切
于當世之丈故也蘇軾曰好論人物多
致憎毀況論鄉黨之人物乎然太史公
述徃事思來者微文隱誡其所以譏切
當世者不少假而當世未嘗有加焉然

則愚又焉敢以難自阻哉我知我罪其
斯夫、
爲方百里肥瘠寄一人焉古循法吏百
姓無稱亦無過行如斯而已作職官考
第一
急民厲國急國厲民厲民沐上賞厲國
者以官與身爲殉幾何不厲民自逭作

田賦考第二
歐陽子曰學校者王化之原也作學校
考第三
漢制率二十萬戶貢一人故所取精唐
以後科目漸煩矣今乃競出于一途作
科貢考第四
人事闕而天道斯昭星氣之編多雜機

祥不經生胥尚書言尚書曰惟天降災
祥在德作災祥考第五
吏民鄉于教化與于行誼獄或八年亾
重罪囚其神爵五鳳之世乎噫作刑名
考第六
鄭國鑿渠秦獲其利華元爲植而丹漆
之謳與春秋所以譏非時也夫其口衆

我寡作城渠考第七
儒者尊君父忠孝爲百行首作忠孝紀
第一
趙君精廉強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當
是時豈料有望夷之禍哉嗚呼寅卯之
秋亦岌岌矣士命如燎鴻毛挺然赴之
而不遽灼爛者幸爾作忤璫紀第二

新野之薛頌功德者四十八萬餘人爵
然泥淖之表蓋亦甚罕作勇退紀第三
邑有典刑崇仁厲義足以樹訓一方作
人物紀第四
誦關雎而知閫教大矣作貞節紀第五
豪杰不忘人一飯士終身食主恩不聞
享千金報此何等也作恩澤紀第六

賈生立談之頃遽爲人主痛哭流涕有
其痛哭流涕者于胸中也立談容可辦
作奏議紀第七
太史公拾遺補藝爲五十二萬六千五
百餘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直欲俟後
世聖人君子何其勇也余言鄙上無能
補　國史萬萬一下亦不足俟來世然

區別風烈綱羅得失頗有微指倘异日
者討徨誌而更新之則斯言庶對非之
一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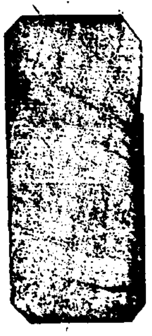
彷村別墨序

範器為眸其模一也而眼光各別古鏡
照面不能照心古燈照室不能照外非
所照之艱亦燈與鏡之眼光有限爾日
光天子坐火珠之宮乘浮檀金之輦常
有五百光明照其下五百光明照其傍
故能為天地目至人出世處齡霄之上

視為晝瞑為夜則俯矚變化又同燈鏡
夫人之識量相越豈不猶是哉弱者不
徹重垣而慧珠所照坐燭今古即其幽
香積氣染紙成烟吹墨作浪含雲蓄翠
觸物延賞非獨才殊抑所謂眼光別也
每怪中郎帳秘僅沿積唾淺沈筆談止
同醜枝齊梁以後匪特大文聲絕而塵

玉塵蒙舌華光褪求如張誌譜人外之奇鄺篋霏巖潭之秀詎可得哉夫兵爲不祥之器言爲不真之物兩者皆當謹用之故胸無特識雖聖人不敢輕著書且六合之外其苞甚遠若敘但域中識止窺牖斯又篤時之虫難與語大也吾兄罷公車歸從櫓聲輿影中著別墅六

卷辨厥鴻歸兼陳細趣或犄同訂異闡經史之奥蹤或懷智弋靈表幽妍于山水令讀者如笙匏之外别聆松簧候鯖之餘忽逢瑤柱幽香積氣娭我清魂朗鑒孤明開人矇照寧可與稗諧小乘竝觀也哉昔西方之聖有以眼光施人者湘水初放觴爲之舟及至洞庭而日月若出入其內讀是書知吾兄眼光真足吞吐日月矣



浙忠録序

越濵海埃水處山居自大夫種以死勤國節義婁顯稽侍中之血許刺史之到宗畱守之盡瘁照耀千古代有貞良明興　高皇帝電掃胡元培厲風教祠余闕葬福壽禮遺蔡子英以激發天下忠義故建永與革雖一姓授受而方希直

卓惟恭諸君子矢死靡他鼎鑊不顧天柱折而將傾人綱頹而復振斯亦絕代偉人也乃猥猪之輩悄其見短肆詆汙青以致忠良氣塞貴富焰長一旦有事人競偷生父兄之臣不死宗廟法度之臣不死社稷輔弼之臣不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不死城郭封疆土木一役六

飛塵播其爲南朝李侍郎者何人凌漸到今虜騎逼　陵京矣塞馬四馳銅駝欲棘閫外大吏奉頭狼竄長安道上醉夢沉酣草莽之士感憤欲涕此余所以有浙忠録之纂也杜正獻公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夫褊急匪足以憤事柔懦易至于貪生不知吾人墮

地而後刻刻皆死期蓋棺以前事事皆苦趣咲咽猛迸萬箭攢心析履分香珠淚飛濺其痛更劇于絕脰鷄聲初唱永夜漏沉鬼神有赫余夢爲佽其苦更甚于殺身衆口成城一時唾罵董狐南史萬古譏彈其禍更慘于十族之誅夷七尺之湯火所以古人寧烈烈死毋汶汶

生然死豈易言哉武穆曰文臣不愛錢
武臣不惜死愚謂平時不愛錢臨難自
不惜死有志之士誠能塵視珠玉芥視
軒冕生趣澹然一無所動而又日取忠
臣烈士之行誼以薰習之則神明鍊而
至性生何憂大節之可奪哉

魏孝子遺集序

胥咸和之世卞氏父子同日赴難其母
撫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我復奚
恨讀史至此每嘆忠孝易得而萃自一
門者甚難且鮮屈指我鄉如王忠文死
使孫忠烈死賊于忠肅死讒沈青霞死
諫後人皆振振有聲海內稱孝子焉然

卒未聞有號慟死如我子敬者子敬才
極高邃于理學性至孝英氣蠭發辟易
千夫八歲時墮橋足斷瀕死終不作呻
吟聲惟臥讀陶詩爲樂當舞象時便解
脫生死如此弱冠與余同研席風雨短
檠朝昏相對我兩人蓋歷十八所也始
稱文字交繼相與訂性命之學已復以

名節相敦勉其言曰天下漸多故矣死
忠死孝便是了生死故余錄浙忠子敬
序之余歌死事子敬販之凡貪怖之根
歸全之義宜闡婁至聲淚俱側粥粥乎
若惟恐七尺爲已有而于敬果以孝死
矣先是甲子春遣羽盈朝先師直聲震
闕下海內皆仰望澄清子敬獨私憂曰

物不可終通天其或者濫崇正人之毒
而速之厭與未朞閹禍大作子敬括髮
徒跣侍先師以北欲上緹縈之書而登
聞不可擊欲圖李暠之報而肘掖不可
問畫伏夜號百茶備茹七日之淚空碧
聊城之誼邈然嗟乎子敬安得不死比
負骨歸屏妻子而不見撫遺孤以烏烏

旦暮哀吟丙夜不絕童子捧水漿以進
則覆而泣曰我父獄中安所得盃水乎
病且革進以藥餌則又覆而泣曰吾父
獄中更安所得藥乎如是數十日而子
敬死假令子敬不卽死忍死俟今日泣
血叫閽鳴父寃暢遺緒購取仇人頭馳
祭先君墓道前豈不稱孝然子敬終不

能頊刺待者此子敬至性爲之也經有
之至德爲道本至孝爲行本五品之屬
各有其至苞焉然貪怖根深則君仇不
報父難不殉甚且舉世天閹衣錦食稻
甘作無父之賊子嗚呼百年冉冉同訖
于盡與其病死羞死啞罵死孰若忠死
孝死之爲不死也雖然才如子敬使之

挾筴人主之前稱先王而道古昔三公
四輔茲實其選卽不然秉其灝摯之性
出而經營四方抱桴鼓捍大敵亦必能
爲張睢陽之嚙齒露齦顏平原之握拳
透爪惜乎竟以幽痛死也今子敬雖死
而其孝烈之狀與先師剛風千仞靡不
表著朝野炳于丹青且其弟子一氏又

復讀書好道克肖父兄千秋之業豈下
氏父子所能彷彿萬一哉子敬原有自
訂集余爲删其應酬一二益以所未備
及被難後諸牘收拾遺文期于可久此
固後死者之責也亦忠于子敬之道宜
然也

寓懷詩序

徐子與錢子杜戶三年偕出問世不得
志而罷錢子賦感懷之什悲不遇也徐
子傷之爲廣其志曰寓懷詩嗟乎人埋
飄紛嘲傲妄作命之枯苑齊於百年此
百年之內夜消其半痾疾衆故又失其
半卽美盛榮樂得志何幾而壯齒不居

盛年坐駛榮辱相連理無全泰識者猶
或悲之況日月逝上髀肉瘠生凋秋送
憐玄室凝愁思蔓馳年憂悁徂夜此之
嗟悼曷紀極哉夫東阿分體至尊班臣
民上號爲極貴倨矣然愁憐行吟之文
東都白馬之作音韻蟬綿有所悲寄豈
憂位不足哉誠傷才不見用徒以世資

自廢放也柳子厚曰悠悠人世不過三十年客耳處逆旅之中懷羽翮之美而甘是騶騪屁影嵔岫宜有心者之淚惆矣雖然太史公稱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而湘君山鬼出自左徒漁父卜居成於放逐苦言易工殆謂斯與徐子儀仲秀落眾望誦鑒淹遠其性好愁與錢子

類夫士處貧賤之日與會所寄亦足銷其牢愁故醉鄉溫玉能開窖坐之歡稽鍛向琴稍解英剛之憤而徐子胸無旁嗜性僻耽書九愁奚釋徒恥鬼揶萬軸自雄莫賡客難故筆彩貫愁絃哀譜夢音韻蟬綿悲寄良淡讀其詩可想見徐子之爲懷矣

瘦烟艸序

若夫擊石分中忙暇別界未免乎忙則芋雖作食鼻涕不揩苟能爲暇則醉倚繩牀鐵爲門限是以半偈示人不嫌乎少大通十萬不見其多葢相萬法性止一空辟諸人形則面集有情背惟不獲稽乎夷錢則王固在前夫人亦後所以

十方異刹而音韻悉同去來殊劫而文字無別大目窮佛音而人頭被訓長爪讀經書而鶖子同長卽夫甘蔗境中非有古詩近體之分而四言五言七言偈全詩體和雅之氣自成音律加以咒語押耶彷佛兮些此則禪本通詩之証而世之論者以爲禪不必詩詩不必禪則

目論也禪不必詩則道林讚佛不入詩評也詩不必禪則香山參學不入禪語也扈芷者禪人之羅網者也而嬾先其上足也嬾先頎然之身如出葉中泊然之姿如遊空外咳唾爲詩則凌弘秀而單行坐臥成禪則踵會元而直入爾邇詩無禪暈故臨崖喝月一矩大曆之前

而不容梵字於叭喇禪不詩侵故鼻烟目失到乎精進之岸而不爲辭客之風騷則豈非戰獲登車而鳴琴可調忪不紀暇五絃手揮而飛鴻可送暇不紀忪者哉暇氣所攝經詩入画嬾先之画上窮離恨下徹泥犂皆可以意睚眦而貌之是故皴墨染青而掌果不以目見舒

韻尹字而旋機何不自鬪衛尉之車後發先至左慈之足徐步莫追守曰嬾先嬾而能先其猶暇忪之餘義

仲姪文集序

夫琮璜未剖光動霄圖駒齒初生氣吞芃表神物之出類有天授周秦以降代多英敏日下黃童無雙擅譽雲間陸子顏庶揚聲或一日服千人或五經通十事或欣管寧可學或爲鄭玄立碑蓋騕裊以迅疾爲功鷹隼以捷速見妙故嶰竹互宣楚藍蒞犕隻言片趣莫不給賞千秋至鐵骨廣平夢吞大鳥白衣宰相瑞應聖弼文饒不對嗜書德輿積思經術皆起童子之科卒備大臣之選然醜物易罕美珍招破賴絕者鮮淹通之識博擅者寡弇詣之才求其天人兼妙性學咸靈百世而上抑亦眇矣猶子默年

甫十餘齡而斂下數行博同武庫生花之筆不數江淹披錦之文恥同潘岳漢勳魏骨齊韻梁馨以今匹古誠未易材嗟乎覃思玄勝則髭髮爲枯極徃不旋則眠餐都廢獵奇臟海哲士猶困心靈討瑰徃聞宿儒尚悲儉腹子以英齡乃能綜攝今古故瑚言瑋撰足以麟怖愚心海蕩驚目昔石勒初遇夷甫謂吾行天下未嘗見如此人褚淵讀彥升八歲所作辭有云一不爲少百不爲多其殆仲子之謂與雖然應劭之後乃有瑒璩太丘之胤斯續二方仲將老蚌之戲超宗鳳毛之稱自古文人必原所自以吾凡之才宜其有此賢也若乃阮氏籍咸

竝槩青雲王家癡叔獨饒名理以予方
之倜乎不逮遠矣所喜珠樹生庭芳蘭
映體彼伏波誠兄子之書太傅紫羅囊
之茨其在於今悉疵贅也惟有護斯美
翮引爲小友云爾

樺冠子序

樺冠子濯骨江山體姿高亮淸文麗目
綜百氏之筌簣幾義窮神織六經之機
組是益江左少雙而孤松獨秀者矣爾
乃悟空有之雙非憫末法之淪敝綏神
大道貪味眞如務使靑蓮喻法重開劫
外之花寶月麗空一洗區中之霧斯其

弘願甚深無量爰從白門來寓塔寺泉
流隔岸峯寡香爐而樺冠子朝殘松屑
夜讀仙經研窮大典撰造甚富所著六
齋孝經等書印心矩于重輪揭微言于
皎月俾鹿苑常鳴獅林再吼誠祗王之
外護而龍樹之連城也即其唄誦之餘
溢爲詩文亦皆振想烟衢聳情霞道參

文字禪証人天果覺徐庾筆牀徒矜翡
翠曹劉篇翰有愧珊瑚孰若謝膩刊朱
搥胸入理語餐沆瀣義淡淵海如樺冠
子之所作乎余未面自親因風如舊交
夢通魂已非一日推襟送抱始自三秋
每欽緒論固導迷之慧旌玩味詩文亦
拯衰之大藥視彼縷心鳥跡織詞負網

非不爭奇一字抗采千秋僅春卉無竟
夕之榮鮮雲多已落之粉浮華相煽自
古而然亦曷足尚哉昔長卿開南夷而
冉駹榆葉之君皆來朝貢蔚宗志西域
而身熱首痛之國盛有羅陳樺冠子既
抱相如諭蜀之才將游雪山雞足之地
凡精靈起滅因報相尋理甚梵表事出

天外者樺冠子亦何難錯扶疑說訂共
同歸網洱海以得珠獵鷄山而獲寶余
將洗心伐肝以俟樺冠子之續撰矣若
曰吳中作檄必召陳琳鄴下裁牋還須
阮瑀則家先生愧非芙蓉之幕樺冠子
亦豈仲宣之徒哉

郁光伯新義序

丈室之內牀書連屋桐陰拂揩錢子樂
之忻與影謀於時秋也幽烟冥緬空林
綿濛素月照樹巔丹苞纍纍爲歌楚大
夫橘頌焉童子媚我舁籬菊數本襍置
几案間三蕉引滿燒燭看壁間影熜間
影硯池浴影靜影傲影竹月遙荅影類
麗魂臨鏡清映秀跱奇可翫也夫俗世
常戀錢子素勿歡顧獨耽着本業偃息
萬弓中相知目笑號爲常愚向頗內憤
繇今視昔人言良非誣也比又涉禪鑽
義義格捨義義牽鐵牛背虱苦無入處
顧心獨好之謂微通於作者之指也夫
古德舒拳貴空能所先民治藻期體自

然是以晴初霜旦咸徵籍之新篇雲秀
池平亦中書之雋句奈此方敎體日墮
聲聞牙瀋卩腥陳因相續庭檜何香西
來何意此燈不傳久矣爾乃看青彈之
度察餐落英於未墜庶幾空斯宿暈柚
我靈苗而光伯忽以新篇索弁光伯簡
者好同我勤學過我文章宏放英特陋
今而槩古十倍我其所造極詣可量與
然我欲以我之陶陶而易光伯之矻矻
何也海水非音鬭蛇非字池艸奚關詩
句江峯寧涉禪心然解者得之則陋彼
槿榮珍斯天性故祖家欲燒故紙文家
欲空萬卷軫雖殊道則一也所以涼雲
杳壑津寄惟淡竹笑蘭韲總成活句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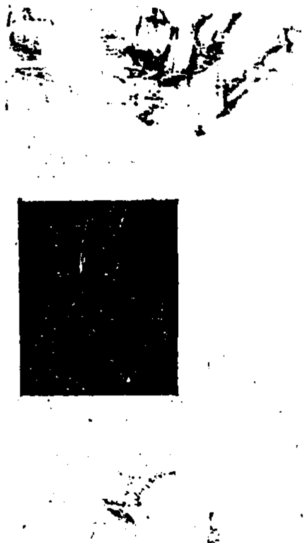
光伯其許我否乎。霜氣肅林。月光透紙。
我願與光伯婆娑菊影間矣。

桐雨居稿序

夫潛山樹竇有識餐風茹服自媒貞姝翰鏡太和以降代獎虛名然癡叔冲淡見遺武子阿連才悟不齒方明邃詣之賓莫不去此浮稱浴心冥肆故能冠人天之秀而爲羣輩所宗歸也末流既扇僞服漸多升壇之彥所至成市求夫敦道治古背聲歸寔者蓋亦空林之遺响矣夫古之學道有三習學爲聞絕學爲鄰過此二者方謂之眞故趣別則迥和罕斯珍人各有至貴其自異漢季之士輕死重命走名若鶩然孺子不荅世事佻香不處大學之二公者未嘗附和取同標榜賈譽而澡身敕行蔚爲卓世之

秀斯眞處幽無悶者也余才謝清剛志睽儁上惟日孳孳用勤償拙每怪袖中滅殁彌剌空老畫地作餅索虜笑人故壹意自精隻立寡偶忘痗披荔賴此書城晨夕素心指難多屈意在闇然非敢棄世乃蔣子文岸不我遐鄙過而謀序文岸之文已爲當世哲匠所推奬奚俟

予佞而予獨惓惓致辭良以義學研深才思遠茂孤立天地之間無倩無託而稟味希風塡委相屬者决非無本能然且文岸以桐雨字其篇矣夫龍門之桐百尺無枝故含黃鐘以吐幹據蒼岑以孤生豈若性類橘枳易地則遷情同蘿蔦遇物善附斯冊琴瑟之材而結廣陵之遺響哉予故欲與文岸同求諸內也



邵志可新刻序

余幼受經於文吾先生即與志可定交已而偕游帳雪先生之門故我兩人艸木臭味也竊怪古人如蘇張之於鬼谷韓李之於荀卿皆同學一先生言而不能厚黨類至以術相抵諆抑何蹊刻無香火情也若今之人則又朝玄夕素

隨俗囘攺即徃徃好變其師說以曲阿所尚一旦通籍金閨日貪緣要人增榮益觀冀其獎助當年鷄鳴風雨之交誰復有過而問者嗟乎孝標絕交之論詎得已哉其或流連夙誼終始勿渝遇北風而心悲念舊好而命駕大都皆不得志於時者所爲不然其氣誼有過人者

已魏文帝曰少壯不努力年一過徃何可攀援故年齊三十即帝王尚有秉燭之歎況博士家乎吾輩回首童穉所與筆疊角逐者非附青雲上賢能書即爲泰山伍伯擯去惟余與志可猶刺一經然志可未三十即以茂選貢上成均徃來南北都觀廣陵之濤望海岱之氣溯

燕趙慷慨之風亦足發舒黯黮濯浣神明而余獨刺促斗室中嚴霜方降密雲初晴每誦憂能傷人之語不覺涕之無從也故閉戶攤書用自娛慰暄涼觸序賴此尤泥即相知如志可亦復契濶有年乃志可顧殷殷道故且徵序於余夫以志可之文江南清綺河朔貞剛靡所

不備更守其師說恥隨曲俗且新從都門歸其所與交皆大人先生總文章之鈐轄獲其片言能使鷄林長價不此之問而索玄晏於髻侶斯其氣誼有過人者已雖然美人者必原其所自鬼谷為陰謀祖荀卿明王道大純而小疵故儀秦輩至於治兵相攻此匪獨諸子之罪

也其教則然文吾先生通德有素塈訓人以經術而峨師又海內圓匠本忠孝敦友誼然則志可之不忘久要亦其師承然也志可才大而心和固富貴之器文吾先生又躬備長者行不獲表見當世於身於子將券諸志可矣异日者願志可亦無忘所自也

郁繪先稿序

太史公網羅異聞上自黃項下迄昭代繼孔子作春秋而乃為滑稽立傳衛武公耄而好學風人美之備矣而猶以善戲謔稱意語言一道實通文學故戰國之抵掌晁賈之對策王郭之清言蘇米之謔浪至今讀其書如領其咳唾覺掀

髯鼓頰談言微中之情事尚隱隱楮素間楊子雲患口吃所以太玄法言之作亦蹇澀不甚了曉古之文人未有不具大辨材者了了于心與了了于手于口斯三者固相兼而有也吾黨屈指辨才每首推繪先郁子繪先吐辭玄雋似胡毋彥國諧謔皆有義味似蘇子瞻每當

同人社集諸子各騁舌辨以困繪先繪
先勿爲困每繪先發一語則諸同人咸
歎笑不休至頭没抔案中昔王元美嘗
以莊生不遇孟子使得極其譚鋒爲恨
余亦恨儀秦晁賈王郭蘇米輩不生今
日迭起而與繪先角辨其名理儁氣必
有可傳幸而諸子負固足張我黨即不

然而繪先負吾黨咸浮太白灌之亦足
少吐平日拙吶之氣不意獅行無侶儁
戶寡儔繪先乃以舌鋒慧颿盡出諸制
義故其爲文也隱秀冲逸跳出世趣令
天下所號作家如鸚鵡學語舌本隨人
繪先獨以縱橫無礙之材發爲雄辨忽
抵掌忽掀髯忽微言冷靚欲折晋宋之

角讀其文者眞不啻珠玉之濺我側也
余與繪先幼同塾壯同社相習爲最深
繪先自弱冠時才名騰踔即已傾其曹
偶以繪先之筆舌互用而使之條對利
病伸眉鼓頰于人主之前必能令縣官
前席恨相見晚取六國印懸肘後如斗
大而猶同余鬱鬱章縫間何也嗟乎侏

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繪先雖善詭其
將何以解嘲

曹太君八衮序 代

徃者元之秉政博洽賓於舍人稚圭當國謨謀决於永叔余忝前脩用需將伯而峨雪太史以邴根矩之清規峙張曲江之丰度識茂開神幾鄰殆庶方資寘燭燿我迷涂乃峨雪念太夫人春秋八十高遂乞差歸里圖進萬年觴且搆余

言曰進艱退易非毋夫人敎不及此願得一言以彰我毋余與峨雪衡宇相望習聞太夫人毋儀最著事尊嫜以孝相夫子以共訓後人以嚴處窮不悔處達不盈籌燈佐讀幾同栁氏之熊丸挫薦留賓時進林宗之鷄黍故泰宇先生倡明理學鄉推祭酒峨雪太史冠冕南宮

士歸精藻惟太夫人匡廸之功居多焉夫毋之敎子清火一枝寒螢四壁左埋鍼黹右課伊唔大氏欲得富貴耳富貴既得則宛珠之簪傳璣之珥氷蠶之絲綠熊之席玉醴金漿之味出入乘軒以是爲樂惟恐子之或去其官也乃太夫人獨超常戀澹永自將不以軟輿繡幕

爲安鳳翥龍章爲貴汲汲紛綴無敢當年服練課孫有同寒素子歸則遲其出子出則速其歸惟諄諄以進退大節相敦勉絕類古之得道者宜其壽考康寧蔚登大耋與故今日者雖河漢耀輝曉香薦馥紫雲獻流霞蓂綠舞柘枝九節之菖堅同松檜七襄之錦光爛天孫亦

里媼所榮不足爲太夫人慶即如君號宜文女稱學士守令脩敬於杜姬楊母教流於三世司徒就謁於養堂四部導迎於輿側上殿勿拜寵歷中書同班起居光瞜庶宋天子有老福之稱宮中舉命坐之典中壘以下所傳期頤碩德克享珠榮如韋母輩此皆太夫人異日事

而泊然一無所慕則其過古人遠矣蓋嘗讀易之坤象言柔順利貞象言厚德載物爻言含章從事而孔子贊之爲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臣以代君爲職婦以無成爲義是故卯金卜相太尉以厚重見知唐室中興廣平以鐵石處變孰非取法於坤者乎吾鄉襄毅爲本兵時華容尚佐職方而襄毅有此坐終當屬公之語余不敏且晚將釋紱歸綸扉秘閣固峨雪囊底物然古之大臣盟心若捷秉思匪夷未發黃衣之夢先成繡補之文故曰好以整好以暇道貴豫也峨雪既以泰宇先生爲父忠憲忠節爲師若友又出虞山先生之門理學忠孝淵

源非偶而更以太夫人爲之母師其柔順可媚一人師其載物可育羣品師其含章可居大業萊舞之暇豫養救時之手從此考符象於中階獻泰成乎瘠極則峨雪之所以壽太夫人與太夫人所以壽國者亦曷有艾哉

文吾先生七十壽序 代

夫養生之學雖特受異氣稟諸自然要其大歸存乎善遺蓋物含珍則貴士藏器斯久山嶽氣擾則強禽號於嶺雲烟垂互則霜幹老其材是故詘於遭者劭於算嗇其躬者豐其後匪獨天道亦人爲之爾文吾兄與余兄弟契叶行雁譜訂舞象當夫剌燭講埶鼓篋論文方期俱負青天偕陪淥水乃余兄弟獲綴班行文吾獨落落老諸生間琬琰在陳光價不剖黔驢騁步驥足弭耳枯菀之際殆難爲懷至於遷易動襄陽之思放淚綴轍展之影羣蜂入戶誰能嚼破雌黃火衡照山亦覺寒灰吐熱下士處此有

不伊鬱以損天和者哉乃文吾素心不改道誼如雲今年乙亥春秋七十矣然力勝關邑勝丹氣勝蘭宛然四五十人余少文吾十年而帶孔日移時抱隱疾之慮余弟又少余二歲而趣足觀戰亦愁伏波之衰獨文吾童鮫兒齒神明倍渥授經譚道宵旦罔疲豈淡山採藥不受羈緤抑內書鴻寶別有異授與非也夫熱憂者和焚波想者淚逐馳驟之徒替眞崖分之外躁兢之羣饕利形名之肆故炎炎詹詹斲其大年若夫委和之士韜伏榮姿甘是瞍翳守眞養性不以珪紱易所守不以蓬處戕厥眞則奚必憐肌蓄髓寶氣愛魂而無疆之算可以

坐致故古之人曰得道者必壽今文吾
無慕於得無悶於失清規茂賞比潔白
雲戴席桓經功高絳帳即其與余兄弟
交也正誼相規天涯何密忠孝是朂自
首勿渝謂非古之得道者與宜乎望之
而有嬰兒之色飄飄若神仙中也且文
吾家在蘭陰婺宿之精與金爭彩初平

之牧叱石成形志和有生楓之祥自然
指松化之異如來七佛載在前典赤豹
玄熊寧非巳事岡陵之頌庸有艾乎況
文吾有子志可弱冠即以茂選上成均
負羽翩之美用爲棟楝所必需今日者
鳩杖肇祝龍章儲錫班衣點絳笑指有
月含飴進鮓祿養無窮斯亦十洲咫尺

玉樹瑞於紫芝長房飲壺不知栢子爲
何物矣然則物能自壽者不聽命於天
士能久視者不振靈於術其言信難誣
也余兄弟倦游久矣倘一旦瀹元規之
塵賡遂初之賦與文吾握手道故譚說
少年時事則耆英眞率何難重見於今
哉

汗漫遊小序 代

自古文人未有不放浪山水間而能追
新領秀樹幟登壇者蓋天地間空青鈍
碧霜氣風情攬其餘影能使談叢生流
水之香筆陣壯崩雲之勢故漆園吏逍
遙濠濮太史公登陟滿天下以至康樂
開山昌黎入華古人好游如此故發爲

詩文能與巖壑爭奇嘗恨向平發五嶽
之願必待婚嫁已畢方理芒鞋終是兒
女情多強作解事元亮脫五寸之組日
婆娑三徑間雖望衡對宇饒有同心然
不能出柴桑半武隨武陵漁人入桃花
源爲大缺陷耳夫名山大澤卽天地不
朽之業森壁爭霞孤峯限日其險句也

卽雲似嶺望水如天其曠句也陰壑生
風海水羣飛其峭句也石含古色泉帶
秋聲其冷句也洞天福地何非碧翁錦
囊中物故深于遊者其詩格比比日進
閩中張蓮水先生文騫庚月辭峻謝山
解綬頻彭澤之高嶽游却向平之累頃
泛五湖停橈苕上苕中山水向有清遠

之目先生舟浮葉影筆積花文纈其媛
琴布諸韻什遂能上應曹劉下掩沈宋
雖甘泉宮裏玉樹一叢玄武闕前明珠
六寸未足譬此流徵方斯絕豔而先生
尚爾虛懷下詢且以汗漫名篇蓋誌游
也昔盧敖入大海至蒙谷遇若士若士
欲偕之東遊罔罠北息沉默西窮冥冥

東貫鴻濛以汗漫九垓之上敖不能從
若士遂聳身入雲中敖仰望曰我比夫
子猶黃鵠之于壤蟲也今先生曳杖登
山舒詞霏雪披情喂岫振想烟衢游履
所至詩瓢隨滿翩乎𡢃𡢃無異若士之
在雲中而不慧執板折腰日躡俗吏後
塵菰蘆丘壑朝夕几案間不能出一隹
句相酬以覗先生又奚啻壤蟲之去黃
鵠哉

賀蔡矦考績序 代

夫春輝來被艸石開鮮衆卉成碑山川
寫德是以君子拯俗庇物去猶見思故
淸獻之鶴元亮之琴安仁之花次公之
酒世貿今曩澤非䊵戴然繙龍門之傳
甘彷飲醇摩峴巔之碑㪅親手帶循風
所到千載一揆況身攬江膏影纏棠蔭
者哉今天下政尚操切急催科典城百
里莫慮久長吏覗職如郵衆覗吏若梗
渙然流離上下不屬大江以北冦禍究
斥村井荒而桓山增響春雨至而乳鷇
傾巢盜兵潢池好亂樂禍蛍其性然上
有幸政則下有幸民也獨我蔡矦去邑
三年所而何思盻替冦借悵虛慈母之

夔無間昕夕夫世變澆暮民心沉囿僻
裴章甫衆志難調毛鷙者獮屠伯之稱
循委者罕烹鮮之譽吏似流波民同膏
火求夫穠樹生花追思召父柳條幕地
永念秣陵詎易得哉惟我侯才矗霜崖
心澄海岸烹葵勺露則噉菜之君負也
媚景宇人則冬旭之趙衰也案無淹牘

則流水之穆之也奸猾戢翼則投巫之
豹也豪貴斂手則題府之輿伯也堦墀
夜掃鶴影如人則彈琴之不齊也譚經
課耗道風雲委則化蜀之文翁也桃李
春蹊秀齊桑柘方山石鏡明竝水犀詩
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仁恩所被歌舞
踵之宜矦之得民湊與要其久而勿衰

則更有在比者金星動衕石鼓鳴天欃
槍所墮在無堅壘吾邑雉堞攢圖樓櫓
夙庇雖震鄰時嚇而百室晏然其久而
思公一矣曾頌作頻范誌碎雍　天子
方崇右儒敎而茂艸爲墟穢根成窟何
以昭宣文治用燒鄒魯乎今宮牆映日
壁瀫逞姸芹傳空表之香家發郢中之

藻其久而思公三矣至如汝陽不決額
緡而賦盈奔命日罷役繁而累重富者
財傾於請託貧者魂徂於征繕解以更
張此爲時矣公乃酌百年而樹摹權十
歲以定則肥瘠均則富者長有其富而
無藉金張飛詭絕則貧者不困於貧而
肆力南畝其造福一方世世是賴庚桑

之祝所以久而難衰也昔魏德溪初守貴鄉繼移館陶貴鄉父老詣闕請留脩帝至爲詔許夫三年以來邑之望矦摯於望歲今竟爲鶴溪所有不能如德溪之復還貴鄉不亦惜哉雖然鶴溪亦安能終有我矦乎矦以上考最江浙天子將下璽書徵柱補鼇天斧脩贍月長河龜放車轂鹿隨矦方爲天下宰百里云乎哉異日者徵循異之迹亦將與鶴羽琴聲花香酒氣同其冥緬而已雖綿百祀可也

鑑眞錄初刻序 代

夫江膏泉味慧舌攸甄鬼迹神圖旭光普麗文章聲氣之道可無早辨哉當其初起惟恐不能易天下洎衆流販仰徒黨波連埶甚盛矣然東京三萬豈皆俊及之流元祐希聲卒召紛更之禍負目襍收盛衰貿軌敗羣之弊可不愼與夫鼠璞球瑯光價自別兎葵蘭扈馨逸難淆任沈優劣之目可定邢魏謝裴巧質之評迥於澠淄但能鍊神空洞反流歸潔則禹金斯采秦鐵在懸彼僞服亂眞寧足慮哉古學蕪淪文瀾灩詭曹氏比之經國蕭子歎其儒緩英絕領袖近在東南以余所聞復社之盛振想藻區篤

志古道延宇之士不與其盟則以爲恥雖楚郢多蕭騷之客齊魯多儒服之夫以至涼瀧閩粵壯武璁裔之流莫不退居邾莒操盤匜以從余心嚮慕匪伊朝夕比者飭兵醉李得時與社中諸子接其人皆澄懷味道有志當世士也其文則又縣絡天外聳情霞表五色各抒

干條並引美備之觀止矣是曷有不眞之物亂厥眺聽者哉然名之所在物爭集焉眞僞易蒙康瓠或售故江左英多建安推重然初日芙渠終同朝槿苟非考尋理味研覈道眞則衣冠抵掌曾無頰上三毛終日窺園安得仙禽五色畫眷受欺正容見嫉沓翳之害可勝計哉

余是以有鑑眞錄之刻也夫文章之作將以形寫人紀彰泄天化故體各殊科道非一致第使飾僞者絕假通之路懷眞者無負俗之嫌則樹獨幟於旌壇汚沿盡浣振孤韜於廣陌頹散咸收於以推挽靡敝辨契應求其功寧可量與然則文以宣意意在抉微選以見志志在

導物二者益並重也故祖轍求源法同康樂扶衰續古功並拾遺雖採覈之勤棠不敢當而狎主齊盟介性擇別則恃有陳沈二子在

蕭林初集卷五

梅里錢棻著

論

書論

堯虞以降起匹夫殺世主而代之以踐天子位埶不得不用兵用兵則天下懼天下懼必思所以安之故偃兵息武封

前王後所以安天下之懼也啓雖賢再世而中絕湯起乘之天下晏然不爲亂繇啓之德澤淺天下久在兵間苦故易服也湯以下六七王之德淡方紂之虐人如在胥火中不暇念先王遺愛故歸周如流及天下粗定人自胥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

聖相繼撫之莫能禁夫西漢道德比之於殷猶珷玞與美玉也然王莽公孫述隗囂者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假令周無周公則殷之復興也必故讀武成怪取殷之易誦洛誥多方諸篇又怪安殷之難而竊歎堯虞爲不可及夫堯虞以前歷傀傳六世混沌

傳七世東戶傳十七世如啓統吉夷狶韋諸氏雖久近不同其爲世及則一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得志諸侯遂尊軒轅爲天子故征誅之局亦非自殷周昉然則堯虞曷不行三代事而一出於讓蓋堯虞無利天下之心又恐天下萬世之倘其後夫奸亂之典皆借古人爲口實

高歡放主自附桐宮新室篡漢始於負扆梁未下而稱帝則藉吻文王林甫之軋九齡則借兵周召三代典而萬世君臣間峗峗矣是故孔子刪書三千僅存百餘篇於殷頑之際獨致詳焉使後世讀者知天下易取而難安若此則兵誅之禍庶幾少休息且周之王積十數世

後興又以文武成康周公之賢且聖掫法守度不再傳而即衰者何也人主生長保阿渼居帷牆以溺成怠權歸內侍內侍欲竊人主之權則必嚴刑峻誅以恐督其下然後天下結舌崩解形成故孔子刪書而錄冏命重內教也繼以甫刑誌禍本也刑繁而王道熄霸事興矣故文侯之命運焉列國盛宗國微之漸也讀費誓魯終不振矣秦之刑周其兵刑之效乎嗚呼聖人刪書始於堯虞而迄秦誓傷哉

易論

積虛生霏積霏生明萬物交錯爻畫肇興故易數也數生於象者也象以著變也然連山易首艮天地東西南可見北不可見人身前與左右可見背不可見不可見者生物之方故夏取之歸藏易首坤萬物皆生於土皆沒於土西南者

成孰之鄉蓋以是爲歸也故殷取之易也者上日下月準天而行乃冠之以乾乾之云健也周之云周也其道周通不息難以方物故有近取之象有遠取之象有納甲之象有重卦變卦之象有反卦對卦之象有合體直體之象有三極之象有六位之象天下之變不可勝窮

聖人不得不多爲象以網羅其情是以用少不用老用交不用獨用虛不用實然少虞於毀交虞於雜虛虞於盡則又繩繩乎從其所始馴其所止使進退存亡之道不出數畫中然後脩焉則吉悖是則凶而聖人之道乃以大明於天下雖然禍變所激聖人亦豈能豫制之哉

乎尸之水有時覆舟夷庚之道可以僨轅福在室禍在堂禾在野粟在倉裁者爲稷谿者爲壤焰火郊原纖涔潰防幾之所發栖栖皇皇彼文王周公孔子古所稱作易聖人也然羑里之辱居東之遜匡陳之厄雖聖人猶不能免而況於人乎且所貴聖人者非謂能避難而圖

存也穆生雖哲無救魯公之衰逢梅雖勇莫弭新室之亂申屠雖超誰解黨錮之誅若使聰明秀出之徒人咸擇吉以趨則誰與輔少主調宮禁奬旗鼓平禍亂而聖人之書不幾爲骫中之旌導哉夫六經之作其道本乎陰陽而其旨一於戒愼矧易尤天地之心也上經終坎

下經終未濟者令天下知險患難平則敬陽而畏陰敬君子而遠小人敬初氣而惕幽微戒愼嚴於中變化生於外利害所至是何足難聖人哉然則易之爲書非徒敎天下以避禍而求福也敎天下辟禍而求福則福未集而禍日至何也物不能災災自我開物不能害害自

我來君子亦謹脩其身而已故善用兵者保道而守法善用易者保道而守一

易論二

然則古之言易者皆非與曰何可非今夫高山於人非有贈也然觀者有得焉得於望也履者有得焉得於遐眺也居室而面之負之有得焉得於氣與地位也萬物有得焉得於其風露雲雨也雖所得不同而山之爲高且淡者未之或

薄今夫易之爲道廣矣大矣管三成德爲天地橐故有配以卦氣運以支干一爻所攝六日七分者京氏之易也由一生三由三生九由九生二十七九九乘之斯爲八十一首者楊氏之易也始於五行一六置後二七置前三八置左四九置右通以五十五行者司馬氏之易也以日爲元以月爲會以星爲運以辰爲世一世三十年積之而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者邵氏之易也商瞿以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鄭王竝立於學官仲翔尋微於呑夢當是之時幾於人握靈珠矣然五鹿漫登講席而朱雲折之何晏不了九事而伏曼容輕之王弼之

學專霏玄奧而見短孫盛弘正之辨妙析名理而受屈張譏然則古之言易者皆未足盡易昔聖人之作易也逆知後世之必將有變故兼三代立五占彌天地挫萬物其於坎離之際尤致謹焉是以祖龍之炬詩書咸燼而易獨用卜筮全故易者防患之書非救患之書也救

患者猶抱水厝火火則熄矣而力亦費
防患者調其平而治之相其偏而反之
止於未形消於未成不待形格勢沮而
患已熄乎傳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神以
知來知以藏往自非道術高藐才智淵
蔚其孰能與於斯是故氣緯之學專攻
名數遣理之談解剝文體其於易道成

同懸解雖然老氏之學特細流耳然有
以柔弱勝剛強而爲兵權之譎者有以
芻狗萬物而爲申韓之刻者有以清淨
無爲而爲蓋公之治者有以谷神不死
而爲神仙長年之術者隨人所慕各自
爲說況易之道廣矣大矣得其一體皆
足取傳於後彼古之言易者子弓馯臂

以來亦何可厚非哉

汲黯便宜持節發倉論

漢武時號最得人盛矣然率皆希世度務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其卓然能持節者一兩人止爾一曰蘇武之節吞雪嚙氈十九年不替一曰汲黯之節矯制發粟救河南萬餘家不顧主上譴及雖然黯非獨此前是孝武初立東越相

攻上使黯視黯而大行王恢也者則單車馳境上畫兵策闗形勢樓船之師且夕且下即黯而陳湯傅介子也者亦入虎穴斬名王之頭懸闕下飲至受脤可膺不次賞乃黯獨不至至吳遽還報曰越人相攻其習然無足辱天子使天子雖新硎鋒發不敢遽開邊黯力也黯非社稷臣哉夫人主以便宜假大臣者至多大臣率頓首死罪不敢當便文自營以覬無旦暮禍大將軍至貴倨得主上歡然蘇建一裨將耳且喪師失律罪當斬終不敢專戮况黯之位不過謁者非有殊寵自固于上而開倉粟不顧何也斯其人度有生死足動者與或曰救荒

雖仁政有主者在爲代庖矯制失臣節河內延燒千餘家不問負天子使黯雖賢必居一於此矣幸而不及成帝時不幸而及成帝時以匡衡輩持法律黯將無所逃罪嗟乎黯之爲此有深意存孝景時黯嘗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太子之雄心大畧黯必窺見其微一旦新即

位乘文景之業勢將輕民事喜富強故
東越之使不及越還報者杜開邊也持
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者使知四方
艱難不敢遽侈大也天下甚大人主甚
聰明謁者所過輒父子相食則使車未
到其隱屏無告者未辨嗷嗷作何狀雖
甚涼德必惻然心動而祠禱河防甲兵

神仙之事亦俟數年後始發未必非矯
制力故曰汲黯社稷臣也且黯寧直社
稷臣崇黃老好清靜臥東海而大治則
一循吏善合已任氣節善灌夫劉棄則
一游俠面斥公孫弘詐決張湯之敗以
多慾詆孝武則一直諫淮南之謀攝不
敢發則又一大將才乃孝武顧曰人不

可以無學觀黯之言益信嗟乎黯何嘗
不學也古者大夫出疆有益于國家專
之可也嗟乎黯亦何嘗不學也愚因是
竊嘆孝武雖得人盛其用人則未也牧
豕可相牧手可御史大夫人奴可大將
軍而爭光日月之蘇武位僅典屬國一
子又伏法非胡婦雛蘇氏鬼餒矣画負

扆圖與子孟以佳兒婦付休屠王太子
而輔少主守城滾堅招不來麾不去之
汲黯乃屢沐不冠不見之虛文謂善用
人者若乎意矯制之罪孝武雖賢而釋
之終有未忘厥衷者與

宋論

宋以忠厚啓國惟神宗小事更張道君
胸中小具山水趣耳若孝宗之孝理宗
之理皆未造誼辟非有荒如煬駮如惠
暴如始也元祐後君子愈多陸張信國
諸賢得一人足支將傾之厦而斬首就
死卒飽鯨腹靖康之難兩河忠義不呼

集者數十萬人武穆出兵淮甸中原遺
黎簞漿迎勞乃心無刻不思趙氏然南
渡後卒奄奄不克振何與夫人之壽夭
本其胎稟國之強弱視其始肦所稟誠
厚故至老不衰得之甚苦則失亦不易
漢高有天下蓋得力于敗者也故新室
暗奸而南陽嗣帝唐太宗有天下蓋得

力于勝者也故安史雲擾而再蹶再起
今素封之家主人力耕操作宵旦經營
則臧獲竈養咸有悍色規摹漸廓復開
鄉塾課子弟是以數傳不匱甚且有昌
大其門者若商賈操奇贏射厚值往往
身死江湖之上樗蒲六博以及郡邑之
吏胥黃金唾手亦即隨手散矣至于胠

篋盜賊之徒帝靑犢韜非不纍纍槖中
然見白日光輒慙怖欲死即未伏法市
曹而氣已奄奄泉下夫宋之天下蓋用
胠篋之術得之黃袍一著周毋遂移取
之者無艱難百戰之功而祖仁襲義釋
兵自弱守之者又鮮精明健決之氣愚
嘗總一代計之其失有三洛陽爲四戰

國不可不遷藝祖有其意太宗以因循失幽燕爲兩河藪不可不復澶淵有其幾眞宗以巽懦失卒至金人長驅宗祐失守南渡而後事雖萬不可爲然據巴蜀以窺關隴下河冀此卽漢高取天下故道中原可傳檄定而高宗以牽于和議失爲祖父者不顧後之利害而求免

一日之危爲子孫者亦不念父兄之讐但蕲歿身無僇辱而止治天下而苟且若此此不及夕之圖耳安能保世滋大哉夫宋同晉者也晉五胡宋女直亂同晉懷愍宋徽欽辱同瑯琊五馬之謠康王泥馬之應中興同建康臨安地同祖逖宗澤俱發憤死不振亦同然晉以淸

談廢事而淝水之戰艸木成兵桓溫劉裕皆横行中土莫敢攖其鋒家之將衰有虎狼之僕日雖噉其主然亦足捍盜而勝訟有宋諸君子侃侃以節義理學自任而議浮于功才不副志王病入膏肓堂上衆醫猶此補彼瀉相爭不下卒舉主人性命爲狥則寧特開國精神厭

然不振卽當世所號稱君子吾亦未敢深許夫曾子以託孤寄命大節不奪爲君子未聞好議論爭是非而遂足命君子也

荀彧論

漢魏之交有疑獄焉荀彧之死是漢文者曰彧𨈬佐逆逆將成則又以一死欺萬世原情者曰彧不能擇所輔于始故雖死不足名忠嗟乎茲二說者皆未得平夫魏有彧猶吳蜀有瑜亮勝則同功敗亦均戚大勳垂集而皇皇身後名黨

逆者固若是愚乎且以彧之明且智後世稱其王佐才荀子而王佐才也寧待九錫之議始知其篡然後鬱鬱死故二說者皆非得平之論然則何姬方操初得彧曰此我子房惟我亦以文若爲子房子房事漢而心韓者也文若亦事魏而心漢旣事魏矣曷心漢葢文若用操亦猶醫之用堇堇足傷生亦能却病奸人之才雖足覆國然亦可資以戡亂獻生不辰四海冎沸天下之命倒懸矣文若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者其心實欲安劉氏也欲安劉氏莫若先踣曹氏而曹氏不可遽踣莫若即用曹氏以安劉俟其摧破諸袁克定劉表盪平吳蜀功

業就緒老驥精力當亦日就衰吾然後居中觀變從容指揮以乘其弊則巨憝脫而社稷晏然此文若本謀也故締肺腑剡心膂而爲之決策爲劉非爲曹也迨勢力旣成篡謀日棘爲劉之念不可復伸然後以一死報漢其實文若之死不始九錫之阻與夫伏后之書也夫老

聮之意豈眞欲春夏讀書秋冬講武以漢征西自老哉方起兵東郡業思攘天下而有之自文若勸其奉迎天子都于許下老聮雖借此以令諸侯而制海內然終其身不敢代漢則文若之死一矣天子都許以後操常在外或常居中形迹旣遐猜嫌易搆則文若之死二矣固

兖州持官渡芟袁劉凡操所以取天下者謀皆發之或才高生妒則文若之死三矣文若立德高整每遇爵賞輒自陳讓至于十數夫操懷問鼎或慕介推則文若之死四矣況隱伏后書阻董昭議文若又安得不死乃文若死而明年封魏公又明年弑伏后吾故曰子房事漢

而心韓文若事魏而心漢然子房爲韓報仇克遂其志且辟穀輕身卒從赤松子游文若雖以死殉漢死漢之心終不能昭然大白于後後世且歸獄焉豈二子之才固有不侔與曰非也子房處可爲之地而文若爲于不可爲之時

周亞夫論

嗚呼亞夫死漢無宰相矣非無宰相謂無守正秉道之宰相也守正秉道者不得其死則人將以守正秉道爲諱而益趨柔熟奸不問難不蹈容容希後福而國隨以盡故曰人王之職在論相昔吳起與田文訟功文不及者三然文卒相魏知宰相自有體也賈誼曰國有法退而守之君有難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爲大臣夫細栁之役先驅不敢入天子不得馳七國之變以梁委吳守便宜不慮後患剛方鎮定固具宰相器至立朝侃侃持大節爭栗太子之廢以爲國本爭王信侯封以守祖

制爭降胡爵邑以厲臣節皆關係天下大計宰相不言則羣臣無所關其口故發憤張膽一無委蛇乃言甫出口身膏圜艸亦埶所必然今夫慈母愛子且三至生疑人王卽甚信其臣而太后讒上后讒下兄弟外戚交讒其間安得不危況孝景性最刻亞夫功最高以功高之臣而事極猜之主爭亦死不爭亦死讒亦死不讒亦死亞夫卽保功名脩容悅每事將順韜表晦迹然未必不以滑中見誅嗚呼紀信殉七尺軀而爵賞勿及淮陰却三分業而刀俎先嘗卽仁明如孝文優容大臣如孝文而安劉之勃見困獄吏亦足發明漢家之少恩矣尚何

有亞父哉然亞夫死而後之宰相或詐如弘或憊如義或醇謹畏慎如慶如先求守正秉道者益鮮焉于孟雖有其忠而學不足丙吉雖有其體而用不足魏相條上封事無忝救時才然夙鄉未忘元勲赤族而德又不足甚且西京之亡不亡外戚亡張禹東京之亡不亡宦寺亡胡廣宰相不得人而國祚忽焉可不畏哉使爲宰相者人如亞父出則削平禍亂入則力持可否而人主又不以功高生忌令忠臣氣索則卯金氏之天下雖至今存可也

四皓論

四皓漢高臯人哉高欲立趙王如意而廢太子非懟太子也憎呂后爾帝雖號長者中寔多猜其有天下韓信彭越功最多故忌亦最深若九江王布則洗足踞罵早奴使之矣呂后以一老婦人不假寸鏃今年誅信明年誅越雍大將如縛孤豚走狗既烹牝鷄再索高帝甘心呂后已萌于殺信越之日矣呂后不去劉必不安然不易太子呂終不得去故雖叔孫諫不聽周昌諫不聽自四皓出願爲太子死而帝乃竊嗚呼鴻鵠一闋安劉數語帝目其能瞑哉乃鼎湖之號未幾而變子酖矣少姬殪矣呂氏三王

矣立太廟矣分將南北軍矣當是時劉之不即爲呂者幾希向令四皓堅寘鴻之節而高帝伸廢立之謀則易世後何至危如晞露哉然亦幸而天祚卯金故統不中斷耳萬一天未悔禍呂后不即死劉決不安呂后即死而其姑呂嬃亦若後代皇太女皇太妃蹕宮中攘阿柄劉亦不安內無朱虛爲耳目外無齊師爲援劉決不安平勃或不交驩平勃即交驩或有一人溘先朝露死劉亦不安幸而產祿皆奴才故釋禁軍而坐受縛苟呂氏子弟中有一操莽其人劉萬萬不安夫劉之不終爲呂者天也而呂之幾爲劉則四皓一出故吾不意軍中之

人皆左袒而四皓獨右袒四皓不漢高罪人哉陳留風俗傳稱惠太子即位以圈公爲司徒夫隱者於世如麟角鳳毛一見而巳儲位既定戀戀爵祿且目擊人彘之禍吾不識四皓死亦何以見高帝地下且招四皓者誰固運籌決策之子房也游說大臣使呂氏得入南北軍者誰即子房子辟彊也躬奠漢鼎而躬傾之張氏又劉氏罪人哉雖然吾終未減四皓夫帝欲廢太子而立如意謂太子仁弱不類我如意類我然永巷之囚覇上之迎禍幾岌岌處孤孽之地而不知悚乃泄泄然以不能早起而死吾恐如意即立亦未必遠勝仁弱之孝惠而

高帝之天下終不得安吾是以猶未減四皓

元祐論

元祐之忽爲紹聖也元祐與有咎焉咎咎乎元祐夫宋有天下得諸三尺孺子手非有大征伐大制作大功德莫泰山而四維之仍陋就簡再傳而盡神宗銳意更張新法之立非不釐然特以奉行失措鑠國厲民遂爲天下病然均輸行

之前代而效青苗行之邊方而效保甲顧役常平斂息諸法數百年後猶有行之者行亦輒效一法之建有利存焉苟不顧得失必一朝盡変爲快卽何以終服小人心君子之喜怒也天下奉爲日月爲介甫明經術工文學厲苦節止以愎諫好謏負謗天下乃役法之改蘇軾

力爭而色變蔡京奉約而頤解喜怒如此朱知與愎諫好諛者果徑庭否也朔擅氣節洛擅理學蜀擅文章竭其股肱力皆足裨國事乃片言搆隙樹党相攻黃雀方游茂林而不知挾彈者隨其後夫惡鄕諸人雖流落嶺表其攘臂欲逞扼腕而思奮者未嘗頃刻忘君子也虎

嘯于野盜訌于門室中之人不知糾力相守猶且婦姑勃而兄弟鬩則異類生心必矣況倡爲調停借援宵小延盜入室揖虎于途失勢一跌尚曷救哉嗟乎陳賓同心卒受屠于節甫五王夾日終殞溺于三思以此咎元祐君子夫何說之辭雖然是曷足咎吾深尤者宣仁雖

賢后也哲宗雖幼君也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太皇太后帝有言至無對者此何等也匹夫之怒尚不可鬱況至尊乎且人子所最親者父母而已至大父大母則情不能不少殺今徒曰以母攺子無妨孝道多見其篤于時也未親政而驕疣之既親政而脅制之以致鬱割忝命

鋌艾國脈雖小人是搆實諸君子磯之昔宣仁垂簾時惟蘇頌識大體凡奏后已必再稟帝帝有所諭必告同列聽聖語帝深重之故雖諸賢死徙而頌獨獲輕譴倘當時執政諸臣人人若頌則上下相得而讒口自弭亦何至盡逐天下賢士大夫以剗國命乎春秋之法厚責

賢者愚故不咎紹聖而咎元祐紹聖其
不足咎者也責猛獸以不殺胎不掩羣
不踐生艸世不以爲狂將以爲瞽

漢高帝論

豁達大度具帝王之量而終不改亭長氣者漢高帝也神武英毅具帝王之才而終不改將家子氣者唐太宗也古之善成天下之事者惟其眞爾與之語與其顏貌稱退而審其行事又與其語稱坦然無僞而一代風氣肖焉項王爲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何仁也喑啞叱咤千人自廢又何烈也然弑義帝阬降卒掠子女玉帛凡羽所爲類皆夷虜盜賊之事漢高冠籜冠起泗上謾罵儒生踞洗見長者游豐沛而樂故鄉棄良弓而思猛士憑臆所加横尸所出皆坦胸率意而爲之至于

綿蕞衍而僕皇帝之貴不儼然一亭長語氣乎今夫婁人寒素忽瓶有餘粟則揚揚作富貴容稚子讀書未迄一卷相對好談今古輒娓娓不少休人情大氐然假令漢高醜固陋而事詩書文皇殆英武而尚玄化寶之壘壘脩之仡仡帝王之貌縱甚都然遺其質矣夫物有甚

飾必有甚諱諱之太過則外雖有震世之舉而精氣日就于偽漢高惟疎中白意一無所諱故西京之治弘厚謙抑矜爲文章亦復敦愨爾雅惟其不離亭長氣耳不特此也即蕭曹爲相終不脫刀筆氣樊灌爲將終不脫屠狗氣子房惟幄叔孫禮儀亦終不脫縱橫艸昧氣一

時將相大臣咸無所緣飾故其治能儷跡三代彼操懿匡胤輩盜天下于寡婦人手而一代之風奄奄聶聶亦終不能離婦人氣故曰古之善成天下之事者惟其眞雖然漢高蓋得老氏之道而用之者謀聽諸畱餉歸之酇連百萬衆以畀淮陰非老氏之不自用用人乎天下

已定猶然稱王諸侯勸進而遜讓再四非老氏之不爲福先乎始也百戰百敗而志不懾繼以萬乘之尊辱于白登納劉敬和親議而絕無報復心非老氏之忍辱乎故泗上匹夫蹶然與四百之祚謂非深得道者能之乎

范蠡論

徃者范蠡之事勾踐也苦身戮力二十
餘年一旦功成而身去之棄將相如敝
屣遷齊止陶獨沾沾以逐什一意其人
類有錢癖與曰非也蠡葢智人也舍將
相而逐什一者乃其降志辱身巧于自
全之道然也昔晉文反國舅犯辭于河

曰臣負羈紲從君巡天下臣辠多矣臣
猶知之而況君乎夫人臣處患難蒙荆
棘犯霜露其所以脫主於險者未必盡
出正直而多得之權譎人主雖賴其力
而招忌速禍皆從此起況蠡所事又長
頸烏喙之君蜚鳥方羅而文種之頸已
膏鈇血蠡即泛五湖耕海畔山棲谷潛

比潔巢許功雖不居而名必益章世將
物色之不已彼長頸烏喙之君能容其
終老耶嗚呼古之人臣功大而殞其軀
與夫名高而殺其身者徃徃相半故蠡
之去越曰大名之下難以久處其去齊
也曰久受尊名不祥皇皇焉惟恐名之
我隨于是急借什一以自汚權子毋力

耕畜候時轉物孳孳不怠勾踐聞之乃
心喜曰夫夫不足虞矣智以利惽矣天
下聞之亦必曰其人殆有錢癖者也非
其主之不能其臣也然後天不及讎人
不及刑全我身并全我君而蠡始得以
陶朱公終然則蠡之三致千金亦猶信
陵之飲醇酒近婦女張良之從赤松子

游蕭何之買田宅郭子儀之窮奢極欲蓋不得已而逃焉者也不如是不足全其身然身全而其心良苦矣外序稱晋文賞從亡者而不及之推之推逃諸介山文公縱火焚山以致之向嘗疑為誣今觀范子行事而决其非誣也夫古之能成霸業者其人類多忍詢之性介推

不出譽望將益彰而天下將力以議我薄故明曰致之其心實欲死之迫介推死而封綿上之田以旌吾過亦猶范蠡去而表會稽之山以為奉邑也故夫誦龍蛇之章與越絕之編者君子每與浩嘆

羊祜論

古人之事有必不可施諸今日者羊祜之綏吳是夫吳至勍敵司馬氏又猜王荀勗馮紞懷入宮之妒王衍王戎又好以議論長短人祜即戮力行閒尚恐無以間執讒賊之口乃輕裘緩帶鈴閣之下侍衞厪十數人不幾嘗敵乎登臨山

水言詠竟日至以敗漁妨政務不幾玩寇乎刈糧償絹餽藥還俘信使往來仁被敵境不幾通虜乎嗟夫三代而下持論好苛賊在其外制在其裏出奇者謂之生事堅壁者謂之老師招攜懷遠則輸情賣國之謗輒踵其後假令之世有大將焉臨巨寇提重兵即不必盡效祜

所爲而有一于此吾恐毛舉細論磟然
坐集大者杜鄭之戮小者馬服之代難
乎免矣而祜獨以功終何也今夫龍
天下之至神也能大能小能屈能伸不
可方物然古有豢龍者有醢龍者龍惟
可豢故可醢也猛虎游于澳山聞其聲
者兩股如弁稚子醉人乃見之而嘻而

虎終不食稚子與醉人者氣無所懾則
物不能害人臣處高位負重望出當一
面之寄而富貴生死戚戚未忘則猜主
讒臣卽從其所不忘者投間而入祜旣
辭爵邑澹榮勢預爲容棺之墟以待則
凡富貴生死之事無一足亂其神明而
讒者之術乃殫且祜自受任東南日以

滅吳爲志繕甲訓卒廣葺戎備或上疏
決策或入朝面陳武帝業心契之故雖
厚爲德于吳而上不加疑下不敢謗然
則後之肩邊事者苟無羊公之德之策
之遇謹固我圉而已毋慕虛名而蹈顯
戮

蕭林初集卷六

策對

武塘策士對一

天下之命懸天子一邑之命懸邑宰令之縣令不下古諸侯倚華邪化令徃民移究其所爲易於決隊故慈惠之長勤

功督察更俗易化則戾蟲去境瑞鳥來翔效至亡算也然文質政教所以云救吳刀宋削遷地弗艮夏炭冬扇進前罔御宓賤以靜外致稱巫期以勤敏集效操術不同因時殊貫故以書論事者弗盡事之情以古制今者弗達今之變勦雷同之常說襲寬猛之故談而欲政平

訟理此實難矣何也水濡人溺火烈人畏蒲鞭之化或以召侮屠伯之威易致崩沮況古寬寬艮今寬寬奸古猛猛強今猛猛弱有公廉不發私書乎內行脩乎家產直五百金乎嗟乎循吏不復見矣即酷吏寧易及哉吾聞聖人有道郊清藪伏今郡縣失職黃巾半天下夫亂

繩解於渤海日斧肅於朝歌亦令耳豈異人乎皮日休曰元魯山爲眞吏諒哉其心不眞未有能濟者也山艸之士欲破心者久執事且明問及之此敝邑之幸也夫執事所患者鹽徒磬也胥蠹也訟繁也市虎橫也虞芮之爭久不決也民壯子虛也保甲塵羮也士習澆也斯

數者誠足憂然華易時弊未常無術若夫八閩之戶紐於寸樞千仞之柯騰於芭蘖濁源清流古以爲戒政之所本不可不慎請誦言無諱可乎

策對二　鹽徒

昔海王之國必謹鹽筴大男大女咸有日曆法至纖悉故奸無所施而民不敢爲非邑雖濱海非躬煮海也南介鹽官東南介當湖游惰之甿輕舸疾走晝伏夜出以仰機利於隣國非若江淮之間連艅利械禦人國門莫可嚮邇也然執

事獨舉此爲首務者良以蚤虱雖細慮於安寢鼷鼠至微猶毀郊牛治亂之萌本不在鉅地方幸無事耳地方不幸而有事則鹽徒皆亂本也故盜賊不靖邑不得安鹽徒不戢盜不得靖邑苦盜久矣北聯震澤南走泖浦皆盜窟也朔風夜號則村舍股栗白日匿林則客槎藏

壑居河之湄職爲亂階者眞盜十三廣
盜十七無慮皆鹽徒爲難耳雖然蝎之
蠹木以木爲宮蟣之嘬膚以膚爲國養
盜者即逐盜之隸敎販者即戢販之卒
豈徒敎販且躬爲之故雖繩以峻法此
風莫改夫珠藏腹人必出之知而不以
告以有分肉之心及怵重禍於後也邪

民至慓疾未嘗不畏死畏死未嘗不畏
法惟有市魁大姓爲之主然後白晝連
艘人莫敢問故鹽利之倍南畝之荒也
徒黨之盛豪右之庇也今惟明賞罰嚴
稽察重黨惡之科峻藏亡之令則奸萌
禁絕而私販不行矣生更有策焉東南
鹽徒大都皆獷悍趫捷足以致亂亦足

禦亂苟上之人稍寬其法弱者治以罪
而強者即藉爲兵則黎莠變爲善州魁
魁化爲虎士干城日壯盜賊衰止邑雖
蕞爾將爲強國

策對三 胥蠹

執事憂雀鼠乎生慮城狐爾翼虎爾雀啄不竟勺鼠飲不踰腹欲易饜也夫夫男不田女不緇工進無厚餼退有戮辱然且甘心爲之其意何欲欲擇民而食耳既隸公家職奔走雖產寡數金瓶無擔粟而衣文統食粱肉餔鮮疊殺朋飲

羣博其費安出出之民耳夫人鬼不相通則權歸巫覡內外不相通則權歸婦寺上下不相通則權歸吏胥權之所在羣利輻輳矧士方初命未習爲吏境俗性智莫辨優薄產載物類未晰區品若欲審求根實安得不借耳目於左右當其始借務爲忠謹一旦窺見上指然後

放手爲奸上不之悟蘇子所云放數十萬虎狼於民間殆謂此也古者胥史隸于周官秦漢以來郡邑得自辟召皆用士人爲之刀筆致宰相功曹入爲九卿故人人重犯法而勵廉節近世胥史之徒無故而求用其心既不可測且上之人無長耳飛目以及四方率傳舍厥職

而吏胥且長子孫其中奸安得止民安得不困乎武塘彈丸邑案牘之司奔走之役幾數百指此數百指者咸耽耽噬人肉者也夫欲求俗休和無若汰冗員華積猾訟獄不入其手追呼不至其門古之馭閽者曰有缺勿補有罪勿赦誠以此法馭左右則太平可計日待也雖

然鬼不畏人而畏金鐵之器吏不畏法而畏嚬笑之嚴爲上者苟不假以顏色示之喜怒縱有奸如山困於莫試倘以操縱在我委之眺聽將恐城狐翼虎嘯於五父之衢矣彼雀鼠之竊猶疥癬耳

策對四 詞訟

一訟之興富室傾財貧室傾命此不待智者而知也然小民釁起纖微訟連禍結即破產決脰有所不恤何也皆訟師及佐鬪者樂搆兩家之難以收漁人之息於是痛非覆楚哭類申胥忿積一朝辭盈三篋奇貨足居則牙子可烹壑欲

未滿則尸蟲流戶利歸胥史柄屬豪門江南敝俗莫此爲甚夫上九之訟訟而勝者也然錫之鞶帶終有三褫之辱此聖人止訟之道使勝者褫服負者安貞則是非玄同彼我無競囹圄空虛繇此故也自道德失職刑政刻淺神明之長濟之以術次公知道傍之食朱博矜剖

决之神王忳之直鬼神與謀埋輪之威鷹鸇是擊故斷獄雖多而民不敢欺其上追乎今世敏愧汝南漫言發摘神懸廣漢鶩爲鈎距或熒舞文之聽或入寄託之言上多其察下多其智亭長遺而苞苴盛青衿尊而呈身數伏林泣而武斷雄造膝煩而是非眩曲直昏亂刑罰

失中嗚呼可勝道哉夫摧朽易力銷石難功儆習相靡救之以漸今將開安全之路杜告訐之門莫先謝絕造請捐棄細過薄贖鍰之罰嚴反坐之誅下一令曰爾著文無害者得爲訟師藉名於官兩造之牘必書所自流言飛文與囚同坐則雖有教猱之智束於威嚴矣再下

一令曰爾豪強雄行利人之禍素爲佐鬪者罪至死贏緣貴人上下其手者罰倍之則雖有息夫之才難免絕命矣從此凋劫之民寒心銷志然後導以教化訓之德讓則農者安農賈者安賈刑措之化可坐而致

策對五 市猾

古者華士之誅病其蠹國罷民必戮懼其習令爲民父母不能放斥豪强窮竟黨與欲求治安厥道亡繇夫善孱邑也其民匪有屠埋椎狗之遺風公孫手勝之屬藏納亡命亦無仗義陵險致人死力如古游俠若郭解劇孟者流即成城

之黨亦周緝所謂賣菜傭耳夫虎居溪箐有物導之其名曰倀然後食人彼横行里中者亦倀耳非虎也邑不滿百里戶不過萬家要官貴人連楹接閈子姓臧獲動踰千數幸士大夫皆廉謹自將好爲德於里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則胥聞之熟矣亦曷忍漁斯民而重困之若

乃王非沉黙謝宣混玄玉樹無聞一經不守重以僕從之鴟張姻黨之狐假倚依聲勢穿穴爲奸愛人以德槩乎未睹至於揚威武恣兼并射輕泄重行侔商賈干謁造請坐少虛榻無曾連之義自居排解羞文舉之豪輒舍逃亡舞文之猾每席芘於紳衿即成城之黨亦借援

於官僕浇薄之世往往皆然此風不革而禁絕奸邪是猶伐珠於山其可幾乎夫陽球礫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鄧通至幸受挫申屠公主甚尊威伸強項古人豈眞不可及哉況臨民之守百里之內生殺得以自專誠廉其一二豪有力者峻治之倚埶骫法歛怨百室者

必罪不宥則馬實有歛手之風河內無
犬吠之警市虎雖雄不戢自止不然舍
狠捕鼠健者不爲

策對六 復田

語曰舍憾在已恕平忿在懲已善以善
得稱豈況猜忍禍敢爲狠戾者哉同牆
之閱所從來久始以奸髡之力敢爲攘
地攘地不已漸至通神我非挺走彼且
張羅寃亦酷矣今則
天子之言竟同掛壁淸平之世日厲戈

矛臺使者委諸監司監司委諸郡邑上
下交爲委而寃久不白執事所云弄丸
妙用大槪若斯夫義理者衡情之秤而
契變之準也苟執方隅之說闘穴中之
鼠倒曲直之衡較勝負之埶其何能平
且物數傳則舛字三寫則迷在上者旣
不明於事之始末而下復洞疑恐喝輒

以腐鼠相嚇苟非甚愚有不處錞爲福
哉然事之始末非難明也故牘浩居猶
暗室而燭照也彼之爲我難者大約有
三說曰錯繡古制也今則嵌入矣曰析
縣之始分戶不分田也夫有分土無分
民此盛王通制且都圩異其名矣曰弊
冊贗冊也則摘發之良牧猶在仕版可

延與贗矣如是而三說破則又爲三
請以緩我請專官也部寺青瑣之威不
加撫按矣請均丈也當年縮地之故智
矣請後湖冊也 天府之藏不可輕問
姑以是愚其上耳然則是非之故崇朝
可剖而歲久不决者以我有勝理彼有
勝埶故也何謂勝埶彼居上游我處隅

僻大小不勝彼席郡道之宇下我爲冏
舟之敵國親疎不勝彼悉索敝賦借以
射利我代人輸課積重罔反利害不勝
兩家之訟所以莫解嗟乎憤有醻也怨
亦有復夾谷一會濟陰來歸國之強弱
繫乎其人斯亦極則必返之會也願執
事力行何如耳

策對七 民壯

君子六千人固越巳事也民雖脆作而使之可以固吾圉死馬無用猶能致駿好僞徹天神龍爲下況少壯憤盈拳勇秀出者乎徃時倭難豕突三店塘之捷皆民壯力也故有事足以靖亂即無事時而朝夕訓練春秋講武則盜賊寒心

飛舸徃來循奸緝纂則鹽徒匿影江南可恃無恐者此爾而今漸失其意矣善爲水國蕩蕩雉堞豈眞寇來不可上而械同榆葉藉盡子虛猝有意外吾不知何以應之向患以有用之財蓄同兒戲今以無備之故掉臂市人國家團營病亦類此執事言之其有憂患乎抑知荷

殳前驅奔走厩阿者咸隸籍爲兵者也或有履舄從容灑埽侯門者皆名掛什伍者也甚而發縱指示縱奸養惡爲株送徒者莫非轉移執役者也今欲釐去積失收其實用何道而可夫枵腹操戈是猶縛手求搏未有能勝者也必上蠲抽扣之令下絕支索之苦然後進以李

代桃者而問焉若非抵掌衣冠乎奚氏之借也必以告更進隸職典臺者而稽焉吾今與汝約旣典其衣勿復典冠毋落吾事乃復精器械汰老弱申部伍開三科以募士懸銀錢以教射有如技超什人者即命爲什長倍其餼勇過百夫者即命爲百夫長請於大吏給之劄如

此則鼓舞之方盡核實之道行而眞別不辨勇怯不奮是孫吳之書不可用也夫盤龍二騎能攪十萬之師背嵬八百大喪金人之膽苟是三百人者咸有力如虎雖橫行天下可也一邑寧足憂且更有要於此善旣水國名漁而實盜者不可勝數因其悍鷙使習水戰於以保障一方亦勾吳之故智已

策對八　保甲

周官之法鄉無不藉之里里無不藉之夫時其出入而司門司關者又掌鑰以幾察之故民用和睦而奸僞不生管子曰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郭外通則奸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古之防民若此其密後世保甲之法蓋彷周官遺意爲之故涑水議更而半山謂此法終不可罷先正若晦翁文成皆行之而效誠以覈戶口稽盜賊禁游惰戢逋逃更以其暇脩狩武之令俾家有勝兵亂不爲害一制行而數善備莫過於此乃文具日飭而令輒格不下者葢有故朱門連甍戶難

問也臧獲千指數難稽也川澤灌輸枌落如曙星伍難聯也遊商流民去如飄風也閭師遂長籍不以實也懸牌設械徒美觀也夫樓蠱五丈樓李欽趾岱高百仞跋乎徙牧上失其神虎在其後欲行良法而不以刑埶禁沮雖志存整俗得乎昔韓延壽置五正長不得舍姦人

李崇設村樓縣鼓以制盜壓壓保甲中一端耳然境無胠篋之患村無夜嗥之犬其效且若此矣夫天下事小不制而及於大大不制而底於莫可制廿井近竭招木進伐此言雖小可以況大保甲不行則民無可考奸足容身一旦有事渙然流離大命泛敗莫之振捄洵可畏

也而習俗相牽錮不可破事不便于民而見廢者十之一耳其不便于紳而格沮不行者常八九也苟能毅然爲之保任連屬不以權要而移置掌設貳不爲遂師所罔更捒其丁勇訓之技擊則流徒既歸土著伍被無所容奸雖有盜賊朝發夕禽否則武城縱斗大乎恐難以

臥而理

策對九 士習

牆之崩也蟻穴之也堤之決也水磯之
也俗之敗也士倡之也士雖貧賤亦足
自豪何至俛仰人間匍匐一時以隕越
生平哉易言謙謙曰君子以裒多益寡
稱物平施即繼以利用伐邑此非巽在
牀下之頻也士當磐桓鴻漸之日舒其

文好養是詹泊萋萋山阿賢於南面也
偃仰丰室足不窺園著述可娛腴於百
城也語有之周士貴秦士賤豈惟秦哉
今天下士特患不高岸耳謙谷非所憂
也甫離黃口輒習逢迎一入膠庠惟工
狐媚雄者藉口士氣幾同游俠卑者罔
利鄉愚等於市駔視公庭爲壟斷狎胥

史爲雁行五言未習漫脩風雅之容小
較方臨每欲逢人而拜如斯之習悉數
難終即以文章言之時子子矣有能貫
串百家洛誦在口者乎時纏經矣有能
旁通六藉隱括大義者乎時漢漢時宋
宋矣柳州之書不諳句讀孟堅班固疑
作兩人朝華既褪孳唾猶涎其有孤立

行一意者乎即以學術言之有理學自
命矣朱陸異同濂洛孤燼曾嘘其焰乎
有禪學自命矣般若萬卷西來一字曾
瞰其室乎有經濟自命矣六甲罕窺局
通天地韜鈐未讀欲效請纓甚且處衡
泌而譚朝政操鉛槧而分朋黨未嫁學
養不亦羞乎是以孝弟不立文章日賤

士之流弊遂至於此夫蘭馨須扇玉質待開絕餌非鱗戀棧豈駿士之以文爲贄大都皆以事爲贄者也斷公庭之謁懸一榻于館使養其高岸則士知自愛然後彷安定之法敦反樸之風武水夙以忠孝鳴俗不難變也但蜀之教化倡自文翁吳公爲政賈生乃出然則扶進人林開獎頑懦恃有豈弟君子在

策對十

明問所逮生業竟言靡諱矣若是止乎未也生竊聞執事審於性命之指矣中欲不出之謂扃外欲不入之謂閉既扃且閉天之用密衆奸百辟爰從此息夫名難簡成譽難巧立君子服官以身戴行端其本也執事下車未三月治且蒸蒸起然猶願以三言進夫龍苟有欲菹醢且至故貪泉獨酌吳隱以勵淸脩合浦歸珠神君擅於漲海所謂本之以廉也風俗通曰縣者玄也首也言當玄靜徭役也故政畏張急化貴鳴弦悃愊無華躁者陋其日討童禽會靈明者悟彼歲功所謂行之以漸也平陽有畫一之

褻大雅著鮮終之戒銳進易弛賢者不免故守之不改則秣陵之栁尚有清風去且見思雖陝服之棠常留美蔭所謂持之以久也三者脩而撫外以寬馭內以猛則百里之國爲樂郊矣夫飯牛賤業也學書小道也然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斯飯牛牛肥涪翁謂須胸有道義

廣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況臨民爲政者乎彼琴瑟方更玄素忽改徃車初駕來軫未遒一管左右之爽郎懷潤屋之啚此俗吏矯飾文貌務爲容悅者耳執事視之猶一吷也

蕭林初集卷七

襍著

梅里錢棻著

忠孝小傳

先皇帝亥子之際高邑主銓梁谿秉憲應山皖城左右其間而魏忠節居諫官長彈擊權貴侃侃言天下事當是時士蓄秋嚴家厲霜玉謂太平直須時耳一旦事移釁沮內外合謀上者陳寶之誅下者滂膺之戮狼狽虎口相繼受屠而忠節遂首被禍以死嗟乎士大夫辭墓出山寧僅欲艷此七尺哉然鴻毛泰山死何容易恒居不苦節不脩身不能死不讀九丘八索之書不講學不能死爲

吏愛錢不能死目不辨賢否邪正不能死死易言哉公居約時并日而食易衣而出杜門却掃終身不悔繼第南宮躃躃行渴塵老日中未嘗乘欵段馬拜諫議數年不一將妻子之長安邸舍其苦節有過人者若乃按轡典籍之林游情聖賢之圃證學荊溪誠同立雪問道吉

水勤埒趨風郤福藩之傀勸以佐軍發霍丘之賂借之厲衆清操壁立郎楊金吳水無以踰也至其逐鷹鸇獎鸞鳳纖介之惡是斥秋毫之善必登天下正士依以揚聲故居則岳峙動則雷擊大者斧斷細小海蓄令天稍假公以歲月必能摧陷廓清以臻平明之治乃奸人長

亂黨錮興誅方其初入言路首爭熊王之獄而請寬者聚毒矣旣轉禮垣盡革諸陳乞一遵會典而市恩者含沙矣及爲六垣之首進退人才一無所假而講壤者張羅矣於是內則振瑾外則京惇攢毒矢以射之公禍安得不棘與然公死而天下悲其忠奸人盈其毒以漸趨

於敗不三年而　聖人首出巨憝斯脫中興之業媲美武宣否遾泰來未必非公等九死所遺而世之目論者且謂當時之禍皆諸君子剛介特立爲激成之若稍濟以忍詢則變事可弭嗟乎馬遷所謂未易一二與俗人言者此也夫苟濟其事小枉安焉此在大臣則可言官

不可行諸君父以收納約則可謂停小
人不可蘇子言之矣速則禍小遲則禍
大當應山上二十四大罪疏時諸君子
豈期爲倖全人哉故鉗羅既就赴蹈如
飴茂苑訂婚高橋講學槩年譜於檻車
集遺文以垂後而明心堂昧心堂與蚺
蛇膽椒山膽之語竝隻千古矣嗚呼忠

肅不死則曹石必無叅夷之禍忠愍不
死則逆蕃必無西市之慘忠節不死則
彪虎必無駢首之誅公以一身而默寢
國家大亂死顧不重哉公諱大中字孔
時別號廓園登萬曆丙辰進士筮仕行
人官終吏科都給事中以乙丑六月斃
詔獄公死未數月而孝子相繼歿

孝子諱學洢字子敬忠節公長男幼有
至性弱冠爲名諸生余與孝子同硯席
數年踈雨寒檠析疑攻道兩人益交相
得也其文章行誼與性命經濟之學江
左罕出其右天下亦多有知之者余故
畧不傳而傳其死狀易之言幾也益事
之介於未然者也方亥子交天下喁喁

想太平而孝子顧憂之曰禍將作矣貽
書招父歸嗚呼向非淡於易者其知幾
能若此乎及黨事起大獄典忠節必死
不待智者而知乃孝子間道徒跣晝伏
夜出晨望廷尉之山夕瞷要人之戶奔
走無所得則恨恨曰我父不死也我營
救不力耳死矣捧遺骨而號則又恨恨

曰我親不死也我營救不力耳飲之水水覆餽之藥藥圯親而生之親而死之於我何有哉而孝子不起矣夫緹縈上贖父之書趙娥畧夫家之等帷袿發憤木石動容天性所湛斷顱不顧孝子亦登難登聞一擊湛盧一撫哉顧虎豹當關時未可耳假孝子稍忍死以待今日

則燃臍市中懸頭墓上感烈丈夫事而孝子不能須臾俟遽孺子泣以死嗚呼此孝子之至性然與雖然孝子之孝非有鑿地而金泣竹而笋破冰而鯉鶴鼓雁來烏集泉湧如史傳所稱諸異徵也但逆璫之變上自宰輔下迄百執咸膝行蛇伏百拜起居行家人禮父子之道墜地矣千鈞一絲恃有孝子故余嘗爲之說曰得忠節而天下始知有君得子敬而天下始知有父百世以下必有領然我言者

野史氏曰汲長孺正衣冠立朝廷上而諸侯莫敢滑說惟忠節有焉然忌以之生禍以之成矣當忠節抱鉗扭囤榜掠仰日月而不見燭照父死子踵無生之士有不目笑其愚者乎及夫七品小臣拜易名之典青衿下士膺祔葬之條則又相與榮之嗚呼忠臣孝子秉霜介之志暢一往之懷見榮見笑曷足深論哉然天道報施國家董勸昭然不爽則後之爲人臣子者亦可無疑矣

蕭林藏書記

古之聖人生而負絕智異敏如古岐伯后稷容成胡曹之屬終其身濟一而止未嘗有兼人之用也及至後世物積理備記籍存之誦數貫之不必有所營撰而坐收博雅之實士生末代何其幸與然趙宋以前得書不甚易名儒老師日

事手抄故士競實學末代流行浸廣卷帙徧天下宜家握隋珠人游積玉矣乃鄉徼寒畯之士末繇窺見典墳而科舉之學又復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如子瞻所詑歎良可羞也郎一二藏書家籤軸塡委亦徒美觀耳嗟乎聖人之言乃與玩好同實哉夫稽往必向老成决疑必

求智者六經典義之文百家異同之說導揚往古審識根歸其爲智也不亦優乎故富人之積財也貴者珠玉而賤不遺糠覈非能盡享之也務爲餘而已務爲餘以備一旦之急也君子之爲學也亦豈能一一有之哉其責於我身者必求爲之存於天地之間者必求知之知

之亦以備一旦之急也是故傳者必蓄蓄者必讀君子不敢有暇日焉余先世多藏書燬於火家先生壯歲登朝不及簡括以遺小子余幼有墳典癖稍稍羅致得數千卷然皆世本無异書儻天錫之緣獲斷科舉業日夕與此數千卷相對浸假而化爲蟫魚三食其中徵六藝

應以經徵九流則應以術徵千古則應以史徵圜測勾股楓棗之局黑錦之囊罔不響應如考洪鍾斯無負讀書之目矣不然庖厨不設欲宴大賓前哲所嗤可不畏哉所次目仍以經史子集爲部四者之外終以雜部亦猶四序之置閏也

經部一十三經

唐四庫書目經部十二六藝小學外則有讖緯讖緯者帝王受命之符寓焉然駁而不純學者羞道國家廓九經爲十三綦美備矣但周儀皆禮公穀皆傳爾雅而經則方言釋名白虎通之屬盡可經也考核醜記其詩書之津筏乎孔子著孝經絳衣標筆告成於天宜聖人之隆也以配五爲六令博士家各占其一則六經四子井如也粲如也

經部二箋註

箋註典而表章羽翼之功烏可誣然漢人詮事不詮理理者人之所有待其自得君子勿盍也王鄭朋興乃臻玄雋唐

氏正義無累寔緐宋儒數十百家無慮皆訓詁巳矣吾不欲觀之矣

經部三理學

理學之昌自宋昉也其流風遺訓傳之來裔足以興起後哲然譏防過羅務爲攻難達者病其隘矣若乃程之遺書朱之語類河東之讀書錄有能寢饋於斯

三者從惡如崩吾知免夫

經部四小學

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周官保氏課以書計故能通六體八法識古文奇字攷異同得失之源爲足多也舊學放失耒師倚席不講字畫無端平之體魚鳥增奔放之

勢雖文章大儒難免不識字之誚矧下此者哉

史部一正史

馬班之業固無間然范詹事曰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又曰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傑作斯言豈欺余哉三國之蒼淨宋晉之膏澤南北之剪裁良史匹

也嗣此者惟歐陽五代庶爲史家後勁乃妄欲禰遷祧固豈其然與新書過約舊書過繁新舊之失又不止在繁約間也曾讀吳縝新史糾繆竊韙其言閒嘗欲合二書考正得失別著一編如古班馬異同之類未皇也宋遼金元四史史之下矣明柯氏綜而攝之命曰新編規

撫雖具其於詹事所云博贍整理二者則未之或聞

史部二編年

涑水著通鑑選辟官屬置局自隨者垂二十年又出龍圖天章秘閣書籍佐之故能綱羅百代上嗣麟史外紀續編豈有是乎若乃綱目之謹嚴本末之詳贍

則又不獨涑水功臣矣而目論者每以獎魏抑蜀有乖正統文苑高隱十去七八爲涑水病嗟乎鑑者取其備列興亡足爲後世人君監戒也王氏元經一筆一削儼然以春秋自任果春秋否乎

史部三國史

列廟實錄藏諸秘府學士家罕得窺即

有繕錄成帙者大氐體裁疎漫是非殽襍不足觀野史如鄭曉雷薛諸本爲世所稱然以方南董倜倜然不及遠矣矧隆萬以後益濾漫靡所成就嗚呼談遷彪固皆邠金臣子陽秋會要亦繕自本朝而當時無所諱後世不之疑熙寧初溫公請據國史倣漢書作年表備省覽

今獨不可師其意乎以孜　祖訓則制詔在以討故實則會典在以綜險易覈兵食則一統志乘在他若諸曹之有職掌也章奏之有編纂也名臣言行之有錄也家之碑板野之稗諸咸足佐一得也時無良史才耳時有良史才煌煌國憲不難新也

史部四集史

讀鄭氏諸畧極牢籠今古之奇矣然杜之通典馬之通考其於禮樂兵農之屬尤爲詳盡亦經世者所必資乎而章先生山堂考索一書則囊括天人包舉鉅細在二通之上顧世弗甚彰豈書亦有顯晦與近代唐應德有左右編鄧徵君

有函史上下編唐以左勝勝在識也鄧以下勝勝在核也他雖有作弗敢知也

史部五雜史

汲冢諸書雜而僞者也穆滿諸傳雜而荒者也西京諸紀雜而碎者也吳越十六國諸春秋雜而蕪者也然雜史之繁亦正史之助故列仙高士之傳奏對籌

畫之文山經水志博物載記之書凡編摩所須咸以類從

子部一諸子

六經日月也諸子星漢也六經嶽瀆也諸子峯濤也諸子之書最爲近古管韓莊荀各成一家言讀之能益人意智故其行也遠雖百代莫能廢也漢魏以降

經盛子衰然論衡申鑒昌言中論諸數十家咸彬彬質有其文亦諸子之流亞也彼僞服亂眞者特汗埴之族耳不足與於大觀

子部二兵家

兵家之言其來尚矣高文襄曰兵者專門之學不可倉猝求莫大於陽明之别

錄莫切於戚將軍之紀效莫富於茅氏之武備志媲斯三者經以意用可鑿凶門而出矣雖然徒讀父書有識尚以爲憂

子部三道家

道家者流以清淨無爲爲宗後乃有神仙房中服食之異至於符籙祈禳術斯

濫矣故道德參同以外惟眞妃三茅所授簡策與義奇字芒寒色正肅肅如歌之有房中郊廟經之有太玄易林極空外之異矣若乃抱朴之膚鈍玉蟾之俚淺雖蓄之弗欲也況黃冠所膜拜誦習者哉

子部四釋家

三藏十二大部合諸方律論支那撰述大約七千餘卷同泰永寧間人主兢尚義學達摩東渡以掃之然五宗分張門庭角立景德傳燈公案山脊掃文字耶又添幾許文字矣故佛書號爲至富唐宋大儒雖闢之甚堅然止能攻其福田因果之淺說耳救形之典不及濟神之典明矣彼謂華嚴不如艮卦梵語足比滛聲者皆未睹於其深也

子部五術家

人子以事其親以拯天下不可不知醫敬輿集方子瞻蓄藥抑亦仁者之用心乎吾聞葬者藏也寧親爲上孝之終也故形家言附

集部一總集

蕭選單行遺文塵煨可勝道哉然宮商異奏而同音玄黃異綵而同軸弋八紘之秀召千秋之奇而經其擇別如出一手選者苦心何可沒諸繼之者英華文粹文鑑文類等編雖代各爲書而荃蕙襍陳旨趣靡別以視蕭統遠矣劉勰曰

情固先辭勢實須澤故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道也然則以繁富排蕭選者亦篤時之論爾

集部二別集

別集者人別爲集陳隋以前七百三十六家七千六百餘卷盛矣今弗復睹矣唐宋以降迄於近代汗牛充棟雖五車

四庫弗能盡也盛矣然弗欲覩矣 昭代金華烏傷有草昧之功北地信陽有復古之力瑯琊濟南有集成之勳其間捧輪扶轂搴旗拔幟以時雄長者莫可枚舉然謂文皆秦漢詩皆開元吾未敢信也比來才雋競趨古學然風流所漸大雅淪喪有能積學儲寶酌理富才以光復往匠者乎雖執鞭所欣慕焉

集部三辭賦集

班孟堅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詩賦同軫自建安後分路揚驪矣賦莫盛漢詩莫盛唐至宋降爲詩餘元沿爲詞曲聲律之道濫觴斯極 國朝賦推盧李然錄鉛槧奇字耳屈平之忠與日月爭光司

馬奏賦至飄飄有淩雲氣嗟乎斯二子者豈易及乎詩之爲教能照燭三才暉麗萬有其用大矣七子以來時各爲帝前者有積薪之歎後者有陷陣之奇歲月代更宗向日異而詩歸一書滑泥揚波二十年宗之未變其故何與果有得於溫厚和平之遺與

雜部一類書

蕭梁人主至與臣下疏策鬬勝負則類書其可少哉歐陽類聚去古未遠往賢殘什多有存者初學六帖咸稱善本自御覽成包絡今古有出藍之功矣然多秕謬則傳寫之尤也夫構屋者先庀材遠行者必宿舂書之有類亦脩詞家之資糧也已

雜部二小說

藝文志小說家盖稗官巷談街議之所造也君子勿爲然亦勿滅唐舉子下第輒相聚長安舍爲小說家言鑿空附會以吐其胸中無狀可怪之氣故卑者不足道而汎洋自恣者有類于蒙莊寓言十九必欲肎肎擯之迂矣嗚呼烏曷躋足兎曷顧腹雷礸孰陳虹釜孰洛六合內外其苞甚遠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曷足怪哉曷足怪哉

藏經閣記

昔欽光慶喜結集遺文法蘭摩騰宣通秘典而大藏所臚為部十二為帙七千法蘩盛矣自同泰永寧南北人主咸迷有漏借惑文言於是達摩西渡如籜斯捲轂傳以後兩家樹兵涉有者指空為吠影悟空者摘有為守兎擬心失心其

樊則一而猖狂之徒至將焚棄像教劃滅藏典則誣道甚矣夫張羅者必之中林獵寶者必窮稷翼衣之不存珠將焉附況半滿權實一西聖化身也點畫波捺一西聖全身也苟日未識大藏而妄欲盡捐寶毋直探連城是猶棄粱肉以求辟穀之方斷肢脛而希昇舉之術其

為狂惑不更深乎今夫齊諧志怪之書虞初博物之類閎覽君子猶且不廢況善逝所詮寶氎所傳拔火宅療愚子拯溺導迷功莫大焉顧可棄乎哉邑啓疆二百年尚未有藏家相國官南宗伯始捐貲購請以鎮名藍而家大人復捐橐千緡建閣五楹上供龍藏下安禪誦寶

鐸承風丹檻耀日雖衒之所記洛陽諸伽藍不多讓焉其左右二精舍可憑延眺消香飯聽風柯覺大藏緣起不盡在是乎夫以二百年所未備之典一旦經閣茲麗出自雁行迺今知佛家時節緣法之說良不爽也雖然藏而不繙是嫗守櫝繙而不契是嬰學語契而不忘是

長年戀筏三者均識焉誠能隳化身而
悟佛祖全身則法雲咸被妙韻齊聞庶
不負請經建閣者之苦心云

代翟義討王莽檄

蓋聞天命未改鼎雖小而難問忠義在
人社將屋而表貞是以君側有惡趙鞅
致師斯高專朝望夷禍酷殷鑒不遠可
爲洶懼大漢嶇與柄歸外戚祿產典軍
霍光驂乘雖忠邪異軫而埶並滔天然
身斃宗屠應時粉滅閒者數丁否剝時

頻曉危皇統微於三絕賊勢成於五侯
王劉不竝四海崩心爰指義旗用拯國
青新都侯莽豺音鴟吻志在食人紫色
鼃聲工爲諛悅方其函情觸譽折節買
名弋綈是御儉類文子布被不慚詐過
公孫笑諂在顧遇便則流言巧如簧應
機必發羅致名儁比四君之養士市恩

黔首等田常之簒齊及夫人情輻輳爵
望日隆乃益恣睢奮其威詐淳于長戚
同肺腑不難季友之鴆傳太后體屬至
尊敢爲愼座之郤至於家膺焦爛骨泣
丘墟帝母王姬下同餓隸珠襦玉匣徒
混紫荆若乃求名而烹長子忍並易牙
爭寵以追紅陽巧踰蔡澤附順者拔擢

忤恨者誅滅權旣侔於人主女復踐於
椒塗外則牢籠吏庶豐碑萬口內則耀
媚太后詭故百方賊執已同磐石漢業
危於累卵而猶叵懷不軌黙攘大器孝
平卽世不辭趙盾弒君孩少登朝謾附
周公負扆躬踐黃屋謳歌獄訟咸歸班
絕宰衡威福玉食惟后借六藝以文奸

盡更漢制招匈奴而鳴豫廣衒愚心朱
艸神芝日騰太史之奏越裳重譯名爲
聖人而來迹其行事移冄昭然昔穰侯
假太后之威幾傾秦國林父擅廢立之
柄遂弒君剽六卿分晉三家亂魯危亡
之兆積失有漸高帝有約非劉勿王文
景寬仁武宣英毅克奠丕基至於今日

而莽乃夤緣房闥盜竊太阿內懷昇泥
外假伊周私徒盤互於要津威德恣行
於遠近周璧將沉漢炬中皇天無兩日
域不竝魏此忠臣所以隅泣而哲士至
於蹈海嚴鄉侯信躬上聖之姿體神明
之胄漢家再世中衰乃啓代服孝昭冲
齡無後爰集皇孫時方末造憤貫幽明

人聆長君望同父母爰以某月某日卽
皇帝位於東平、躬擐甲冑、用致天誅、東
郡太守義恭侯舊臣、汝南相裔忠孝有
素矢敵愾以勤王成敗在天志埋名而
死國都尉宇武平侯瑣丞相隆御史大
夫丹或蜚英天室慕朱虛侯之入北軍
或擇主風塵師周亞夫之平七國感懷

不共偕極師貞至躍景追風之士撼山
蔽野之師十萬有餘轂道並進春冰欲
潰奚堪夏景之回秋籜將零曷拒霜飈
之卷風雲入陣人皆扶杖來觀草木成
兵賊歎噬臍何及方將燃腹作燈飲頭
爲器軍皆左袒續懋徙薪雖復飛辨傾
城欲假排難之舌肉袒謝過乞爲滙圍

之夫豈可得哉夏少康一旅大物光興
宣王薄伐周爲再興漢衰九世適鍾一
人春秋奬復讐敬問弑君之賊王者大
一統敢嚴建帝之誅淸霜紫電以卯歷
山蝸觸蠻爭如蛾搏虎務使卯金之業
得再振於天逵豈容竊國之奸長縱橫
於皇路

虞美人花詞跋

若夫異卉編愁人間植相思之樹名姝負恨天半峙望夫之峯益騷情貫艸木故剩粉壽千春然若耶溪畔波影空沉響屧廊前麗魂斯杳帳內珊暹莫定是非之狀驛邊纖骨徒堅伉儷之盟至乃折腰方舞黃鵠生悲赤帝之髯甫落紅

顏之血爲殷有美虞姬化斯芳草不隨桃李常親魯國衣冠獨爾掀翻似笑炎劉灰燼楚愁默結葉底歌聲隱隱霸氣雖淪枝頭暈靨重重晨烟暮藹恥嫁春風素妝亭立有同閨秀名雖已逝而常存漢殿既非而不變洵葩隊貞姿而詞壇勝韻也吾友子一忠希屈氏性僻行

吟氣壓彌生憤時罵坐恒握瑾以表潔毎拔荔而逞芬爰騰雅奏如聞幄裏殘香曲寫倩容似覩花開欲語家爾斐冰雪爲肌雲霞在手溪光竹色靜悟禪心花氣鳥言盡歸筆浪迺以同懷賡茲佳什觀其金銑遞振幾銷栖七之魂遂使玉貌如生宛遶項王之膝豈是情多羞

作山中連理實因俠勝永爲楚國忠臣昔稽康述懷香之賦宗測圖百花之帶孰若表斯幽質招彼風流美人不死昜咎天亾妝鏡常留自能憐我眞足破儕俗之目論而維彩雲于絕代者矣

戲彈天孫封事

臣聞離次有罰吳剛見謫於斧柯無欲雖難玉清含羞於杵臼天孫分精紫落隸職錦杼冰紈霧縠閶闔賴其文章瓊琚天襄延宇傳爲新樣當此白露初團風心散蕚帝需補衮時藉絲綸政宜濯波清漢絜黼黻於三秋製美編珠浣織

紐於九野而迺鵲馭方成俯同卓女雞鳴言邁酷類田文月似銀船逍渡淩波之襪星如玉盌驚看濺水之裙九華燈暖光耿帳前百和香勻馨來幄底弃神女而洛川解佩異幽夢而巫嶺行雲寶璐舒文恣清歡於天上金梭暗擲喧窗約於人間以致沉瓜浮李散紛空庭結綵登樓窺絲蛛網驪山宮畔太眞許夫婦之盟百子池邊戚姬奏于闐之舞宋帝穿針變生氊幄柳州乞巧戲播詞垣滛靡漸扇虧玷實多臣謹案天孫迹麗清都寃縈情海隔河通睇疑聞微嘆之聲望月驚奔又恨別離之促支機寄石漫界漢槎綉幄軿車輕傳唐將經緯無

聞徒學鴛鴦之繡衣裳在笥但飛青鳥之書貽羞天闕宜致刑章再案牽牛貞愧魯男滛同楚玉逃債無臺盈盈望斷塡橋有約馥馥方來負軛服箱輒抱債轅之懼遺臂綰帶偏躭倚玉之情所當並付貫索以肅紫雯

母儀頌有序

蓋聞清漢初桐協徽音於雅引芳躅仙李傳奇種於崇阿故玉顏內映翠盌齊期百年慈帷揚光彩袖慕同五十古重柔則用相丕基佩茝非以爲觀寧罄在來葉褒粟不足云敬嘉惠惟薦蘋然而青疏臺倒誰憐麈尾柄長素絲機中亦

恐錦文尺短能倘母教斯亦鮮矣李母覽揆嘗新之月肇祉大衍之祥無小無大或遠或近莫不持觥而忭徵詞以陳凡所稱名瑞無吝同氣潤枯魚之波德產有成幽靈享香華之供結客控薦意洩士行受子分丸遇殊鍾會真令人快玉樹之臨風挹瑤池於島月者也名童

夸集懿行倘焉予頡封典羨班荆論交愧不能授簡石渠勒爲盛事播之金奏俾儷采風乃傚子建母儀之頌聊伸鄙人介福之懷頌曰

猗與李母天獻淑美蔡絲早嫺謝藻散綺解佩聞聲采蘋薦芷躬勞蠶月手濯江沚敬爲德聚仁齊太姒式穀亢宗無

予有子騰聲藝圃揚鑣芳壘孰授熊丸厥惟女士兢爽賢媛豈祗醉李母壽而康方茲秋水彩映玉衡秀踰翠珥蔓綠楔杖流霞泛紫藋茀朱皇將將福履爰齊母儀以告彤史

硯銘

余蓄三硯一玄一紫一綠綠爲宋物得諸龍門澗中遂各系以銘

爾神何靜爾骨何堅其靜也聖其堅也天子豈得道者與何爲玄之又玄

二

玉泛綺煙流紫以耕以耜上帝賚女

三

厥膚則綠厥聲則木沉於澗底蛟龍不蓄布於疏几白晝飛瀑

祭魏忠節及長公孝烈文

嗚呼山有貞柯驚風斯振匣有雄劒義憤則張故忠臣遇險而底節孝子逢難而狥親豈徒光岳之爲哉性自然也但鬚銜都市曾無并命佳兒淚漬松楸豈盡納肝之烈父求夫滂膺肝眕并見一時天柱黃爐莫自一姓侁侁史牒惟公父子嗚呼當義暉未曜鬼彈星飛入幕呈身笑破柱之柮揚波滑泥與請劒爲侁至於謁者有兒鬚眉無父其視忠臣孝子眞如衝飈決羽揚海覆爐孰歸銷灼不亦酷乎及夫公王媼相脆比冰山胡廣趙戒賤同糞土然後闡松筠於歲晚燿冥燭於天中尊風賞流清源乃挹

湊雪褒頡勁幹愈彰廻視倭謏之徒腐
身熏子究底於敗願爲孤豚詎可得哉
嗟乎人亦何利而甘心不忠不孝也雖
然江有源則達物無根則苓誰謂荼苦
其甘如薺或九死而靡回或湛族而不
顧忠孝之行豈假之倉卒耶惟公父子
吹濂閩之孤燈紹荆溪之正學葢嘗以

無欲爲宗若捷自矢故能義槪秋霜堅
同鐵漢陵險赴節無所回改今天宇雖
滌穴戰未夷兵食之柄仍歸巷伯楊畏
之黨欲爇寒灰若夫師儒日董犖繡頻
嚴而家習春華士忘圭璧令秉國均者
皆如公之引義死諍則監軍未必復出
伏莽寧敢生心令握鉛槧者皆如公子

之束身脩道則十室之邑永不失爲鄒
魯敢羣之萎恐獲戾於彥方其於世道
寧小補乎睹陸沉之莫挽遡典刑而增
結我儕後死所以拊心欲慟也嗚呼孝
乃行首忠發天懷故停榕致大鳥之祥
哀毀來鶴鳴之異性之所觸物亦有然
是以元操陳辭大表比干之墓彥升削

牘流連卞氏之丘馬鬣雖卑樵蘇咸式
白楊風暖越代仍馨況乎致同出處敦
情好於椒蘭誼貫幽明切猶生於顏面
其爲悁憂可勝道哉

祭魏忠節父子文

山澤倒險日月韜姿大人休否智者倖
時巨搆將顔忠孝是支粤公柄用猶屬
昌期襟晃人倫綱維國成厲孟博之清
裁偕蕃固以彙征奸回克斥寵賂不行
齒危髮秀之老誰不喁喁而想太平傷
哉彂則少通遵不常泰衆懷憂而共訴

値驪龍之方睡奉閹尹以專朝羌峯摧
而璧碎蕭艾罯蘭之芳鴟鶚亦哂鳳之
悴爰興鈎黨大張鉺羅稽竹南金棄等
溝斷朽株槊木坐致當塗紛內美之信
姱慨中道其云徂嗚呼金藏剖腹以明
皇嗣睢陽立髮義烈在齒寧不知謇諤
之爲患顧精爽其焉止苟宗國之無虞

曾何恤於九死當其搒掠交下五毒具
擧行道呑聲節甫啓齒方謂白日永沉
冰欝不圯迨夫雌蜺消星雲舞巨慝抜
椒蘭理廼知秋霜之皜皜而每生之可
耻然則雖宿莽之牽裳固香艸之助也
且申申其未巳亦脩能之佐也猰貐日
磨牙以噬空神龍終不改乎此度也若

廼父泣萇弘之血子纓箕尾之寃風隻
千古行萃一門斯又史冊所僅覯而同
難所未聞嗚呼方公之登檻車辭故邑
雲掠樹而改色天帷光而映碧相知者
隕淚懼禍者走匿余以師友之誼獨介
艮朋而訂鸞匹乃周子之淸剛亦字公
孫以弱息何謡詠之雜興遂爲告齊者

所羅織人固有幸有不幸與嘆生死之
叟跡雖然死顧與臧洪并節生羞與陳
琳同日此固昔賢之所籌愧余尚抱雌
而守墨嗚呼秋風動竹烟水驚波悲賢
愚之同盡惟忠孝爲不磨故入山采葛
者式要離之墓涉江哀郢者賡正則之
歌況芳躅來今行著畢天櫝悲新壠松

表幽姸雲油載沐異代猶鮮寧與珠襦
玉匣樵徑山阿同其廢然也哉余誠慙
負土葅愧贈舟顧瞻馬鬣中焉若抽聯
襲瓊枝以爲粻并酌天漢之清流賴愁
膺之可旌庶降神明於浮丘

祭魏子敬文

子敬道兄之以孝死也歲在乙丑明年
又爲乙亥星躔十周矣子敬一青衿耳
天子至旌其孝得配祭祔葬於忠節
公之傍此特典也拜特典淹十年而襄
事始克舉所謂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
先是子敬歿三年其友人錢棻倡同志

梓遺稿以傳今將葬復操文以弔之曰
嗚呼郢人失質匠石廢斤廣陵輟絃向
子神昏寶契幽潛發言莫賞則君子泫
然以悲若抱終身之戚比古交也予友
子敬肇自髮垂壘壘交攻道峯偕陟雖
劉生脣齒之喻郭子同岑之咏未足譬
此相須方其臭味殆所謂爾神余契我

懷子情者乎方將攜手聖闕竝嚮皇初
結淡念於拊翼跂雄飛而俱起何圖子
敬遽以孝終嗚呼楊公未去德祖先殂
文舉催羅嬰孺并戮俗子鋤蘭必斸其
根權兇戕正必畢其類況子敬名炫國
門士歸精藻奸徒內忌所從來久方其
侍檻輅而北也卵覆之慮人皆危之子

敬勿顧淚承脛足重胝徒步間行晝伏
夜出內抱莫解之戚而外則有飛語惕
其冤邏卒吠其影老雨毒日噆其膚躬
非金石堪此百荼嗟乎子敬殆無生還
之望矣乃子敬終忍須臾死抱遺骨歸
然後擗涌號咷爲孺子泣以殁噫抑何
其從容而得死所也嗚呼以子敬之才

撐八極學綜九畧氣則碎掌而拉班識
則宏通而肅括令節其餘痡究厥生平
必能震鸞響於中霄結顏綱於末法傳
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子敬固將有焉
郎或玉潤一山冰潛半壑而鄭公之鄉
物競宗歸幼安之德終爲士楷必矣然
子敬斷不與易者葢精誠內固金石非

英至性所凝霜董忽解故追隨哥市不
避巢傾淚湧娥江悴同屍立彼泉明雖
備其荼苦肝胗縱埒其輕生而學海無
波筆花未粲以方子敬葢闕如也嗚呼
毒霧射空君親道喪得忠節而天下始
知有君得子敬而天下始知有父泰山
鴻毛一死顧不重哉矧乎價昂洛市副

在名山沐雲油於閒圖託遺緒於後昆彼天道好施之說人閒未竟之悲亦何足辱太虛之眺聽乎惟是吳鄭之交以縞紵爲美譚胡高之好以韋絃爲幽贊若我兩人誼敦性命丙夜孤熒樂此晨夕蹇裳率往媿彼望衡自總帳之云徂慨襟抱其靡託患則死之遺慜聖典子

不我忘近媿巨伯故十年以來嚴霜雕翠每賡思友之章八表同昏欲賡停雲之句匪獨良朋是軫葢亦傷吾道爲孤爾嗟乎死者復生生者不媿曹瞞何人尚作斯語幽明雖迥特此素心嗚呼子敬庶其據之

蕭林初集卷之七終

蕭林初集卷八

偶筆

趙州云老僧十八歲便解破家蕩產學人習氣根深如油入麪必得掃穴犂庭方會竿頭百尺若守向來義學作家當却是認賊爲子

人心一動便着方隅一有方隅即分違近故思者心田之謂心之有思如農之有畔界限自此始于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便是拈出父母未生前公案令人識取矣越一家氣象

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地位到此豈非作家然玄

沙曰此猶是生死岸頭事何也謂其尚向聲影上尋活路

山谷云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蓋物之精力有限花多則氣分因悟行文立身之法寧簡無繁古人一世砥礪到頭只幹得一兩樁事便足不朽若處處下手不免露

出破綻

安期生世世知爲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齊人安期生生嘗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夫不受封爵非得道者不能然以策干羽何故豈蓬島十洲中人亦有志用世與嗟乎黃石以書授良而王安期以策于羽而非兩人有用與不用乃禪家所謂緣法異也

紀聞云臨與摹不同置紙在傍觀其大小濃淡形埶而學之曰臨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初學者不得不摹以節度其手易於成就然臨書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筆意摹書易得古

人位置而多失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此繇經意不經意之故且既爲古人所縛則自家聰明安得出故昔之學書者坐臥碑下婆娑不去領取古人生氣不沾沾位置如後代章句儒也

魯公大節凜然生平交好惟張志和陸鴻漸輩志和號玄眞子鴻漸爲智積大

師弟子皆得道之士也不知其人視其友若非平日蕭然絕俗究性命生死分中安能撒手便行直饒你絕世豪杰也終有些粘皮帶骨在

浮圖書曰無有一善從懶惰懈怠中得無有一法從驕慢自恣中得故趙州至三十年不雜用心樂毅一舉收齊七十

餘城而莒即墨久不下非力不足亦其氣懈耳故君子以自強爲功

茶性易滛隨物而變故君謨論收藏法以箬葉封裹入焙嗟乎近朱近墨因習回改天下皆茶類也

項羽學書不成去學劒不知書與劒原非二術故公孫之舞通於字學晉唐書法其姿態橫逸夭矯亦猶劒之灑灕渾脫直其光芒逼人耳若腕中有鐵雖龍淵太阿未足方斯遒勁然則羽弃不通劒術矣

目流則光散睛定則光遠故眼字從艮須其止也看人而先爲成敗所動看事而先爲利害所動眼何繇見得淸故道

德經曰寧爲腹不爲目以腹靜而目易動也

李元禮居綸氏時敎授千人南陽樊陵求爲門徒元禮謝不受後陵果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志節所羞如此眼力纔可開門受徒庶不受楊畏一輩人點染

李左車之策若用淮陰豈遂束手滹沱河之氷不合光武豈遂回車古人到此時勢必更有應變妙着吾輩却想不來甦負讀古人書矣

李文饒只是恩怨太分明其相業所就寔可肩隨晉公但晉公臨薨時進上所賜玉帶使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口占

云内府之珍先朝所賜旣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封進占完令人書寫看罷安詳而逝看他生死之際何等從容灑落文饒却以平泉花木垂戒子孫雖與俗人趣尚不同然終帶些沾戀風流習氣

直者不柔柔者不直南陽諸母語光武曰文叔少時惟直柔耳二字合得妙光武與隗囂書曰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卽不欲勿報與公孫述書曰君非吾亂臣賊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全是柔中有直所以能僝定羣雄命世帝王自無一欺人語

李夫人死武帝用方術召見其魂作是耶非耶之歌明一情癡耳鉤弋夫人得幸于帝一旦念子少母壯輒不難無罪誅之又何决也武帝常曰使朕得從黃帝游棄妻子如敝屣耳此老固有此辣手

東方朔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然後能舉人主從上方

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三月乃盡文章之曼衍無出朔右朔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朔年二十二時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學問之宏博無出朔右詩上林苑引秦室阿房之

事爲諭罪狀董偃天子至爲罷席議論之持正亦無出朔右朔豈俳優中人耶上嘗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司馬相如夏侯始昌之倫凡十數人皆辨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曰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其言非夸葢實錄也若但以逢占射覆足盡

曼倩却被曼倩瞞過多許矣

汲長孺件件可人意不愧社稷臣只是見同列尊顯褊心不能無少望終覺俗情未盡然世間熱中富貴人偏好矯語澹泊長孺胸中所有就說出來亦足見其表裏相應之妙

漢廢昌邑王賀而立宣帝賀居故國帝

心内忌之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戒以謹備盜賊敞條奏賀起居淸狂不慧著其廢亡之效上知賀不足忌始封爲列侯賀由是得全假使刻薄喜事之人處此必生出多少殺機令宣帝得罪同氣張公素以苛察稱此舉大有陰德

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意輕丞相遇之無

禮夫高下有定則漢御史大夫出丞相
下此官制也古之君子尚不欲以道德
驕人而况以才望王眷驕人鄙亦甚矣
且望之起家由丙吉薦而侮丙吉沮馮
奉世之封使功臣短氣與張敞議不合
即毀之出爲郡守不自得出爲少府又
移病不能知鄭朋之奸始與而終絕之

以起大釁愚觀其行事多有非士君子
所宜爲者漫曰通經術經術亦何足蓋
人品耶

漢高祖歿呂后與審食其謀欲盡族諸
將以故不發喪酈商見食其曰誠如此
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
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
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亡可蹻
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喪洪容齋曰
是時漢室之危幾于不保酈商笑談間
廓廓無事其功豈不大哉愚謂高祖置
十萬于滎陽二十萬于燕代未必非防
呂后之內亂也觀其欲斬樊噲可見然
使無酈商之言則當時天下洶危矣商

子寄與呂祿善安知非商使之以觀其
隙卒至戡呂之力賴寄爲多而太史公
曰絳侯陳平使人劫酈商吾恐劫之一
字商不受也

虞詡平朝歌賊平武都羌大有將帥之
畧至其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
性終老不屈則忠義天然尤非時所能

及人必須有此本領方能爲國家幹得幾樁事

宣和間慈谿蔣季莊鄙王氏之學不事科舉閉門窮經不妄與人接高抑崇居明州一歲率四五訪其廬季莊聞其至必倒屣出迎相對小室極意講論晝夜寢食俱忘告去則送之數里相得驩甚

或問抑崇曰蔣君不多與人周旋而獨厚于公公亦惓惓于彼何故抑崇曰閱終歲讀書凡有疑未判所鈌未知者積至數十輒一叩之無不迎辨而解快哉高公之得友也吾輩無論經世出世之學皆須有伴侶纔得成就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雖聖賢立敎亦必尋個幇手獨行踽踽安可施之學問乎

蔡京死後四十二年因遷葬見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胸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客疑大奸誤國乃有此祥殆不可解余笑應曰當是生前作業死後懺悔耳

李伯時圖天馬放筆而馬殂蓋馬之精

靈爲伯時攝去故耳然則人之精靈易爲物所攝者其人乃近死之徒也

後漢方術傳郡守篤病久華佗視之以爲必盛怒始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余謂世之太守輩類多忍辱居士郎

晉書大罵恐未必能却病只多受其貨斷無不盛怒者今華佗法不傳矣然多受其貨而不見功者又何項背相望也

玄門有搬運法鍊精化氣鍊氣化神使周身之轉如轆轤然後胎結丹成陶士行竊運百甓朝徙暮入此亦是經世人搬運法

昭帝時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闕自稱衛太子京兆尹雋不疑援蒯聵事拒之後世有議其援引不當者不知當時一男子妄言而衆庶聚觀者數萬人公卿皆選懦中立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吏收縛其膽識既妙至于援引是否原不必辨處大事只須有急智便了得倘無不疑之智決人心岌岌動矣

韓延壽爲蕭望之所陷將棄市東郡吏民數千人爭奏酒炙延壽不忍逆距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復使掾史一一分謝到生死分上却能如此酣飲纔見酒德典午風流尚未夢見

陽子居未遇老子之時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及見老子而歸舍者與之爭席然則脩羽毛矜威儀全然與至人看不得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之罪公曰吾于衛無故子盍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揚有伐

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說得
凛凛害怕一念纔生雖婦人女子皆能
揆諸顏色俯仰間甚矣殺機不可動也
介子推年十五而相荆孔子使人覘之
堂上二十五俊士堂下二十五老人古
之爲相有不吐哺者乎趙括將兵身所
奉飯而進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古

之爲將有不養士者乎韓昌黎曰相爲
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
于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然則區
區恃一人之知一手足之烈而欲內撫
國家外安邊境多見其不知量
張宛丘論觀人之道無他凡作事神氣
足者非富貴卽壽考其次莫若觀其所

受此論最妙胥欒鍼論勇曰好以整好
以暇夫兩軍相交而執榼承飲免胄復
鼓此神氣足也武王至殷商容曰是乃
新君也見惡不怒見善不喜氣識相副
是以知之此所受異也二者不具雖遇
小小利害便露出多少脚忙手亂光景
圍碁賭墅也虧氣識支撑得來安可以

矯情鎮物少之
伊尹興土功長頸者使蹋鍤強脊者使
負土眇目者使繩準傴僂者使塗地仍
便效才各盡分而立功焉故曰治天下
猶作室然
弦高之犒師鄭賈之辭功厮養卒之歸
趙王或市儈而懷君子之行或徒隸而

有應變之才此三人並繇讀書明理中來當自其性有之

莊子盜跖篇曰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八字寫出盜賊真容使人毛悚太公誅華士夫子戮少正想亦是此意然使今世有人焉心果如涌泉意果如飄風其於世出世間必有大神通人

亦必不以盜跖目之嗚呼此其所以爲盜跖也

毛遂請行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嗟乎三年于此而無所見聞此正遂之善刀而藏也先輩謂士人立朝須有出馬槍然不可悖

悖時露毛先生之椎一見而已豈容再見哉

荊卿以匹夫挾匕首入虎狼秦前負田光後負樊於期一擿中銅柱而燕且隨之何其莽也不知三晉既滅次將及燕即無荊卿召公之祀能血食乎且以秦之強始皇之威嚴一旦荊卿刺以匕首

漸離擊以筑耆皇膽落巳足褫其雄風故論荊卿者正不當作成敗觀況荊卿在刺客中獨沉湥好書避蓋聶避魯勾踐竟是圯橋之子房惜乎圖窮而匕首見猶一博浪之子房也

英主所最忌者莫甚于得人心會稽之棲勾踐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

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蠡豈眞不如種哉此政鴟夷子妙于自全直將一條死禁子挑在文種身上不待沼吳後而始知其不可同安樂也

管子云小白爲人無小智而有大慮漢高祖亦明于大而暗于小光武小敵怯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君相之體一也讀書不求甚解然後識得大意若句櫛字比未免與作者神理相違況治天下者乎

宰嚭亦楚人也覆楚者非獨員也使子重一歲七奔命而漸及于覆者又楚之巫臣也亦非獨員也秦庭之師僅能却吳不能復楚其復楚之仇者亦楚之三戶人范蠡楚之鄒人文種也非獨申包胥也故夫吳越之興亡皆楚爲之也若楚人者乃自興而自亡者也

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一時光景何異演天魔戲揷身淨丑場即行父諸人當亦掩口胡盧奚怪蕭同叔子之登臺而笑也然一笑城傾矣

龎涓以巳不如孫臏遂刖其二足此時涓魂魄巳被臏攝去矣豈待大樹下哉

石勒十四歲王衍識其有奇志終爲天

下患後卒死于勒手亦是寃對相逢不覺神爽自挫

蘇秦與張儀同學而破秦之衡者儀也孫臏與龐涓同學而殺涓大樹下者臏也李斯與韓非亦同學而下非于獄者斯也同門之友徃徃反戈相戕故君子必慎所與

黃虞之治行于新莽即爲厲階周官之書出于安石即爲亂本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無紀律而宋襄以此亾國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非不正大而成安以此滅身項藉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王德曰古法可一不可再彼覩斵輪而見道覩擔夫而悟筆法此皆從無字句處

入豈守定書本作牆壁耶

三代以下亡國之轍不一而禍始于宦寺則同若秦無沙丘之詔安得有望夷之禍漢無蕃武之戮安得有董卓之進唐無甘露之變安得有白馬之慘宋無滅遼之舉安得有二帝之行橋生蠹則僵堤生穴則潰人之將死疾據于膏肓

之上下而後良醫束手欒城曰宦寺之禍如毒蛇猛獸誠然

佛梵語也華言覺也菩薩梵語也華言覺有情也不度盡衆生誓不成佛此正菩薩最有情處三教聖人皆至情人也

伍員目如電光聲如吼虎音兆彷彿何等猙雄亦只還得父子一點情根文信

國爲有宋第一人而妻妹子女沾沾戀戀見于歌辭兒女情眞幾肩得綱常擔子然則千古大忠孝人亦皆至情人也孟子言性忽然逗出情字此所謂民之秉懿不是一味死板道學

秦之亾不亾于子嬰而亾于莊襄也呂不韋以子楚爲奇貨以邯鄲姬爲媒以華陽夫人爲居間以五百金爲母錢陰以呂易嬴而人不覺子享天下身封侯食十萬戶何其操挾而獲息若是奢也眞千古來第一賈人矣即其結賓客著春秋懸之咸陽有能增減一字者予千金并儼然大賈行徑乎至其後趙高弑逆子嬰就屠而陽翟之賈始本利俱沒矣

安期生瑯琊人賣藥東海始皇求與見語三日而去留赤玉舄一量爲報後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遂莫知所之吾不知安期之策若何可惜羽仁而愛人將才如淮陰相才如曲逆仙才如安期生逐一干羽過來而羽皆不識羽亦空負此重瞳矣

始皇登泰山禪梁甫徃來海上齊童男童女千餘人以求蓬萊不死之藥終不可得然當時神仙寔不乏人有盜而仙者曰博浪少年有老而仙者曰圯橋黄石有隱德素著而寔神仙一路來者曰商山四皓有姓氏不傳而竄居仙境者

曰武陵避秦人始皇一一錯過亦猶漢
武以文成五利爲仙種而不知乎日所
俳優畜者乃太白星精也
秦滅六國趙獨爲慘長平之役戰而斬
者四十餘萬降而斬者又四十餘萬于
是冤氣所結遂生一男子曰趙高而子
孫屠矣生一女子曰邯鄲姬而族姓易

矣此兩人從內亂之者也秦滅六國楚
獨無罪誘懷王而幽囚以死骨方未寒
王翦六十萬風驟雨至五湖七澤勢如
破竹陸終熊繹之後蕩無孑遺于是憤
氣所化遂生二男子于東楚曰陳勝吳
廣而天下亂矣生二男子于西楚曰劉
季項籍而伯業盡矣此四人從外取之

者也世人謂天道憒憒此可見其昭昭
矣吾每讀史輒嘆因果之難誣
始皇曰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何等雄濶而太史公結曰秦竟滅矣竟
字矣字政于萬世之語妙有呼應暗暗
裏笑他說了許多滿話
項梁教籍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然籍

七十餘戰當者破擊者服未見其合恁
兵法也直到垓下時二十八騎分爲四
隊四嚮纔露出兵法一二見得我非無
法非浪戰活活將罪名做到天上去此
公到死也只要籠罩人
弟死不葬散財結客其忠足以感人大
索勿得從容步游其技亦進乎道寧必

太公兵法始優爲王者師哉只博浪一
椎雄心未泯圯上老人故現身點化而
留侯一生受用亦只在此幾跪與兵法
何與
大丈夫當如是分明天子口氣彼可取
而代分明霸王口氣宰天下如是肉分
明宰相口氣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分

明鄙夫口氣故其盛也諸男皆尚秦公
主女悉嫁秦公子長男由爲三川守車
騎羅門廷以千數此時倉鼠之腹滿矣
所以喟然而嘆流涕太息便種種現出
死相來
太公聞家令言擁篲迎門似一村老公
行徑然廣武之烹處高祖之上而不聞

其怖聽分羹之語而不聞其悲何生死
度外也至于處淡宮爲太上皇願極足
矣乃營新豐取屠酤少年狹擿爲樂又
何無半點太上皇氣也如此人那得不
生隆準兒
漢高病臥禁中十餘日樊噲排闥直入
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

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
熟念此景色直使人熱腸頓冷芟秦滅
項醢越烹信一生兀兀只尋得片兒孫
田地自已原受用不着而精神已十分
灰頓矣少壯不努力老大空傷悲我欲
以斯言爲學道一棒
鴻門之宴項羽原無心殺沛公湧幢小

品曰多却項伯一翼即無項伯一翼定有雲龍雷電攪擾一番此論甚快然項伯所以善爲沛公者妙在豫先說明沛公雖豁達大度到此事會未免五色無主其詞氣之間必不能條理合拍虧得項伯預釋其嶷所以沛公局促數言而羽即曰此沛公司馬曹無傷言之爽口

直腸一盤托出即使項莊意在沛公我料項羽必呵止之杯酒殺人勇者不爲

太史公曰蕭相國于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然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如此見識豈刀筆吏所能辨乎酇矦此時固巳看上沛公拿定相國做矣淮陰曲逆便不濟了善論大臣者當于出處之際定其高下然則何之不愧相國者正不在收圖書轉餉關中也

首議難首事更難首議者必被謗賈太傅是也首事者必被禍晁中令是也然易世之後卒不能不用其策故有志之士不避難而爲之

婦人封矦自呂嬃始也乳母封君自王聖始也乳母之子封爲列矦自馬惠子初始也矦幸位三公爵班王矦上自董賢始也和尚封公自僧懷義始也中官封矦自趙高始也以中官養子襲爵自順帝鴻嘉四年始也中官封公矦不已至李輔國童貫則進爲王矣㑹朝恩則

出觀軍容入判國子監且登座講易矣。其他若孫皓之獻犬列侯齊王之狗馬蒼鷹俱受儀同郡君之號咸食其祿則濫觴更不可言貂尾狗續千古同慨。

武帝雄心大畧彷彿始皇而成敗迥然不同者只是能知人耳生平喜的是一種人敬的是一種人胸中分寸了了故天亦生許多人以應其求愚嘗謂武帝一雙慧眼當出高文上始皇徒有其雄風耳。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公主佻儻求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不可也徧擇羣臣貴顯無踰大將軍卒歸之丁晋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辛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晋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三十年間世事反覆如此窮通得喪明眼人勿太認真方圖些些真實受用

漢武帝令丁夫人維揚虞初等以方祠詛大宛匈奴乃大宛匈奴未盡擊滅而巫蠱之禍作父子夫婦自相誅夷一念之因遂得慘報根中于邊陲而禍發于骨肉然則戾太子之死不死于江充之讒而死于方祠之詛也。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閤營客館以招天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

館以待一介之善一方之藝躬自非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好士如此與吐哺捉髮何異視後世大臣謝客剪忌奚啻霄壤然當時猶以爲詐只是東閣雖開寔未曾薦得一人耳賢如仲舒而徙之直如長孺而賣之我未識三館中所接何士

子卿歸漢位不過典屬國而子又伏法隨武還者九人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止拜中郎賜帛各三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止賜錢人十萬復終身未嘗邀半通綸當時功令原不甚重死節周苛紀信烈烈生前泯泯死後若未敢與屠狗販繒輩雁行真足令人短氣又何況子卿乎然子卿與胡婦生子請于上以金帛贖歸上以爲郎賢王貞臣絕不爲文法所拘若後世多户亦必不因胡婦之兒弁十九年節旄盡脫之子卿一槩抹摋矣

田千秋一言取相單于語使者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此語極得論相之體高用太尉文用條侯武用博陸一味以厚重爲主亦是此意然陛下即問刑名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終是利口權辭却將右丞相輕輕取去

漢宣以蕭望之才任宰相欲試以政事乃從少府左遷爲馮翊曰所用皆更治

民以考功故試之于三輔試字甚妙舜
之後庸亦只是試皇帝宰相之職上佐
天子下總萬國若非親歷民事安能有
救時之用

司馬法兵家言也而孟堅列之于禮鄭
漁仲乃譏其謬嗟乎此漁仲之所以劣
于孟堅也夫軍爲五禮之一左氏曰禮

樂慈愛戰所蓄也則司馬法不入禮將
奚入耶

漢明以察慧稱范史譏其容人之度未
弘然脩更老之禮隆師儒之典爲從來
未有至其幸南陽也召校官弟子作雅
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箎和之以娛嘉賓
如此風氣何等藹然豈後世察急之君

所能及要之東京以前人主總無半分
板腐氣魏晋而後不論好歹胸中便有
卻皇帝二字

祭遵爲將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
雅歌投壺即在軍旅不忘俎豆春秋名
大夫雖當兩軍相對而敦詩說禮終不
失雍容氣象謙卦以尊居卑稱物平施

此與用兵何與而六五乃曰利用侵伐
上六又曰利用行師征邑國可見舜之
格苗文之伐崇只一謙謙君子便是師
中之吉兩漢而後惟羊叔子差有其風

馬援爲隴西太守擊破諸羌爲政務總
大體一日傍縣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
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

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艮怖急者可淋下伏後果定古人處事閑豫如此亞夫堅臥安石圍碁不是勉強得來若援所云艮怖急者可淋下伏更誰得妙政如毛遂手捧銅盤登壇歃血睥睨十九人時

盛憲途遇孔融融時年十歲神采非常

憲與之遽下車執其手攜以歸舍與之譚知其不凡便結爲兄弟登堂拜母且捧觴以賀母曰何賀憲曰母昔有憲憲今有弟家國所賴以是賀耳古人視朋友一道何等鄭重易于否泰之後即繼以同人要見陰陽消息全在所與何人人定交時若能存心家國自然始無比匪之傷終無張陳之變

世以華歆爲龍頭邴原爲龍腹管寧爲龍尾夫幼安懷寶遯世就閑海表誠得龍之潛邴原抗言激論不違時宜亦得龍之亢若華子負排閤弑后甘作曹氏鷹犬天下豈有號爲龍頭而聽人穿鼻者耶

管寧泛海遭風幾覆坐思譬尤曰我曾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必在此古人小小罪過輒畏天譴吾輩何刻無風波種子可懼可懼

黨事連陳寔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此自是名士本色及黨事解張讓葬父名士無往者讓恥之寔乃獨弔焉後復

誅黨人讓戚寔故多所全宥假使前無就獄一段則寔之送葬有不斥爲敗類乎又使後無讓戚寔詣多所全宥一段則寔之送葬有不終疑爲貶節乎君子之制行所以甚難也曲逆安劉狄梁反正此中黃檗啞子自知耳

世間傲誕人往往不能容物孔融聞人

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如此心膽豈傲誕人所能彷彿萬一若僅僅以志大才疎四字評之魯國男子何繇瞑目然蘇端明稱爲王佐才至云君與操不兩立終是意氣矜激語

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曹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愼勿遣人往此老瞞熟于利害之語遣使通夷善人難得或導虜爲難或開邊市功必須不招而來庶權在中國交亦可久范文正名震天下然西州之役私書往來宋庠論其可斬況他人哉然則爲邊臣

者謹固我圉而已和戎之事必當發之中朝

六國合從而強秦擯孫劉交驩而鼎足成此是天壤間必然之情形公瑾風流倜儻大是可人然規取劉備畢竟非碁家先着至吳下阿蒙襲殺關羽讀史至此令人氣殺蜀不得久吳不復振皆此

失着爲之
諸葛公小史云自諸葛公去後更未有如此妥當者以公恁樣掀揭千載一人只消得妥當二字然則所云妥當者必非規模物情調劑世界之謂公死蔣琬繼之人遂譏其作事瞶瞶不及前人看來此老就不妥當矣妥當詎容易

曹瞞欲殺楊彪屬滿寵按其獄孔融荀彧囑寵勿加考訊寵不聽考訊如法數日求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乃即日赦彪向使寵聽孔荀之謀勿加考掠則身必嬰方命之誅而彪終不得全愚故謂寵之全彪妙在考訊如法頗之護導妙在出入揚揚顧奴大言蓋釋人主之疑與夫解大臣之毒皆惡其有以礙之耳

朱子謂孔明之學本申韓淵明之學本老莊楊用脩曰此語末學不敢議亦不敢從余謂二公之學無所本一本于忠愛

龐士元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曰當今雅道淩遲善人少惡人多拔十得五猶可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蘇子瞻曰我眞見得天下無一不好人故能上陪玉皇下陪卑田院乞兒士大夫操弘獎之柄胸中實抱一憐才至念則求善自不備目中實見得無

人不好則疾惡自不許
張裔領留府長史請丞相亮容事送者
數百車乘盈路裔書與所親曰近者涉
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
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何尚之
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其叔父
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此是送吏

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勢之所趨物有
固然孟嘗廉頗翟公輩至以賓客之盛
衰或唾其面或揭于門見何隘也栖栖
州曰人生不過三十年客耳此三十年
後方且張君嗣何彥德之不有而何有
于門外之馬幾乘車幾輛哉宜達觀者
輾然也

北齊斛律金每與子姓出田還即效所
獲長子光獲少必逢撻麗龜少子羨獲
雖多非要害處光恒蒙賞羨或被捶人
問故金曰明月必背上着箭豐樂隨處
即下手獲雖多去兄遠矣古人作事貴
扼其要不得已有功不得已名成故無
孟浪一擲之病彼操管不問千秋臨事

而鹵莽輕試皆非背上着箭終成一蹶
北魏孝莊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于河
橋尚書令宋游道于幕下朝夕宴歌行
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游道應
曰何時節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嗟乎斯
二者我亦孰辨其爲癡然白樂天詩云
春光不過九十日不開口笑是癡人況

處顛沛而戚戚者究無益于事而徒損其懷則不宴歌者眞癡矣

荀崧一子羡年七歲與毋索刀欲殺蘇峻年十二辭婚帝室而逃一女灌年十三單騎突圍乞師援父如此英物覺文舉家兒徒有其父風耳恐當讓荀氏子女一頭地

阮籍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竟日忘歸惟累月不出胸中纔有山水眞本然後縱觀名山大川狂呼痛飲或焚香宴坐或散步閒適皆與所讀之書相遇陳後山登臨得句輒馳歸擁被而臥凡鷄犬小兒悉皆屏去甚爲家人所苦此公眞未見山水在

阮嗣宗子渾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嗣宗謂渾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可見籍之宏放非其本心胸中有多少壘塊生平有多少節目不是一味倒塌只以醉鄉爲盤谷耳

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對如此人恐即

有灌夫使酒罵坐氣亦不覺自消雖然神氣冲和中自有大不恭在匪特不知向人眞是未嘗彈琴耳

周處改行爲善近鄰近里豈無一二可師法者渠必入吳訪二陸如此取友識見何等高拔劉乂破履穿衣乞丐飲食亦豈無一二大人可干託者渠全不顧

聆一聞韓愈接引天下之士便步行謁之如此游大人品格何損吾輩一生學問聲名能消得幾人成就漫曰知交益天下此是全不得力話也

石苞分財獨不及崇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後崇爲荊州刺史刼遠使客商致富不貲然卒以是喪其身家小犢破轆

象齒焚身理固宜然但不知石苞所云後自能得此從何處看出豈卽石家婢所云此人必能作賊耶

桓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看得飲食二字何等鄭重直使吾輩無生活處

戴顒嘗刻一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者卽十年厥工方就古者一藝之成亦必十年致其勤虛心收其益況道德文章與時不朽者乎

沐謙領劉裕之命從刺司馬楚之謙見楚之遇原不能動乃以情白并委身爲楚之防衛呂玄伯刺王慧龍事敗而急

龍舍之不與較後慧龍卒玄伯終身守其墓誼有感人乃至于此然則姦惡不回亦在吾感未足衆人欲殺雖成才子政恐藉卩豪舉轉恣彼猖

沈約家藏書二十萬卷然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世間多有如此博雅人辜負二十萬卷書矣

隋末有督君謨者善閉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神哉術乎然得力處全在閉目時神凊氣定則意之所到自然纖毫畢矚所以一發應弦聖人從心策士揣摩禪家作觀何者不然可見世間道術精細無事可以臨時補湊得

唐太宗祭魏武曰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可謂定論然貞觀之治雖比跡文景而君驕臣諂英分太多孟子嘗深襃許詔識破孫策亦只爲其器度不似人君耳太宗刱立大業吐辭爲經亦是外面鋪張胎骨終帶些將家子氣所以自誇戰烈晚節愈甚正如無根之水久而本相愈露

長孫無忌之除吳王恪也所以爲其甥謀也若謂不如是不可以長保富貴迫其後流竄族誅卽無忌之甥爲之也渭陽之誼雖切然卽位之初而目擊其舅殺一叔一兄二同產姊妹流功臣道宗及同產一弟晉惠公曰爲子君者不亦

難乎高宗此時想亦心動久矣不待武氏之構而長孫始岌岌也

秦王欲誅建成元吉謀于李靖靖辭謀于李世勣世勣辭王由是重此二人及舉事日召房杜二人以有敕不得至秦王府皆辭不至王使尉遲敬德取二人首夫此四人者豈不知事之必克然終

不就秦王者正所以淡結秦王也亦猶夫擇妻者必擇其詈我者也且骨肉相殘人臣豈可有功試看里克以後如李斯張衡傅亮謝晦等無一得免英衛房杜不苟且北面者想亦看及此耳

姚宋之爲相也高仲舒齊澣皆爲中書舍人仲舒博通典籍澣鍊習時政姚宋

每坐二人以質疑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韓魏公之當國也歐曾二公同參大政典故問曾文學問歐同心輔政一時稱治後世當路大臣爲首揆者惟恐下佀爲次輔者但思傾前嗟乎休斷之風邈矣

楊綰爲相廉潔天下之士多斂衣求合

武元衡獨鮮美自如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潔之士時皆變易車服徐邈獨不改其常有意思人大都各具本色不但俗人窠子落不得即名人窠子亦不肯落

唐右拾遺張方回精神不爽時人呼爲癡漢子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之精彩

昂然進不懼死士大夫立朝不能犯顏臨難不能秉節大都皆坐不癡耳癡漢那可易到

魏元忠既貶高要尉御史王晙復奏申理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毋狽狽乎從來君子之禍雖小人啓之亦不解事之君子磯之人主

震怒之下也須予他一條出路以少洩其忿待氣冷專平徐爲申解則君子不傷而小人亦無所施其挑激宋公此言眞是老成遠識

唐李揆以門戶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爲時所推一日友人以頭頭第一譽之揆曰門戶有所自承官職遭遇耳今

形骸猬悴看即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每誦斯言便如水澆汗背隨他頭頭第一何如不朽有三

蕭嵩爲宰相乞骸骨唐玄宗慰之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待罪宰相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

帝爲之動容然猶不許日暮乃命力士詔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始終貴全大義亦國家之美事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荊州始進黃柑子上以素羅帕苞苴其二以遺焉大臣之自愛人主之愛大臣當如此矣苟主人憎客而客猶酩酊求醉其能歡然以散乎

鄴侯高誼堅節不際青紫其視宰相去之如浼何也蓋鄴侯所處甚難皆父子兄弟之變惟斬然不以富貴爲心然後痛哭竭誠能陰消骨肉之禍而上不我疑故靈武一出定廣平之嗣大曆一出雪建寧之冤興元一出堅順宗之位古來大臣未有以一身幹三椿大事且密

勿轉移聲色不露如鄴侯者也但鄴侯不屑相國而代宗特甘爲藩僚冗員何居代宗與鄴侯情殷患難義不忍辭且古之大臣必要從小官做起然後幹濟纔有寔落殆即劉東山張簡肅辭翰林而求作牧守之意

陸宣公直聲振天下然忠州之貶以土

塞門鹽菜俱從狗竇中入何其蒽也當時延齡之毒雖淡不過一死止耳一棺戢身萬事都已生寄死歸懼之何益若身處患難即爲患難所縶雖幸而得全受小人之挫多矣東坡居士旋進旋躓貶竄所至買田築室飲水著書不改其樂此纔是眞正討便宜人

李渤問智常禪師芥子如何納得須彌師曰人言學士讀書萬卷信否曰然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著在何處呂公蒙正當國人有欲獻古鑑者言能照二百里公曰我面如碟子大何用照二百里鏡夫一萬卷書即是二百里鏡然眞能讀萬卷書者其胸中必無一字空空矚

矚芥子亦不小須彌亦不大一切平等所以心如明鏡

張湛舍室脩潔雖遇妻子如嚴君人謂湛詐善耳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何傷乎世風汙下遇方正者名之曰僞睹廉潔者訾之曰矯常使人有善不可爲之嘆公孫布被而長孺以爲詐挈壺餐

入公府而和洽以爲非中庸以今視之正如閬風玄圃已不可復陟

栁州得昌黎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灌手薰玉蕤香後發曰讀大雅之文正當如是涪翁晚年懸東坡像于室中每蚤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相上下爲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蘇公門弟子

耳安敢失其序韓栁蘇黄才名伯仲氣誼水乳然當時矜企謙執如此嗟乎吾不能無子敬之愧

韓栁以文章並駕元白以詩賦齊名皆莫逆交也然韓白以守正不阿爲士論所宗而元栁以交結嗜進見斥公議其人品邪正何若是相反與意古人交情原不必拘定一格蘇子瞻與章子厚最相契然蘇卒不受其黜人亦未有以眥之立身行已各有本末世之槩爲朋黨之論者多見其誣也

元瑞緒論曰劉子玄非眞能史其論史卽馬班莫能難嚴羽卿非眞能詩其論詩卽李杜莫能加斯言可謂至平禪家

亦有走得說不得說得走不得公案愚謂與其能說毋寧能走然此中畢竟有兩路在

韓昌黎舉歐陽詹曰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文信國對策王應麟知貢舉評之曰忠肝貫金石古誼列龜鑑古之知人皆遺其皮膚得其神髓然則吾輩

今日不患文無枝葉政恐根幹處對人不得耳

裴晉公嘗訓其子云凡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山谷亦云士大夫子弟能知孝弟忠信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書種文種固不可斷然子弟如上林花亦須看父兄灌溉何如耳

唐明宗謂馮道在德勝寨與從人同器而食臥則芻藁一束及以父憂歸鄉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此真士夫也嗟乎道歷事四姓身更十主老妓溷娼猶以不取纏頭爲潔如此士夫天下安得有真士夫

唐明宗語從榮曰汝將家子文章非素

習必不能工傳于人口徒取笑也武弁好譚文墨請以此言爲他山政恐素習者亦復不免上馬捉賊下馬作露布吾見亦罕矣

有客問范蜀公以黃魯直公曰魯直一代偉人鎮之畏友又問魯直學佛有得否公曰這箇如何知得但佛亦如何恁地學得看來蜀公真是學佛人昔洞山問雲居恁麼得个入路居曰無路山曰若無路爭與老僧相見居曰若有路便與和尚隔山去也蜀公此語直是暗合天機何處着一千七百則公案

東坡中制舉英宗卽欲授以知制誥韓魏公謂蘇軾之才乃遠大之器第當爲

天下培養之不宜驟用以駭人聽東坡聞其言嘆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及召還爲學士入對便殿宣仁太后遽問官階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東坡愕然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東坡出處具此大本領特爲詩

文所掩耳嘗特謂東坡若當國必又一介甫介甫出處首僞而後躁能有如是本領否

岳武穆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學射于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必齋衣具酒肉詣同冢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酬其篤于師誼如此忠孝大節所以能照映古今士人讀今古典籍日趨承郡邑長而藐薄師儒及得志則又日奔走舉主薦主之門而所謂受業者勿顧也如此人安望有益君父

司馬溫公之葬也敕蘇子瞻爲文御筆題曰清忠粹德之碑黨禍作仆其碑有杏生于斷碑之罅盤屈偃蓋擁其龜趺溫公之杏萊公之筍艸木無知亦能爲正人吐氣松栢亭亭固是百卉之長只不肯與蔦蘿作緣耳

無垢居士言讀書攷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節若小疵當缺而勿論蓋其間徃徃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歐陽文忠

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公求使相、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向人求官者若此類宜慎言之古來立言者如此甚多伊周負不臣之跡湯武有非聖之譏政當向有過中求無過勿嘈然奔以其嚮

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嘗戒子

弟曰對人言貧意將何求汝曹識之然則家擁素封而攢眉空乏熟中仕路而詭托清高者能毋令明眼捧腹乎王定國妻子不免凍餒而面目間未嘗作可憐之色向人此全是以志帥氣外面矯强不來

范蜀公自許下過洛與留守文潞公富鄭公司馬温公飲鄭公第會有以四玉杯遺温公爲壽官奴偶碎其一蜀公曰君實當判之温公書曰玉爵弗揮典禮雖聞于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于斯人大笑釋之涑水風流知許不是南宋後板煞道學

永叔不誇文章而好誇政事君謨不誇

政事而好誇文章人於不足處必自張有餘處必自斂富人錢生兒稍生孫而深藏若虛貧者無儋石之需每脩邊幅以自益大都淺人趾高氣揚只爲其中不足耳我輩於此當起憐憫心不宜生憎惡心

呂申公晦叔當國常籍記人才已用未

用姓名事件當行未行條目謂之掌記
而我朝楊文貞公當國時聞亦有手摺
子書知府已上姓名懐之袖中暇即展
閱余嘗謂讀書不可有帳簿有則便爲
韻府羣玉秀才治天下不可無帳簿無
則便爲盲宰相瞎官人
丁謂當國貶寇李寇二公後謂南貶而

文定復相忠愍雖死俗傳其爲閻羅王
嗚呼晋公此時直是死活不得應悔當
年枉作一番小人
程明道每與荊公論事心平氣和荊公
多爲之動韓魏公常說到小人忘恩背
義欲傾已處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君
子之待小人政不必在議論上角勝只

以至誠自處以至誠處物降氣平心從
容據理開陳是非則雖褊衷悍氣咸涣
然光霽之下故鷙鳥猛獸終爲麟鳳所
屈其仁暴異也
种師道從張横渠學簡默有澄蘊年七
十六尚能兵靖康受圍帝憂之師道曰
女眞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能善其歸

帝問策曰乘其半渡擊之帝以既和辭
曰臣以軍旅事主餘非所知他算得和
議必行又戰攻無人不說空話曾有問
尹和靖世難誰可當尹曰种師道又問
將矣誰相尹曰亦只是他做看來李忠
定亦在他圈子裏大抵古今武臣能學
問者甚少汾陽之赤誠韓岳之忠勇亦

只是天姿英徹故瞻合處多
宋張文定死而復蘇自言所見地位清高又曰吾得不做宰相氣力世間有氣力人方圖作宰相爲勝塲然權勢所集恩怨橫生着新鞵韈鼻吸三斗醋此味不嘗也得
溫公初官鳳翔年方少家人每每見其

臥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板危坐久之卒以爲常竟莫識其意范純甫嘗從容問之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古人未嘗其責輒以天下安危爲念有此一副精誠兒童嬪女安得不擁聚相公馬首
張商英平日作文筆不加點及欲作無

佛論連曉不成一字管度甚苦其妻怪之張告以故妻曰既巳無矣何論之有商英大悟乃究心內典深悔前事自謂得其指歸世人矮子觀塲未窺奥玅輒肆譏評眞足憐憫班椽譏子長而後之譏班椽愈甚柳州非國語而後亦有非非國語者皆是口舌現報

文信公遇害日晝晦百官秉燭以朝者三日元君臣大懼以問張眞人眞人請加封世祖詔封太師信國公中書左丞相命王積翁書木主索羅丞相初獻忽霹靂一聲擲木主于空碎而下索羅大駭伏地詔改宋封二字乃開霽血雨半晌信公精爽固宜如此國朝金川門之

變方正學致死兹忠言多不遜有成王
安在之語　成祖命斷其舌正學以指
染口作成王安在四字于階石刻削不
去血痕如赤玉然則萇弘化碧之石淮
陰鍾室之艸當非欺人
趙松雪兄子固隱居不仕出入一小舟
舟中琴書尊杓畢具往往泊蓼汀葦岸

看夕陽賦曉月爲事縣令嘗刺探得之
請船求謁子固輒飛棹去一日松雪自
苕中來訪子固閉門不納夫人勸之始
令從後門入坐定第問弁山笠澤近來
佳否松雪云佳子固曰弟奈山澤佳何
松雪慚退子固便令蒼頭濯其坐具夫
松雪風流文物奄有千古竟以作賓夷

狄慚愧難兄嗟乎人雖瞞得天下人瞞
得後世人決瞞不過自家人
嘉靖倭寇時松江有張二郎嘗乞食莫
知所始善泅水伏水中能月餘不食又
蹻健不懼死方雙江太守募爲哨探數
泅水入賊巢得眞耗且時斬倭首以獻
于是有銀牌犒金之賜然性不喜財曰

財者害人之物請藏府庫伺有用然後
請給犒以酒食則受已而賊平功應世
襲百戶郡縣加以章服勿受妻以佚人
勿受仍願乞食于市夜則臥嶽神廟門
下嬉嬉然無憂色也旣數十年公復擁
旌旄撫江南訪之得于金剛足下召領
犒金仍笑不受犒以酒食欣然謝去古

來只有神仙豪傑兩種人恒隱于疥癩乞丐中然五鹿之乞怒而欲鞭吳市之乞卒殞其軀飢來驅我去叩門拙言辭這重公案却是難參二郎不愛金不愛官不愛妻子惟願乞食于市人道是金剛足下齊人我道是玉皇案前仙吏

漢唐掾史皆辟士人有經術者爲之故諸曹無廢事而掾史且有至卿相者

國初用人亦不拘資格正統七年會試所取十二名李森乃都察院吏三十三名南昱乃刑部吏一百廿一名鄭溫乃松陵驛驛丞胥吏可入賢科則人皆自好自三途之法峻而掾史爲奸竄矣

戚少保勦倭時屯兵福清石竺山狙猴千百爲羣每教軍士放火器狙窺而習之戚少保乃命軍士捕數百善養之仍令習器以爲常比賊至伏兵山谷中而令羣狙鬬其營賊不虞也少頃火器俱發霹靂震地賊大驚駭伏發盡殲此郎古人燧象火牛之意然少保可謂狙公矣

人有持韓魏公像見襄毅公雍公謝曰後世子孫自我作祖

高新鄭掌銓吏呈鴻臚序班十餘當轉高曰都與倉大使吏自無此例公曰我今日是例故曰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寧獨經濟爲然

屠長卿云鞭死屍不痛簡中痛者便非

形骸古人破骨出鏃流血滿前而飲酒笑談神色自若楊忠愍曰椒山有膽何用蚺蛇人到生死分上一毫假作不得定自其中無些子痛楚故怡然不以介意苟神觀稍亂血肉用事苦楚呻吟寧可禁耶吾安得起　詔獄諸公而問之

汪南明架上牙籤數萬卷客睥睨久之

謂曰公能遍識耶公曰漢高取天下屬意者關中耳善相人者觀其眉目便決生平善布棋者疎疎下子乃稱國手雖古人讀書萬卷一事不知爲恥然從百萬軍中取上將頭尤見奇特

唐子畏長于文衡山自請北面隅坐其書云非面伏乃心服也項他七歲爲孔子師子路長孔子十歲詩與畫寅得與徵仲爭衡至其學行寅將北面而走矣寅長于徵仲十閱月願列子路以徵仲爲師求一俯首以消鎔渣滓之心非徵徵爲異亦使後生小子欽仰前輩手度規矩徵仲不可辭也夫衡山先生文章德望嶽嶽如山海固矣子畏以清狂不

羈之才與衡山相上下一旦北面隅坐執弟子禮先輩好善不拘形迹如此且曰使後生小子欽仰前輩手度古人一舉一動必欲爲後學作楷模覺向來倖倖自負之心都無一是處

胡梅林讀漢書至終軍請纓事曰男兒雙足宜從此處插入其餘皆狼藉耳英

風烈烈似一恭男子及總制東南倭寇縱横一切章奏皆公手書又何小心而謹密也韓魏公曰入麤入細纔是經綸好手天下事宜寛緩者焦燥不得宜仔細者豁達不得宜委蛇者直遂不得聖賢經世先料理本地使包涵深厚然後張弛應變之具當機即發而不違累黍

曾子易簀曰吾知免夫免何事子張臨殁謂申棖曰吾今日其庶幾乎庶幾何道陶周望曰此是吾儒一重大公案解有得其解者余謂孔子曳杖而歌便是撒手就行光景覺得曾張二子尚費擬議在

客問十五志學章大旨焦弱矦曰不是十年纔進一格直是十年方捨一境此老一派禪機然道理却是如此世間學問功能有一分未捨便帶一分做作耳

晋矦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看得禮字何等大何等精六經統歸一經先輩謂中庸一書只說得禮字透覺周官二戴總非禮之大全

虞世南云不讀易不可爲宰相或問從何處讀起應之曰鼎折足覆公餗

韓非子言爲土木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葢耳鼻大可裁削口目小可開鑿湧幢小品曰此可爲建置處事者之法愚謂建置處事者耳欲大可以聽言而鼻

觀不必太明戶欲小可以謹失而眼界
不得太狹
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其出人也不
遠矣讀之毛骨俱悚正先輩所謂此日
閒過一可惜也雖然吾輩不如人處正
坐世緣鹿鹿慾繁氣昏苦無暇耳若其
爲人也多暇日則其出人也遠矣

莊以逍遙勝屈以幽憤勝後世輒比而
稱之曰莊騷莊騷若是其不倫也而比
而稱之何也嘻非不眞知莊者也古之
作者大都皆意有所鬱憤不得通其道
然後發爲文章莊子曰鵬之背不知其
幾千里也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夫莊
子之寓言皆怒言也身處衰周目擊世

亂飾繁氣盛然後引而逃之無何有之
鄉人但見形容憔悴之可悲而不知逍
遙曳尾者其中戚戚滋甚也故惟莊與
騷始可比而稱也
易者蠦蝘之名守宮是也象者茅犀之
名犛神是也象者大荒之獸也卦者掛
也掛之于壁懸物之杙也爻者交疏之

總也一總之孔六十四六總之孔三百
八十四也此即庖羲氏所爲遠取諸物
也義理所旁通無從非易也
人有化爲鳥者如杜宇精衛之類是也
有化爲獸者如黃熊蒼狗之類是也有
化龍者爲桀之宮人有化蟒者爲梁之
郗后甚且有化水族化昆蟲化艸化木

化石者而神仙變幻之踪不與焉當其
變化時亦安識人之爲人而物之爲物
也南華經曰不知莊周之夢爲蝴蝶蝴
蝶之夢爲莊周夫蝴蝶安得有夢莊周
醒然之時即蝴蝶之大夢也

文皇帝之論易曰易道深微只內君子
而外小人一語已用不盡眞可謂聖解

天縱世間小人安能盡屏蕭艾同榮龍
蛇混處勢所必然只是內外之辨持之
貴力泰卦六爻君子在下小人在上何
以爲吉蓋居高者易蹶而卑處者有方
進之勢也故古之君子功寧在人前位
寧在人後不欲窮高致遠以來宵小之
瞯

易曰包承小人吉君子否包者外相容
也內實異也故否小人非能心好君子
不過藉以厭羣論矜已黨故君子不幸
而知于小人即當褰裳去之如荀爽於
董卓楊氏於蔡京決絕不蚤未免爲其
所點易曰介于石不終食夫子贊曰萬
夫之望遐哉勿可逮矣

龍最靈人得而豢之虎最猛人得而檻
之惟其有欲故耳人而無欲則名利自
不能羈

鳳之集也羣鳥疑而噪之聖人之出也
衆人疑而非之噪然後皆非然後是韓
文公曰內不足者急于人知彼甫入世
而暴得名譽者非籠畢物情之新莽即

與時俯仰之味道耶不然以國僑遺愛尚且日孰殺子産我其與之人心寧可遽得哉

聖賢雜物撰德取義弘深卽如中孚之豚魚訓詁家輒謂二物不知豚魚卽江豚也江豚澤處而應風中孚上風而下澤故曰中孚豚魚吉不然鷗可狎雉可

馴皆足以昭大信亦何擇于豚魚

葛稚川爲將兵都尉從討石冰有勳朝議爵之不肯受願博觀秘府異書如此胸懷自是勾漏丹砂種子嘗謂焚香息慮坐擁百城卽此便是蓬萊何必更尋三島咸陽一炬不死之藥自成灰燼乃欲向海外覓神仙耶

閣立本觀張僧繇舊跡曰定虛得名耳明日更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歐陽率更見索靖所書碑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去古今大作手未有不服善者隋煬帝以空梁落燕泥而殺薛道

衡以庭艸無人隨意綠而害王胄如此忌才畢竟胸中底簟不濟

易曰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然家人睽必起于婦人故家人之辭曰利女貞女正而家正矣然女之正以男男之正以身身之正以言行故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我　高皇帝講家人卦曰

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所以本朝家法無毋后中制之禍

前輩事父執甚嚴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則受之既設席則遙望其家拜其父祖而始就坐遇諸途則去蓋下馬拜道傍如馬援于梁松柳仲郢于張正甫文

路公于李稷歐陽文忠于晦叔諸郎皆儼然以父執自居雖執政于庶官亦講此禮南渡後則漸薄矣我朝陽明先生封拜家居時道遇父執猶下馬執手板鞠躬道左其父執亦僅揮手揚鞭而去古道尚未泯也不意今日遂如廣陵散云

世間明眼人跳不出圈子只得說句圈圖話王摩詰見脅祿山亦是劫數無可奈何而其詩曰無有一法真無有一法垢卻將垢淨二義勾倒不知其胸中定看得垢淨二義明白不過在莫作禪機理會

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于石

間勿顧念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爲太極仙第二芝名參成食之爲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爲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爲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爲三官真御史夫五芝仙艸食之能使隷職上淸然必投以金環始得豈紫府丹霄政以賄成

與且金環者婦人之飾抑天上神仙猶
不厭女謂與
南宮擇壻聞建康有段拂字去塵南宮
欣然曰旣拂矣又去塵眞我壻也即以
女妻之袍笏拜石丈何足爲顛如此乃
眞顛耳無端認一个石丈人無端揀一
个拂女壻

禪敎云良馬見物輒驚獨見自影不驚
知身所從出故世人心疑生鬼病眼空
花不但不驚全不曾見到自來若見得
自影定然不驚

匡廬有千歲竹生絕壁間盛以竹器培
以砂石懸之檐前即暢茂夏三月着花
塵以糞土即枯死萬年松生舍利塔旁

石上長僅三四寸取寘巾笥中數年啟
之以水而種之立活觸油即殞艸木生
于名山亦有辟穀輕舉之意彼欄檻中
物終帶些烟火闤闠氣

淵明入白社聞鐘即返殆從聲聞得悟
者雖然淵明不待聞鐘始悟也欲辨忘
言悠然見山此便是五柳先生一重公

案無處着得撈摸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
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我明吳中沈文
二公年皆大耋蓋繇烟雲山澤日日供
養胸中筆下具有多少生趣安得不享
遐齡

慧遠持律淸苦不受湯餌而作詩換酒

飲淵明送客不過虎溪而與陸道士過
溪大笑以別卒未嘗爲律所縛夫釋者
釋也謂其釋去膠粘纔可入道若苦苦
拴牢縱戒律甚固畢竟與沾泥之絮何
別
李思訓画一魚甫完有客扣門即出看
少選入內覓画魚已風吹入池矣拾視

之僅存一空紙後嘗戲画數魚投池內
經宿終不去夫一人之手前後工拙未
必相懸而其去不去異者此有意與無
意之別意見生則氣韻死鳥高飛魚深
入亦總是一點機心所觸耳因思僧繇
画四龍于壁其二已點睛者當時飛去
其二未點睛者尚留壁間我想僧繇即

重爲點睛此二者亦未必飛去画爲神
品龍爲神龍當不若是之落套也
謝靈運剪鬚施維摩後唐宮人鬭艸度
皆尋常藥欄中物乃千里馳騎取靈運
所施維摩鬚又恐爲他人所得因剪棄
其餘夫一鬚也初生文人之體繼入禪
那之室終落名姬之手數莖毫髮便有

幾次輪囘咄咄怪事
禪家有阿鼻地獄之說譯云阿言不閑
鼻言不住言地獄之苦無時閑住也不
知不閑不住便是地獄洛塵滾滾心計
茫茫此即火樹劒林何處更覓地獄來
有一富家承氏子家藏一奇石舊刻第
一山米芾識六字承氏子以芾與費同

音爲不稱遂擊去其半此等子弟只好喚錢作兄那得與石丈有鶺鴒分耶

錢舜舉謂画道有關捩要得無求于世不以贊毀撓懷嗟乎難之矣吾人纔有擬議輒被利衰毀譽譏稱苦樂八風吹動聰明漢子儘有能撇却得失終不能撇卻贊毀者决非眞正解脫人未可輕

語

元人洪震老題淳安東泉山云通都大邑人爭馳一泉一石小亦奇雲溪路絕無人處縱有佳山那得知其奇意遠矣

余謂山水在通都雖易得名亦易受穢士女喧闐詩酒狼籍山水有知亦當耐煩不過武陵花源僅許漁郎一問可謂

巧于取名妙于避喧者矣

盛弘之荊州記云天門山角上各生一竹倒垂拂拭謂之天帚而張野廬山記云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岩或亘中嶺俗名曰山帶天帚山帶可作詩家一偶

將軍裴旻請吳道玄画天宮寺壁道玄

曰聞將軍善舞劒願作氣以助揮毫旻欣然爲舞一曲道玄乃奮筆立成若有神助夫道玄之画豈必借助舞劒哉此亦藺相如請秦王擊缻意自古絕世之藝未有不自重而能見重天下者

白猿公以林然爲劒刺越處女魏文帝以竿蔗爲劒中鄧將軍市南宜僚以丸

爲劒解兩家之難京西老人以木札爲劒擊韋行規其他若飛飛之短馬鞭精精之紅旛子沈學士之長繩嘉輿獄囚之百餘尺繩衡岳道士之繩𣏾幾于得道忘器矣古人謂讀千賦始解賦法閱千劒始曉劒術終是從門出入耳

西漢任末編茅爲菴削荆爲筆尅樹汁

爲墨夜則映星觀書有合意者題衣裳以記其事南齊江泌晝日斫屧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毎閱古人如此事輒如萬火燒身吾輩非不嗜書然一月之内實與古人相領畧者能有幾刻少陵讀書破萬卷不是泛泛涉獵精神全在一破字看得古人七零八碎則雖胸藏

萬卷究無一字筆頭安得有纖塵遶之

唐時筆工用羲之法製數管筆例栁誠懸誠懸大恚謂不中揮染工人復依今製重饟栁乃大加稱賞遍爲延譽工人夷然不屑遂用是定右軍誠懸光價士傚然以千古自命而反爲傭奴賤工所鄙誚莫謂此曹中無具眼也

拾遺記云帝辛時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特以頒賜羣臣至舜時露漸減舜遷寶甕于衡山上復築寶露壇起月館以夕望月南廵時百辟諸后皆得露泉之賜毎讀至此不覺失笑以堯舜時卽有瑪瑙甕甘露壇五官四岳皆拜飲天

衆卒無一人諫者真可謂瞞天造謊玉帝所居有紅雲擁之眞仙亦難見其面夫既稱眞仙猶難見帝此已明明爲方士開一放誕法門矣三神山不可即不死之藥不可求而猶幾幾望之庶乎一遇世間大聰明人偏好幹朦朧事

石曼卿通判海州以山嶺高峻人路不

通略無花卉點綴照映使人以泥裹桃仁拋擲山嶺上一二歲間花發滿山爛如錦繡曼卿與歐蘇交最密故風流跌宕絕無板腐氣何必棹武陵溪入玄都觀始覺繁英藉地山神有知會當金鑄此公

竹坡詩話曰有明上人者作詩甚難求捷法于東坡東坡作兩頌與之一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交涉一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于是按此二頌分明是趙州餅雲門茶莫認作五字金針

唐傅奕爲太史令一病不問醫自誌碑

銘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古人墓文之簡如此然未嘗不妙彼華言損實妄辭獻諛徒使人欲作三日嘔耳晉謝太傅碑但樹貞珉初無文字謝家門風更覺簡貴

列子稱西極之南有國焉不知所界名曰古莽陰陽不交日月不照寒暑晝夜

無辨其民不衣食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希夷睡法想亦從古莽得來但不知夢中所爲何事將爲蝴蝶之游乎將爲邯鄲之炊乎我安得龜兹之枕一枕千日日盤桓十洲三島五湖四海之間作一大渴睡漢也

桓溫少與殷浩善浩時出小詩示溫溫曰汝愼毋犯我犯即出汝詩示人世間豈少桓征西詞家正須作意此入相如著上林賦忽然而睡渙然而興王勃爲碑頌引被偃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人苟內無所得而徒假湊泊于外者其下筆時必不能有此種光景

薛公者長安善相馬者也于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市徃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目不足示也此老大罵人然徃來市中而人不見則雖再示之其不見必如故何也人之有目無目固其性然未有市人而有目者也

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鍾繇入抱犢山十年木石俱黑右軍五十二歲而書成永禪師不下樓者四十餘年古人一藝之成皆積歲月以幾其悟所以于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于雲霞艸木得霏布滋曼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遜周旋

之體于鬚眉口鼻得喜怒哀樂之分于負蟲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是以夏雲隨風擔夫爭道觀盪漿聽江聲見蛇鬭皆可通于書法

大欲密小欲疎眞欲快馬斫陳艸欲左規右矩天下事大都以相反爲貴

古人論書之道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

古山谷亦云必胸中有道氣更輔之以數百卷書可見無學無行人直是無處可下手得

石室先生以書法画竹山谷老人以画竹法作書東坡居士兼二法爲之故曰萬法一法一法無法

徽宗政和初建設画學用太學法以古人詩句命題試四方画士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從酒家上着工夫惟一善画但于橋頭竹外挂一酒帘便見酒家在竹內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有一名手但埽數蝴蝶飛逐馬後則馬蹄香出可知筆墨一道皆當以無意取之所以艸艸寫來咸有自然之妙若太史公

之於文陶彭澤之於詩何嘗着些子意見又煞甚生活

沈石田繪事爲國朝之冠然短于竹嘗自嘲云老夫画竹類竹醜小兒旁觀謂楊柳正使石田作楊柳亦勝他人作竹然先輩終不護短如此

郭熙画論曰山欲高盡出之則不高烟

霞鎖其腰則高矣水欲遠盡出之則不遠掩映斷其派則遠矣物之惡盡大都如此所以聖賢道理只說得六七分使後人思之自覺有不盡之趣

袁侍中謂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袁粲每經傳昭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王濟輕其癡叔湛所食方丈不以及湛湛取萊蔬對食晚與談易始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崔瞻在御史臺獨食備盡珍羞有御史裴姓者伺瞻食造之瞻不與交言亦不命匕箸明日裴自攜匕箸就食瞻謂之曰昔劉毅在京口目請鵞炙豈謂是耶君定名士由此觀之古所謂名士者必非一二詩文流傳人間輒以名士目之亦必不因交游徧海內冠蓋車馬充其門者爲名士也政於

門庭蕭寂寂若無聲處參之始得

或問雲棲大師曰師何以不貴前知師云譬如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經見一人曾見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能增減一齣耶陳眉公曰凡傳奇所演先離後合人生境界先合後離父子兄弟夫婦合而哭鬚髮合而白齒牙合而落

手足筋骸合而攣縮乃至歸地歸土歸風歸穴豈不痛哉然則世之遇境而多悲哭者政如看琵琶剪髮便墮下淚也終是小兒作解事

眇而文者殷仲堪眇而帝者李克用跛而文者習鑿齒跛而相者婁師德吃而文者韓非楊雄吃而將相者周昌鄧艾

短而俠者郭解短而相者晏嬰重聽而中書者裴伯茂折臂而三公者羊叔子皆以其人不以其相唐一行有言相人以五福六極爲主若但於氣色骨相上摩揣安能懸中

臨安御街術士所聚有老于談星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卽我向之術何若驗我不驗後進者云向年士大夫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日士大夫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嗚呼殺運相承膺滂驕首天生小人日以屠艾君子爲事苟全性命亦非小小學問可幾然此是國家氣運關捩豈止士大夫一人休咎

先輩書室脩行法曰心閑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閑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閑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閑則坐睡以其不强役于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見意不滯于久也心閑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註或史

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于風雨之際及寒夜也讀書得閒懶之趣則爐香茗椀雲氣花光皆可領畧古人妙味吾輩纔看經史又及詩文迫至掩卷惘然若失譬如賓主初交一茶一揖草草而別有何滋味慙愧慙愧

后山詩話曰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寧

獨詩爲然作文求工而反拙處境求順而反逆抱病求生而反死千魔萬難只謂要好二字

武帝宜內供奉賜坐食甘露毬窩搗山藥油浴既退侵夜宮嬪離次上獨映琉璃燈籠觀書久之歸寢殿王才人問官家今日以何消遣上曰綠羅供奉已去

皂羅供奉不來與紫明供奉燈相守熟讀尚書無逸篇數過朕非不能取熱鬧快活正要與弦管尊罍暫時隔斷世人不得意望熱鬧快活如神仙中人不知神仙亦有落劫之苦

王筠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暫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

深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徧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畧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艸竝再抄子史諸集皆一徧未嘗倩人假手竝躬自抄錄古人博覽精勤徃徃如此今世籤軸盈架目不給賞一卷在手輒加評隲宜乎古自爲古我自爲

我了不交涉也
宋高宗南渡有臣僚召對所陳劄子首曰恭惟陛下歲二月東巡狩至于錢塘呂頤浩當國見之笑曰秀才家識甚好惡文章流弊一至于此近來行比業好掇拾壁經語能毋使頤浩笑人乎雖然王莽大誥郎字字擬尚書此老固一膽

錄開山手
昔人論詩對仗不必穩似藥中要存性存性二字可謂得文章三昧亦猶禪家句中之眼仙家身中之丹即應世宰物皆當存些性乃能超然塵俗中
司馬温公嘗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

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常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止惟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而朱晦翁亦有讀前句若無後句讀此書若無他書之語古雖名德大儒而刻苦記覽尤甚韋布吾輩即讀書一事不能無憧憧

往來之病況其他乎
潭影寒生月松聲夜帶秋此武穆佳句寫出忠孝本領月明湖淨每諷斯聯便覺明聖波濤血猩濺面
劉李和性愛香每如厠還輒過香爐上王簿張坦曰人名公俗艮不虛也黃涪翁曰凡百可醫惟俗不可醫其所謂不

俗者平居無大異人惟臨大節而不可奪乃眞不俗也然則焚香啜茗舉止翩翩自許韻人者却原來只一俗漢

宋子京修唐書懸二椽燭妾媵夾侍望之如神仙吳元中居翰苑每艸制誥則使婢遠山磨墨運筆措辭宛若画于牆性好酒不四五傾輒巳大醉頹然就臥

鼻鼾如雷少焉而醒落筆如風雨才情須臾會乃發名姝斗酒固足爲文章一助若風雪中驢背上尤覺意思清徹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于說事而謬于决判時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又曰筆頭無力嘴頭硬世間多有其舌瀾翻而胸中憒憒亦有下筆如

風雨驟至而機辨甚拙者長公所謂了然于心與夫了然于口與手者兼之良亦難

邢子才蓄書甚多而不大校讐每曰誤處思之更是一適宋宣獻家藏異書手自讐校曰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每三四校猶有脫悞余謂古人讀書不

求甚解卽饑以當肉寒以當裘孤寂以當朋友幽憂以當琴瑟此全在興會上陶寫所以妙趣叢生如珠玉委地若句櫛字比較核雖精恐古人之生面不出自巳之意思亦不來

王右軍書黃庭經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況人乎我是天台丈人不意仙部

中乃有臨池之癖
子瞻游湖輒以吏牘自隨坐冷泉亭據案剖決分爭辨訟談笑而辦已與僚吏劇飲晚則燈火夾路乘馬以歸若使俗吏學此不幾喝道花間耶黃涪翁曰一丘一壑會須其胸有之酒肉塲中原不礙神仙才子

近世士大夫有彈章輒有辨疏昔米海岳具袍笏拜石爲言事者所論或誚之曰果有否米徐曰吾何甞拜乃揖之耳若如此作辨疏却不俗
劉偉道學仙仙人以白髮一莖懸十萬觔巨石鼠嚙髮垂垂欲絕使偉道臥其下了無懼色葢二十年讀書學道亦須時作此觀然後利害到頭恬然自適旣無恐怖亦鮮貪瞋
明道先生得丹書于佛腹如法鍊之將成而棄陽明先生遇道士授以異術能知未來事念菴先生坐臥一榻三年不下遂能前知大根器人未有不兼通二乘然則曾公之尸解東坡爲五祖後身

何疑
唐一菴先生深于良知之學妙通禪乘一日游雁宕羅漢洞與僧勝通談禪甚洽語次通曰別欲徙淨土公曰莫淨于此通曰洞中滴水作業障公曰直徙到阿鼻地獄不肯住通便作禮而謝嗟乎三塗六道無明流轉總以一念遷徙爲

椒苟非辯堅固不壞心此道安由坐進
唐士子有鞭馬上京者人問何急至此
曰吾將赴不求聞達科然則南陽抱膝
作梁甫吟豈亦措應舉文字耶
中國男子有傳粉者而僭耳郡頰人咸
以黑爲美號曰玄國黑白何常隨時所
尚蟯螂處糞土中安知不作檀麝氣

麻逸凍其俗尚節義婦喪夫則削髮發
面絕食七日夫死同寢多有並逝者七
日不死則親戚勸以飲食若得甦終身
不再嫁矣至焚夫日恒赴火死胡族多
禽獸行父死則妻其母而此國獨尚節
義恨彼中無班管使烈婦吐此幽馨
巧笑倩兮美目倩兮彼美人兮西方之

人兮此甄龍友大士贊也未免訶佛却
自天然當綴以二語曰善戲謔兮不爲
虐兮
朝雲者東坡侍妾也而河間王琛亦有
婢名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隴上聲
琛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不降琛
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

悉皆流涕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
爲寇也即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
兒不如老嫗吹篪夫楚歌滅項吹篪散
賊聲音之感何神也王朝雲雖妙通禪
乘不如此嫗口中有十萬甲兵在
曹能始著一統名勝志言我邑有劉伶
墓在府城東二十七里與伍子塘相近

余家先壠去胥山不數武未嘗聞其地
有伶墓晉書稱伶沛國人嘗爲建威叅
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輩皆
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亦未嘗言伶葬在何處豈乘鹿車攜一
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以葬于菰蘆中耶
方輿勝覽云嘉興縣西南六十步有片

石題蘇小小墓小小晉之歌姬家在錢
塘墓在嘉興然今之過檇李者亦未聞
停車而問小小墓也然則荒煙冷月蔓
艸柴荊中其埋名賢麗人之骨者何限

兩廣山中產蚺蛇大者長十餘丈皮甲
曰藓與山石無異獐鹿誤從
尾絞而吞之夫蚺蛇之力未
必過獐鹿也特其皮甲頑鈍胥焉而狎
遂爲所吞故外寬遲重內深刺骨者君
子畏而去之常惟恐不速

李昉在安陸州嘗繪五禽于壁間號爲
五客堂以鶴爲仙客孔雀爲北客鸚鵡
爲隴客鷺鷥爲雪客白鷴爲閒客而姚
伯聲至繪羣花爲三十客如此佳賓固

應多多益善

人不幸罹于虎口神魂不散反被虎役
爲其前導謂之虎倀世有自附淸流一
旦爲小人所追輒甘心鷹犬恬不知悟
亦虎倀之類也

鮒陽之乖猓然者得一果然數十果然
可至聚族悲啼殺之不去更有蟲名謝

豹者見人則以足攫面羞憤而死嗟乎同心下石廉恥道喪久矣彼二蟲曾何知乃爲頹波之一柱

狌狌好酒與屐人有取之者置二物以誘之狌狌始見必大罵曰誘我也乃絶走遠去久而復來稍稍相勸俄頃俱醉其足皆絆于屐因遂獲之夫物類有欲亦必爲人所制始雖知其誘我究且墮彼計中可不畏哉漢高帝馳入韓信壁奪其軍及請假王王齊怒罵而後予之信猶爲漢終不背我此又狌狌之勿逮矣

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則人之失勢而昏

昏者亦無骨之蟲耳

端新州有鳥類青鵁而嘴大每作一聲則有蚊子羣出其口名曰蚊母然其翅堪爲扇能辟蚊夫蚊以鳥爲母而鳥卽以翅制之故天下惟能生人者能殺人

猿舉子臨流而浴之有鶚過其上懼將攫其子投諸淵沒久而子斃矣泣下坎而瘞之露其尾風動尾搖以爲子生也揖視之勿生也三瘞三揖鶚竟攫之而去夫其沒也恐其或死也其揖也冀其或生也生死兩念交戰胸中併其殘骼不能存也故學道者以了生死爲第一義

蔡君謨茶錄曰候湯最難未熟則沫浮

過熟則茶沉學問文章皆當于生熟間調其火候寧獨茗戰爲然又曰善別茶者如相工眎人氣色隱然察之于内以肉理潤者爲上肉理潤亦不是一味濃厚豐若有餘柔若無骨此全從性情看出不然癡憨㛹子豈足以動至尊耶

郿縣河灘上亂石隨手碎之中有石魚長二三寸天然鱗鬣或雙或隻不等平陽府侯馬驛澮河兩岸仄土上皆婦人手跡或掌或拳儼然若印削去之其中復然大同山中有人骨在山之腰上下五六十丈皆石耳惟中間一帶可四五尺皆髑髏脛節皺皺然造化變幻何所不有古來帝王如履跡吞卵大都皆奇誕不經之事聖人不語怪只爲聖人渾身是怪非語所可了

閩有業陶沙者每得小石有峯巒巖穴者悉置庭中久之紫土爲池疊巘房爲山置石其上作武夷九曲狀三十六峯森列相向而書晦翁櫂歌于上字如蠅頭池如杯盌山如筆架水環其中硯獅爲舟琢瓦爲之橋形勢絕肖亦安見峯石之爲細而五岳之爲大乎負游盆沼間不知幾千萬里究竟幾千萬里與盆沼何異仙人視許大武夷亦不過一盆一沼

海濱捕魚者以竹爲筏隨潮上下故雖颶浪大作而筏永無恙由其半浮半沉

不與水抗也古人避世金馬亦得此法但未免走向胡廣馮道一路去

昔人謂竹在肥地雖美不如瘠地之竹或巖谷自生者其質堅實斷之如金石蓋巖谷自生者受日月之精得風霜之氣不近煙火城市故骨瘦而堅香淸而逸凡梅桂蘭蕙之屬皆如是所以富貴

豢養者其肋骨常脆于貧賤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目蚌珠在腹蜘蛛蜈蚣極大者皆有珠人身外而雙腎內而方寸皆明月夜光所宅乃終身閟物眼中無珠終身學道胸中無珠浮浪六七十年以死殊可悲也

羶爲蟻所附此常理無足怪蘭根伏土中而蟻輒攢之謂其香氣遠故文章道義雖淺藏若虛猶懼爲小人所羶附況可建鼓以招之乎

趙璧彈五絃人問其術答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

絃之爲璧璧之爲五絃五絃雖小道亦必神遇天隨作而致之安得有浩然之況耶

賈弼夢人請易其頭後遂能半面笑半面啼忽啼忽笑世間如此不情者甚多寧獨賈弼爲然吾恐弼猶半面餘子乃塗面耳

唐肅宗賜李輔國玉辟邪二高一尺五寸香聞數百步奇巧非世間所有輔國常置座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啼洟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不踰年而敗嘻玉碎而輔國亦碎矣小人怙勢衡行天下不敢側目亦知几案之間雖無知玉石亦為洟泗乎

〔明〕江天一撰

江止庵遺集八卷首一卷

清康熙祭書草堂刻本

序

歲在巳未之春余自盱江東下道出金陵訪狄士洪
子蕭然蓬室而岸異之其夏洪子過余揚州杏園僧
舍□□語言往事留連旬日不能去洪子時手一編
則其同鄉江文石先生遺集也且將謀於同人授之
梓氏以傳屬余以序余聞文石以一諸生從文翰林
正希金先生死義余方避亂閩粵之間後避地故山
自分以一死下士其烏能無負慙於九原而忍序文
之遺文乎巳受而卒業中有文參　盭文

序

世不肯爲之人爲舉世不肯爲　天命
其身時可傷之易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
矣哉無妄之辭聖人已數言之以匪正有眚不利有攸
往此無妄之災也故禍福毀於時之正與不正時者
天之所爲命也而余讀其文考論其生平自束髮以
至於致命無日不以忠孝節義爲心當其遇事感
而發如是以言之卽如是以行之豈不謂之克踐其
言者乎方其教授於淮陰時擬上疏請割研之孝婦
及鳳督馬□英誣流寇爲黔兵以擅殺文致織郡吏

民之罪則爲之上書南大司馬史公又乞哀顧其以
白其冤固已覩天下事舉無不可爲者其後逮及於
難猶作家書慰其老母諸弟慷慨談笑受刃於金陵
城下其浩氣正性烈烈千秋亦其素所蓄積者有然
故其發爲文章勃勃鬱鬱英辭生氣浮溢於楮墨之
上浩浩然如江河之一往不可遏抑而百折以歸於
東雖或感憤嫉俗時有過激者然皆義關君父之大
生民之所繫令是以痛心蹙額於草野之間者
身之爲賤士無所忌諱遂使讀之者凛然

序　掌

刺之隱在其背而不敢稍步惜乎其不能激傳於
世令緒郁先生一開知也余又聞文石嘗與驛丞子
挾文謁石齋黃先生於石門舟中黃先生一見奇之
勉以忠孝大節故文石居恒與其鄉人最相友善有
凌公龍翰汪君扶光吳君東三輩凌公余先君同年
友也以河南御史殉難東三從亦死義於南中扶光
去爲僧而闖賊陷北京時死難諸臣汪公長源尤烈
與正希金公又皆其鄉先生可謂一時之不幸哉余
讀古忠臣義士之文章自顏魯公而下如文信國謝

盤山極盛矣謝皋羽林霽山又宋室之遺民也今觀文石於位不及文謝數公乃不幸而爲皋羽霽山所不及爲然其巖氣正性皆如秋霜皎日之足以肅人肌骨其文亦數公之亞匹也雖論者毎謂當時正希之才稍遜於文山而文石之義則過於王炎午遠矣余故不辭而序文石之遺文其亦自託於龔聖予桑海遺錄之意也與永豐湯來賀佐平撰

序

江先生遺稿徵刻小引

江止庵先生諱天一字文石以諸生從故翰林金聲正希先生同日死義金先生入明史傳中江先生事見寧都魏禧冰叔所爲傳兩先生皆有古今文名金先生時文爲明代第一家傳戶誦而燕貽堂集古文又已版行於世江先生以諸生就難時文未行然其古文自有不可磨滅者嘗讀其文如見其人顧江先生死後有門人汪祚來字卜公守其遺稿數百篇藏弆於寇氛兵燹之餘屢矣卜公執義彌堅待其人而後傳刻前後手錄凡三過老而且死以江先生文未流傳於人間恐終致湮沒爲憾爰屬其子毓健字能企者世守藏之今距江先生死且五十年所世遠則年湮茲文恐終至滅沒吾輩生與江先生同鄉使其文章不傳而江先生之爲人忠義徒從諸傳中想見之不於斯集睹其生平人品學術之大全豈非後死者之淺責乎江先生全稿凡八卷計紙八百餘鳩工剞劂約金二百有奇可以卒事謹告於同里名賢長者醵金佽助共成盛舉則江先生遺集與金先生

江止庵遺集　徵刻小引　祭書堂珍藏

同垂不朽庶使忠孝節義之人雖居異代而有以相觀感也昔劉眘虛求孟浩然之遺文歐陽修序蘇舜欽之文集人事或異意念不殊焉夫顯徵闡幽以發潛德之光則又有待於鉅手之宗工矣謹啟

後學黃　琯　方　熊　王壽徵　汪士鉉
項斗文　唐鴻舉　汪　芹　吳　嶽
汪洪度　吳　菘　吳秋士　吳之騄
王　棠　方洪藎　吳芝澤　王泮度
吳瞻泰　汪熙楨　吳　楚　吳　弨

胡廷鳳　程乙生　程　喈　吳啟鵬
洪嘉植　洪　澤　洪其範　洪　璟
洪公儀　洪雲行　洪力行　洪　濯公具

江止庵遺集總目

卷首
鈔江止庵先生遺集紀事十七則
卷一
序十七首
記五首
卷二
錄二首
疏一首
辯一首
論五首
卷三
傳十四首
卷四
書二十三首
卷五
壽序十首
祭文九首

卷六
雜著二十八首
卷七
引四首
說七首
銘一首
箴二首
題跋十四首
卷八
附錄

祭書堂珍藏

江止庵遺集校刻姓氏 先後隨登不拘敘次

施　璜虹玉　范延祁尊堯
畢熙暘嵎谷　方以權與可
蔡廷治瞻岷　吳　荃劍宏
張　潮山來　方[illegible]琴鳴五
吳階芝秀三　黃吉暹仲賓
吳九儀韶成　吳惟寅孟辰
程京蕚韡老　程芝稑蘭穎
江　湘郢上　張　漸進也
張　旦聖泳　洪　璟崑霞
許邁齡方嬰　江　澄梁雪
洪　澤贍仁　吳飈言陬辰
閔長虹在東　江九錫公晃
江世棟右李　吳　楨楷亭
洪　昭乎天　程文蔚豹南
洪元開函子　程文謨颺言
程之秔華莊　項　綸經士
程　瓛梅聞　程　鍌乾紫

祭書堂珍藏

許迎年菼生　張兆鉉貫玉
程　啟衣聞　郭元釪于宮
江元椿大年　江宣儒憲若
江宣兆豫臣　江文桂芳溪
張思教孺修　張思琯池獻
程以訓敷言　吳瞻洛書淵
方爲源清其　孫大經誠夫
洪　籍詠懷　洪　濯玉符
洪　炯堯前　吳振郊亮四

江止庵遺集卷首

門人洪祚永敬述

鈔江止庵先生遺集紀事凡十七則

止庵江先生吾師也嘗云讀書求不棄於聖賢果不棄於聖賢矣忠義自有公評文章自有聲價奚用阿其所好憶昔吾鄉趙東山汸作黃楚望行狀憫其師之書不傳畧其行而詳著其書祚永學識疎陋既不能與先生爲狀又不敢作序乃歷述鈔文集本末以竊比於古之師弟子云

先生既歿收籍其田產[illegible]有弟文月亟取先生之文章密以授我零星墨汁敗楮殘篇無弗與者惴惴然如良田華屋不得藏匿是懼竄家口爲傭在所不惜我亦亟取先生之文章草草錄過封其削稿俟文月放歸復來攜去越三十有餘年文月鬱鬱不得志以疾死先生之子孤而痼至不能延一脈亦以疾死祚永竊亦老矣人世之不可把玩一也書之脫落殘缺磨滅焚毀不可得而知一也當日文月不付之他人磬所有以付之於我我不可無後死之責一也以

故重複繕寫或於此乎傳焉或於彼乎傳焉庶幾其
書不亾
方文月手錄先生文集時死喪既亾胡能有定文月
不忍棄先生遺命草創成書故編次有舛錯目錄無
鈙文亦其勢則然也然求亾堂分定居雖先生顔其
所居之名因以顔其所著之集乃先生則未嘗一一
區別何以屬之求巳堂何以屬之分定居不得作者
之意不能大暢厥旨若猶是分而二之與擇而取之
均未得當曷若直書曰江止庵文集至於格式之大

小字樣之疎寄文月則仍沈云與金氏子約爲正希
先生燕貽堂合刻地也故仍之
先生赴難於南京作書以慰老母書載文集中有云
我得正而斃死又何憾我所作幾篇古文雖無大用
實有關係三弟文月可爲我收拾傳之後世使知有
其人以此觀之無關係之文先生必不作作之爲有
關係先生必欲其傳傳之必欲其廣也向者先生爲
貧計鬻文自給免受人間作業錢後乃悔與顯考如
名作奴爲著謝代筆篇勸人不必矜尚虛文至欲并

其所已作者删而不存祚不亦欲將此種釐爲外集
又嘗與友人私議待删於謀梓之時今但註一代字
於題目下一槩收入正集不使人人疑代筆諸篇或無
關係因無佳文
隨筆記載博物洽聞之事亦先生獨以爲錄貯笥中
用察吾心之理欲浮沉故其所見所聞所行所知一
有所觸輒直書之而無諱甚有用故紙反覆倒書無
分於背面約五百餘則此等著述雖小其中境界甚
寬最能開拓人心胸舒人志氣不可不傳不可不
讀於是爲集外編隨手抄錄又似乎起訖錯亂然有

深意供人推測
有謂苦心於世教者不必攻於詩先生之詩無幾政
不妨爲之逸去乃先生自題小序云弗告集者不敢
以告人也今不意其所缺反多於其所存收入文集
猶弗告也外有四書說意一部未收另作欣賞
文月於奔喪記前後載死難諸人及出財收屍姓氏
志感也因并其所作先生年譜附載卷末見文月手
足之情篤摯如此有疑爲先生家屬計捐贖鍰姓名

胡爲缺然不載是有說焉盖文月以遺稿付我其時親戚交遊尙未有捐贖鍰之舉文月因無所授其後洪遠生遍告親友徵收贖鍰而祚永之楚省親不及與聞不得其詳不敢妄載今特爲之標其名目使其雖缺勿缺又以見義氣激發多有其人而吾黨更不忍膜外置也

先生所交多素心人初欲以其哭弔先生諸作網羅殆盡使後世縱觀遠覽益欽先生之爲人今自專贊以下僅列十種不勝收凡輓詩尤多未收獨江娥一

祭書艸堂珍藏

首失名二首恐其無傳故汲汲收入其他和韻與金公合見之詩別有錄

祚永嘗念書籍是我所好供我見聞如飲食之供我口腹珍厨異饌急欲止饑先生之書尤所謂每食不徹不飽不休者也又念案頭書卷紛錯堆垛如列鼎而食因自笑謂獺祭魚豺祭獸我乃祭我以書固應爾爾自是一廛之地命之曰祭書艸堂凡快心却疾之書在焉先生此卷更加十襲珍藏

先生傳示吾黨有自評稿一册凡所爲得意作法處處繪出祚永向日所鈔舊本亦復丹黃錯落奪人目睛今一槩不用批點獨存抱璞之思

先生嘗云誠念生世未有功德及人亦宜取賢人君子之所言所行與爲晤對商確以言賢人君子莫若先生以言與爲晤對莫若先生之書今簡底稿中筆法可愛頭緒分明者倣祭姪草稿式摹而傳之開卷臨摹見先生面其小言短章難於補緝者倣座台銘式粘之四壁作稽覩省承先生散其雜亂不可收拾勢必散爲煙雲者何忍令其零落汚毀願於告成書

祭書艸堂珍藏

時從先生席上浼歸風火

祚永性好異書躬自繕寫其藏弃弗失者積三尺餘其緣手飄散者半之一皆蠅頭小楷甚至細如芝麻聯篇不斷非竭盡目力鮮能諦觀甲寅年六十二歲矣暮年殘日忽有所感而鈔吾師止庵先生文集八卷自春徂秋筆不暇停而書成先一年鈔吾祖義虬公醉閒亭詩集三卷自春徂夏筆不暇停而書成二書成而後筆研可焚二書成而後生平所鈔之書不必爲我有有之但此二書而後生平所鈔只鈔得二

書裝潢既畢乃設位祭告者先生於賓位其弟文月先生從焉奉先大父於主位先大人左儀公從焉庶羞之外不能多具肴饌各以新書獻之錢楮之外不能多具寘帛各以殘書焚之祝臆之外不能多具文辭爲書鈔錄紀事一通上於先生爲書則孝記一通上於先大父各以至誠達之

是役也或告我曰傷損目力則如之何亦有心忌其能因作諧語謂我何苦乃爾予毅然自以爲是身無所答獨念饋筆潰紙數數過我齋頭贊襄其事唯族

弟季天一人及門受業與吾之所樂敬吾之所敬不擾亂吾心胸固讀書之士激昂憤發不可無此孤子心藏之尤喜內子善窺吾意鹽米不敢瑣屑飲食不敢迫促瀹茗解渴不敢少怠每探取卷帙今日錄得幾何昨來錄得幾何多則賀我勤少則慰我倦是皆先生之爲人有以信及於婦人女子不落吾事也可誌也又其時奇雨連纏渾身坐濕氣中而不知亂兵入徽人心皇惑而不知惘惘恍恍對先生原本如見其伸手疾書如見其闔筆低吟如見其將欲脫稿而吾黨小子爭先一睹以爲快晨起開卷輒有下拜之思夜臥入夢輒有批示之句此一段情致可追可想益不可不誌也

先生有言苟遇人間大題目做得幾篇文字何必哀然大部始爲著書人又云能行一善即有一善之文能行百善即有百善之文觀文月扶與記以衆善人會於一處生死曾未識面卒能立辦一莫大善事豈不是一篇絕大好題目祚永慚未能作文特爲甫刪於後方金公之柩返蕪湖蕪湖寓公羣起而謀所以

厚殯之殯已更念生前五人同去死後一靈獨歸是必不安於是蕪湖寓公因友及友又羣起而倣厚殯之法爲先生醵金往南京收其遺骸又因先生而併及于陳吳余不令遺一人不更倡一議不煩傳一檄何其直捷爽快借此發端之人未載名氏使我感歎不已有程達可者則曰此事烏容緩願毋再約再約恐有梗即於議所簡點行囊得三十金悉付王者爲衆人先何其直捷爽快及推蕭彝敘入京部署蕭即許諾李彬玉者蕭之友也適自京來蕭語之故李又

慨然先行何共直捷爽快亦幾蕭亦至京至則不先
入室勤勤終事然後歸白其父母以下一切僕御咸
莫之知厥後江文月素冠練服登堂哭拜蕭之父始
怪而問問而驚且歎已而亦垂涕曰奈何不我知蕭
曰知則語泄語泄則事不成何其直捷爽快若進德
相賢金公之僕也朱惟和金公之親也僧惠元金公
之方外友也進德以其主人之命約惟和備棺收斂
不知相賢與惠元尾之於後是日也相賢與惠元直
走通濟門外載金公之靈魄竟去不知進德惟和圖

祭書艸堂珍藏

之於先比進悳惟和取棺於匠氏匠氏乃告以夢昨
夢一長者飄然而來笑謂我不用此我留與一人我
先去矣竊意病者共無患乎進德惟和直斥其言之
妄及舁棺前往金公之靈魄果莫知其所之則又詫
其夢之奇進德遂謂惟和曰我主人所云留與一人
蓋同性命之一人也非江爺而誰然我主人既去我
不可不從而即之惟和遂領其意坐守不去待文月
來京直舉留贈之棺殮付之此一節可謂生死無相
負矣不忍背死者死後之語因及其生前同死之人

又可知進退存亡蚤已決於一語而奔走奉命亦罔
不稟於一語矣何其直捷爽快嗟乎五人臨刑獨先
生頭顱落地一刀兩段死亦死得直捷爽快安有強
仁慕義者可不直捷爽快不直捷爽快則亦不必強
仁慕義矣彼逡巡退縮不肯身任大事者奚取焉
虞山事畧載兵下徽州翰林金聲舉族殉義死武官
陳有功余元宣萬曾吳國禎皆死二十八字與文月
不同文月載起義陣亡姓名十人范雲龍汪永壽余
度潘桂金經許伯江玉瀾江之永方文煥江孟卿趙

祭書艸堂珍藏

南京遇難者五人金聲江天一吳國禎陳尚遇余元
英又署歙縣事本府推官溫璜自靖手刃其妾與女
二人大約臨難無苟免者守土官鄉官文武兩職士
民女婦皆有其人而其事不見於事畧先生與金公
同死而其名不見於事畧吾甚悲吾黨無哀忠之書
也吾甚恐先生之後門生故舊失其傳也自乙酉閏
六月十五以後十月初八以前文月逐日編輯不遺
差可與兩年事畧共訂取信於天下萬世請勿言因
其所以異同者而異同之

我於先生文集凡三鈔副本無如此本得其要領展卷了然往鈔錄時必夢見先生意以爲夢乃因耳今玆寫勒成部夢先生批示云淚得作者之意又云一句須當三四讀則知先生杳冥之際樂有此書之成後之讀者亦必樂有此書一寓目而注之於心也

先生有言士不立品必無文章讀書不救世必無氣節祚沵竊取此意於壬辰年刻止庵餘論行世風旨高騫見者輒思得先生遺稿讀之今其書全矣最其大意往往以崇奬忠孝激勸志氣爲指歸請以此爲讀江止庵文集法

祭書艸堂珍藏

江止庵遺集卷一目錄

序

張台垣先生擢襄安知縣序

送許學師擢遂昌知縣序

釐弊疏商稿序

工部蕪關王先生考績序

送汪扶光北上序

送吳澹來省親山東序

王烈女紀序

驚天集自序

刻新安二先哲文序

蕉園藏稿序

滃林集序

礎東集序

洪遠生還山詩序

洪石生摩松閣集序

蔡南涉稿序

六水集自序

祭書艸堂珍藏

東海集自序

江止庵遺集卷一

歙縣江天一文石著　弟　江[illegible]月手授
門人洪祚永卜公手鈔

張台垣先生擢甕安知縣序

崇禎丙子宿松張先生來我徽州府學教六邑諸生諸生時習禮共堂斌斌然成大雅君子者甚多共人余先生未下車即知童子科有天一其人慨然念分而禮之既受事謂孺子可教歲月綢繆越于倫等天一亦不敢妄自非薄遵厲鴻訓越明年補郡諸生故

事凡弟子入學官分隸諸師古意寖微學師輒得富家子爲幸天一適分鳳陽馬師門先生曰此蕭然寒士乂子縞紵交願以富弟子易馬師笑謂子亦願得貧生不爾易于是天一得遊兩師門異哉一貧士又久困童子科俗之人方棄子不暇而兩師爭教誨之非天一修而得此也淳古風味兩師巋然獨存耳然受先生益極湊久每登堂拜拜如過家庭去師弟而父子畜也自是數年來時月不見互相渴饑此豈猶尋常師弟子之情哉踰八年天子重先生訓迪六邑

士能得人也擢平越府甕安知縣諸搢紳先生及多士咸歌咏其行乎小子不可以尋常之說進獨言其、廉頑立懦足以鼓舞今臣子之意可乎夫廣文之擢為縣令也蓋不數數然矣先生可不謂遇哉然近來士大夫恒就逸樂惡苦難當時勢莫支途徑險側多託辭榮不則謀優游安享之境為汲汲今甕安雖治乎地去宿松萬里而遙特事孔廹所在寇氛踰越險阻莫此為甚即親戚交游亦莫不云柰何不圖一近善治此大都僻身家不顧君父設計畏避坐令疆圉

日蹙而不能動乎險中觸目皆其人矣而在兩榜為尤甚先生以修文德之身毅然不辭險難謂天子方付以一縣人民使往董治則此一縣中老弱男女固將望我而胥匡也乃以行路難而恐懼疑惑則夫今之田翁執言躬犯大敵者夫獨非職也與哉嗟乎即此單車赴任情辭慷慨雖未履其地親撫其人民而此一縣老少男女已如游先生之化日膏雨中偏為爾德假爾旌旆既臨其為此一縣老少男女出氣力而撫字心勞捍衛城邑不似今催科吏之剝削元氣

而委民塗炭也豈不可燭炤數計哉蓋皆驗先生之來訓我六邑士也首見朱子祠傾圮即捐貲備葺却貧士贄助貧士婚喪不可勝紀旅人困不能歸者佐之歸歲疫則間施棺殮尤嚴鄉飲之請為天子存大體毋令弗率者進若夫較文嘗識多聯捷去而升郡邑大夫鄉先生之敦尚德義者率咸敬禮謂敎訓吾鄉之久而浹入人心者則莫先生若此皆首稽清齋之所難先生直行焉而若逢故有矧其坐政事堂可行厥志取是中人民敎養之不更有甚焉者乎然則

今舉人進士受朝廷異數之榮往往以下愚之心報不顧名不畏史孰若夫子之高不可及耶君子之貴也在人品不在官職於先生益信

送許學師擢遂昌知縣序

當世得人之典恒重甲科進士謂可盡抒胷中之奇資格不能以限於是士抱有爲咸思以是進身凡自孝廉以下率歉然未足其後亦遂以是怠於爲政治世之具鮮所興聞嗟乎士君子思報國恩雖身居草莽猶欲以德業風振天下述揚後代矧操柄得爲都邑民社惟我措施此焉不足以一發揮其所欲行者六七十五六十地何以勸聖賢之諄諄未遑而卑官小秩遂不當有所推轂乎宜與許師以曠世才登天

啟甲子賢書不得志於公車者數矣天子命掌教吾歙六年于茲今特簡爲浙之遂昌宰都人士能文者有志畧者輒相歎怪謂師鴻名在國故當倚重南宮令權衡焰耀當代乃以百里才試非網羅者之得子小子則曰此以名號定人何淺視師乎嘗見據有甲科者自謂此身猶龍然屈伸變化無施不可于是有舍其國家所重望者毎爲不肖之所爲以至不齒于販夫豎子而猶傲然搢紳先生上若夫繇孝廉以下諸科逵于王庭者往往潔修自厲常不失其書生之初至于樹奇節立非常勒鐘帛而垂休光接迹以起名號何據爲人重哉師來歙職文教凡余鄉瑰瑋碩特之彥莫不經師陶鑄數年間其爲茂才童子以姓名燦爍都埜或標著異地雖天一散材猶項斯重說得不夷于方聞君子功在造育自其性生人人能詠之也今一旦主其土地則人才惟所馳驅朝莫弋取具足南面繇是知人得士而民間疾苦卽莫不親嘗善治之一邑之政行天下共聞也夫天下之人聞而頌曰是其所行有進于三百五十八者則師方將以

此愧當世之所重其爲甲科弗率者又將爽然失猶龍之身視師以自進于道雖同官守牧及夫監司以上羣甲科環聚一堂而師且巖巖千仭之壁立矣歎然未足乎哉夫歉然未足則必怠于爲政治世之具吾取師生平夬之其以是分别于逵道也不然矣況今天子寄輔弼于推知之地師又實能以宜人民者爲海內一邑所未有則朝廷取異人擢異政不專爲甲科設異時赫然有聲膺大任而進退天下士于師益不遠哉夫今各述其懷來而歌師者不知其幾何

人請以一二迂而私者爲遂昌預告曰師見靦世立
敎錙銖焉于弟子入其門墻而懿文德之罔講也而
靦歛弟子如家人父子焉視其貧而能文者已甚爾
髦士淬乃躬哉以待師之裁歟師嘗謂天一曰子大
父爲廣文卲德可師而子家徒壁立吾請爲鄉飲光
矢無令子有一錢之費慽先大父不能以待而清禮
振俗佩此焉竊百爾君子茂乃愼德以待師之撫循
而敦尙歟又記誨天一曰子文有山林氣懸當爲用
世計予悔而攻之夫師于數行文字尙不欲隱處獨

養則其所期負天下必有河海潤千里者需歲月間
優優播聞于上下豈夸大其辭哉已卯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

釐弊疏商稿序

余郡處萬山中所出糧不足一月十九需外給遠自
江廣數千里近自蘇松常鎭數百里而至納鈔輸牙
舟負費重與所挾貲準以故江南米價徽獨高然自
數境來者杭嚴兩府實司咽喉前人念若艱險關塞
勅法茂績于今價不益昂萬姓以賴近故玩弛杭有
壩脚牙儈更設網羅嚴有衙蠹地棍挭起私稅魚肉
米商公行罔忌甚至攔河縱掠圑爲暮夜之戎頻徵
數見豺狼載于河干商罹慘剝勢必米珠病民變生

不測繫此屬階實亦合郡之一大關係也會羣商列
諸奸迹徊匐急控餘本府以至浙直兩院追及杭嚴
守令大夫諸公率咸一乃心力軫念荼毒釐弊疏商
奸萌盡拔諸大夫頌德與河山并永也乃羣商則哀
其前後情辭合諸當事請上𥁞下之爛然簡册者壽
若剞劂洪惟布告用顯厥勲卽尤感憤歌舞於郡司
李張公告予以公所爲咨嗟太息憤懣不平爲民請
命狀其始聞也卽請之府請之道請之院請之隣境
諸同寅大夫而申以悃忱重以手牘勤勤懇懇不遺

係力如祖父救子孫患難然嗟乎公亦猶流民而治者彼小民力能布勢橫行於兩河道路之間豈弗克賂左右煬蔽于前不則明知魁桀優悠不斷又孰肯毅爾任行多方陳請如不能旦夕待者蓋皆以開誠布公不畏彊禦居位勤事之所爲遂使諸大夫除兇之令速於星火夫爲人上者有一善政則其鄉之人爭相記錄刻米運旣疏而卽以拯一郡百萬生靈銷變未然公實生我敢忘乃粒哉雖然古公卿大夫便宜行事姓名播揚者何限然皆事權在握爲所得爲

未有佐移諸大夫而獨能殫志瘁力卒用感動共剪滅此卽一郡而勤心天下之畧於是焉具他日履殿庭親承天問願以民間疾苦慷慨直奏且使元兇大慝不得狡焉以逞其爲利益天下者夙夜振治而後卽安非公而誰今也流氛未殄凶皆竄上之人舍其所能爲者因循規避勿恤赤子不得如公黽勉於人饑餘已之實亦安所報成績乎猶念公署休寧篆所較拔諸童子科皆一時秀傑後更季試嚴選擇結綠驊騮長價下樂輒復殷勤誘礪若惟恐後者數數然諸生襟佩淬磨益得大肆其力於文章余蓋嘗睹之矣近試士率多慢易恒夾鑑衡公獨惓惓於此若憫夫懷才者不獲自見舉從前積習翻駁更新亦何怪都人士歌詠知己而譽溢文苑乎使公甄陶天下士其汲汲焉務簡髦士爲社稷人才計又豈歎野有遺良哉嗟乎吾感公爲商民請命也而因念公爲士之不得志於時者商願藏市士趨龍門是其大者固已浚厚磅礴不負所學乃其誕敷一郡偉績洏澤浹洽通都何可勝述如公所行需以執政庸俟他求乎又

將操筆而紀其嘉猷矣

工部蕪關王先生考績序

蕪關爲天下孔道其工部報政率[illegible]自雲間王某先生來既受任尋上其事願緩期天子可其奏命三年考績今者功乃成諸宥宇下者屬予一言爲賀余告諸君曰爲人臣子身受知遇之隆不能愛養民力而徒事斂怨積愁雖爲國家勞心計儲百萬金錢祇以剝削元氣又況以此爲進身之地揚揚大臣幾何不爲賊輩所輕侮而又欲以顯聲譽建大功奚可哉先生念榷關已非公家得已兼值諸寇氛没江河

爲梗木商罔攸利濟稅額既缺民力實艱先生起而歎曰苟以缺額之故或多方計畫以圖其最也勢必重困商使天下之商皆裹足不前視蕪爲畏途而將來之課愈益匱乏其以是誣上行私雖增華膴失厥初服孰若寬其力使漸至既不損商亦無減乃公事第遲我數年遷秩耳或者謂予爲不善興利証下籍亦所甘心以此衆遠者蓋三年于茲嗟乎先生眞可謂不善爲公家興利亦不善爲榮膴地矣乎使先生廣積聚不惜商力之所存天子未必以速得利爲喜而一歲之中營爲上考越三年輒陟美官洋洋鳴得意而俗之人且誇以爲能也亦何至今乃始有其成然長江浩蕩之間人食其福願出其途雖躊躕布畫殫厥心力卒若蕭然一無所取于往來之間有以稱上意旨者得心計臣百不如得先生臣一蓋今天下所在騷擾大都自桑孔輩始官既以競財貨筭錙銖者倡謀于上而又不能聽其循序以進下之人亦何憚而不相率爲攘奪以起乎則如先生之不黷貨也不湛大也公勤廉慎爲天下培養灌溉者何窮而天

子又何嘗不嘉乃丕績慶得人哉先生所司不過水利中數種耳猶然恬澹如此使司農得先生不至如今見錢穀而卽以汨没其中嘉惠商旅又寧有窮嘗聞先生凡所下交皆識大體留心當世之士蕪稱作人雅化率首先生夫權之去士也遠而獨於此乎勤勉造就多所獎成其以視今之鳩材學較者反唯賄是聞不又大相逕庭哉人所極羶趨而易於自私自刖者先生獨澹若水焉俗吏所稱爲不急之務者先生獨不遑寢處于茲先生有大過人者而不在乎區

𢌿勢分之間亦何敢以詭辭進而此一官從未有以三年淹者自先生告天子不皇皇取利始先生澤則河海聲近日月矣

努書艸堂珍藏

送汪扶光北上序

舉子計偕上公車慮無不祝曰急取龍頭為熱心人一快扶光行諸同盟亦復循格作如是贈予告之曰此情致語非送人以言也願得因計偕進曰人主不能使天下顛連煢困之情狀一一親見又不能盡窮民無告戸軫而人加膝焉所賴三年述職得顯勤與黜咎慫諸孝廉偕行聽睹凜然有天威不違在錄是其進者大則貳王理天下次亦守令郡邑出備者效蓋莫不於此焉基之豈徒為入計者行李左右乎溫

努書艸堂珍藏

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問則曰倘衣食不足安得為朝廷而輕去就哉溫公所云亦高識不止於衆人之心蓋予之耻耳問爾槩然于覲道者果盡衣食不足否其為獨苛蘇憊足當計典者曾幾何人乃相與防銓垣稱借寇者靡非路獲其公廉介直則又且惴惴然為彼側抑是懼明天子在上料亦有官君子之莫或有是乎雖然今日之行縣邑并達春明門凡數千里疲車苦櫓嚴月重霜內聽啼饑號寒心違怨而口詛祝者皆吾文章沉鬱頓挫之所繇生

見夫蝸騰髓𧏙手足齋咨愁嘆而不克弛其經營負擔者皆吾行義躬往之所錄積爲我告主者曰毋使邪吏行弊政毋使俗吏治海民在此行矣可與計偕矣不明此欲使遂與王公調和海內豈不謬哉或曰扶光行將光耀天庭讀書中秘無言之潤乎是不然今天子登明選卜要當使下達民隱綜練世務者爲之予猶在野姑與述目前所見爲佐其行於是諸同盟皆曰此言者理也傳彼都門可矣

送吳濟來省親山東序

吳子之父賈于山東今復僑處其間凡三四年矣吳子故處于家嘗告予曰小試羈絏不克修問視今且暇裹糧而告行于予夫當此觱發栗冽慨然越二千里敵寒而去親在則然吳子能于其親哉君子壯遊人國皆別離父母方車馬威遲山川在目而牽衣膝下之情一日再起今雖遠去其鄉日與吾親漸近抑更類遊子之歸也則風雪縈懷皆其溫然如擁重裘之事吳子安得不艮于行然有進于吳子者吳子年

少負讀書之概嘗不得志于當世搢紳者流觸懷而起往往發于語言狀貌之間乃今日四方守土之述職而來與所爲孝廉者公車載道轍迹紛紜多出於吳子所經歷之路其間賢士大夫足以動人觀聽鼓人志意者不少然而氣高挾威貴者之揚揚欲逞也不乏有其人況其所隨係而翹張者又類皆喜構鬪唯恐無事於道途行李雜遝逆旅信宿中追辨有藹然一介杖策省親之吳子乎蓋吾嘗遠涉從師孑然徒步間有逢其腐鼠之嚇者然隱忍已耳竊笑已耳

思與日得志無爲若所爲以貽鄙薄於人已耳吳子之行適與其合故爲之告然非必有是事而吳子氣未和故有忽忽不禁多似予者且道里又遠旅瑣瑣者甚衆僮僕商旅無之可忤而於予所謂不乏有其人者尤出門所宜謹避爲吳子者冰霜不足驚其抱疲倦不足頹其神一或有此于前則恐其向者之畜一旦惆時病俗憤發而不知誰何是不以歡忻來而以愁苦險阻來抑豈寧親之道哉吳子不以爲迂也則又有進焉吳子習孔孟書嘗思其闕里故處訪覽

諸賢人遺迹幼嘗居其鄉不得聞今長矣又行過是都能遂所懷來矣則思聖賢之徒所以令人景慕徘徊不已者豈虛也其當日必實見諸行事之確然爲衆人所不及夫是以熚然而傳于後乃吾見有士自曲阜而來者誇其廣覽之興若親炙乎夫子之餘而攻其所行又每出庸衆下其所以慨慕而欲徘徊其間者何哉吳子此行追昔所思于焉若見不徒感慨流連亦必有毅然發于踐履者乎料亦親之所願獲於吾子矣吾且拭目以觀吾子之歸也

王烈女紀序

今縉紳先生遇民間忠孝節烈事不即舉行必多所間抑後乃得達嗟乎慎之也抑其中更有未遂者卑賤貧窮其以是埋沒于庸愚忮猾豈少也哉然下有君子旌善無權表章有口誠使我所及見者著之話言傳之天壤可令有志氣人感動興起則雖不獲直行胸臆使軼德潛芳晝合日月而視力所能爲罔沛部以稱草莽勳庸詎曰逾濶此吾尊素汲汲爲振王金鳳之烈於世屬而和之者且廣也夫人有忠孝節

烈其事皆感憤鬱勃沉痛悲哀乃從而詠歌反若歡忻鼓舞代之奮悅卒若徘徊焉而不忍去慷慨焉以歎其難如集中所載諸篇則豈非同然之嗜激于性情而隳紀傷化之夫乃所以供我痛哭流涕雖欲不取其烈震盪之有不知其何以酣至而不能自已者王子誠君子哉且烈女故王子之鄉人而又得於其所親見比地而不克甄其英秀播其風聲乃令他邦𠕋我之賢昔人所愧也王子又有不可已者乎吾聞烈三歲時其母患風疾夜投女大池不死越十五年

女復投此池而成烈豈天知此女能爲末流植綱紀也故不以三歲死而必留之十有五年則夫後之樹異節建偉功于人倫之大者其始亦必有鬼神呵護之地此中奇境政如山氣龍從谿谷嶄巖非常人之所可至王子至性激濁爲能繪出人間吾不知王烈池頭有賢士大夫能不憚勤勞艱瘁往而問津否

驚天集自序

士之稱讀書者居則勵行篤俗出則宣志勤民凡所以上報君父必有不欺之誠實試之效庶幾勿忝至不得已乃始論書策以寄懷垂空文以自見要亦不離有用之書而初志則不如是今者聖人在上誕生馮孝婦垂天壤而昭人倫皇哉弗可尚其鄉先生郡邑大夫揚明之責所不克辭余乃煩旅人之舌亦不哲矣雖然蓬蒿而名聞于天子當世寡見且昔人作三篇之詩以歌詠明德盍以紐之王敎本乎勸懲欲

使天下曉然知所尚耳又况剖肝救姑無欺與實效者反驗自婦人則雖稱先王誦古昔不若習此之著明淺切苟無與扶進道術使昭於四方光於異代不惟不足唱起來者其精誠注入人腸腹千百載後能言之士允能罪人則今日述美諷喻之役不爲得已者文舉稱正平云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余也愼所懷來亦用是爲讀書之質矣

刻新安二先哲文序

鄉有望人爭爲大寵刻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其文章所遇足啟來茲乃令晦抑弗傳鄉之人蓋亦羞矣此吾黨今日袁耕鄉先生文勒爲明訓而束三九殷勤加厲遂開以初菴雪松二先哲也雖然先哲之人潔志寡營行懷愧耻將有琴瑟笙簧之意以動盪其詩書錄是氣安節和言成矩矱裁雖高簡餘不盡者引人夫乃音徵如且廉立以生若夫耳目騖過處無清剛之質及得志去更壞其坊縱言爲世宗峻德者輒置弗道即先達亦貽人愧辱耳詎足詡哉今所袁耕大都吾徒師表兩先生著焉讀者苟析厥旨知銜與繩墨之不可欺而又能坐聽雅頌步聞環佩于以求先哲之歎息也則作者之人與傳者之志幾于禮樂相示也已文也乎哉予也非德是懼見束三以身治文氷淵日肅則奮從之所願與修王唐歸胡之教者應知其風足尙不獨以時文高天下也然則兩先生豈止爲吾鄉先哲哉

蕉園藏稿序

蕉園麥子龍翰香吏方子玄二所朝夕誦讀于此者三子皆奇才著古今文滿車然皆痛悼當世之士一得志輒喪所守浚欲蕩滌流習用厲女貞乎相矢曰蕉園實聞此言歲丙子三子悉應晉都試龍翰售二子無怨尤且喜其道行不隔於世于是集龍翰所爲時文得十之一屬余序行之龍翰且謂余曰子毋衆人我願以今士大夫所不欲聞者爲我戒使我得執子之言以無墮于行則君之賜也蕉園實聞此言余曰子不以鳴得意而規戒是務甚哉異乎今之孝廉者雖然子今者未對策殿庭得位行事則舍其搢紳大夫者務先戒其爲今孝廉之所行乎夫今孝廉莫鄙于關說一事一歲中謁郡縣大夫者有倒指使以官下吏者有例其關說中又最取怨怒于人者身爲士子辱罵李盧及剔而聞提覗則置諸舉人後爭賄厚顏名開公揭先年猶冒薦賢之說今則又明據爲例且托爲與計偕之資焉嗟乎薦果賢乎天子凡與計偕者額有道里之費乃忘其寵而又以此爲指名

乎卽使獲重賂以事父母父母之明于義者方將羞
其奉養又況泥沙之用或歌酣舞袖或芳臺書宇象
養僉亥作無益以害民生愚人或嘆其富貴多其能
而大賢之輩則往往哀之夫人爲流俗所譽不足增
榮一爲大賢之所哀吾不知其何以自稱曰孝廉也
且天子舉一人動費不貲皆賦民膏以隆其遇植其
材將使大有以報國報民者乃一得氣去輒若此輒
又不止若此此可無戒歟如一人倘志有一人夾輔
之則此一人竟行其志矣然世多成人惡者相與汩

沒且曰杯水薪火安用矯俗自苦爲于是中旣自亂
盡敗所守殊無悔禍之意又安望其後來之釋禍而
報國報民耶夫若豈皆生而狂者書曰惟狂克念作
聖乃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此栭子厚所
以嘆息痛憾也抑一科之中必有一二人之文爲之
冠不以名次相抑使我之文錄錄浮沉亦已耳誠哀
然爲一科之一二人而後來所履反出錄錄下更以
見惡于仁人君子又何足重哉此又吾所不避忌而
爲子言者龍翰曰吾滋懼矣懼將來護吾過者多而

無人警發砥礪于吾前也余曰今天子飭厲衿紳嘗
必有眞孝廉者與君竝起苟不爲浮議所移毅然用
恥則夫子所謂大勇者安邊化俗之具直以身任何
懼焉龍翰又矢曰蕉園實聞此言願卽以是弁吾稿
使同人中或能諒我成我知我輩不止以文字盟心
而我更凜夙夜以求無愧于蕉園者余曰此可向子
言耳寧播世以賈罪乎香吏玄二起而嘆曰彼能進
于禮門義路者聞此可震無咎如謂言者有罪則天
子命按臣釐正之說可悍然不顧歟余雖悔余言然

不敢使龍翰之言不彰于世且徵香吏玄二一家師
友相與有成所爲儲以待聘者更有二子之文與人
在人曰龍翰文取旨聖賢而峻潔古雅文中之疆界
甚嚴而一絕乎衰世苟且之所尙猶癸酉之有扶光
甲戌之有然明乎余曰然兩君各擅譽一科而一以
靜澹杜門一以廉愼致治又以見吾里能文之賢士
大夫先爲戒也如此

湲林集序

洪氏諸子有從子與扶光游者又謙疏石卜公素生一家之中叔姪兄弟自相友善又皆年少俊才篤學湛思敦尚樸黃其爲文類能脫去凡近懷古情湲益斌斌乎足觀焉鄉之人譁甚謂制舉業有捷徑此非所以取世資且靡歲月諸子憂其言余嘆謂曰制舉業固吾進身之基苟無忠信誠慤而且以捷徑名他何望乎夫今爲文者思有以逢迎於世習其熟便交悅嚮之以爲非此不遇卽遇吾猶惡其詭隨而露枉

已之根將毀方求合不獨在文矧未必得而先厚植其不肖乎昔人謂戰國策士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孰知更有甚者今天下古道熄宣非如秦世挾書有禁故當縱意讀書然讀古人書卽當行古人事古人于行坐登車必有聲焉者勿使惰慢邪僻之氣得出於身身且養之可令脂韋成志先見於文字乎祇祇畏畏求其與聖賢酬酢者何在夫然後誦讀不苟則其出也必多所表見而裨益乎上下寧有巧拙與且士患無具當途之中豈無有博習絕俗號稱賢士大夫者一旦出而訪酉陽之逸典搜甯子十五年之志學稽古之力迷迷而見道義相舉多有其人獨不自信與余亦嘗爲文志于功名之地然幼而失學長益惰頹奄至放廢世或愴之余卒不忍以此傷其懷抱又不敢于貪緣奔競者少措足區區之心惴惴然失吾初服爲懼則欲以是堅諸子志以期大所得耳何憂於流俗哉眉山老蘇上書自白曾盡燒其槀所爲文數百兀然端坐終日以讀論語孟子諸書彼亦志當世者抑豈無見而然今諸子且出其業于世因

舉所與言者歸之倘更有反覆咨嗟而興起者乎余與扶光且從而後矣湲林則余今年所館山居湲寂林木森然余爲名其集世或以爲人不知云

礎東集序

士果卓然有所表見從朝廷百姓起念乎非然一帖括技稍蹶輒引天子憐才恨不同時爲兒悲歌歎泣亦云過矣古昔聖賢泥塗坎壈曷嘗不憂傷鬱抑重自嘵悼然大則經文緯武貳輔王室小亦郡縣抒猷偉績可觀非敢苟簡富貴若唐宋以降代有名哲且夕上書急自表暴是豈欲著書立言徒傳於世亦將有所建明不朽以無墜厥時耳然潦志之士讀其書未習其人猶爲譏動下此者又當何如哉往予謫薄

多所憤勇近逢放斥益自懷慚弗克修躬闔上章采足傳已流枝葉又况块埏之內含輝踔厲者離離蔚蔚安在彫蟲小伎堪自詡哉以此申約同志翼翼愼守退求所爲一出而奉至尊垂休業者何在遇合雖不可知爰以改過抑亦循涯得緖矣洪子坊來質行淳淑其文故卓然成一家言慶虬之賦落拓人間益未嘗以相如擬重者聞而悔曰予方以待字小言就繩當世若然又多乎哉曰否不見夫操斤墨而靡定者非睹媒請介則餘子碌碌其能紹明古緖總集當

世之務率多湮滅不收又烏能已行道之悲歌歎泣哉夫明經而自傷吾與爲戒也誠如弱冠慷慨求試諸纓而卒不得逞才輸能於明主吾亦竊爲之痛矣謹繕所志以無忝制舉者所爲共武讀而奮起者又可借以崇鄉黨之訓廣厲俗之方獨無意乎洪子曰是可序吾志矣

洪遠生還山詩序

我與遠生猶然山中人也而以還山名詩豈其有嘉遯之志乎山中人抒寫胸臆不畏怨憎一歷通都遂成局蹐今者喪亂弘多蹙蹙馳騁於以言遇則諛美之篇多于諷詠誰復容我張志欲言者如是則橫眼空山亦難已其感慨作者之意未可言傳而滔滔世士卽羣起而謂我宜驕矣遠生且柰之何哉嗟乎士有所抱不能登明堂而歌咏明盛乃令憔悴巖阿與猨鶴爭鳴猶復無所容其言語遙聞異代尙爲咏歎

況當年之身値乎而後乃知還山者之爲有甚傷也雖然君子之道無怨尤學問之引也無涯極于此求之亦安得而不泰然乎遠生是詩發憤者其志疎宕而瀏亮者其辭緩悠閑遠懇至而惻惻動人則詩人不得已之心怨而不怒之情蓋有合于君子與學問者出而與人歌焉夫固可以興矣

洪石生摩松閣集序

觸目皆者述之人而務華去樸不復顧其言之無益於是學術旣卑風俗日壞夫君子將以言語導救天下而反滋頽敗其罪等於寇賊焉是必有矯拂險薄障隄末流之士起而修明其說不言則已言則必關係世教罔惜忌諱而決不忍以修容傍聽者取悅流俗貽譏大人我洪子石生殆其人哉洪子學大而篤于經術凡有感于時事之不得不然者卽暢所欲言不復茹逆如向者黎州守忠孝一傳以剛大之氣發

醇懿之思意不止爲黎君一人作也夫亦有析其事繼其人者乎乃卽有宗伯茱先生者一旦覽其傳直從千里外致書問將殷勤謂其人可以見用于天下嗟乎是眞能以言語導救天下者何必常人讀其書想見其人卽當吾世而恒多阻閒付之流連慷慨已耳宗伯爲朝之元老士之龍門蓋得行其言者旣知夫有補于天下之人如黎君又知夫立言之有補於天下之人如洪子意象經營勢必黙其所爲務華絶根者而進其以經術經世務者所謂一人之知比于

千萬人之來舉豈徒流連慷慨而已哉則衣衛王庇民之臣相望以起而彫章繪句者將自悔其無益而還返於明白正大之域洪子雖在山中其庸績有過于在位者矣今且以其摩松閣集行雖卷幅不侈而其矯拂障隄者一篇之中輒三致意古人氣格大家體裁如洪子者眞爲以言教人而又不必藏諸名山待諸其人也已

蔡南涉稿序

敦行今大人先生所日夜講而惟恐後者好遷所令勔涉詬辱非勉强之難也大約貪墨者勝清智以淆官邪失德實冶誨之求以匡振其何能原其操筆臨文蚤以朱綠玄黃失人耳目浸至服習嗜好希潛者淆昏德丕著推此一念恐恐然惟不能以鞶悅蒙身爲耻繇是旦而受遇晩仰于營忽然喪其仁義之志就下無忌曰是何傷也衆所共也一人辭之而不足以昭其潔也嗟乎朝廷方將養士以廉先用此制舉

者試其發揮士不自惜像墨乃躬其又何以述先王之明訓羣學者而啟之哉人文所在氣運倚之此吾南涉日夜繕淑而以大人先生所講者示勤于文字也南涉閑朴無華氣矜之隆涵諸和悅其所以務去者豈今人可揆其方哉今年從余與扶光游尋論知止有畔無越雷溪之水不足供其洒灑而志行篤慨抑又過焉所繇先諸子而長言歌詠之者非其人吾誰與歸時聞天下舉賢良方正洗易慮意其人亦有不負聖天子所望者與乃揭去盡之意以書遂貽之

六水集自序

予與桑梓之人聚自古在社然飛公龐扶光維憲及予五人又一年予與扶光過程子蓋臣之廬相與慨然憤發賦相彼之詩焉蓋臣有姪朗生亦少年奮勇用恊乃心遂共著社同言四人者剪草萊而荒之初止十人漸選而進間聲相思以汞征益難更僕數矣厥後里社林立釆芍及我不一而足然古在㴸始廓宇問域櫛沐艱難實滙源於同言大陵長育孰不菁菁茂㦤哉于是蓋臣屬予哀同言之文以行爲識社

事乃于野之人鴻書璪義不戒而傾爱與扶光振揚風烈播其萬一具見江海集成而扶光㦸先子之戚不復載言余縱目舒觀遡六水之源流見登堂之姓氏濟濟雝雝皆予桑梓人也其文尊于我者我以爲父兄我足以追其文者我願爲昆弟父兄昆弟之前有善必歸然傾而不勸非一家之福則請爲卑幼之辭曰上之設官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下之仕進非苟没于利而榮于名昌黎以文扶道故爾諄勉今士得此意而攻制舉義且爲社期相覲以有成也更與爲盟則重若事貴若功又裁愼矣雖然盟滿天下而矢喻之言降於兒童戲笑盟其替乎盟之說向巳序扶光稿中而未盡泣牲曰盟珠盤玉敦歃血加書靈爽斯在古人凛凛不敢有貳者謂忠信之薄需此敬憚然盟甚殊類工商盟厮役盟最下盜賊盟而盟可貴重有補于天下萬世則莫如士蓋若皆一身一家情賍貨財之私及同心傷善罔辯定分之謀盟畏人知瀆神者也士則修其身讀書窮義餘家及國考古今治亂興亾得失之機察天理人情經權常變之

數上思以安社稷下思以撫人民在一日則思盡一日之人在天下則天下恃有其人非僅如富貴無忘緩急相庇之志又恐一人不足以濟故合同此志者而盟之蓋曰吾所盟者可與明言之者也可與親言可與朝廷言可與天下後世人言而後乃可與神言之苟違于是而强盟神必殛我我亦心薄之一出而實心實意舉以措焉豈非盟之所助乃今多不然當其應童子試也實有盟一隸諸生偶逢知遇輒屈膝其身於府縣官之前蠅營頑鈍者有之諸生猶盟一

舉孝廉則苞苴竿牘私謁公庭頻受有司之厭棄而不愧者有之然孝廉中豈無盟者迨釋褐稱進士或就畿內之臣或膺民社之職弁潰湍決橫流無巳所不忍言者寧少其人凡此特其匪正一端天子安得不思掃除若輩更拔其人哉然其盟亦仍是畏人知耳求所稱富貴無忘同濟緩急且無有又安得所謂可與明言者果如是則士之盟與工商厮役盜賊等嗟乎因士而有文因文而有盟不盟則已盟且與若輩等孟子云哀哉謂人已死而痛哭之也嗟乎吾父

兄昆弟之文彰彰如是或淵古宏博或正大光明或敦厚醇謹或孤清自好文未有不如其人者則吾黍梓之盟斷無有蹈前弊者矣無其弊而言之竊相與勸勉焉耳程子兄弟十五六時即識汝南正學遂厭科舉業慨然有求道志今功令所在非科舉業無以進身有爲則借文之盟正守其身不確而易哉且無其弊而言使子異日苟或身蹈衆將共棄子又焉敢是以願陳父兄昆弟之前防維而勿敗也然近有敗盟者不可不愼人才輩出何可謂此間率少文字且時文耳何至輒自予雄或未軌於純則托辭諷動何至指名辱罵輕儇浮薄何以變士習而淑人心甚者致爲讒搆失其初服彼瑣瑣者何足以云若夫御人欲摧王艮之手紘者欲折伯牙之指專私惡勝嫉忠妬艮巳于文章先見之然吾父兄昆弟亦斷未有此乃若妨盟難覺其浮屠之說歟程朱以來白沙陽明諸先儒文與道照曜窮古聖賢統系于焉繫之皆嚴絕於此謂我性命衣食與今日官爵祿養頓有聖賢之道維持錫我固不可忘本而他之耳高皇帝曰攻

去異端斯害也止赫赫王言遠不具論即今禮部學使諸臣申飭士子文屏釋語夫文第言耳猶厲禁今士君子或欽崇其教一身而聖賢與浮屠兼修聰明大勇意其人必卓爾有見可繕厥躬不悖聖賢之道子愚何知但懼後生小子孔孟之堂未入而談禪習佛巳淪中之高其風者至陰薄孔氏之教而滅裂朝廷冠裳盟則何益昔傅奕戒子弟勿學佛書作高識傳爲唐一代名臣元王嘗令廉希憲受僧八思馬戒對曰爲臣盡忠爲子盡孝臣已受孔子戒矣元王猶

肅然善之我父兄昆弟詎不遠過然村墟有失鷄犬而詛者衆方歎息一人以爲詛已也怒而肆毁折之予滋懼乎雖然予與父兄昆弟勸勉耳始之勸勉者五人廣而勸勉者十餘人今六邑之父兄昆弟具在交漸廣而勸勉漸急如盟何且昔五人中我怒飛實用狎主其剛方直毅不避乖崖自同言後與于是者咸敦率夾輔不失設官仕進之初怒飛雖遠古意猶在所不與共没斯人者豈獨五人十人哉

祭書艸堂珍藏

東海集自序

夫人至無所附麗無可攀緣之境卒能刱造未有傳之曠代而歎其不能以至拘虛者見而然疑豈有他哉逐於聞見則聞見旣窮無所於恃失其已能者多矣奚暇外慕苟目斷陳迹不復有故事在胸豁然激觸浩乎見天地中形容皆吾一氣之所融結乃爾暢其分際卓立物表人所已設不爲更奏或云言思路絶獨獲宇宙之奇不知行所本然出乎其性果以當人探賞不能去之於懷卽人人具足者耳詎有外物

祭書艸堂珍藏

可益其神智哉然神智之出亦非離乎器數周歷旁通去彼形模啟其義蘊經年勤研苦相偪而來以至於不可自知而後得此境界而後其境界有以發育而不息不則猝然之光晝而不進離事之哲淪于空虛難言之矣古者文人自六經子史而下代所傳書莫不嚴搜廣覽用兹與博乃其著述所成可以羣服而不見其雷同者則氣體獨存自鳴一家如未嘗有載籍而不屑以肖似以此知文之生于人也如枝葉之發乎本根時序之流乎氣運相生者原自無窮不

可以既離之條既往歲月爲延晷也是不可不講於舍棄之說矣貪於所得者不能以棄本無所得者不可以言棄惟涉所倚賴而能煥發天明實能棄之此則自絶其附麗攀緣之境者乎今之房稿亦經生附麗攀緣者也三年一變是三百餘人各自棄其已然之技告世以自生自拔之途吾復追逐遷徙於其間莫能變化則步趨疲倣擬類不成人見既棠天者乃臨雖有絶奇之性出類之才將安所露哉意惟聚古人書卷之氣使渾淪磅礴於内制舉義之不可以免

者神領意得難以告人而形爲緒論亦不至使英雄之士見而不獲其快足之處則雖三百餘人之文字可師而精者隱合遂無往不覺其可舍可棄此卽予一人之言而凡爲三年一變之人亦當不没此語昔者伯牙學琴成連至東海中知先生移我情東海無師向者擬議所待之師又竟去一無所緣附而捐棄固滯聞見頓殊乃愕然得之以成絶調於千古予復以百餘文矜執沾沾殆亦未能與于舍棄之義然成連不引於三年以前必俟其精神寂寞情之專一

非伯牙歎于天授所謂猝然離事之智不可久於其道必幾經閱歷備盡艱苦可恃之地實不可以棲託其中夫然後進於廣大高明物莫能尚也已此皆言予學者之說若夫其文則皆縉紳先生諸篇端昭揭矣不復贅論

江止庵遺集卷二目錄

記
重建唐越國汪公神道坊記
拜孝記
肝雨記
陽山寺佛像記
耐苦記
錄
顧天錄
罪言錄
疏
擬上奇孝疏
辯
答客辯
論
書貴有用論
不苦無書論
鄉宦子弟論

同年序齒論
死不死論

歙縣江天一文石著

弟江天[illegible]月手授

門人洪祚永卜公手鈔

重建唐越國汪公神道坊記

汪公以奇勳著大業之末武德中受唐封爵爲越國公後葬吾鄉雲嵐山墓廟勑祀奕葉不衰前有神道坊傾圮廢弛幾數十年支派廣延近有名國儒者文芳者言念明德身先集貲費數百金重建而新之又有名玳者董其役不踰年落成是爲崇禎己卯今

巍然墓廟之顏而爲行路所式瞻者雖廢興有時尤共歎兩人不忘祖烈如此又其裔名之偉之恒者余同社兄弟來告余曰是役也族方謀今搢紳先生文榮之念予祖功德在人六州神而奉祀無所誇且近子之鄉得子爲紀實使後之人見其先世以來事之可爲者力之能爲者卽鼓勇直前毅然自任毋拘牽于慴毋分諉于貧庶幾往烈遺踪於昭不墜而人貴有其孫子乎予浚歎二子言慈孝又以慨丈夫之不可無功德在天下也隋唐間羣雄兵起公獨保障首歙卓犖當日朱子綱目書而未書豈故鄉軼軌多所遺忘耶然自吾歙宣杭睦婺饒諸境千載下孰不虔恭降祀敬揚風概以此知澤被其地者其地之人自不能忘彼有志當世士恒耻用譽若區區傍顯者姓氏論譔豐美抑豈公之所急哉且今爲此者固非號爲士大夫也慕義以行君子重之其克光先物也甚矣又况輓近有力之家覗其贏餘惟宮室臺榭子孫是圖間捐金帛崇尙浮屠以邀不可知之福蔭至于先代丘隴顯祖坊額牧牛羊而夷瓦礫過焉勿問類

多有之其流連于是而不能已又豈慮子孫而罔念先人之衣冠者可望乎且士大夫中見有慷慨赴公之舉又議爲獨專其美而疾惡其成是猶衆子能事父母而不顧其養者反謂形已之罪夫豈鮮哉乃聞汪之裔有爲新其廟貌者有葺封土者有疏理田畝而增崇享祀者或共襄厥事或獨行已志今又有重建若坊者何其後多賢君子耶此雖田野兒童溪翁樵叟亦足衷同歌詠頌說其休詎得志于時而後能鋪張揚厲哉誠使其後之人所在如是以相黽勉得

無有感念前徽爲人臣而不有所大捍禦大施及于百姓即非我族類也乎其爲他族子姓有不記若先人往迹者又得無見而生愧愧而效其將事之不遑者有人乎夫先自榮也矣雖然使爲之祖者錄錄無所發聞或身處不德則欻爾滅沒化爲烟塵後昆無敢認其名字安望數代而下雄峙天壤使荒遐亟屬猶相與問九原之故道成其嘉聞如公後裔嗟乎士君子惟未沒之行自愛是眞能貽謀者

  祭書艸堂珍藏

拜孝記

江子家四壁立菽水難供每寄食吳越間倚空自笑已有逆旅主人挽居於大江之北顧瞻有影晤語無朋雖復儒卷伊吾寧堪牢落以故每遇可興可感之事輒喜付李囊閒投唐瓢時一展帙以佐良交此窮居作活也一日爲友鄭北魚招飲足甫及門遇諸相識者口曉曉新採花不絕有驕余狀余私謂曰當夫窮愁著書牛衣夜縮時不問有人物色直如夏日炎炎乃始驚顧歎愕幾於刮盡寒士面皮俗牙可畏如此然越犬吠雪亦何足恤政堪鼓懶耳因戲語曰所謂行夏之時非耶越十數步又逢一友曰有某官貪墨無似近復以三千金枉一善良又以試事賄閒童子有爲不平者往與詬讓竟置極刑針其十指而幾士民嚼齒畏族世無敢發余怒髮指冠恨無四十斤鐵鎚自往擊之但數呼罪不容於死而已頃至北魚軒中客曰適見報章有搜出夾帶舉人錢神爲政終朝三褫備極絕倒實快群心余曰一日之中跬步之內所聞非極可嗤鄙事即所欲殺欲割事急借少合

  祭書艸堂珍藏

酒灌吾耳而洗之客請以興闌進云毛孝婦割肝活
姑余爲毛髮皆豎心膽欲墮撫几如雷席間盃筯若
躍而起急大呼曰眞聖人眞聖人曩過維揚見朴樹
灣有剖肝婦覽淮志見鹽城東有剖肝子今又有此
人不但爲楚州更裝眉目且助我囊瓢中好字樣奇
故事矣我見如許男子都是無肝婦何以有肝立欲
往拜以暮阻因語同座曰今上躬行至孝首欲以孝
經廣厲學官示民有本也風行草偃輒有奇孝若此
此皆眞氣蘊隆如祥麟威鳳應聖而生無憂不太平
矣客皆迂而頷之因命作剖肝飲以聖人爲監佐以
奇孝爲傳呼一片酒壇凡冠者童子及先輩行無不
各以得聖人奇孝爲勝觥籌交錯孝外不談一字諸
行酒青衣亦復色飛眉舞恍惚乎有孝感之景焉天
下不善飲無出余右是日幾欲拍浮池中傾數十斗
殆有過於浩浩然落落然者俄而更燭且跋主人酉
髡醉失其呰起復匿轄客謂此奇孝酒不可不飲爲
復進一行蓋性多感慨而又重以前者所聞磊塊胸
中及聞剖肝活姑亦不自知其情之至而盃之傾也

乃遍語客曰明日當率諸君共拜其門願無後客皆
感奮曰事已傳數日顧未有如君激烈贊聖如此者
得君言不惟我輩更加惕厲眞可以起天下之愚不
肖矣別歸齋頭吹太乙之藜讀天經之義稽古帝王
童婦之所爲致孝者原無粉本舊格要皆一念精誠
通於天地毅然爲之無所於顧而卒未若剖肝之奇
者須眉岸然尚有違棄君親而不顧婦何人斯作如
此驚絕千古事耶恨無告我致聞之遲夜不能寐坐
以待旦爰顧風雷徐徐引起孤清閒靜之音以去而
正大舞蹈之氣以生彷彿有剖肝者臨其前而不覺
其形神之俱肅爾乃闕鈴未息城旦猶嚴遂復雙趺
蒲上廻想我生幼能溫凊乎長能色養乎振我誦讀
之勤而無荒於嬉乎冀我君子之身而無錯於履乎
古廚烟冷機婦無吹長年飯後之客鎮日王孫之絲
而堂前有老曾未以博一日歡其於古孝何居蓋眞
有不堪自捫者乎不識不知少婦而竟爲王公大人
所不能爲是不可不傳其說於天下也夌晨欲挈旅
人共往以爲友請禱不果余謂此眞神不拜乃乞靈

土木哉遂攜館僕名曾孝徑去所約諸友若鄭北魚殷德華李元實鄭天生鄭君正者亦適至余如渴驥奔泉諸友瞠乎其後倏忽至新城道遇壯者疑亦孝中人語以故即紆其途以引余輩至其地則頹而矮甚故衡門也余歎曰聖人居乎高堂數仞中應無人子也趨而進毛君出與相周旋余先叩太夫人健乎曰健夫人已健乎曰已健矣曰願得一見孝容當爲作傳馮母劉氏扶之而出雖復抱創煥若神明余曰是天子所改容而禮之者遂五體投地諸友隨焉乃

從容詢故劉出其血衣淋漓結轖環顧諸君色戰口張不敢迫視遂詳其顛末得其驚天狀而歸出西門外有指一小肆曰此毛君麵也乃牽入各飯一箸余題曰孝婦麵使後之食之者聞名感思安知不與孟筍彫胡諸名共播乎退而思予靜之言曰宇宙內事乃已內事旌善無權獨惟文章如毛婦豈可不亟揚於世數日外遂扁其楣曰奇孝驚天所以厚人倫美風俗也兒童男婦移時已不提割肝事矣至是又如夢中一柞頓閧通都是日郡曹以旗扁贈探花公適

與之會談者謂孝婦果不如探花一則搢紳標榜一僅書生題贈於是作小傳以識之爲詩百首以播之而又以一人不足鼓舞復爲廣徵雅頌以驗好惡之同或謂紀拜孝可也又紀嗌鄙欲殺欲割者何爲曰無忘所緣且使覽者拔眼中之釘生刺背之芒同且晝之禽而時時有一孝婦在其胸中則剖肝可不剖肝可匪直孝也而忠義廉節亦因之愛敬相起則北魚之飲亦非細事乃並舉爾日一話一言一動一想而隨筆及之

肝雨記

崇禎四年春禾麥之交雨澤愆時嗷嗷烝民聚泣不欲相視淮人禱者閧衢遍野彌日爲然而天則不聞俄有輿人出與穆卜矯首鶴立而雲霓則不生已而淮人牧亦相率告天謀所以致雨者已畢智竭能如古公卿大夫爲民請命之故事乃起視田疇塝圃間則禿焦更甚祝融亦復助虐一日而延及城郭凡六七所焉人心遑劇豈獨如燬疑天之不可以人求也乃有麗眉老人憔悴愀苦太息而過我曰上天譴告莫大乎修誠故史傳所載成湯有人禱雨穆公有徙市雨顏眞卿有治獄之御史雨宋神宗有罷十八事之讙呼雨卽淮之先有于公辯冤之祭墓雨凡古爲民者皆至誠感神故其名到今芳人口頰茲忽不驗民失職歟俗大逆歟政不節歟苞苴行歟昔人謂烹弘羊而天乃雨者今豈有是歟某庶人不敢以告當事而私以商吾子與言軫念焚灼于懷省憂之人哉予聞之浩歎焉而已稱天災以應之而已明日聞新城之民毛繼宗者妻馮氏剖肝活姑予遂往謁歸語

老人曰子無憂商羊舞矣收其桔槔廢其壇壝相率而拜毛之門卽速雨矣曰何爲曰此人格天矣天厄淮人使旱而饑饉亦必及孝婦孝婦而亦與淮人同饑饉焉是天不賞善夫下愚不肖亦有一念歸德而天不爲動乎卽人或有阻其善而惡揄揚者天心果如是不肖乎如天而賞善則必因孝婦以及淮人無憂不雨矣老人且感且歎且欸且頷小兒不解事者目笑曰禱者幾千萬人賢冠且弗獲應謂以一婦雨甚矣其迂也誕也予謂謹識吾言第需之暮果月離于畢至晨淋漓滂沱須臾而浸淫者幾滿大宅無疑天之不可以人求也老人衝雨騈跣而過曰子言徵矣三農之望慰在斯須官與民各相驚異或矜爲祈求而得如端明所云歡歌于道路忭躍于堂階者雖然非孝婦顧安得此陰食其澤而不知願借南狐書以告淮人曰此肝雨也或使覽其名者念雨以念孝婦念孝婦以念父母引分自竭各親其親則豈惟一雨足與成湯諸人並傳不朽而予兩人咨嗟怪歎之言庶幾藉以不匏也夫予曰然無疑天之不可以人

求也小兒輩遂爭相傳語曰江子能決孝婦也如此能知天也如此能以眞實敬信之言引人也如此

陽山寺佛像記

己卯余館休寧之新潭六月遷陽山寺寺倚山近路數十步有村落在其下村之人信形家言寺居青龍毋令有聲震里閈中寺自唐宋以來遂不得設鐘鼓僅小磬一枚虛示而已亦無敢擊其佛像蟲齧鼠損伊威封壘欹頹破壞不可以覩山僧六七日爲人間作祈賽事曉出晚歸經歲止寺內不過數日而已或鋤山刈薪作其香水亦只間見至如入焉焚獻瞻禮則絶無其人余輩誦讀之暇徘徊庭堂雖風和日映

如涉枯崖秋壑甲聽屋梁塵落孤冷不可留余笑謂像亦有遇不遇乎或銅或泥或木或石均一無所事事之像也乃有單庵小刹突起一形影其間卽金碧輝煌栴檀踵迹爭爲彩幢供億膜拜頂仰者四方之人雲集雨馳喧動不絶又況其爲叢林巨宇神格輻輳赫奕動人應接不暇獨柰何離索寂寞一至斯極且越唐宋則歷世已久踐更亦老亦何得遠拒於流俗而坐令若此豈非銅泥木石之有遇不遇哉然陽山之像又不可不自以爲得何也與其煙火瀰漫男

女雜沓紛囂耳目雖如人世富貴侈靡之乘殆亦汙穢之至矣何如閒身淸坐窅然幽杳設令有神不更全其虛明靜穆猶得與雲霄之氣相呼接乎已若像作答語告余曰子以寂滅虛無立於人所見聞之外不願與儒者宮室禮樂事愚夫不察雕琢以形强立詭狀失子之初逢子之怒亦已甚矣乃自有像以來亦嘗遭此而歲月荒忽尤淡厭離柰何又令此種種塡駢吾前競相撓亂子盍誠得所哉然子亦知由來盛衰進退瞬息即移夫是薰蒸灼熱者未逢當年滅

佛毁寺諸公耳一旦遭若人以起怒其猥褻混淆焚其廬化其形會見還其銅泥木石之質與瓦礫同棄擲耳零雨淒風荒丘野草誰復問其威靈者當年感格有特甚哉則子之棲寒止苦正復如儒家者流高奇蕭條不過不遇於時耳不掛人世之羈紲亦何至來其甚怒哉且金華不鳴斷割塵累旣無賠乎此左右里居而若輩亦遂不可無子爲此一方樹障庇也松風謖謖山鳥時鳴月突重檐壁苔秀眼子旣享受不又可爲君等常常言詠之地乎余竚立良久暮色奔赴顧瞻其上似屬余以記余求其故左右村落無令婦女或入入則羣起而逐其人並其附寺是以靜則像亦不能無感於其鄕之人也

耐苦記

余頗不敢自謬于君子益嘗形之論說矣一日與姚伯子慨當世亂離縱談人品伯子曰他人可游移唯子不可他人談忠孝節義轉瞬即不然矣然他人値語言關係處亦不欲激烈言之所以埋伏後來行事耳子獨不然子愈苦愈行出頭不苦便沒出頭矣子不肯受苦則從前之語人不信子矣人不信子子何足重言念及此子不得不爾也余感知己之言敬銘諸座曰江止爾自苦非人勸爾苦爾既苦可更不苦乎愈苦愈不苦或不苦愈苦慎之守之

祭書艸堂珍藏

籲天錄

嗟乎天乎天下事幾去矣破河南破山東破湖廣破江南半壁今又破陝西廣西江西諸郡縣天下不被賊者寧有幾處民心且漸失者兆自何端諸公猶含糊不向天言乎不肯者且送天下與賊忠良者亦忍不痛哭向天言乎長安道上非無言者言皆爲體面徇情而不管上天大局而之語文臣知今日之急唯餙其詞武臣唯恐得罪無濟今日之急也然猶有一府之禍關係江南百萬姓命即以關係天下人心如

祭書艸堂珍藏

徽州府禦寇一事此不可不急向天言者而天一又限於草茅禀於我皇祖臥碑之訓不敢建言然事急矣苟有一節可以自靖於天即碎首捐軀亦將含笑地下設終畏不敢是無桑梓同患之人亦受天大恩而不顧天下之人也天一忍乎哉是以匍匐走長安道上以爲可以近天敬用奏陳嗟乎書生也又懼咽喉難通不敢輕進卒無可奈何齋心瀝血妄作呼吸通帝座想遂號泣於旻天而告之曰天乎天乎到處蒙日月之照軫恤之仁獨不爲徽一府之官民雪奇

究乎方今賊皆以計策天下官府官府多墮賊計中賊愈得長驅而入如徽州禦寇而反得罪天下即從此不可枝撐非妄言也請言其畧焉方賊假沐兵犯徽徽初以兵禮相待牛酒犒勞接濟軍威孰意賊即不任教場强任民屋婬殺焚刧慘不忍言始知爲賊而相與堵截格鬬也鄉人素不習兵負竿執鋤難以敵賊之人馬雄究百姓死法莫可形容而賊且衝逸而去此賊犯徽之大畧也鳳陽守陵馬督所調黔兵先已没於常德澧州之賊止存姜劉謝李數人仍扮

祭書艸堂珍藏

黔兵名色與賊相約破江西徽寧等處此夥至樂平縣婬殺焚刧遂盡殲於樂平而姜劉謝李輩既爲賊挾不得不爲賊先驅既不能回復馬督而殘害樂平又不能逃命遂申言我等數人果係黔兵自投樂獄以保殘喘此黔兵没於樂平未至徽州之大畧也嗟乎天乎即眞係黔兵而婬殺焚刧已犯天誅况至樂平者亦原是賊而冦徽者尤北人說人妖僧怪婦及本土無賴之人爲一種眞賊乎馬督不細心嚴究不憾賊殺其兵而但聽其監紀卸罪之言因冦徽者有

假冒詐遂指徽州官民貪圖其刀鎗馬匹誘而殺之不勝憤憾狠爲疏叅至奉嚴旨焉天乎天乎賊冦徽徽已不幸督又無端欲殺其官民又欲賠刀鎗馬匹似乎爲賊報讐似乎驅民爲賊豈非中賊之計乎夫天之設兵以衛百姓因以有督深恐其不爲百姓也乃以敵賊之徽人飛坐爲誘殺官兵而欲盡殺之豈天意哉且徽與賊鬬賊逸而去徽人方耻不能盡滅賊不屑以爲功然但有一人肯殺賊即天之有功人矣而反罪之乎且據一員役之口據一監紀不監兵

祭書艸堂珍藏

之口而欲大殺徽人督何輕視人性命誤至於此設使賊所殘破去處賊行一反間計曰此皆鳳督之兵冒賊而橫者也鳳督將何辭以自白乎即今誤指冦徽賊爲黔兵於督已大不便何也兵行無紀律殘殺百姓是豈督之號令若自云我兵有紀律徽之官民貪圖刀鎗馬匹誘而殺之三尺童子不肯信矣天耳豈不聞之天心豈不度之耳鳳督疏云今黔兵數千欲渡江與徽人決一死戰是惟恐不與徽人爲難耳嗟乎天乎彼兵没於常澧之賊而忽欲與徽爲難且

明告天而欲與徵結讐卽彼死者之魂亦當暴白於天曰我等實被賊殺奈何反累徽人莫謂鬼無良心也且世難方殷賊滿門庭欲增此黔徽一難是使江南一帶共起而成戰場又惟恐不貽天以憂也且黔人渡江與徽人決戰豈悄然而至乎抑舍賊不殺而堂堂興師以滅徽也吾恐徽非盡愚人非盡甘心送死於黔人也計於黔人尤大不利而從此更有不忍言者天乎天乎馬督或者淸夜自悔乎雖然亦何怪督之怒也費餉數萬而一旦兵沒於賊豈可不言

但不當無故而毒徽官民耳雖然督後又坐樂平殺兵矣後又坐弋陽殺兵矣展轉游移想亦有不能自安者耶夫凡兵之沒於賊者皆可隨意飛坐於各處官民則卽此一枝黔兵可以盡送天下與賊何也賊屢冒兵屢破城邑往往官不罪賊而反罪擒賊殺賊者以匱賊計中是賊至而民死賊退而民亦死愚民何至逃死不能則遂以賊爲樂土況今賊又多假行仁義如破陝西諸處歸之者賞逆之者亦不遽殺妄意收拾人心此尤天所近悶者嗟乎天乎與言及此

恐天亦爲天下墮淚不止爲一徽人稱屈也雖然長安道上亦多有知其枉而爲之撫膺黙悼者矣亦有向屋角而瞋目慷慨者矣亦有混混焉謂時方多事不宜瀆論者矣亦有孤忠奮發欲訴於天而當事者唯恐其得罪而不敢大言者矣嗟乎誰肯明言是賊向天而呼徽人之枉乎夫諸不肯向天明言者謂天已有嚴旨謂督方膺重任嗟乎天乎徽人無所倚靠矣仍恃有天在上也使肯向天明言是賊與督細剖是賊則督心豈不虛意豈不厚亦必豁然大悟更爲

徽人大稱屈者天乎天乎何以突思金翰林而特爲起用乎是豈非徽之防賊鄉紳而督所云貪圖刀鎗馬匹而欲處焉者乎是天已原一人之情矣而徽有司鄉兵豈獨不蒙原宥吾謂爲民禦災捍患者賞能殺賊者賞徽自撫按道府皆有功之臣鄉兵百姓皆有功之人賞亦已矣又蒙罪乎且地方官既不惜一身爲民防守豈惜受罰豈惜一死獨百姓無知謂鄉兵仍有梟示仍賠刀鎗馬匹則此後必無一官敢防賊必無一人敢殺賊是殺一徽州百姓以示天下不

宜用鄉兵也天豈不欲用鄉兵特怒無故殺官兵者
耳天下豈有無故殺官兵之理乎則豈有不寬宥殺
賊之百姓乎嗟乎天乎誰與天相近而特以至誠動
天者我謂天必不罪徽人何也徽之官皆能爲天守
土也徽之民皆能爲天守志也且實殺賊而非殺兵
既傷於賊矣又重令無罪就死乎我謂天既知犯徽
者爲賊而亦不怪督何也督非有心殺徽人也誤謂
兵死於徽不得不激切以告君父以謝黔人也我謂
天亦並可不罪監紀何也監紀特以兵先沒於賊又

爲賊挾至樂平不得不借此告鳳督以卸罪也而徽
人獨不能無歎於監紀者以彼姜劉謝李之黔人皆
在樂平樂平去徽數百里徽之賊全無黔人風馬牛
不相及者而致使督有此一疏以並激怒於天則監
紀之爲禍於天下也不小天乎天乎上天仁愛亦知
有此種情絲乎然我所告於天之急者不止爲徽人
求原赦也天下之横兵視此一案以爲善惡天下之
狡賊視此一案以爲進止即不殺官不殺民不貽刀
鎗馬匹此特天原其情未能爲徽保億百萬性命未

能爲江南保數千里封疆何也謂此出上天仁愛得
幸無罪後復有如此堵截者能再邀天之宥哉是仍
推百萬生靈與賊與亂兵矣必也天特命徽之官民
比前更加嚴飭更爾鼓練鄉勇使人仍有各爲其父
兄長上之義氣而後徽可保而後天下視徽爲榜樣
以其厲其鄉勇之志處處有鄉兵則處處有險可恃
鄉兵嘗嚴其防而賊不敢復冒爲兵官府恃鄉兵堵
賊而兵亦不敢或詐爲賊如此而有司鄉紳者乃敢
議防乃不至望風先逃棄民與賊而賊竟亦無所施

其假仁義之法既少調兵之殘苦又鮮轉餉之艱難
於以不失民心而不至見笑於賊者關係豈小可哉
不然天下以徽州官民覆轍而不敢守也危乎危乎
尙忍言乎天乎天乎天能下聽開悟馬督知人言此
說爲百姓爲天下起見用以救正其誤馬督豈復有
恨乎我書生也實爲天下爲百姓起見初欲不敢情
一死以布陳其義於鳳督之前冀督悟其絕不相涉
而不應相讐也然誤怒之始矣又幸此身未死於賊
卽走長安道上冒死痛哭於天之前以白其無他而

天意則旣已推原一人矣我尤懼我郡縣大夫及忠勇鄉人之不得免也故不能自瀆天聽嘿號泣於大子也葫蘆中人也不能久留別長安而南矣使有一人因我之說轉而告之於天謂天下壞極矣猶賴存徽一節以維持其間則眞天下之福星也天乎天乎實聞此言乎使督明此說深悔其黜兵之無涉於徽也是眞以天下爲心亦可與徽人相視而笑矣

祭書卅堂珍藏

罪言錄

近士子旣爲舉人無所謂行道濟[illegible]而身家之念隨汩汩以不窮大抵然矣其首務卽爲公揭童生一節實則求斯文日薦賢此風天下行之士大夫不克耻變誰聞於上使更下勑書一洗汙俗吾友凌子龍翰中式丙子科痛懲其事榜出卽命余發揚斯旨序稿行之維用自彌兼使天下見其志共獎成之耳非敢勸天下舉人盡攻此獘也稿旣行士閒是之而諉其觸忌者半其爲士大夫見而默然不言者亦有

祭書卅堂珍藏

之其怒目而視謂江生狂夫之言凌子矯情之行辱罵百出擲稿於地者十八而九甚有面訶凌子斥令除序燕都士大夫所聚將爲怒益甚者嗟乎人自言天下事而謂指摘於已何異聞人之稱盜以爲傷我也無乃自暴其私乎盍下筆爲序時已若有無數士大夫環其几研之上羣相奮毆叱咤震呼不待人見其序而後識其然而卒不能以止者良以當官而畏事避罪皆此首鼠一念爲之夫是故明言露文彰其野修豈懼於詬厲哉何圖事有適然禮部磨勘天下

試文以凌子後塲用白虎通數語斥爲杜撰罰停一科不與會試此恪遵功令之所爲豈部者有意於其間哉乃天旨加嚴謂既係杜撰即當罷遣令同肄業凌子遂從罷列維時天子亦據杜撰二字即用斯旨初未審其果爲杜撰或出某書也嗟乎以凌子之才凌子之志而偃蹇爲遺斯亦命無如何凡有血氣心知孰不爲撫膺太息乃士大夫之惡之者莫不竊竊自喜因而笑曰此子倔僵獲譴應爾且又交相語曰此江子一序爲彼送却舉人耳其意謂序中極論關

祭書艸堂珍藏

說薦士此最士大夫所見尤者或因以含沙焉嗟乎此說一行其何以謂夫禮部之議者乎且其中詿削不止凌子一人抑豈江子之序爲之乎且聖天子亦豈以序之故乎使聖天子而見所爲序攻恐吝詢所及想見凌之爲人或呼而廷試之如今以異數起者當必大有可觀寧直以議罷乎然通都大邑鄉黨戚友則未有不怨江子未有不以江子之言爲戒向欲索江子序其文者聞而中止謂其言爲不祥之物江子始聞而悔既自信曰吾兩人矢志如是所遭如是

時數使然况吾兩人商確之語初非犯衆即令果因此序亦猶嫉者之惡明鏡也於鏡何與哉况斷斷不然耶當時有過凌之座主王公曰凌某令江子爲序如之何其傷衆也王公曰彼書生也不得志之人感慨時事常也而乃衆傷之疑歟嗟乎何王公之平心靜氣如是耶士大夫中有一王公不怒則世之爲賢士大夫者必多矣吾何悔哉然每遇人談及凌子見放事則又未嘗不愧恨或者眞以此序故令致此乎旁皇無聊惝恍不測盎自丁丑以來迄今庚辰四年

祭書艸堂珍藏

於茲時一念至投書以起憯悽痛哭呼蒼天而正告曰使果以序之故也則朋友之功止宜以譽詞相答贈乎士大夫居鄉止宜以掩抑人才爲急務乎今日同儕而以忌賈罪也異時朝廷之上更宜阿諛苟容爲養交持祿乎抑又問曰其梯媒而起者踵相接也而厚福焉其好修而立者曾幾人也而惡其乖崖也夫是以廉貞者反結爲醜類之境而令逢棄逐乎凌子至此吾罪也則忽發一念將匍匐數千里叩九閽代訴曰凌文即杜撰即宜黜乎功令准覆較願陛下

更試之如弗當同受斧鑕所甘心也又忽矢一念使
吾苟得售即上疏陳情願自削出升彼才德如龍翰
其人者知聖王不以微文錮天下奇才庶幾感格天
心冀幸收復以雪天下人一序送之之說然凌無憾
悴之容亦無貧士失職之志僦居燕邸俯仰用世之
書益明救時之策睹流氛而意有所極時發憤於治
安軫百姓之散亾則激昂慷慨唯不得當之爲日夜
懼也如是者四年異哉何渙厚持重而忠君愛國之
無已耶不意凌巳自陳聖人而試簡拔之下萬里爲

通彼喜而竊笑其敗者忽若奪其夢魂而亦不得不
歎聖人之憐才恐後爲吾鄉盛事嗟乎非聖天子大
明終始何以至此哉余遠館山居時方四月陰雨洶
洸二十餘日至二十二日雲色頓開有傳凌子已蒙
欽復者江生不啻坐淋漓汗漫中忽被天日又如身
受朝廷大恩已登簡擢而離與渫焉不止爲凌子遙
拜洪澤也於是憂讒畏譏煩冤局蹐者脫然去之凡
以余造怒喜凌之敗之故謹記其事見聖天子不輕
廢人無罪之地如此因而有言曰凌固有意乎獨行

君子而人卒爲之非俊疑傑固庸態也士何必以其
異巳者而毁之哉士何必以異巳受黜者而爲幸哉
且凌非異巳也異夫賄而名薦人者也凌非以罪棄
也拙而棄也不幸而棄也人之不幸何勞諸君子喜
而不寐哉喜其不幸而不寐也今不將又怪其來復
而不寐乎向於凌序中未敢以告衆今竊約於將來
之以賢書進者曰今名舉人古詞之孝廉不能爲國
得人徒博金錢爲厄塞人才之路淸夜捫心左右前
後鬼神環睹何以自安自安者曰人盡爲然卽有鬼

神豈爲我一人降之罰於是不畏夫不畏者謂鬼神
無形耳懷才見棄者指而目之夫豈不聞不見舉人
故禁人羞惡之物乎又曰揭一童生何傷於德益猶
愈於請托諸事耳嗟乎此直殺人事也曰無傷哉或
曰何至比於殺人曰始進之人旣皆夤緣後來據此
一法成擧人成進士爲大小官終其身蠧國殃民實
此階厲非殺人哉矧令積學之士傷沒林壑鬱不得
用慘何如也夫至於殺人而不足動吾惻隱亦何所
不至哉或曰此係來舊例已之則變例是懼且一人

不然易形衆短嗟乎朝廷格律公道取文乃擅沒爲賄揭而不之懼反謂害人之例不宜頓改眞以不飲狂泉爲狂者也君子於學問也惡揚已乃不爲惡之事亦惡形人短哉辟之彼實欺君我卽不敢爲忠恐形其欺也此一臣尙可令立人之朝哉抑又有往事焉昔有錢舉人困公事十餘科偶徘徊燕臺間曰某地將試士某爲同年計可得千金正踴躍中一奇鬼突而前曰爾十幾年來只府中薦士一節無次不然得金數千緡積貯已侈天帝爲爾掩阻文士已命火

祭書艸堂珍藏

曹盡焚爾居急歸就戮猶尙爲此言訖不見旋卽悶絶甦而告人曰上帝簡黜文籍極惡受賄薦人云是喪人家國之根此劾在吾前也言畢而逝嗟乎凜然哉如其怒江子而喜夌之敗也何如不爲近日舉人之所爲乎如自蹈可議而又惡人之不相干涉不指姓名之言則江子特言之顯者耳天下心鄙其人而羣唾其所爲者靦面而是亦安能盡天下士使不言而盡怒之哉作罪言錄

擬上奇孝疏

爲驚天奇孝請賜旌揚以厚倫紀以廣風化事臣聞孝乃人倫之綱王化之始此道在天地間何可一刻頹廢所以光昭闡揚者士大夫事然維持此道賴士大夫而主持此道則人君之事也故周官以三物賓興首稱孝友漢制以三公教諭必先孝弟凡所以精簡督率勸渠於此者使彼先識父兄之尊而後鼓踴億兆以接識其爲人爲子夫乃忠貞節義次第畢舉百姓素朴而國家常享太平之福莫不繇此以起自

祭書艸堂珍藏

我高皇帝馭極以來至於列祖無不首重斯義敬彰天親大義於宇宙廣愛行乎四海及我皇上甫登大寶卽以孝經頒立學官與六經諸書發揮通曉所以作人與行益又深切著明故頻年以來士懷敦厚家積忠良君子進小人黜抑云驗矣而閭閻井巷無知愚婦亦復感化興起咸厚厥彝如淮安府山陽縣大河衛人毛繼宗妻馮氏者肅雍端謹童稚著孝時年十七刲股活母此猶常人可爲卽律亦未載有旌表之典臣姑勿論惟是今年三月二十三夜以姑杜氏

久病垂危子夜剖肝初割四寸昏黑討少復刃一箇大忽輝煌燦爛照耀瓊體精誠之極帝座可呼真驚天矣和羹姑活婦亦無傷始甚隱秘後漸彰聞千人目擊凜然動於遠邇此皆我皇上教化之漸仁誼之流故奇行茂德出人意表非獨傷肌膚之效也維時司牧之臣觀風之使應有嘉奬想當具聞臣本草莽側陋何必越俎復厭聖聽然竊見腐陋儒生拘牽文義執中庸之行以律婦人謂不可訓且指爲不孝是阻人進善之機開天下不孝之門矣夫山野鄙人與

夫巧於媚上者得一嘉禾靈獸芝草奇珍亦且汲汲奏聞揚休頌德況孝行大節百事根源親睹不聞比於不忠又且爲人世所萬不能爲之孝其爲祥瑞何如可遂隱情結舌自同寒蟬故臣以爲馮氏之可褒旌者有八焉輒敢爲陛下陳之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萬一剖肝致死痛傷厥親是誠不可爲訓婦獨感神指示至於震動天地驚駭鬼神仍若寂然爲之行所無事直使就木之老一旦更生全親全身事出希有是可以感天可以感人而謂不可以請於天子乎

所宜旌者一也士君子平日習以詩書納於庠序一登鄉薦即名孝廉所以教儒生之孝者至矣乃有後君不顧甘心臣妾一幼小婦人反知有親而不知有身爲丈夫所不能爲是爵祿所及武不足以收尊賢敬士之報而所不及者且以植天敘而樹奇行所宜旌者二也人謂移孝作忠臣謂即此是忠何也上以孝督下下即敦謹率行且著與效所爲修善服從爲天下先試觀俗化之內其實能以平等之孝仰答聖心者天下果有幾人則馮氏此舉適足以表正羣工

式作士類所宜旌者三也自大司徒以下及鄉師州正凡能教民與行者朝廷輒優崇之奬勞之此婦無師帥之責而獨明要道之行敬一人而千萬人悅無論端人正士感激歎呼即下愚頑薄亦能同念二人反本知愧所謂馮氏之居此間有大學校焉其爲教民者無窮矣所宜旌者四也凡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觀其究竟而後足定其人馮前既救母今復活姑至孝不移久而彌篤其素所畜積於此者益不止歲月計而終身植之假使生爲男子服勞王家其披

肝竭力者豈遠出古忠臣下所宜旌者五也勢族之
家巧爲奔競甫有微行足以表世輒多方賄賂得蒙
明揚借忠孝節義以欺君父者多矣如馮故單門寒
婦彰聞較著所見明知卽褒榮不及誚曰難昧顧無
金張許史遂使掩抑不達乎所宜旌者六也且有其
舉之莫可以廢先年揚州婦周氏亦係剖肝活姑已
蒙表彰坊額在人耳目志乘亦復炳烺淮揚媲美華
夏罕儔於今馮氏尤爲異邁比例考之所宜旌者七
也今者旱魃爲災至勞我皇上齋心步禱而淮一帶

憔悴更深所在官司畢智竭能不得一澍而澤自馮
氏剖肝而甘澍立降小民共蘇昔之禱東海孝婦而
降霖雨今復賴此婦潤被兩淮亦不可謂非異徵矣
所宜旌者八也備此八行傳之足以膾炙口耳書之
足以光昭史册使後世聞知咸慕聖主德化之所致
亦甚煒煌矣然臣竊謂閭巷不能貢其風閭巷之罪
也君子不能明其事君子之耻也陛下不褒嘉以示
勸崇亦陛下之缺典也在婦不欲人知安冀天寵而
臣必欲陛下旌之者誠以天子一賞一罰天下所視

效觀型小民何知錫賞所及勸勉從焉是以自古明
王採訪天下賢德加以徵書賜以粟帛甚且議不舉
孝廉之罰陛下體察此意煥頒天語又布特恩著建
坊樹楔蠲其丁庸歲給廩餼而較然示異安知相率
與起者不且士廉於朝民厚於野上法下治成國家
淳厖之俗哉臣少小書生一介下士堯舜周孔之外
不敢妄窺孝弟忠信之內務欲正誼稔知割肝不可
爲訓而必強爲饒舌良以陛下開懷採訪之時廣稽
碩德之日臣故遵庭之訓述師之聞欲以此婦竊比

於聖人之達權通變彪羣蒙之孝開萬古之胸且俗
化澆陵詬父讓母罔知戒懼庶幾藉此過高難行者
猶足維持警省以篤天常實世道人心一大關係安
在重傷肌體而始爲貴哉此臣區區素志夢魂以之
伏乞我皇上特賜採納俯俞所請臣不勝瞻天仰聖
激切懇禱之至謹附奏以聞

答客辯

馮孝婦割肝活姑凡有人心者皆得而許可矣江子獨憫時俗之薄惡感奇孝之驚天懼人心之攸斁極播揚之勤渠誠慮卑鄙之家有善弗錄至性之行掩於腐儒故長言之歌咏之不知其手舞足蹈而直名曰聖人所以云救也爰有一客峩冠修帶剝啄吾廬正色而語予曰子有驚天集之作耶曰然客曰予有說子試聽之予讀書明道人也吾聞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全而生亦全而歸無務爲奇行以戕[illegible]即剜肌爲藥已弗之貴況又捐軀不顧以博孝々[illegible]身喪而親亦痛悼與俱豈惟無救又速其亾是大不孝亦未講於學問也且怯夫慕義何處不勉前人割股以後漸多倣效慮將胥天下盡其皮體焉風不可長子乃張大之又聖人之夫聖人神明不測立言之道不可不慎甚矣子殷勤取善而未免於過江子曰嘻是固君子之言也學書記者類能識之而予髮始燥固已聞此於大人先生前矣雖然世有加大破義妨貴爱長與夫言龐事僻所以亂人心壞風俗者沿習不究

復喜談樂道不聞稍出一語禁絕其人而此固帝王之所敬求者乃偏訾議不置又惡人稱述何倒行逆施一至此耶予也未學請與子言孝子之心大孝不匱小孝用力中孝用勞至無可奈何心無所用力與勞亦無所竭乃始有一種莫爲莫致之策婉轉委曲以求救其親即至蹈湯赴火苟有益於危亾曾何愛乎頂踵自夫人觀之以爲不可以爲而已卒亦不自知所謂通予道之正而不悖其本性者此時何暇學何暇問稍存一學問於胸而吾所以欲救[illegible]親者至幸於世議而不敢爲辛付親之顛危於[illegible]數果可以爲人乎哉果可以白於天下後世而無議乎哉且古忠臣義士剖心析肝甘死如飴以自致其身彼豈無見於危亾而樂以身死夫亦至誠一念有不可解而幾幸挽回於萬一耳臣有奇忠子有至孝一也求忠臣於孝子之門過也乎哉與其過而棄之以遏人進善之階何如過而錄之以引人嚮善之路乎矧存亾呼吸心膽欲墮時尤不可以過論也君子即勿以不可繼之事教人抑柰何絕其所已能者且彼馮氏

一巢門女子耳非若縉紳詩禮之家而可以不學無術責之者巫咸不得請禱何依獨有見於親之不容不救至感神指點心動肝顫婦謂神已告我必足活姑必不致我之死懼親痛悼與俱我既不至於死而又足以全姑之生肝可不一割乎萬一不割而姑隨以亾負神人乎負天地乎我則何以爲生也夫是以毅然引而進之是則馮之心也孝子之心也何嘗必欲捐軀以殉又何知侍孝之名爾時即死足存姑亦不遑恤况必不死又况非常之事常人所懼即婦亦

意想所不到耶且所謂全歸者非徒形體之謂也已有令名罔敢失墜以八玉貽戮辱於父母此其尙矣若夫私親濱殆而顧全玉其身膏粱其口腹如犬豕然遂至老死妻孥手以自命曰吾手足可啟也吾身體無恙也嗟乎是遂足以爲孝乎哉友生有一日之知則刎頸全交男女有相思之苦則捐軀不惜而獨至於親則偏執此藏膚匿理之語以悋惜焉禽獸不食之矣故謂不必剖肝爲孝以之垂訓可也以之論孝於無疾病之日可也必謂此實不者是永叔所謂

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弑父者同罪豈復有人心哉夫已不能愼徽厥常爲世作則而彼之爲之者又以非言峻阻其間彼愚人無心肝者誤聽而遷延至於敗倫犯正幾何非此語爲之傭耶故剖肝是也孝也奇也非有倣也即有所倣亦其至性與合否則雖有已事亦斷不相效縱强亦下爲且又支辭餙說如今不孝者衆矣若彼愚恍惚之夢信必然之畫絕躊躇之思非如區區慕義者之可同日語矣而得不張大之哉夫此風不可長則叔勃谿詬誶不相容而相稽者

可長耶願分杯羹不得奉母之言可風耶如謂剖必不孝必不可爲聖則夫周公大聖人也金縢穆卜請以身代萬一竟死以身殉已公將爲不孝人乎如曰此特言耳非眞欲以身代也則聖人固欺天乎春秋世子不嘗藥即爲弑父不幾爲是已甚之言哉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夫子曰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一節之行可以觀德及其剖肝聖未必爲雖聖亦有所不能焉故馮氏眞孝也眞聖人也且此事亦甚神明不測矣此丙非聖必何如而後爲聖耶客曰然則

百年之親或絶不諱猶必欲剖肝乎曰非是之謂也
一念之誠不容埋沒必欲效之以爲非肌體必不可
活是又非所以教天下也且吾所以娓娓不倦者亦
以淳化久遠結習澆惡有一至性上達之人可感而
思奮是亦馨香之治也吾亦猶慚不率教者以允迪
於是則亦已矣又曷嘗以難能例人哉古如申生郭
巨昔人已辯其非君子猶哀而憐其志焉必欲置喙
於焉何耶客遡語塞復遁辭曰據子之言誠原心之
論確乎不可拔矣彼載高者値民有善則必奬勵以

彰風紀然猶斟酌詳審不輕爲過譽之事吾子惋然
穫題其門得無傷於僭乎曰不然尼父之在下也有
是非子將之居鄉也有月旦東漢之推崇也有品題
人之始壯則相率爲嘉名以期之人之有德也則相
連爲美詞以贈之吾之題馮氏也雖不敢匹尼父之
華袞則亦猶之乎子將之月旦東漢之品題嘉名以
期美詞以贈耳夫何僭如曰僭則旌善亭可毀而賞
善之典亦可廢乎且上之人未嘗孝下之人可以不
孝哉客曰子爲是與槃言之無一人不樂告焉何辭

費而忍煩也曰不然君子居其位操其權則寵賚之
優禮之聞於上而生給其祿養蠲其徭役歿請登祀
典焉所以教天下之子也未得位則思修其詞明其
教推廣於世使人知感悟爲吾生也賤不得爲居位
之事可不爲修詞之事春秋之義有善則汲汲書之
惟恐其不得聞於天下後世而況孝若此哉客又曰
世道陵遲彝則攸斁人心不古也久矣倘欲以一人
一善轉移天下吾恐空言無補不免滔滔誰易之譏
子將若何曰不然一念之善和風慶雲不聞剖肝時

爍爲光耀精誠見於天地耶夫精誠變天地則豚魚
可孚頑石可言豈負性含情者而不之省乎且夫千
古之下逖聞軼事猶必追慕翔舞矧目擊其人而無
從善服義之公哉高唐之謳杞梁之妻猶足潛移人
心況斯天經之大義卽有間言要不過如子所云已
耳獨不見夫歌頌者乎皆曰此牧民之德化也此鄉
先生之表率也此閭閻長厚之俗淳朴之風所致也
一人而上下皆被其光誰爲操長舌者耶亦可爲我
謝若輩矣雖然我以此事形之篇章可備春誦夏絃

被之生管可使出聽仰沐薰沐其姓氏以致告祖先亦復齒牙香美而中和協神吾自喻其性情而已遑問人言哉於是自號讀書明道者乃始逡巡畏縮面熱內慚無以自容翻然若有悔心之萌也前而謝曰僕誠小人何足知此往者過聽假道學之言陷溺狹心至淺且久不可為人今獲聞命如起我百丈淺谿而震我夜半霹靂如瞽目之再見天日而亾子之重還鄉土也而若且奚議馮哉而若且奚議子哉試令夢闌酒醒思彼二人吾見其冷然汗背亟索吾子之言而惟恐不得矣江子慎修所志乃復以其言示人

書貴有用論

五經四書教人明德與行之第一書也天地間道理何一不備果真心體驗一語可貫終身然真心內問賢智可能如只中人未免悠忽看過反是尋常言語眼前故事一見驚心偶觸而翻然動其從改則佳言雜錄凡有益於身心性命自當設置案頭張於座右以存古人箴銘戒勉之義既用自厲亦使來觀者有一字一刻之獲心兩人雙聆炯炯或因此考德問業不暇起遊談無根之語其為聖賢師保未或不在是

也如今人篋藏豔冶之篇壁垂浮麗之句盈幀滿家罔近格言自先喪志兼能壞敗無識之夫況又撰著淫邪自詫此真天地一蠹名教罪人予向來為人作書錄至景物淫盪性靈則多有之辭句涉豔者絕未嘗一經余筆然亦皆無補躬行雖鍾王墨妙不足觀癸未以後之書苟無一語輔德者皆非余筆也

不苦無書論

結習嗜書每見奇籍卽追慕勤求苦貧無以購又嘗有不可自已者乞觀良友覽未終篇主人促去紊唏仰屋鬱不去心因憾彼壘架連床不若鼠蠹之得肆其寢食也乃欲與相知約凡有飲食宴樂之及我者願悉報罷或隆或殺須其三分之一爲量餽一書旣滅煩文復投忮好情盡詣至而吾乃得以時有書然不敢必又不能徧告親戚交遊則心煩肺熱無可柰何爲念兵革水火遷徙流離雖家有藏書亦頗散失

兼嬗遊嬾逸目瞑力疲安在其貪我攬擷也用遂自考其所有曰五經四書如布帛菽粟家所必具史漢諸大家之籍遽自各足卽如周禮或謂周公致太平之跡或以爲運用天理爛熟之書亦知其中有精意存焉含英咀華果皆沉潛反覆而有得乎此與若猶未也嗜以成癖等於玩好珍奇卽多方羅致亦洛陽書賈之儲耳何益乎因大悔動思結繩以前與書契方典安得有如許未見之書供我涉獵尚書堯典一冊是有文字以始之書也卽其紀載聖帝君臣所言所行今稱之曰書則萬事萬物皆從此心性造出能明此性根心發育有聖賢之心卽有聖賢之書有英雄豪傑之心卽有英雄豪傑之書有一事一節合天卽有一事一節合天之書隨迹耳目撰列成編此有何奇乎書旣無奇我見爲奇者是彼胸中先明我特未之經目若此心不悖聖賢之所訓厲則四海之內無所於蔽以我內獲發爲辭章他人讀之亦未嘗不歎絕稱未曾有者孰知其皆聖經賢傳之所包蘊而恒言者乎至於文句參差高古奇勁亦此心與目前

之書映合而成如吾所云用之不盡者日新變化而未可竄止徒從文字尋求則愈推愈泛愈不足所謂事物簡點或有忘於高明經術者乎若俗所駭爲秘冊異文迹多不經意罕馴雅綴緝龐雜至敗彝常何裨蓄德此當屏出勿進以此渙然氷釋怡然自解日求聖人洗心退藏者何在而不敢以文字比學於世罕鮮奇書不復怨恨然竭力博識使資見聞載籍育腴用佐弘達有書不觀恃其冥索奚丁或數年前曾有鈔書之說此爲相足發者也

鄉宦子弟論

席父兄之勢而肆其爪牙角毒於人吾時時見其人矣然不數年一旦勢去所為受其荼害者力未能報復則已輒日夜恐恐然慮其反已若彼力能報復者則中心如擣欲求向所猒媚趨風趣我而加無良於其人之輩以修和好則已雲没鳥散不知所之於是焉請臣請妾不惜以至辱至賤之行博其宥赦也其許我乎則少喜多懼或者其以是羈縻而將大其坑阱也其見斥乎則慘然不能對其妻孥追悔其從前之惡而乃怨詈其師友怒咎其奴僕痛憾其親戚蓋若輩皆嘗導其殺人又嘗狐假其行而今皆不能為之如何者凄蹙計窮鄰人聞之莫不笑且歎而若則又日夜出一毀謗讒搆之計於其人之親若友冀徼久已載路而暴著且其所追悔者又已彰彰耳目天下信之使其不得有為而立敗而不知其孽孽過而此計亦遂窮矣哀哉無論其人之果報復也而此憂深患重不能以一刻自安是誰貽戚哉人曰自貽之也我曰此皆父兄之罪夫聖賢不能保其子弟

之不肖而吾欲以責今之凡舉人進士不亦過乎然使為父兄者道義訓之於前家法督之於後尤時時撲嚴師友以鈐束之戒飭其紛華靡麗之習禁絕投獻請托之人更徧告親知府縣官凡吾子弟一事敗類即求寄告於已而隱告者之姓名即求府縣官正法以處而勿惜其體面如是而小過既懲大惡自已雖有甚不肖亦稍稍就閑不至加大害於天下然而父兄之罪又不在此何也唯規矩而後可以求方圓準繩而後可以求平直苟父兄以為舉人進士之時即以賢者自處則其勸懲子弟必力而子弟亦隱然有所畏懼而不敢犯苟此時志得氣盈早以忘其貧賤之身棄其平日講求之志報捷者甫至而父兄之心早已馳於有司同年之地以為某可取財某可作勢田園宮室子女玉帛之念雜然而起絕無有所謂行義達道之心而勸懲亦必不力子弟又安從畏懼乎況其嗣茲以後其首務在請託子弟子弟白丁也則委囑以博衣巾一人不已又一人焉是導其善貪緣而不必知禮義者一有司不能盡效力則書以

怒呵之是導以行勢力者二每遇歲考科試則又囑焉使居前列是導以終身不必讀書矣三即一事中教子弟爲不肖者多端如此況其他遇事厘生惟利是鶩防賢路奪基產取假冒書契以詐求乎人者不可勝紀已爲干澤且畏人知又安能力爲勸懲使子弟畏懼乎然而父兄之罪又不在此何也古人教子弟讀書時即教以多讀古人之書日訓以爲善去惡之志使親良師多見良友聞言觀行皆有遠大之思庶幾先入爲主久將自奮正人君子根柢於斯乃今

則不然方學操觚即揣脂韋滑熟之業令其服習其稍有骨氣稍有不同者則斥絕之巳惡用此爲稍有勸以讀書好古者則云此迂遠之事我姑爲此騙獲衣巾殊爲捷徑其又有最卑鄙者嚴戒子弟曰某人之文不利之器也某人之文無用之業也爾無悞學錯其門路而終醉夢不醒墮汙泥而不覺不知功名之來也有命有時輒謂以此得之其果以此得乎然其圖捷徑求熟便騙衣巾於文字之地已先訓子弟種種不肖法門矣又況佐之賄買干求使子弟不知

進身之始以以正者何在而又安能　懲於後使免於不肖哉使早知其窮達有命遇合有時往往費盡揣摩用盡財賄而卒不能必得以此而得者有矣以此而不得者多也則何不令多讀書識古今治亂得失盛衰禍福之故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又能以其文章高出流俗不至見鄙於方聞之家不尤計之得焉者乎且問若輩父兄每一考試其得衣巾者皆熟路輕車之徒乎抑亦有讀書抜俗之士接迹而起乎其間也豈皆有力人謀多方關說而後得與乎抑亦

有寒俊聽命文章知已者而振乎其間也則是亦可清夜捫心一意訓正而勸懲得其方矣然而父兄之罪又不在此何也凡教子弟以捷徑法門富貴貧賤之人皆然而唯貴者之自信益甚則其罪之渠魁者在庸惡陋劣之師乎蓋其師以此爲訓或稱省力或矜秘寶曾見有具厚幣而求錄其講[illegible]者有曲跽而禱其傳文之法脉者亦有用此僥倖以去不謂時命之當然而云法門之計得直以此爲相傳要道而得氣之父兄則益堅持其說教其子弟非如此之師不

尊非如此之故不敬而後來之不自知其無恥不自反其不利之師因以轉相流毒又爭告其父兄曰若者利考若者不利考若功夫快捷若功夫遲鈍而父兄亦謂與吾之法合意同信爲肝膈之言愛我子弟之甚而不知其後來之不肖皆已種作萌牙乎此也庸師殺人甚於庸醫古人之言洵可繹乎吾以定父兄之罪之首於其師豈妄也哉雖然庸師之得遇者有矣然至於垂老無成告存衣巾或白首豐童子科中且不能博一數金之館而奄然□悔其浮滑之技

祭書州堂珍藏

之終無一能也豈少也哉父兄自守其勢得行於當時者多矣然及身而敗至今受禍之家辱之賤之或一語之傷心或權力之反挫鬱死而不得以告於人者豈少也哉則不能自悟而甘心令其子弟如是終使之受累而不辭其亦得於天者甚薄而剛毅正直之性天亦必擇其人以付之乎則吾又重哀其父兄與其師之不得於天而又不能以人之見自健自勉也於子弟又何難焉雖然子弟而襟裾牛馬者勢已去矣猶懸然不知畏死且云吾有同年在有府縣官

在吾豈遽怯乎哉而不知同年之不復長恐於勢去也府縣之不復護短於勢去也噫哀哉則其憂深患重懼仇讐而生怨悔者猶賢子弟也乎哉向此畏禍耳豈悔過哉

祭書州堂珍藏

同年序齒論

易曰同人禮曰齒讓夫同年之義且重况同心事主乎朝廷每大比天下士舉人進士皆有試錄諸同年又自爲同年敘齒錄書年紀長幼序次行列並三代子姪其意將以志誼也表親也前此者不得而知自予十五歲以後每覽一科齒錄不禁笑且怒焉曰此眞兒戲之簿也然則欺君之總集矣何以見之既云序齒矣□成者既諱其年多少□首亦減其數甚至有娶某繼某矣子某某矣觀其所列或有十一二歲者

嗟乎欺君蠢民始於此矣豈謬也哉

死不死論

尋常百姓與夫碌碌無所指開之人亦何足惜獨念□既讀書曰講於人倫大義乃一旦忘君事仇靦顏不顧夫獨何哉夫其所以不即死者吾知其故矣平日讀書唯知有取科第得富貴耳未講於人倫大義也即講於人倫大義亦不過口角虛談未嘗設身□地欲以其身爲忠□節義人也果設身處地願以其身爲忠　節義之人則其視能□□得忠孝節義不死即不得忠孝節義得忠孝節義如被錦□如食肥

甘如處華堂大廈如得千秋萬歲矣年不得忠孝節義又如□在身如身在滿盤□短壽命如刀刺□如湯火炙身夫是□視死如歸耳不則此時胸中毫無把握只一味貪生畏死推其爾時亦非眞甘心□爲賊臣也至貪生得生矣而又不得脫之以去於是遂甘心事之毅然無所於顧一日二日而肺肝精神□與浹洽而又恐忠臣孝子之議其後也而已無救矣於是則甘心爲之而不欲去謂□使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富貴自謂得生而君□以爲已死矣夫

此猶以忠孝責之而謂其死也淅乎不轉盼而身亦即真死耶有能知不轉盼而其死其不貪生而即死者異也則亦何為而不死哉

江止庵遺集卷三目錄

傳

奇孝傳

孤節傳 附奇婢

歙縣殊烈吳氏傳

潛水兩人傳

墓誌銘附

兩烈公傳

明將仕郎鄒平縣少尹義虬洪公傳

程爾養別傳

遯志先生傳

檀冠子小傳

徐公趙孺人合傳

方母吳孺人傳

吳母江孺人傳畧

憨哥小傳

仁僕小傳

江止庵遺集卷三

歙縣江天一文石著

翁汪[illegible]月手授

門人[illegible]祖永[illegible]公手鈔

奇孝傳

奇孝者婦人也山陽太河衛人毛繼宗妻也姓馮氏新城馮文耀女故平民生而溫秀性至孝與羣女[illegible]七歸繼宗[illegible]端謹有操人呼伯鸞焉毛[illegible]舉子馮藉然[illegible]苦作寒子婦事兩姑胡氏杜氏盥櫛抑搔須然順善媼姒輩循其靜篤庭無閒語然猶倫等婦之為

亦力修為婦闇然無儀無何杜以[illegible]年患弱積頓床第繼宗[illegible]出馮侍湯藥起止者幾三十餘朔[illegible]所[illegible]神膝禱為[illegible]星晚旭初數請身代左右[illegible]貌不言而神傷庭之人又稚稍述其非流輩子女矣一日[illegible]宗與翁俱外姑漸革納以枕褱身忽昏重如夢如見有一縞衣女士前謂曰汝欲活姑須松三片螺七枚更一藥手指其脇默然而去馮不解所謂但左脅[illegible]動不止私度此神祐姑指我肝耶亟起欲剖姑忽蘇不獲動是為崇禎四年三月之二十二夜明日姑復

革時夜將半四顧無人惟懷中兩孺子而已乃沐浴盡更衣顧取削蔗刀脂煙霧臬靜[illegible]上額於時天宇似顯沉黑森畏想鬼神驚焉禱畢舉刀向脅一剖而肝尖躍出如神物挈之而然割寸許兒帷中呼叫[illegible]驚姑一手以怕掩創入撫兒息計肝少不足嘗姑復潛更禱再刺一[illegible]天忽明淨如洗星光爛然照身即和美進[illegible][illegible]口甚甘姑問何物美若此[illegible]云鄰家獲鹿此市得鹿肝盡飲而甦旦夕即強起進飲食姑不知也是為二十三日事維時創口盈寸凹然如圖澄

之洞乳焉血灑淋漓直透中單畧無楚痛若不知自身出逾數日馮稍臥色如土小姑曰嫂氏素[illegible]將無割股邪視其手足無恙見蓐間血痕固[illegible]之則又詭以病癤小姑強更視遂不能秘囑無泄令姑聞於是羣媼姒目睜口呿聚視交歎曰天生至孝如此反辱相稽何處更置顏面事遂聞里人陳尚賢唐宗學朱昇諸生郭允觀張我貞徐王陛各上于郡大夫都人士女爭相感慕瞻仰其門者雨集姑出庭中奈何洶湧若此諸婦女嗟與曰若婦割肝天祐阿婆姑始知

稍哭感恤更霍然病已能起步動作喜有孝婦也馮
勉然曰是重我了孝爾時冀姑愈耳竊貲聲名吾何
人哉數日創亦癒沒神彩倍常人皆謂天感奇孝以
告世云先是癸亥間馮十七歲母劉氏病篤幾就木
矣顧惟一女終鮮兄弟嘿告上帝曰此身爲出脫復
不起吾母即女可無存刲股作羹一飲而瘳其生性
至孝歸來如此馮年二十五繼宗年二十六杜出也
姑六十四翁六十八恂恂偕老德容可挹子二之處
之鱗一六歲一二歲頭玉稜稜神則所祚時往來其

地者爭餽問咸義讓不許有司輒請弗問有江生者
寄食淮海每念祖母胡剪胸肉如掌立起中風之姑
時乙酉秋疽大父赴南闈日也嗣此寢食動止悉身
扶持衣帶不解動煮饑飽如是不離姑帷者三年貪
茶操作未易更僕數孝德一節至誠且久了孫未知
所報庚戌里父老呈請司牧劉令君額以孝婦閭中
林公拜爲純孝族伯父傳其事今與大父共垂八旬
餘門風儒素力不能達驟遇馮事咨嗟感仰遂大母
觀之並爲傳傳成大河衛有後其美者曰馮吾衛人

不欲以山陽冠也江天一曰江淮間往往多孝行焉
如東海遊芬仲吉令望近如楊氏之一庭八孝周金
之刲肝救母其他湮沒不傳史不勝書者不知其幾
地氣鍾耶天性然耶抑風厚耶何孝之纍纍也辛未
春一時有刲股者九人聞于郡縣執事內有十二歲
童子其一馮事最奇世所云剖肝瀝膽上報君父亦
語耳亡誠忠孝而臨難規逃櫌鋤德色十占子讀書
識字者比比爲然良無素積故但以口如馮者貧家
女亦貧家婦剖肝必死乃不知其死至神于夢兆于

身金刀所落天地震動而卒婦姑兩全出前人割肝
上非天性篤誠至孝隨地而湧其何能至孝之人兆
民可託君子宜何加焉

孤節傳 附奇婢

余門人方蘭生安獎善類云其家百餘年間有節婦縣鮑潭鮑氏女適方子六積積賈外死無嗣節年二十四欲以烈殉時積兄弟三人長膺羸疾次客卒東粵積又已矣堂上煢煢兩老人家四壁立無半菽一錢之出節日如此而從地下人是有夫也然即貽二老以死矣非方家婦遂矢節日夜治麻枲於具翁姑如有一勤勞盡瘁之子周旋贍給于膝下而不知其爲零丁孤苦如是者十七年而兩人以壽終然自矢

志時節即樓居即勅其媵婢秋香具爐竈瓶缶所須器寘房榻間至垂死數十年無一步出帷何論樓下地間知姻之賢者輩過而登閣睢覺荒慘門穆中白日無光一枯形蓬髮人沉沉效績而已年六十二坦然以逝節亡後有慈烏數百日飛鳴哀哀於其屋角不去者凡百餘日里人異之秋香幼侍節椎樸而勤年既長節令配以人婢曰主母守節婢何忍有夫誓無攜志婢鮮他長善賃舂以此日所得值佐節女紅不逮爲羞堂上族諸姬有憐而餽以果菜糟脯之微必務懷進節念節帷脫粟飲水餘止鹽汁苦茗相餔屬以永日也婢長年杵臼間俯仰竭力遂成傴僂籧篨之狀其君子往往目之曰此眞秋香戕節也口復訥訥終日罕與人言語數十年來比鄰多紈綺紛華而婢稿首焦面絕去人間夫婦日操作其間以節爲形影節既卒婢即悲號冷竈敗帷中鄰人惻焉將衣食之婢曰二老主亡主母又亡婢尚能力於度殘喘但不忍更存耳却弗納越一日不聞嗚咽聲鄰人方諗其痛餓而已氣絕于破葦積草矣竟以處子老而

終里人益異之其危苦未盡傳也後失婢所葬處衆相約歲時弔祭于節之墓亦必遙望焚告焉蘭生少孤嘗聞諸家藏于中不敢以忘崇禎庚辰冬過余館夜來語言忠孝節烈事蘭生惕然幽貴不給娓娓述百餘年間事如睹江天一日余覩節陰房寂寂如與天積旦夕相守于重泉夜臺中使二老人不以喪子孿孿保其饑寒而以窮於古來未有此數十年不出房帷之孀婦也孤哉乃其婢亦用勤勞事主以處子終其身矯然賤役中孰敢與耦奇矣吾聞節之母黨

有顯者夫之黨有顯者去節不二三十年曾膾炙其事欲以上聞而後漸寢也豈節與婢幽寘中欲韜晦其孤奇而令不張乎抑亦微之不得比于有力之操也然迄今百餘年後其故老口授相延又有蘭生爲之播揚不倦聽者恒恐其易盡則彼登史冊而有不足貴者孰若爲賢人君子相敬淑于鄉閭艸野哉

歙縣殊烈吳氏傳

殊烈從郡太守陸公之稱吳姓年十七歸南溪南江禹謨謨父允嘉公爲儒而賈往來吳越間經營慘澹嘔血成瘵烈潛禱貽姑以安已謨病劇烈求以致生者諭常法半載中視謨飲食爲飲食焉如一日謨忽謂烈曰予幼從廣淵伯父學識忠節吾不起而當奈何烈從容慰諭謨令更思烈黯然行[illegible]憤曰行止相隨豈以死貳且吾父汝昭公孰不知爲西溪南之方德君子而曾祖荆石公以大方伯表著一時兼以吳孝廉修能公兩尊人爲蹇修婦縱不德敢辱諸此謨仰天笑曰死必葬我大道之旁語訖而逝烈一慟垂斃已復從危樓騰擲下氣絕救甦之是日夜伏柩側哀慼長號但時時呼曰魂需我無速行水不入口者五日忽大呼如見謨狀曰與汝同行矣目遂瞑時夜半突有聲破簷隙屋瓦震動環隣駭矚焉殉時年二十七或勸奈何必欲戕生曰吾自夏迄秋視病者爲存亡曰如幼女何曰有姑在曰如老姑何曰有二姒在姑曰吾哭子血淚已盡詎堪復以婦曰婦不

從夫姑則無婦哭當如何至是姑乃追其平生以順聞者哭于人殆不勝書其從伯氏筆彩公懽弗傳弁而告諸江子江子怪而歎曰昔者而方伯公之女適潛水汪孝廉有孫知幾爲余友客歲綠讀書死婦蔣氏從焉一外孫婦一曾孫婦同死烈方伯之淸節所貽如此事甚奇

潛水兩人傳

潛水爲吾歙西鄉井竈萬餘而兩人特著兩人故出一將共一室且皆終其素志足以救天下之攻柯易業者遂作兩人傳

兩人者古友汪覺先暨妻奇烈蔣氏也兩人皆生長素封恒朴率如貧家子女紈綺羅綉之以爲此兒倔強剛直兼如此寒骨肖父乃爾何若婦至與齊也益古友父爲士元公諱茂德承貴且富壹意讀書立行嘗窮覽古圖史傳博採當世行能日勤著述多思慕先德獎許節烈之詞自御無鮮衣美食故有遠大者貯其胸非富家兒儉嗇意公有男子四皆讀祖父書以文學著獨古友峭異甫能言輒慷慨詩列直人臧否當者畏其鋒甚又以小兒故憐不獲反輒旁睨之但從後云勿妄及某家三郎君然依依兩尊人前及諸伯叔兄弟則仍然孺慕恒態稍長日讀書視羣蒙得數十倍蒙師訓之苦不給一日僃父笥得涑水通鑑及朱子綱目讀而歎歎而告其母曰如此書何可不令兒讀母曰需後勿急則不然可兒日聞母所

言多此中舊迹圖曰日宜讀者豈兒戲可緩蓋毋為
閒野羅中丞公女史漢論語孝經諸書罔弗通曉嘗
以大義訓諸子於館餘食罷爐頭櫛沐間錄是嘗史
成性凡日課畢輒乘間竊觀夜則篝燈披閱床褥中
于此二書歲凡兩周覽焉今褎然稱大人先生成進
士者目未嘗睹會典祇今上嗜陳明紀所批閱通鑑
乃始尋繹未聞此幼學也已漸博購古今諸史窮殫
日夜硃墨再經無不綜其條貫出其幽隱褒同九錫
黜侔三褫其屹不可易者即古人論斷鮮多過之復

好與人稱說端緒既呈輒取其本末源流巨節細目
姓氏爵里一一舉似聽者則如對卷披覽無少繆漏
精神為之動移居恒曠覽當世之務凡國家大計目
前籌畧每云古人若何今人若何古宜何策今宜何
規隨所指畫如天下在其掌握余輩輒藏之胸中或
問當世成敗利鈍苟為其所預指者往往中其八九
以此決其為天下才也嘗舉李謌語文以琱鏤矜琢
為戒務令有用故所譔著多以忠孝節烈植基而以
下上千古事如山如海之識與筆傳寫時出其餘為

介帖括義則所稱隨地而湧筆力曲折無不如意然
自立脚跟不妄隨人即甲子乙丑間覽尚詭險彼且
云天下將有不測之禍厥後璫逆為患實如前所指
盡無復爽者而其文絕俗自守不濫不渝讀有用之
書遭當代之式孰有甚此者乃數奇凡兩舉於院不
遇逾攻苦漸且成瘵或以徐緩進則拒曰柰何不讀
書死顧俛焉延殘喘乎一往奔諸如此舅氏羅虛舟
公以乙丑進士謁選京師時聞古友試院復遺頓足
歎曰天使我覺先難一青衿覺先必死矣知覺先瘁

志于誦讀也乃虛舟公卒先殁覺先感其知己出入
恒懷痛悼更益奮勇將以報所知而覺先果病遂爾
偃蹇憤激不能大有所著于世而僅以剛介聞性既
峭激警善讐惡無少假然矯偏過甚忤其意者所在
而是覺先曰我內子嘗以峭刻諷我云柰以刻削亾
周以忠厚王我亦自知尚不能止以此讀已輒怒怒
已輒讀咯血者蓋幾數年雖藥爐日展九不自病曰
天下豈真有讀書能死人者嘗以聯句書齋壁曰聞
雞呼越石叩角想齊桓意猶將大用于世也者余輩

散處落落毋視其沉痾則以不得時時聚首極朋好
爲恨乃覺先則㵎然笑曰幸有內子助爲理耳內子
歸予恒耻出閫外一步事予病數年無少息容毋恐
以予病遺我母憂多方慰勞予感其志然頗解書且
能植義予讀書見古人懿節歎弗及思媲美焉至敗
壞處則共亟擲思起九原磔之適讀予所爲割肝孝
婦集欣歎彌日又嘗聞里中有再醮婦割股療其夫
人爲歎揚內子曰此穢肉乃堪療病耶予疾時劇郎
舉栢舟以矢脫我死差可有妻耳余輩因稍稍問蔣

氏人矣會甲戌夏覺先病將不治蔣命備棺以副棺
成哭而且喜已將永訣猶起拜母于床曰兒去矣兒
負母兒病中獲戾于母唯母宥已漸呼叔父次及兩
兄次及弟囑以善事母無違母徐數目蔣蔣曰豈謂
我忘三年前語耶君即不諱視君事畢餘七日即来
相隨耳覺先遂笑而逝蔣慟絕已襄事極稱制即絕
粒趣伯叔曰未亾人唯俟問政山一片地耳葢覺先
愛好此山每留懷抱且曰務葬我其間令魂魄戀此
先是姑及諸婦防其志與同臥起凡七日忽手書一

紙慟焚靈几曰所不即從以君藏未卜且制諸守非
負約也然斷不踰兩七日矣逾日忽紿姑云婦侍病
久內衣垢甚願沐浴獨宿姑信之遂沐浴更衣談笑
自若示復生狀咸以爲然夜分守者倦極睡去忽閉
幃以鸞帶圜吭一瞬而逝時方熱盛忽雷電閃爍威
風冷雨馳驟而至若天助哀而慰厥志者比覺雷雨
遂止諸婦解救已不復救矣顏色如生無衣帶痕通
體縮結亦不欲以死媟柒頭遺筆數千言皆裁置覺
先殁身後事惟所天不聞于後也嗚呼覺先不欺余

輩蔣復不欺覺先古友奇烈眞兩人也余初不聞覺
先易簀狀已忽夢至一曠野覺先則冠履整潔欣笑
而前曰我妻果死我喜有妻也余前執其手覺面浮
而肥壯手亦如之余謂何爲如是覺先則云此喜徵
也俄醒則有傳烈信至矣余不覺怪歎曰如此安得
不喜已叩其家得所死狀如夢焉

墓誌銘附　汪沐日扶光

古友五人覺先死天奪其一妻蔣氏奇烈從之余
四人相向呼天謀所以爲覺先與蔣氏無策乃放

聲再呼覺先曰何不幸子言遂驗乎蓋覺先故抱疴彌年自癸酉十月予復秋栁歸與握手猶神王淡慰勞相期勉已忽蘇蘇弟下語予明年將別四人去以誌付余傳付文石予亦遂哭曰安得此不祥語詎今甲戌四月纔六閱月耳今竟如其言嗚呼痛哉後死者責敢沒厥丁寧文石旣為傳予乃舉生平所習畧誌之其先自唐越國公至宋金紫光祿大夫叔敖公始徙歙潛口為歙汪冠其纓紳蟬聯如奉直大夫如忠愍如上林如孝廉凡十九

傳而至太學士元公為覺先父古德方正當世莫能準焉凡四子皆文學修行覺先序三以清剛激烈特出兒時突兀逼人流輩竊目之曰此兒正鋒銳甚殊似父稍長讀書性嗜史家藏涑水通鑑自就外傳歲凡兩周卷帙已漸購讀諸史如古錄畧所儲篇有斷定人有嘉抑如置身堂上指諭堂下人然間出與人稱引則本末源流微節細目姓氏爵里瞭如對簡帙披讀銖毫髮繆嘗循覽天下事如戶口軍興官職邊防用舍取與莫不隨時指畫

一引以古人所損益者規條成筭舉向予輩亦唯唯不復能指一字乃至作為文章以忠孝節義傳其旨凡慷慨俠烈勇敢為義者尤肆力殫述若制舉義如橋風快驥奔騰萬狀復如逐水曲舞交衢紀法自就非如今世號讀書者乃敢奇有司鮮識辯里選凡兩舉于院文滿志悉飛紙下由是益淬厲下帷漸成瘵不自恤有勸以徐緩者則作色拒曰柰何不讀書死碩飽煖延殘喘乎平生天挺孤激見僉任之人與事則惡而嚴世衺懿好難

逢觸目多欲殺欲割者于是無一日不讀書無一日不鬱怒遂無一日不善病積此數年然期志當世不欲沒沒以終如聞雞呼越石叩角想齊桓皆其常語匪止於烈士暮年者豈料遂已歟于是人皆曰覺先以憤死然鬱鬱久處中恒有內助所謂奇烈者覺先時告予輩云內子故具鬚眉人每讀書見古人徽蹟輒相懽躍歎弗及更設身其地竊欲媲美至敗壞處則共忍起九原礫之烈固解音也已病稍劇淛烈志則曰倘有不諱卽相從侑言

非乎覺先又喜負告予四人云吾死差可有妻詎
料今夏四月二十三日覺先死果如前約嗚呼偉
矣烈故名家女結髮事覺先事堂上人一如古賢
媛難備述即覺先易簀時揮涕曰君無慮我視君
殮畢七日内即來相隨已襄事極稱制即絕水粒
趣伯叔曰未亾人唯俟問政山一片地成耳盍覺
先雅好此山時月過城必往極登覽徘徊舒意若
有所托且曰務葬我其間令魂魄眷戀也時地未
卜姑及諸婦守其死不得凡七日乃手書一紙慟

於總前曰所不即從者以君藏未定兼諸守嚴非
負約也然斷不踰兩七内令君久竚先是姑防烈
志朝夕與同臥起已忽給姑云婦侍病久内衣垢
甚願洗沐獨宿姑信之遂沐浴更衣守者環侍烈
談笑自若至夜分守者皆倦睡去烈忽閉幃袖出
纜帶圜吭一瞬而逝時方盛炎夜忽凄風冷雨若
天助其哀而愍其志比雨息諸婢驚覺蒼黃救視
已絕矣顏色如生無束帶痕通體皆千縷約結案
頭遺筆數千言皆裁置覺先身後事如列者焉懼

所天不聞于後也嗚呼偉矣一時遠近士皆曰覺
先有妻覺先不死覺先生于萬曆甲辰九月九日
死纔三十有一歲耳烈同庚生特別以十一月二
十八日其殉也去覺先僅十二日而從容死於人
所亟見又死於人所不及料嗚呼偉矣奇矣初覺
先頻年閉戶自精不妄交遊相與忘形則惟汪濟
淳江天一吳斌及予沐日所謂古在社五人之盟
者每相聚必先篤家庭後及朋友惟惟覺先恬侍
友于尤純至四人遊弛時時懼弗逮澹然先逝詎

堪痛悼惟烈一人知巳稍稍明厥志耳覺先未有
嗣嘗作達觀語曰天下有子者遂可云其人不死
乎天下無子者遂可云其人死乎吾兄弟有子足
報吾親後世有知我者而我故不死將永訣猶堅
弗繼烈遂得一意笑從地下詩云刑于寡妻覺先
之謂與疾革猶崛起取史書一卷批抹淋漓凡數
葉而逝人又皆曰覺先以讀書死覺先諱知幾覺
先其字也後改雲鶚字慈飛會稽倪邑侯曾首拔
之漸復淹抑名字仍其初烈蔣氏蔣村蔣希澍公

女弟文石題曰潛水兩人志特也士論崇之以本年十二月八日葬于城東問政山予爲誌以銘銘曰君生而剛有婦洋洋婦死而張有君皇皇兩人而生兩人而死有兩人而始知有潛水

兩吳公傳

余歙巖鎮有兩吳公者其一諱夢祥字君考自其父一茂公而上單傳者三世父欲蕃子姓旣得長公復禱于岱生公公蚤慧性遜而和長攻舉子業屈儕等父挾以遊濟傾一時諸名士然鬱鬱不得志於有司乃承父命修計然策往來居濟上幾三十餘年嘗以其父振業於濟視濟也如其族黨然濟人凡有所忿慭搆怨而不可已者得公片語皆內訟息公來濟則相與聚而懽忻慰藉懼不久淹歸歙則相聚而悵惘

餞別祖帳貽遺戀戀不欲其去馬首未南已翹望黃山雲物遊數其驅車而至止也其官于濟者莫不折節下之士大夫行過于是者率競禮其門年來寇賊橫溢鄉之人罹難避濟者爲飭衣糧而返不可勝記其或有補于濟之地利民隱罔憚征繕以圖成恒罄槖不倦其間有長者曰夫人挾重貲以獲利于僑寓羈棲之地往往谿刻鄙嗇公獨情誼藹切入人肌腑使異地之人係戀而不能解乃重義輕財又爍吾濟不可掩如此此豈歙之人所得而獨有哉濟人宣述

無已舉益隆而公日益退然自下以故于鄉人來濟者多爲之藉榮名焉然經營綱紀雖所在輒厤人意不自足也行自念吾父授書來不得一富以顯吾親壯心磨耗雄略莫展于明時而徒存薄業饘粥自給卽一旦老牖下稱田園翁叟庸得不愴於心乎乃慨然憤發呼其弟永年而告曰吾家自少微公以來歷漢唐宋代有聞人至我明始祖勝益公生彥明公爲國初名儒有古文辭行世降自舍公行御史眞公成進士繼惟德元公掇一科吾父嘗慨後人筮進寥寥

郎不克兩枋明經大致匡輔而躋身太學猶可出而黽勉王事少效馳驅况今天下多故發所欲爲庶幾吾父訓勵之志於是永年亦慷慨起共與歷滿北雍咨部將謁選天曹而其子可參與其弟子爾升爲嘉禾茂才者皆能文章以與當世之賢士爭雄長而雅從余游時同里名公卿方給諫具人倫之鑒嘉其行誼謂是與其弟皆可屬大事者恒與遊處大爲延譽方期其克成厥志也竟以病歿于濟年五十六耳濟人更相與聚而哭其不能以功名終如哭其私親焉

或曰公七世祖以下祖塋圮壞公出其力拮据綢繆俾族之無嗣者咸得與祚其間諸如厚宗黨賑貧乏鄉閭賴之一日不可無此人何况于濟其一蔓祺公郎字永年所謂皆可屬大事者傷其兄一月而亦逝于濟纔五十耳濟之人更相與聚而悼之曰此人何可亾向者戊寅之冬兵將入濟士大夫練鄉兵堅守有一人重貲犒賫信義先諸旂勇按劍張弧於營陣之間如捍頭目如衛其家使若屬奮威武發揚蹈厲爭出死力而獲諜十二人以稱上嘗以克終擁護緊

吳公長城是輔豈獨上人力哉昔時按劍張弧精悍迅決之色猶在肴宇間而溘然逝于吾土今我輩雖得保墳墓完室家設一旦有急蓄縮不前爲盜賊賫糧具棄性命耳求如吳公爲士大夫先爲行伍士卒先爲州閭族黨之饒民先亦何可得諸慘焉視君考公允哭之哀其孤爾升爾亮乃與君考子可順可超可參可贊可瞻扶兩公柩由濟達于家所過淮揚吳越間其交游親暱見公倮然在柩也爲數欷事而歎曰是嘗以千金畀人久而不返亦不置問云畀之日

卽非巳有者乎樞旣歸里之人相率而迎咨嗟太息
曰向者丙子大饑公先族捐賑之貲轉輸自外以平
其價又重之散金篤其顚連無告里人善其法得以
遍給踰數年歲又饑族之裕者靳不措意嘗舉公前
事以勸勉之今胡爲乎以形魄返吾故鄉也葬之日
有感于公而來者有與其子文章道義相砥礪而來
者凡數百人則又相與聚而言曰公幼而從父于濟
也溫余滌器朝夕在側成人無與爲婣也長而事兩
兄如父母焉孰者爲和塤箎也若其訓子若姪輩則

時時舉涑水通鑑以督之曰士君子不熟此卽揚芳
振藻挾有文名濫焉圭組號稱科第要爲不辯古今
治亂與亾得失人物臧否輿地要害是不留心家國
天下矣又安得不私其身肥其家臨難而去見死不
救如今日之槼槼者乎所訓戒多此類以是雖權子
母操奇嬴聲在江湖而恒多達人儒者之目與其兄
竝人是以稱兩吳公云論曰今有身爲民上而百姓
願其去不願其留生前亏計要譽殁而如潦水歸壑
無復人稱之君考所獲於濟上如此豈其鄉易見德

與抑所厚于人者衆也雖素志未酬勝于爲士大夫
遠矣若永年身先備險屹爲一方重鎭其絕智勇力
亦非今日擁厚殖畏首尾者比蓋其生平訓子弟熟
通鑑數言中人骨髓公豈無得于其中而然耶兩公
多居濟同爲濟人重同殁于濟及其歸而殯也日者
以同時迪吉揚其兄卽美其弟豈不奇哉

明將仕郎鄒平縣少尹義虬公狀

崇禎癸酉余與汪扶光刻洪氏子[illegible][illegible]問業于世蓋疏石卜公素生乃余兩人及門士也歲辛巳其祖義虬公卒三子奉父命來請余狀余以狀待扶光而許其別爲立傳仰先哲之高衙不敢輕措一筆會乙酉公與江孺人合葬而余傳始成既以堅然諾之信又以攄蔡悅之誠胥於是乎在傳曰少尹欽之洪源人在唐有河北黜陟使經綸公在宋有龍圖閣待制贈少師中孚公鄉人目其家不曰宅而曰舊府所以

彰有德也少尹以儒家子讀書紫陽聲名藉藉然一試不利重自於邑父母憐之遂遣入南雍爲國子生大司成玉陽張公器之試輒冠洎唱爲文社張公又嘉其事而樂爲之序謂新安成均之士日有課月有程端自少尹始然七入棘闈竟弗遇遂以例抵北紀選胥吏狡猾之徒從中倒其銓次少尹抗言若輩奸狀文選痛懲之故事撥歷一途試其身言書判授職有差少尹狀貌魁梧聲振金石爲文操紙筆立就然不善媚胥吏取科缺部缺遂任山東濟南府鄒平縣

主簿少尹銜命出都門守職坐蒞署僅一健僕相從扁其署曰問棘堂然治鄒有法縣令魏公相得驩甚未幾遂以足疾掛冠蓋少尹素有大志午夜一燈晨鐘千字自分置身青雲間又以爲自其高曾以來世德一旦食報于其孫子亦不難至不得已用貲補官猶謂一命之榮苟可以馴其龍性雖陸沉下寮庸何傷又不得已而佐治外縣單恩之典無繇拜賜故亦不願章服施于身久于位而遂厥初心要其勞于王事能有幾人哉當萬曆四十六年濟南大祲天子詔

御史齎金錢十萬賑之御史廉少尹才付以移粟之任少尹即日就道冒衝雪犯波濤不遑自卹追告糴貝舉浮于萊之海濱其時汪萊蕪亦以備賑鄰邑壞舟於其地少尹又爲彼謀所以報績如其報績比還趣濟南而膏雨之百姓驩呼頌天子德意次即及少尹同然一辭是役也可以觀少尹之德矣世風日下官情險巇有出其全力敗人已成之功者少尹乃出其餘力成人垂敗之功斯亦奇矣計其所蘇民命鄒邑之百千萬人繫于少尹一人鄰邑之百千萬人繫

于同寮之一人者又援于少尹一人少尹不自以爲德以爲毋敢乃公事而已故其行役有古勞臣志士風其行役詩見日月出没兩允相鄉正夾耳輪有出入意表如此類者載詩集中厥後屯按兩院李公巣公更相交薦且檄泰山摧秘之美幾有其半少尹不應命會伯子觀民叔子左儀相繼覲省杖履周旋得泰山之奇觀而觀少尹洵不可及也方其未仕則以兩世隻身不能脫然無所于顧盍必葬其親然後可以出而仕矣以故敬勤幾三十年何山不登何師不

訢已而感孚寤寐父母俱有終藏少尹殆不媿爲人子者與及其既仕則以畱心民隱不可一事不知于比視城閱籍閱武祀先賢諭耆老勸民踏蝗簿領官所不爲者皆次第舉行何其壯也已而梯山航海奏庶艱食有斥鹵傷足之疾不敢以疾曠官少尹殆不媿爲人臣者與及其致政還家則以移風易俗與邑大夫共司其責是時制臣戴公適宰吾歙英銳凜不可犯以約長强委重焉賜圖書封進簡牘鄉有大利害大善惡觀其失而制其宜用以寄告鄉有義倉春秋收放必正冠垂帶趨承于里社之間施濟南救荒剩技已而鄉多善士子弟多能文早澇凶饑多備少尹殆不媿爲鄉先生者與至于朔望必祝聖天子日進無疆歲時伏臘必謁家廟雖大耋何嘗敢以筋骨阏禮即松楸掃墓命厥後嗣允兢兢不忍置云晚年閱諸孫課業間亦出已意與至而文成焉與其子兩文學君析疑欣賞致足樂也所著有醉朙亭詩集鍾盡集故扶光序少尹詩曰數行醉閒日月一卷忠孝雲煙少尹諱思忠字孝先號心寰又號義虬盍取二

先塋山名以誌永也卒年八十有三江天一日吾聞活千人者必有後公奉命移粟澤及百千萬人又竝其隣邑之百千萬人而澤及之是宜日月山河永其德哉天不爲民怨饑寒而徹其凶荒而補救則待于君君不爲臣苦飧格而弛其律令而錫福則聽于天使天用叙功之法錄移粟諸臣公當首及然公家世讀書聲聞不絕天之所以爲報不可妄議第太上所惡人有垂成之功而不之救與忌人已成之功而敗其成厥罪惟均公能與人分災共患其報自當無算

天詎不可問哉

程爾養別傳

余友程子交倩休寧芊墅人余稱兄弟而事之其同堂兄爾養公諱應豪溫雅有古人風度余乙亥館其里次君彝勸出所爲文余讀而異之已又覩其長君功載之文余又驚異之蔡子南涉曰此非特兩君能實公具其識重於師交倩吾鄉人望公能以其子尊師之不衰知其家有名士也吳之楊維斗先生者今代偉人公能率其子越千里北面恐後又其兒時有塾師老而赤貧終身贍給敬禮如一日此豈牽於流

俗而浮慕訓子之名者乎聞而歎曰甚矣吾子之言大有關於父兄子弟也向見吾友汪扶光之先人道醇先生隆尚師傅當世莫京抑何其似吾友之父與三年間蔡子南涉又過而告予曰爾養公歿矣張天如楊維斗兩先生傷而頌之然歿之日方掃墓歸淸明在躬若欲遠行徐乃坐逝人爭異之予不之異甚與其子彝勸輩茹蔬宿外舍用終其喪此則公有得而然也予又聞而嘆曰甚矣吾子之言行有關於父兄子弟也近惟吾友方玉如居母喪而三年不入內

又何其子之似吾友與南涉曰今世於雜術小伎乎為祟禮而惟慢於講道問業之師公則獨篤之於身公卿大夫間有子之喪而飲食宴樂甘之勿恤公獨能得之於子亦有生之大焉者余曰然余亦惟是敎若父兄之教子弟之率一皆類吾友公之智可傳後世有知驗余所私為友者因以想見公精神之所存公猶生也

遂志先生傳

遂志先生者江竹岡公遺腹子也公多隱德里人述之娓娓先生居母腹三月公棄去嫡母方生母萬益日夜於邑悲哀祝天延江氏一綫再七月而先生生是未生而兩母之苦已呼吸受之如此家計蕭然先生雖骨法瑋奇然羸秀過甚三人煢煢然戰兢惕厲以永日也幼即雅意讀書知兩母苦黙負奇志將大其家以報母然漸不能給朝夕先生曰天假兩母年使得當獲天子褒嘉什一中人殊可自振安在屈首牖下作庸腐生冀不可知之遇乎即棄產走北地幸內有楊孺人體志盡養左右無方得一意出門去而深念兩母苦教我成人又以賈廢吾上下書史故雖舟車道路恒一卷自隨以周覽古今賢不肖治亂興亡之迹獨于其中遇所為忍苦發奮事即身體力行不敢履錯于是天涯羈旅有還金全婦諸美績江湖間人爭傳頌之隨遭誣稅璫盡沒其囊又舟覆一無所有赤手來里中絕口不言其所行里中人竊笑之曰是子素有大志今乃作此寂寂先生不為拙曰古

人植槐庭中以有碩德吾父高行照人吾母薪贈一世何至令不能以生事贍愈以其身習勞瘁忍饑寒而楊孺人復鍼紉佐其中饋乃告兩母更棄産走豫章至彭蠡大風壞舟僅以身免復徒手來歸里中人又笑之謂其窮未易瘳也先生曰是區區不得志於時也烏足難我然年已五十矣有生來數十年中不出則已出則未有不蹶且罹禍患者數矣顛倒崎嶇不復知有生人之趣而先生則益信兩母苦之不能終抑也𢌞作焚舟計盡棄其産往來金陵淮揚諸鹽

筴地用是起家怡養未幾兩母先後壽去里中父老感其節使先生克成厥家遂舉于郡縣藉以上聞旌表載祀先生曰天子知吾兩母節榮貴墳閭然吾事未竟嘗慨合郡節烈祠鞠爲茂草祭則無主今願從先生後重闢基址恢廓而更新之諸煌煌在祀典者庶幾妥侑母亦得以附垂不朽焉吾志足矣於是大捐貲獨立爲任而先生亦膺覃恩受光祿寺丞鄉飲賓禮者四子孫三代林林于膠庠辟雍之間已見有六七人里中人始怪愕歎與謂先生今者乃得發抒

其所欲爲也孰知其念兩母之苦也蓋其難哉先是家旣裕旦夕爲重根本周濟人所不及事如葬三代之喪爲兄弟廣嗣續賑鄰助棺者楮不勝書嘗從金陵信步中遇一士方抑鬱徘徊一見詢其故曰闈中字踰幅不得終試先生嘗聞其人文援群即潑相慰勞延課其孫孫名且噪起其不隨俗爲炎冷若此先生壽登八十諱應全字左衡配楊孺人克相之子孫俱列名公狀志中稱遂志先生則吾黨慕其矢志報母無時或怠而竟遂厥志勸人子也夫一日竊意先

生識過乎人不忘母氏劬勞如此是其一生坎坷歷天下困厄以沃練之與抑多讀古今書觸類厥躬用能求于無形與聲之地與然天博設奇變以濵危之者一再試不已至晚年乃特集諸福爲報非天獨厚之蓋天下窮士不能報親者有矣多讀書而不知報者衆矣素封顯者能費金錢厚爲子孫而薄其祖宗父母者抑又多矣若生而懷母苦志復能受諸奇變百折而不自負其初如先生豈偶然哉先生吾伯父行嘗述其生平命天一書數語于兩節母後曰毋爲

我諱言窮但令吾後人知兩世苦又知我蕭條挫折之况以有今日或者共立厥身不至以驕佚墮耶又嘗與論列里中德行文章事功節義以及一才一藝諸有用之人命天一勒成一書爲版行之志揚善也嗟乎仁者之用心所錄與衆特異

祭書艸堂珍藏

檀冠子小傳

方子方今之古德人峻骨直氣嘗忽忽有不平於中發而爲言於當世人物無妄許嘗告江子云家有從父幼讀書即具山棲之志聞古功成身退脫然無累者置連倚詠慨想其人居母喪盡散母所有於世兄弟子姪費若金錢凡數千緡無少惜以誠義傾動江淮吳楚間視長物如水所至鄉悅者恐後曾有侮其門者靜退之族豪愧其若谷焉居左右忽被火觀者嘆息謂善人今不免於難矣而椽無焦色獨全且生平無幾微慍怒疾戾之氣盲者易之又自云從事江湖數十年夢寢飲食胸中丘壑嘗存已從豫章封上當事疏商利民聲起公卿大夫爭物色迎致益避去謂老人不敢使山中有移文至今五十有九年矣泊然遇一浮屠稱盧中師與語甚合遂號依中結茆其地一時景附追古人之老是中者凡十許人歸而焚其向所貸人券復不下數千緡遺若妾隨所有貽之令獲處所老妻二子使歸歛其所散寄於同志更數千緡獨以所存書契付其家之朴誠者次第世事恬

祭書艸堂珍藏

然棄去遂還山自云非去名教而宗佛氏者亦非求不死藥者又引孔子戒之在得以鳴其志脫然無累此其是歟又嘗著檀冠沉帑莫測及見其還山山爲廬匡之香谷所往來盤旋者始有所觸然已不甚見見其素所慕義之人輒問檀冠子不絕口乃驚曰此歙之方繼阜字仲謨彼其人素散金故恥於擁富厚而不知止者豈其嘉遁乎因稱爲檀冠子江文石曰古所稱方山子者世有勳德當得官家洛陽積儲甚富後斬然屏絕往來窮山東坡嘗傳之至今如在先

黃岐亭間使人名利之心頓盡檀冠子其流亞歟然余不知五戒師爲東坡而於檀冠子不惑世豈定其人哉

徐公趙孺人合傳

徐公歙北鄉徐村人諱佀字胥賢幼喪父即具奇志嘗繞母膝問父何在母傷之輒諱曰客久未歸諸鄰嫗里父輩京母亦以是紿之已乃日夜向母泣請跡父母悲曰何以置母公止之里中識者謂此兒異常人異將大其家居無何母卒瘠毀稱禮已襄事從叔父賈淮泗江浙間諸所過輒禱呼大人何在哀感路人時同郡有趙翁號敬橋者家富陽聞其賢介媒氏以女女焉初富陽人競聘翁女不報已見翁所贅壻

年少頗古隱君子咸歎翁擇對不苟云公既得孺人相得無人世富貴志兩人惟好行其德而已卒以什一起巳入淮適歲饑淮人菜色相望公傾橐以賑歸宿旅次拾遺金三宿還之客謀置酒公已出門里許矣自是返富陽久之富陽人益重公孺人則從容前曰歲時旦晚見君父母之思先人墳墓得無意乎局若歸老以遂前志遂辭趙歸至公舍破壁頹然孺人喜曰此足行志于是同拜墓觀者見兩人戚容爭嘖嘖稱不置繇是公無內顧憂經營于外者慘澹優悠

家益饒族亾者入祠有例多以貲格公曰是豈親盡逆祧之耶爲出貲以入高祖阡跳石歲久人繁公置祀田數畝亭祀豐潔人爭趨墓門焉始祖阡淸塘山族有利若土者公聚族鳴曰此子孫致命時嚴寒中持利器守墓側者數夜利者以此公嘗與孺人言吾兄弟有四先人向在淺土欲共襄事彼皆力詘自爲之恐疑形家之臆已孺人曰頓先靈以有今日此郎祖宗以大事見委且公常推心置人腹于昆弟何嫌公郎捐貲卜吉孺人之志成功也如此鄰婦每乏晨

炊孺人時飲食之已使人謂曰若自足粢糧須若來吾言鄰婦乃至曰若粢糧在十指間剪縫漚績庸待斃乎婦佩之遂裕又嘗暴殺庭前偷者持斗許去孺人將終顧槖中裝授冢婦曰此吾機杼所存將爲路亭以便行者幸成吾志孺人所行多此類先是長君爲新堂構樓中一座奉先靈其上公請拜曰向來積思今始一稍就緒盖公每追思其先人不得自號思菴文石曰徐爲漢徐孺子後梁普通中摘公守新安肶北郭風土遂家焉代有碩人公以孝思大其家爲

畢人望我知其源長也長君以儒俠名次亦通敏有雅人之致三子鳴球好學善屬文從余游見其奉先之志無時或怠彼徐公者亦何媿南州高士哉

方母吳孺人傳

吳孺人者方夷我先生之配吾友式玉母也孺人性勤訥歸先生和德坐盎門內二十歲舉伯子屬姑太宜人治家嚴躬秉素朴孺人亦相與椎布操作稱堂上旨以是抱兒補衣加菽皆孺人減身節嗇惟謹太宜人卒相慰勞感其荼苦於是有孝姑之聲播諸婦黨中歲生叔子式玉幼卽善屬文孺人嘗曰今世簡畧師傅多自婦人所爭毫末不能以遠大期子豈惟君子不復屬志蚤自撥其本根矣以此雅意祟師必

誠必審曁叔子弱冠補邑諸生明年食餼一時知名士咸願交惟叔子戶外屨滿孺人時時爲作鷄黍杏動眘髮余嘗過叔子宿輒陳長枕大被務令卽安曉來市門未放余輩猶促膝臥榻中則童子已持茗瀹剝啄云孺人親督促至恐後須臾供具稠疊雖數過皆如是以詢所交爲叔子而來者亦莫不如是其天性成子與當世摘髮數米者異甚然其所殷勤周篤不娑用類皆質行君子與若子有輔者繇是門無殘客而叔子號端人歲壬申孺人稱病會癸酉叔子不

得志於南都孺人失聲撫膺曰兒其不及若之成乎兒復病時間時作甲戌叔子偕兒讀書山中其長孫宅儁從兒游每閱日必遣人周詢課讀服食無失時時疾且甚叔子每讀書中斷或文成輒仰歎累欷不克終日曰老母不以病怂小子如我則何堪間日還侍孺人隱其甚趣就讀也秋仲長孫赴越試叔子送之因告行余家曰大母沉疴未復又以小子遠涉慮慛弗得當同叔子淚盈盈下俄叔子歸卽守孺人藥爐側孺人遂不起時長孫報闈隸金華邑諸生而孺

人終內寢已十之日矣傷哉孺人旣沉謐終其身惕厲夒勤無須臾間且經營教子世莫能及子若孫將顯以學而奄然捐背此叔子所爲長號幾絕欲書孺人善而不能盡其辭孺人享年五十有八伯子式古生宅儁敦敏克家視叔子多有恩意兄弟恂恂皆孺人教也江天一曰以余聞之孺人誠抱德隱行人也葢玉如向余泣吾母雖大盡母儀內言無閒然恒壘壘自守意欲然善下往者吾母在時里嫗過語動以福澤相壽已謝弗勝吾母一生眞樸不喜假譽於人

如此則所以得吾母者敢他引重以或乖謬吾子其奚辭嗟乎母唯不喜假譽而爲其子與余爲其子之友者又皆以幽處弗彰可以質言其事余烏能默然是宜傳傳之竊擬孺人於古隱德君子之流焉

吳母汪孺人傳略

東三昆弟以文字交天一也在壬申之冬明年癸酉止天一西爽樓稱盟敦社事愧以齒先諸昆咸兄事我吳母故吾母哉母爲汪南溟先生女孫博學能文章諸子述之傳之余何言獨是母旣知其子又能知其子之友俾得相與有成於終末也則吾猶及見吾賢母之故事乎盖天一困童子試甚久其文見薄於流俗也甚宜癸酉試益不利東三猶黜余亦以遺才下第於時新貴人炫熿於道路與人之門庭而天一與東三寂寥失職乎山館草木見惡階蟲助其唏噓詠文求很相與自慰不遑乃有訓東三文近且類我是將學其坎坷恐益見放嗟乎余輩方爲矩步之文清濬不諧於俗東三爲是也是其見同也東三文類我也是其處中也然東三何嘗類我亦寧肯類我而或且以是量度余文並量度東三之文而憂其見放矣嗟乎如恃其文有得也則得之於遲暮者何不得之韶年乎如憂其文有失也則未知夫天下之爲揣摩成者果盡皆立談而取卿相乎所懼受知當世上

不能尊主下不能庇民徒博一第以肥身家此則吾讀書者之愧耳然父母之望其子之成名也往往意迫而情摯束三既暱余又不幸有類余文之名又不幸而偶見放以我之不得遇於時也而竝累及束三我雖付毀譽於不言恐束三有不能自謝其不遇之故於其父母者乃束三則忽來告我曰吾母故淡知子之文嘗較覩子與我之文云兩人同歸殊途各不相儆也孰云其類某而且益見放乎汪子扶光其文類某也何又重見賞於世乎且江子非長貧賤之方

也又柰何其以類者爲能見放乎我之親未嘗以文之不遇而怨我子之親又未嘗以文之不遇而怨子乃以或人之故而且以文字來嗤笑而增或人之恨也能不仰而觀天坐而見屋梁起而周巡草木竹石煩寃鬱滯有不知其誰何者然而有母如此復何憾哉兩人交益淡文益愈不同歲月之間時一相見兩人淚盈盈欲下復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十年來文字之友升沉顯晦不足爲定評不止我兩人矣而束三文日益蹇時亦未逢天一尢落落如或所指兩人文愈不同而遇輒相似恐母今反不能無恨於其子之友耳然而母已爲神明矣則或者知兩人之不遇尤不關文字之故耶嗟乎今天下論文者皆讀書能文章之人也父母望其子之成功名也未必皆讀書能文章之人也安得母化天下父母與論文者天一是以悲來塡膺復以此一事質之束三以存其畧

憨哥小傳

憨哥者古人也爲方玉如僕厥貌凡近殷勤朴拙余輩時時過從則憨哥未嘗不在一夕冷凍徹曙二三友人擁膝聚歎恨無古人玉如試之曰憨哥來與爾黄金萬鎰或文一首爾何願憨哥大聲諾曰願得相公文一首令我不朽足矣因共歎愧甚謂幾失古人越一日余臥未起憨哥則洗硯具酒拱俟左右若余輩念作文字想者問其故曰俟相公爲我作文耳余起見益愧歎乃慷慨提筆曰人盡貴黄金而棄文字如塵土柰何反得之僕遂不敢以今人名

祭書卅堂珍藏

仁僕小傳

呂游龍余族僕人也有巨産居里之偏曰雲嵐橋余嘗入城經其地少憩以待同行時値春郊呂告余曰年且薦饑田中採野菜者接踵左右居民咸斥去不得採捋天生野菜正爲窮民採之無傷禾麥不能賑施反肆禁遏予爲不忍時見老幼男女挾一筐一鐮匍匐躑躅於溝渠塍畔則皆呂所呼而勸取於其田者也嗟乎呂僕人耳能仁人言而又能行之吾聞其施於同輩亦復有可紀載者今儼然居民上而所在過羅以忍其流亾豈復有人心哉

祭書卅堂珍藏

江止庵遺集卷四目錄

書

上史閣部書 崇禎十六年八月

與凌龍翰書

寄傅公書

寄臨淸州趙司李先生書

寄周仲馭先生書

上淮安趙工部書

與方玉如書

與金靜思

與金函三惟曰

答范子序書

答程先生

與陳諮使

告友去盟字書

與友人

答友

又

祭書州堂珍藏

又

復友人

寄友

又

與太平縣江振鱗諸子書

寄家書

黃山寄遠方士大夫書

祭書州堂珍藏

歙縣江天一文石著　　姪江[illegible]授

門人洪祚永卜公手鈔

[illegible]

上史閣部書　崇禎十六年八月

天一猥以側陋譾薄之質落拓人間于今世士大夫不從天下國家起見者藐然不以爲責而夢魂飲食獨時時欲北面閣下親炙教思誠感乎眞實人品勳心苦力肯出身爲天下擔當者唯閣下一人而自分雲泥阯于千合今値事關億萬生靈東南半壁者鬱

結難抒無繇上達不得不冒死一言卽此一言爲見大人之緣唯齊顏海容特與採納而速行之今天子慨天下無治兵者特以閣下眞心能愛百姓爲南兵部尙書天簡迅速嘉惠斯民于是旌旄未至人人有太平之思奸萌潛息忠義奮興而當此賊氛正熾機務重地倚德威爲鎭定焉第賊無刻忘江南而賊謀紛布南中尤爲緊密其視閣下一言一動以爲動靜此不待言愚生獨謂閣下蒞任最急切者無如拯援徽州殺賊一案閣下誠念百姓出而侃侃一言使賊知有所扞敝有所覆備無隙可乘則不止保全一徽而造福江南等于覆載不則賊卽伺此一案以爲南窺破竹之勢爾時雖恃有閣下勢較難矣故星夜忩馬足下洗心滌慮敬爲布陳三月流寇至祁黟間詐稱黔兵又詐稱沐國公往守皇陵民見無文書將領牌面恭錯衆心疑駭然猶牛酒犒勞待以兵禮不意卽亂任民房卽十數人輪姦一婦更卽焚殺刼擄不可嚮邇已見其黟中半雜僧人半雜雄捷婦女投戈橫掠莫逆顏行于是民有觸鋒刃死者塡溝壑死者

投繯死者相踐踏枕藉死者尸盈原野鬼哭神驚始知是賊因以鄉人雲集不介而争乃賊之死于民者不十之二三而逃亾過半民之格鬭而死于賊者又且十之五六莫可形容于時擒其巨猾衣領中搜有血書約四月初一破徽州府急不能待遂肆殺娃此三月二十八日事也而三月二十七日報有賊侵樂平亦爲樂平所殺同時兩路賊勢滔滔嗟哉徽民亦何幸乎傷哉徽民亦已慘矣念中州荆楚大江以北與今年東流建德青浮南繁諸縣橫罹死亾者豈下

數十百萬而卒莫與告徽又安所訴寃乎故雖殺其一二四自爲功上之人若以民之出死力與賊敵也則死者宜與撫恤生者應與褒嘉有司始亦念百姓至痛極而不勝哀矜與與詎意馬督臺有黠兵没于常德澧州樂平諸處而忽得寇徽之賊有假黠兵之號即居然認此爲黠兵遂豢處徽之官與民至奉嚴旨爲于是官與民不暇自解而從前被賊傷殘之事馬督既一槩抹去亦若竟不復有人焉敢出而明之嗟乎突然來徽者婬殺焚刼之賊也徽人實滅其婬

殺焚刼之賊乃强認以爲兵計亦誤矣然馬臺亦豈欲自誤哉特其監紀縱兵殺民自取敗亾欲嫁禍于徽以卸罪因不究監紀亦不究其兵何以被殺而第據監紀以爲徽人誘殺官兵嗟乎天下有誘殺官兵之理乎童子不信之矣則欲認爲黠兵是自認一縱兵殺民之擔矣不敢言督兵者無紀律而監紀將領之率兵者若此豈其尋常小過失而反置之乎夫向者故賊也徽人付之無言今有人出而認爲兵則請問其兵何以作賊殺人請問其將兵者何以使兵作

賊徽之被殺者已矣而其存者豈遂不能言豈復聽其又置之死而不敢泣血以自鳴哉聞馬疏入而天子有訝其因何致殺者矣聖人日月之心一語開人豐蔀故雖奉嚴旨猶蒙矜察盡終念百姓不欲使淪非辜然徽人自此不但日夜捉賊并日夜畏馬臺詞我等殺賊胡乃認以爲兵若果是兵即當罪兵罪將罪監紀而反罪徽之一府官民爲疑賊狡計萬端而並疑馬臺之數疏云黠兵有數千在某地屢調不至欲渡江與徽人揀一血戰云黠兵有幾千人乞本部

院開恩放職渡江報讐云衝鋒頭目盡死何以殺賊云頗有微功云勦餉四萬五千何以銷算凡此者唯恐黠人之不與徽人搆怨又似兵柄在手可以爲所得爲又似功可誇示而勦餉今有所歸欲盡破一徽州財力速殲一徽州官民而後甘心者嗟乎馬臺心乎爲國爲民豈遂忍於若此特偏聽監紀指賊爲兵而遂不聽官與民之言耽耽欲滅徽也徽是以不能無疑于馬臺而將不能不日夜畏馬臺夫擁重兵者故當虛中究其行伍示以用兵救民之德意庶幾稱

上意旨民有誆思乃致一府百萬生民羣相畏懼且欲羣起而控冤于馬臺又恐馬之有人焉卽羅而致之死地民何聊生又何怪乎將卒之驕悍不測而所在肆毒哉然徽人從此必不敢防賊何也徽人一死于賊一死于殺賊將安所託命乎且徽之有司鄉紳爲民徽桑早計民皆知患難相扶之義保障弘多而馬臺欲盡置以法則今地方官不能勦賊者有罪逃匿者有罪而凜凜奉法唯謹與民效死鎭守者又有罪民見上之衞護我者反以獲罪焉民益不知其死

所矣將賊至而驅民逃乎抑與其爲民而不可殺賊孰若爲賊而尙得更生乎安所用防哉不敢防而賊詐爲兵可恃以長驅何也恃縱兵者爲彼掩也且兵屢可恃以爲賊何也恃兵爲賊則無人敢禦且無人敢加之罪而反可飛罪于人也嗟乎徽一府耳滅之何惜譬彼河南湖廣諸處失地方幾千里矣未聞有亟亟往救者獨是徽一潰而前後左右諸府縣亦無所用其防維則江南大事去矣非一府能關係江南乃其事之不幸開門揖寇反功爲罪所遺有必至乎

此者夫徽不潰于賊而潰于禦賊至于交相戒不敢禦賊此其關係億萬生靈何如者此所謂隙也賊將乘之於是萬民一辭曰此非史爺不能白其冤非史爺不肯任其挽回非史爺不肯卽起而救焚拯溺閣下身在此中忍不一言乎夫是賊是兵皆不必辯但據其姦殺焚刼之慘已爲不可勝誅之條馬臺絕不省此種情形而唯據一風聞據一員役之語以爲疏曰誘殺官兵曰兵有紀律曰徽人圖其刀鎗馬匹又黠兵激變樂平姜劉謝李之將現禁樂獄而疏中絕

不提樂平一字反于徽人索姜劉謝李且舉吳推官金鄉宦之勤勤勸民議恣餙者而欲殺之嗟乎馬臺旣于樂平取四將矣旣仰樂平賠刀鎗馬匹各八百件矣又復責徽取此四將又復責徽償此數目是處有賊假兵是處可責賠償耶吳推官勸民防禦正古寓兵于農之意若金鄉宦平日宣述高皇六諭使人知守土之思賊至而人感其勉喻之誠相率而成化其德未艾乃謂其誘殺官兵凡此皆天下人必不信必不可解卽馬臺清夜自思亦必悔其出詞之遽而

無以自解其矛盾者言之於邑可爲氣盡閣下可忍不一言乎意馬臺亦一時之誤遂以入疏用自白其將兵之無差初非與徽人有讐也然而爲兵者厚而所以爲國家爲百姓者薄而且與徽大讐矣無論馬臺今不當與徽讐以天下大勢言之臣子大分思之毋賊所蹂躪重地曾無劄出位而討罪也自宜爲百姓除殘去暴不應予賊以間使百萬生靈無所逃命且賊反假仁義以招徠無識之民往往流歸又加此一番折挫慘剎則人苦重困小民何知南走北走所

必至之勢非大變乎第念今日讀書正爲天下國家計大事在躬豈可畜縮塞不一言然不敢向他人言獨敢言于閣下而又不得不煩言重複者惟閣下勇于愛百姓而膺此特眷兼身在南中大可正詞爲皇上言之言來徽者賊也言黔兵沒于樂平而又取將取償于樂平詳文可據也言馬臺即失兵他境不當借以難徽也言吳推官金鄉宦實心實意爲民防守不蒙獎勵反飛坐以無名之罪也言徽此番殺賊必不可壞一官必不可殺一民而此案眞實關係江南

不止爲一府採公道也然則胡不直言兵爲賊者爲其不便於馬臺也尤望且直捷與馬臺言又從容與馬臺言在馬臺宜平心靜氣淬厲兵將之肝膈以剪除二寇爲今發憤之大勿忒出臆見勿拘局面勿以監紀之卸罪者硬貯胸中則醞釀元氣者厚而陰消江南之亂萌莫先於此况撫按兩臺已出身爲徽人肩其重任終始爲朝廷保封疆計矣閣下更一出而淋漓慷慨言之不尤足使朝廷之小民安而馬臺亦覺其無私也愚生敢不煩瑣言之重複言之乎然閣

下有不可不急爲徽百姓言者當上之來察情形也徽郡之民不測所以幾于鼎沸謂我等性命皆吳推官金鄉宦與我之性命也柰何反令被難于是有願捐生以代者有願碎首玉階請就鼎鑊以白其有功無罪者負販途人皆欲百身赴殉決脰屠腸以明天日以昭公道以激勸後來仍行備賊之士大夫賴吳推官諄諭叮嚀曉然示人無他民始安定然九閽萬里小民皇皇之情未敢一息寧也可不急發大示以戢之乎又向者各臺憲諭鼓練鄉勇富即捐貲貧即

効力鋤鎌爲戈田飯爲糧友助維城誓不與賊共戴
天近見馬臺一疏人盡寒心旣已懈弛又復不敢爲
備燒挺鎔刀撤關毁寨窩得藉口而益縮其財貨無
敵愾而漸生不肖之志難安易動之人心椎埋屠狗
之市習易起耳凡皆以殺賊爲不可赦之罪故也嗟
乎增兵增餉無益有損彼糜金錢萬里外招募流亾
賊多充入孰若使隨地練其土著無事耕桑有事共
奮爲能扼塞守險乎此旣休養萬民厚畜兵力又當
急諭徵之有司使有司可兼將帥無以期會咨限坐

失疆土而閤下仍大張告示以鼓舞徵之百姓毅然
振奮覩前更加飭厲夫地方障蔽固在山川形勢城
池甲兵而尤在人心固結無有解體其所以不解者
不過親上死長之誼作而成義勇之氣此氣鼓之則
奮摧之則靡卽今湖廣省城獲賊數十上人疑爲官
兵反罪民而釋放民不敢守城遂以潰此皆摧殘之
應很藉小民之驗伏願閤下赦其癡戇採其破格之
言爲閤下力行破格之事卽旦夕言之不失徵足矣
詎敢有擬馬臺哉聖天子爲天下得閤下居此位眞
中國司馬也廓清六宇且暮聞耳而首被弘德于徵
萬民幸甚江南幸甚臨書曷勝悚惕戰慄待命之至

與麥龍翰書

夏中得天子知兄信此天下之福不止爲一人功名幸弟之歡舞何可以言三月流寇至黟祁民不堪命合郡起而殲之獨有一馬部院誤聽監紀以爲兵也而不當滅之反差一來節推至徽責賠幸來公不失風義猶有見事之明謂兵無紀律慘於姪殺徽安得不一舉而盡之於是人心始定而今防守如初也嗟乎當事皆如馬是唯恐天下不反耳可勝浩歎夫吾兄不爲流俗人所知而爲聖天子所知此所以貴雖

然所以承載天子之知者恃有堅凝之骨矯强之力以益厲其躬此吾兄素積何待言而弟復不能默默者良以前此一篇稿序俗輩不知出兄之意見兄排斥卽咸謂弟序中已要害乃因中傷吾兄也弟始聞而驚汗繼乃鎮定卽以一序而爲人所中傷知兄不悔弟亦不悔何也兩人相期原在貴賤之外求無愧此心已耳若輩貪緣反得富貴介然自持乃逢呵遣此近世之常何足介意且弟序不過統同相勉之辭欲爲聖天子得好人以圖治安使果以序之故而累兄也恨聖天子不見此序耳苟見此序恐知吾兄不待今日矣弟以此復理前說非進吾兄乃借以自礪有骨氣人到底不負非期不負自已正以不負大君今賊寇不忍言矣猶復躭躭乎金錢之嗜處堂而嬉則亦安得而不恨弟之序耶吾鄉之發於前者相知寥寥可無再論發於壬午者多有其人亦往往有命弟爲序者槩爲辭謝蓋自吾兄有丙子之罷諸友戒不用弟序文甚有已托弟爲之而深藏不以示世誠惡言之不祥乎亦不應有如是之相知也夫弟非能

罵坐者非嘗有得罪於世人之有關係者而特以其言過直過愚遂相戒如此使弟或爲世用其不相與推而折之者幾希是可爲仰天太息以此於吾鄉之名下士及已貴諸公皆不敢作一語誠以相知拔劍者之多也猶記汪雨若虎谿相訂以無忘艱苦無替舊交爲念時有爲其謀利計者汪子笑而遣之亦復如吾兄命序之意耿耿照虎谿之水然亦不敢序一字若洪瑞玉天性篤至不似今人且其先人與弟實爲石交何可無一言附其簡末而亦未之及者一以

瑞玉栴後未歸未有作序之命一以旣序其文未免累其先人古道高風或者暢所欲言則其爲勉者譽者而世又皆以爲刺已也遂愛瑞玉之甚亦不敢爲序嗟乎丈夫然諾相期乃至使一序之故而極相知者反成疏隔雖欲復論天下事何忍言哉兩若每手書索序而弟終無以應之弟似負兩若然寧負兩若不可累兩若誠以吾兄丙子一序而自戒也使天下有有心人眞心欲爲天祇枉弟雖盡情痛快如古人幾太息幾痛哭之書亦所樂陳而卒寥寥也弟何必

與今世人作緣耶數卷山阿木所已得者隨意直書聊剖我胸臆以不比於草木足矣吾兄方入承明爲福於社稷蒼生弟作歌作記載小集中千秋萬世何嘗不光於常新耶瑞玉年少而諳練不愧科名之人也纔吾兄而親炙恐後相與講今日之急而出險濟困當有相視而笑者萬唯留意爲諸相知見間道意高發後奇文寄我弟雖不作序然不可不即寄我也統惟原亮珍重千萬

寄傅公書

湖上別公後遂一年所矣瞻溯門牆未可言喻今歲館金先生令弟宅差可讀書而春夏爲流寇逼境旦夕枕戈不遑筆硯賣書買劍未足任其防禦近且亢旱太甚塡壑爲憂轍寧如貴地眞僊都也裹糧托蔭日夜念之敝鄉人散於四方受寇毒者所在皆是區區土著又復遭此當路者不念賊殺百姓反冒賊爲兵而欲有圖於微夫做官人讀書明道理之人當此岌岌之日不從百姓起見猶欲以利自圖有心者豈

忍聞之所恃我公一出而慰蒼生之望快睹昇平天一不肯從耕鑿中讀一卷書歌帝力何有足矣羽便附恍臨書悚惕

寄臨清州趙司李先生書

先生拔天一於童子科賜以讌閒商推文史見天一生平家世遭逢得失咸沐問答周旋誨接殷勤誠懇至論其居無一椽蕭然歷落之概則又慷慨吁嗟爲傷愁苦而不能已復從容慰勉遠大相勗天一亦自忩卑賤抵掌於前不禁所懷之勃發也退而自惟數行文字一再試而逢大人下交至於忩分古人所累日上書想慕不可幾幸者自我得之豈獨今日傳爲盛事聞風相思有不知鼓舞感激之何從者踵相繩

也嗟乎近世士大夫一逢試士情賄相關埋劍沉珠所不遑惜孰有權不在握而諄諄造士猶恐或失如先生哉私念先生甫下車不肖如天一且蒙照拂摩挲所云請自隗始者況此中淹鬱實繁有徒積化之餘網羅遺軼使孤騫之子有用之才既得發抒吐氣而手自激昂興起懼後者亦得以遂志誦讀之林不至以當途厄塞阻其後進之階而先生果博訪旁求令生素所知許者悉皆臚訖共厲獎成時偕胡謝兩生公相延聚名入記室作人雅意豈獨周王之可歌

哉且又覗天一爲何如人也繇是鼓其頑鈍矢勿見負多士蒸蒸人懷教育我師方將月有會日有程作新基始不意世有惡形其短而取子毀室加於左右何摧抑士類者反戴高位而一意造士獨蒙其尤豈天不祚吾土乎抑吾黨斯文應逢其厄也然先生通識曠度自有隨事行藏立乎高遠之地且古來英雄豪傑見斥于庸惡者不可勝數卒往往以百折挫辱之境顯所與能名姓在日月間彼腐鼠而嚇者蓋已不知銷沉何所孰得孰失夫復何云況聖賢所處動

遭誣罔莫可誰何乃其行事灼灼雖仇讐猶將心服之若其自喻又惟相與賦不愆何恤之語已耳先生謂其然乎生越丁丑始補郡諸生數年間地隔鴻希又寂處窮山舌耕窠聞見屬敝門人吳爾升北迎其親爲素勤仰止者就望清光慰其饑渴敢附疏中不盡所陳此子年少有儁才其叔太學生吳君考者謹淳之士業居貴地想冰檗幪之力居多秘煙數笏弓塞空函統惟珍重臨楮惕息謝生已進胡生尙未弁淬厲不倦附布

寄周仲馭先生書

士必有氣骨不屑屑干人以私當其讀書則不爲媚時之文當其植巳則不爲諂諛之行安分自足如是者而後可與之進於道愚生無狀學爲文章其於當世名公大人稱相知者曾不數見如少游某公之門受業者兩年此一人也既而與沈和生昆峒敦縞紵之好因以望見先生顏色先生即忩分下交此又三人也既而宜興許任宇先生浙上傅辛楷先生來長吾地物色風塵之外待以不朽之誠此又兩人也夫此數君子者皆力能剪拂予人以功名而愚生皆不

敢一字一話有所期求妄希吹植非拙於事人自甘老拙誠以古昔彰聞之士上書自薦汲汲貧賤賢者猶蹙額耻之況遇合實有分定徒卑其志終亦何裨故年來蕭索自處聽其所休止雖以□生忩醜之愛濫及野人曾未有以一字唐突左右非傲也非□也亦云守其常分以期進道於大賢君子而不敢自外尤所云天下之眞能知巳者必不以其干瀆自絕而因之簡棄也然竊不能無感於今之縉紳先生而歎

執事之大有造於人才夫今之縉紳先生何嘗不曰道忠信之言何嘗不歎美古人之行而居鄉則日與有司爲市肆立朝則日與下僚競錙銖實爲賄也而猶文其名曰薦賢忩其身爲舉人進士之身而時時導人以媚嗟乎上作之既以其僞下應之皆無其艮滔滔汨汨杜蘅芳芷之搖落而翩翩緷緷之充塞也欲以望息兵而滅寇屑可冀乎執事獨不然雖在畎畝猶不忩君一技而不忍使沒於世一長而必欲使見錄於人宜其不得志於縉紳先生而天下之賢人

君子罔不投誠而恐後也敝鄉汪茂弘江傅舟自門牆歸稱述不倦愚生靜窺之絕非今之好諛其師者比而尤以程朱舊里之聲氣寥落爲先生之惓惓嗟乎今之過吾鄉與慨慕於吾鄉之縉紳者孰不以其地之多利也故乃執事不此之圖獨念其舊風輒其懿行而多士亦因以感動奮勵莫不人爭琢磨使山峭水激之鄉遂不見有蕕可慕而軼士無窮此惟愚人無心肝則已耳苟有氣志抑又何能不相勸勉而須先生之義於無極哉今有敝友徐之高字天章者

懷誠負笈蓋亦有年無緣望門敢以愚生介紹其文其人實有進於古人之道不僅如今之托名者於其行也將之以鄙懷草率近放惟執事察而原之

上淮安趙工部書

淮有馮孝婦人倫生光名教振德可謂不遺其親者矣顧剖肝救姑迹雖奇異而返之至誠一念則正有通字識理者所萬不能爲方是時人爭訾議誰實稱許一旦得我明公大義聲之雅頌播之孝婦精誠乃始皦於天地天下聞風慕悅者遂無不極口曰明公獎善如此見義即爲如此不以蓬門下賤而掩其奇德如此可謂上不負朝廷下不負百姓中不負所學士大夫盡能相若何寇賊之肆而風俗之偷耶下

走獲明公詩論驚喜受讀焚香但告之天又以爲不負孝婦矣私欲一叩堦前備陳愚陋顧野服倨傲難見大人謹以所刻鴻文竝同人諸製及下走所著傳紀數篇裁裝呈電自知形穢有點靑睞如一字可採則轉達陳請庶幾作人至意夫今日彰瘅之權以金錢而倒置者多矣我明公忠果正直蚤於夢魂中想見之寧無有感憤太息者乎且下走與孝婦之家南北隔絕素乏相知之雅又無親故之誼即我明公之慨然論及也又復無左右先容之人而相與讃嘆不

罷汲汲然推揚恐後良亦秉彝攸好之同不肯與衆
齊泯故敢忘分獻芹仰惟宥其狂瞽尤加之意則孝
婦幸甚斯文幸甚

與方玉如書

往者世風淳朴士爭出其議論識見以佐是非之所
不逮近且上下紛梗有起而論列形爲美刺足補人
心者豈惟鏞譙更獲禍焉於是今之名公鉅人向稱
直氣敢往吐露胸臆亦且隱情結舌自比寒蟬雖有
撰述緒論計藏名山而於贈答送遠弁言引跋之間
多所諱忌嗟乎世變使然哉此非獨立不懼者孰肯
與之爭議論之先耶前書所云將事遠遊命作文序
開械動歎卽思染翰乃勃勃欲抒準古訓歟據人事

歟冀借君舟車道路之間遐方萍聚之際畧覩所見
而言文者卒十之二三一皆當世不能取容之語徒
使識者見譏祇爲文累於是乎止今者屬友人高會
分韻賦詩余告之曰聞春秋卿大夫雅會交接稱詩
喻志皆取三百篇之辭不必自賦蓋以重先哲畧浮
藻懿德大雅之風於是乎在泥焉分韻豈感於物而
後作乎諸子競辯未已而梓人持所刻佳稿適至取
而讀之如入宗廟觀禮樂之容沉潛讀之又如秉衆
響而獨聞琴瑟和平溫厚之音令人禁邪滌穢焉諸

子起而爭諷一堂之上嘈嗚錯雜俄有朱絃疏越一倡而三歎者余告諸子曰此可謂感於物矣詠焉而以言猶詩也乎哉諸子更取其中二文㽞連與歎不能已已相敬謂曰是何入人淺而感人速乎余復告諸子曰揚雄爲利祿而西京之儒術以衰馬融事奢縱而東京之經師以壞若所爲文一去其利祿奢縱之意而經師儒術足以緯貫厥躬安得不移人性情若此雖然玉如之文與人吾兄弟所覗爲經師人師欲備灑掃者也美不勝述諸子能讀此二文亦足以

爲子爲臣矣賦詩言志此又足以比三百之遺乎梓人卒卒欲去不暇爲序即以今日所言相寄聞君此行先之以金華洞天其間有桒白雲九峰二先生知君既久亦雅不薄余彼當有獨立不懼之旨起而序君鴻文余謹齋沐以俟

與金靜思

弟顓劣嘗讀韓子書知其㽞心儒術者甚力又讀蘇子書見其㽞心釋氏者不倦二公皆前代大儒所見不等然皆有關天下之人故其書並行於天地而不能磨滅夫二公亦皆各有所見未可議也弟以近鮮通釋或與談佛老而不悟反致譏彈則莫若竟從韓文凡師門談佛之文姑㽞貯秘篋待之異日今止刻經濟諸作以裨當世之實用且使人明白易曉以遏於爲善之地毋令識者以文字起浮議此亦世兄之

責弟子之責即師聞當不謬鄙語乎鑒之鑒之

與金亟三惟日

近日琱飾爲工如兒童屬對如士大夫往來寒温套啟如鬼語荒郊囚氣鍱詞貿貿然自詫其富麗浩博而題目文境清明之氣俱不留一綫大約是無志氣人所爲故不存骨體止塗膚華眞實讀書人唯有歎息而已冬底接翠如令弟所爲文掉臂時賢獨行不顧此眞大有氣志可與商古人之業者嗟異久之然按題準法多不相浹洽有體貌而鮮實用是能從古文入門學焉而過夫古人之文怪怪奇奇而實與古

旨相聯貫者其議論有法焉以運之一篇之中主賓開闔呼吸照應埋伏關鍱攻殺擊刺無一步不迴顧無一語不安頓本題夫乃能激動觀者心目若氣格古矣裁制善矣而一往不顧亦復無用令弟不屑與流俗伍而能嚮邇賢昆蓋能知兩足下之文之爲有得於古人也親兄弟不宜與草草訂交且又介賢昆而處己於僕不得不諄諄望之必得其成就以不負彼一番盛志或時相聚首幸以達之翠字見抱朴子即指其名也然畢看欠蒼老須更易之并附致

答范子序書

亟三處見足下數文大家氣度有見有鋒足以馳動之眞畏友也高第弟子吳生年少爾爾其文皆天懷所發縱宕之中矩矱自存銳往之境更饒新蘊益思者就法不辯明者法餘心生但令多讀五經古書此間萬法所藏如花作蜜如米成釀胸中既富筆下自滔滔不窮隨所發揮皆足名其一器又何有於尋行數墨之士乎得足下以爲之師授璞玉人不愁不爲瑚璉矣然近世人有目無胸兼之善妬指幽蘭以爲

惡艸見蛾眉而生謠豕身負偃蹇及睹佳質輒欲授以靡曼之篇勸以脂韋之習輕佻熟滑徵擬淺數指爲速售之技即高文大業彼亦復擇其靡曼脂韋者而師傳其弟父戒其子自己既不回頭又欲以誤來者嗟乎此即出於得氣以去之人吾猶謂言之刺謬若猶然吾等之言也豈不亦井蛙語海長見笑於大方乎業墜坑阱而猶自以爲得計乎彼鴻鵠之志翱翔千仞而乃畜之樊中不可憫哉昔有大儒其子九歲墳索以下之書讀且殆徧有俗師獻技於其父曰

吾有速售法使郎君學爲文且夕可博科第矣大儒曰吾兒頗有良質吾將取三十乘貯其胸使自開心眼自立脚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矣尚不欲以涸之況區區時藝久將自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栗古佳子弟且子謂爲文之法足以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知窮達有命十年讀書古人所歎益信理所必然而謂用某技遂能之乎且即以技論子年近五十矣子之師且六十矣子之子又三十矣子之良友又幾四十矣據子父子師弟朋友之間豈不相助爲理日習速蜚之技而乃復蹇落未偶

祭書艸堂珍藏

積功如許年而不能博一青衿尚言科第哉則信乎遇不遇命也遲與蚤命也而文之利不利不與焉夫文亦爭通與不通耳有利不利乎夫文苟通也則奇亦遇也平亦遇也苟不通焉奇固不遇也平亦不遇也若以遇不遇而論文之利不利是醉壁溝渠而以爲有江湖之樂也不大惑哉子休矣無落吾子弟事俗師愧而退不數年大儒之子學博文奇名人上士爭相延譽敬拜下風且掇兩榜高第致顯位焉俗師則猶然老學究耳其師弟子亦鮮有發聞於世者則

又復創說於俗之人曰一科之內能有幾人爲若之文也仍爲吾靡曼熟滑者便耳嗟乎婦既失節而惡人有栢舟之譽又欲相與共飲狂泉也惑之甚矣則信乎遇不遇有命而無文之利與不利也足下有弟子如此猶吾之友也而又爲函三外弟千里之駒非可以駑駘之法馭之昨見足下所評吳子文教法正當如此甚慊吾意新生芽茁助其發越之機會見一往奔詣耳然昔者大儒之已事或有類然則起而諱君之教定有其人吳子不大可憂哉願堅志授受無

祭書艸堂珍藏

改前操爲道闊情不覺累以相告異日此子縱步天衢應歸績於王良造父矣

答程先生

余子垂十二歲今始能言行路尙未安穩小阿弟輩纔五六齡皆能以大人倣之所謂家有癡叔今在猶子乎然祖遜年十四五亦未知書後乃博覽書傳學該羣籍楊億七歲方語便能作驚人詩吾兒如此憒憒何敢方及古人或者山野人正須如此癡魯不則游於發越一途非所以長壽命耶承問無以爲報書此代晤或有善治之法開示吾兒不

與陳節使

讀書人夢夢極矣得翁文德振動虛來照人眞古人不多得也不肖年旣壯大不能爲朝廷出一毫氣力自分老巖壑中以觀德化之成旣蒙不鄙收之聲地何敢復以浮詞相誑願大爲朝廷珍重凡筆削中勘定有甚於秉節鉞者拭目以觀爲任凝切不肖欲借東三日得聞左右舌耕遠館艱於往還冀旌發行望一見示猶獲聆教訓也扇墨四事聊以將忱匆匆不他

告友去盟字書

余弱冠時有同盟五人此則吾鄉所共聞知者已又有同盟幾人以後又有同盟幾人此則眞告於神明之友旣而良朋相接稱盟者不少然皆稱盟耳非眞盟也旣而思近來盟字已成惡套有何眞切且友亦不過文字游揚遂相與稱此一字盟字徧天下矣識者又攻爲同學此二字實好却又多了同學二字不如還照古人稱友弟爲佳來爲盟友不以去一盟字爲疎若是生疎正不當用此一字此雖細事却有關係盇盟非盛時景象也余乙亥六水集中言其故矣

與友人

比來見時事如此令人短氣政恐流離顚沛未知何處可爲棲泊倣帝數篇亦政欲簡點災梨如尊指示雖不足觀亦使生平之志存其一綫後世或旁蒐形容不至没没然終是名根未斷妻子外又多一累何處更覓着脚時且又見近來文章之士未嘗無天下大名而一旦顛倒悖逆或受僞命或效莽操秦檜似道諸行徑卽文字蔚然滚足爲萬世唾罵耳雖著作充棟何益後來是以又有焚稿棄研之意足下學道人敢以此語進冀施鞭影非敢爲誑

答友三首

承問文體畢竟何者為當夫文亦有何定體耶日月星辰雲霞霜露天之文也而天之文亦無定體山川草木丘壑池沼地之文也而地之文亦無定體推而人身有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何地無文而亦皆有定體而無定致而大約根諸義理當於日用為要切耳山谷有云文體大似擊鐘叩其旋蟲與筍簴不若發其全體之聲耳

又

君無謂天之待我簿也士必經盤根錯節憂悲患難而志氣益淚骨力愈壯其以發清虛而增學問者與處富貴籍榮寵之人獨異而倍有得焉不然子不見今之倨尊膴履仕籍其所發之制行多有悼於窮愁處困之日此何故哉誠以此強學力行以自求其實乎吾見求而往者天之所使人不可測將以大宪所學而發抒鴻藻不即遇也

又

昕傳龍馬乃洪宅重價所市得者過都歷塊超躍如神曾有負稻斛逆馬顏來馬輒從斛上一躍而過騎者如履坦途負者不覺因稱之曰龍駒非此間產龍駒也傳言不足信如此泥神亦是水中積久浮泡微有意似好事者遂神之因以訛於俗余訪之里人甚確君于毋勇於傳俗慎之慎之

復友人

自去歲賊逼吾郡以來都不遑寢處處館而荒廢人子弟亦輒不暇計誠以當此患難經營正君子出力共濟之日少有裨佐便不可自委舍却日用營爲爲大家幾務所關正是學問境界非又如學生輩坐書館中看講說做時文爲學問也以此筆硯幾廢不解作文然以今天崩地裂之日而能悉心并力籌畫經營相與戮力向前爲報讐雪恥尤是大學問所在深愧力不從心徒向人口喃喃作勸化或輸財或奮志

祭書艸堂珍藏

以此爲螳臂耳足下謂此種心情猶復能爲人作粉飾語用心無益之地耶謹復不恭

寄友二首

久廢書問寂處荒落苦無頭緒想有以見諒也讀書之暇偶爾不平惟可向吾兄言之自二月三日北報甚警天下當事者絕不發勤王之師此一恨四月南直浙江江西聞北難信甚蚤又無赴難報仇之師此一恨五月擁王監國又勸進矣又無一人發報仇之義此一恨六月止聞紛紛起廢用逆爭位競薦絕不提起報仇一節此一恨時事至此兄即高蹈山林當作何慨耶

祭書艸堂珍藏

又

諸臣朝夕宴賞似以先帝之崩於賊爲幸然求如古人作楚囚對泣者亦不可得弟輩既無濟世安民之具徒有隱憂乃欲復汲汲干進此何爲者是以率其草野爲大明之氓而已自是真切不敢以誑

與太平縣江振鱗諸子書

不肖天一寒儒也讀書不敢自棄於聖賢亦不敢自外於大人君子然實等碌碌無狀可名謬承貴邑之下知前者既失倒屣繢溪寵顧又辱諸君子輿情不意適當其會竟負高渼通縣諸公誼如山海而不佞則擢髮無以比愆此日此情弟不能言唯有永歎若振鱗兄跋涉不避無限苦腸不肖惟愬悚不能以息銘識五中終身之以也即欲特致一緘用報私款而瞀惕日至日坐軍旅中食無整餐夜無寐刻膺繁重

之責而當無可奈何之時遂濶候忱如外遠教所望諸君子大爲原放前日督鄉勇數十人出貴邑者黃參軍敝盟友也績中舉代不肖者即其人今挺身不畏鋒鏑當不訝鄙謷矣又今領兵參軍汪先生沐日者亦敝盟友也協同敝友程鍾程明畿兄來貴邑別一旌旆其師無不一以當百又家姪江益參軍江九皋領選鋒拱躍而至又家表兄程起驥家弟江之龍領兵百五十人悉氣撼山河欲恢方隅此亦不肖當舉以代我者聞貴邑中有以起義歸怨敝郡大抵皆富貴癡人枘爲此說今褁糧數百里以爲大邑捍衛又豈單爲敝郡哉恃諸明德不至過罪耳每有師過皆屬其嚴整不敢有犯唯有識見者約束鄉里使鎮靜不動彼欲肆搶掠輩無從設計矣匆匆布忱統惟照鑒合邑諸君子千祈遍爲傳達別有告示容即遞至

寄家書

十月初五日次蕪湖立甫姪店兒天一百拜奉訴母親大人膝下兒自幼受祖父教訓長亦守貧讀書僅知忠孝二字然一生蹭蹬兒命也前與金老師共伸大義志在報君匡國功業不就豈非天哉未定歸期先辦死局三弟至營道母之言兒死佩之只是父親遠在天涯不知消息爲憾君子作事當從古人偷生事仇兒實耻之我胸中全無渣滓惟有清風明月婦年半百可以無死有兒癡頑二弟當視如已子得延

祭書艸堂珍藏

宗祀亦祖宗一脈也世人每臨難時必悔讀書兒獨不悔君子以讀書得正而斃又何悔耶我所作幾篇古文雖無大用實有關係三弟可爲我收錄傳諸後世子孫亦使知先世有此一人也前過旌德謁張睢陽廟見梁間題額舊知縣與兒同姓名兒得與張公同享廟食兒願足矣尚有何望東三扶光公韓無疆尊素皆吾同事願圖大業者審時度勢付之一笑而已今天下尚不可知但有人作得一分事復得朱家一塊土高皇帝在天之靈鑒必不爽兒亦含笑於九

地矣母親年老二弟可以奉侍幸勿爲兒過傷又付三弟天表知一自陣頭分散心如苡刺後來弟至營數日晤言稍慰一二但不知二弟消息手足至情曷能無念吾所恨者先人墳墓數事未曾收拾祖父未作生譜父在遠地若二兄得不死歸來則前人與父母之事在兩弟也爾兄之心惟弟知耳我身一死佛有外議紛紛聽其自然老母不必驚恐弟當善事次蕪湖筆不多及

祭書艸堂珍藏

黃山寄遠方士大夫書

我黃山初不與諸名嶽競勝抗處萬峰之巔斷絕人迹自軒轅登訪後加名曰黃其閒凬仰止大約土著畸人遐陬軼士及方外一二靜侶須麋樸遠懷抱無塵更以忠厚之心開曠之氣與我嶝岫相氤氲焉乃載著朐臆發育人品又爾披揭縈帶注入筆墨爲能使人想見天地大文之所存於是黃山流出人間而稱奇故在天下諸名嶽上黃山亦安敢禁遊哉於焉嘉客松石增榮大都既入此中腸胃亦當變化期不

負此遊足矣不意四方有士大夫奇貨吾徽凡有利於是者卽莫不文曰作黃山遊夫有所利而託焉此豈山之志意哉全徽皆山無膏腴沃壤亦非通都大衢賂帛經行之所集磊渾乎澹薄之鄉也何所利哉若其中別有所利而必以黃山指名我知之矣躬爲士大夫累心之事豈其不明祿養之家豈其不足於寒畯乃愛惜民間疾苦之心無以勝其田園玩好之嗜謂彼可漁也而竿牘之風不可示隱而心計託我雲封逖聽之人幾謂此山有金銀氣而黃山眞面目以蒙嗟乎君之具車徒戒行李告於友朋豈不曰肆吾遊覽特收淸淑之氣乃或周月經年曾未與君一謀面也此地有高賢大良閉戶先生與抱膝而處者亦未與一數晨夕而君則遂所欲去矣孰爲來哉卽有來乎山者盛記須佟贊吟歸而詡其杖履然靜地自挼中宵回憶果探幽討異以自足其性情乎抑誠思得佳山水以盪滌其浮滯乎卽有號絕才未能攬天下名山大川爲國家經紀要害如今賊寇交訌一旦奏膚功勒銘紀事以賡殊聖德又或聚龍門奇氣

撰列一代之書以發揚鴻藻又或尋訪隱逸與商定大畧起其寤歌乃爾文皆闡說之餘詩亦困酒食濫徵逐之太泳則雖字帶煙霞篇畱澗壑之色以云黃山遊也誰處信之誰爲重之然此士大夫難以自罰耳其稱名於我乎奇我則何損焉我侮我蠹起天中不得終遠於人反以軒輊之故致士大夫多借徑焉是予山之過也而敢以讓君乎獨怪此數十年來舟車不絕於城闉有司供命而罔暇未嘗不曰蠟黃山屐也而搜括孔殷民情畏歷隨行末伎游食之徒以

及役僮猾役境中無賴附籍又起風波而種荊棘如
樵者不童其山不止以此廉吏不得全於其間而貪
墨因之互市益一游客而破中人十家之產者恒數
十倍井里凋瘵怨咨載塗莫不曰此黃山遊之所致
因歸罪黃山小民伺望於府縣之門見一遠客至即
曰此當䆷黃山一峰此當塞黃山一壑嗟乎黃山何
罪耶假予之名益君之過君不顧我之名亦已矣獨
不念徽人困阨甚乎即有益藏難供此焉之耗竭又
況年來水旱癘疫不下各境而徽人積貯什九貿易

於外流氛所破重地皆吾徽富商大賈輻輳又十去
六七昔也饒今枵空窒礙實窮鄉矣得無頓減其黃
山之興曾乎古賢縉紳處闤闠若湲山言其茹澹而
無所趨騖也今來黃山反若一閧之市之所縈布君
固謂吾山之不能告人哉然非欲禁君履迹也即如
近年黃石齋李元孚張天如周鹿谿數人更迭來思
吾方出混茫灝氣與爲盤桓者數月猶慮延賞不盡
若此數人亦士大夫兼餘聲實者輒芒鞵竹杖蕭然
而至第指雲氣往來觀日月出沒山僧不辨有司不

聞是眞遊黃山不欺人者特恐其不長年於此是故
吾山寒過於暑有骨無膚嘗以嚴凝之氣待天下耐
勞苦處盤錯之士以使之大輔當世又以其巉巖峻
厲者養天下獨立不懼之器格以橕拄濫觴固有不
得志而放浪形骸登山臨水者則又有以助其壯涼
抒其慷慨俾後登山而聞風踔厲即又有以湲其憑
弔而佐其裴裹苟以是爲有利於已也而稱遊焉復
何言哉所以終不能默默者千萬人遊黃山吾不之
厭千萬人來徽而悉索敝賦以去吾不之論嗟是君

固儼然士大夫也知義利之分也又非不解山水也
獨柰何巧爲之名曰黃山遊而實於我黃山無與予
又安能默默也哉然不獨我黃山有言或告我曰彼
凡有利於某地亦即稱某山某水之役山水清剛惟
仁智得而有之乃直爲若者蹴踏狼藉也豈山之遇
哉以此觀天下諸名山大都如我所云諸君不之覺
耳敢爲諸君瀆曰遊山則眞遊山雖苦遊亦徵高寄
若將有事於貨殖而因以恭其鄉也幸毋我指名又
敢爲君策君果有志於名山也節家之修或同志合

力萬里爲遙古得而覽其勝槩矣不然我黃山素不
假借於人請以此誕告天下

江止庵遺集卷五目錄

壽序

吳集虛七十序
方𤆍我先生八十序
連社賀伯眞方君五十序
俞敬源六十序
洪敬濱六十序
吳翁六十序
光祿左衡伯八十序
鮑母江孺人九十序
洪母許夫人五十序
洪母羅孺人六十序

祭文

千里門祭慈化西社社稷告文
祭里社社稷文
祭文烈汪長源太史文
聚星社祭太冲先生文
祭汪道醇先生文

祭洪常伯文

祭祖母胡孺人文 代父

送祖母登山告文 代父

迎祖母神主土堂告文 代父

歙縣江天一文石著

弟 江天表[illegible] 門人洪祚永卜公手錄

[stamps]

吳集虛七十序

異哉今之壽人親者非富貴焉不以壽非得貴人文亦不以壽此皆強有力者甘自塗抹籧篨傴僂博顯者姓氏高張里族之愚人詡交惟夫搢紳先生爲寵乃愚人更施調笑周還而退衆能相鄙卽僮供一時輿儓隷厮數部鼓吹役耳于古所稱爲其親上壽之

義已謬乃凡爲人子者亦何樂乎若親蹈此歟吳集虛翁以弱冠登上庠迄今累家至鉅萬豈非強有力者當此七十時推所欲得爲文惟如余所云者何所不可乃聞其族將以文觴弗克辭卽告諸族曰某不願托顯者名或不擯予老則某君一言爲愉快某君蓋吳于民氏翁姪行余行社告諸神明之兄也□多以文字乞品目而飾表人倫行爲物宗然是時徒以高等諸生應留都試非高爵要人足要流競□獨脊戀其言若榮華衣是謂藏智任躬置身古人上翁仲

嗣子摺亦以弱冠發藻諸生中豚犬輩率皆以甲第
爲顯揚絶裾而希五鼎子摺直却科選不應甞舞膝
前無庸捧檄葢棘闈在八月翁誕生即七月十六日
也翁子似有斥于余前所云以志壽翁如此諸子
向者登堂拜人之親多眞率行家人禮及頌言滿幅
又莫不借達者爲將美非誠務華度若親非是不貴
艮以此誣之而已今且屬餘余來亡余何未如吳子
于民之以高等諸生拔于世若又非能以言語妙天
下將無同人悞歎抑誠窺其志之留連乎此者諸君

子曰子摺亦不因人熱則辟若紈錦赫奕五色目盲
忽接山水清滌入人曠疎猶足神遠養其久視諸君
子猶存古人尊老之意子摺復不附耳目歟夫今世
侈冒無紀爲風俗懼翁以澹樸爲矯厲翁之子行之
其宗族行之其交遊又相率行之既足愧富人子之
䏻逐顯者姓氏又足愧士君子不克以眞率禮人之
親至使當世名公卿大夫欲以其官氏爲翁倚榮而
不可得則今之搢紳先生亦大失所懷求矣抑且賴
公之澹者樸者養公卿大夫虛憍之志而使之壽翁

誠不負此七十年于鄉國而稱老則夫登階一卮又
何異與貧賤之交相酧酬而懽然忘其爲素封歟或
言翁捐重貲爲宗祠者言翁至老而手不釋卷所著
有析疑攷證等書而抗席末師者言翁篤兄弟戚
于若姪者言能大出所藏以賑今荒貧者更稱侍庶
母婉愛敬備至如古孝子風尤翁生平第一義者余
謂一皆分所宜行力所能爲不若追此一段流于歲
月使後此七十人援爲盛事曰吾族某君如此吾戚
屬某君如此吾鄉之强有力如此于以勸厲四方歟

行務本爲大有造于世可言頌乎然余樂得而道者
嘗聞余門人吳式文祖憲儀先生云翁與余先大父
同肄業西峰先大父持禮敬甚其人文拔起一時也

方夷我先生八十序

歲戊寅仲春之月夷我方先生登八十壽諸兄弟相率拜于堂治文稱觥爲之言則扶光汪子凡先生卲德尊行聬人聽聞洎吾黨與次君玉如相爲樂誼者亦旣發揚不苟成述篇帙使四方登堦敬讓之人自言無枝葉譽不過辭犂然知古人憲老初義庸厲鄉鄰奬風俗後生小子得與于成人而與爲禮自吾黨有補焉余復何言哉乃先生孫壻有吳生名碩者嘗從余游先期述先生平生由父母兄弟宗族交遊以及乎輿儓厮役倉遽尾瑣之間鏘然可聽肅然可師葢莫不有古人之道者尤殷勤進一辭曰生與先生居同里可呼而至每過其庭或遇諸道或值之山水間卽莫不儼然以昌黎進學解爲勸問近所讀者何書卽與生陳道理所交與者何人卽與生上下古今人成迹少當意卽舞蹈掀起聞生有不率教者卽婉迂諄戒如履郊遂恩勤抗激常若承祖訓而遊師之門至一切姑息隆眷諸態又所畧焉此則生沐其誠一纍千百言奠殫中心敢請爲生鞴韉而進乎余告

之曰先生亦嘗謂余言愛生幼而負異卽大志相勗亦云每見輒絮語不休一皆勉生以古人之學者至于長君爾尙爲生之妻翁次君玉如先生之孫水平與天猶子爾繩爾思二君亦皆謂先生視生如孫出流俗上自余覯之生遇先生亦可謂賢智相遇矣今或與人以千金而不足濟其軀偶予一言而終身可享其利若先生此時諄篤去親戚淶洚而敦尙乎父子祖孫之誼生也獲享詎不滚厚而先生愛人高識又豈當世淺近之士可及哉雖然生也譽先生述先生所以欲成生者與夫潔玉帛承筐醴醲擎跽之飾皆不足以爲先生壽思可以開悅先生而歡然進以大斗者則有玉如在玉如爲先生賢者之子身食於二十人中而文釆耀天下吾黨咸宗師之世葢有旣都高第而進而君公退而涵汝者乃聞玉如之名如逢未見書承玉如之謦欬如接異人語聲歷吳越齊魯江廣之間豈徒以其文哉至孝至弟實有如詩禮所云者以無愧先生之子而水平又學于玉如以無愧于先生之孫卽余與吉人扶光公龎束三諸子誼

亦願學于玉如以日求無愧于先生之子之友生玉以先生爲何如人哉生但取昌黎所爲進學解者學于玉如以求無負于先生日月之訓以不負于生所惓惓不能自已之忱而即以無愧于先生之孫壻爲則夫親戚朋友有重生者推厥所成先有以重先生之教之德于無窮日遵其教日繕厥躬是日壽先生也寧繁稱具美可後爲禮哉吳生曰唯唯爾日登其堂拜起周旋見有欲類先生者有欲得先生一節者則先生必隱然色喜其或頌諛不根徒備磬折則先

生亦必但與爲進反而已生因得以感發而懲抑焉然後知古人憲老之義所關甚鉅而生益得于是日焉以無荒于嬉以行成而無詭于隨哉余乃取與生相與稱道者再請于先生以爲先生壽

漣祉賀伯眞方君五十序

士與友稱兄弟親之也親則友之親即吾親矣爲人子者以得其親之懽心爲孝則歲時讌見亦必有當於友之親之心而不在於殷勤接盃酒之懽而後其親喜兒登堂拜壽庸得不講家人禮以悅其親志哉夫友之親亦有好爲鋪張粉飾者親若友亦遂挾一絕不相涉之貴人名以撰爲不知誰何之語耀鄉里小兒爲卮酒佐是以親爲可詐誕戲豫之人矣與人子交而竟以詐誕戲豫其親復何有於文采之淋漓

何望於氣誼之相守寄始隙終沿習不覺其交也是尙爲能親其親哉若伯眞方君者非猶夫人之親矣吾聞君之養親每食必以酒肉而左右承志不愧古人鄉有九十老人貧而獨者君日贍給之不怠又性愛讀書之士欲共識道理存氣節而不徒以富貴功名顯以余觀君即此數端意恆恬愉於內不屑屑當世浮榮使得几杖盤盂嘗侍老親隨分而爲所得爲子孫淳謹守禮稱鄉黨善人足矣是君之概也諸友而爲君壽也則尤不可以不悅其志乎夫悅其志者

非陳筐篚盛歌頌吹笙鼓簧鏘鏘濟濟已也念我庭
除亦嘗竭力供職使我親亦歡然飲食中而不致憾
於其子之不能養乎諸友必能之能則君喜吾之鄉
豈無衰暮窮苦而怵目驚心者乎即力不能給亦無
簡忽怠棄而先王近親遺意得常存於論學取友之
人今者雍然執爵夫非敬老也乎諸友必能之能則
君又喜我之讀書求窮經致用不敢學近日縉紳輩
臨難而去苟且仕進乎則讀書種子不可不延不至
使人疑書卷為無用諸友必能之能則君又喜君之

祭書艸堂珍藏

喜而吾以為友之能如君者為能得之推君志念如
是謂其子之友之相與如是以有助益於其子而不
在乎周旋贊勷之間繇此而各盡其所以致喜者而
友朋之交如父子兄弟之一堂聚順君之喜無窮而
諸友之能是以得其喜者亦無窮是誠家人之禮也
哉則是其稱觴來者其即為學問來與時相傳述社
諸君子不徒以文字友直以人之親友不徒以一時
壽人之親友而以日日壽我之親友其為製辭而將
者亦不以藻績陳而但與綢繆乎至親之說以冀或

有當於君君不更愉快也哉君有令子芑漢嘗從余
游能博通古今書為文矯矯去華茹實朋友而行家
人禮也芑漢拜舞不尤有進焉以得其親之懽忻慈
愛而永其大年哉洪生卜公嘗告我曰對是父是子
使人不忍有欺擬議其人又不能復作文字想蓋久
於其鄉而歎其真樸者動人志氣也今刪其繁祝宴
樂之中有肅然起敬黽勉不遑者亦諸君子志江子
之言蓋本乎此

祭書艸堂珍藏

俞敬源六十序

俞翁宣城之能人也挾商賈才所爲多屈羣策以故四方往來行過是中者類主其家恃若權衡疏淪無有羣藉藉羈旅間益稱賢主人云曩余鄉有徵貴賤術與爲交遊輒向余頌其迹余用輿歎會今戊寅四月翁六十覽揆余族洎諸爲握手話朝夕者邀余一言以壽余曰爲先與擬其人乎夫人挾其術徒給身家罔濟當世之務君子固無取焉以此知無庸智效一官事權在握然後其所爲有利于世設身爲匹夫毋信誼守先王成憲雜處廛市中即咸樂推折衷待聽斷人人遂所懷來斯不亦傑然儔侶哉若翁生平倜儻負氣能以其身爲古之東北道主人然諾所及恭未有歌行路難者其濟當世也殊甚貨殖之地有一人焉爲東南商旅所欲交歡恐後殆無異乎願出其塗何施而得此哉雖然翁所爲亦既老是中矣其閱歷于車轍馬跡霜露風雨者殷勤拮据有一不敖心腹腎腸於人者乎則起而慕翁之業放翁所履詎無其人余竊謂輓近世風漸下或爾詐爾虞恒令行者如逢荆棘是應重念翁趨翁之室如驚衙將迷翁美贖奇致厭聲當益載路則翁時時浮大白抵掌談笑于天年之來可數計耶方今士大夫中各私其家亦曾有念天下之商旅而持平佐理者乎翁果能以誠結人初終罔怠使往來者鮮折閱其間羊腸崎嶇之所聚者獨能闢茀悉平坦途淺足以佐上焉者不逮覩風采之太史撫以爲傳雖儼然井里人用是爲高於行伍矣又何羨乎居位行道始爲當世出力哉余故嘉其能願與張之聞翁之子若孫克振其風而其族復多彬彬文學士當有不河漢余語者

祭書艸堂珍藏

祭書艸堂珍藏

洪敬濱六十序

洪翁壽届六旬其宗族婚婣及平昔交游者羣聚而稱觴焉余門人鮑子止躬翁壻也篤學好古謀以文壽終不欲如俗所借顯者名以榮之乃謂余曰翁以節儉起家守持澹樸獨是其鄉俗類治家人生產間有業儒而言聖賢之道者鬨而愚之翁獨矯習向居嘗吾人謂身既未能讀書成名後之人可令終爲鄉人乎彼世紘誦而佩先生者雖未盡食報然往來多高雅之士門無俗車不失爲儒者風于是日以讀書

爲子孫昜于鄉之能文者則恒尊禮之謂其人能振儕伍也諸子皆麟質鳳峙第五君年少俊才尤成厥志爲文有離世獨立之槩此實生所以佩翁于無已者余曰有翁如此此何可以常格壽鄉之人狃于習尙翁持惓惓于此使子孫變其舊俗方諸覘書如伉者翁何如人哉且士之子恒爲士亦相率爲勢利富厚之志耳觀翁所與讀書欽崇儒術如與古先理學相接晤豈先民醇篤翁獨藏爲山澤之癯抑翁崛起不止以文采競爭流趣若是訓行者正子以明哲繼興天之畸翁豈其微哉翁之宗子有遠生者抱奇志好讀書排摧習驁能光先德亦雅從余遊翁能知其人樂與周旋以是匇同鮑子稱道其敬士之風不倦余特舉一節以頌之令登堂者而見魚魚雅雅咸思以讀書訓其子孫越十年其鄉文學之士林立相與倣其懿行化淳俗易詎止爲鮑子榮余少賤其無佞辭歟此又翁壽考作人之至不可不豫爲歌也

吳翁六十序

余未見吳翁嘗聞有一人少而豪于游過建業歷齊楚周旋豫章吳越間所至名士大夫即未嘗不與交又娴騎射慨然有志當世然嘗以意喻書工得父遺影誠孝隱于耳目暇則彈琴賦詩倘斥一切所著有拱北閣集隔塵而立其人蓋得之程子藎臣項子契白二子皆言甚質今八月十一日翁六十歲余門人方蘭生先期屬余文以壽備言翁砥行純修抗懷孤遠余適有山行即凡三寄倘中累累數百言述翁高

風茂德不倦余向所得于程項二子者如懽然遇舊相識班荆而語其行事咸可歌詠已又如入清廟明堂對尊彝古鼎肅然潔人志意蘭生素耻諛爲余所重直勤懇篤摯于翁使我如獲見焉乃嘆翁之爲人躬所遊歷皆極烜赫一以靜志自處鄉里未或知之而爲君子者率能道焉翁必實有以感動乎人而後使其人之傳述而樂道者亦能若此何啻以德于翁何疑哉雖然使無人焉爲之後則抱德以老見掩于世者何可勝數雖與哀若美而彰之且懸其有隱忒焉乃翁子六人長君旻能與吾藎臣契白及蘭生稱兄弟則其積行好學大過乎人已于程項諸子信之而翁後有人矧翁所庭訓見其子稍戾厥躬即不言不食爲之子者一皆率而翁教其所長祚于鄉人者不更多日月歟余無能以尊顯爲翁垂惟迹翁所賦于性與得于後者畧及之使翁攜杖于谿山丘樹鄉里闤闠間當必更有君子者望之曰此江某所稱述鄉老人挺出者也相與思其嘉績欽其後昆是余壽翁也哉

光祿左衡伯八十序

今製辭而爲人父母壽者大都皆富貴人不則文士迭爲推重聊與致其綢繆焉已耳非眞有關係於人心世道而不得已者若然朋酒羔羊亦足矣必誇大其辭枯率爲不情之風何哉若我伯左衡公今年八十高堂素壁有諸君子琳瑯在則眞有不得已於辭者夫一直舉一事告人曰公家之厚也子孫之昌熾也卽公之繇此而九十百歲也皆得之於天不必爲公頌獨公有兩母守公於奇窮萬苦中公亦卽從幼

小以迄於今之八十無日不以母節盤旋縈係而不敢去諸其懷卒以起家卒以上聞卒以捐去重貲爲合郡節烈祠以奉母祀於千秋不朽是其關係爲何如哉夫揚母節一人之孝也建祠則且孝人之親以孝其節母矣有良知良能者卽此一事推以各致其父母則公之教鄉閭族黨與親戚交游之孝也大八十年中有此奇節偉事文章莫盛於此其諸戔戔小言烏足爲光耀哉使今富貴人與諸文士輩家有財力肯勉爲公之所行令人實有可述乎則重根本去枝葉敦節義輕貨財雖如不肖山野之人自可班說戶庭不必盡以縉紳先生之言爲貴伯也然吾言酌以大斗

鮑母江孺人九十序

壽亦貴其可傳者耳人至九十可謂壽矣不必盡可傳也壽得諸天可傳者得諸人古今來九十者指不勝屈唯武公傳獨顯夫武公亦不倦于勤耳其九十餘歲到今稱之今江孺人年九十尙夙興夜寐爲紡績機杼閒事不少息諸子乞休暇不許曰人幸生此世不可一日惰孺人婦人蓋亦不倦于勤哉吾聞孺人賢如佐盧宇公椎布操作甚朴隨居全椒綜理家政甚肅傍子孫以古人大義甚有方霜帷四十餘

年以孝敬特聞于宗黨內外甚衆而不可盡紀要皆婦人所應能不足爲孺人侈吾謂孺人獨異者九十而不閑其手足善心之生無窮期則一勤勞足以盡孺人之生平于是孺人之子之世友徐君輩屬文輔觴江子曰第傳其勤勞于天下足矣人唯不能勤勞其身逸逸欲而辟艱苦聲色貨利奪其中而忠孝節烈之事不能以迭見如今崇禎十七年搢紳先生豈無有七八九十如孺人壽者而考其所履委棄人綱逋逃爲活徒以老朽盜天之年太約不出勤勞傷于所奪壽亦不貴雖親戚交遊盛頌歎亦復何者可傳乎則吾欲以孺人先告搢紳使其不貴多年不妄求壽而知立朝根本在勤勞欲以孺人告我輩之知孺人不徒知其九十知其以勤勞得壽不敢以强壯而或宴安重以孺人告孺人之孫子使習其勤勞無敢荒怠實有勝于開瓊筵而進瑤池之酌者然孺人子若孫皆令器如三君懋功孝友篤至通經術義俠壯烈又諳練當世之務有國士風伯彥六吉特公諸子皆余畏友皆稱道其人如在三代以上是皆有得于

母之所以壽者諸君子豈阿所好哉由是觀之孺人可傳者其家已先得之然則孺人旣九十矣不待祝九十也日夜求所以得諸人者無時逸豫卽可人分孺人之壽而後孺人之九十爲益可傳孺人姓江江子有壽譜一册凡可垂久者登之婦人九十而不倦于勤者爲孺人余宗榮哉

洪母許夫人五十序

洪母許夫人吾異姓兄弟而稱嫂者也兄常伯去嫂十年而嫂五十歲瑞玉諸子將稱觴於堂嫂止之曰爾小子念昔先人則予今日有甚戚者五十焉其何觴瑞玉則告我曰念先人嘗敦社事莫行社著行社諸君子莫叔先文以紀觴非叔之言不質社中諸兄弟亦欲天一爲語以敘之乃遂即其稱社之旨與嫂氏之不欲受觴爲親者之辭以告曰予不忘斯社也我則有重感於吾兄而不能不有祝於吾嫂昔者壬

申癸酉不知何當於兄而兄獨向弟暱重莅之盟曰今朋友浮名耳不能爲親也不能爲親卽不可與道古而有合於家人父子之義於是與爲兄弟不爲朋友揖拜呼答聚而藹然雖僮侍矜爲同氣也自余古在社公龐扶光怒飛維憲暨十三子社玉如東三諸兄弟以來未有親焉若此維兄肇之兄則定其名曰選社兄主弟輔筮得數人已而易社之名曰行唯能行而後親之不以功名不以文字兄復告我曰是社之締造也吾語而嫂而嫂益謹識其詒山濤語妻吾

當年可交惟某某兄謂納於行者之不可不令其親者聞之也繇是與兄稱社兄弟無敢不率於行凡與瑞玉稱社兄弟無敢不率於行吾觀嫂訓而善讀父書敬諸父執便爲不死乃父然後知嫂之克佐兄行而識其誼者無間於存亾也然後知兄告我以嫂之識之者早示我嫂爲明於道義之人而行不逮者不可以過從而令家人婦女重見怒也則豈惟兄教吾黨哉嫂固有內教吾黨者吾黨不之聞也吾追念往事諸兄弟散居而霞谷磐桓月峰西疇諸地道藝往

復無輟風雨一日不見思痗綿綿弟與兄實淵久耳兄往矣嫂則康而撫諸子見我瑞玉登賢書數年而方稱五十也是吾與諸子雖中心愴然而又不禁其有天申之歡豈得爲嫂壽而吾黨實如有大人先生在前而兄之教爲不遠也爲頌爲祝豈有矯焉然而嫂不欲觴者意念殷矣有大戩穀存焉又不可不念我先兄重爲諸子告嫂益念兄積學沉至不雜風塵將以其志身爲諸子振厲而抑抑自下使處利艱貞出不忘塞以是爲兄不愧則其所訓行者何日忘之

諸子求學問於母氏神情意指之間以自大其家罔天下之用能令士君子望風恐後且以爲兄所留貽於後者固不止富貴福澤而聖賢之徒以爲其子孫是固所以篤厚母氏不忘先君之大端莫不從此不自震耀者以爲根柢松栢之俺歷霜露風雨而卒茂其枝條發揚天地之色嫂之謂也豈非有何福不除者藏諸其中哉然瑞玉諸子固已優是不待余之多言而更有謂我曰養志不敢不勉然念我先君椎牛而禴祀無益矣則今日鷄豚可逮何敢以迂遠之說

祭書艸堂珍藏

自廿澗畧乎於是在堂之供不敢或怠也親戚朋友之不敢不以聞也凡以盡吾所能者燕喜之助愛日之誠又焉可緩於是眞孝子之志也夫今者甲申歲人子之成大名載高位負文章之譽其親豈無有五六十七八十者而反以是三者貽親以辱不可勝數孰若如瑞玉無奢無惰諸子之克盡目前固不止齒之十者爲震矜也甚矣嫂之能教諸子也且不徒侈尊官之鉅篇大筆能不忘其先人貧賤之交而其言是屬甚矣嫂之教諸子以不忘其父之所爲行也於是天一愧焉愧吾先祖二人八十矣不能有聞於人也今者吾父母二人當六十亦不能有聞於人雖行愧於兄而因以賀吾嫂有子諸兄弟亦咸敬而慕之謂吾兄所謂行者先於其子是驗源滚而流長固不止今日之能壽母以是爲母慶也命天一揚敷而進之故不敢以文不敢疎也

祭書艸堂珍藏

洪母羅孺人六十序

十年前余館宜卿洪翁家翁有子[illegible]長君石生則聯席而處諸子皆鄉孺人出而母則正位乎內者母類子佐翁取貳室使翁有數子鄉人以此重之今年二月母六十歲其長君若弟殷勤懇至極稱母懿行告余爲文以壽之余不復飾辭直告之曰人子之孝承祧爲重婦道之難無妬爲先使母不明大義身不宜男而又以禁人之有後則雖家温食厚而老而膝下無人一翁一媼光景何如卽他美萬端君子惡其無理卽馴至百年徒爲家蠹今日得有諸兄弟鴈行而立于父之前者雖鄉孺人生之實母之有以生之夫非其所生而能使之生則其陰行善于人所不知之地上承宗祀下衍無窮之孫子其爲家之補益功豈小哉宜諸子勤懇然而不能已也雖然能使生子矣苟不能體翁之意或一任其子肆志焉而無所于簡則是姑息之實遺棄之而其所爲日用飲食于家庭之內皆勉强無可柰何非眞有意于教其子也不眞教其子則終不免于嫌忌而不可謂

能生其子矣乃吾聞母之訓常出于嚴苦必使其子見正人聞正言納于軌物而後卽安有弗率者則自唏噓永日雖不任夏楚而其子率難以自寧于是子亦終念其無他而母亦怡然色喜以自快也然則何必悉數母之賢卽諸子稱念其母不已者以相見其人此非有以浹入乎異母之心而又足以感動乎諸子之志能若此哉是母也可以廉頑婦可以起孝子推其無媢嫉而教行于門內也可使諸大夫國人之妬才害能者有愧于笄簪而相化于讓鄉人重之有以哉然諸子欲文焉以壽之謂使母之善得有聞于人焉而因以懽然進一觴也夫躬佩母訓夙夜祇承以無間于母之形氣則是母能使翁有子而諸子又能使母無子而有子宗族鄉黨爛然稱述于人之口者皆日爲文以壽母者也母善不益彰乎然長君嗜古能文章雅不屑爲流俗讀書者之所爲餘子各得其性之所近亦皆不負母教而發憤自礪固翁德釀之母則眞能使翁有數子者耶

千里門祭慈化西社社稷告文

吾里祀五土五穀之神其來舊矣後漸廣爲二十四分歲爲分祀各獻其忱於今崇禎十三年迄我千里門齋祓以舉益二十四分既周事而又將更起也夫土功農德所在而然故不獨明王大蜡王先事而祭嗇事雖歷鄉里亦得欽崇余鄉人始爲壇以妥之後迎神於家繁厥祀儀禮以送之益既報德報功亦云歲時伏臘村里社集藉神聲靈用以聚族修睦輯寧爾鄰里鄉黨使相勸於去逆效順故托歲首上元共

遊化日之中在堂在陳凡餘四日用美風俗厚教化不止爲野老田夫祝車篝祈晴雨也然先王掃地貴質明水志微維我宗祖亦立爲隨宜豐儉盡敬致誠以作神羞後之人不然務雜其金飾玩好珍禽奇獸繒帛錯雜歌舞沸騰以悅聽睹於是競相爭尚即時絀舉羸莫之與省嗟乎享祀豐潔孰敢外之若勢所不能力或弗及固有輝煌甫徹灌獻未終而具舉之苦不堪告之在上貧之行人所以然者漸染既深少年喜事之徒動肆道旁之口爲之者稱貸以供但詐

博碩肥腯不克講於豨毛潦水之義昔以爲敦族首今以爲鬪端矣嗟乎神猶大人君子也有孚用享豈謂是哉如我二十四分家殷戶裕者雖簿書未正雅能越額以爲觀美獨我一門播遷淮右歸跡短鮮土著幾人又復志意攜貳甘心神讒者半之惟我曾祖曉一家伯叔兄弟願竭殷薦詎不猶人而綿力自陳罔敢攸墜薄附馨香亦自知二簋之鄙不可昭示於人曲俗不察且先以是爲譏議也雖有道仁人不同若輩而舊德一家之風亦已蕩然況數人中有敢攘

食神利而又果於匱神廢祀利歸不類之伍怨叢修舉之家後且孳息煩衍侵漁負神者益肆無良人既莫可如何神亦安從降罰是我一門中恒多敗類爲神之恥衆何取於合社即神亦何取此奸攘捍罔之夫來相揖伏乎是以欲殫菲忱用求明鑒嗣茲祀事祇以自將而社則不敢附誠念神日流行天地之間共有能修已正物隨舉以告明禋神豈吐之乎一懼不肖者之復攘神利一懼流俗之不辯有協和此眞萬不得已神其謂我何哉神應有爲我而希嘘太息

慷慨發憤者矣不意蕭炳既設數人中忽有吐神悳
而懼如某人者豈非神啓其衷乎又不意盥濯旣施
有自淮而至長幼數人來襄拜跪如某某者豈非懿
德之好猶有出人意表者乎若夫里父老上下古今
相與慨然於堂歎述於途恫然於某某之竭蹶而趨
蹌也輔所不逮物力爲勤尢先民淳朴之遺藹然如
非是皆神之赫赫揭日月而過比屋西社之雄於諸
族豈虛語哉維余小子輩抑又何敢以自異耶則願
一言告於神曰神爲明公社稱慈化正如公卿大夫

賞罰明而善於化導旣使其安土飽食而立人之道
尢先井巷澆漓詬誶之儔往往輩出願假慈仁潛移
默佑使吾一門之人盡皆同心而嚮道使吾一里之
人盡皆親睦而協和則翻爾維新同社之不相悖也
如自今十三年始矣豈非神之職也社之光乎惟是
悚慚惕息澡濯皋戾者居無一椽不能如堂構之家
以安神座徒使我神鎭靜壇壝遂歷歲月然數十載
以來日與人煙鷄犬之境相接暫爾逍遙本位以全
幽穆之氣者一年悠悠我思神反以是爲和平之聽

乎艸疏不虔顒覬鑒宥

祭里社稷文

惟神聰明正直鎮重鄉閭自吾里禱賽迄今多歷年所男女少長貴賤盈詘莫不咸食明德共沐鴻勳鐘鼓式靈四方畏其如響馨香頻薦一誠以爲大覲屬分恭迎敢淡隕越今某等門寒祚薄里號無雙子姓即不乏人半多越在淮右轉徙者適遘亂離不遑安處歸去且已無家土著者屈指可數居無一椽只今有同僑寓欲妥神茀屋難免瀆厭之愆將借座鄰封應求怨恫之責綿力莫措禴祭何申是用告我同共

之儔弁求寬其沼沚之意即復敬位壇壝欽承對越雖慙博碩亦冀帡幪惟神與天地合德實能有容與日月合明足以有別伏願鄉有勤謹率德者申其多福使人知善人是富之書或鄉有弗順遂過者啟以自新俾俗曉威於斧鉞之義自是風歸淳朴川原頓爾改觀習尚古初禽魚亦知顧化明與郡邑之秩並操振厲之權上佐天子之休隱行導諭之術其爲禦災捍患功在土地孰大於此然有私者實維淮右願倚威武遏絕流氛返厥播遷彰其默祐聚而家人父子釀成鷄犬桑麻一惟顯錫能怠報思將見旨蓄御冬先備修事修文之實來年正月敢辭高山長路之賒繫我趨蹌之人式驗維均之助若夫祁寒暑雨消民怨咨滿篝斯倉如昔所詠抑亦神所昭著不爲射於在上也薄言明水祇肅來歆

祭文烈汪長源太史文

嗚呼先生從先帝天下慕之識與不識咸爾投誠豈非人盡知有君人不盡忘先帝乎然三月事不忍言矣先生請觀今日其可痛哭流涕者又不忍言則無報讐之志事事爲寇賊快心耳自五六月間四海同讐儘有躍馬横戈思鼓行而北者今反寂若弗聞悠悠蒼天念我先生是豈在下者之故乎權力可行不能爭先致命下雖憤憤其將安適嗚呼其或明目張膽正告當路又即身犯不測無可奈何我輩於是屏

營旁皇莫知死所不忍不向先生之靈慘焉布告念先生忠鬱正氣結爲神明又本吾鄉山峭水激之奇兼陳寅杲發之烈此時憤怒必又有過於我輩生人者是用推引先生無窮之志不敢作門面語亦不願作畏人語冀先生大呼天下人震撼之曰食人之祿有不日夜思報先帝讐者禍不旋踵嗚呼此亦草莽人荒忽無聊之思而實爲先生含生之大旨唯神之聽之念先帝十七年勞瘁萬幾無一日不身受苦毒求如臣子之宴樂安寧者絕不可得雖賊寇交廹亦不欲遷徙以障蔽我萬民一旦遘此奇凶官左右者無一人持刃而前紛然逃死嗚呼有君如此而捐軀不辱止先生二十餘人乎痛憾此輩何忍不哭先生然此輩亦不足論矣今溥天之下孰非先帝臣哉不嚼齒涕泣合謀誅討竟怡然若處無事之世而閧然以嬉此何爲者夫有求生之心而無必死之氣者不可以報讐況乎其以怠況乎其背道而馳也嗚呼誰實爲之先生之神得無目眥盡裂乎吾聞先生先事而皇皇當路圖勤王圖剪滅此且日終日言門戶不

顧朝廷之門戶終日言聲氣不顧窮民之聲氣先生知事猶可爲呼士大夫挺身出力也又聞勉一庶常云賊勢已劇君善中堂當促辦賊計庶常見中堂高歌陳唱笑聲達戶外不復言先生撫几嘔血更自哭請此又先生知事不可爲不能無憾於秉國政而猶欲圖之也又見先生絕筆書云致意諸相知天下事有可爲無失忠孝念頭此又先生勸忠臣孝子不以壞極而遂不往有事也嗚呼凡此惓惓汲汲先生不欲以一死遂已而卒不忍見先帝而獨生者先生謂

我為史官無力殺賊一死自靖後必有起而急謀所
以報不謂遷延至今竟無人跨黃河一步問先帝陵
寢訪先帝諸王北望神京恍如天外猶夏諺語視同
盜鈴所以然者總不念君臣之義不記先帝之恩何
怪乎賊笑無人寇譏鮮耻嗚呼如此陰霾重霧雖欲
不哭先帝雖欲不哭先生其可得乎而謂先生遂宴
然已乎則願先生復惓惓汲汲率殉難諸君子於
青天白日下特降臨之或使歘忽有見或使夢寐戒
心或使有物焉於昭其赫若大呼之曰爾諸人苟念

先帝尚優哉遊哉聊以卒歲耶尚如醉如狂不省北
事耶念三月以前諸卿百執事不稱先帝屬任之心
則三月以後必盡改其不稱者而後可嗚呼天下人
固有莫敢言者人莫敢言是以終祈顯於先生之神
更歷數前人之悞國者而呼之庶驚魂動魄滚鑒任
事之錯謬乎夫前人悞國大約有如賄賂公行不顧
廉耻者如爭致媚諛罔計利害者如文武大小不一
其心者如門戶相持互為偏私者如恐失祿位不肯
擔當者如豪奪自後不惜民力者如坐喪守土不望

恢復者如借言姑待歲月偷安者如傾擠直道慮扼
事權者如文告遊移詐籠功罪者如修尋私隙決裂
大防者如擅作威福無敢進語者嗚呼醸禍多端數
者可盡有一於此難以報讐今日賢士大夫嘗臥薪
嘗膽必不忍有此數者乎願先生再呼之曰賊未來
江南非真挫於兵也寇自不忘於我非畏有躡其後
也且非怯我甲兵形勝而不敢長驅也蚤見北廷諸
臣如疾風秋葉不過如此安知其非繕甲緝兵玩弄
吾於股掌之上乎徒有辦賊之語無其辦賊之人賊

寇且旦夕至勢位富厚又豈吾有哉則願先生又呼
之曰豈不知越數千里滅賊勢所不能然今為之臣
者日叨享厚祿曷思先帝無一杯以澆墳土人臣妻
妾之奉僚友為懽曷思先帝之側只忠魂若而人怨
怒誰語人臣操生殺予奪之權號令唯我曷思先帝
賊至而不能呼羣下一人既殉社稷又不能處天下
之諸從逆者果如此誓心天地去歡樂之情極盡瘁
之舉求賢卹民以為恢復之本庶此一年中含忍蓄
聚氣振而謀滅或子弟八千人或君子六千人或有

臣三千人戮力同心除兇掃穴克襄帝猷豈非先生之至願哉嗚呼克復疆宇先帝未了之志亦今上身所自有之事然人臣不思報讐何以恢復先生實有痛心於此者故有謂生死得其所爲先生壯謂受僞命者亦旋死不若先生之磬香爲先生榮又以先生之死關係天經地義而貴賤賢愚禍祝尸祝爲先生欽崇是皆後人尊常之心而非先生無窮之志志必爲厲殺賊志後死之人數天左袒志相與來弔望拜莫者不欲嘆息悲哀唯願忠勇激昂能者自奮討賊

之義勿敢愛身不能者夙夜無忘隨事懷不共戴天之恥嗚呼雖先生志必如此夫乃周章仰望爲是惝怳不可知之說莫先生風雨雷霆交鳴並發爲使人大事關心何處不可勉乎然吾儕沐先帝深仁因感先生大義衆志相期藉以自勉於此見良心不泯尤以昭天下之來有神明若夫三月之事是先生節義文章此外復何容贊復何容哭是以薦止蘋蘩知先生之不欲下咽辭捐酸楚念先生之生氣凜然言恍至此先帝在上先生在旁二十餘君子紛然在左右

有不惨沮悲悼慷慨而不欲生者又豈人哉

聚星社祭太冲先生文

嗚呼里社之士謀所以布諸哀辭悼先生者不一咸曰鄉之望人然君子歿必稱其重者而後同德之氣逾於常分自吾里社以來幾周甲子矣而會無其地恒各趨其家之便者以聚之於是周遊宴笑一日之內文不給思磨琢之力闕然風斯下矣亦繇是乎乃今社且有館師尹實指地始基而其間發揚獎功糾集泉布鳩工庀材會計盈縮出入經紀晦作晦息如負重擔如營私室誠懇勿倦以迄於今之巍然就緒

使後起諸英得庇夏屋而從容暇豫肆其哦咏且嚴肅以盡一日之長者實維先生誕著其功嗚呼則謂里社之有館自先生始豈誣哉何工且成而遂已耶且聞先生不諱時猶惓惓焉丹臒未既厥績諄復丁寧不忘其初度先生上告於社之先哲曰維茲羣彥樂與有成不知其克有繼否度先生又告諸其未至於社而克贊斯館之先祖曰維爾後人實用相協抑何其勇於文學士也嗚呼此亦先生精神旁皇之所必至乎則凡與於是而悚焉慨焉累欷太息感先生勤勞勤勉之難再得其人也不敢徒爾爲也亦各悚恐震耀思以終先生之志而底於成先生死而不已之功不尤烈哉嗚呼先生壽矣明經而廣文於六安清河之間者有聲矣子若孫克其家而家亦不貧傷何爲哉獨惜吾黨之士精神渙而不萃惟先生不避詬不避艱瘁以相與稍稍接屬猶得使羣族之士時講道問業思及前人而先生不踰日往矣寧無痛哉雖然士君子有益於衆人則衆人念之有益於鄉人則鄉人念之況先生有益於吾社而顯著若此吾黨

其能一日忘歟乃因先生歿復告同社曰士不可以苟死死而有成勞可紀如先生而後吾黨之用享百不愧也先生神聽之哉

祭汪道醇先生文

先生厭世巳四十有九日俗之人習七之說謀所以祭先生敦尚古法性鄙世趨七非先王制禮以盡哀情則猶是也於是有先生之婚媾者友者通家子者子之門人者咸聚告天一謂與先生于沐日爲朋友之始而先生又嘗謂其友方介云吾見君與文石輒精神奮舞喜談不倦則惟天一布詞以對先生庶亾者不欺生者足信天一乃不敢用人間祭者之說爲先生賡盍先生嘗訓其子沐日慎無妄語害及文字

天一不忍以死悖之憶十年以前先生見天一所爲文獎譽逾分巳詳審厥子稽天一平生至於反復厥子沐日復譽過情先生淡信之聳我志氣無惰於今不敢以跬步忘父母者奉先生教嗟乎先生獨以文鼓小子哉先生故博窮二酉幾於門庭溷厠皆著筆研當先生意者寡豈不愛天一而乃有是然先生故未嘗見天一也又數年拜先生而行弟子禮先生巳遘風疾不宜動止猶起而禮天一其大人君子之容峩峩藹藹天一亦宛如他生會聚不知爲初見先生也巳先生審視停思拱而呼曰子非長貧賤者巳坐而言皆古今聖賢英雄舊跡斷論出處與亾成虧可否如指掌勸戒炯然卽絕口不道世人相見寒暄一語所謂竟將我入青雲去其期視天一爲何如人巳卽出其所爲詩古文辭讀之維持感憤補於當世者不淺大約口無泛詞必見聞所觸胸中實有一段不可磨滅者發而爲言故雖手不能書猶時命子孫在膝口述而傳錄者不給先生少好著書至老至病不衰盍假此以舒其拘攣鬱勃之氣過於藥爐飲啖近

世文士多荒於嬉容容厚福先生得無以此耗其精神乎越乙亥天一館先生里月日過從見先生於庭見必問所得友見必與尚論古人見必出其日月有所著者亦終不雜一塵語固知先生性好然哉抑成就我甚也今年丙子春先生聞天一童子試郡縣皆前錄喜而肯升既聞院摧落愁感如骨肉四月見先生惋愴移時起而撫諭直忘其病嗟乎以天一之荆棘於鄉里也人方以頹厰爲幸卽溫言面諛甚於殺我而先生情見乎辭意氣激昂之間使我心死天一

德先生愧益甚是日也爲弔亾友怒飛毋夫人喪距
瞻將沐日去乃告先生曰秋風欲動當拜顏色然嚴
巖神王中慘容殊甚益先生古意憐人鬼神栩栩如
在詎料此日遂成長別嗚呼再過先生之庭誰與訓
我以書訓我以友訓我以不作流俗人晤對者淚且
塡臆何能告人嗚呼天一與諸同人父毋惟見先生
獨頻亦唯先生愛余特甚向者先生歿之辰沐日飛
字及我言先生病劇余急奔過則先生偃然長眠不
復面命僅對沐日相嚮失聲而已柰何柰何今之日

先生之親若友類皆文士赴試西都乃其匍匐而先
致一奠者二十餘人天一亦幸從頹放山居附諸君
哽咽陳情於前先生遺行故不暇述一字卽舉與先
生周旋者旁皇追記何處不堪涌哭耶於是某某更
起而言曰予輩飫聞先生訓教非同泛交乃先生平
生大節大義顯然在人者我輩嗣當各著所見以明
上自名公鉅人下至販夫孺子折節銜德者廣而鄰
里族黨親戚交遊之不可無先生者事事可據先生
固非一家之人一世之人也能不相聚而哭哉雖然

先生千秋著述之人不得位一發其奇而沐日以蕃
代才登癸酉賢書其文爲天下第一人海內擅鴻懸
者莫不推壇坫恐後咸師仰之而植德滋茂尤拔出
縉紳士大夫伍夫富貴之說先生所鄙其子能以文
章道德卓冠人倫推崇所自莫不稱先生曰此吾親
屬此吾友此吾父執此吾師之父嗟乎此富貴人所
不能得之於天者而足私先生之翱翔於上者乎雖
然當世之人生不能積其行死則累其絕無可名者
誄其魄焉乃先生雨露衣被於人莫能殫紀而今日

卒不敢爲習說厭於神聽者凡以明先生之大不能
以人之死待先生也乃剛鬣柔毛泂酌山蔬徒以氣
聽靈或來思若某等之哀戚私情反從此更甚矣能
不哭哉能不哭哉

祭洪常伯文

維年月日之辰我亾友常伯洪君歿且閱月矣先是同盟兄弟吳德鑑吳尊古汪濟淳江天一汪沐日方式王鶖聞其變奔哭於家兹來執紼左右乃以庶羞清酌告哀於常伯之前而言曰嗚呼我常伯竟先我輩以亾也耶人誰無死而君中道歸藏年未四十而已奄游乎忽荒人誰無死而君不可一世志在四方豈徒以一青衿而已也而猶不能逍遙終老於區區之墨圃與書囊也耶君賦性介特立意絜潔外貌淸

羸坦靜而內持正志克成其剛是以落落穆穆蒼蒼凉凉自君家兄弟而外顧獨與我數子者撫掌把臂欵然相忘也憶我數子有此盟之日也命彼僕夫肅此冠裳鐘聲塔影酒滴灰香兄弟幾人告諸神明拜手之後相視而精神旁皇曾日月之幾何又奔號聚哭相與求子於無何有之鄉也我輩嘗過君見君兄弟率其猶子與諸郎琴書淸寂門無剝啄森然其影於靑苔石砌之下琅琅諷誦其聲達於竹栢之旁君今去此君弟君郎胡寧不傷而我輩又可忍其過而

徜徉也耶嗟君有弟讀書獨行與君頡頏翩然吾黨之望而四國之良也同我輩而引紼前行旦夕悲思而不遑君有弱息呼天擗地中心如狂至性温文麟質鳳章是宜振君之業俾君後昌鏘然佩玉而鳴璫君亦可以一笑而翱翔也獨惜我輩昔聞子病候君於床而君之弟方妻逝風雨於維揚今已歸於同室猶得與君執手永訣而淋浪我輩亦僅獲以與姓同心之戚臨君飯含漉君一觴師師友友兄兄弟弟哭君之堂哀此前四有如露電悲哉歲序時維雪霜此

所以更爲感觸而悽愴也

祭祖母胡孺人文 代父

嗚呼痛哉母克相父一生勤苦勞瘁累紙難盡雖大節刲胸肉救活中風之姑侍病三年不解衣帶此天壤間極奇極孝宜有嘉答而子孫至今不能成立不能報萬一不能上聞嗚呼痛哉此子孫之罪也母侍父教官數年口未嘗食一甘味身未嘗穿一鮮衣其苦勞與做秀才時無異嗚呼痛哉此又子孫之罪也自父家居後其苦更甚至不能留一椽尚賃僦而居不能安母此又子孫之罪也嗚呼痛哉兒望半職以

圖少盡子情而阻於兵火不得來歸致母不得養此又子孫之罪也何天不降禍於子孫而竟貽於母終天之憾擢髮難窮裂肝碎腸莫報毫末嗚呼痛哉今欲俟兒歸方敢啟輀而歲月易遷世亂時危又恐風雨不測是用卜日權同父厝以妥神魄俟兒歸來卜吉永藏嗚呼痛哉父母殁而不能鬧於宗族交遊此罪此痛何可言喻然念椎牛祭墓亦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是以稱家有無不敢驚勞於衆忍痛含淚唯負罪於昊天冀靈不昧鑒其過愆願同父魂魄依倚勿恫勿驚泣涕辭靈痛哉痛哉嗚呼

送祖母登山告文 代父

嗚呼痛哉吾母今遂登山而不歸耶向者此土曾厝大父暄公孺人汪氏叉母勤苦于此山幾盡一生矣今此山巳化爲他人之物僅留此一抔猶得奉吾母其上母雖不能無憾猶得借先人舊址與吾母素所培植之地權與父同厝淺土魂魄或有憑耶嗚呼痛哉母刻心前肉救活中風之姑子孫如此冷淡送母母能孝公姑于生前子孫不能孝母萬一于歿後兒又阻兵火不得扶持侍母此罪何極冀與父少息妥神兒歸卜吉乃奉永藏嗚呼痛子孫不能成立有光泉壤亦不能備禮致答宗族交游以此不敢而聞徒子孫數人擗踊號泣于九泉也痛哉痛哉今旣妥神卽請神主返于堂受吾子孫香火伏望靈兮歸來鑒此椒漿

祭書艸堂珍藏

迎祖母神主上堂告文 代父

嗚呼靈其來歸耶靈一生至孝剪胸肉救姑今祔姑之主矣子孫咸在屋宅而吾母唯有一主寘寘漠漠如在其上嗚呼有神而無形與辮子孫之痛何極耶今卽迎神上堂與吾上焉祖宗與吾父同此棲息痛憾子孫不能有絲毫如意事以慰至孝之魂唯哭訴上天使母絕去人間塵凡永作天人受福子孫

祭書艸堂珍藏

江止庵遺集卷六目錄

雜著

省直地名
職司官名
岳忠武
陳仲子遺屨償葬
范夫子行吟處
遼東指揮
臨清州

禮樂易行
儒者讀書
不必著書
一時紀事
一夕話
文貴有關係
文不可襲
書法二則
斷不能行者勿言
學者不可一日無功澤及人
知恥
受書一過
萬物都非吾有
山人尺牘
求詩文求官銜
讀書人壽親
托病養親
及時行孝

無朋友
黃白讐
訟師首惡
書座
書示友人雜言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書洪石生山齋

示洪遠生鈔書

祭書艸堂珍藏

江止庵遺集卷六

歙縣江天一文石著
弟　江[illegible]
門人洪祚永卜公手鈔

[stamp]

省直地名

天下分省分直一代一統之分名也近日文士必云十五國云南國東國皆是分國口氣非一統也又如我歙縣必增一字曰古歙徽州府也仍稱曰新安應天府必曰白下建康蘇州府必曰吳門姑蘇浙江必越江西必豫章增一字及仍前代名皆不遵昭代之制名人多不簡察不知此處甚有關係又有愚者云今名某又號某可笑之甚且使後人循覽書冊不知某名屬某代所謂竄亂也

祭書艸堂珍藏

職司官名

范文正公爲人作墓銘已封將發忽曰不可不愼今謂轉運使爲部刺史知州爲太守誠爲脫俗然今無其官後必疑之正起後儒爭論也不意今所號爲文章大儒必以今代府縣州名及官制名色盡改爲前代以爲文雅不知後將何所適從余竊鄙之得范先生論足訂俗矣

岳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其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詞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凛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睹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較以或殊在秉心而不異垂之典册何嫌古今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并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當稱忠武爲宜理宗時謚忠穆

陳仲子遺屨償麥

陳仲子夢饗圃人之麥朝而遺之屨云不欲以須臾睡嗟乎仲亦幸一夢耳幸夢一麥耳使夢遇瓊林大盈而身受其富與貴如黃粱四十年光景仲將何償哉雖然卽使與仲諧語曰朝夢一麥焉遺一屨夕夢一麥焉遺一屨屨不足則將繼之以纑耶而仲且奚若也夫事無益於世者君子不爲言足以警聞者君子識之今之昭昭而睡者其亦聞須臾睡之意否則吾猶取乎仲也

祭書艸堂珍藏

范夫子行吟處

范希暘先生休寧人余嘗過其地路有碑石曰范夫子行吟處嗟乎必其人有浹入人心者而後裴亶追慕不能自已雖其偶然不經意處皆所不忍埋没人皆愛好名譽生前行已尤急哉

祭書艸堂珍藏

遼東指掫

今不復知有爲舉矣安望得人哉余北歸路過遼東人其氣貌類名將余叩以東事其人長吁而歎曰事難爲矣夫上能授人以誠則下必報之苟非君子以忠君愛民爲志倘有負恩者況上官無恩而徒以市道爲棄取如近日諸武士一途上之人非錢不取非錢不敘功夫一切武勇之士豈盡皆聖賢加之以恩與之以實用庶幾獲其用命勇往直前以克有功若既捐棄財賄以圖榮名則得官得爵皆吾財所應有

不復知爲朝廷之爵祿矣誰肯自棄其財又自棄其命而敵王所愾哉故今之用人者原非用人取士者原非取士敘功者原非敘功欲望若輩以戡定禍亂此必不得之數也故曰爲天下得人難得一錢不愛錢之人則漸次下及皆不以錢市而安心奮氣以爲國家天下雖欲不太平不可得矣

臨清州

三月二十後逆賊遣僞官至州行事道州官皆賊止工部戶部二官未易亦不敢坐堂又不敢走唯閉門不知誰何而已賊所遣各處僞官紛駐州城不可勝紀百姓莫敢問唯見本朝逃出官員日爲賊羅得盤結拷掠無一人得全者四月中聞德州僞官將鄉宦富翁及一切稍殷餘者非刑夾治日夜不息舊相謝陞大呼百姓曰我德州豈無人任賊乃兩與共多金投賊復不保性命孰若并力殺賊以固吾圉乎百姓

憤恨無敢首者至是遂各奮呼響應聽謝指揮將萬餘人乃殺僞官吏散庫藏所有與衆爲朝廷効死先是州內各富貴家斂集三十萬兩媚賊希免死盡藏後衙謝擇一忠義勇猛百姓主之爲給諸百姓月守具人心矣奮又邏得賊兵十餘人以囚車囚魯王解往北京遂盡殺賊兵出魯王王與謝相公抱頭痛哭伏地不能起百姓遂推戴王以謝相之日內復得萬餘人義聲大振各府州縣聞逆賊大敗奔逃陝西又聞德州倡義堅守亦相率盡殺僞官本州百姓因州

官尙假行厚道未遠殺至是亦感憤不容已遂羣起囚僞官聚至數千人苦無統攝先是閩兵部職方司凌駉遇賊不屈身被六箭復逼降不屈受砍一刀投井死井中人塡滿賊去隣僧救活之州衆遂迎凌至其兵百姓咸歸人心頗振又與德州盟誓約結誓死固守州境獲安

禮樂易行

或曰禮樂難行余曰易也禮樂非他即綱常名教忠孝節義即如刑罰殺人之具也今有司論斷多出於刑名法吏之手雖讞訊不廢而毅然行之生則生死則死不疑也亦不辭至禮樂二字則皆阻於前人之過論謂禮樂不可輕言夫禮樂不敢作也先王之禮樂不可遵而行乎殺人之事但有權柄在手者皆可按法而行至於綱常名教忠孝節義則士大夫相率而委之草莽付之空言有禮樂而必不至於殺人之

事則不爲去禮樂而遂至於殺人之事則放意行之而不以爲錯嗟乎亦何怪禮樂之亾而天下日相尋於亂而莫知所止乎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凡以靜殺人之事也念之哉子瞻曰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

儒者讀書

儒者讀道理書而無感歎憤發之心農工商賈之輩忽睹一善事忽見一佳言輒淡相贊誦胸中若有一段不容自已之處此豈勝於儒者哉儒者終日習見反不思不行故不動心若輩日墮昏昧而世事紛拏所錮者久偶見乍覩良心頓見然而不能行者何也過此又昏墮矣故君子時時存心養性而詩書之未可一刻離也

不必著書

謂士之眞欲讀書不惟不悲其遇之遲暮而唯恐其速得志則官以累身塵容俗狀之淆其志氣何暇復理古人之書而整頓之又何暇留心於明道之書而身爲枒著是以猶懼其蚤發而不得暇也若夫學優才博果其足以有爲則又當乘時及其鋒而用之使有以佐國家天下寄之空言者其不得已而見諸實事乃爲有德以及人亦庶幾不負上天生我大君待我之意雖無文章足傳而事業炳烺有過於數篇之

文何也古人佳事美政傳之足以膾炙人口覽之足以開明眼目則眞文章固不在文而又不必勤勤著書立言爲矣

一時紀事

甲戌十月之朔江子文石閔子無作自萬霞谷過項子奕白項子家坑口環山帶水卉名之境人抱遼古風流諸君子款洽作數日語時雨滴空庭主人設長几佳筆良墨命江子紀爾時事江子頗唐突踞見無作悠閒寂覩使人意遠遂手招江子就身耳語江子故賢豪者流妙解人物低頭唯唯知閔子非近時人已翩然而撫几相覷若有所見者則書法妙一時之項幼華也殷勤篤語如對三代間人物者爲余飛卿

祭書艸堂珍藏

襟韻灑然塵氣濯濯欲洗者爲朱純甫含情雅澹肆志文苑者爲項文宰春風駘宕偏爾宜人者爲項以時古道照人而沉質可敬使人猶見前輩者爲項文宿項文遠爽剴而流利俊氣撲人爲項秉一項雲將益以淳于之一石亦醉雄服同人而道心可掬者爲項體仁恂恂循循令我浮躁欲平者爲項欽明明瘦疏通藹如有舊者則爲余淮上朝夕晤言者項獻之之姪項孟能也筆機墨瀋主人又進酌以消一日之雨聲而論定焉

一夕話

蘭生過齋頭夜來小飲諸同人屬余口占一字爲佐余令各徵古事一則卽盡一杯已五六人更迭傳述上溯周秦下迄唐宋一端未已一人繼之其事之爆動人追慕宜人誦法者奔走絡繹於壺觴杯斝之間而諸子意色潛討精神盪發如其身履其地如親見乎其人如身坐堂上而與之剖決判斷慷慨歎繹如有燕樂而無飲食焉雨勢旣壯一斗不足多蘭生更述今事云其族百年間一奇節婦人尤有節婢佐

祭書艸堂珍藏

之忽忽若前所慷慨歎繹者至此而如坐孤巖絕壑寒氣逼几席間且若貞魂宕往於滂沱滴瀝中也余笑謂諸子此亦何嘗非流連誦讀乎因歎友朋雜遝時言多謬亂無益身世而或呶號謔浪以爲合歡則酒之流生禍也幾何不潰決而嗟吁無及哉願自今以往或羣焉過從或游燕登臨或名酒交加非懿行之相成卽嘉言以共喻非僻之心旣無從入而羣散予處靜言思之未必不去悔吝而益見聞其以此言爲迂也則誠迂也哉明日爲節婦立傳并書數語於

庵明夜來問答也諸子爲蘭生子敘函三惟日酉支
曉聞其說而恨不得與於微引者爲任卿時崇禎庚
辰三月五日

文貴有關係

文字繁與代有著作或少年所成或晚年改定或得
之倉猝或搆之暇豫或習經商確或未獨造一至總
之事有關係議有裨補方可採錄若徒彰文采吾無
取焉

文不可襲

生平頗多襲古人處明知而不覺入其中此自不肯斷捨之過果真能割捨則吾自有吾心坎所窮討之境界出而筆之於書又殊足爲登臨眺詠者之所攬挹而不盡矣吾何憚而不舍古人乎然不從古人中經歷一番則又空蕩白腹何所容其割捨乎所謂到一山至一境隨得隨捨而後彼境之佳好可得雖然不獨文也即忠孝節義事亦不可襲襲則無濟於家國天下有死法而無生氣

書法二則

古人書法之佳大都不寄人籬下自成一體故學書者當學古人而往往不到古人者非形似不到攻其不欲形似者不到耳今動云筆筆有帖意某字是鍾某字是王某筆九成宮某筆祭姪草稿嘵乎筆墨死矣使無此數體後來定不可作書耶學人不肯學人形似之書古人乃掀髯把臂入林矣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書法在是

又

書法不可不遵古人然不可形似比如作文家須自家有變換其實不愧古人苟句句依樣便死在古人言句下作謄錄傭工豈能文者須看鍾王以下諸名書有一人相像不

斷不能行者勿言

斷不能行者勿言即如張公藝九世同居一事後世傳陳崇數世未嘗分異亦嘗九世本朝浦江義門鄭氏古今來凡此數家能有幾人即今之君子持此以勸即勸之者身已不能行矣何能勸人故訓世者但勸其所能行勿强其所不能行至於不能行幷其所勸者皆迂而不足聽矣

祭書艸堂珍藏

學者不可一日無功澤及人

學者不可一日無功澤及人何也於衆人中得以向學則其所見聞行動皆必有以大異乎人而如傭工服役爲當世之所藉以有用而且有大用學者之一日即衆人之百年不啻而可以自弛厥任隨滔滔以俱逝哉然處而未出或者以爲無藉可施是不然一語可師一事足紀一意可述而待用皆補益之所存而況治天下之書使之綜理統滙頒布在人其爲人身心性命之助者良博而厚哉

祭書艸堂珍藏

知耻

夫我儼然享大名於世而靜叩其所藏則有茲然長思不知何解一旦寂寂無名者起於前其文足蔭映一世而實吾所不能為此時得無愧耻之心悠然以生乎夫苟於此徒存愧耻而復不實用其力求所以及之求所以過之則移時懈怠無耻矣前所不及者依然不及不惟讓武於前人亦遜謝乎後起此則真可耻矣

受書一過

生平受人一物不知當否每有耻心與相盤旋而不遂斷絕獨挾書見遺則捧持快意無復辭謝却顧之想蓋自曾王父以來家世讀書王父曾官訓導挈家之任藏書盡矣余纔知讀書而家鮮載籍購置無錢嘗存慨悼時借簡步性復愚頑掩卷茫昧然無如中心之嗜好何以此舌耕心織積漸闕衣食而博求殘書間得一二如食珍衣錦寒饑可忘誠念生世未能以功澤及人亦宜取賢人君子之所言所行與為晤

對商摧非徒擴吾見聞資吾遠覽亦孔子所云思齊內省不令墮此身於陷溺是為拳拳不能已耳既不能如古人一介不取而或有憐其寡陋賜之以書則何止百朋之錫乎其他饋遺真所云雖車馬非祭肉不拜也故余敢辭饋而不敢辭書以識吾過

萬物都非吾有

人一出門家之所有皆非我有矣且一出門性命亦非我有矣況其他乎然不出門物亦非我所得據以爲有也盜與火與禍也不出門性命亦非吾可恃以爲有也病奄至也曰如此則萬物皆假矣吾又何爲孜孜勤苦哉曰唯萬物都非吾有愈不得不勤苦於世果勤苦於世而萬物且爲吾有此不可不思也

山人尺牘

嘗覽某山人尺牘往還半仕籍然與寄者少題覆爲多卽熱心間發命彼數行惟爲民問一一陳利病餘亦諫勉將之絕無所謂干求者豈非隱不忘君煙霞寧棄物也哉獨思日長山靜時復四方崇貴之氣挾信使以俱來乃移折屐之劬周旋委宛於蘿壁松陰之間亦往往月日有八紛然酬答猿鶴爲癯此非山人之過而俶擾山人之過也何也山人自分遠隔人囂忘機息影始於一二好事之人播其芳躅於是桃源

洞口不能自封頻招太守之權矣彼貨人者或謂濁不如清忙不如閒聞聲而思不能自已於其人乎此自勞擾身家營營圖私之念亂其中腑遂爾覗彼脩然無事之人不勝慨慕如其係心邦國率職於官則矜飭簠簋便足清風拂人澹泊寧靜尤復閒雲野鶴此然自逸寧暇尋煙問壑唐突松桂哉大都其人不盡如古者求賢故事潛訪羣策徒以共艸野指名亦欲借餙於斯以爲某亦嘗與某高人交所謂匹夫有重於王公者況山人書畫詩文實足鼓吹詞苑則得

其一鱗片羽足爲吾所少者增重以是繚繞不置而旁睨山人者則淺惜其倉皇無暇矣是豈山人之過哉故余嘗謂士大夫當官不可無山林之心而不必去山林之事若彼事勢窮蹙競進之謀有時不如藏身上以告病養親欺吾君父下以花間隴上紿吾鄉里而反以遺榮恬退邀歌詠於其人之徒焉此其胸次忸濁何可形容雖日見黃叔度而鄙吝難消時對魯仲連李太白而不克頓盡其名利也則何如任山人偃仰北牕省其書記小史之繁乎雖然此以言夫

旣見君子猶然故吾之貴人耳苟不使元龍自上大牀而臥則山中經濟亦可黼黻休明山人豈不有言以備國家緩急之用而士大夫來於此者亦豈不有藉以整頓當世者哉山人故不必避人矣

求詩文求官銜

近來不論富貴貧賤之家凡遇壽慶喪葬必羅置諸詩文以爲觀美初不問其人之佳惡亦不問其詩之好醜也夫其人足以重我文足以重我庶幾昭示子孫用彰來禩而我亦因之以重旣不問其人與文矣借銜縉紳庸文惡句辟如元旦人相見類作好語贊歎不曾真實有感於人而人自不能已於贊歎也至於人自不能已於贊歎則無求而孳至卽湮滅而亦彰吾是以重有慨於今之求詩文而又求官銜者

讀書人壽親

讀書士見人壽親之以官銜者輒能笑之曰若何必以此爲榮已而自壽其親則亦以官銜進雖其良友能文者不解取其一言即或用其言又必擇一貴者之名以覆之曰吾姑以洞俗人耳目嗟乎此言固告之吾親者而謂以洞俗人則是先欺吾親矣稱觴不尤可已乎士不讀書不笑人猶曰此愚夫耳乃自明之又自蹈之眞可笑也余嘗聞有商賈之子躋蹻博訪欲能文而德著者之言以壽若親而不可得曰吾何以文爲哉吾盡吾子所當爲而吾且有文傳於人矣是吾稱觴之極致哉士蓋有不若商賈者乎或曰然則貴人而實爲吾親若友也又可重絕其言而凡人之達者固不能以言敬人哉曰彼自然而進者亦何可絕但不可邀致之耳

祭書艸堂珍藏

托病養親

欺君以壞天下者托病之人告養親之人居其一矣夫當其窮經講秇即莫不曰致君莫不曰治天下一旦無病而稱病實不養親而稱養親此何心耶苟有一念及於君與天下者必不至此彼特見事勢不妥居官恐有例棄之患惟此二事既足動君父而實可潛身以觀動靜只此一事可謂小人之尤而搢紳輩方交口美之或稱明哲或播詩歌知有此一臣之可誄而不知國家之將來誰與共理矣

祭書艸堂珍藏

及時行孝

友人善言命多奇中爲言余某時利某時鈍宜有憂余怵然懼而莫知所謂也乃呼天而自矢曰其不時以孝父母者眞禽獸矣夫學士日言孝於親吾未之見焉此夫求之於人者也反於吾身亦曾有孝焉者乎或曰傷哉貧也吾力弗贍則今富貴家極飲食衣服之美宮室使令之便以爲是足以慰親乎是親之所有也此不足以傚瘠人之薄其親也

祭書帥堂珍藏

無朋友

甲有因蟪蟆之事欲利某財鋒鋭甚乙與某交與甲尤盟好某急懇於乙代免之或減半意甲乙誼至重乎甲接乙詞貌優渥染潤之情有同骨肉乙亦謂是或得當乃從容及所懇甲卽色沮無弱詞乃於其本所欲外更索其數曰免不可得推君分爲減三之二且出矢言非乙不欲如是已也乙更怡顏屈面數折腰祈之至聲咽而不能出甲漠然無所動於中也乙力窮叩甲曰不則奈何甲曰必鳴公以重得

祭書帥堂珍藏

罪乙含氣歸報某某識時務者曰甲勢家不如其志某受禍實過於此如所減遺甲風波息石稼樵夫歎曰平日稱盟好兄弟臨財忿之此尙可與爲盟好乎吾乃今知天下無朋友矣是舉也谿刻之行口語之交敎天下重財輕友之風秪以成其不義之取甲縱不悔於心乎然利有時盡復往平陂不可知吾不能不爲甲憂其後也乃爲斷曰旣係頁友應刪膚語事果背理卽當挽回乙忠告已盡其怏甲剛愎弗率於義是從前盟誓都爲夢語士羹此後往來豈不雨雲

翻覆再廣絕交之論用示損友之懲

黃白嶽

黃山白嶽峙余郡萬山中如靜穆老人匿迹窮谷非隱士所棲近爲四方搢紳遊屐踐踏殆甚凡欲至吾郡者多托黃山白嶽遊至則衆集有司爲買市而已老人亦不怒但作喃喃云諸君果爲我來乎遊者舉墨急起下山麓沿谿谿去唐突山靈四字何足以盡之

訟師首惡

使天下無訟師天下豈皆冤民乎其初起於才智之人或感於氣誼不惜以筆舌爲人洩憤除冤既而喜其言之有當於人也聞復爲之又既而人善其詞之中也殷勤致贈相於利矣夫自喜其言之有當而人又善之因以獲利也則遂如日用飲食習爲固然以必勝爲主雖殺千萬人而不覺其忍雖良朋勸止而有所不能何必冤憤雖使人含冤抱憤所不惜矣乃更有愚而狡者以爲此亦謀生一端吾可習爲之以

給朝夕於是亦試之亦熟之而其道且行遂乃恬然懸其名唯恐人之不我就也訟師於是乎滿天下矣嗟乎殺人與淫人之惡人皆知之若訟師則不自知其殺人之多其惡等於殺淫而又有過於殺淫者故吾見刀筆之夫如鬼魅禽獸之儼然人食而人揖讓也吾畏且賊旋而起憐憫焉竊哀夫人既識字矣乃專識殺人之字此如以火自照而又自行陷穽之中以爲無傷也孰知爲天下之大惡哉吾嘗曰殺淫訟皆天下首惡非迂也

書座

古人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今朋友雜聚每喜談人過失或談人隱僻事或於傳聞過信更爲增設情形嗟乎良友之聚必有嘉言懿行開豁身心既不能於此求進捜人惡而塗說爲姦所謂不及義者矣孝子之心則不如是余未能免此每用自惕重書於座犯此與禽獸奚擇哉

書示友人雜言七首

洪子方舞勺日爲文可十餘義而質地貴重進於古人盥兄常伯命余字之余以其名徵之書𦵏禮地之實可藏爲宗器又上頒而下享於天子瑞玉也秦其大瑞玉也兄肯而定焉於是瑞玉學日益上聞其字者淑天下士之今登賢書明庭有其人矣余以命字者舉而進之洪子能不忘其先君之初則余之賀有進於人者

又

古人几杖盤盂皆寓銘誡先輩便面作書多述佳言懿蹟雖艸艸數語亦含警動欲隨手即得此肯耳亦令他人見之悚然今人喜文厭質往往贅以薄褻詩章錢失其本

又

時文敝帚享之千金天下失於賦皆此輩爲之夜來與家晚柯抵足極口公遠兄奇才博學善屬文因索覕制義則已盡付祖龍不存一首夫戀不忍舍是以亾其軀公遠兄年方舞勺遂已高見及此

又

顧念時事已更賢人遁逸寒山遠水中故足棲托然不得云先聖之書未嘗付我誓淸我志詎能輒遺若復崎嶇險難力足整頓便馳驅出濟勿爾躭安庶不妄食明王號稱男子

又

歲月易去建功有待所得自及者立言一事然而無補於人者君子塞兌守鈍不欲以瑚飾濟世

又

桂花落矣主人閒甚秋蘋茂生蟲響幽答於時歆孟陽先生之遊句酉連長蘅李子之枯木遠山諸子所言皆當世不急之務非余楚人或者不許把臂耶

又

冬月竚立霜堦山院岑寂寒月侵人與南涉念吾簡子稜稜淸絕不覺肌骨戞入氷壑中東坡至承天寺訪張懷民賞竹栢影爲夜來樂事此渭去簡子尚雅堂幾二十里許不得尋覓政爾中懷滌滌又念簡子好爲詩不知爾時吟咏之致當復何似

書洪石生山齋

洪子山齋有松一株盤矯詰屈勢古而奇竹百十數障以高峰蔭映每存蒼翠雜花瘦石錯處焉時手一編繙所其中小史校書意亦忻然有得觀者即其稠戶率共歎異謂此至樂人余見其無閒逸之氣有甚戚然者雖言笑爲歡而憂從中來露之倏忽間一過我輒復不可遏抑每諗之則以老父晚得風疾長年臥病情不自禁耳余乃慨投閒寄適之士徒爾潔身煙霞草木自成俗物如此念不忘父乎地怡悅實乃

其莫可如何之境等輩不識遇解人賞之嗟乎雖日侍藥鑪側然親滌溺器已如陶弘景松風自愛高不可得況又重以下上古人覽其忠孝大節耶今天下多故士大夫日託憂君之語而日取賂於有司歌臺媛舞繁華欲流間以山間林下與一二無賴山人譃浪笑傲用以逍遙雖處額有時逾見無謂審爾稱洪子至樂人可耳洪子嘗索余爲山居記余則塵網鹿鹿未敢脫然下筆姑以是雜之壁蘿苔綠間使山中人不得卷石勺水自許嘉遯洪子益至樂否

示洪遠生鈔書

書經鈔錄自與艸艸閱歷者不同蓋口所誦手所臨傳此時往往有別意遠思悠然來於心目之際又如子瞻所云每讀一書當作數次求其所蘊則方其手錄已生眾義若再加體玩熟復此書可永保爲胸臆間物且鈔書最能斂心靜氣蠲躁除煩亦是涵養一法若家鮮藏本又無資可致或時借覽不得久停又不能如王仲壬輩每詣洛陽書肆過目無遺則斷宜日有鈔本凡身所履涉遇暇即鈔之無復需待彼也

擁書萬卷徒供蠹鼠此也架無圖籍時有獲於中則用心與昌日之分耳士亦何必盡富於書乎然近人攻舉子業亦有筆墨勤苦不間日月者大都皆八股帖括隨手朽腐之篇所謂既錮心靈又費紙筆天地古今之大茫然不知所謂斯又鈔書之下焉無用者矣然據其手口推謀爲彼俗下時文牽合之助亦足備輔不逮況墳索異籍經術鴻文上可謀王猷國內咨掌故著述雖我不足以窮書而書亦不足以窮我鈔錄共可以已乎葛稚川云予鈔撮羣書用功

少而所收多思不繁而所見博王筠云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以學博五車自營四海之需古今來以手自勤寫高張於世者不可勝載豈非有得於此而能然哉洪子龢然從余游性敏發所遇友皆好古嗜書誠共勉之以此久之必有竦人於聞見之外而疑子藏書〻富者并以此告諸同志之士

祭書艸堂珍藏

汪止庵遺集卷七目錄

引
吳貞烈程氏集引
許孝子引
里中旗奕再舉引
老竹嶺募修石關小引
說
般書說
奪研說
三年之喪說
謝子藏書說
謝代筆說
採詩說
世衰說
銘
許幼伊墨引銘
篇
知已篇

祭書艸堂珍藏

誤師篇

題跋

灑血言題辭
題洪遠生遺山詩
題方賛元詩文集
題陽山寺僧若如手卷
題三老問年圖
李山泉跋
汪亦止臨前虎石跋

空林小畵跋
硯虹堂稿跋
壽母集跋
子搢公配程氏壽冊跋
讀宋名臣言行錄
讀程朱諸籍
讀蘇子瞻李氏山房藏書記

江止庵遺集卷七

歙縣江天一文石著

弟　　門人洪神永卜仝手錄

吳貞烈程氏集引

孫可之曰大善大惡雖賤必紀尸生瘝職雖貴必黜作史者宜若此哉予歙溪南一時有兩吳烈婦一程氏一某氏益比閭也不數月嚴鎮有方烈婦黃氏又相距二十里許耳奇節煒煌山川照映予爲作三烈合傳亦云係虖人物宜存警訓也會程烈宗人先以

其紀事行司盟與稽氏馳告我曰昔者淮上割肝乇孝婦倚予播文願弁數語其端亦足鼗乎鼓之軒乎舞之也予曰然使今之官大寵多者汲汲以表揚節烈惟恐後則尸生瘝職亦必寡鮮紀黜之事顧存史官而卒以草野實錄分任吾輩也吾何能無言

許孝子引

賣子而葬父母古孝子之風哉然而慘矣君子不忍聞也唐模許肇公讀書而貧僦寄人屋二親遭變不克負柩而出主人之厥惡其能免乎肇公痛心疾首賣子而葬余始聞之愧余亦尤蕭然不能以助已且見其踉蹌攜幼子而告售也嗟乎我殯之誼邈矣郭元振范堯夫何人乎復貧莫與爲贈徒爲浩歎因是倡爲朋友通財鄰里相周之說敢告同心各隨願力上全其親下全其子襄彼哀傷用昭其志此真津渠

共濟殊勝施若緇流孝子仁人當必有無間於寒江子之訖者

里中禳災再舉引

年來災譴甚蓋八事作於下乎誠各悔過修省日加有神焉在吾前後左右焉用祈禳爲然今天子躬行災燎郎我郡邑諸大夫莫不精白乃心爲民請命則昭告明恍先事而祓除也邦國用之盍有其舉之矣里父老循而行焉鳩泉協力敬蠲帛牲從俗從宜卒獲嘉答此於四遠應報不誣今我元里更修前緒仍量力微輸對越以臨與齋明爾室並行不悖神豈其不我據乎厥與里人約各勵厥志富貴者寬厚施祿

貧賤者食力自强長幼各安其分尊卑勿亂其行則豨毛行潦可薦上帝苟或不孝不忠不仁不義謂神可恃乎雖鐘鼓喤喤徒惑聽睹吾聞驅疫之神甚剛而直古聖賢恒重禮之必不以我外勤繁數遂鑒此一縷篆煙耳吾里人其勉哉

老竹嶺募修石關小引

方今國步維艱四郊多壘皆天率土之人不能捐身家以衛社稷而顧求福田利益事曰二氏作緣豈不大顛倒悖謬也哉雖然抑有說於此蚩蚩者流不曉君父大義語以桑土綢繆之策輒謂私憂過計爲人懷局鑰之智自幸身家可保無虞其孰肯少捐升斗以爲未然之備耶乃借瞿曇古佛告以福田利益之事或又翕然從之此山僧性堅重修石關之說淺有取也老竹嶺爲新安入浙大門戶孔道四出較他壘爲扼要往歲予銜唐公之命相度防守巳閲十月禦

盜有方聚米無策衆姓之力亦止於此不得不以其事轉而授之他人矣而山僧性堅居此巳十有餘年眞古樸而有道力者蕭然一榻率老弱衆僧於嶺雲最高處開墾種作以度晨昏且數椽頹敗不蔽風雨視彼瓊寶琳宮栴檀花燭禰祖唱喝坐受十方供養者甘苦何啻霄壤嶺之半有新橋四面僻路皆爲伏莽之窟穴僅一線往來勢不能飛越巨商大賈每值歸途靡不驚心動魄時遭刼掠之苦而嶺上諸僧間能於耕雲鋤月之際伺其聲息窺其動靜以脫行人於苦阨及到嶺頭少定喘息如登彼岸此眞現在因果又何事別求利益哉嶺上有石關歲久漸圮關前有關侯祠棟宇未完山僧性堅欲依險爲守因舊增新壯其規模以陰寓捍衛良苦心也顧貲糧尚缺勢必借助於衆力居者有香火之愿行者有道路之安合新安之人皆當發大願力以觀其成豈僅尋常利益而已余故喜山僧此舉實有俾於君國之防而亦不失古者神道設教之遺意焉雖與之作緣庸何傷

時在乙酉三月

解書說

聖賢之言不過數字後之人演以無窮之語而不得休凡以推求其意而以已意斷論之非謂聖賢之意必在於是也古之儒者各有師授夫既謂各有師授則其授非一人之意明矣註疏箋釋所以竝存天壤而不啻爲聖賢之意卽我太祖命士子各有發揮一以闡聖賢之語言一以覘學者之心志不拘拘一說以定之故搜求諸儒之語集爲大全使衆備耳如止一說則竟廢大全可矣又何爲紛紛表章於天下而

令人徧觀哉既使人得各以發其意則前之諸儒與今天下之士無異也今之士有能出一說而見已之長又以不悖於其旨斯亦何不可之有嗟乎卽紫陽當日亦是自著其說而非謂天下人之當從此一說也山居館課不能效當世爲師者逐日講書幾章虛完故事每令諸子諷詠本文先求傳註已乃自出已意解書苟有解頤之處同堂共契用存一說使末師之陳言講章龍斥性靈以生一章之內生意無窮眞覺日日解書多事矣然何嘗不日日解書也

奪研說

士負讀書之名上不能取古人懿蹟措之躬行次不能取其文藻衪之著述又不能以精神意見如昔賢之以書畫擅名天壤雖復筆研精良何益哉如某士之奪人端研奪而不遂卽中以禍此眞覆人家國殺人如艸菅之人何也我以奪行是不顧理義矣不遂而不自返是無愧耻矣印中以禍則慘毒過於蛇蝎豺狠矣一研之微遂已至此况其大乎爲士而若此况當官乎昔蕭頴士至李韶家見研頗良語人曰此

三災石也字札不奇一災文辭不優二災窗几狠藉三災若是則吾方以辱物是懼乃起而奪之卽此一念災物甚矣况其他乎嘗見有奪人家國奪人田園宮室者奪之者化爲煙塵冷風而宮室田園如故人之禍方興而已之禍不旋踵而更烈嗚呼奪亦何益耶須臾之間奪研之人已化而此研不少損又不知落誰氏之手矣雖然一研之隹遂爾致禍亦可爲蓄異物者之戒矣使其研不甚良誰復見而奪之而禍哉故君子宜以質朴自全

三年之喪說

三年之喪却是沒得孝順父母了無可柰何了只得麤衣惡食自受一切諸苦境界不敢一毫快活以比父母那三年養育之苦却於父母身上一毫不曾報得且欲以此慘痛中激發磨鍊出爲人爲子一個品格以求不辱父母斯亦可謂生人之一節所以三年之喪一是欲人子自盡一要動人觀感使人見無可柰何光景報不得親恩的時節猛地警醒他父母不在了補不來了我父母在豈可不趁他在時發狠去

祭書艸堂珍藏

孝順使我父母身子實落受用比如養育我的時父母受了苦楚我却實受了多少快活只此三年之喪我雖受苦楚父母却不曾實受快活況今人三年之喪不過一白帽白衣皮毛門面何曾實受苦楚乎且如說個報字我將東西與父母喫與父母穿又做一個好人又行三年之喪以此叫做報他的恩然我父母要待得人好就無兒子也有人待得我父母好有東西與喫與穿也是報我父母一般若我在三年懷抱內只有父母是這樣待我再沒有第三個人是這樣待我也只有父母是這樣眞誠愛惜無一毫勉强待我且莫說三年後還有一生的大恩只三年內的恩也報不盡了嗟嗟人要想到這個所在眞是一刻也過不得刻刻孝順還是遲了況可不孝順耶是故君子有終身之喪不敢一毫得罪人倫以孝順父母三年之喪其無可柰何者矣及時自盡此三年之喪之前之事莫只認三年之喪也

祭書艸堂珍藏

謝子藏書說

謝承啟云家所藏名人法書艸行小楷甚富盡爲偷兒所得輒往往見之執友之家深用惋惜余謂寶物非一人可常據君旣飽所有亦當流傳人間使世共之請爲君特志數行令曠代下知某書爲謝子所賞識某書爲謝子所留遺何必永貯奚囊乃始矜爲巳得謝子忻然如置身霄漢隨行諸書不復秘惜

謝代筆說

世界只是虛浮勝了所以人心日壞風俗難挽然畢竟是賢人君子之責卽如今人壽文傳狀與夫官府碑記之類官銜是一人爲文又是一人旣以官銜爲藉重則不必求佳文矣旣以文爲重則不必官銜矣往往求有意思人爲文而必以官銜冠之是其心非眞知其文之美好也亦耳食其名而又恐其姓名之非顯者之不足以炫人耳目巳耳余向爲貧計亦時爲顯者姓名作奴眞可愧也故自今有欲余爲文而

爲顯者姓名爲奴者雖萬鎰必謝之必勸渠不必尙虛文也

採詩說

上有美政則下歌之謠言則有甚於敵國外患矣夫下之人非可彌縫也愈彌縫則諷刺愈不可當矣

世衰說

吾儒稱說書窮理而日逃遯於佛夫天下有避危趨安避苦趨樂者而吾儒如此儒眞不可用不必用之物矣僧日趨佛而未聞僧退歸儒以此見世道之衰而人心之懵懂也

許幼伊墨引銘

墨卿之品盛於唐名家無慮數十其最則禁中歲賜渝糜者是也段柯古作隃糜楊升庵又以糜作麋徐文長更作隃麋按篆文麋通作䴢如蛾綠螺墨其值益不必千萬惟麝鹿屬其腹純白無間古之麝裘狐白者也滑膩不受滋垢當是此墨至精能變之使黑故稱渝爾今夫素牋青簡用濡毫次皆黳然湲黑世有不受變之麝則墨之品第固自有定格矣予曩獲許芳城硯史驚其特異今幼伊又以漆煙鳴許氏兄弟多才擅詞賦精鑑辯凡此皆發二酉之藏折中古法運以神思遠過唐人用加海內當有隻眼辯之固不煩麝試者也銘曰

松根紫石萬桐千漆至道無文終古默默

知已篇

天一三十四歲矣浙上傳辛楷先生以名進士父母茲土拔之童子試中弁一邑先生廉其蕭約而偃蹇也呼而咨嗟慰喻之曰子文骨氣深遠日益勝終當奮翼瀝池會文宗不果試遂報罷明年春較童子復以冠軍先生且捐已貲爲報者勞叱勿索天一及入院刖之故事凡郡邑童子首遺大夫例得請益其名鄉之人謂柰何不求先生更引於上天一愧負甚且隔文宗數百里地又欲以是累先生重吾過不知足

矣不敢也以是歸卽遯跡窮山中又明年春歲試童子始於場中呈卷時見先生面先生不以其謬荒遠抗也謂之曰向者深是吾子之不復求於上也詢所近課益嘉勞焉及覆諸童子無天一名疾者曰先生棄之乎先生則以試天一者數不更覆已案成列第七遂補郡諸生是爲崇禎丁丑天一乃始得具衣冠拜先生於堂而稱師行弟子禮師曰今非抑子名數前茅重拂上反累子益猶然前此之文衡也於是莫不相與歎息師曲成天一如此嗟乎師甫下車較士

經四日試而拔天一至於再至於三五六年來取合邑士益自天一始天一年旣壯邁始得一遇師中間復閱歷阻挫勤師艱難痻瘵始得列青衿伍於時拜謁頻宫激昂慷慨不自知其情深而意感也豈不謂一人知已哉雖然知已易言乎自聞師將至於邑則撫几而歎徘徊以思謂苟得一當出師門發抒其有自矣然衆人亦若是以望卽天一於前此邑大夫何嘗不如是獨若竊竊然懼見擯於師者如所謂於山見嵩華於水見黃河於人見有師師固當世之名公

君子大賢以上天一亦頗不欲以流俗苟安者一旦出其門牆矜其始進固君子大賢之徒也輒不自意封非見采儼然師弟子矣則徒以是爲拳拳乎夫士君子讀書講義上之人里而選之其身非與百姓有大間也非可以此而止也愚夫俗子遂謂此生有是之遇可以不貧而其人亦汲汲然恃爲送窮之具嗟哉此衆人所謂知已非天一所謂知已也竊意人臣爲國取材於世不獨春秋兩闈稱爲得人卽郡邑大夫試童子日其羅致優禮者攻爲有蓄儲之義在若

所稱拔其尤則此一人者里鄉觀聽之有志人國者屬意之雖未握符操柄已隱然加以尊主佐民之誼而隆重矣豈止令聞若飽煖私其一身一家已哉以是爲知己之難也脫使某受之於某大人先生知之者國士目之某縱敗實甚旋復爲此大人先生者斥遠恐後而悔其前之誤則僅以雕蟲小伎爲有當乎流覽誦讀者之心至使擊節欣賞恨相見晚怪不同時君子猶以爲知其文耳若知其人有關當世者懷文抱質隱處塵土獨能察其隱微自畛之所存遂乃

重以品題加之拂拭是誠知己也哉然知之矣素絲岐路昔人所悲此猶其得意而難測者苟蹈於是君子終勿之許天一用是躊躇惕息日夜祇懼顧念書生越分薦禍雷轟盂浩皆貧期以放性其能文之家著述有補於當時則自獻所作不嫌迭進私惟謭陋區區時藝既不足追古作者以自表見又以筆墨稼穡遠處幽壑弗及博綜世務周悉民隱時時有所敷條其間自愧自退以是疎節濶目於師之堂階而不知其罪而師爲之恕然亦嘗有大不得已以求於師

者則皆患難橫溢及身而不可解師亦輒諒其心之無他而嚴爲之直於師啟行有衣巾而黜者三人假天一名爲鬭說師始信之旋覺其詐也更謂天一曰渾其姓名無令傷吾於遠者之胸此豈常人之待天一乎師又嘗以迂拙名氏獎飾於先生長者之耳而賜之話言問有過而問者卽復稱引師說諛奬大之古云奉教一高言如饑十日而得大牢矧師標目過分乎顧影咄嗟何修得此嘗聞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大賢此爲足貴彼囊哲所慕往往收名

定價於龍門誠以其人爲物宗或被容接終身卒如所指名而不失輿言至此何可以一日惰而得免爲知己之詬厲乎忽忽數年乎小子了不異人意乃孔邇之歌如山如河而師報政成且覲天子之光朝野大人競致茂譽吾鄉公卿大夫及士庶人載途述舞各達其沐浴之懷聲於天地於是鏗鏘洋溢兼卒師來是邦所爲文章蔚成一書鏤版以行又相與樹館傳清以昭示其平明之實也吾聞君子有九德者可爲大夫不止作器能銘升高能賦師以八斗七襄照

翶於潛者震驚海內數年以來德業宣著動爲百城表仁義禮樂之風披拂於春和化日故民無馱政百務振蘼君子小人牆陰微語恒稱師行德於不見之地若夫造士之功炳炳烺烺卽罔不爭自瑩厲交輔維新一袪舊風淸我邦族詎小子一人私言哉師分較南闈歸告我曰文無真知確見不足奪主者目以言乎相形之難也每當黎明卽乘剸氣取卷嚴閱得其一義懼次義弗稱是又得一義懼如之凡七篇之中沉潛反復不勝戒恐而所得皆殊異士然奇才錯

落或格於功令或瑕於忌諱或强弱不齊則撫卷太息唏嘘動左右不能以寧夫師所取材如是猶以其遺落者諄復娓娓於時襟袂之間如使人親與之諷詠流觀而欲代爲戚嗟沱若蕭訓小子以所不及而期之遠也乃師留心人才之地抑何弗敢以矜心處又若是其甚乎此尤見知己之在文者且不易也嘗讀師前代書家有治縣譜所至惠化如神而其要者惟日勤而淸淸旣憲綱自行勤復事無不理師之治行上最亦何足異惟師行矣天子將使讀中秘書覩

其變理維寻小子疇親講席而問行藏言念五六年中吾師顧盼槽櫪之間令其昂首長鳴者數數有人矣河陽三月先掌伯樂之過者誰耶小子亦何遽以石洪爲況乎而不禁自發之綿綿也寻小子能無愼哉已卯年十一月九日

誤師篇

少時不遇便云某師甚利裹糧以從俗習旣淺僣不知變猶沾沾自得也嗟乎亦曾念移而之利之徒者益又嘗偃蹇如故哉此非虛心篤學立意好古之士未有不墮於此者然緝緝翩翩日以鼓簧後輩旣自敗又以陷人如羌蛣之旋轉而未有已也作誤師一篇

夫流俗腐儒動云某種文可利試某種文易逢時於是身所揣摩與訓子弟皆爲此種矣而不遇如故即

自負高才生或今時有文名於世者平時罔不高自許可不妨鬨文字以非常之境一旦臨場應考又未免動心減其文價更造一種迎合主司之文亦謂不如此不足以售而卒不盡然若此者皆起於上之人不能開誠心布公道大其網羅以收合天下奇才與能之士而徒以荒疎固陋多年不看書不作文之心胸主意托名於正文體陳陳相因於是庸下之士起而自得曰如此文方可上進上士薄之曰彼何嘗知文唯作如此伎倆以應之一場之內或浮調輕華或塡塞肥滿如此則取不如此則棄其爲卓然自立之章益亦鮮而倖矣以故考卷鄉會墨之出也往往什九不當人意總下獨立不懼者少隨波逐流者衆見其輕華肥滿之多售也則又相率而盡習爲如此之文以圖得當年復年也科復科也此習益入膏肓矣雖有開明之言惡能强其聽受哉夫祖宗朝使人作爲文章原令發揮聖賢蘊奧以覘士子胸中見識何如練達何如然後發爲政事有以爲經理國家治安生民地耳所以須賜性理大全諸書令其各出所見

而又令讀五經諸史秦漢唐宋以來經術之文以儲其才以廣其用如徒中無所見但掇拾庸語依傍營生所謂詭隨規避庸駑衰頹之情狀及夫希世取憐姿意迎合之志氣先已中於文字之中則幸而事上理民亦何嘗不以此情狀志氣施之乎要之上以此標的下以此射而中之天下以鄙夫而成亂實以鄙夫之文生心害政爲之也雖然不可謂往昔之無良主司也如某科之某其所取天下士皆不執已見或其意足轉傳誦或其局殊絕衆流或有短小精悍惜

畢如金或長江大河橫絶一世不執一見不拘一體眞所謂隨材器使衡文之至道也然不可謂今日無良王司也即如湖廣之王福建之吳江西之侯開闢天地使從來積腐之世界一舉而盪滌更新文章大雅之業目不暇給而其見於行卷也亦惟四公所取之士皆能領袖羣雄爲海內之所仰望此衆口一辭非予一人之私論也則正文體之說日日申之徒正其泥塑木雕之文體耳若一人有一人之體一文有一文之體一意有一意之體渺乎其未知有正也

祭書艸堂珍藏

瀝血言題辭

嗟乎痛哉君子亦何敢動以死責人耶然崇禎十七年北京在廷諸臣不知吾君爲社稷死乎君死則殺賊報讐第一死次之爾時食祿何止數千百十倘各持一刃致命爭先即殲一小醜亦不負聖明在天之靈不得則罵死不得則各務自盡所謂不能手斬渠魁又不可受辱不敢自謂忠也不敢偷生不死矣柰何哉盈廷之上皆托云書生無力不能死又降之甘心臣僕罔有微慚僅得二十餘人顯從先帝嗟乎即又安得不以死責之吾聞古忠臣事不克濟即死猶懷愧心謂盡一死塞責將雪耻何人矧儼然身際天崩地裂顧延頸奉逆耶則今死事諸臣縱不自願爲表章之而節義凜然英風浩氣豈不縣諸日月聲名萬古兒童婦女猶爾歎與又況仁人志士此吾子如瀝血言所爲作也嗟乎痛哉諸臣亦非徒死也以義不受辱之魂爲蕩滅厲鬼耳若夫激揚恐後一以發抒日星河嶽之精無俾銷沉一以培養天地正氣磨鈍礪世激勸後起而一以此悲歌感憤不容已者愧

祭書艸堂珍藏

死諸降逆輩使彼不死於賊不死於刎頸自經而竟死於紀忠錄節者之筆死事之係豈淺鮮哉且即不烈烈從君而以廊廟近習之臣遯逃而遭賊害與夫牽係七八百臣於郭門之外駢首就戮夫獨非死哉一死馨香一死遺臭雖欲不以死責人不以死責在廷諸臣有不可得雖然亦終不以死輕責人何也讀書懷古孰不矢口言某當死某當死哉而及身不能輒又為後人詬笑往往然矣故士不可不痛自勉也是編為哭先帝哭汪偉先生詩王子負剛大之氣吾

黨咸尊師之其褒忠故自鄉里始續以秀才許琰先生則所望於學較尤先也

題洪遠生還山詩

洪子遠生出山如許年不求於人亦無求遠生者遠生卒亦落落無求是以還山遂有還山詩嗟乎其自得歟不得已之鳴歟不得有所表見於世而徒以吟聞鳥鳴蟲語誰實聞之亦傷之至矣然不可謂世無求於遠生者遠生多讀書能古今文辭又出入風雅三百篇晉魏李杜諸名家醞釀而成一己之業又善書法且博識古名人墨蹟數者往往為人所求無寧日何得不謂之求遠生哉然知遠生而求遠生者又

皆好高喜遠不屑屑與當世俗人交而率皆不能相助為理其富貴功名輩不能也則其能求遠生者益亦鮮矣不還山也將逐逐乎雖然其不能為求遠生之人者雖千百其人不足多其能為求遠生者即一二人而已足遠生但覩千古來賢人君子與夫文章節義之士其為一時之知已者無幾而千載後讀其書想見其人若有求於其文其人者不知幾何人也遠生於此將何願哉遠生亦可以超然自得矣

題方賛元詩文集

吾友方子賛元諱國位年弱冠時負笈遊學吳越閒籍嘉興爲名諸生嘗聞流寇慘殺毒亂中原每爲之憤懣食不下咽因與同人結社習騎射思獻策當事以討平之不幸年甫三十齎志而沒今其夫人矢節守二子學琴學書賛元平生好讀書遺詩文凡百餘篇可謂豪傑之士也天下未嘗無才在上者類皆闒冗之輩而在下者往往抱負瑰奇又不得一見試於用豈獨吾賛元之可悲哉然賛元沒而其志不致終

泯滅者將必在其後人賛元先祖貴文公正統間進士爲淸節名臣艮曙公嘉靖進士官應天府尹其子諱一敬萬曆乙酉孝廉爲福建泰寧知縣有聲賛元父諱汝敦人稱長者吾又以知吾賛元之必有後也因題其遺集而歸之畱以示其子孫

題陽山寺見主僧若如手卷

讀書陽山寺見主僧若如誠朴篤直其左右之儒者亦輒稱道之如一辭已乃聞其生平盖幼遭流離患難又嘗茹蘗食荼於黃山普門苦行中如是者數年始來此山遂見周譽嗟乎釋氏故儒者所擯棄之人亦以艱難困苦而得山中高衲士君子頗知大義者稽其所行率多可耻則大約不從艱難困苦中過耳於此得力則出處之際有矯然者足以自存而士不至貽羞於鄉曲大夫不至爲蠹於當官詎一釋子弗

若乎雖然吾見今之士矣又見今之大夫矣彼何嘗不寒燈蠹苦何嘗不傴蹇轗軻何嘗不食力服勞而受無名之謗而取下愚之譏貧賤之境孰者其不閱歷乎而一旦爲所得爲卽爾恣睢狠戾無所不至焉則又安取乎五倫之在身而儼以衣冠之異矯語於村夫孺子乎是有貴乎艱難困苦之志耳若如惟存其志故嘗不見惡於左右之儒者而余來此山猶得見其前者之概書此以歸之

題三老問年圖 為章祈汪繼明尊人冽泉翁也

登軒轅絕頂見日光盪漾瑞藹蘊隆其下具有老人山中高士指我曰此冽泉翁八十生辰淳龐之氣騰躍上升凝結而成余遂採其意入我黃山記中當與三十六峰爭奇競異時在黃山也

茅山泉跋

絫南涉嘗為余言其里旁有茅山小而不名下有泉出石罅中甘冽而性重於常水環左右汲而爭者日喧逐其間且云泉貯瓶缶經月不敗以煮茗雖累數日色如初厥德允茂桀奘未張南涉若惟恐此泉之不廣其令聞也一日過其里如簡子山齋簡子以名茶見啜余擊節水味得所未嘗簡子急述泉性情如南涉昔所稱賞不置盎即其泉也簡子善討論山水於泉尤淺鑒別更出所著茅泉詩沄沄落落若濯我

於古石寒泉之側且又惟恐泉之不汲汲然鳴於天壤如南涉所志又將摩石其上為旌之嗟乎飲者不可勝計孰有如二子之惟恐不得見知於世者泉亦遂其功名哉士患無離羣絕類之具耳苟具是雖在幽巖窮壑必有從而物色者即使處耳目近習中受嗤流俗亦必有曠越塵外之士起而歌舞明揚使當世知而舉之舉而用之以發揮振踔不負其奇夫豈遽不泉若哉然千古來名山異泉為人品藻者不乏而或奇文淹戢於荒谷瑋士埋沒於鄉閭縱令見知

反以肆其推陷搆抑者始快何歟然二子之意實有愧於食若德而悖焉忿焉者豈徒懼其修名之不立也茅山無小之則甚矣玆泉之幸也抑二子之厚也已

汪亦止廳前虎石跋

有石凝然踞亦止廳櫺間青蒼潛紺勢色嬌特余一見奇之呼石爲虎王子尊素亦如余云具述石自戊寅間駁落崎嶇大麓之下榛蕪縈拂樵童牛竪時時踏蹴其上汪子亦如過而驚舞急舁置此間數日內曾有田夫來探稼穡事大呼此某處虎石也何爲於此翔覜周匝累歎而去余謂非亦止搜奇成性石亦落落灌莽中耳小小稱名亦復所見不殊因與王子更述米襄陽袖中最後所出石當是本質實異見者

題之不得不爾爾也

空林小幅跋

山谷每有題跋俱足益人智意不妄下筆似此空林落落寂寞江濱而一人棄舟垂釣政使山谷見之當必歎其孤興謂其人能不向熱鬧中尋生活如此耶

硯虹堂稿跋

硯虹堂詩集語集二種爲尙之先生未竟稿嗣君仲允符幸季量先及諸兄弟卽讀禮中訂傳之志不沒先人文彩耳嗟乎子孫孰不欲張其先人文彩哉乃言或無文行能罕著其於輔導風俗多所缺如將安謨美若先生詩皆有爲而作發情止義一本三百十九之遺連篇累諷動餘友朋山水而絕勢分酬答讀則未有不感而起者至其精語裁成凡捜討尋籍釐剔百家使古今奇聞實學誘礪後起是皆關係世教之書可傳可誦厥美未揚闡者有責況後之文子孫

乎然先生根柢於此者身爲諸生抗懷棲遯每晉接襟袂見其味道含和莫不以三代醇麗之氣蔭映其間又時有煙嵐翠碧丘壑獨存者洗人荆棘沁入心脾是其爲雲霄中人乎益生而威儀親炙已具不可泯滅者瀰漫於族黨交遊文彩之表見於後猶涯緒耳因慨淺植之士既不能淑愼厥躬養我德隅又不敢開放心眼聚古今載籍收入胸臆以有所勃窣盪漾而出徒事干祿之文潦倒日月朽潰生前雖賢子

孫鋪張揚厲汲汲乎欲舉聞於人卽何見其不湮沒
也如先生可謂家有傳書者哉夫常人子孫於其親
之没類皆觴遺篋走班所有如鶩允符獨從悲哀摧
痛中皇皇於父所著之書不置手澤馨香昭回準塞
君子所爲不獨以文章顯其舉動亦越若流俗千萬
矣此又可見先生之子之异乎人而所畱貽於後者
遠也嘗聞先生館吳氏盧王人遺兼金百鎰斂篋中
實爲先生繙披吟泳地逾年塵積王人展卷得之駭
其行動㒷祗都人士欽淵嶽焉至今則尤先生所未

告之同人者

壽母集跋

汪聞增乞言壽母人咸歌舞進頌辭詠鏗鏘爰埀簡
册豈非惡乎鄙殆而以孺子意念宣揚鄰俗昭示子
孫者乎然徒覘其文未喻厥旨聞增曰某今日藉諸
君子言有懷被耀一以名親抑亦踰獎未能鄉黨聞
見旣以篤屬則且操是以問某與日懼孰叢焉凜乎
其不能讀父書而悅養猶一母氏責益重大戒處戒
出敢速戾厥體以傷母志氣乎余肅然起敬曰子言
豈欺我者夫孝者一氣之所爲報如子益不懈報無

形聲始也勤於一家卒能側身日月曠然變俗志氣
所決毋益歡然其日長也功名福澤未足比顯所稱
天地孝子良匪異事豈直文章之無窮哉援文振行
危砼自處以是進於天下之爲子者又何不可卽以
此題數語於其後雖質言亦朋友之誼也

子撍公配程氏壽册跋

余族以節著者甚衆其得旌表入祠則吾門世祖母務本公配許氏太守湛然兄祖母樞公配汪氏光祿應全伯母巖龍公配方氏萬氏纔三四人然吾務本公當洪武初時子若孫皆極貧賤聞朝廷特差御史建坊加卓楔休哉當年厲俗之化猶爾勤勤懇懇若樞公與巖龍公則皆以子孫貴顯始蒙異數其他節婦槩槩如族信吾公之母子撍公配程氏於鑠里閈中八十餘歲乃獲邑令奬其貞節題額在門則窮鄉僻壤以貧賤之故弗傳者可勝道哉雖然賢人君子孝子節婦之蹇於上聞也疇昔已然於今更甚凡以當塗者重不在此故往往棄國事如敝屣何有於一人之埋没所賴留心風教者凡宗族鄉黨有賢人善事相與力爲彰大無令寂寂庶幾人事淬勉俗厚風淳以爲朝廷培養正氣之所不及即潛伏無權不足揚芳振秉然千載下想見其人欽風挹軌則其人自足傳耳又何嘗問當時爲誰氏貴人耶則有志於斯焉者皆當執筆而紀其後若信吾公忠誠長者恂恂

孝母不愧其數十年冰霜嚴凝之氣尤吾鄉望人今亦垂八十餘矣天一讀其壽母册序敬跋數語以附吾家徽音之末

讀宋名臣言行錄

每觀一人生平肅然起敬因想其一時奸臣權相或身履高位而希意承旨以流毒天下者其子孫未嘗不多方致力求當世之文以贊揚之卒不能以逃公論而不求見美於人者人唯恐其佳言懿行之或遺焉然則富貴之人不求言行於身而求狀傳於世祗益其愚耳

讀程朱諸籍

嘗讀程朱諸籍其文皆布帛菽粟未嘗立意爲奇而其人驚天動地所號爲奇才異學之士難與爭名繇此觀之致力於爲人足矣有聖賢一節之事卽成一節之文有聖賢遠大之事卽成遠大之文如但記誦語言文字以求爲佳好文字雖工無益況又不成文字乎余願人作絕世奇文不當求之書籍能爲人者卽知之

讀蘇子瞻李氏山房藏書記

藏書家牛束不觀又不肯假人李公擇讀書廬山藏書九千餘卷既自讀去即畱山中貽來者子瞻爲文記之至今數百年來知李某以九千卷遺天下士錄此觀之李氏之書固存也彼充棟汗牛於家又無有賢子弟朝夕誦讀不旋踵易他人手藏之不如其已也而士之不克置書與得見所未見之書者想見李氏之爲德遠矣

祭書艸堂珍藏

江止庵遺集附錄目錄

傳 同邑方熊望子
又 寧都魏禧冰叔
又 秦淮龔翰蒼岳
感義扶喪記 弟天表文月
像贊 婺源曹鳴遠靖庵
跋 洪秉基開之
又 吳惟寅孟辰

祭書艸堂珍藏

傳

門人洪[illegible]
同邑方熊[illegible]

歙諸生叅軍江天一字文石生有氣骨性好讀書倜
風節十三歲能屬文不泥鄉曲自擕經義走三吳天
下知其文章同邑汪沐日扶光吳霖束三相結爲盟
友祖諱東望華亭縣廣文先生幼隨讀書其地年十
六返郡邑應童子試不售遂遇僧相之曰骨氣清奇
後必爲名人至三十六始入泮勿怪其遲他日訪我

盧山寺中可也叅軍不之信父諱士潤崇德阜林驛
驛丞省父崇德會太史黃公道周典試浙江事竣復
命道經崇德袖文請見閽隸拒不納太史聞前吏詢
故隸曰驛丞子求見太史訝之命引登舟至曰子來
何以教我叅軍出文再拜曰公人倫海內執不
望出門墻者哉某敢勵志願就正于公耳太史覽文
曰子文骨法高古氣傲岸他日必有異自今已往子
與我爲良師友矣留舟中縱談天下事至丙夜不輟
卒拜辭別太史出文集白金爲贈後益貧窘授經訓

蒙過義必爲嘗以脯修盡力行見者咸嗟嘆不易爲
崇禎丁丑始補郡弟子員同記僧言果符三十六歲
人以爲奇而僧之名號寺地叅軍久已忘之矣同郡
太史金公聲閒居里門講學復古書院叅軍濬有契
合遂師事之時鳳督馬士英調黔兵迂道新安流賊
素次新安殷富乘隙潛冒黔兵入徽境伺驚犯留都
殺掠見鄱陽樂平等處徽人大恐預鍊鄉勇禦之遇
賊殺無赦兵亦殺無赦士英怒生端挾新安殺官兵
償其銀餉抗疏于朝爰逮金公禍幾不測叅軍不憚

勞困往南京白本末于大司馬史公史公悉其故撫
慰徽人無恐叅軍從此軍事旁午轉側道路無寧日
矣束其所爲文于屋梁挂刀壁間示人永謝書生之
事談兵殺賊則津津不置口又嘗爲金公入京師嗚
其冤爲籲天錄將上而金公已爲烈皇帝所聞詔甫
下而禍旋息就京邸訪故人凌駉龍翰在官職方司
共談時事濬以爲憂相與欷歔不能已南歸長途策
蹇風塵眯目有時芒鞋徒步與鄉人相遇但望其哀
氣逼人絶無嗟嘆聲色抵里門值數年間天下洶亂

流賊猖狂繼以荒歉不可救藥方亢旱求雨不應士大夫計無出叅軍設壇齋戒陳五經四書拜赤日下人初以爲迂天果大雨人又信其誠甲申遭變烈皇帝靖難煤山叅軍痛哭激憤日與金公畫從龍之策大淸革命南都城服叅軍與欽諸生五人請金公爲盟主倡義兵福州進太史以侍郎叅軍授監紀推官事不成叅軍同金公決意死孝陵鍾山之麓被營將執送南京時洪內院採得生死柄好語慰金公曰曷以黃冠僧服隱可以無死公黙肰公志益堅決矣黙

欲覩化于此際死生任其去來故無暇應叅軍皆裂髮指目光閃閃射內院衣上先是崇禎十六年內院負重望天子推轂賜尙方經畧九邊事潰陷於將烈皇不知虛以爲靖難也卹祭九壇叅軍故作詐語厲聲告之曰我洪經畧何如忠臣死後先皇痛之賜祭九壇隆禮從以爲未足汝何爲者冒洪經畧而汚陷之邪內院亦慚命扶出同金公殺之次年石齋黃公亦被執于徽亦送南京被殺叅軍死後人爭爲文傳之同邑淩吳汪發身奔竄後先映徽而同難有金公暨叅軍族孫孟卿郡人陳繼遇吳國楨余元英其友閔遵古蕭倫僧海明不避險難爲收殮之門人洪潤經紀其家洪祚承收其遺文于其弟天表屢經兵燹寶存勿失人謂叅軍赴師門之難食報于師友如此

外史方熊曰余方弱冠値六嶺失守金公被執郡邑震驚居民馳走熊侍先祖立家塾中先祖立簷際仰天黙肰慘澹躊躇偵者來告金公被執監紀程姓告京營將釋之監紀江某先已逃出先祖厲聲叱之曰江文石非臨難苟免者次日偵者又來告江監紀自

投營中尋金侍郎同難營將勸其去江曰吾昨別母辭家廟非畏死也客請于先祖曰先生曷先知之先祖答云江先生風節自勵吾故識之士不能自信以取信于人何以爲士嗟乎固知節義士雖死曷嘗死哉

傳

寧都魏禧冰叔

江天一歙縣人字文石正直廉介工文章世居寒江村人稱寒江先生云祖東堅貢士學官華亭有大宦以辱士激變縣諸生焚其第學使者命東堅列諸生名盡中以法東堅力拒之忤當事意棄官歸祖母胡割肝救姑疾父士潤湖廣某司巡檢獻賊破武昌拒賊日沈于江天一家故貧好學少時見人讀制舉文輒歎曰爲文當如是耶聞金壇周鍾名往從之歸語其友人閔遵古曰周君非佳士也而天一文益磊落

閔肆困童子試三十年後見知邑令傅公補郡弟子員試每冠其曹令故重天一嘗令天一來請事凡數年終不以私見是時天一貧甚帬布常穿空見尻家居屋數椽瓦不足以草覆之會姻戚有詿誤事令捕之急知天一最善令乃自詣天一涑百二十金几上長跽以請天一愕眙曰吾守身垂數十年豈忍一旦敗之耶卒揮去不顧授徒淮安有孝婦割肝活姑者天一感其事與祖母類率朋輩攝衣冠往拜其庭時人亦多爲詩文稱述孝婦天一盡出其脯修資刻板以傳天一性剛好結友士至者倒屣惟恐後獨郡縣重客雖相過避匿不肯見赴友之急義形于色覘既患不屑意行踰禮法輒面叱責不少假貸人嘗評遵古曰吾黨立身如處女處女失節無賢愚皆賤之若誦服聖賢而見利則遷臨死生數其守可賤孰甚世奈何苛巾幗而寬須眉丈夫子哉天一晚年益厭制舉業慨然有澄清之志推奉休寧金文毅公聲相講學里中癸未黔中兵倚鳳督馬士英勢所過荼毒獨徽州堵禦有方格殺黔中兵主者啣之欲中徽人以

危法文毅坐此就逮天一發憤具疏叩閽白其冤會文毅以邊才起用事遂罷甲申國變明年南京陷天一佐文毅公舉義兵參其軍扼險固守與北兵相持累月而鄉人負大名爲御史者陰導北兵從間道入師遂潰文毅被執揮天一去曰老母在毋從我死也天一遂走歸拜其祖母母及祖廟曰吾首與金公舉事義不能使公獨死矣追文毅及之大呼曰我金翰林參軍江天一也遂幷執之送南京同日遇害天一妻子並沒入官閔遵古蕭倫僧海明爲購屍殮之同

死者族孫孟卿郡人陳繼遇炎國禎佘元英（繼遇一作尚遇）
閔遵古字無作與天一同補府諸生有名家落僑蕪
湖天一既被執道過蕪湖以囚服突至遵古家從朱
纓帶刀者一人遵古曰事至此奈何天一曰無他言
今將往拜孝陵引頸受刃耳時賓友滿座聞之皆驚
竄走唯一客不去遵古進苦茗天一飲盡數杯議論
侃侃不倦遵古亟呼家人作雞黍進酒帶刀者固辭
去已同容往覓天一天一方作家書慰母見遵古來
大喜帶刀者竊嗟嘆坐項之帶刀者大言曰君無以

武人鄙我也我雅知忠義今世吾心服者史閣部可
法黃總兵得功金翰林及江君四人耳然觀子亦義
士者吾在坐子毋乃有不盡之言遽呼二小卒伺門
外帶刀者竟去遵古因嘆息不得一見金先生也天
一遽索敗紙書數字授遵古見金公至則僧海明先
在與公客語去公曰甚思一見文石也遵古乃令客
具壺榼自往招天一前帶刀者不許遵古正色責之
曰君何與初言悖也且吾家屬十餘口甯殉人乎乃
曰金翰林好持體貌自被執不少假借使諸君並坐

我獨侍立豈情所堪耶遵古復走往欲言于公前坐
定而其監押官張亦踞對席坐公忽移坐南面臨之
遵古不復言張遂出而以令箭檄帶刀者送天一來
諸人痛飲悲歌追敘往事相欷歔泣下燭再跋門外
弓刀環列金鋏聲錚然兵人大呼叱咤遵古與客緩
步出道傍人竊語曰此時乃有此人也天一束金公
時餘敗紙尺許因作百三十三字遵古以錦軸裝潢
之藏于家

蕪湖僧海明聞金文毅公遇害乃乞貸往市棺徑前

抱公屍而殮滿漢兵呵阻之海明不爲屈卒殮公載
歸蕪湖庵中閔遵古聞之泣曰吾文石先生奈何休
寧程達可者慨然願捐三十金遵古乃焚香泣拜于
金公之柩而以謀告海明海明曰諾或言金公同死
四人念江先生獨不念三義士乎遵古復告海明海
明以爲難遵古惆悵拊腹周行廊廡間有偉文夫過
其前以肘觸遵古者再遵古目視之而不言丈夫微
笑曰君何所苦而若是遵古遂以情告丈夫曰噫但
得八十金舁我事辦矣遵古大喜率同人羅拜之顧

八十金無所出遵古募得二十七金自捃拾一金益
以程達可所捐尙不足丈夫曰事久變生吾不可待
矣且日去丈夫果殮三義士凡所費金百餘而程達
可金乃爲其姻友中匿竟不至方丈夫之肘徧遵古
也聞金公棺至來拜之見其棺惡泫然曰此豈足臥
公者吾有善棺値百數十金其伐材而下上關稅環
銅文漆皆在明時此乃我公所安寢者也遂易之而
三義士者丈夫悉以善棺改題唯天一用金公姻戚
所治棺殮金公者其後天一弟文月與陳氏皆奉柩

歸唯吳夵無人至者遵古與海明復買地葬之逾數
年海明死遵古自外方歸遇丈夫于道蹙然曰吾向
葬吳夵二君恨牽事未立碑今失其葬處奈何丈夫
曰吾記之遂導遵古往則豐碑燦然書名氏鄉里矣
葢丈夫所爲也丈夫姓蕭氏名倫字彝敍閩人而賈
於蕪湖是時丈夫貧甚寒不能具衣絮遵古解舊衣
衣之猶自辦錢數百文修義士墓而遵古亦募人建
崇義庵于海明墓傍以表海明云

洪燗字遠生亦歙人年二十餘始力學不悅俗儒語
聞天一名負笈請爲弟子天一殉難妻子將入官燗
毅然曰是燗責也觸熱走烈日中凡數百里以義勸
助婚友及子貸大汗汗衣無可易輒澣衣于溪暴之
伏身水中候其燥衣而後行得百金贖天一妻子于
官而以其餘買田宅里之旁給喪殯焉

魏禧曰遵古學問君子與天一爲至交倫賈客海明
僧何其難也倫與四義士皆平生不相知識獨以遵
古義發動于中久而不懈雖古人何加焉文月來迎
其兄喪夜夢文石語之曰我無頭文月曰頭固在也

日非是明日開棺頭果慄他棺中方倫往收義士屍
甫三日滿洲兵大至屯其地人以爲忠義之報然非
倫曷濟哉

傳載十五國人物志江南　　秦淮龔翰蒼岳字文思

江天一字文石歙縣人也爲人嗜古有奇氣世居寒江村人稱寒江先生祖東壂以明經爲華亭學博邑有大宦逞勢辱士諸生憤激焚其居學使者欲盡置諸生法命東壂疏其名東壂不從遂投劾歸祖母胡刲肝以救姑疾父士潤湖廣某司巡檢獻賊破武昌士潤拒之不敵自沉於江天一家故貧好學聞金壇周鍾名往從之歸語其友閔遵古曰周君非佳士也年三十六始補郡弟子員試每冠其曹邑令傅某故

重天一憐其貧每欲賙以請託數年終不以私見也會姻戚有詿誤事出百二十金懇其解免天一愕然曰吾守身數十年豈忍一朝敗之耶揮去不顧授徒淮安有孝婦割肝活姑者天一感其事與祖母類率同人往拜其家凡時人須述詩文捐修脯刊之使傳其好義敦行大率類此嘗語遵古曰吾黨立身如處女處女失節人皆賤之若誦法聖賢而見利則遷臨死生喪其守可賤孰甚耶晚年益厭制舉業推同郡太史金聲相與講學會天下亂慨然有請纓之志時

鳳督馬士英馭兵不嚴所過騷動金聲與郡守設法禦之觸士英怒具疏逮聲天一發憤走京師叩閽白其寃會烈愍帝以邊才徵聲事乃寢及大清鼎革南京初下徽州先以流寇冒亂天一與聲募鄉勇兵爲守禦城下聲已被獲揮天一去曰汝老母在從我死無益也天一因歸拜其母及祖墓且告於廟曰兒首與金公舉事義不能使公獨死兒當往與同死也遂追及大呼曰吾監紀江某也幷執之送南京時內院洪承疇欲活聲好語慰聲曰盍黃冠或僧服可以無

死聲未及應天一抗言曰烈愍帝以洪承疇盡節於邊特賜諭祭九壇爾何人敢冒洪經畧名汙之耶承疇慚命扶出遂與聲並斬於市同死者天一族孫孟卿郡人陳繼遇吳國楨佘元英其友閔遵古閩人蕭倫僧海明不避艱險收殮之門人洪潣乞貧贖天一妻子經紀其家門人洪祚永收其遺文於天一弟天表序次而板行之傳於世

外史曰甲申乙酉大清革命死者所在多有獨翰林金公聲侍郎黃公道周祠部黃公端伯與文石皆受

身後名蓋其從容就義凜然生氣有不可沒者宜其傳之久也

感義扶喪記

弟天表文月

先生諱天一兄弟三人先生居長次天曙三天表先生從金公被執到東山營中次兄亦在亂離間失散天表負母避於山中數日後聞先生在營天表至營見之往還四五日先生坦然自適是九月末旬也十月一日天表至營金公與先生五人已赴南京天表返山中於初三日扶老母及家人歸屋內之物已空如懸磬矣初五日二兄忽至四首垢面單衣血汚餘息奄奄畧述其故云自陣頭失散身傷十三刀之苦

惟左肩傍頸一刀最重傷痕有六七寸許幾不能免右手去一中指痛臥萊田中每日啖生蘿蔔二三枚得延殘喘舉家墮淚延醫用藥二十餘日創得稍愈一日有人自蕪湖來者持先生手書一紙付天表天表捧讀於母兄嫂姪之前讀畢天表思先生此信生死永訣矣二兄既至且得延生將欲往探先生消息柰村居近營訛言迭至老母病兄聞之驚怖天表復往山中覓得一屋送母與兄並家人居之益使不聞雜說也數日間紛紛傳金公與先生五人遇難之說

天表不敢聞於老母潛往甌山金宅問信行至槐衝遇李長馥兄李係金公門人謂天表曰兄不宜去我適自金師宅上而來現有多兵在屋內又鎖其家人索物餘人盡逃我幾不免聞前日有南京信至金老師與令兄凡五人果於初八日過難爲弟子者豈忍見其暴露況今一家流離無人可去兄今且回須俟我兩日同去收殮也盡我弟子之義天表別李長馥即欲訪吳希岳佘德聚兩家約人同去收尸又思亂後未定必難尋覓徒然奔走無益是日回家次日李

兄至舍謂天表曰我昨別歸聞金老師隨去一家丁名進德者業已回家金師之柩是他扶到蕪湖今且歸來再作昇柩之計令兄與陳吳佘四公之尸尚在京中此的確信也而我可不必去兄宜速行李兄辭去天表即日至城詣陳際明兄宅見其親兄明卿問渠可有人同往收尸否明卿曰正欲托一令家去得足下同行甚好定於二十八日起身天表辭歸是日所約之陳兄果至陳宇以德明卿再從弟也天表以德兩人一飯即行次日干暫息凉亭之下因入庵索

茶其主僧熟視天表天表怪之謂僧曰和尚認得我耶僧曰然居士可姓江否天表曰然愈怪之僧曰江監軍爲居士何人天表曰親兄僧曰居士將何往天表曰收先兄尸也僧潸然淚下問其字曰秋潭僧曰令兄與貧僧交今見尊顏彷彿故敢熟視果係伯仲昨傳聞令兄有不吉信僧甚憂心今果然耶又淚下供茶畢送兩人出天表別秋潭僧而行一路兵火之後風霜嚴勁雨雪飄淋舉步趦趄中心戰懼過港口見守將黃狀元戰場尸橫滿野屋舍傾頹人烟蕭寂

初七日到蕪湖立甫姪店立甫云天一叔盡忠一節當往見閔無作便得詳細天表以德二人即往見無作無作曰前月五日金公與文石令兄五人到蕪湖寓於東寺令兄即來賜顧留有數字在我處以志別沽酒數壺而去我同數友隨往寺中一拜金公畧一敘談金公先命隨行一僕曰進德邀三元寺惠元僧同下京中爲收尸計其僧原與金公相知故有是約僧既至謂金公曰公當生還金公曰與爾相知胡出此語吾若望生還則又不作此一事也惠元曰僧合

即與公同去實有不可已事初八日必來京問候僧房去我等亦歸次日初六金公與令兄五人往京矣初七日金公有一僕名相賢自徽下來至惠元處問信惠元曰來得恰好前日我已許定你老爺明日下京今晚可來庵中一宿明早同行如何相賢辭謝就他處寓焉次日初八相賢至庵同惠元兩人從陸路而行初九日到京聞五人已遇難次早初十日訪至遇難之地事果然矣兩人即日借了資斧將金公靈魄買棺盛之先載到此地令兄與吳陳余諸公之尸

尚在彼地未收而徽寓於蕪湖之諸鄉里親友感金公為國身死幸其柩已來蕪湖因各出己貲共百餘金重為換棺木衣衾之用內有一人曰金公身殁已有數日欲另買板治棺不又遲日子再試板若不佳則眾人之貲不成虛費而蕭彝叙有一現成之棺且板質甚好去年曾賣百六十金因牙人抬價太重遂留不賣今我等何不共登其寓所告以此故渠必讓價則百金可易而一日之間可畢此事眾然其說持百金共詣蕭處謂蕭曰某等感金公忠義殉國願厚

其衣棺恐再遲日久有傷靈魄故特來足下處求買向所未賣之棺蕭時之曰我等固知今以百金相易甚是較少但念其忠義惟讓之如何蕭彝敘曰金公之死非止為一徽州而死其心蓋要為天下也諸公又感其忠義厚其衣棺皆是千古之人千古之事諸公既以百金來易不過百金耳金公身且不惜蕭某敢吝此百金哉某亦願以棺贈眾人再四納之不受且曰諸公若為他人而買彙者之價似不能少既為金公之用受一文蕭某不值一文矣竟贈之眾皆感

謝先金公靈出之進德因金公遇難之後在城內同朱惟和收拾備棺不知惠元與相賢已收來了進德見尸不在想必是惠元收來遂將置與金公衣棺存在為令兄之用即同朱惟和也來蕪湖面與眾人收拾金公事畢靈柩暫厝赭山之麓相賢進德還家朱回京足下去時可往見朱惟和他必將衣棺交付為令兄用也此眾人為金公一節事而令兄四人之尸又有一說無作出先生臨別時手書天表視之不禁淚如雨落無作曰比金公柩至之時我見眾人加厚

共後事我不勝悲感因謂友人曰金公後事可稱備矣尚有同難四人共一人爲吾好友江天一也又是金公高弟今且同事同難吾恨力貧不能往收其尸眞愧爲友多矣想金公之靈亦必以未收江已之尸爲不安也將柰之何友人胡克岐和叔兄弟曰既與足下爲友卽吾友也吾兄弟素慕其人憾未一面今者吾等亦貧而徽人之寓客蕪湖者什八九焉仍倣衆人爲金公之故事告諸好義各輸多寡爲江先生收尸計豈不美哉又一友曰同金公遇難者四人夫

此四人皆與金公一也何獨止收江一人耶且江先生吾輩素未識面無作又不能去卽往收之當認誰尸爲江也必須多得數十金將四人俱收至此候各家親人自來辯認則金公之靈必安四人之靈亦安吾輩成全事矣衆人皆曰此言極是遂各援筆立書姓字出銀若干得二十餘人又一友程達可來謂衆人曰此事與他事不同須三日都要付出方有濟也吾今僭爲諸公倡遂傾囊而出得三十金三四日間果聚將有六十金之數仍欲浼惠元僧一行而僧頗願去但恐耳目嫉其涉利故遲遲未就蕭彝敘曰僧恐嫌疑未去而事已日久豈可再遲吾數日間將往京衆人之貲吾願領去做來衆人皆喜而付之過一日有京人李彬玉至蕪湖李與蕭爲友蕭謂李曰足下此來甚快我意李曰何事蕭備述衆人之故李曰將欲我代子爲耶蕭曰然吾與足下往來數載毫無間言可謂相知矣今衆人以此事付我我已領諾但數日內未得卽行此事再不可遲我之現成之物竟付足下免得去買又要擔閣日子足下可先行矣此

事煩勞先一做成候我下來再作商議不惟死者感激卽我等衆人皆感激也李曰死者諸公皆是第一好人諸公又做此第一好事皆竝傳不朽耳衆人既托足下可謂知人弟今願代一勞更不煩大力也蕭卽將衆貲交付於李李欣然領諾兩日之間買齊貨物別蕭而去無作又曰此不過言其畧耳余公收來一節當問惠元僧便知命弟宛在引天表以德兩人至北門外三元宮謁惠元僧僧備述收尸之故次至金公柩前一拜回授無作一飯無作曰令兄四公之

畫蕭彝敘胡克岐二人之力居多二足下嘗往拜之
卽同天表以德往拜蕭敀二公皆未見下午又往又
未見次日早先拜過胡次謁蕭而蕭一見天表以德
兩人共歎念踴躍眞如故舊遂語兩人曰二兄此來
一路必是艱難令兄諸忠尸已先託人去收了如今
陸地下京甚不好走僕被可攜來做寓暫住兩日外
坐小舟同去極便又免二兄費尋訪耳二人辭謝堅
晉之出飯二人別過仍住立甫姪店次日二人又詣
蕭處蕭有親人江文如者與天表同姓字又同庚遂

稱兄弟不置數日間兩人嘗至其處問其行期又嘗
同飯而文如亦復諸事殷殷逼眞天涯骨肉也十三
日兩人別立甫姪立甫贈天表銀一兩遂同蕭彝敘
登舟江文如送之江口猶戀戀不忍舍舟中附行者
强其別歸是夜舟泊西梁山以人多船小難於炊煮
羣相登岸覓得一老翁茅舍中造飯燒酒同行數
輩皆應舉子試者醉飽之餘興復豪邁議論風生鄰
家驚訝飯罷各自就寢於時月明霜白江水無聲寒
風吹蘆葉淅瀝諸人猶談笑唏唏天表臥對空江月

流千里愁聲自飲不敢一字干與諸人一葉之舟中
人皆促膝竟若無天表其人者矣次日十四舟次上
河十五日早到水西門外暫寓蕭之主人普惠寺充
蒋僧房蕭卽引天表以德二人往拜李彬玉李曰子
自蕪湖領蕭兄之諾而來本月一日已收來矣若再
遲三日新來數萬兵馬安營彼地便不能得可見好
人天必祐之但四人之中有一人首已離了下來其
三人皆刃至半腦首皆未下不知何故俱權買四棺
安於一處特俟兄到來認明另換好棺以便載去第

其間費了許多周折心力卽父母兄弟妻子婢僕皆
不知也其中瑣碎言語不能盡述天表以德二人泣
涕拜謝李之父子家人共訝之其父老翁曳彬玉於
屛後問曰二人哭拜爲何事耶彬玉述其故翁搖首
曰誠美事也先胡不與我知彬玉曰知則不能做耳
翁然其說遂留天表以德兩人飯畢彬玉卽同蕭彝
敘天表以德往拜朱惟和未見又引三人至尸所一
視彬玉別去三人同寺宿焉次日十六天表以德兩
人自往拜朱惟和甫一相見邀二人素館坐下茶酒

頻酌徐語曰金公前月七日下午到京次早着隨來一使名進德者來與我說逆知是日不免於難欲我往視何地便於收尸我即帶銀若干兩同進德走至皇城而金公與令兄五人已出通濟門外去了急走到彼地五人已盡命矣幸監刑之官諭彼地方看守五人之尸得好我即同進德於城內定造一棺價若干兩現付二十金隨即到下處製衣次日往催之其店主人曰我夜得一夢有一人魏軀雲巾穿大袖長衣搖擺而來謂我曰此木我已不用須留與一人我

明日便去了語畢飄然而往想决非此人之物進德曰所言果像朱曰人已告終豈有不用之理再莫說夢話可速成之次早棺成擡至彼地而金公之尸已無矣我二人驚訝之極地方人曰昨日有一人同一僧來看過一尸已備棺木盛殮今早不知擡往何處去了我甚躑躅不解其故進德曰我主人前日到蕪湖時曾約三元宮惠元僧同來益爲此故僧因事阻言定初八日下來想必是惠元無疑又一人或是家中來的也未可知我稍釋疑且謂進德曰汝言是也但所備之棺已屬無用須寄在城外賣之進德曰未可賣也昨店家先說夢見我主人已云不用可留與一人所云留與一人者必江爺耳我主人與江爺道義師弟最稱相得況又同事又同難主人之尸今果不在店家之夢信不謬也倘江宅聞之必來收殮須將此棺寄在城外待江宅人來交與盛載同去足見我主人生死不忘之意我謂進德曰店家之夢不誣而汝主人必爲神矣其棺木即寄城外我與進德本日出城往蕪湖及到蕪湖而舁柩者果係惠元其一

人即相賢也相賢在家時十月一日到營中看候主人聞主人已赴南京即隨路趕下蕪湖訪至惠元僧庵中因與惠元來京一到城外聞主人已遇難訪至其地事果然矣次日兩人稱貸備棺盛載至蕪湖我與進德亦到比承衆鄉親義舉重換衣棺暫厝柩於赭山之下相賢進德同徽我與蕭李諸公已言留棺爲令兄之用我亦回京而老父客寓江北目今壽屆八十本欲過江一拜承歡恐宅中人來無人支應此事不大錯乎寧不拜壽特候兄來明日兄可至敝處

俾我將衣物交付次引看寄棺所在待兄收拾事畢
我便往江北省老父也語罷天表以德別朱惟和次
訪友人洪石生洪係先生筆硯友也諸令弟嘗從先
生遊既見天表備述其故其伯仲哀念良深贈天表
三十金爲先生扶柩路費別過石生天表有一堂弟
天奇向寓南門餬口數載未歸卽同以德訪之甫出
城遇弟於途語弟以先生遇難之故兩人相對而泣
是時日已將暮同以德三人投宿於族兄寧宇店親
友連榻而臥者七人而天表兄弟濶別數年又兼衆

人各述遭亂之苦不覺更已三鼓人各眼倦睡熟矣
天表亦稍合目忽然先生微哂而前呼天表曰弟來
也表曰然先生曰同來幾人表曰同陳兄兩人先生
曰弟明日可將吾首拾起來表曰弟非聞首下者非
兄也先生變色曰弟未見耳明日往見卽知天表唯
唯不敢辯先生又曰弟前日來時途間曾許一人之
物但畧少耳回去時可倍帶與之表曰一路而來買
店甚貴倘愁路費不足况又未遇熟人且此來何事
而猶以物許人耶先生曰弟來時曾與其人立談片

時其人供弟茶一甌弟因許之胡劇忘耶乃其人與
吾說信故知弟來此不然吾何得知弟許他之物弟
自思之吾先歸去也復微笑不顧而行恍然驚覺乃
是一夢亟呼醒陳以德兄告以夢中之語以德曰昨
李彬玉言三人之首倘未離體一人首已下此語甚
不足信然足下夢中令兄之言又似可信天表曰李
公誠厚人決不謬言但刑人未有不下頭者倘明日
一見若果有一人如此必吾兄也又云我與兄來時
途間曾許人以物未嘗有此事陳以德曰實未有也

以德沉思亟謂天表曰有之有之便是出門之日行
至良干其廟中一僧與語片時足下見新塑一關帝
像批有金貲五錢想許人之物卽此事耳再未有他
事又謂其人來說信必關帝也今者令兄爲神矣天
表曰吾與先兄營中一別遂致生死兩途經今數十
餘晝夜從未夢見適恍惚一晤儼然如生且言笑無
怒容卽未必爲神亦必非尋常中之鬼耳不一更次
又天明爲十七日矣是日朱惟和以殮衣棺木付天
表鄭李二公又買重棺三具爲吳國禎陳倘遇余元

英三公之用次日十八天表以德將收殮諸物赴尸所問看守之人曰四人之尸與殊何如其人曰一最長頭下來了一次長一大胖子一矮而髮長三人之頭皆未下天表曰先將最長者開看一開視之果係天表兄也頭果離體面色如生肌膚完固衣袴尚全生血噴出此一刻也令人目裂心碎痛楚何如處於臨淵履氷之際只得伴非親舊含淚飲聲即將朱惟和所付之衣井自買絲綿布帛爲先生殮就入棺次將蕭彝敘衆人所辦殮被灰布爲收拾吳陳余三公

入棺夫此四人者獨先生最長次長者爲書吏余元英大而胖者爲祭將吳公國禎矮而髮長者遊擊陳公尚遇也三人尸體完全容皆猶有怒色天表素所識面故能一一辨之陳以德曰此番若非兄來吾則不能淡近而辨之也次日十九入城拜謝朱惟和李彬玉二公各送一扇以志天表之意亦謝洪石生又贈天表一金又先生門人洪卜公代奠三兩親人洪君謨代奠貳兩連石生先送共三十六兩除衣棺之外其收殮諸用悉出此項存有二十餘金以足路費

偶從金店門口經過天表因夢中先生囑付之語即買金乙兩帶回以酬關帝之愿將河下封船裝兵偶買得一便者又有洪氏之贈天表愁悲作喜遂同陳以德拜謝蕭彝敘天表謂蕭曰夫四人者一親兄一同鄉二同府又且同事同難蒙諸公義舉收殮生死俱沾大恩其四柩義該同歸送至各宅但窮途無措今令親舊贈有脊骨僅可供一柩之用而陳兄同來盤纏可討計兩柩並行可充半途之需去家不遠則易於襄事仍有兩柩將柰之何蕭曰既能兩柩同行

甚是妥貼二公之柩我不日帶至蕪湖俟兩家人來領去於二兄可以放心我亦極便目今雨雪天寒二兄當早去毋遲也復贈天表以德銀三兩天表送扇一柄酬謝拜別而行下午扶柩登舟是夜微雪次日二十大雪發舟江口二十一日出大江長行舟小裝輕帆高風快瞬息百餘里令人悲感交集進釆石過太平渡黃池經寧國抵五河渡換艑至洞洛司諸店中舠里親友臨喪哀弔是十二月廿五日也十七日輿柩至觀音橋十八日天大晴漫空大雪日曝不消

下午至叢山關十九日至績溪之靈山下二十日陳
柩從㑹到城天表以德步行到頁午庵中將所買之
金付秋潭僧並拜謝關帝威靈呵護之德備述夢中
之語秋潭曰正欲催所批貲人各夫付居士此來真
神之靈也天表以德別後僧以天表夢中之故遍告
批貲之人不數日間關帝一像燦然成金體矣是夜
先生柩至大芝山二十一日二兒天曙同天表扶老
母嫂姪家人迎先生柩於路里中諸公得二十三人
迎先生柩於客大路俱送到筲箕塢山一奠而散次

日二十二午時奉先生柩就位請姪公韓爲先生點
主二兒天曙同天表奉老母幷許氏嫂率孤姪眷家
人於山頭哭祭迎主還家攢塗封固二十四日聞金
公柩已到二十七日同家律南姪往弔問之相賢相
賢曰家爺靈柩我同進德二人原在蕪湖安置妥貼
方敢回家因小姐措得貲斧我二人復出蕪湖舟至
大通繇青陽太平過箬嶺陸路而來亦是二十一日
到家蕭公此時尚在京中我主人所用之棺留五十
金在他令親處亦不肯收我堅留之但甚少耳我主

人一生事業可謂有名節矣天表律南辭同時人謂
二公生死同歸真金石相知也

像贊 有序　　曹鳴遠靖菴

歲在乙酉余盟止菴江先生偕忠節公金太史首倡義於新安既而忠毅成仁先生亦慷慨赴義尚哉𨺗乎大江以左指盎不能婁屈時遠方歷走衢信饒樂間螳臂屢張卞及叚弔閱二載力竭成俘不得遠死羈繫郡北之山菴菴距先生居僅里許因從先生弟文月得先生像併年譜泣拜瞻視生氣凜然乃作而歎曰嗚呼先生其不死哉天之任先生者大矣先生陶古鑄今敦行礪誼爲士林弁冕者二十年天下引

領先生將軼董賈而轢馬班然使先生不幸而終平世登兩榜不過官翰林著書石渠天祿或備位公輔爲一代名人爾頑天不肯以此小試吾先生也夫是故厄之以窮窮不足復厄之以變變不足旋厄之以死然則其窮之也乃其所以篤之其變之也乃其所以奇之其死之以一時也乃其所以壽之以千古以余所覩今天下或則靡草或則蕭艾或則枳棘凄其零露夢夢餘生然熟視其氣骨心腑尚則久已死矣則久已死矣嗚呼惟先生其不死哉爰爲贊曰

公儀爗爗日月麗天文章爛兮雲漢星躔誰留公譜爲嶽者五以崔以歸作柱中土

跋　　洪秉基開之

止庵先生夙昔以氣節文章自負謬謬道古不肯類首同人當先朝鼎革之時以諸生左右金太史聲舉義郡中風聲鼓動遠近翕然響應後因天命有歸不難以身殉國節大節而不奪巳足千古矣居恒稽古力學樂道安貧作爲文章率皆忠孝節義之言雖未必一一偕諸大道然言出肝膽宇挾風霜絕不墮近時效顰學步生澀軟熟蹊徑操觚之士望而辟易其爲文又足以礪世磨鈍也如此則夫氣節文章四字他人第能言之而先生則允蹈之矣尤可喜者先生之弟文月當蒼黃就逮我躬不閱之時而能裒輯先生遺文片楮隻字不令散軼以授吾姪卜公而卜公又以六十餘年老門生不負師門爲之句校字讎手錄成帙將謀付梓以廣其傳而且舉義有紀殉難有紀釀金歸骨募鍰恤孤諸事莫不悉爲紀載當死生患難之交而益篤兄弟師友之誼絕不負一瞻顧利害之心俾後之讀是書而知論其世因其世而知友其人且知當日興衰治亂出處存亡所以然之故其

關係世教綱常甚大此豈靦近修詞之士徒工鉛槧無俾實用者所能借徑而趨抑豈阿私所好襲秘帳中祇資談柄者所可同年而語哉予與卜公忝[illegible][illegible]竣也爲之捧誦感嘆爰書數[illegible]以誌景仰之意云

跋

吳惟寅孟辰

文石汪先生以諸生殉難越四十餘年矣至今里巷童孺猶守道其事而學士大夫則羞言之嗚呼先生在當日已視學士大夫如芻狗李志菴菴泉下而先生凡已生氣凜凜千載上矣讀其遺文令人想見其爲人蓋天地有春不能無秋嚴霜烈日亦天地之正氣也正氣熄而陰霾作天地爲之晝晦然已不如夜中星明月朗可以辨次舍而定朔南則知列星孤月猶天地之正氣也正氣者生氣也先生之文頹然生

祭書艸堂珍藏

氣有以貫日星而映照天地可以謂之天地之秋氣而不可不謂天地之正氣也夫惟正氣不熄而後天地賴以撐拄不壞豈謂先生之文如先生之爲人而猶不足以傳於後哉竊嘗歎有明三百年以時文取士其盛時得人不盡以文至於文之最盛無如正希金先生雖金先生亦有古文傳世而求如先生之正氣孤行磅礴排奡則先生似爲過之先生以古文配金先生之時文矣先生盡命與金先生同事同日然則其文亦豈不能不同者與天亦可以徵三百年

養士之報而不謂出於孱弱一諸生而學士大夫乃有靦面目至今讀其文猶將汗下浹背者也是亦可歎矣

祭書艸堂珍藏

〔明〕余紹祉撰

晚聞堂集十六卷

清道光十七年單士修刻本

晚聞堂集題辭

嫠婦不恤緯而常憂宗周孤忠本性天
吾思家元耶劉賁屢下第空抱帷幄籌
自惟藩侯孫與國同戚休天步値艱難
朋黨方戈矛當陽乖賞罰訌潰必不瘳
冷眼復熱腸詩成涕泗流至尊殉社稷
慟絕天爲愁攀髯渺無及髡緇寄浮漚
夙昔愛內典神於方外游玆爲釋迦徒

悲憤中悠悠筆氣凌青雲兼含風霜秋
若論忠與孝摩詰非其儔遺編久零落
斷簡勤羅搜物聚於所好集腋成狐裘
所懼少紙本一散不復收單子巖棲性
夙好常綢繆夢寐見先生獨行瞻松楸（佩綸素慕先生至形夢寐先生墓在思溪分水嶺獨往拜之）忽逢此
一編如飢得珍羞萬本豈易書急付棃
棗鏤千載有神交竟如鍼芥投聖言德
不孤此理良然不寄言謝單子秉彝非
薰蕕且莫區儒釋忠孝同源頭立言翼
名教字字皆圖球一編永壽世其光黯
然幽

黼山余龍光

子疇先生傳　[illegible]人

先生姓余氏諱紹祉字子疇初號[illegible]見田公諱一龍之孫太學生斗墟公之季子也生而純篤疑爲不慧及稍長乃負俠好客泛濫百家習諸技巧爲豪舉事明當隆萬之末林三教主之邪說風行雷疾先生亦喜奉而講研之年十八始折節讀書築室天都山泰昌庚申補諸生名噪郡邑浮梁倘寶黃中介公見而奇之授之以軍旅及壬遁之學歲丙寅魏璫恣惡海內知名士悉遭荼毒中介坐講學追贓遣戍先生不畏株黨往

慰且助之富順念先劉公爲婺源令劉以見田公德政在蜀爲訪其後先生僅以名通未嘗干謁其氣節孤介類如此所交人士如黔南中丞少鶴邱公蜀山許事尹思聶公會稽直指楚畹金公四明都憲留仙馮公皆器重焉餘若瑞屏顧公仲馭周公石渠吳公歙光槑公峇之方公芑山張子則爭慕趨之惟恐後同邑平樂守閒石詹公及其族大理大鄣公吏部少原公皆已大耋而與先生爲忘年交以昆季相師友在外則浙僧薄塵道士李隱雲皆臭味也又因薄塵走天童參密雲和尚歸而更號疑菴坐晚聞堂時年四十有五蓋厭棄時事甘枯寂矣崇禎辛巳鄰寇剽掠鄉邑先生乃集鄉民憑險阻行以兵法寇敗遁去歲壬午鄉試不第歸瞿然歎曰吾自癸酉所發憤者爲國事日危冀出而援之於萬一耳今年力日衰何能待乎遂遊覽名山以求靜住無所得而歸甲申李自成破北都烈皇守死先生聞訃哀慟咯血不止悒鬱成疾明年

大清兵下南都明故大中丞正希金公保聚新安先生將往共事不果兵憲我求唐公召募未集而新安下先

生乃裂衣冠緇服入高湖山更名大疑大師某使人索書不與宰婺者設榻招之且聽用漢儀不往或勸之以保全家族先生賦詩謝之宰知其不可屈乃止是歲臨川令閻季曹公孝廉未齋汪公謀舉兵入婺不克汪死之曹逸爲僧先生設位哭汪而以詩貽曹且慰勉之嗚呼此豈以生死動其心哉是歲九月自營壽藏於思溪芑山張爾公預題之曰明布衣疑菴先生余子之墓先生又自爲文以識之戊子歲正月十有二日晨起衣冠端坐而逝享年五十有三先生善書法神骨蒼然隱秀

而不露骨自評云我書如孟德耀外視粗醜之容內藏擧臼之力語其色不足以充閨閤侍兒其德能驪天下之美婦人而奴婢之有海商爲日本王求書者曰彼國中以十屛易一幅先生大慚悔曰吾以心性供人耳目之玩於身奚裨徒令紙絹貴耳遂不復書其幼未嘗學詩而意與輿會輒自善詠迨長且老詩帖山積每醉中作狂草里人得之以越境換米其所師法在唐則長吉樂天在當時則以太初天池石公秋潭伯敬爲最而尤喜中峰石屋之作曰出語要開人性靈徒字句好何益

又嘗讀某人詩曰不能爲郵拙句非長技也晩以自遯於禪每痛遺文辭而不能絶所遺詩稿若干卷及雜文數百首又元邨素話一卷其再姪孫知章輯而合之曰晩聞堂存稿

汪燦人曰予晞先生天性忠孝而終老於禪其龍溪邪說有以中之者深耶抑時變憤逼於心不得已而託之遯世邪以觀其動念君親不忘欲死可不謂有志當世哉然而素話塡談天童訪道噫何溺也吁嗟乎有忠信之質而不知所從以幹濟之才而不售於世至徒以禪宗詩伯稱也意亦運會使然不可悲乎

婺源縣志隱逸傳

余紹祉字子疇沱川人太僕卿一龍孫幼有至性五歲見丐者露宿夜不安寢請於母遺以絮年十二母疾篤刲股以進禱於竈願身代及卒哀慕幾至滅性事祖與父極誠敬施親之貧者賢者不倦讀書鄣山善制藝及古文詞行草追鍾張海內所寶旣補郡庠乃師事侚寶黃公龍光盡得其學天啓末黃以建言忤魏璫謫戍祉奮然往赴人恐僞學株連沮之不顧卒助罰鍰而還太僕邸公禾嘉初視婺篆時識祉稠人中與論天下事極

爲折服稱莫逆交而祉毫無所關試不售乃築室田間著書學道號疑菴居士兵憲唐公良懿稱其學在朱陸之間晚謝絕世緣一瓢一衲每託跡僧寺以詩歌見志有司聞其賢禮召再三終不赴卒年五十三所著賦草一卷詩草四卷雜文二卷山居瑣談元邸素話訪道日錄各一卷

余藩卿字翰臣邑諸生太僕寺卿一龍曾孫稟其父紹祉家學端介絕俗嚴取與躬澹泊尤篤孝友母戴性嚴少有呵責必長跪謝過色霽而後已少遊張芑山門攻苦博洽丁甲申之變遂棄諸生寄情溪山者三十年時以詩古文辭見志有傳芑山以薦剡將出山猪藩卿上書力止其覆書有曰魯齋出處萬不敢引以自待則其操可知矣所著有家居四禮天經堂文集頑石居詩集高古超脫善草書入晉人室不愧父風

明布衣疑巷先生余公行狀

疑巷先生病且革予就晚聞堂與之訣至則具衣冠強起感論天時世道相泣也已復出近歲所爲詩文若干卷屬以傳越三日乃瞑予哭之慟作而曰先生可謂守正歸全者矣初公之存也嘗豫治竁自爲銘誌間於芑山張子以明布衣表厥墓嗚呼稷穗麥漸於今幾易寒暑曷爲追書成公志也曷不稱文學烈皇時先生卽謝諸生矣學道中歲逃禪晚年而寤嘆怛弔壹以是終三者欲位置先生均無所處也蓋始終成其爲明布衣云

先生諱紹祉字子疇初號元邨贈方伯寒塘公曾孫岡卿見田公之孫太學斗墟公幼子也始齔遇母疾篤禱於竈請自代且刲股以進及母卒哀號擗踊幾以身殉稍長負俠不覊耽奇嗜客所與遊率劍俠酒徒畫史羽士若一切方術名者遂善歌善奕善戲墨善鼓琴爲清商調善射善舞劍器顧不喜呼盧買笑蒐田諸豪舉事年十八始折節讀書屛絕夙好築室於三天子鄣與山靈酬酢者垂三十載所學日益進遂善古文辭爲學士家言冲夷典雅名噪一時四試棘闈不售晚乃徹帍棄遍遊天台鴈宕黃海諸奇勝將卜幽棲弗獲卽闢晚聞堂於梅陽日夕結趺悟無生法然隱忍憤激之衷牢騷不平之氣時發於詩歌字畫間故墨跡滿天下其於詩最契文長中郎進退古人與竟陵上下其議論而性情所至漸近自然眡彼鏤心章句爭奇月露者翛然遠矣嘗執弟子禮事浮梁符卿黃中介公諸凡性命經濟禮樂軍旅圖書王遁之學黃所指畫口授者咸登其堂而嚌其胾黔南少鶴邨公以祁閶學博來攝篸政識先生稠中人抵掌天下事相得懽甚無間遂握手結昆季盟

崇禎初蜀中廷評尹思聶公啣命來襄先冢宰葬事見先生嘆曰斯人不談有禪不詠有詩其白香山流與輞川氣骨弗若也初欲北面先生固謝乃亦結昆季盟而去鄉先達問石詹先生族廷尉大鄣伯祖並以大耋家居戒謁者謝客著書自娛獨樂與先生遊星江令念先劉公蜀人也癸酉錄遺督學使者屬以分校得先生牘擊節不置既而知爲太僕公後益物色之先生僅一投懷中刺終無所干謁四明留仙馮公未第時遊天鄣過先生家題其堂曰天經明先生之世厥孝友也芑山張

子爾公嚴氣正性崇儒衛道持論侃侃不媚古人予兄弟招之讀書山中先生一見稱莫逆命子姪輩執經事焉兵使豫章我求唐公得先生所爲書稱其學在朱陸之間其爲世推重如此先生自十四歲時卽學淨業及登白嶽獲雪關神交偶豁若有悟聞天童密雲師闡揚宗風遂杖策往謁頷其棒喝覺從前修證之非自是疑情頓起更號疑菴歸乃焚側注且痛遣爲詩欲斬一切葛藤探取最上一乘先是族明經德星先生講三教林子之學先生蚤已受訣後復學氣術於李隱雲李隱雲

者雲莊竹工也壯得奇疾幾死獲異傳習氣術輒能知前生未來事夜半坐闇室忽見轟雷掣電麗日明星及虛空輪旋山河大地影現神光中先生學焉呼吸閒挾元關氣蒸蒸上下絳宮十二樓精神內腴且湛然朗徹也至參密雲歸始悟是播弄神氣者不足學學宗門得大光明乃三教所歸宿然其於綱常名教扶傾拄仄念茲罔斁也天啓丙寅魏璫搆禍同文獄起先冢宰及鄒焉諸君子並罹僞學之禁時中介黃公亦在黨籍中謫戍滇南先生奮然往送或以株連沮者乃益奮曰師難

弟逃僞學非屬我耶遂行甲申之變呼天哀慟嘔血數升作狂歌七章詞旨悲壯繇是得疾明年南都破郡城旋失先生乃裂衣冠具道服變名大疑偕予遁跡高湖之蠙扶節登峯唱予和女或歌或哭又自號西山放民其後湓婺者設榻待先生堅拒不往賦詩示意友人孝廉汪子未齋謀以師入不克死之先生爲五言四章以哭甚哀曹子文季之執也先生寄詩有懸知避繳多疎閒大膽裁詩寄故人之句自是疾益劇至丁亥冬臥榻賜別墅兩閱月而先生不起矣易簀之夕頮靧更衣命

妻子畢出曰吾化期在近恐亂吾性問遺言曰一句也無遂端坐而逝所自爲墓誌具載年譜中其銘曰生而儒習世教之書而希圖頓悟則儒不成儒逃而禪立萬象之先而忠孝勞生則禪不成禪嗚呼先生其儒而逃禪耶其眡世士夫競羶逐穢如蛾投焰鴟嗜鼠乃有激而逃者耶抑憤天下事土崩瓦裂遂依淨土以覓安身耶要之剛腸介性欲以整頓危亡而事不如意十常八九甚且至於欲殺小者乃道訢唾面終不忍聽厥淪胥而莫之省憂也爲儒不成爲禪亦敗乃愈知先生豪傑

也觀其憤激以死死不亂性則先生之道力心本亦概
可見矣先生嘗與予兄大徵蒐輯余氏家乘力疾草創
旣而疾篤嘆曰吾不及見是書之成命也夫他所著有
賦草一卷詩若干卷雜文若干卷山居瑣談元邱素話
訪道日錄各一卷皆開心滌臆骨煙霞而韻泉壑卽嘻
笑怒罵灑然有玉局風人多躋先生於白香山謂如翺
翔兩驂近之矣然慷慨俠烈殆過香山抑亦時使然歟
先生生萬歷丙申年三月二十七日歿於戊子年正月
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三初配桃溪潘氏蚤卒繼娶桂巖

戴氏子一藩卿孫男女各二俱幼嗚呼先生以名卿之
後與先大父冢宰公及廷尉諸公後先稱伯仲其所師
友盡當世賢豪間旣負逸才懷遠略而又深於柱下竺
乾之理遍遊名山巨浸閉戶退觀者有年宜其道宇翹
峻如峭壁寒芒稜稜襃表傲然不可一世也乃顧折行
輩引予爲忘年交予於先生無能爲役竊自謂知先生
莫如予最藩卿叔氏以年譜來請曰必吾子也狀先君
者予曰然而翁知我非予其誰宜卽徵來請亦將有述
也況乎其重以請也族孫維樞拜手肅書

先考郡庠府君行實卽年譜

余氏先世居皖城自宋進士桐廬公諱道潛始遷婺源
之沱川入我明十四傳爲高王父贈方伯寒塘公諱時
英以孝友力行著書論道爲儒者宗事見許文穆公誌
王龍溪公傳曾王父太僕卿見田公諱一龍舉進士歷
江山令江西道御史浙東分轄四川方伯躋冏寺家學
宦業見西蜀志衢州府志李本寧公傳王父太學生斗
墟公諱同光允塞溫文莊儉簡默事見黃中介公傳朱
蘭嵎公墓銘王妣方孺人爲象山大參聽泉公女蚤生

伯父四人長鴻臚序班祿次儒士禮次武舉旂次庠生
禎上字皆以紹行以長伯父生於紹興官邸也最後而
生先考考諱紹祉小字履字子疇別號元邱子晚歲學
參疑乃號疑菴居士生而端凝自幼未嘗忤王父母意
舉家始疑其不慧欲與納辟雍考曰市寵貽譏老奮烏
不猶賢乎甫入鄉塾輒纂史傳快語爲小書曾王父偶
見喜曰是兒他日器識與我上下年十二王妣疾病考
旦夕憂泣刲股以進且禱於竈請以身代王妣嘆曰神
不予恤不宰鑒此幼子耶及逝哀慕幾滅性王父曲慰

之乃少止明年學臨池從曾王父登白嶽曾撰一聯試
命考書考一揮而就筆勢翔舞見者訝爲奇童既而欲
採眞五嶽遂負俠不羈若劍客酒徒畫史羽士衆技皆
與交故善歌善奕善戲墨善鼓琴善射善演兵器善卦
種種畢解惟不喜呼盧買笑從禽諸豪舉事若將浼焉
見屠兒劊肉則避目不忍視曰此與腠理何別遇刑牲
多贖之故物類每有詣考蹄跪者歲放鱗羽不可數計
初族祖閭八公以義烈爲明神血食一方歲久祠墓荒
圯考更爲治之且記其事於石十四從曾密因學淨土

十五從明經伯德星講林子之學十八始折節讀書謝
客郭山幾閱三十寒暑庚申光宗卽位考於是月補郡
庠初刻詩集曰山中吟浮梁尙寶黃公中介見而奇之致
書長伯父願與考友考往見大悅執弟子禮凡性命經
濟禮樂軍旅圖書壬遁之學靡不悉投明年丁王父艱
傷毀骨立營葬之事獨身親之及服除閉關日涉園夜
讀達旦大理伯大鄮公年八十餘以卷冊屬書叩關曰
吾謝塵俗人久矣喜常與子遊以賞胸中邱壑天啓丙
寅魏閹肆虐指中介公爲僞學逮成貴賊考聞報往慰

候有以恐朋黨株連沮者考笑曰師難弟逃僞學非屬
我耶遂行將捐數百金產以助公念考貧堅辭之時黔
南少鶴邱公會舉義旗靖安酋之亂辭都閫命而就教
祁閶比攝婺事獨契考稠人中抵掌忘旦夕又過宿於
家與結昆季盟書問最密皆洞見肝膽以千秋事業相
期丁卯考築數椽於鄮山以白雲窩名從學者悉以病
謝去獨與二三骨肉譬文其中有所造就如猶子聘卿
宰卿族子爾傳次功又怡戴甥二如其最久也嘗云吾
學皆以勉強成得友人閒時忙做四字終身用之不盡

爲文必高華典則古雅端方筆不染一塵而表策尤勝
是年著素話成再登白岳逢浙僧薄塵論禪與詩皆合
曰一生方外僅得此忘形友明年崇禎改元赦先朝建
言諸公起黃尙寶太僕赴闕逝於南都考匍匐盡哀西
江至令亟稱高誼己巳蜀中評事尹思聶公啣命來襄
家宗宰伯葬事見考歎曰斯人不談有禪不咏有詩其
白香山流歟輞川氣骨不若也初欲北面考固謝乃亦
結昆季盟而去庚午新居成樹兩屏於堂東西書范氏
心箴及韓子董生行屏後列常省己過是學問第一義

十字四明都憲馮公留仙顔其堂曰天經旌考孝也公
交考於乙丑秋退語人曰余子文章予努力不及然所
遇反不及予何也他若瑞屛顧公仲馭周公石渠吳公
飮光梁公密之方公莫不相高品格爭慕才名至得考
一字一言如獲拱璧故平樂守問石詹公會考於蚺城
恨相見晩所著有淸隱山書搜古隱逸爲文囑考續成
考爲立本朝焦千戶以下諸傳時邑侯富順念先劉公
以曾王父舊政在蜀徧詢其後諸父昆弟無不感恩受
知者惟考僅以名通及公分校癸酉試兼代學使者閱

遺才文得一賑飢表與姑孰司理郭公連城朗誦不置
以爲蘇子復生及揭號知考作嘆曰是昔不至偃室者
而胸富乃爾耶急邀一見以唾手舊物期之迄公遷去
考終無所謁甲戌從道者李隱雲學氣術將覓十畝以
終老潘外祖別駕毅軒公授考田名貧隱莊考戒不孝
曰受人大恩如肩負重不能報愧恥甚矣國士之論小
子識之乙亥刻詩賦草客問成友人去疾胡子以雪關
大師神交偶見寄曰才智從來俊氣多精光收斂近如
何揮空雖有吹毛劍用了還須急急磨考終身感佩秋

不熟考監穫多予少取糴米低其價親戚黨友貧者皆
周之道殣埋之戊寅慮八世七世二祖塋形缺乃創議
甃峯堤水增其雄秀是爲明月池雷峯己卯詣科試直
指會稽楚畹金公面奬考曰生文火候到矣吾目獨屬
子勉之秋得族先正九陽公故廬曰先天館築爲晩聞
堂擴以蔬圃抱甕結趺其中而遠來之賓日衆故墨跡
滿天下有海客爲日本王求書者曰彼國以十犀易一
幅考大慚悔言吾以心性供人耳目玩絶於身命何裨
徒令紙絹爲世貴耳又痛遣爲詩而情之所近終不能

絶其所愛者在唐以長吉樂天爲最在時以太初天池
石公秋潭伯敬爲最而尤喜中峯石屋詩曰出語要開
人性靈徒欲字句好看何益又讀某人詩曰不能爲村
拙句非長技也明年入浙訪密雲和尙語在訪道日錄
中又訪雪嶠老人不遇而返自是永斷葷血語不孝曰
吾見密師後覺前修證皆非客問服急刻去時年四十
五矣自是遂不欲應擧親族賓朋強之乃復就業辛巳
鄰寇大屠掠考立成法授鄉人訓農賈爲兵憑山陵設
險足食明賞講信修睦數萬指合一心寇遂敗遯厥後

失考法至流毒不忍言君子謂依其籌畫獻諸朝廷著爲萬世守鄉之令可也壬午試罷嘆曰吾自癸酉迄今連舉不售前所發憤者爲國事日危圖存萬一耳今老矣無能爲矣乃遍歷牛首敬亭黃海諸山求靜住不得而歸遂焚側注捨氣術一志禪修先是戊寅歲袁州薦辟芭山張老師館大微中台二族子家考與論學乃命猶子聘卿及不孝受學焉師崇儒衛道無愧昌黎至是考作書勸其外絕語言內觀心性求三教一歸之旨師報書極善其說後數歲考營壽藏師避地葛源貽書題

曰明布衣疑菴先生余子之墓嗚呼可謂知考之心矣甲申李闖破都城烈皇賓天考聞詔哀慟咯血不止遂悒鬱成疾明年南都破聞中丞正希金公保聚新安欲往與籌畫有自公所來者言公得體失用善策皆不從乃不果往七月兵寇豫章我求唐公以召募來里中題所居曰學在朱陸之間十月徽州陷湾乃裂衣冠變名大疑偕族子參素策杖登高湖及堅石老衲參禪不輟一時後學多所策進禪餘則唱和冷翠空青中或歌或哭又號西山放民自是病漸加四肢浮硬兩目昏翳時

兵帥者威令雷行使人索書考不與隻字又宰婺者亦設榻以待且聽用漢儀考終不往有屢書勸考屈身以全家族者考以詩答曰一園荒草使人愁風雨關情又到秋君勸我當爲絡秀吾何敢許是巢由隱餘禮數全生溢病後聰明盡廢休所見不如聞者好從來顯晦不相謀宰見詩知志不可奪乃止丙戌叔季二伯父以世受國恩故深自藏匿帥惡其不附執之收其家梟其一子考大驚曰嫂溺安可不援密圖力救之始獲免五月臨川令文季曹公孝廉未齋汪公共舉入婺不利汪遇

害曹爲僧被執羈府獄初皆與考善考設位哭汪而寄曹以詩有懸知避繳多疎問大膽裁詩寄故人之句大帥見之不罪也九月築壽藏於思溪即芭山師所題也考自爲誌曰疑菴道人余紹祉字子疇世居婺源之沱川少好遊俠酒酣耳熱擊劍而歌聲入雲表十八始折節讀書干祿文字非所好好爲詩醉中作狂草里人得之越境可以換米所著賦草一卷詩草四卷雜文二卷山居瑣談元邱素話訪道日錄各一卷藏於山中道人初好神仙稍稍有驗已而嘆曰此貪生怖死之心非道

也乃走天童叩密雲和尙得敎外別傳之旨道人故多好好山水好書畫好花石鼎彝古玩至此視天地間物無足當意者崇禎甲申京師陷皇帝死社稷明年北兵破新安道人乃依釋氏名大疑一瓢一衲往來諸山寺久之眼枯幾不辨物手足木僵時年五十一矣度不久延乃鑿龕於分水源高寒山之前阜爲之銘曰生而儒習世敎之書而希圖頓悟則儒不成儒逃而禪立萬象之先而忠孝勞生則禪不成禪之人也不足愛不足敬庶幾可哀而可憐者耶觀此可知考之心矣十月祖

廟寢室成初廟寢卑陋考數議改作至是有舉者乃多所贊輸以遂其願嘗欲建一祠奉七世以下神主庭戶布置有度以兵燹不果曰此吾未了之志後人宜承之丁亥同大徵修家乘未成十月遷葬曾王妣戴夫人工久不就考至病篤猶令不孝董之曰勿以我故怠事也有爲考寫照者頗肖考作二贊一以禪工自策一寄其痛國無聊之思臘月病益深疽發於臂舉動皆藉又怡兄扶持至匝月不離庭戶醫罔効謂家人曰吾素厭錦繡當純布斂我奠止用五簋勿違吾儉泊之性今正臥晚聞堂服通利藥多元氣遂損十二日語不孝等曰吾化期在近但留又怡事我汝輩勿在室中恐亂吾性不孝泣問遺言曰一句也無固問曰但葬我思溪地耳侍者問心事曰一點也無至夜半命起正坐而逝嗚呼痛哉不孝罪孽深重未能體考之心守考之敎自暴自棄不克負荷致考悒鬱莫伸以終是誠兩間大罪人也竊思先考一世心無苛刻性絶諂諛居身則行方知圓而信聖學爲必能視國治爲己事與人則情恕理遣而好善不啻口出諱過幷厭耳聞承先啓後惟期戴義抱仁

繼往開來不外窮理至命其處一鄉則欲與一鄉如磐石在天下則欲措天下於雍熙乃世不諒其苦心反指之爲喜事嗚呼考當日一介不苟盛勢不趨家政若罔聞形骸置度外豈肯以無牛之目較微蠅之頭哉是故人我相空順逆情泯心不呈毁譽膝不屈公庭藹然胞與之懷勁爾松柏之操史遷氏所謂皭然泥而不滓者乎若夫敬信足質鬼神忠孝能並日月皆炳炳在人耳目不待不孝擇言者但感遠近之域鉅公碩儒耕夫桑婦聞考逝莫不欷歔流涕稱德頌美猶見直道之足徵

焉考生萬歷丙申年三月二十七日寅時歿於戊子正
月十二日亥時享年五十有三初娶桃溪潘孺人爲少
叅節菴公孫女別駕毅軒公女早卒考賦悼亡有故劍
篇藏於家葬於梅源闢土見枯骨僮僕欲去之考不可
曰安知千百年後人不見汝骨耶繼娶不孝生母爲桂
巖耆德戴從吾公女子惟不孝藩卿娶陽穀佘棨巖戴
公孫女文學曾瞻公女繼娶尚書襄毅潘公曾孫女太
學伯旃公女孫男家恭聘文學戴二如女孫女慶媛慈
媛皆幼將以八月日葬前地謹具行實如右惟當世作

者俯賜採擇畀之瓊玖不勝感德焉不孝男藩卿泣血
謹述

不肖於舅氏子疇余公相從最久讀書天鄣獻策金
陵涉錢塘遊黃海無不與俱動作謦咳恆必識之卒
之歲翰臣表弟列舅行實可謂詳矣猶稍闕者不肖
從舅天鄣時黔南少鶴邱公巡撫山海數千里貽書
曰天既生黃山數片石又得子疇一異人新安郡中
可謂雙絶時松陵臣虎鄒公適在我婺睹舅著作渴
思一晤舅聞爲詩招之不往鄒亦不果來嘗遺書於
所知曰子客新安其士大夫大抵祖述朱子競自標
榜而予則服膺子疇先是少鶴來攝婺事謂舅曰自
古藹起將兵不大勝當有大敗若我與爾與頗牧等
雖不大勝亦不大敗蓋古節制之師也江右中介黃
公授舅聖賢體用學一日及兵事舅曰我輩但有實
心恐韜略非所長黃曰不然幾見實心任事而功不
立者但得實心人數十輩在朝廷則朝廷安在軍旅
則軍旅治夫才非實不濟功非實不成此吾所以與
爾也黃忤瓘將之戍薦其門下吳某遂訪舅山中干

以天文術舅謂多業有害於道乃日飲以醇酒干者
莫能發言舅有高世之才曠世之懷遭時不偶而具
憤世之衷厲砥世之操委形化去舍命全眞舅曷嘗
死哉夫祖宗有善不揚子孫之過也若翰臣者可以
告無罪矣先是歲餘余妣以國亡郡破憂不食卒舅
親唁不肖曰吾姊直首陽良朋豈止宗周嫠婦今舅
亦竟以是死矣不肖既哭妣又哭舅一體之痛如何
可言因舉素相從時所嘗聞見者用補行實之所不
逮不肖甥戴元侃拭淚謹識

晚聞堂集例言

一集中有違碍字面一二敬謹更改伏念我
聖朝褒揚勝國忠節之士仁至義盡曠古所無恭讀
純皇帝上諭編輯明臣奏疏有云即有違碍字句祇須略爲節潤仍將全文錄入不可删改故近來楚省刊刻熊襄愍公文集欽遵
聖諭凡違碍字面悉心節易不敢多所删改兹集亦仿此式

一先生梓天啓辛酉以前詩顏曰山中吟草嗣又梓崇禎甲戌以前所作未有集名其瑣談素話訪道日錄賦草亦俱梓行但係陸續分刻未及合訂而乙亥以後詩及散體文之未梓者尚多先生從孫知章嘗輯而合之顏曰晚聞堂存稿惜已散失大半兹特家搜戶訪凡先生已刻未刻著作次第抄撮幾於完全所亡者不過十之一二耳其集名則仍知章氏之舊云

一先生自梓甲戌以前詩編年不分體今排次乙亥以後所作仍從編年之舊此例昉於少陵昔人尊爲詩史先生詩雖不逮杜而念不忘君則同且讀先生詩可以識當時之國勢人心則編年尤有合於興觀之旨（知章易編年爲分體既失先生本意而各體中前後次序錯亂尤甚）

一辛酉以前詩先生自名曰山中吟草今分爲二卷又推仿作者之意自天啓壬戌至崇禎癸未所作以歲支爲名區爲五卷甲申以後先生棄家爲僧因顏曰方外草爲一卷共八卷既令閱者開卷了然於義亦非贅焉

一先生多爲浮屠氏文字或病其過於沉溺言不雅馴欲令删去一二竊以先生既不自諱其逃於禪後人又何必爲先生諱事既不諱文奚必删且即浮屠文字中而每寓忠愛之心其言雖溺其志可哀也故與其割愛不如存眞

一先生山中吟素話訪道日錄數種俱經名公序跋今仍屬於各種之先後用存生平故舊之跡

一訪道日錄中有詩文若干首原本計日存稿以見當時酬接之實日錄之體應如是今不另錄入他卷

一是編輯於道光己丑閱數年始克成編丁酉夏單君佩綸見而愛之捐貲付梓因念集中感時憤事贈送哀輓之作讀者必知其人其事而後可以得作者之意略採明史郡邑志余氏家乘并故老舊聞爲之增注其原注則加自注二字以別之間附斷語亦無非闡發作者之心所愧見聞不廣開梓復迫疏漏之弊知不免爲大雅所譏其訂訛正謬則藉齊君滋園力也

一先生著作據知章氏所訂目錄仍有表判策論辨騷諸作未經寓目有藏得者出而公之同好當仿補遺之例續付剞劂

一知章所輯本見存有客問彙一卷秀才詩四十首楹帖若干對按年譜先生自天童訪道歸即命將客問版剗去是先生不欲存稿也秀才詩乃秋闈不遇而作語近俚俗非先生本色楹帖入集體裁不合今並刪去

燦雲氏識

晚聞堂集目錄

卷之一 前有序四篇

山中吟草 起萬歷癸丑至戊午

山居述懷八首　春日山行
夢中作尋仙詩　春日山居二首
雨後郊原徐步　山路聞鐘
花朝蒼筤谷中
無且兄攜櫻桃過訪栗亭分得一先
山中初夏　登白嶽三首
方雪樓獨坐　中秋夜泛
九日登拜祝山　山中寒夜同友人獨酌
雪後登栗亭探梅花未開
春日雨中山行二首　春日何孝先過訪山中
夢入武夷　山路見梅花
漁父詞四首　練江樓望黃山諸峰
田家雜興十首　宿靈巖山中
紀夢二首
陪王太學集大兄溪閣時有麗人在坐分得十二

文　閉關
頤園佚老爲鄒見之賦　獨訪山家
方雪樓題壁　日涉園餞應祿姪北上
諫議兄瑤圃閣邀集雲衢山進鴻臚兄不至
蒼筤谷雜咏八首　秋日山居四首
山中道士二首
侍家大人篁郵池館觀蓮
九日邀無且羽伯子餘子長子將諸兄栗亭小集
分得林字　高湖峰頂采菊

高湖峰白雲菴　贈僧
美人逃禪　夢皓鬚老人贈缽盂
戴水部斐君先生枉集山庄
獨坐幽篁裏　山居感時
送羽伯兄遊白嶽
卷之二卷末有序
山中吟草起萬歷己未至天啓辛酉
天子鄣嶺中　詠三天子鄣
習靜天鄣僧樓　山樓對雨三首
肩吾兄冒雨過訪天鄣　新晴天鄣樓閒眺
山行宿高際菴　秋山月夜
送漢上人還江西　秋夜
習靜雲衢山應祿姪過訪同登峰頭覽眺
同應祿宿山中二首　入定
石室
戴元震從湖上歸過訪山中夜酌
山中接戴工部見懷詩
戴工部寄示江上吟慢賦三絕答之

蒼筤谷小石池　山樓春雨
寄應祿　夢中作山居詩
蒼筤谷書竹上
不二山房同友人對月因憶石雲亭竹影當佳乘
興觀之　答山僧寄串珠
贈蜀僧　避暑天子鄣
天子鄣龍湫觀瀑二首
同密上人窮天鄣金沙澗源
山中夜雨偶讀仲兄故札

四兄子將小齋新成　冬日山居三首
感時　登福山
太華山圖歌
飮張貞父先生園閣得淸字
練江行　登嚴先生釣臺
湖上
湖心亭雨後同鄭正之　西湖遊詠
登吳山謁大父祠堂　登虎邱
飮葛稚川丹井二首　登勾曲山

題華陽洞　集巨源王孫丹房
過松菊草堂呈朱宗伯蘭嵎先生
七夕集江子羽園居
登雨花臺望金陵形勝　望釆石磯
同張長驎禪房夜話因出山居吟見示
視田山中二首
登原盈伯溪樓讀杞菊園諸集
題巽所先生傳後
聞袁司理靑瑤帥師出關司理爲家諫議兄丙辰所擧士二首

卷之三

戊寅草 起天啓壬戌至丙寅

雨霽　山夜二首
隱者　園居
弔松　秋夜大鄣山中二首
市隱　種蘭
偶題　題畫二首
贈僧　送子餘兄禮普陀

春日山行　新霽野步
仙謠十首　大鄣山樓夜雨
覆亡室故衾愴然有感
江亦高胡去疾過宿山中
梅花　山中臥雪二首
春前一日浮梁城外小集
題黃二爲師萬竹山房　寄秋潭僧
勸竹　種梅
山居　病起

練江春望　贈僧
再登白岳　飲瑤光樓
石橋巖　種蕉
大鄣兄小齋新成二首　胎息
雪夜　馮畱仙先生枉集草堂
送兩仲兄從馮畱仙先生游學四明二首
題沈穎凡畫蘭　月下看梅二首
省墓　苦雨
日涉園紀懷　七夕對雨

寄題普陀　中秋集子眞弟館
八月十六夜對雨
黃二爲師坐贓削籍詩以寄慰
黑雲歌贈邱少鶴先生　羲和走馬篇贈陳山人
天風吹海篇寄壽戴斐君先生
壽大兄歌行　送僧還白門
寄懷黃雲伯先生　胡公邁歸自朝鮮
贈詹問石先生　答汪無隅
月下對菊小飲二首　三遊白岳登紫玉屏
逢薄塵上人　莫刈蘭
尋僧　墨竹四首
卷之四
卯午草 起天啓丁卯至崇禎庚午
續夢　鄣山寄招許長仁
贈僧　秦淮
別邱少鶴先生　薄塵上人過訪
大鄣兄過訪日涉園　贈貞復兄
訪客　招薄塵棲鄣山

送薄塵還西湖四首　子長兄武捷
山家　寄答邱少鶴先生二首
大士道場歌爲大兄賦　昌江春泛二首
積石園爲朱大中丞賦　飲湖上精舍
白雲窩新成八首　贈洪聖章
題畫五首
汪無隅索書許作畫見酬
宿海雲寺
白燕梨花爲范中文題畫

白雲窩引泉二首　送士可姪令湘陰
九十翁　哭黃二爲師十四首
送人還越　夜登釣臺
林和靖墓　岳忠武墓
南雍觀祀　靈谷寺
南都過闕四首　天經堂新成四首
看山閣

卷之五

未戌草 起崇禎辛未至甲戌

寄懷邛少鶴先生時開府遼左三首
綠聰吟　山居
澗中題石　壽詹問石先生
納涼　客到
過汪氏園　潘士先後園山亭
代內子答邛夫人寄百花衫
哭方以正　壽扶隅伯
正月三日飲族人池館　天鄣龍井
題畫
午日蚺城餞別徐修甫還蜀黃長吉還豫章三首
再別徐修甫　大覺菴避暑
遂園爲外父潘彥先大人題
遂園四詠　讀書
飲羽伯師兩金樓　大鄣兄九十
飲于昭姪池館　大覺菴新亭
贈李隱雲　哭原盈伯四首
哭大鄣兄二首　登城陽山
江上書懷　鄉問

哭邛少鶴先生四首　新年二首
石雲亭題石　賓隱庄
友訃　同三車上人步月
贈三車　寄明經上人
寄薄塵
讀董如水先生秋懷詩　贈鄣山住持
寄懷馮酉仙先生兼呈乃弟給諫公
再訪朱君裳
兪未發先生明經不仕與予商性命事甚合詩以

贈之　寶積寺雨集
題佛印手植柏　壽伯韜兄二首

卷之六

亥卯草 起崇禎乙亥至己卯
壽扶搖庚姪　壽大兄六十
乙亥觀穫　壽庚僧
題潘用晦內弟曙林別業
鄒臣虎先生有鄣山之興詩以招之
寄懷汪覺斯吳虞卿　題畫二絕

壽查處士　贈吳君玉學師
春夜宿大徵無隱園　慰劉念先父母
題銅雀鏡　丙子秋日別友
白下訪鄭千里
丙子秋試歸江上夜泊二首
竹醉日　贈張廣文
送中台著書金陵　壽外父六十詩四首
丁丑中秋集夜充山房二首
查我涵四十　壽三車上人
戊寅上巳送魯瞻姪守廣州
皓腕歌爲董潛之內人賦
題畫　問政山看古梅
季園　寄壽吳石雪先生
寒夜書懷　送舜舉姪之羊城
贈迦毘羅國哈哩師
題游穉生尊祖小影三首
同中台窮金沙澗西源　秋葵
秋雲　集董如水先生衕齋

代送周仲馭先生北上　壽江長孺祖母
集沈石帆先生學齋　白下贈洪怡初
拜詹問石先生墓　訪震朗上人不値
題醉茶亭　代上金楚晚京兆
晚聞堂新成八首　送游碧岑行人還朝
寄吳濤遠鈍齋　贈查君從
對庭前小松
過篁村大徵中台讀書處時予卜築梅源
汪昭自及族中諸子晚聞堂看雪

卷之七

辰未草 起崇禎庚辰至癸未

辨己事處　春日晚聞堂病中

寄懷梁飲光先生

送得全姪之信州赴小球姪之約

和潘用晦紅梅十咏　庚辰寄懷小球姪

朱發菴五十　贈施贊玉孝廉

寇犯我婺休丞何聘君儀周以兵援

七夕　壽貳公再姪三十

九日登游子華表弟山菴

初冬喜汪幬如至　倦遊亭新成

壽俞君載姊丈七十二首

壬午秋日白下書懷　遊牛首祖堂獻花嵒

榜後作　登敬亭山

登黃山四首　辭黃山別雲谷主人

洪一水過訪時將北上　送石林化主還天童

飲于昭姪樸園　贈權位心 權一作程

沱川十景　游公薦兄招集蛟潭精舍

登程山訪覺華師　園居偶成

偶成十二首

送大徵之江州唁張爾公

高湖感舊　高湖山觀雲

梅源八景 六言絕句　題醉仙睡圖

宿庄前店　歲暮書懷

卷之八

方外草 甲申以後作

狂歌七首　哭汪長源先生

送貳公之江州應袁督臺之聘

夏日陪兵憲唐公我求東山登眺

飲小球姪且園二首　習靜高湖禪院

高湖雙洞　高湖獅子石

高湖通天竅　高湖摩天頂

寄懷吳君玉學博兼致壽意

送吳山銅外翰歸皖　贈性幻師

題魏考叔倣倪雲林畫

乙酉夏贈徐邑侯乳雪父母

上兵憲我求唐公　壽觀生姪
夏日投伯美姪旅舍避兵
壽程太君　題百忍圖
避地桂嶼呈戴氏諸友　同參素高湖述懷五首
哭汪未齋四首　題海天長嘯圖
丙戌七夕晚聞堂口占　秋夜避兵山中
不寐四首
自營壽藏於分水源偶占
壽雪牛上人

參素杖錫金陵詩以寄之
白石　負暄
夢中賦得圓竹　寄懷寄菴和尚
宿高貴山
答友人勸予應當路之召
漁父　丁亥春三日壽孝先姪
覽鏡四首　題畫
題皇甫節婦卷　題爛柯圖
續夢　佛手柑

戊子在晚聞堂病篤寄伯兄子餘
補遺
送張太素翁遊黃山　答伯勉丁先生索字
題羣仙圖　梅源歌
懷伯兄子餘洛伽未歸　陪瑤圃兄遊石雲亭
九日同大鄣瑤圃二兄登牛嶺浮圖歸飲詒穀山
房分韻得一先　感時詩二十首今缺四首
送汪孝廉未齋北上
卷之九

賦
思遊賦　白雲窩賦
坐賦　煎茶賦
墨賦其一　墨賦其二
序
邨少鶴先生青蘿集小序
戴旭初所藏先世獅峯先生遺札手卷序
雨金樓詩草序　廓如上人詩集序
準提會序

卷之十

序

代內祖潘少參公賀劉中尊壽序

代大理兄壽內祖潘少參公序

郡司馬小瑯姪五十壽序

家寓庸兄六十壽序

文學兄羽伯師六十壽序

長公姪六十壽序

余母金孺人壽序代胡中尊

郡侯我求唐公校士序代何相國

邑侯胡公星來校士序

卷之十一

記

高湖山記　高際禪林碑記

高際菴西方景碑記　天堂山結雪香禪社記

傳

族祖閏八公小傳　族祖九陽先生傳

疑菴道人別傳

墓誌

潘君墓誌銘　疑菴道人墓誌銘

書

與馮留仙先生書　與張爾公書

答朱君裳柬

啓

請寓庸兄啓

引

望洋草引

卷之十二

祭文

祭潘元調內弟文

正社公祭冢宰少原先生文

祭內祖潘少參公文　祭大理兄大部公文

祭亡妻文　祭爾傳姪文

祭雷峯文　祭關侯文

卜葬亡妻告文　祭叔母戴氏文

祭戴氏姊

疏
募建通濟茶亭疏
白岳中和山募建經樓疏
月嶺募建茶菴疏　聽松菴募修精廬疏
天堂山圓通菴重建佛殿募疏
禱觀音疏　天堂山散禪期禮懺疏
度孤疏　施食疏
白岳酬愿疏代見藩卿
卷之十三
偈
渡夏塢募燈田偈　釋子寂如募燈偈
高湖山觀雲偈　談禪九偈
禪榻閒吟附
贊
諸佛圖贊　坡仙笠屐圖贊
自題像贊　觀音像贊
關侯像贊　出山大士贊
本師天童密雲和尚像贊

曾大父贈大方伯寒塘府君像贊
大父太僕卿見田府君像贊
先君太學生斗墟府君像贊
汪主簿像贊
丁亥冬日疑菴自題像贊
又題
銘
藤杖銘　竹杖銘
瓠瓢銘　又銘
古硯銘　蒼硯銘
葉氏墨銘　天子鄣銘
詞
輓黃方壺先生
題跋
書文衡山墨跡後　書黃中介先生詩冊後
題游稀生畫　天鄣茶帙題辭
題照音上人血書經卷後
自題鏡像　題壁

卷之十四

山居瑣談

山水　廬舍

起居　道侶

詩學　遊覽

安禪　養丹

山行　彈琴

手談　蒔花

瀹茗　飲酒

夜坐　聚談

對雨　對雪

景行　治生

讀書　樂志

園居　菊圃

竹園　梅坡

栗林　嵓洞

遊輿　灌園

清供

卷之十五前有序四篇末有跋三則

元邺素話

騈語一百六十九則

卷之十六前有引

訪道日錄

日錄五十七則　雜體詩三十五首

文二首

山中吟序

余子疇星源高士也其家世多名卿[illegible]澤於仁義道德之訓卓然有以自守少年博洽諳於古今治亂大要視一第不啻拾芥其於世榮不數數也性孤潔不喜俗人恒避炎而愛冷每夏之日秋之夜輒逃入大鄣山中卽家人罕見其面惟方外騷人閒一接談情興所至時發而爲聲歌調高韻遠不造唐人閫奧不休其題曰山中吟明其與應酬者別也夫古之山居者或叩角而歌或抱膝而吟其入山惟恐不深而後其出山惟恐不遠

矧大鄣目爲天都風雨龍蛇變化生焉子疇朝斯夕斯取精多矣他日出而歌咏太平茲刻寔爲嚆矢吾烏得以山中吟讀之而世亦安得以山中人相之友人黃龍光題

古來聖賢惟與時偕行事業山林不分爲兩自逐羶者寡廉鮮恥而後之志士遂矯焉過爲伸抑非定論也予嘗膏肓痼疾猶是貧賤驕人蓋有眞山林斯有眞事業亦必有眞經濟然後可謂之眞山林深源不出當如蒼生何出矣而此輩且宜束之高閣況又不如深源者乎終南若無捷徑北山何必移文此亦事業山林眞僞之大較也往過沱川接余氏兄弟彬彬玉立獨矚一末座者心異之問而知爲子疇時不自意何以神賞若此第覺言外一種風味常在心目倘其人熱腸耶冷眼耶抑縱情山水無意世宙者耶又何知顧讀其山中吟飄然有物外之思亦挺然有禦邊之氣始知向之神往政緣其澹泊耳夫予一生僶俛進退之間無所顧盼所遇猶多濃人何幸於斯得一淡友快甚快甚子疇具大根器端有大福德山中晨夕以練他日擔當一邱一壑未足爲子疇多也天啓五年歲在乙丑季秋之吉黔南蜕虛

道人邱禾嘉頓首拜撰并書

從來得山中趣者無如李青蓮行且出山矣猶曰翠崕丹壑不敢寒盟故其視長安市上猶山中片石也其視天子之尊妃子之貴猶山中乞詩常侶也其視震赫中外之權璫猶山中故所狎賤平頭奴也其視五侯七貴猶山中數經白眼之樵子牧兒也其視應制禁中選韻詞苑猶山中藉草之品題倚杖之唱和也隨風咳唾大都俊逸清新偲偲不失煙霞味雖通謂之山中吟可也

子疇神體俱遠故非山中骨相其所爲山中吟則固已深領山中之趣矣但使居塵不染應知在處皆山定以衣薜飡松始了空觀高寄則山中之趣正復不圓而宮錦袍鮮沉香亭遂皆足以濁青蓮之神矣子疇且以爲然耶二離居士戴澳題於小桃源之石供菴

自序

余本山中人生有山癖南峰北嶺與猿鳥俱棲竹杖芒鞵同漁樵共往此余生平得意事也及游於方之內俛首攢眉神氣索然矣習懶成性與世若遺游覽之餘惟

有覈元談空而已初未嘗學爲詩每對雲白山青水流花舞意與景會輒能成吟非有意爲之殆天籟之自鳴耳若爲世俗應酬之詩往往終日不成語或強爲之又鄙俚不足述於是有以應酬之什是屬者輒掩耳而走不願聞也余性固不善飲一瓢亦醉然有時一飲能盡一斗而興愈勃然余之爲詩亦然或終歲不得一語或片晌成數十章酒況詩情不知其故譬之松濤風來自鼓風息自停鳥之鳴於春也蟲之吟於秋也當其寂不能強之使鳴當其鳴不能禁之使寂余之詩意到輒吟興盡則已句不求工律不必叶期於適吾情而止故稿多逸去一日偶於破錦囊中得舊稿若干首照尾自憐不忍棄擲乃取山居吟咏以及流覽名區衡山品水詠懷紀勝之篇錄爲一帙題曰山中吟草向之強爲應酬者不入焉是編不可以言詩特山中紀興語耳雖然有愛余詩者請攜此卷朗吟於元林清壑之間韻之以松風和之以流泉節奏之以哀玉清球古琴鐵笛一唱三嘆能令衆山皆響幸無以一字落人間使風塵逋客聞我巖扉驚我猿鶴令余掩耳而走

晚聞堂集卷之一

宗後學龍光燦雲　輯

星源余紹祉子疇著

同邑　齊學培滋圃　校
　　　單士修佩綸　梓

山中吟草

起萬歷癸丑至戊午○癸丑先生年十八歲以詩中歲月核之次年有諫議兄瑶圃閒還一首按余氏家譜諫議以甲寅奉勑頒詔閩浙則詩當起自癸丑無疑也

山居述懷

我本山中人耳目與山習衣裁薜荔輕眉帶煙嵐濕南山松可餐北山芝可拾晴日策遊筇雨日檢藤笈此中

未必樂憂患諒不及我貴在無營熱夫何汲汲

其二

家在萬山中高嶺入雲矗生平寡交遊相對皆骨肉阿翁郎我師昆弟皆親睦燈前析名理煮酒煨黃獨大父曾宦遊因得沾微祿薄田固不多差足供饘粥但願無早潦山中具清福

其三

爲詩不求工讀書不求解作畫不求肖作字不求楷游戲山水間襟期自蕭灑忘機對羣動相視渾不駭生來住在山佳山何用買

其四

劚苓堪作糧采葛可爲布充腹雖不腴蔽體何其素世味從未知但識山中趣豈是慕高尙而故學稼圃總不慣見人出山先畏懼

其五

日月何其疾隙光良可惜靜裏日較長山中好晨夕淵水繞庭除嵐光生几席吾道在山林四體亦閒適但不落惡道何必逃於釋但不自傷生何必守胎息小勞能

養身荷鋤往阡陌

其六

脩竹弄宵月古木翳朝景山氣入蘆簾日夕草堂靜林間獨逍遙風吹襟帶冷薄言往南山白雲封半嶺

其七

開畦蒔名花營塢種脩竹枯藤掛柴門新蘿網茅屋松關行跡稀幽人巾一幅嗒然倚繩床天宇何穆穆眞意向誰傳起對東籬菊

其八

明時非敢棄吾才愧匪迺面有山林骨紫光生兩驙讀書見古人往往意與同萬理既已備樂在忘言中西山有爽氣南澗有寒淙編蓬以為戶覆茅以為宮被髮彈素琴而詠先王風

春日山行

春山眞可愛獨往杖堪攜採藥幽巖下逢僧瀑布西是松皆古色無鳥不新啼野店青帘下桃花已滿蹊

夢中作尋仙詩

仙源不可極風吹萬樹花不知雲谷裏還有幾人家

春日山居

林際獨棲眞柴門事事新雞聲籬落午花氣草堂春挽世已無策灌園應有人翠微常寂寞猨鶴自相親

其二

處處嵐光好家家燕語輕炊煙亂松翠犬吠破溪聲酒熟朋剛至山青詩乍成幽棲頗不俗邱壑有餘清

雨後郊原徐步

乍霽郊原好千峯返照邊輕煙生岸柳肥綠入村田連日澆花雨今朝看竹天偶來幽澗下洗石弄春泉

山路聞鐘

雲壑煙巒一徑迴翛然獨往好懷開此中定有高人住隱隱疎鐘何處來

花朝蒼筤谷中

春光過已半柳色弄新晴一塢花深淺孤樽酒淡清風篁無俗韻巖溜有幽聲山靜無人語嚶嚶雙鳥鳴

無且兄攜櫻桃過訪栗亭分得一先（無且名羲元字無且別字不其淹貫羣書工詩古文詞終身未嘗應有司試著有詒穀山房集五十卷其他雜著十餘種婺令萬國欽表其閭曰布衣祭酒兄養元字食其邑諸生亦以詩文名於時人稱星江二其見婺志學林傳）

詩翁一杖到雲邊攜得朱櫻顆顆圓雨濺石池紅蘚厚風搖竹徑翠微鮮朋來喜赴看山約春去猶餘買醉錢縱少蔗漿療內熱林間知有最清泉

山中初夏

繁林氣何清木葉大於掌濃陰逗白日青條發微響閒閒十畝間羣芳參差長碩人獨徘徊觀水清塵想山鳥自飛還閒雲任來往未識金馬門歲星照林莽

登白嶽

層巒插遠空鬼斧琢玲瓏猨亦嫌崖峻仙猶忌徑通南天擎玉柱北斗掛雲宮峯色朝霞似嵯峨萬仞紅

其二

遂對黃山峙巋然勢並尊危峰擎日月遠岫拜兒孫瀑散一簾雨雲生半嶺昏仙都應在此勿更說崑崙

其三

不信山如此疑爲紫氣浮晴雲崩殿角淸唄響巖陬五老峰峰活千崖處處幽天風吹杖屨我欲挾仙遊

方雪樓獨坐

小樓淨掃地無塵長日關門謝四鄰苦茗一甁香一瓣居然學道住山人

中秋夜泛

良夜溪山好淸光晝不如破雲孤棹往受月一舡虛水綠沙皆見蘆黃葉半疎隔林燈火密沽酒買新魚

九日登拜祀山

欲向最高處微茫一徑通地幽存古意菊老發新叢鳥日雲峰斂靑天木葉空明年何足問乘興倒郫筒

山中寒夜同友人對酌

有客同寒夜林間出晩煙長松風謖謖疎竹月娟娟犬吠山雲影魚烹石澗泉閒來無不適把酒興悠然

雪後登栗亭探梅花未開

積雪千林滿登臨此際宜徑迷憑杖往樹老放花遲白糝未消日寒香欲吐時獨來亭子上幽興少人知

春日雨中山行

春色殊堪領晴光未可期看山三日雨紀勝一編詩芳樹籠煙濕梅花擁霧宜偶逢醉鄕客同去問靑旗

其二

尋幽何處去水郭與山邨新雨增溪漲香泥範屐痕羣峰和霧黑衆壑受雲昏最愛幽棲者春風獨掩門

春日何孝先過訪山中

靜掩巖扉度歲華跫然有客到梅花淸風林澗棋聲出明月樓臺酒況賒芒屩山中尋薜荔布袍松下受煙霞小牕話舊燈殘後汲得春泉自煮茶

夢入武夷

生平不識閩中路今夕何由到白雲自是吾身有仙骨乘風來謁武夷君

山路見梅花

春山流翠弄新晴萬壑東風草木榮偶向林間孤杖往
忽逢路畔一花明澗餘疎影枝枝古煙護寒香樹樹輕
夢繞羅浮曾幾度何年始遂問仙情

漁父詞

遠浦雲浮一葉輕菰蘆深處淡烟横水天空曠眞淸逸
短笛臨風弄幾聲

其二

荇葉蓴絲不礙艭筆床茶竈映蓬牕晨昏相伴垂綸者

紅蓼灘頭鶴一雙

其三

幾曲溪灣可避喧得魚不得復何言一樽醉後頹然臥
明月紛紛滿釣綸

其四

溪頭野店掛青帘買得松醪盪小船日暮欲尋漁伴飲
荻花影裏起炊煙

練江樓望黃山諸峰

江閣高吟罷憑欄看晚山今宵應夢往何日得躋攀濤
掩羣峰動雲歸遠岫間相懸百餘里爽氣到牕間

田家雜興

平疇一帶對柴門南畝歸來日欲昏敎婦煮薇充晚餔
呼兒汲井洗泥痕

其二

南陌西疇自委蛇生來畎畝不知疲一犂耕處嫌雲重
孤杖芸時怪月遲

其三

郊原姹草自萋萋桑柘參差稻葉齊昨夜田園新雨足

桔槔懸向草房西

其四

抱犢穿雲入翠微山深草長食牛肥嬉遊不覺歸來晚
月在茅簷露在衣

其五

雲滿平湖水滿川築堤分綠灌溪田坡前草軟堪停息
閒與牛羊相對眠

其六

晚煙出谷犬聲哀寂寂衡門掩草萊月黑隔林人語響

兒童溪上釣魚回

其七

辟纑織屨夜將分兒女燈前笑語聞田水繞門蛙閣閣
山雲欲屋犬狺狺

其八

南山種荳北山麻後圃荒涼也蒔瓜浪說人間多富貴
邨園今已足生涯

其九

種竹編籬自一邨雞鳴桑樹犬當門數家畊鑿渾親睦

不用詩書教子孫

其十

石牆板屋景蕭然山霧湖煙隔市廛秫熟酒香鄰叟過
荳花棚下說豐年

宿靈巖山中

爲探仙洞覓靈文偶宿元都麋鹿羣我有杖藜堪濟勝
明朝剷破幾山雲

紀夢 有序

宿雲衢山夢亡室潘氏出袖中扇子下所帶蘭花投余欲與之語忽有羣姝擁之而去

三年光景小屏東忽掩泉臺有夢通自是儂家嗟命薄
忍將團扇怨秋風

其二

雲鬟蟬鬢助新粧一朵幽花送淡香拈此贈郎郎記取
同心氣味忍相忘

陪王太學集大兄溪閣時有麗人在坐分得十二文 先生大兄名紹祿出副貢生官鴻臚寺序班

小閣臨溪滸開樽思不羣雨清千斛酒牕納一川雲花

氣生歌扇香風上練裙更闌情未劇剪燭更論文

閉關

委巷阻高車春風處士廬飢鼯宮古壁仙蠹老殘書牕
色羣峰秀琴聲一室虛櫻桃花放盡猶未到郊墟

頤園佚老爲鄒見之賦

浮生何事不勞神老去爲園可佚身茅屋雨中紅杏亂
藥欄春入紫苔深一畦杞菊堪供饌半榻琴書足慰貧
點綴太平惟有爾芒鞵鳩杖白綸巾

獨訪仙家

爲訪山居到翠微柴門犬吠主人歸籬間亭午晴光好野菜花開蝶亂飛

方雪樓題壁

古屋深巷中門徑獨幽窈雖則逼人煙閉關謝塵擾小樓何崔嵬天風生木杪疎櫺納山光四面羣峰繞豈必深巖居煙霞胸不少六時無俗情高枕聽山鳥

日涉園餞應祿姪北上（應祿鴻臚啓元仲子時將隨父入都）

夏木陰三徑驪歌酒一杯炎蒸簾外盡涼氣雨邊來獻賦非吾事談詩愛爾才今朝須拚醉離思不堪裁

諫議兄瑤圃閩還集雲衢山遲鴻臚兄不至（諫議名懋尊萬歷甲辰進士甲寅以禮給須詔閩浙鴻臚名啓元甲戌進士並時以南典客持節過里門）

漢使閩中返清樽石角開詩分寒澗響鐘出亂松來霞氣生楓樹山雲落酒杯何時重洗盞卿月照巖隈

蒼筤谷雜詠 并序

里中有梅花源岡巒迴遭泉甘土肥不讓盤谷其西北隅一谷幽邃中多篠簜曰蒼筤谷余別業在焉谷口有古佛巖谷中有栗亭語泉曲澗新月池片雲巖通幽徑余更欲築室於栗亭之後以爲棲息之所預爲之名曰默仙草廬各賦一絶

古佛巖

慧日巖頭照慈雲石上平獨擕香一瓣頂禮古先生

栗亭（自注）家君所題

陶公營栗里遺風千古馨阿翁有遐想因以名吾亭

語泉

一塢堪避喧塵囂隔幾許惟聞林木間山泉作人語

曲澗

引泉成曲折仙客汎霞觴流急一觴覆人間水盡香

新月池

小池滙石淙劖石爲新月一勺自盈盈寒光照清檝

片雲巖

山靜雲不流何年凝於此素有面壁心雙跏片雲裏

通幽徑

一徑何陰森中有最幽處漁父與山翁來此共箕踞

默仙草廬

何年來築室默坐飲醍醐青猿共白鶴晝靜莫相呼

秋日山居

山氣蕭疎草色黃秋聲起處一茅堂宜人最是巖頭桂故遣凉飔散晚香

其二

柴門滿地綻黃花茅屋居然處士家何處故人攜酒至山風吹落葛巾斜

其三

林間原自足怡情玉露搏秋山更清疎雨灑苔蟲唧唧淡煙護竹月盈盈

其四

山雲能白樹能紅一段秋容萬壑中有客閒來無俗事門前汲澗洗梧桐

山中道士

自入名山後休糧養大年掃雲安藥竈分水灌芝田屋倚松崖固壇臨瀑布懸燒丹深洞裏林際起疎煙

其二

苦嫌人世濁獨倚白雲層道服裁青荔丹書束紫藤劚苓供藥餌養鶴待飛升漫謂蓬壺遠乘風幾度登

侍家大人篁邨池館觀蓮

事親因洗腆戀賞且遲留雨脚收殘暑荷香入素秋林泉方可樂詩禮未能求歸路無愁晚千峰月一鉤

九日邀無且羽伯子餘子長子將諸兄栗亭小集分得林字　羽伯名鳳翔先生塾師子餘名紹蘇子長名紹祚子將名紹禎皆先生同懷

結伴盡詞林登高興不禁蒼苔縈古路綠竹下幽禽巖溜偏鳴玉籬花欲綻金天倫同樂事石上一樽深

高湖峰頂采菊

孤峰十日九雲遮秋曉登臨送目賒此地近天得清氣故攜仙伴采黃花

高湖山白雲菴　菴屋瓦皆鐵余諫議懋孳題額曰鐵瓦禪林

危峰縹緲白雲團上有松菴夏亦寒往往罡風飄瓦去故將鐵板壓簷端

贈僧

爲厭市塵囂隱計江南行盡策孤筇山中尋得安禪處古洞名泉萬仞峰

美人迯禪

應以何身度仙仙一麗娟掃眉心乍淡臨鏡意俱闌皓
齒流清梵纖鞋露寳蓮安禪花影下無奈畫衣妍

夢皓鬚老人贈鉢盂

不慕人天供思將一鉢終就眠成好夢持贈自山翁浮
水同杯渡傳燈與衲同獦獠圓寂後何處印宗風

戴水部斐君先生枉集山庄（水部名澳別號二雅居士寧波人）

山風吹暑暑欲消宰官戀賞來岩巃頃過白嶽聊舒眺
搴風而上摩層霄更憐仙洞久岑寂一經物色山靈驕
巡澗行行入邨落廬舍雞犬胡蕭條田家那解羅珍飶

瓦盤青入園蔬苗歸去奚囊幽句滿新安邨壑胸應饒

獨坐幽篁裏

綠玉迴遭十畝餘布袍斗笠坐來初林邊分水清詩思
石上吹雲讀道書亂葉散陰煙淡淡寒梢欹澗影疎疎
一聲長嘯琴三弄明月窺人到草廬

山居感時（自注戊午作）

泗上蝗災未晏然東陲又復報烽煙廟廊自是多籌畫
且向山牕一醉眠

通鑑萬歷四十六年夏四月我
大清兵克撫順守將王命印死之李永芳降總兵官張
承廕率師來援分軍爲三據險自固尋師潰承廕
戰死將士死者萬人諸堡皆陷閏四月起楊鎬爲
兵部尙書經略遼東秋七月我
大清兵克淸河堡守將鄒儲賢張旆戰死全遼震動而
諸路兵尙未出關帝賜楊鎬尙方劍得
斬總兵以下官至冬四方援兵始集

送羽伯兄遊白嶽

靈區曾到憶鬚時載酒天門學賦詩萬壑寒煙擕兩袖
千峰爽氣撲雙眉笋輿藤杖飄然往雲洞花源信所之
料得登臨多好句歸來先借野人披

晚聞堂集卷之一終

宗後學[illegible]雲 輯
星源余紹祉子疇著
裔孫[illegible]增[illegible]校
同邑 單士修佩綸 梓

山中吟草 起萬歷己未至天啓辛酉

天子鄣嶺中

山半孤高已絕羣仙人笙鶴定相聞千章灌木聲聲鳥
萬點晴峰葉葉雲人世風塵林際斷乾坤清俗嶺頭分
芒鞵踏破花宮遠買勇捫蘿日欲曛

詠三天子鄣 有序

三天子鄣距婺源縣北百里又曰三天子都曰鑾中曰三王山曰玉山曰率山曰大鄣曰黟山曰浙山土人則恆稱爲張公山按水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廬江出三天子都入彭蠡西今惟張公山之水朌合朱考亭云當在徽饒之交今山之西面則屬浮梁信爲古三天子鄣無疑而國朝一統志指天子鄣在績溪不知績之水有入浙無入廬郡先達牛宗伯汪京兆二公皆博雅名臣已嘖嘖辨之矣

東南稱最勝鳥道獨崎嶇澗落分廬浙山迴盡楚吳中
峰森王氣半嶺近清都忽作孫登嘯能通帝座無

習靜天鄣僧樓

名山堪著我小閣獨高棲磬發羣峰響牕開遠岫低著
書分佛慧息念養天倪一出兹山外風塵撲馬蹄

山樓對雨

小閣深煙雨雷聲在屋脊拍將茗葉青打落松花白

其二

牕前數點峰十日九不見欲將白鸞尾掃開雲一片

其三

山雨久不收打鐘鐘亦啞牕櫺纔一開煙霧滿床下

肩吾兄冒雨過訪天鄣

遊興輕山雨孤筇上翠微到門茶正熟佐酒筍初肥濃
霧沐松葉陰雲抹葛衣未能收勝槩底事便言歸

新晴天鄣樓閒眺

羣峰新霽竹新齊山鳥窺人隔樹啼草閣去天才尺五
白雲飛到小牕西

山行宿高際菴

禪房深處賸秋聲山月山風滿室清一丈石牆隔流水淙淙到耳夢魂輕

秋山月夜

峰頂微雲向晚收娟娟明月到高樓打門葉落山家靜倚澗松涼鶴夢幽萬事忘心惟穩睡一生得意在無求床頭酒甕剛傾盡對客烹泉泛瓦甌

送漢上人還江西

隻履孤節到處棲焚香寫偈別招提新安也自多形勝底事偏憐江水西

秋夜

高梧脩竹小樓前月色清涼秋滿天鼓罷桐絲人睡後一鐺活火煮山泉

習靜雲衢山應祿姪過訪同登峰頭覽眺

一山高不極更上千仞岡羣峰失岸嵂此地獨昂藏浮雲杖底白落日山腰黃俯眂人間世纍纍蜂之房人爲名利驅終日徒攘攘我等具仙骨天際欲翱翔安得控元鶴搏風而獨上背直負青天四海收一望此時看世

人當又作何狀

同應祿宿山中

幽人一榻竹牕眠半說禪機半說仙剛是穿雲舒眺下夢來猶自在山巔

其二

山雨山風夜半時庭前殘菊諒難支竹聲敲破神仙夢收拾清音入小詩

入定

蒲團枯坐篆煙濃牕竹無聲月在松門外客來人不見一池秋水白芙蓉

石室

閒來坐石室室小受雲多長年無客到被髮鼓雲和

戴元震從湖上歸過訪山中夜酌

遊客初從湖上回湖雲攜得到巖隈探奇囊內詩千首話舊床頭酒一盃籬外聲清初發磬林間香細欲開梅滿溪涼月紛紛白絕勝山陰雪後來

山中接戴工部見懷詩

山癖支公似幽棲揚子同詩來千里外人在四明中開

卷傳芝宇論交戀桂叢何年乘小艇海上挹元風

戴工部寄示江上吟漫賦三絶答之

君家在海濱胡乃到江側但恐難爲水江容愀無色

其二

去年山中遊今年江上醉偶現宰官身長抱幽人致

其三

夫子憐才甚交士盡知名何期江水上猶記有余生

蒼筤谷小石池

深谷多幽意山泉此發源疏流通地肺劖石損雲根湛

湛天分色涓涓月印痕道人脩水觀破衲坐晨昏

山樓春雨

簷溜如飛瀑柴門晝獨扃小樓雲到暝高樹雨中青禦濕燒沉水拈花插膽瓶壁懸孤劍在昨夜走風霆

寄應祿

三年高榻長苔斑花落花開獨掩關緩步也能蘇病骨試攜短杖看春山

夢中作山居詩

紅滿郊原綠滿村遊人處處載淸樽山中有客惟高枕開盡桃花也閉門

蒼筤谷書竹上

一塢邃且幽中多鷂與篠流泉洗其根殘雲抱其杪

不二山房同友人對月因憶石雲亭竹影當佳乘興觀之

山人好幽事選勝夜褰裳冷月侵巖竹濃陰印石床靜看心亦淡昃映影偏長欲裂鵝溪絹摹成掛草堂

答山僧寄串珠

寄來百八珠一繩穿可畢勘破此中機萬法歸於一

贈蜀僧

一瓣旃檀一卷經常攜筇杖上孤亭何須遙憶峨嵋月到處青山列翠屛

避暑天子鄣

勝地堪逃暑年年挾策過谷收斜照少峰帶濕雲多詩意生林澗琴心入薜蘿行吟若有得松露灑中阿

天子鄣龍湫觀瀑

探奇窮地險短杖不堪扶緣壁攀藤弱梯崖怪樹枯雲中飛素練天半灑瓊珠乍見忽狂叫眠龍或可呼

其二

龍湫天所設鬼斧豈能裁瀑散晴崖雨林驚白晝雷陰
風鳴樹杪雲氣黑巖隈幽詭非如此何人涉險來

同窓上人窮天部金沙淵源

欲窮源盡處扶杖步徐徐石上留禪偈藤根上蠧書路
隨山鳥去泉倩老僧疏自看龍湫後巉巇亦坦如

山中夜雨偶讀仲兄故札 仲兄名紹禮

一束殘煤在持看獨泫然情偏鍾幼弟人已化胎仙我
亦事神鬼君翻到壞泉山堂多寂寞聽雨意空懸

四兄子將小齋新成 子將名紹禎邑諸生晩學仙術號乾陽子見發志隱逸傳

小齋纔搆繞花陰庭樹交加綠滿林宛轉池通一泓水
潺湲響韻數聲琴鐺茶自帶煙霞味盆石渾多邱壑心
長日掩關無俗屐禽呼竹笑助高吟

冬日山居

薄暮寒初側山中物色淸梅花幾个樹茅屋兩三楹雪
意峰前滿煙鬟竹外輕僧來香一瓣相對話無生

其二

林泉應有癖歲暮尙幽棲寒鳥依簷宿飢猨近屋啼負
暄松樹下覓句竹園西客到無迎送攜琴偶過溪

其三

山靜人蹤少天寒木葉稀陰雲和雨濕微霰逐風飛酒
熟呼朋至花開放鶴歸溪頭冰欲合簑笠上漁磯

感時 自注庚申作

太白見東井遼陽動鼙鼓敵騎突漢營壯士命如土中
原選名將但得劉與杜孤軍竟深入殺人未勝數疇敗
乃公事戎機漏密語援卒皆失道血戰應己苦肝腦膏
沙場赫然天亦怒漢川起放臣出關握銅虎三年未解

兵司農空外府東南增賦稅西北充部伍兵食猶未足
將來何以補生平疾佳兵於今思漢武

通鑑萬歷四十七年春正月蚩尤旗見長竟天二
月楊鎬帥師出塞分兵四道總兵官馬林出開原
攻北杜松出撫順攻西李如柏從鴉鶻關出趣淸
河攻南東南則以劉綎出寬奠由涼馬佃擣後而
以朝鮮兵助之號四十七萬期三月二日會二道
關並進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松欲立首功先渡
渾河進至二道關遇伏戰歿全軍盡覆林率別原
兵出三坌口聞松敗結營自固我
大清兵乘高奮擊林大敗遁去鎬聞急檄止如柏綎兩
軍如柏遂不進綎已深入三百里至渾河
大清兵擊之不動已乃張松旗幟被其衣甲以紿綎既
入營營中大亂綎力戰死惟如柏軍獲全文武將
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喪軍士四萬八千五
百餘人亡失馬駝甲仗無算敗書聞京師大震言

官交章劾鎬逮下詔獄論死六月命熊廷弼經略遼東未出京開原失廷弼上言乞速遣將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悞臣悞遼兼悞國也疏入報允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爲守禦計法嚴令行數月守備大固先是四十六年帝以遼左軍餉不敷除貴州地磽瘠有苗變不加外餘省照萬歷六年會計錄派定七百餘萬頃每畝加三釐五毫共加銀二百萬有奇是年復加賦額至八百萬時遼餉五百餘萬軍心賴以稍安而天下蕭然民生困弊矣〔按〕熊襄愍公廷弼湖廣江夏人昔嘗按遼時罷官居家詩中漢川起放臣指襄愍也事在萬歷己未先生詩作於庚申追思而興感也

登福山

山名噪人耳今始一登臨到谷春猶冷經巘晝亦陰峰凝青藹合洞受白雲深衆壑鐘聲入層巒樹影森崖危分作磴石亂湊爲林猱穴晴煙護龍池曉霧沉僧來破岑寂鳥語助謳吟久矣耽元賞悠然愜素心

太華山圖歌

生平但遘長安人邂逅便將太華詢何期尺幅見面目峰巒洞壑眞不眞遊人舌敝說不出繪師寸管寧有神亂峰千葉抽雲出鳥道一綫盤天根飛崖傾仄勢欲墜手挽鐵絙攀嶙峋何怪韓公發高慟愁於絕巘老其身只此楮上之奇詭入眼惴惴雙眉顰道人素有五嶽志先覷玉井蓮花新

飲張貞父先生園閣得清字

文園藻會値新晴千本名花一閣清拂檻柳絲飄楚楚滿山佳氣鬱盈盈俗緣吾輩應無分詞苑君家合有名牕外練江深似許何如今日主人情

練江行

吳越之間山最幽中橫一道白光浮羣峰倒影看眉列虹橋遠駕飛青虬波光瀠蕩清堪挹山色陰森翠欲流

波光山色相吞吐錦帆朱舫紛來遊長堤十里垂楊秀掩映樓臺如輻輳細簾繡幔橫短鈎瑶琴錦瑟風前奏遊人逸睇意欲飛夭桃紅杏正芳菲望中桃杏猶粗俗婀娜樓頭金縷衣金縷如花嬌欲死雕欄紅袖含情倚百寶仙衣雜珮明誰家遊冶繁華子清歌一曲酒一巵醉臥花茵呼不起玉簫金管聲入雲乳燕嬌鶯遠近聞處處輕煙生岸草年年艷舞滿江濆江上幽人獨容與山情水思因誰語飛花故故逐人衣布袍懶入看花旅閑招漁父與溪翁一聲鐵篴凌煙渚

登巖先生釣臺

客星棲泊處人目㬌偏清山色傳高致江容想淡情不知天子貴誰謂布衣輕仰止孤臺下征帆且莫行

湖上

一水開明鏡千巘列翠圍湖寬雲盡納堤暗樹初肥遊女紅衫隊山人白苧衣西峰殘照少彩鷁正飛飛

湖心亭雨後同鄭正之

十里玻璃合孤亭一眺清煙深三竺暝雲薄六橋明峰影湖心黑菱香水面生[illegible]去柳外聽流鶯

西湖遊詠

輕風一水平落日衆山明挐舟白雲邊菱芰紛紛長湖水生空明堤樹發清響兩峰雲獨低孤嶼氣偏爽亭榭宛中央位置都幽敞胸臆忽豁然乾坤容俯仰安得從林逋山水結幽賞

登吳山謁大父祠堂 先生祖諱一龍萬歷乙丑進士官浙江布政使有惠政民立祠祀之

巖垣尊岳伯澤國領諸侯淸白貽三世旬宣半九州政聲猶未寂父老尚堪諏蒯貌歸然在名山最上頭

登虎邱

乍霽吳門一繫船探奇初問虎邱巔劍池絕壁含陰氣鶴澗孤亭納紫煙石似片雲開坦坦山因宿雨灑鮮鮮生公去後誰談法惟有遊人張管絃

飲葛稚川丹井

三茅山下是仙鄉故址猶存丹井香漫謂刀圭無處覓一瓢沆瀣儘堪嘗

其二

仙翁曾此漂丹砂水面輕浮白雪芽持向街頭人不買

至今井上結陰霞

登勾曲山

疇昔檢仙籍獲睹茲山圖動我采真興恍惚神先徂我今千里來持鑱入元都仙人不可問悠悠白雲孤洞壑多紆迴古木不計株曲澗鳴哀玉複嶺天上途三峰立雲際秀色不可摹傳聞此山中往往多仙徒麈尾供揮拂鶴背乘踟躕安得見斯人授我長生符解此濁形骸易以冰雪膚左手挽雲英右手攜雪奴笙鶴紛相從去云訪蓬壺為問山中人嘗見仙人無

題華陽洞(自注)道家第八洞天

尋帝好巖居嘗洞有其七更欲選靈區剖石爲丹室巨靈運神斤一劈洞天出中寬窄其扃蒼崖瑶草茁我來因還勝槩以訪丹術仙人雖不逢到此也清逸

集巨源王孫丹房 巨源王孫明宗室也封派未詳

來園賓客集花前却訝雲房是洞天曾覓鐵帆浮弱水因探芝草渡紅泉蒲團夜對三更月玉麈朝揮五嶽煙纔得黃芽堪服食八公山上有飛仙

過松菊草堂呈朱宗伯蘭嵎先生

當年獻賦陋相如花放西園讀秘書弔古曾瞻箕聖墓草元聊結子雲居紫霞縹緲三台近綵筆縱横八斗餘月滿江頭煙滿谷君恩未許作樵漁

七夕集江于羽園居

南國秋光滿西園夜氣清飲低穿線月看盡渡河星亂石森森秀帶花歷歷明此間多白雪郢曲許誰賡

登雨花臺望金陵形勝

層臺高不極遂目曠懷生地勢窮淮海江流帶楚荆龍盤鍾阜曲虎踞石頭城氣自秦時王功當昭代成雲中雙闕湧霞外六宮明固國須憑德籌時莫諱兵東陲烽火急登眺不勝情

是詩作於天啓元年辛酉(按)明史熹宗初卽位用御史馮三元等言罷經略熊廷弼以袁應泰代之明年三月我大清兵取瀋陽總兵賀世賢副將戚金等皆戰死經略袁應泰集諸軍幷力守遼陽大清兵薄城入應泰自縊死巡撫張銓副使何廷魁等俱不屈死京師大震夏四月以王化貞巡撫廣寧六月貶馮三元等官復起熊廷弼經略遼東化貞與廷弼議不合兵部尚書張鶴鳴力主化貞凡廷弼所奏請悉從中阻之此詩末四句指遼瀋事也

望采石磯

供奉乘流去磯頭空白雲天高波浩蕩江濶氣氤氳祠

擁前朝樹人脩水國文今宵投宿處夢裏定逢君

同張長鱗禪房夜話因出山居吟見示

寄跡依香阜論交得素心秋風孤磬冷夜雨一菴深海宇驚多事江湖久廢吟憐君詩幾卷字字話山林

梘田山中

鬱鬱一邨裏終天恨有餘淚彈春雨後愁入夜猨初欲養已無及懷恩不可舒借廬依野竹薦墓釣溪魚隱去或耕壠悲來罷著書澗寒泉韻苦林寂樹陰疎谷口舟堪濟峰頭雲可鋤青山不用買吾願卜幽居

其二

倚樓借空谷念至不勝嗟地僻居民少山深古意賒烏聲喧落日馬戲覆陰霞夜壑迴腸雨晨飀濺淚花捫心惟是愧觀行有何嘉負罪對天地無成度歲華樹同元鹿守蘿倚白雲遮兒靡封侯骨空懷置蔦家

登原盈伯溪樓讀杞菊園諸集 原盈名若冲見第五卷哭原盈伯詩

小閣溪頭隱者居殘書亂積走仙魚先生十載未窺戶詩草編成一尺餘

題巽所先生傳後 自注傳乃先大夫所撰

當年文祖拂衣時日對山翁共覓詩花塢煙消鷗社散松喬鶴老不勝思

聞袁司理青瑤師師出關司理爲家諫議兄丙辰所舉士 諫議名懋葵丙辰分校禮闈司理名玉佩廣東東莞人出諫議門下宦蹟未詳

邯壑棲遲意愀然東陲久未靜烽煙幾年選將勞推轂此日掄才已得賢天上詞人分虎竹中原壯士按龍泉桑公桃李花初放邊地春風青草連

其二

曉望通雲塞外浮宣威欲解聖人憂文壇蚤已稱飛將武略應須拜列侯豹尾迎風邊月暗魚腸嘯雨海天秋功成濟北求黃石懷舊寧忘圯上遊

晚聞堂集卷之二終

山中吟後序

夫詩獨取唐之近體猶風之取十五國選之取漢魏也然風昉於十五國遂成十五國之風選昉於漢魏遂成漢魏之選近體昉於唐遂成唐之體各不相師匠心而吐不過曲肖乎情而止我明李獻吉蹶生支除草昧刻意摹杜時露獻吉面目濟南生嗣興執耳登壇弇州翼蔚起倡予和女如出一律而于鱗之高以雄元美之高以暢繼響者誰他如何仲默之宏徐文長之詭屠緯眞闡淨業煽元風袁石公以灑脫稱陳眉公以美秀著言

雖人人殊固今時之宗工哉吾弟子疇太僕公愛孫生最晚非侍祖東墅督畊則著滕西園蒔樹太僕公通籍蚤收身亦蚤幅巾林壑十五年與鄉人伍忘其貴以故子疇忘其祖之爲冏卿并忘其爲冏卿孫也疏榮慕古淺於嗜澤於道不清談而元不著戰而韻不捉麈尾而有王謝家風其詩亦未嘗擬國風沿古選襲近體而淸貴淡宕壹抒其肺腑曲悉其性情適肖其爲子疇而已跡其似古之王孟今之徐陳差堪伯仲金陵朱宗伯四明戴銓部所贈序儼然元晏先生矣子疇久從吾講經生莪故知子疇最深然吾之重子疇不獨以詩嘗言今之榮利相矜奢麗相角也無異癡兒之以木戴相驕也騷賦之士以宏博相誇穠艷相騁也無異市兒之以貨寶相驕也因題其詩曰山中吟草其疏榮之志歟雖然太僕公仕而後辟彊以老明農東野日涉西園周情陶思非隱而隱者也勗旃子疇將繩太僕公之武是圖山中豈所以置子疇哉從兄鳳翔羽伯甫書於雲衢山之不二山房

星源余紹祉子疇著　宗後學龍光燦雲 輯
同邑 齊學培滋圃 校
單士修佩綸 梓

戊寅草 起天啓壬戌至丙寅

雨霽

午榻山齋入黑甜起來斜日到牕邊不知夢裏幾何雨但見花間一尺泉

山夜

一徑竹煙濕數株松露淸幽人好夜坐落月滿柴荆

其二

牕下泉聲細壁間蟲語多欲眠眠未得山磬出深蘿

隱者

我愛隱君子蕭疎已是仙雨舟同鶴載月寺借僧眠沽酒一入市穿雲半上天松間見人跡茅屋又須遷

園居

小園村僻處閉戶卽長林種竹嫌蹊直安禪喜屋深亭多詩酒日人少利名心喧寂此剛可無煩問遠岑

弔松

拳躋峰頂路陰底幾徘徊何日化龍去從今無鶴來靑天失偃蓋白石損莓苔寄語山中客毋寧處不才

秋夜大鄣山中

人世暑猶烈山中已瑟蕭月階橫積水松頂落寒潮關外羽書急邉城獵火驕慚予眠薜荔涼福未能消

(通鑑)天啓二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取西平堡時葉向高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亦多右化貞令毋受廷弼節制中外俱知經撫不和必悞疆事帝令羣臣議兩人去留張鶴鳴請撤廷弼他用帝令再議議未上而
大清兵渡河攻西平堡化貞盡發廣寧兵付遊擊孫得

功參將祖大壽令會總兵祁秉忠往援廷弼亦檄總兵劉渠來會遇
大清兵於平陽橋鋒始交得功遽走呼曰兵敗矣諸軍皆走渠秉忠及副將劉徵戰死羅一貫自刎大壽走覺華島得功遂降廣寧城中訛言敵已薄城居民驚竄化貞莫知所爲單騎從二僕西奔遇廷弼於大淩河相與護難民入關二人並逮下獄論死鶴鳴亦罷廣寧旣失東事益急八月以大學士孫承宗經略薊遼定軍制申明職守軍聲頗振

其二

暑氣半山盡涼雲衆壑多新詩題亂竹寒瀑落深蘿僧供秋畦菜人眠月地簑浩歌歌不足吾亦奈之何

市隱

何妨涸牛馬不定卜林泉歲子簾垂地長房壺有天修琴時閉戶販藥偶居廛笑問終南客於中幾個仙

種蘭

海棠是美人侍兒桃與李惟此幽蘭花儼然士君子美人信可憐侍兒亦可喜我既見君子安敢不敬止所期香不聞種蘭有妙理

偶題

東家有老饞積錢高如山終日惟逐逐頃刻不得閒西家有老儒杜門窮著書四壁雖蕭然閒中樂有餘人各

寶其寶易之雙躊躇

題畫

十五香肌望似冰紅羅衫子弱難勝陌頭楊柳新垂綠畫閣朱欄莫久憑

又

碧桐丹桂映朱甍漏下娟娟新月明夜夜後園拜寒影至今花徑一人行

贈僧

湖海飛行七十年於今歸去好安禪世間脚步惟僧濶衲裏齊州九點煙

送子餘兄禮普陀

輕舠巖瀨下東指越王臺澤國春多雨荒江夜破雷地窮知海濶水獨載天來料得皈依處青蓮十丈開

春日山行

宿雨洗邨壑春風助爭茶採芝逢道士看竹到人家有樹有啼鳥無邨無落花布袍山外去三日帶煙霞

新霽野步

小憩初見日結伴到郊原莎草軟邊席桃花落處邨雨

餘山乍醒春至鳥多言但是逢晴霽須攜酒滿樽

仙謠

渴飲石中髓飢餐松下苓時騎一隻鶴點破九天青

其二

暮向西池宿朝從東海來我僕猶未痛我馬猶未隤

其三

手中有酒籌羽衣舞莫休頭上有明月霓裳歌莫歇

其四

濁醪不堪飲惟餐北斗漿膏粱不堪食石上尋菖陽

其五

巖松千歲實溪桃萬樹花道人獨來往赤脚踏煙霞

其六

元圃未可登終南遊莫竟其閒習靜人大半無名姓

其七

覿面無俗人相招皆道侶青牛作馬騎白鹿代人語

其八

散聖分十洲上仙駐三島呼龍耕白雲徧地種瑤草

其九

曾見蓬萊邊十度爲桑田曾見瑤池水桃花百回死

其十

調神上紫霄願比散仙例不敢傾天曹布衣朝上帝

大鄣山樓夜坐

數千仞上一孤樓星在衣裳月在頭無論紅塵飛不到白雲也秪半山浮

覆亡室故衾愴然有感

十年未御此衾裯燈下重看淚便流漢水月寒空有夢巫山雲斷不勝秋瓊芳早折人何在玉樹生埋物自畱今夜相思無限意清魂髣髴到齋頭

江亦高胡去疾過宿山中

西風下高樹黃葉響牕前人共秋山榻葵烹夜壑泉亂峰都著月老竹不勝煙傾盡床頭甕中宵客未眠

梅花

羅浮仙人不著塵刻玉爲骨冰爲心人間卉族政枯落孤邨獨占煙雨深幽人相對骨格古清標映帶何楚楚一瓶雲液瀉花間吹簫鼓琴山鶴舞紛紛凉月灑苔階片片冷雲濕花塢斜枝拂水溪路香素肌濺雪茅屋黃

夜深不寐推牕看翩翩美人凝淡粧

山中臥雪

滿天輕絮故飛飛一榻空山獨掩扉谷口徑迷人不到此時眞與世相違

其二

一區山屋倚禪關度盡年華家未還十里梅花三尺雪此身不信在人間

春前一日浮梁城外小集

郭外多精舍紛紛盡種梅班荆消雪地燒笋禦寒杯山

紫日剛暮樹青春要來莫愁歸路晚圓魄照城隈

題黃二爲師萬竹山房見第四卷昌江春及哭黃二爲師詩序

高人開勝地亂竹隱精廬障日容禽夢飾雲滿客裾孤吟山亦響一嘯籟皆虛却似王維館深林許獨居

寄秋潭僧

天下難容士騷人蚤入禪屋藏松竹地衣搭水雲田草以古稱聖詩惟瘦是賢秋菴鬢黃葉好句落牕前

勒竹

簸月篩雲性格惹煙含雨精神居然勁節君子又是無

心道人

種梅

階前數尺閒地恰宜一樹梅花待取紙牕月上看他疎影橫斜

山居

奇峯列數行一室攬中央竹弄寒梢翠梅園古樹香園爐憐火賤隱几覺人忙萬卷何曾破窺園却不妨

病起

經旬未出戶添却十分春乍見花開徧又聞鶯囀頻泉香時洗藥竹動偶來人幸矣此回病因之悟幻身

練江春望

望入春郊春色鮮賣花聲裏雜啼鵑一江流水開歌扇十里垂楊覆酒船墮馬人憐釵玉滑鬪雞誰得注錢偏山中一粒黃茅屋簷柳牕桃也自妍

贈僧

五臺殘雪洛伽暾繞謁文殊便普門却似西川觀競渡天津又去看猢猻

再登白嶽

岳以白得名其色乃深紫髫齡曾一遊見皮未抉髓祈靈因復來再獲覩帝時如見所夢物歷歷皆可喜初陟後天門五老森寒指紫霄巘畔泉天半雪花紫元宮頁玉屏壯麗王居擬香爐一顆峰巧匠琢不似右旋應接多嵓洞恣奇詭簾捲鮫人珠石印於菟趾天門一竇開送目可千里桃花澗獨幽喧囂頗不邇此中有老仙曾閱兩甲子吾猶及見之今惟蛻在耳遊窮一日力薄暮覲止矣投宿巘中廬明月照牕紙

飲瑤光樓

盤旋隨曲磴縹緲到孤樓碧漢獨高立飛仙許挾遊峰
巒攢勝地雲物變淸秋投我一時好名山與酒籌

石橋巘

何日巨靈劈飛崖一道縣渴虹方飮澗初月未行天巘
腹深懷屋雲根細語泉到來塵想盡暫得事金仙

種蕉

呼僮割取蕉根種種向山牕近北邊留得青天三四尺
容他明月到牕前

大郎兄小齋新成 大郎名啓元見第五卷哭大郎兄詩序

五嶽歸來八十餘家山深處結茅廬丹顏紺髮方瞳子
夜夜燒燈讀異書

其二

柴門雖設不常開惟恐靑鞋破碧苔却笑適之初罷相
門前猶問幾人來

胎息

雙簾半捲月朦朧元谷雲深一徑通遊客不來門巷靜
此時閒殺主人翁

雪夜

石泉松火山廬寂枯蕉凍竹聽幽客紙牕不是月生時
晶晶一片寒光炙仙姊散珠徧地明遊鶴梳翎滿空白
蓬門那得酒千鍾朱樓恨不深三尺

馮留仙先生枉集草堂 馮名元颺字爾賡慈谿人崇禎元年進士由主事累官僉都御史天津巡撫弟元飈字爾弢天啓二年進士由知縣徵授戶科給事中積至兵部尙書明史有傳

一溪貯月光微茫有客有客來遠方海內才名並北斗
山中燈火開西堂霜披菊圃晩花秀寒入人煙新橘香
却怪征車去太急明朝便欲離柴桑

送兩仲兄從馮留仙先生游學四明

東海有佳士我樂與之遊短筇懶出山獨臥天都陬我
兄好問奇寒江買孤舟雪重帆莫揚氷堅水不流征人
豈無歎爲道身不謀

其二

千里而一士所立猶比肩至人不常有旣見寧夷然康
成學馬融不面者三年古人得師難志慮乃愈堅今以
樽酒間相許無棄捐去去勿逡巡遲我明山前

題沈穎凡畫蘭

畫蘭非求似得其神乃貴我對沈郎花忽爾聞香氣

月下看梅

微茫山月伴黃昏寂寂荒園獨閉門滿地落英深似雪
倩誰呼醒玉奴魂

其二

草亭荒圃凍煙橫看盡南枝夢亦清多少空山人不到
殘香漠漠月盈盈

省墓

清樽灑夜臺念至不勝哀一慟裂山石雙泉濕蘚苔頭

顱如此矣吾道豈徒哉未若結茅屋來耕曲水隈

苦雨

天啓五年二三月陰雨緜緜未曾歇盧陵價已比天高
二麥將來種亦沒我乞羲輪帝不許天閽莫叩將誰語
陰霾皆自下方生非天殃民民自取我欲朱衣朝紫宸
太陽捧出當天心萬方照破陰霾盡山中願作耦耕人

日涉園紀懷

村西瘠壤不可耕奇峰羅列天削成此中鬱鬱有佳氣
林間幾見芝草生我祖棄官稱老圃歸來種得花成塢
短牆板屋傲朱門初衣偏入漁樵伍花綻樽前酒興孤
月明石上碁聲古酒與碁聲忽寂寥泥落空梁庭草驕
有孫歷落安足齒年當三十猶爾爾荒園獨坐理遺書
短檠夜半燈花紫終歲畏人長閉關委巷深深無往還
除却修花與洗竹萬事不知心獨頑記得庭前樹初植
小者如指大如臂今日參天與拂雲依稀二十年中事
倚檻空懷種樹人紅泉濕徧蒼苔地

七夕對雨

細雨暗清夜雙星何處尋淚漫天下落愁較世人深雲

濕渡河襪月昏穿線鍼仙家年是日原不甚商參

寄題普陀

天吳不治精魂死海底芳塵劈空起阿誰摘取青蓮花
一朵獨浮香海水上有金仙垂佩瓔手排巒壑開化城
潮音梵音落空濶撞鐘撾鼓鼕彭彭百靈奏技娛佛母
古龍吹笛神蛟舞珊瑚出水胭脂愁珍珠泛煙星宿雨
十方塵刹現慈光人間何事勞梯航我上蒲團刹那定
全身已是大悲王

中秋集子眞弟館 子眞名紹眞先生從弟

天凉地凉秋蕭蕭越羅衣薄吟魂消小雨洗花桂香溼
老蟾遮斷雲翹翹山堂光冷泣紅蠟珍珠細落琉璃榼
或歌或嘯或坐隱新詩可譜泉可品人間何處酒不香
恨恨今夜月微茫手把白鸞千尺尾上天掃雲迎素光

八月十六夜對雨

濃雲墮檻前又不覩娟娟黑暗已踰宿清輝動隔年卽
令明夜見遠遜昨宵圓喜有清樽在高樓且勿眠

黃二爲師坐贓削籍詩以寄慰

依舊初衣作隱淪敢將肝膽向人論曾攖龍項輸臣節

得抱魚竿亦主恩無物可留琴也賣有身未死道仍尊
山阿萬竹森森處茅屋從今獨掩門

黑雲歌贈邸少鶴先生 明史藝邸禾嘉貴州新添衛人舉萬歷四十一年鄉試好談兵天啓時安邦彥反捐貲制器協擒其黨何中蔚選祁門教諭以貴州巡撫蔡復一請選翰林待詔參復一軍崇禎元年有薦其知兵者命條上方略帝稱善卽授兵部主事按先生贈詩時邸公仍司鐸祁門也

黑雲潑天日不白山鬼晝行陰火碧黔南一帶封幽塵
野草生黃谿水赤登壇一叱義士起椎牛歃血報天子
走馬殺人聲不聞玉鋒一點胭脂紫論功不愛肘縣金

山城管領讀書人夜讀採薇朝射柳新詩漏出英雄心
中國健兒猛如虎于今十九膏原土紅粉黃金馬上回
毳帳琵琶發歌舞年年塵起醫無閭忠魂啼煙泣秋雨
欲雪大恥酬君王眼中如公不多數天生豪傑豈令閒
看攜大膽出雄關連環馬陣披堅破狠居胥頂勒銘還
功成去訪姚平仲與君共入青城山

羲和走馬篇贈陳山人

羲和走馬不停轡手把燭龍照天地王母桃花紅復紅
毿鬖髮短愁如織莫信雲英絳雪丹元牝中央有一九

此是元君貽我者子能見之生羽翰仙翁蚤歲知慕道
讀盡丹書欲却老浪遊湖海覓刀圭人間那有安期棗
歸來獨坐掩柴關始信吾身有大還西北無山東無水
看君騎鶴遊人間

天風吹海篇寄壽戴斐君先生

天風吹海生紫煙明山縹緲藏神仙身內有丹長不壞
尺宅寸田開世界已將姓字題麟洲未許形神棲鹿砦
曾探勝跡來古鄮黃海放歌白嶽觴土花生徧題詩石
三令雁耀飛精光天都峰下一把臂贈我靈文五千字

海花影裏君縣弧相思難縮長房地我當東向瀝一巵
願君亦爲我沉醉

壽大兄歌行

大父承恩誥甲兵千里攜家駐蠡城海波不動民尸祝
映日孫枝應禱生金光一片起秦望夜深飛入園花帳
至人之生豈偶然頂上牟尼呈異相少年豪氣何翩翩
說劍談詩稱俠仙柳外青樓金屈戌花間紫馬鐵連錢
區區一第豈難獲自視襄陽袖中石無奈舉世皆齊王
抱瑟年年空作客白門煙月照孤懷鏡中猶有鬚如戟

一身歷落家盡傾半爲貧交寄死生排難解紛無所取
素心爾爾安知名乾坤到處成知己把臂無非天下士
門前不許紫苔生雜沓芒鞵與珠履姬妾憂寒子叫飢
坐客朝朝進酒巵胸中自有雲夢與酣落筆偏淋漓
敲詩不用撚鬚斷奇處峨嵋插天半新愁不借酒杯消
金盡床頭勿長歎自云坡老是前身醉中呼我爲顛濱
文章事業安敢望千秋彷彿惟精神蚤慕東華晚西竺
氣術禪機如轉轂于今五十鬢未絲返照藏神守中谷
游戲人間無限期翠壑丹崖騎白鹿

送僧還白門

山樓常獨閉得爾偶同登積雪高於屋看梅瘦似僧維
摩飦不盡彌勒酒能勝還憶梁天子歸筇指秣陵

寄懷黃雲伯先生（雲伯應二爲先生之族）

幾度昌江上琴樽得共娛名容仙籍注道與古人俱佛
印山中寺希文郭外湖至今常有夢把臂入煙蕪

胡公邁歸自朝鮮（婺源縣志經濟傳胡皋字公邁文詞冨都中三十年欲立功邊陲嘗馳驟宣大寧固諸邊天啓間詔將軍趙佑宣撫朝鮮選技能邁衆之士副之部以皋應詔復命部奬之曰爲國宣勞壯猷異域將大用之而皋以魏璫肆

虐遂辭歸）

漢使下殊方揚帆絕大洋藩王盛禮樂異域靚衣裳遼
海十年火箕壇一瓣香歸來不受賞初服臥天鄣

贈詹問石先生（詹名軫光字君衡別號問石同邑慶源人萬歷己卯舉於鄉官至廣西平樂守見婺源縣志儒林傳）

拂袖歸來問故墟疏泉種竹葢精廬宦途幾歷家如洗
僧戒俱遵酒不除泠翠空青高士里金經玉偈聖人書
得供探汲皆名士清隱山頭擬卜居

答汪無隅

評書品畫與論文短夢相尋幾到君何日眞來鏽木上
扁舟泛盡一溪雲

月下對菊小飲

紛紛山月下柴門三徑肥香入醉魂貪與名花共高潔
自移短榻對籬根

其二

不向東風鬬艷姿偏宜霜月冷清時榮枯物理原如此
且盡花間酒一卮

三遊白岳登紫玉屏

幾回探秀嶽領略殊未全清晨理杖屨必欲窮幽元一
僧偶相從雙童引我前微茫徑有無攀躋如登天下覰
空濛濛上與雲氣連我身是鄰侯能立屏風巓坐對巉
上松屈曲枝倒縣雙童採盈把獻我巉石邊葉上膠如
飴入口流清涎當是元露成食之應可仙此回出山去
人間定千年

逢薄塵上人

仁者何方至應從兜率天眉横湖海氣衣帶薜蘿煙相
見似曾識未談先有禪豐干莫饒舌我不是金仙

莫刈蘭　天啓丙寅感時之作也〔通鑑〕魏忠賢必欲殺楊漣等誣以疆事受賄乙丑六月逮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下獄拷掠體無完膚至秋俱爲獄卒所斃大章不勝拷掠自縊死遂削前吏部尚書趙南星籍戍代州十二月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丙寅四月逮高攀龍周順昌周起元繆昌期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攀龍郎家衣冠自沉於池順昌等至坐以受贓五日一追比俱拷掠死獄中

勸君莫刈蘭刈蘭我心傷留取空山裏當爲王者香　解一
勸君莫刈蘭蘭斷不復接忍使美郎君滿腰縣艾葉　解二
勸君莫刈蘭蘭枯荆棘生荆棘不可除路人空不平　解三
勸君莫刈蘭芳蘭亦大苦當門不見容不如在深塢　解四

勸君莫刈蘭刈蘭刀似雪但恐刈未完指頭先灑血　解五
勸君莫刈蘭刈盡成何用不念此時芳也念昔人種　解六

尋僧

萬折千盤斷復連芒鞋踏破幾峰煙石頭敲火煮山茶
不到人間又十年

墨竹

卉族紛紛共鬬妍此君風格獨仙仙試看滿卷蕭疎影
盡是松滋與澗泉

其二

畫求形似笑兒童亂掃寒梢豈在工但把一腔瀟灑意
化爲千畝渭川風

其三

文子開堂奉墨君坡仙別館與平分儂家何處堪留客
茅屋空山鎖白雲

其四

誰寫離披玉數枝小牕閒展一題詩忽然記得蒼筤谷
獨立茅亭風雨時

晚聞堂集卷之三終

晚聞堂集卷之四

星源余紹祉子畸著
宗後學[illegible]燦雲 輯
同邑 [illegible]滋甫 校
單士修佩綸 梓

卯午草 起天啓丁卯至崇禎庚午

續夢 有引

前六句夢中作醒而足之時天啓丁卯正月二十四夜也

眼看嵐光耳聽泉石田茅屋自天然猿啼古木風初急
鶴照淸池月正圓好客近嫌妨白業收書元不愛青錢

生來一副枯寒骨夢裏新詩也說禪

鄣山寄招許長仁

名山不知仮兀坐莫記年人跡少往還久不聞跫然許
郎旌陽孫氣骨何仙仙我欲從之遊杖履不肯前與其
我城市毋寧君林泉相期一樽酒中峰秋月圓

贈僧

石燈如水照松龕十載蒲團未放參欲識西來眞祖意
青天明月在空潭

秦淮

嫣紅軟紫列成行酒滿金樽月滿堂惟有道人身上袷歸來不做百花香

別邱少鶴先生

黔山吳水兩悠悠萬里相逢意便投酒盞寒侵虹井月漁舠輕載練江秋身經軍旅推名將官列儒林是隱流從此遠離勞夢寐暮雲春樹總生愁

薄塵上人過訪

危崕奇壑深藏秋千里故人飛錫遊黃葉滿階砌蟲語

白雲響澗山泉流祖風久寂爾應起儒術無成吾欲休趣此色身相努力莫教霜雪生人頭

大鄣兄過訪日涉園

一枝疎雨過林隈拄杖敲門看竹來蕭散猶然窮谷叟清虛原具上仙胎閒中得趣惟詩卷老去宜人是酒杯滿徑黃花相掩映多情專似爲翁開

贈貞復兄 貞復名紹元邑諸生後改入武庠

俠氣翩翩詩骨清素心不入世間情論交湖海多耆舊學道邱園有弟兄劍術十年懷未試陰符三載揣初成人生何必中書考白社青山要主盟

訪客

小徑陰深入翠微爲尋山客到巘屏藤蘿滿路人新破橘柚經霜實正肥地僻翻能存古意菊疎猶自帶殘緋蕭齋雅會無陳侶半是緇衣半白衣

招薄塵棲鄣山

三天子鄣山插天上通帝座神霄連禹后著經錫嘉號軒皇燒鼎留古煙秋雨半山作冰雪凍雲滿地生苔錢鳥道微茫入空碧除卻山僧無過客花宮東畔有荒臺

剪茅欲結幽人宅名山須待高人棲我師不來誰品題莫戀湖頭舊茅屋門前車馬紛相逐茶社詩壇日往還蕭疎空對西園竹何如幽窈深谷中流水淙淙松謖謖來兮來兮莫教遲春花雖好能幾時

送薄塵還西湖

千里尋知己惟君雅道存不忘煙水寺忍別薜蘿村古洞雲封口空山月到門那堪分袂處殘菊滿籬根

其二

瓢笠又東去勞勞行路頻從來悟道者多是住山人泉

右倚茅屋煙霞衞定身天都堪共隱底事戀湖濱

其三

留君未肯住蚤又理遊筇一別山中客歸尋江上峰生涯惟半偈信宿但孤松更有相求意何妨山萬重

其四

倚臘百將半客程千有餘巖江冰欲合鄣嶺樹全疎衲上五湖氣胸中三敎書應期不我棄尺素寄雙魚

子長兄武捷 子長名紹祚天啓丁卯中武鄉試

鼻祖山中來世世事鉛槧我兄薅雕蟲蚤擲筆與硯朝

讀軒轅經夜讀孫吳傳狀貌樸以雄志慮沉而練獨藏古俠心不令世人見早列武諸生十年今成名兄弟四五人操觚矜尚靑何如拂長劍寒光燭天明吾家難業儒大父嘗治兵除夕破洞苗全活萬生靈先皇紀其功成績炳日星四郊今多壘朝貴目相覷遼左啼髑髏黔南嘯山鬼雲飛塞草黃日落邊城紫新聖寬聰明拊髀思壯士天眷廉吏孫一朝應運起丈夫當如定遠侯威加萬里名千秋

先生祖官貴州憲副時值苗腊謝等四十四寨逆命公曉以禍福單騎深入受款繼而苗安爲寇公私念其狃於招撫出不意除夕往殲之上其功賞大紅一表裏遷江西大參見發志及公行狀

山家

谷口徑深全擁雪門前梅老半無枝若非素識山翁面認是仙家更不疑

寄答邨少鶴先生 按是時邨公方官翰林待詔

本天衣鉢弟承兄待詔金門豈不榮但恨偏人烽火熾可將名將作書生

其二

文武才名重帝都條陳字字見良謨胡爲金馬還相借

髀肉於今似昔無

大士道場歌爲大兄賦

須彌劃然落太空天竺居西震旦東隔斷恆沙千世界夸父渴死誰能通惟有陀巖老居士獨往獨來一彈指焚香夜夜見慈顏夢中爲說無生理曾向香山受記回年年蓮社草堂開今年二月盛花事溪頭雨散春光來大士示生在此月燕燕鶯鶯聲不歇春風淡蕩春雲輕海棠垂絲柳垂葉瓶水養花爐噴香拷鐘戛磬聲琅琅詞流古衲繞數匝白衣大士居中央長旛影覆芝潭水

儼然引頸立簷底冷風撼山萬木號人人膽落毛髮起
滿空雪片飛盈盈天女散花作意輕衆生煩惱熱如火
寒音入耳心初淸大地盡作玻璃色法界有情歸淨域
坎坷汙垢一齊消不可思議大功德

昌江春泛 有引

吾師中介先生建言遣戍在熹皇之末年奉旨
賜還當今上之初歷予乘葛履來候芝眉囊雪
涕於樽前以爲死別今放歌於江上共幸生還
方君以正同出先生之門兼有地主之義於是

買舟選勝擧酒爲歡時値暮春日爲旣望登中
流之耦石如行羣玉峰頭尋岸側之珠林宛入
衆香國土茶煮澄潭深碧詩分淺瀨寒淙處處
會心言言詮道皋比端坐爲海內之名賢彩鷁
同登盡山中之勝友各成近體用紀淸緣

芒鞵幾度走江濆此日扁舟思不羣欲暮春光須對酒
初開黨禁復論文中流齒齒堆如雪遠浦英英水是雲
緩槳欲歸還欲泊隔林疎磬落殘曛

其二

盡日溪灣與石根灘聲到耳醒吟魂人歸外徼懷猶壯
談及先朝語欲呑薈蔚平林開佛寺微茫小徑入漁村
好山好水長如此夢裏榮枯未足論

積石園爲朱大中丞賦

湖光一片動疎簾湖上園林獨翳然石瘦足當袍笏拜
竹深時有杖藜穿軒臨水通淸氣樓閣連山繞瑞煙
見說天家多雨露此中未必許高眠

飮湖上精舍

澤國春殘藕葉香輕舠泛盡又虛堂雲[illegible]出匡山先響

流水當門屋亦凉江上數峰晴忽見庭前五柳穉初長
酒闌覓句西牕下鶴渚鷗汀入夕陽

白雲窩新成 有引

天子鄣山中有僧廬一區去人間世三十餘里
人跡罕至余子結廬其側山高谷邃白雲冉冉
常在牕戶因以白雲窩名之經始於崇禎改元
孟秋之朔明年燈夕余子來居於此飮酒樂甚
遂成八律書之壁間

曾向人間戲百回爭如散髮入巖隈盧於鹿苑傍邊結

雲自龍湫深處來草榻秖緣高士下柴門獨對遠峰開
年華未暮身先病且築丹臺守聖胎

其二

掉臂雲山不厭深層崖複嶺杳難尋豈惟卜築收名勝
聊借棲遲養道心兩派寒淙分竹吹一聲清磬落蘿陰
苔生斷礎知何代冷翠空青自古今

其三

把茅高結出雲端獨立層霄樂考槃得句偶逢幽鳥和
著書時對道人看春風度盡花初放秋氣未來山已寒

本是軒皇燒煉處紫霞長覆古仙壇

其四

三間茅屋與僧鄰半住閒雲半此身勝概自宜稱地主
清時恰好作山民開牕調息通羣帝隱几焚香夢古人
閒寂松關無客到階前長得綠苔勻

其五

高逋帝座氣氤氳笙鶴清宵許獨聞天上鳳麟誰共友
山中麋鹿自爲羣安琴石壁邀明月抱甕溪灣汲白雲
此是隱流閒受用從來不與世人分

其六

圓瓢常借白雲封高倚天都最上峰連屋蕭蕭無數竹
隔溪楚楚有深松一卷石畔三生話萬仞巖頭九節筇
山鶴肯供人世玩孤飛剛喜出樊籠

其七

人間何處問蓬壺深隱雲房可結趺染翰欲修高士傳
焚香時禮聖僧圖山厨酒熟春剛到石榻燈寒夢乍蘇
隔院疎鐘來耳畔塵勞盡化作虛無

其八

十年習靜寄空門新結茅齋古意存未必神仙眞有分
已知富貴不須論盡將家政勞妻子獨與山靈訂弟昆
自笑半生徒逐逐從今木落欲歸根

贈洪聖章 有引

聖章好燒煉謂丹可立成至傾產無所悔貧困不能自存以教琴度活琴道極精遠出丹術上而聖章自以爲不如也予喜其眞實樂與之遊

落落復落落洪子骨如鶴攜琴登天都坐我雲中閣一鼓羣峰搖再鼓風雷薄妙技有如此而非其所樂自謂

生可延黃金容易作鼎敗信益堅家貧好自若我有眞
汞鉛烹之老可卻守中調息體虛無何處更尋千歲樂

題畫

古屋隱梅墟小橋通竹里我愛山中人盡日看流水

又

夜雨初晴後春風欲醉時拏舟高柳下斗酒聽黃鸝

又

輕風生柳帶晴色上桃花竹籬與茅屋酒戶共漁家

又

寒瀑自天落似聞聲潺潺借問此何處恐是匡廬山

又

排雲兩岸山巢雪數株木有此幽絕處我欲置茅屋

汪無隅索書許作畫見酬

汪孝廉何翩翩彩毫落紙生雲煙愷之不作僧繇死何
期妙技有如此精工不羨李將軍蕭疎又類倪高士世
人不愛雙南金願得一山與一水我學臨池殊未工漫
於天壤爲書傭幾度魚牋索鳥跡嗜痂乃有雙劉邕何
時斗酒長松下看我塗鴉君畫龍

宿海雲寺

緑髮蕨藜覆兩肩曾於山寺弄流泉重來短鬢又將白
自笑猶然未學禪

白燕梨花爲范中文題畫

趙姊太娉婷輕綃倚玉屏遠來疑逐伴深入遂忘形花
解喃喃語毛生馥馥馨令人心骨冷冰在水晶瓶

白雲窩引泉

刳木引幽泉冷冷落耳邊流來雲滿地止處月當天全
石開丹井餘津灌藥田何須人見問恬澹自年年

其二

懸崖分一綫繞檻到山廚味與雪相並音雖琴亦無貯
鐺烹嫩茗養石種新蒲若使中泠見知誰是大巫

送士可姪令湘陰（士可名自怡崇禎戊辰進士初授湖廣湘陰令官至廣州守）

一艇湧江波分符國號羅天垂襄郢濶地管水雲多恐
俗尊騷賦湖鄉稅芰荷獨祖新有詔撫字勝催科

九十翁

塵生海底蓬萊淺飛光不住雙輪輾人間何物最長年
丹臺姓字封苔蘚古來仙骨貴天生至人豈必無閒情

嬋鬢蛾眉列左右放歌擊筑聲彭彭人生九十能如此
誰云陸地無仙靈君不見金先生

哭黃二爲師 有引

師諱龍光號中介以字行浮梁人萬歷戊戌進
士官至太僕寺卿曾以註誤左遷建言遣戍文
章德業海内所推

才名弱冠起西江風雨唔咿向小牕傳道印公今示現
寺門猶見柏雙雙（自注）其鄉人相傳師爲佛印示生佛印原浮梁林氏子今城北寶積寺是其祝髮處寺門雙柏相傳禪師手植

其二

初服新更出考槃詞人自古列冬官少陵詩賦惟懷國
爭得君王一笑看

其三

天盡西南走鬼方蠻煙瘴霧暗斜陽流官尙感君恩重
匹馬蕭蕭下夜郎（自注）因火災上疏侮閹遂左遷貴筑

其四

炎徼歸來鬢未絲竹陰深處結茅茨長安別後曾無夢
雲白山青睡起遲

其五

高臥山牕二十年飢餐杜若渴烹泉先皇初政求賢急
雲映蓬萊會衆仙（自注）天啓初師應召出山

其六

螭龍古玉印砂光雙手高擎兩袖香日侍天顔眞咫尺
朝衣近映御衣黃（自注）時爲符卿

其七

紫微光掩宦星明海内紛紛薦兕觥祇爲生來無媚骨
荷戈又向楚天行（自注）先是甲子歲師在銀臺以是歲爲花甲首且中宮孕做嘉靖甲子例求停刑後魏閹肆虐惡不附己者誣師前疏爲受賂而發遣戍偏橋

其八

古戍淒淒猿亂啼衡陽南去雁飛低相隨囊篋無他物
惟有丹心日夜提

其九

孤身自分老邊塵熱血長拚化碧燐雷雨朝來何太急
梅花瘦盡又逢春

其十

十六唐侯履至尊宸中何處不沾恩賜環又得生還里

三徑重開客到門（自注崇禎戊辰赦還）

其十一

中興聖主渴徵才丹詔㘅將彩鳳來行次忽爲遼鶴去
石城濤咽不勝哀（自注己巳奉旨起用至南都疾作遽逝）

其十二

名理風流兩絶羣十年弟子略知聞相期欲入名山去
今日空山祇白雲（自注予結白雲窩于天子鄣爲學道之所師謂予日山中之志未嘗暫忘但新聖不世出之主不可當吾身而失之得覲聖顔便當勇退雲窩之中幸留半榻待我）

其十三

寒燈相對幾淸宵傳道三更與猿猱敢謂悟時能自度
相從無路淚蕭蕭

其十四

昌水城西第一峰每隨老子一支筇此來不敢登高望
冷翠空青自萬重

送人還越

蔴蘿交密處雲破客初來半月連床雨一生知己杯辭
將揚子宅歸掃越王臺獨駕扁舟去芙蓉歷亂開

夜登釣臺

江月淨涓涓磯頭夜泊船雙臺分兆角一徑上之立祠
奉劉家客松蒸漢代煙從知幾片石曾得抱竿眠

林和靖墓

來展逋仙宅淸靈或可呼梅存香粉意鶴有子孫無野
老傳遺事邦君禁採蘇六陵何處是風雨入煙蕪

岳忠武墓

千秋此一抔碧血瘞湖隈石馬如眈戰金人久就灰北
轅魂未返中國恥難回敵騎今方騁將軍速起來

南雍觀祀

高皇仗劍飛淮陽一十三載金甲光芙蓉不惜匣中死
鷄鳴峰下開宮牆嵌玉塗金照蒼琅琉璃殿角朱砂堂
先庚三日我來此天王命官饗夫子太牢具列兼澤龐
藻葉芹菹滿筐篚陶匏昭儉金玉文濃則和羹淡明水
蟻裳㡠冕佩泠泠奔走百官富且美側注縫衣列數行
玉戚朱干夾階戺柷聲闇闇鼓逢逢漢鐘秦磬相丁東
八音翕奏間以肉虎背一櫟曲一終繁聲促響皆可厭
此音穆穆眞天工秋漢爲珠月爲璧天亦隆師陳玉帛
弟子百拜莫仰視賢聖不違顔咫尺夫子功德久愈光

誰云無土不稱王千秋一片中原地秖與吾師奉沐湯

靈谷寺

入門松數里驪背落寒陰左右兩山合中央一徑深滿空天子氣布地倘方金佛塔依園寢靈光照古今

南都過闕

巍峩雙闕倚青天東閣西華一道穿但願燕雲長紫極何妨輦路長苔錢

其二

高皇文祖始貽謀仁帝青宮武帝遊惟此四君居此極

眞人十二古幽州

其三

層城疊壁擁刀弓誰放金川一綫通舉手乾坤歸叔父蕭蕭湖海老仙翁

其四

先有豐鎬後洛陽古今王制重開疆欲知世歷於何卜神烈山高江水長 太祖孝陵在鍾山錫山名曰神烈

天經堂新成 考年譜堂成於崇禎庚午

先子榮名五十秋入爲卿士出諸侯倘無第宅堪垂後且結茅茨自蓋頭

其二

淵明當日卜南村貪與幽人共講論我向水西新考室運牆兄弟數晨昏

其三

糲食粗衣度歲華天恩不斬野人家小樓藏有先皇誥頂上常封五色霞

其四

肩倚青山面一泓柴門閒覺夢魂清相傳家法無他專

夜讀詩書晝出耕 自注予高曾皆帶經而鋤爲學者所宗大父遺訓有日惟耕惟讀勿商勿賈

看山閣

香滿磁爐酒滿甌閉門獨坐最高樓秖因貪看青山色軸却疎簾不下鉤

晩聞堂集卷之四終

晚聞堂集卷之五

星源余紹祉子疇著　　宗後學龍光燦雲　輯

同邑　齊學培滋圃　校

單士修佩綸　梓

未戌草 起崇禎辛未至甲戌

寄懷邛少鶴先生時開府遼左（明史葉邛禾嘉傳崇禎元年禾嘉授兵部主事三年正月薊遼總督梁廷棟命禾嘉監紀總理馬世龍軍時遵化永平遷安灤州四城失守樞輔孫承宗在關門聲息阻絕禾嘉議通關門聲援率軍入開平二月

大清兵來攻禾嘉力拒守無何四城皆復廷議寧遠復設巡撫廷棟力推禾嘉才超拜右僉都御史巡

撫其地兼轄山海關諸處禾嘉初涖鎮

大清兵以二萬騎圍錦州禾嘉督諸將赴救城獲全）

年年羽檄到遐陬烽火關情鬢欲秋見說故人初出塞

先登便已復灤洲

其二

詞人仗鉞獨登壇漠北風雲戰壘寒疏水堂邊栽苜蓿

三年前是一儒官（自注先生司教郡闈建有疏水堂）

其三

腰間寶氣射青萍親擁貔貅指幕庭帶礪從知容易事

前身不是少微星（自注先生來書云君向鄣山深處我向桃花源中不是紫薇星拱垣定是少微星吳楚相映）

綠牕吟

青桐碧柳陰垂牕攬鏡自畫蛾眉長東鄰西鄰多女郎

翠翹金鈿懸明璫老奴無眼好豔粧相攜盡入溫柔鄉

誰憐妾貌清且揚噫誰憐妾貌清且揚

山居

滿地煙塵黯不開清幽惟喜卜巖隈門前風過收松子

床下春深長竹胎煮茗瓦鐺燒落葉安禪布衲坐蒼苔

閒情祇有詩難遣好句時時心上來

澗中題石

一落人間鬢兩眉入山應是獨閒時誰知山裏還多事

泉要揮毫石要詩

壽詹問石先生

瀟花綠榴花紅小槽雲液浮千鍾先生白髮踞高座輞

川居士香山翁于今窮谷一叟耳當年姓字通天子獨

冷齋頭苜蓿香環橋深處桃花紫彭蠡湖潤匡廬高手

提符篆治煙水目巖山下開郡朝行春五馬詢風謠古

道從來不諧世歸囊惟有清風驕清隱峰頭雲氣鎖結

茅終歲半跏坐瓦瓢石鼎鷓鴣香金經玉偈琉璃火今
朝八十神氣新朱賜綠髓方瞳人許旌陽葛稚川皆以
李官證飛僊先生當世有道者且住人間千百年

納涼

炎天方酷吏靜地悅幽人看水看山眼無憂無病身響
來鄰壑雨清盡夾溪塵氣候有如此新秋或暮春

客到

山中不識有炎天一塢涼雲萬樹蟬門外客來無供養
瓢探石縫取新泉

過汪氏園

古槐修竹壓高樓偶入人家學子猷楊柳陰藏三日雨
芙蓉開徧一池秋逕多曲折迷來往門少歡迎任去留
未必西園能勝此相傳雅集是名流

潘士先後園山亭

幽人不出戶安坐得青山地占迴高處亭開喧寂間峰
來寒玉翠石斷古錢斑城市何須厭惟宜獨掩關

代內子答邱夫人寄百花衫

百種名花百種光天衣一着便芬芳繡花豈與真花似
還帶夫人蕙質香

哭方以正 有引

以正諱廷楷浮梁人與予同學中介先生之門
予謁師席常主其家締交十有餘載茲來昌水
師喪友亡無任黯然賦以誌感

十載詞壇老弟昆此來知己有誰存人間長久惟詩卷
夢裏依稀共酒樽雲冷山樓空勝地月明江館弔騷魂
數年師友俱寥落昌水從今是淚痕

壽扶隅伯 扶隅名純照以歲貢任宜興訓導諸暨教諭後遷河南晋藩教授不就歸見婺志學林傳

天上星迴春復來人間風煖梅花開吾家先生年八十
視聽猶然嬰未孩相如早歲惟四壁燈影雞聲空寂寂
建牙立鼓文陣驕兔鋒所指誰能敵姓字常居多士前
綵毫落紙人爭傳白門幾度桂花老空對鍾山秋月圓
千慮百戰氣逾猛博得一官官獨冷斬蛟橋畔溪水清自注司訓宜興浣紗石上山光靜自注掌教諸暨一番春雨送春風李
尋桃英滿枝梗吾道原非俗吏行要將禮樂開宮牆本
爲皇家司教化肯事同姓諸侯王拂袖歸來頭未白芒
鞋竹杖稱山客覓句獨行溪上村尋幽時坐林間石子

爲名士孫岐嶷清福如公樂不支精神色澤尚年少相期應不止期頤

正月三日飲族人池館

一山與一水爭翠入樓臺臘雪脫胎出春風織縠來歲從前日改梅是去年開樹底殘芳落時時入酒杯

天鄗龍井

天鄗瀑布泉依稀二十丈望之冰雪懸聽之霹靂響每當雩禱時鄉人結隊往投以辰坑砂飈然靈物上觸之以所怒雨雹大於磚蕩物具愛惡安能謝勞擾所以至

人心欣厭雨俱罔

題畫

漠漠一湖水浩浩萬頃煙陸地風波惡毋寧上釣船

午日蚋城餞別徐修甫還蜀黃長吉還豫章

不節開樽處荒城落照時花香調鼻觀逆氣與心期與盡消愁蠡情牽續命絲相看須痛飲明日是臨岐

其二

屈子少彊輔茲辰赴汨羅高朋有如此吾道果如何聚首艮非易傾杯莫厭多生平無所惡所惡是驪歌

其三

西江二百里蜀道八千程山險人能隔途修夢解行孟嘗貧亦俠鎮惡氣猶生古意存吾黨荒成不用盟

再別徐修甫

清樽仙館靜孤杖客途長江左買蘭棹橋西歸草堂雨逢溪漲怒暑破嶺雲涼先子荒祠在憑君寄瓣香

大覺菴避暑

出城涉南津荒徑獨逦邐山在夕陽中僧居修竹裏盧舍不麗都幽深亦可喜禪堂後一區岑寂少人趾細草

平階青厚苔連壁紫一室分三楹右石而左水水邊置藥爐石上敷坐几我來踞其中避暑參元指朝以習禪那日午乃經史景幽心亦涼身閒心自止獨居得遠致羣聚何能爾朗誦淵明詩此中有妙理

遂園爲外父潘彥先大人題（潘彥先名文偶同邑桃溪人江西參議之祥公長子以副貢考授通判見婺志隱逸傳）

選勝既幽遠爲園更曲旋梅年忘世代竹譜長曾元種石雲生地開池水有天胸中奇字富花徑日逡然

遂園四詠

元圃傳聞玉積成仙樓十二夜常明爭如掌地參差秀
翠壁蒼璣取次生 抽玉軒

誰散明珠顆顆圓忽穿菱葉忽荷錢醉翁樂意非樽斝
故結孤亭淺水邊 醉漚亭

小坐垂簾一室幽人無道氣肯相留白雲不待先生約
常向階前學水流 期雲窩

醉月餐霞幾百霜冰爲肌骨雪衣裳道人支杖茅亭下
不是花時也自香 探梅亭

讀書

依山半畝園傍水一間屋閉門持道書梧桐陰下讀

飮羽伯師雨金樓

草閣何嫌樸高棲但貴安世惟貧士樂天與醉眸寬第
子掃松徑先生長藻壇升沉無不可且盡酒杯寒

大鄆兄九十

太華五千仞終南一萬里天鄆伯仲間峻峻天際起貯
氣涵霞千百春靈光炳蔚鍾天人蚤向文壇仗黃鉞人
間隻字雙南金長安得意年初壯氣節文章霄漢上淵
明拂袖有深心豈爲折腰徒骯髒聖世那容稱外臣鄆
園不得事高尙歟歷中朝數十霜歸來兩袖山風凉瓦
雀仙魚結隱社松濤竹影開山堂吾家名臣六與七壽
考惟公稱第一天將此物報淸忠還有千秋金不律我
聞上帝付羣生人人百有二十齡未及其期皆自促至
人無減乃有增我公五岳遊曾徧靈區所至形能煉眉
宇於今仙氣存天予之期應有羨君不見三天子鄆山
揷天我公當與齊大年

飮于昭姪池館 于昭名巽昌邑諸生與兄元昌有二難之目見婁志文苑傳元昌十三入郡庠以歲貢官盱眙學博見嶽志儒林傳

盡日池塘上開樽集酒狂一樓楊柳月三徑木樨香借
淺水爲鏡呼秋山過牆主人不厭客再約看花黃

大覺菴新亭

幽遠有如此不堪棲隱乎種松妨兔魄還竹立鶯雛靜
坐獨尋句閒來雙結趺主人常許借勝地半歸吾

贈李隱雲 隱雲先生方外友善運氣之術見先生行狀

祗憑一氣立根基不問屯蒙與坎離養得一身輕似葉
青天呼隻鶴來騎

哭原盈伯 有引

伯諱若冲四十謝諸生斷耦不續以質行爲鄉所推享年八十有六喪之日見族中先靈有道者數人來迎與語如平日口占一聯曰大之閑不踰獨之衾不愧遂絕所著有杞菊園集其仲子羽伯兄爲予業師

蚤年焚側注終歲事咿唔盛德古人有俗情今世無斯文眞已矣吾道竟衰乎天不予宗恤蒼蒼莫可呼

其二

中年不再室伯父與先君德固依稀近壽胡庭逕分福

惟人爵少道足遠方閒惆悵尋詩處溪堂空白雲

其三

公有象賢者談經我在門天倫爲族子道派是親孫疑義每從柝新詩相與論祗今幽夢裏彷彿見精魂

其四

考終非細事惟父返其眞夢寐逢先哲從容謝世人山林尋氣味風雨想精神歎息我公去無從覯鳳麟

哭大郎兄 有引

兄諱啓元字伯貞薦歷甲戌進士官至大理寺卿享年九十有一淸風高節無愧古人居鄉杜門絕交獨喜與祉遊祉以父師事之

五十餘年宦九旬一歲身東方眞吏隱老子是龍人數馬已無對藏書則未貧忽然成羽化若個不沾巾

其二

落落性差合傳心矢弗諼大兄眞謝運小友愧長源折節時堆几支筇每叩門音容今漸杳我欲賦招魂

登城陽山 有引

城陽山在徽郡南五里許許宣平棲眞之處李

供奉見負薪沽酒之句識爲仙人自都下來訪惟草巷在焉朱韋齋先生父子讀書於此又名紫陽山今紫陽觀與書院並存

鬱鬱葱葱道氣淸城陽南塢古知名雲封石竈金丹火濤落松房誦讀聲夢裏不忘朱仲晦生來便慕許宣平安能買得山中地負却殘書此處耕

江上書懷

獨立秋江上淸寒照鬢絲報恩空有意干祿定無期身計惟應隱天心未可知巢由容易事所願是堯時

鄉問

逢人問鄉曲村稻半無收累月苦不雨今年安有秋租
速明歲納寇自遠方流落落乾坤內何區是樂邨

哭邨少鶴先生 有引

先生諱禾嘉字有穀貴州新添衛籍山東卽墨
人萬歷乙卯擧人天啓壬戌安酋犯新添先生
倡義兵破之癸亥就敎祁閶戊辰陞翰林待詔
兵部司務條陳東事稱旨陞本部主政以復灤
州功巡撫遼東累立戰功陞南太僕侯命都門

癸酉以疾終距生萬歷乙酉享年四十有九先
是乙丑秋先生來攝黔事見予於衆人之中遂
有神契過宿予家設拜結昆季盟予終北面事
之所著有疏草潛園稿靑蘿集黃山遊紀諸編
詩字並雄秀可愛

乍見衆人內胡然獨契予願將生死共不以拙迂疎道
德堪宗法弢鈐尙緒餘斗閒消紫氣搔首獨躊躕

其二

非夫徒激烈儒者但溫文天下已無士邊陲賴有君藻
壇尊大匠虎帳重將軍料得凶音問楓宸不忍聞

其三

憶昔同盟日因知獄降辰明年纔及艾一旦忽歸眞稍
遜公侯爵能全父母身古來征戰者牖下幾何人

其四

我生將四十知己最惟公初以氣相入久之心亦同專
神吾有藝報國爾多功天若容人贖予寧愛此躬

明史藁邨禾嘉傳崇禎三年禾嘉議復廣寧義州
右屯承宗以爲必復大小凌河以接松杏錦州則
糧可給兵可聚始得爲發軔地于是有大凌築城
之議會禾嘉與總兵祖大壽相訐奏承宗不欲以

武將去文臣密奏請改禾嘉他職四年五月調禾
嘉南京太僕卿侯代未至大凌城工垂成八月
大清兵圍之禾嘉自錦州赴救戰長山小凌河互有傷
損九月
大清兵扼長山禾嘉遣副將張從讃等出戰大敗被執
大凌援絕糧盡十月守將祖大壽殺副將何可綱
等三十九人以城降於
大清以妻子在錦州請設計誘降錦州守將禾嘉聞大
凌城砲聲謂大壽得脫發兵往迎大壽僞逃還俱
入錦州未得間而禾嘉知其納欵狀具疏聞於朝
帝於大壽欲羈縻之弗罪也會廷議山海別設巡
撫令方一藻撫寧遠禾嘉仍以僉都御史巡撫山
海永平尋論築城召釁罪貶二秩巡撫如故禾嘉
持論每與承宗異不爲所喜時有詆諆旣遭喪敗
廷論益不容遂堅以疾請五年四月詔許
還京其妻代陳病狀乃命歸田未出都卒

新年

春水纔添澗曲朝暾偏映巘阿兒童紛紛結隊前村去
看驅儺

其二

錯落銀花火樹蜿蜒鐵鎖星橋夜夜黃雞白酒村村玉
管金簫

石雲亭題石

年年荒寺擁殘經飯罷禪餘此一行石亦好奇開洞穴
雲應有意抱柴荊看棋未必能千歲聽水眞堪過一生
閱盡人情無可戀青山惟不負幽盟

資隱庄 有引

予十八娶於潘弱冠而賦悼亡迄今將三十年所矣外父彥先翁憐予貧歸我思溪之田誼至高也因取郗超爲棲隱者辦資之義署曰資隱庄其地密邇先壟予將有終焉之志

長者寧傷惠幽人足隱謀可供八口還養鶴雙頭飽
飯看山水清樽薦墓邨吾身如鼴鼠滿腹更何求

友訃

半載之間數客殂論年半是少於吾山中我有舊茅屋

速舍諸緣去結趺

同三車上人步月

一片寒光浸碧苔兩雙芒屩踏千回各人自淨池中水
不怕青天無月來

贈三車

少年好遊俠老去樂幽棲汲水養蒲石耕雲種藥畦胎
中便不肉夢裏也無妻戒寶何曾缺逢人但滑稽

寄明經上人

幾度西湖路同君策古藤州爲七佛土人是六朝僧字

亦證等覺詩皆不小乘齋頭獅子座明歲再來升

寄薄塵

有約天鄣坐翠微至今底事錫難飛爲君益就白茅屋
屋角梅花已數圍

讀董如水先生秋懷詩 董名應雷山東萊陽人由貢生崇禎七年任婺源訓導

蟲語瀟花壇徛齋卽考槃三秋雙仲月萬里一儒官鄉
夢海天濶吟魂山雨寒新詩悲壯甚誤作少陵看

贈鄣山住持

蚤謝下方塵高山與我鄰白雲千頃地黃葉一龕身鐘磬讚諸佛饔飧飽衆人形骸久已徹無著與天親

寄懷馮畱仙先生兼呈乃弟給諫公 注見第三卷

懷人正秋暮蟋蟀響西堂夢短嫌天濶思多學水長狻猊無異族麟鳳有明王若問山中事松邊開石房

再訪朱君裳

庭柯多玉立一樹更橫斜乍見已君許重逢不我遐論心同酒熟畱客待梅花何日天鄗路來尋處士家

僉未發先生明經不仕與予商性命事甚合詩以

贈之

先生具道氣山水悅閒身心隱豈忘世腰尊不借人小儒收作友明主未能臣却老無多術惟存谷內神

寶積寺雨集

行盡湖干路源頭是寶坊聖僧曾手植古柏映門長竹寺雲常凍梅村雨亦香明朝重有約斗酒試河魴

題佛印手植柏

寶積寺門雙古柏大可蔽牛高百尺帶雨含煙枝倒垂約略數來年五百人間競說武侯祠少陵對此寧無詩武侯祠柏非侯植此柏聖僧親樹滋聖僧有願重示現兩枝相搆以爲期至今幾度臂欲把便有蠻雷來擊之我來柏下一稽首如對聖師不敢苟加持咒力助神通從今不許霆靂吼看取枝交飛錫回吉祥雲覆法幢開參得庭前柏樹子許君親見聖師來

壽伯韜兄 有引

兄明經不仕安貧樂道有古高士風予嘗從投林子之學 伯韜名邦耀崇禎己巳歲貢

懶著賢冠著幅巾溪邊林下一閒身須知管領煙霞者

不是人間可少人

其二

世人佞佛與諛仙不識元機總枉然我是先生親弟子弟兄各萬八千年

晚聞堂集卷之五終

晩聞堂集卷之六

星源余紹祉子疇著

宗後[illegible]燦雲 輯

[illegible]汝爾 校

同邑 [illegible]士修佩綸 梓

亥卯草 起崇禎乙亥至己卯

壽扶搖庚姪 扶搖名翀漢廷尉啓元猶子見發志義行傳

神皇全盛世堪誇斗酒當年賀兩家吾道固宜私淵鑿君才乃亦老煙霞淳風獨賴今陳實眞俠還兼古押衙更喜朱門張樂處千株火樹燦銀花

壽大兄六十

天地何所始我莫知其起天地何所窮我莫知其止瞬息百年中石火電光爾大兄忽及耆小弟鬢欲絲假饒俱上壽弟眉而兄頤文章重台鼎功名勒鐘彞子孫材且賢鳴玉登彤墀不過邯鄲道黃粱未熟時我見兄壯年慷慨好結客百金買一笑千金供一擲雄文燦錦霞新詩響金石絶代誇豪華市義無所惜四十家已貧任俠猶如昔五十志未灰搏風期奮翮壯士苦不逢書空時岸幘祇今十年內好道稱禪伯自古英雄人退步即

仙釋日月急於梭隙駒容易過凡胎作兄弟相聚能幾何駐顏豈在藥揮日不須戈若欲長相從努力修禪那天地有起滅法身長不磨一萬八千歲弟兄何足多

乙亥觀穫

此田二畝半歲穫五十斛廿五歸農夫廿五飽吾腹今年陰雨多苗心聚蟲族可憐百里內百畝百不熟我來觀刈穫爲斛不滿六一斛酬牛勞數斗作種穀所剩四斛餘中分與耕僕我上官不給爾糞田不足八口空嗷嗷仰面向天哭

壽庚僧

共落人間四十年公修戒寶我修禪靈山一會今猶在浪說長生祇屬僊

題潘用晦内弟曙林別業

用晦名光卿參議之祥之孫先生妻弟也擁鉅貲慷慨好義兼能文章爾王時嘗輸助餉銀數十萬兩未至而南都破自是徉狂放廢益揮霍如土寄居僧院以終蓋與先生有同志云

星江城外潭水深星江城內多幽林劃然一峰落西北中藏小塢松蘿陰有人築室據荒僻孤琴短劍相朝夕雖居城市無囂塵說在山林未岑寂牀頭酒熟庭花舒

芒鞋朱履盈階除瓢摽石竈丹鉛液蟲食樹皮鐘鼎書
新月夕陽皆可喜清旭照山山更美主人雅愛曙光寒
蓮花漏盡披襟起笠煙亭上看西山朝來爽氣清如水

鄭臣虎先生有鄭山之與詩以招之按集中高瀾山記言鄭內翰德溥來游鄭山疑卽臣虎也鄭字泗山安福人官至宮諭文莊公守益之孫臣虎或其別字

俄聞有尊宿欲探大鄣奇破雪屐雙齒開雲筇一枝我
當先掃石君到好題詩願得驚人句峰頭朗誦之

寄懷汪覺斯吳虞卿

憶昔湖山聚俄然再閱春世間離亂共吾黨是非眞道

淺多憂患病深思故人相期無別事淨業著精神

題畫

秋水秋山勝似春坐翻黃老悅閒身應知拄杖相尋者
不是人間塵俗人

又

水痕低盡見山皺木落崖枯光景眞一箇小亭無客到
方知天下少閒人

壽查處士

鳳凰山繞凍雲白下有一區揚子宅少年曾破萬卷餘
不愛聲名愛泉石竹塢梅坡茆屋深厚苔嫩草緣階碧
架上書殘教弱孫床頭酒熟呼山客芒鞵布衲華陽巾
手繙貝葉稱禪伯白髮紛紛被兩肩競看陸地行神仙
聞翁白業將成就願同寶掌千餘年

贈吳君玉學師徽州府志名宦傳吳士琇字君玉南直當塗人貢生崇禎末任徽州府訓導士琇少負逸才工古文辭尤贍駢麗之作上臺浼之無虛日賴筆貲以供賓客乙酉六月金太史聲委署邢門邑篆完葺城守大兵至有擒士琇自釋者士琇挺然就縛入見營將至臂折而膝不屈械送東山營與其子同日死之門生輩夜掣其僕負其屍於荒蓁中釀錢薄斂之所著有直寄堂集

乾坤何處堪怡悅道人太冷官太熱獨有廣文季孟閒
微祿可需書可閱先生偏體道氣存七分高古三分俠
膠庠師弟名分爾惟我與公較眞切丈夫相信只寸心
斯須一見逢人說生平多見重高賢一身祿位由此折
古泮浮沉不記年寒風掠鬢剛成雪

春夜宿大微無隱園大微名維垣麐生鳴雷長子尚書懋衡孫官中書舍人先生族孫也

山園何所有一樹獨離奇我至非花候人云是桂枝參
禪通古德招隱賁新辭醉臥小牕下陶然誰得知

慰劉念先父母[婺源縣志名宦傳]劉潛字起伯四川富順人崇禎辛未進士方正剛毅不畏強禦興利除害不遺餘力六年調繁上海去士民久而思之[按]念先劉公別字也劉以崇禎四年宰婺六年去婺先生此詩作於八年以後歲月不符豈劉公在上海任因事獲譴公作此詩寄之歟俟考

初理花鈿拂鏡臺蛾眉自古使人猜長門夜雨多紅淚永巷春深閉綠苔象服暫將蘿薜換羊車終逐竹枝來掖庭此際方寥落珍重朱顏向日開

題銅雀硯

絕代豪華百戰身王圖霸業總成塵祇今一片寒臕硯

曾見西陵歌舞人

丙子秋日別友

遠別且無論其如天下何寇方蟠楚甸敵又渡渾河夜雨滂沱淚秋風慷慨歌君才堪一面姑勿憶煙蘿

[按明史]自崇禎元年流賊起陝西先後連陷山西陝西諸州縣六年出掠河南犯湖廣突漢南諸縣七年遂陷夔州又自蜀還楚分犯均州鄖陽商南總督陳奇瑜檄陝西河南湖廣兵過其四面備都御史盧象昇督將士十餘戰大破之別將分道擊賊擒其魁數人張獻忠奔商雒高迎祥李自成等遁入興安之車箱峽官軍塞山口賊大窘乏食會天大雨賊弓矢皆解乃以重賞賄奇瑜左右及諸將偽請降奇瑜縱遣之賊甫出峽即大譟殺所護安撫官五十餘人屠所過七州縣略陽賊數萬亦來會關中大震是歲七月我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京師戒嚴宣大總督張宗衡等坐不戰遣戍冬十月賊自陝西分犯河南江北湖廣八年春正月陷鳳陽焚皇陵殺軍民數萬留守朱國相戰死帝聞變素服避殿自成迎祥西趨歸德謀復入關獻忠東陷廬江居巢無爲潛山太湖宿松六月賊復走陝西獻忠亦入陝副將艾萬年柳國鎮總兵官曹文詔先後皆戰死賊乘勝略地火照西安城中秋七月賊分十三營出關東犯惟高迎祥李自成留陝九月洪承疇破之于渭南二賊東走與羣賊合冬十一月陷陝州攻洛陽九年三月復分道由鄖襄商雒入陝西是歲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昌平連下畿內州縣下詔徵諸鎮兵入援

白下訪鄭千里

帝城佳麗可娛身卜築偏能遠市塵繞屋無非桑柘地

閉門盡絕利名人一家學道龐居士八口躬耕鄭子眞黃海奇峰三十六故園幽夢往來頻

丙子秋試歸江上夜泊

幾度秋江上偏當失意時勞勞甚無謂悵悵欲奚之去海反不遠還家應獨遲終宵夢未就明日鬢全絲

其二

大江一萬里不及我愁長北徼事方急中原寇未亡秋風驚短鬢水氣作新霜此處宜深隱將雛惻熱腸

竹醉日

五月十三日正長家家釃酒壽關王我王重節愛同調
攜取蒼筤入醉鄉

贈張廣文 按徽州府志明季有張其綸太湖人任府學教授有張應奎安慶人任府學訓導有張芳聲盱鄉人任歙縣訓導此詩所贈未詳然曰問政樓曰斗杓亭則知為府學及歙學廣文可知

問政樓前設講筵斗杓亭下布青氈山深士習猶存古
官散閒情半是仙黃海峯晴雲片片練江波冷月涓涓
春風春雨知多少穠李夭桃到處妍

送中台著書金陵 中台名維樞維垣弟也見後方外草

去歲負殘笈同君住石頭自云戰必克誰謂野還留往
事勿深論茲行非浪遊丈夫有大志不讓是千秋

壽外父六十詩四首 并序

蓋聞赤松為炎帝之師三千年而猶住世黃石
修老彭之術數百歲而有少容此猶方外之言
或非儒者所道至如香山九老並享遐齡殷室
三宗均登上壽此則經史所載傳說無疑者矣
可見以勤居逸氣煉而體日彊惟德是修心廣
而身自潤豈必黃芽白雪烹鼎肉之陰陽紫氣
米霞學仙家之吐納始可長生宇內久視人實
也哉惟我外父潘公經濟宏才溫恭盛德名臣
冢子常存韋布素風盛世鴻儒大亢箕裘舊業
國家制治之理久矣經心天下有字之書靡不
屬目業與明經高選曾升別駕巍階是宜釋褐
趨朝鳴騶入谷矣猶然園林敦好開軒獨與雲
期詩酒怡情得句偏逢鳥和豈長材短馭重吾
道而不自輕抑大器晚成老其身所以有待際
此敭求之世資格既已不拘自當大展其奇學

問必有所用但不肯祉山中樗櫟櫪下駑駘學
之貧也甚於家數之奇也過乎性乃蒙青眼誤
認白眉授產畀金若傳其子讓夷植懦欲置諸
懷蓋於骨肉之親重以聲氣之契者也不能報
耳何敢忘之茲當戶左懸弧正值宮中添線地
雷初復陰極而陽忽生甲子始週貞下之元又
起其為壽也猶有涯哉於是受公澤者歌於塗
感公知者頌於戸高朋滿座咸贍君子之光獨
子不文聊效封人之祝漫成近體共得四章

瀛洲懸萬里弱水隔三千天下聳言道人間幾見僊從來仁者壽總以德能全豈必辭名利山中煉汞鉛

生平何所樂詩卷與邱園修竹巖中屋桃花溪上村高情忘赤紱雅興寄清樽玉樹縈階長朝來又幾根

莫嫌物候晚松柏晚逾新古禮尊耆舊明王重世臣江湖多事日廊廟有心人豈許衡門下空閒未老身

徇知與感惠高義詎能忘對客延鴻譽分田作鶴粮梅花春候放酒熟臘前香我起蹲蹲舞翁爲進一觴

丁丑中秋集夜光山房

開樽偕勝友清夜集山房微雨蒼苔地殘花丹桂香憂時新學劍聽雨舊聯床惟有江南路人家盡舉觴

其二

酒盡月亦止松高雨忽鳴蟲聲秋四壁茶話夜三更涉世心原澹談兵氣未平乾坤何日靖來此學無生

査我涵四十 我涵名思滉同邑鳳山人邑廩生見縣志隱逸傳

眼中道友似君無敢謂文焉而已乎貧矣馬頭無厭薄仙耶鶴背足踟跌聖人在上豈甘隱天下雖危仍可圖許爾功成丹熟日分予半席白雲都

壽三市上人

我本學道人入山恐不深結廬在巖穴往來多白雲此外惟老僧樂與數晨昏水邊與林下天地雙閒身今朝正七十秋山落葉頻木落能歸根人老學存神飛仙入萬刼空亡何足珍我輩習禪那兼修淨土因蓮胎作兄弟奚啻骨肉親虛空有窮盡壽命眞無垠

戊寅上巳送魯瞻姪守廣州

柳拂春郊五馬鳴羽觴泛盡不勝情正憂君子朝端少誰使賢人嶺外行身係藩邦千里重家傳宦況十分清

遙知問俗桄榔下耆舊能稱烈祖名

魯瞻名自怡字士可魯瞻其別號也崇正戊辰進士官至廣州太守其祖世榮會官廣東鹽課司提舉故結語云云

皓腕歌爲董潛之內人賦

皓腕玉削成約以黃金釧盤之膏與蘭藏之錦與練北堂偶違和體慄香魂顫獨立繡牕下默祝神明眷但得親幃康敢愛此微軀引刀向冰雪剜下桃花片寒玉浸胭脂素絲染新茜惟恐爲人知忍痛作歡面慧哉一小姑隔牕窺得見夫人霍然已聞此淚如霰相對肝欲摧

溫語共繾綣我姑節可銘爾孝亦堪傳世德旣作求天
心應可厭東海推名家世世有賢媛

題畫

乍見壁間畀令子生隱心羣峯常有翠眾壑俱成陰橋
畔雙松秀山中一寺深安能躡入此抱膝作長吟

問政山看古梅

問政山陰曲老梅花正開寒柯堪幾抱春色已千回倚
杖不能去攜樽當復來莫遲風雨後香雪滿香苔

季園

名園會似識觸處發幽情一澗曲中入羣峯頂上行石
錢經雨駮松翠撲人輕累月勞勞者斯時意暫清

寄壽吳石霽先生

薇垣拂袖遂初衣小築高齋傍翠微雙洞月中看鶴舞
長橋雪裏跨驢歸老臣籌國心猶熱介子匡時志不違
莫向仙家求大藥延人壽命是天機

寒夜書懷

獨處虛堂靜深宵風雨連數聲山磬後一點石燈前但
見鬢成鶴未聞人作仙欲超生老劫惟有祖師禪

送舜舉姪之羊城

俄然束遠裝百粵一孤航海氣作春雨蠻煙暗夕陽舊
傳餐沆瀣新學嚼檳榔何日傾樽酒聽君說五羊

贈迦毘羅國哈哩師

師從何處來十萬八千里所歷數百城如涉鄉井耳祖
堵與名山一一皆隨喜漸能作漢言見我亦人事我國
本清平僧俗皆寍止一自初祖來陸地風波起爾若效
而尤打殺喂狗子

題游穉生尊祖小影 穉生名旭婺源濟溪人善畫先生五旬生辰穉生曾為作小照以為壽

名利驅人不自由世間眞隱最難求祇今何處無修竹
那得閒身坐裏頭

其二

得交文子與文孫自此雞壇道益尊今日影堂瞻長者
原來芝醴有根源

其三

自種琅玕已滿林坐來不許鬢霜侵消磨歲月無他事
幾卷殘書一曲琴

同中台窮金沙澗西源

尋溪畢竟到溪頭千疊危崖萬折流選勝不來奇險處
看山何異市塵遊

秋葵

多少陽光雨露偏西風君獨老林泉雖知上苑曾無分
却有丹心向日懸

秋雲

春如爛錦夏如山爭似秋空片片閒莫道臨風無定力
從來吹不到人間

集董如水先生衙齋

數載未入市懷人一到城催春傾柏酒遍膩試豚羹說
劍眉皆舞見梅心忽清乾坤公等事我意在躬耕

代送周仲馭先生北上

名臣再出運重新倚望中原在一身官到春卿行禮樂
時乘秋氣靖風塵東南財賦艱難際邊腹流離日益頻
海內紛紛何所定安危出處繫伊人

壽江長孺祖母

南岳開樽處西風未暮天樹紅人醉後菊紫鬢霜前母
道重幃慶孫枝一國賢此時如見召定上報劉篇

集沈石帆先生學齋 沈名奇英六合人由舉人崇禎十年任婺源教諭後陞南京助教

孤城如斗貯煙霞泮上葵榴盡著花宦況一身同野鶴
衙齋九分類山家兵荒無策且飲酒松竹有風堪鬭茶
信矣古人傾蓋重從今幽夢落蒹葭

白下贈洪怡初

春光偏近帝城隈一派秦淮作玉迴客舍漸多新子姓
山中還憶舊樓臺桂蘭醱熟賓朋集桃李花開鶯燕來

有約明年秋月下與君倒盡紫霞杯

拜詹問石先生墓

不見先生近十年到來邱墓倍凄然半天攝攝吹霜葉
一曲鳴鳴落澗泉道德能令桑梓貴詩書喜有子孫傳
知翁已得無生樂何用高歌薤露篇

訪震朗上人不値

長堤柳下是禪關拄杖敲門欲破顏逸鶴未還煙水窟
逋猿只在薜蘿山飛行世界雲千頃幻住樓臺月一彎
堪笑吾師無定力乞齋連日到人間

題醉茶亭

門前車馬日喧闐未飲村醪已倒顚世上難容人獨醒也傾新茗學陶然

代上金楚晩京兆（婺源縣志名宦傳金蘭字谷生天啓乙丑進士明敏慈惠尤精藻鑑召爲監察御史督學南畿嘉惠於婺歷應天府丞太常寺卿按楚晩金公別號也公以天啓五年宰婺此詩係公官應天府丞時作）

幽人一榻臥雲中感惠憂時兩不窮天下翹瞻惟聖主江東倚藉在明公輕舠星瀨頻勞夢豐碣鄣陵舊勒功指日定垂前席問爲言南國有哀鴻

晩聞堂新成八首 有引

余得族先正九陽先生之別業額廢什九撤而新之顏其堂曰晩聞取下士晩聞道聊以拙自修之義堂之東有軒有小閣堂之前有亭有池有圃題總扉仍其舊名曰先天館不敢湮賢者之蹟也（九陽名肇學士元昌子生晩號九陽其里有九陽山也見婺志學林傳按先生晩聞堂之作在崇禎己卯）

獻賦多回上帝綃歸來頭上幾莖霜欲從田父新生計喜復先賢舊道場小架數間嫌力竭初拋萬事讓人忙蒼天吝惜清閒福盡付山民獨自嘗

盡將諸有付東流蕭散居然老比邱洗硯煮茶親汲澗看山賞月獨登樓偶題木葉成詩句高坐蒲團舉話頭意氣當年英邁甚祇今回想自含羞

世事紛紛未易支乾坤何處可棲遲數家雞犬陶潛記一幅溪山摩詰詩學道最嫌身枵日斷緣須及興濃時此中更有眞消息天下聰明人不知

得住梅村事事閒門無雜客不須關行藏敢立浮沉會居處宜於喧寂間牕下種蕉因聽雨樓前移樹要看山

何時驀地疑情析自摘花枝一破顏

側注縫衫二十年殘書看破硯磨穿要將堯舜酬明主後學巢由作地仙無論身名長寂寞假饒富貴且遷延到頭未免先朝露賠却靈丹一顆圓

千峯萬壑擁中阿竹圃茅堂足嘯歌半榻易來惟睡祟一生難遣是詩魔池邊汲水澆苔蘚牆下搆泥養薜蘿卽使終身無大悟視他逐逐者如何

洗竹澆花亦偶然工夫全在己躬邊一生心聽諸緣遣百歲身無半刻禪落第忽逢仙客枕墜驢纔入華山煙

當時若使意俱遂苦海浮沉又萬年

四十五年塵土夢翻身不覺在煙霞透迤路徑蒼篔竹曲折池塘白藕花和粟和蔬供客饌及猿及鶴作人家隱居豈是耽泉石要借松房結半跏

送游碧岑行人還朝（婺源縣志經濟傳游有倫字明上號碧岑婺源濟溪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司册封桂藩宏光時晉御史督理九庫巡視西城馬士英阮大鋮柄國倫連疏糾之出巡按粵西見時事日非遂挂冠歸）

使星江漢照漣漪正值鯨鯢鼓浪時身入衡陽渾是畫舟行湘水豈無詩邊陲未靖東西部中國猶勤楚豫師

此日情形君最悉還朝須達聖人知（此詩應在第七卷寄貳公再姪一首之後誤刻於此）

寄吳清遠鈍齋

詞人奉檄出三郎萬里分符向五羊無事訟庭聽鶴唳有時瘴海洗魚腸每詢猺俗過田父親領天兵斬洞王江北江南離亂甚好將成畫獻明光

（按詩中奉檄出三郎語三郎應指三天子鄣山也則清遠當爲徽人曰詞人曰分符五羊曰領天兵則清遠必以文臣官東粵立軍功者郡邑志不得遺之乃編考徽婺志並無其人豈三郎非鄣山歟抑鄣山界連江西清遠或江西人歟俟考）

贈查君從

家傳書一卷肘後放光明貧與道俱進醫從病得精雲生烹藥竈月照踏歌聲宿命君知否前身是宋清

對庭前小松

不容凡卉犯階苔乞得滇南五鬣栽風裏何時聞子落春殘却已見花開種纔數月翠如此待到千層鶴必來

正想高流爲爾伴東鄰剛送一株梅

過篁村大徵中台讀書處時予卜築梅源

近在邨墟又隔開池塘門徑盡蒼苔一溪秋水夢中響數點晚山牕上來是我少年轟飲地爲君今日讀書臺

兩家別業俱成就君倚修篁我傍梅

汪昭自及族中諸子晚聞堂看雪

社中二三子草草一啣杯凍雨生稜角罡風損蓓蕾盤餐因歲薄眉宇得人開此處容吾隱諸君安可來

晚聞堂集卷之六終

晚聞堂集卷之七

宗後學龍光燦雲 輯

星源余紹祉子疇著

齊學培滋圃 校

同邑 單士修佩綸 梓

辰未草 起崇禎庚辰至癸未

辦己事處

內纏意事分諸緣斷送韶華幾十年別業喜他人到少閒身雅與道相便繩床經案禪那室杯茗爐香自在天己事未明殘臘近蓮花聽盡不成眠

春日晚聞堂病中

久不御巾服荒園獨掩關亂能堅士隱病喜與人閒擁被聽春雨登樓愛遠山夕陽松竹下又一日人間

寄懷梁飲光先生

神交徒語耳今乃信無訛識我人應少讀君書獨多種蓮開止水養鶴過天河曾有名山約何時到薜蘿

送得全姪之信州赴小球姪之約

兵荒衆到日書劍遠離時數百冰霜路經年寤寐思國惟天子聖家賴郡丞支如此式微矣吾宗爾尤之

和潘用晦紅梅十詠

水邊

歲寒天地閉人閒少霖雨蚧上是桃花神魚翼須鼓

石畔

花色淡不妨石狀頑亦好花豔石玲瓏足以怡吾老

月下

素梅月滿枝紅梅月滿枝花能分冷豔月色亦隨之

風前

弱質太嫋嫋朱顏倍可憐欲將長縷縶莫遣飛上天

抹煙

石角與溪頭寒煙何漠漠我愛風景幽人嫌顏色薄

壓雪

六瓣白於練五瓣紅於茜不似尋常梅雪中尋不見

冒雨

煙霞為骨格冰雪作肝腸窺影自嫌[illegible]當天洗淡粧

凝露

太眞女道士浴罷甘泉宮獨立無人處汗透輕綃紅

新舞

宿雨使花啼新旭令花笑黃縣裏胭脂寒威不敢峭

插瓶

新淵古銅瓶斜插一枝小顆顆火齊明空齋寒氣少

庚辰寄懷小球姪小球名昌祾字而介別號小球尚書懋學子以廕生累官廣信府同知

此日乾坤甚費支西江猶是小康時郡連福地雲常滿官在鄰封俗易知五世冠裳非落寞十年琴鶴太淸奇君應妬我茅堂下坐對靑山酒一卮

朱陂巷五十

濯影相看鬢末絲此時肝膽許誰知會稽富貴應無夢高適才名久擅詩酒入溪風渾醉後霜披庭菊半花時何當攜取鷟人句同向秋山倒接䍠

贈施贊玉孝廉

孤城陡絶白雲邊有客浮槎直上天看水看山千里外作詩作畫一牕前中原多事君當出空谷無人我欲眠戴笠乘車相遇處開樽莫惜酒如泉

寇犯我婺休丞何聘君儀周以兵援徽州府志名宦傳何起鳳四川南充人邑庠生崇禎乙亥薦舉賢良方正授休寧縣丞發奸摘伏人稱何靑天遠方來訢疑獄者無算金太史聲有送何二尹文按何丞由薦舉起家故先生稱之曰聘君丞以崇禎九年蒞任十四年去官此詩之作應在十四年是年饒寇犯婺也

寇盜鄰封幾見侵使君追擊陣雲深當胸天篆精忠字側耳躬承綸綍音錦水無塵能萬里蜀山有骨必千尋芙蓉出匣鋒如雪後斬單于先綠林

七夕

露冷雲寒一渡河情緣未斷淚滂沱人間只說生天好天上人間異幾多

壽貳公再姪三十辛巳年作貳公生於萬曆壬子至辛巳年三十也

神皐享國最長久太平有象星如斗長庚飛入禮垣深抱送笠僊與曾與太邨知其門必與范翁乃有硯堪投俠骨崚嶒束髮時揮金市義英聲馳臨池作字水盡黑閉戶讀書人不知射天玉氣壁間劍擲地金聲囊內詩劍術詩腸罕其比慷慨放歌良有以今年萑苻陰風生吹出猙獰畫入市墜樓幾處胭脂愁嘯月一聲毛骨起髯生頭髮直於弦振臂大呼聲徹天族中豪傑一萬指束身聽令軍威嚴窄袖錦衫燕尾幘石風箭雨身當先生擒九魁賊初潰不爾新安能晏然髯生髯生今甫壯

厥力方剛神方王薦剡行將達聖聰置身指日星辰上
中原蕩寇馘熊貔無愧鬚眉稱丈夫矧茲世沐國恩者
長林高卧心安乎我有汞鉛龍虎之秘寶待子功成傳
之以御老。

貳公名宏化號中谷諫議懋學之孫累世簪纓少倜儻不羣工書善騎射長身多力目炯炯遠視能於馬上使兩飛旋如滾雪十步內擊賊無不中者崇禎辛巳以杜兵擊退上寇用撫按保薦授直隸都司千總福王時擢郎陽營參將改參總督袁繼咸軍事南都破後里居陰受唐王總兵之職未任而閩亡復潛附桂王變姓名往來江左右浙閩間陰為王游說召募順治戊戌被執己亥戮死金陵年四十有七妻子並從死 此首之下有遊游碧岑行人（）選朝一首誤刻在第六卷內

九日登游子華表弟山巷

樹紅雲白氣瀟清訪菊尋僧載酒行荒後始逢今歲稔
亂時猶有此間平論交舊友頭都白學道新參眼未明
再熟茱萸何處插孤樽倒盡不勝情

初冬喜汪幬如至

兵退禾登又小春客來不似月前貧暫時共享深山裏
數日太平天下人

倦遊亭新成 有引

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遊文穎注謂倦於博學
窮理也壬午春日予置亭晚聞堂圃中遂以此
名。

新結孤亭補薜蘿閒身非慕碩人薖回思往事已無據
逆數來年知幾何半畝莫嫌花種少一生自恨學求多
乾坤分得蒲團地只許安禪及放歌

壽俞君載姊丈七十

阿翁迎壻日大父養優年我但覓梨栗君能治簡編園
林樽酒共風雨對牀眠冉冉韶華去鬚眉兩皓然

其二

君今正七十荒亂甚難支遙祝已無酒相逢合有詩家
聲臺閣氣國運瓦冰時願比岡陵壽昇平坐享之

壬午秋日白下書懷

秋雨秋風灑淚痕頭毛一夜白千根譬民鄭重圖江左
敵騎尋常壓塞門西北紛紛銅馬隊乾坤處處石壕村
皇家又舉珊瑚網之子如何答至尊

是年二月陝西總督汪喬年軍潰於襄城死之李自成復圍開封我
大清兵克松山遂下錦州杏山塔山皆下五月張獻忠連陷江北諸州縣南京大震七月左良玉兵潰於朱仙鎮諸鎮皆潰詩中譬民鄭重何指獻忠寇江北也詳補遺卷送汪未齋孝廉北上詩注

遊牛首祖堂獻花岩

秋闌又被放策蹇尋名山朝出城南門逶迤阡陌間廬舍多古風百姓俱野顏累月溷京塵至此心忽朗遙遙數點青以爲不可攀未幾躡其趾俄而冒其巔曲磴升秋雲古木落寒曛崖石琢不成神鬼何巧心夜宿岩中廬居然方外身回視城市中蜂蟻何足云晨發循岡脊騎步遞相惜天獨憐遊人輕陰護寒皚祖堂以幽勝山水擁靈宅學道此最宜況有古人迹度嶺尋花岩插天數根石憑高豁雙眸萬里秋煙白融公得粗意百鳥不

敢憚豈有學道人而爲世所役我今出樊籠天空縱雙翮

榜後作

髮踈而齒豁未忍負明時有志報君父無才動主司從今眞隱矣豈敢復文之但願乾坤靖深林樂不支

明代鄉試終於崇禎壬午一科先生自此棄諸生矣

登敬亭山

偶來宛曲水得上敬亭山眾岫如新沐孤雲依舊閒客牕時引眺旅夢已先攀此際身親到蒼茫縹緲間

登黃山四首 袁太史枚採篇內佳句入隨園詩話

人傳黃海謊難成到此方知非浪名是處路從雲腳起有時人入石心行嵌空置屋太生險劈地抽峯甚不情連夜精廬天半宿夢中自覺羽毛輕

着意登臨慰所思乾坤此外定無奇峯中得號其尤者地未經人倘有之翠壁丹崖千丈畫白雲紅葉一溪詩山泉半是硃砂液飲此飛仙或可期

半爲探奇半訪仙芒鞋緊結躋峯巔松生絕壁不知土人住深崖只見煙解渴秋林餐雪破寒古澗浴湯泉

鼎湖天子朝元去藥臼丹爐尙儼然

萬簇千攢不可方神僧散聖此間藏山中人習閒天樂石上松曾見古皇殘瀑挂空增宿雨微鐘出澗挾新霜圖經細述諸靈異第一閻浮大道場

辭黃山別雲谷主人 選年譜載先生壬午試都還歷牛首敬亭黃海諸山求靜住不得而歸遂焚側注一志禪修

一條榔栗橫肩走盡江南千里茫茫無處潛蹤見說黃山高美到來三十六峯一一擘拳豎指何哉鐵骨峻嶒載我法身不起依然一笠一瓢還向人間隨意紅塵原

不撩人說甚白雲堆裏

洪一水過訪時將北上

偶然一晤定荒城萬里秋空劍氣橫闕下有書宜再上
天涯無侶好孤行新詩幸勿譏時政古處何妨濶世情
南北兵凶如此矣丈夫誰肯狎鷗盟

送石林化主還天童 天童山在寧波府詳先生訪道目錄

鼻穫羸歲管堂司未悟莖鑿箭射時納却疏頭登後架
原來夫事只如斯

飲于昭姪樓園

天下遂如此人間適志難況逢花事在忍使酒杯乾樹
色有餘綠泉聲作意寒可憐今夜月幾處醉顏看

贈權位心 權一作程

道骨元心豈等閒全身原在八公山看君領取十年相
然後同予煉大還

沱川十景

高湖龍臥

一峯擎一湖萬仞見孤峭何人坐草廬抱膝發長嘯

郭嶽鹿鳴

郭頂雪如錢元鹿滿身凍空林時一聲叫破幽人夢

九陽風闥

山勢危欲斷猶然在天半莫放凄風來吹我鬢如蒜

三川月窟

無溪不紆迴有水皆澄淨山頭新月來行人在明鏡

洙源插漢

何處窮河源此間直上天手挾飛僊遊罡風吹鐵船

沱水潛流

一水何粼粼穴地若有神萬物貴能潛而況英雄人

台峯吐雲

天邊三點青秀色淨如洗山帶一枝橫寒風莫輕掃

黼閣懸日

舉頭望黼峯晴光滿幽谷濟濟映朱門深深照茅屋

筆潭夜雨

空潭淨無塵可以蘸霜穎溪雨夜深來令人心骨冷

芝頂朝霞

暮宿芝山麓朝登芝山巔紫霞如可餐大地皆神仙

游公薦兄招集蛟潭山精舍

綠溪一放步數里到禪房高樹成秋態遠峯宜夕陽從
僧索者坐作客爲詩忙安得袈裟地容予度一霜

登程山訪覺華師

程山聳處眾山低雨後登臨秀色齊昌水近從雙澗下
匡廬祇在數峯西常招慧遠開蓮社偶送淵明過虎溪
石上寒泉聊一濯胸襟原自未沾泥

園居偶成

荒園成草草野性恰相應花不多於菜人常閒似僧懶
垂長者盼幾受孩童憎每日蔬羹後莎茵一曲肱

偶成十二首

六角團瓢八尺牀地爐燒火瓦瓶湯人間享用已齊備
還有牕梅花送香

松下班荆同野叟澗中汲水煮新茶盤桓若肯相終日
更向西園摘菜瓜

從來外道見多偏只說無爲合自然若使無爲眞是道
世間木石也成仙

十斛明珠買小姬體嫡性慧善言詞煙冷月寒霜露重
芙蓉雖好不多時

玳瑁筵開富貴家銀瓶玉盞瀉流霞爭如山客茅齋下
瓦銚松風煮浪花

寒風寒雨獨關門坐向爐邊撥芋根腹內果然身上煖
山中又過一黃昏

寥寥落落此幽居萬事無心懲有餘昨夜小樓牕未掩
山風吹亂一牀書

不雜用心四十年趙州老子始通元今人一日心千用
猶恨如何不悟禪

偶向山前一放歌白雲幽石态婆娑洞門莫遣青猿守

幾個閒人到薜蘿

天鄣山色欲浮天結箇茅菴不費錢流水直通茶竈下
梅花開向卧床前

羊死爲人人作羊改頭換面萬千場已躬下事未明白
生在天涯也可傷

一瓢一笠一枝筇或向深溪或遠峯行到絕無人跡處
忽聞煙裏一聲鐘

送大徵之江州唔張爾公（張爾公名　別號芑山袁州人薦辟未就嘗館於大徵家先生遣子蕃卿從之遊爾公時寓江州丁父之喪大徵往唁詳先生文集中與張）

崗公書
乾坤無地不干戈買棹春江欲往何短劍窄衫新結束
匡山簏水舊經過故人亂後逾珍重國事微時費揣摩
寄語芭山張處士好攜老稚到煙蘿

高湖感舊

忽逾三紀再探奇當日山僧在者誰惟有門前峯數萬
看來箇箇不曾移

高湖山觀雲

秋雨新晴曳杖行下方雲似熨來平望中豈止一千里

覆處應連數十城海也爭如茲皎潔雪耶未若此鬆明
斷遮南北氛煙盡留得山間片地清

梅源八景六言絶句

東墅躬耕

雨過課耕綠野雲開笑到煙蘿畎畝不忘君力山前挾
策行歌

北臺垂釣

楊柳潭深千尺持竿獨釣荒臺膾鯉復沽村酒東風沉
醉方回

懸崖瀑布

峭壁山前流水誰將瀑布高懸疏密枝藏鳥語泉淸風
遞潺湲

野徑喬松

日映龍蟠蛟奮風來虎嘯猿啼青蔭留人坐久黃昏更
有鴉棲

竹塢流觴

謾詑蘭亭曲水堪看竹塢淸泉興到流觴恣飮醉來高
枕書眠

燕崗覽勝

探勝攀躋獨上高崗信可徘徊煙井千家矚目三川水
自潆洄

三台插雲

萬似蒼山聳秀三峯半插雲霄雨過渾如墨塊雪餘化
作瓊瑤

千畦春浪

萬頃田開兩岸三春習習風迴道是田間麥舞還疑陸
海潮來

題醉仙睡圖

所貴淸流遁出塵餐雲吸露養天眞不然市上呼狂者
豈是人間可喜人

宿庄前店

驚回旅夢是溪流布被新寒兩足鈎獨卧小樓西壁破
放來殘月一床秋

歲暮書懷

歲暮幽齋又早春地爐茶鼎稱淸貧世間盡學有爲法
天下難逢無事人閒入煙霞雙短鬢浮沉日月獨閒身

臙梅本是多年物一度花開一度新

晚聞堂集卷之七終

晚聞堂集卷之八

星源余紹祉子畤著
宗後學[illegible] 校
同邑 單士修佩綸 梓

方外草 甲申以後作

狂歌七首 有引

狂歌七章崇禎甲申躬逢國難心志恍惚被髮狂走矢口而歌也麥秀之歌不可哭也余可哭也又何歌也哭之不足繼以歌也歌之詞曰

我放歌兮天地聽肝腸斷兮詞不令詞不令兮容何傷鬼神跛兮我詞正熹之季兮民搖搖聖人出兮志乃定德如天兮智如神文不令兮武不競十七禩兮功未成九廟墟兮四海病鬼兮神兮胡不仁生縛我兮投諸穽我再歌兮眦欲裂淚不足兮續以血始不信兮既而疑邑人歸兮文告列走通衢兮讀未終歸對人兮不可說頭搶地兮手指天妻孥侍兮爲哽咽天何怨兮人何尤朝臣罪兮視諸賊而爲烈

甲申國變禍亂監國哀詔至婺婺令胡璉率屬吏臨放聲如喪考妣黌宮設大行靈位敎諭吳與齊

斬衰苦夫士民童子皆諭靈稽顙深山荒谷哭聲
相接閏二十七日無貴賤皆白衣冠見余光歌孝
廉[扮]榆
雜述

我三歌兮歌正昌披且跣兮發出狂天莫問兮我心傷
惡降殃兮爲善祥今反行兮謨不洋帝之起兮鳳鳴岡
河水湯兮淸且長聖德果符兮古帝王一旦至此兮理
何嘗惡旣不可爲兮善罹於殃後之君子兮何所恃以
自強

我四歌兮不可言所可言兮千古寃賊由秦兮犯天闕
未三日兮破其垣臣如雲兮將如雨帝梃鍾兮無一拔

死社稷兮眞烈烈況宮眷兮同高騫古之輿櫬啣璧者
何敢見君於九原

通鑑崇禎甲申正月李自成僭號於西安遂
近指斥明帝二月陷太原遣別將犯畿南陷眞定
帝下詔罪己發帑金五千治守具詔天下勤王自
成陷寧武關總兵官周遇吉力戰死之自成欲還
而大同宣府相繼降自成長驅而東至太同代
王三月犯居庸關中官杜之秩以關降遂陷昌平
兵部發騎偵探輒被賊勾去游騎至平則門都人
猶未知帝召羣臣問計莫對有泣者命襄城伯李
國楨督京營太監王德化盡督內外軍務悉撤三
大營兵屯城外賊至皆降守陴者寥寥人給百錢
鬻食於市益無固志丙午日晡外城陷帝登萬歲
山望南城烽火徹天歎息曰苦我民耳遂命分送
太子定王永王於外戚周田二家劍擊長公主命
皇后自盡翌日昧爽內城陷鳴鍾集百官無至者
帝復登山書衣襟爲詔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
然皆諸臣誤朕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
面任賊分裂朕尸勿傷百姓一人以帛繾於山亭
太監王承恩從死[按]外城之陷由守城太監開門
入賊先生詩所謂
千古寃痛之也

我五歌兮歌且唉將與吏兮俱可哀私則巧兮公則拙
誰知巧乃拙之媒譬乘舟兮遇巨浪衆目視兮身相推
帆檣敗兮了不顧各以据兮懷其財須臾共入鯨鯢腹
金玉雖貴皆塵埃請看今日長安道五侯七貴安在哉

[通鑑]李自成氈笠縹衣乘烏駁馬入承天門僞丞
相牛金星等騎而從登皇極殿據御座下令大索
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大學士范景文以下廷臣
死難者數十人宮人魏氏等二百餘人俱赴水死

越三日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率百官入
賀陳演首勸進自成不許悉付賊將劉宗敏營拷
索賊賄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按]是
年二月賊入山西薊遼總督王永吉請移寧遠總
兵吳三桂於關門選士卒策應京師演藻德持不
可後賊逼帝決計行之而軍不能猝至演不自安
且謀脫難遂引疾去入辭自言佐理無狀當死帝
怒曰汝死不足蔽辜叱之出演貲多不能遠行故
爲賊所殺[又按]自成檄文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
煬蔽常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莊烈帝亦
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先生
詩二章結語及此章痛恨諸臣切中禍根

我六歌兮歌未已天下紛紛何所底闖兮獻兮豈非人
才兮技兮衆等耳但其謀也爲己謀視爲人謀有間矣
況其成敗不可期更無牽掣與非誓所以數年未卽亡

豈其長蛇與封豕紅粉黃金取次收貞女良民相藉死
君見從桑得國人那有凶洼至於此
明末流賊之禍一誤於楊鶴之主撫再誤於陳奇瑜之受降三誤於楊嗣昌熊文燦之招撫當時朝廷倚溫體仁嗣昌魏藻德先後當國以庸劣之才懷貪妬之心以至調度乖張賞罰失當甚則左良玉賀人龍縱賊以居奇姜瓖杜勳降賊之恐後滅亡之禍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先生此詩可謂洞悉亂源矣
我七歌兮歌未窮望美人兮江水東被黃衣兮告天地
麾白羽兮誓臣工卑南宋兮苟旦夕倣東漢兮驅羣兇
彼以強兮我以義彼以富兮我以忠報怨雪恥兮人心

同忠臣義士普天並起兮毋忘先帝之圖功
甲申五月福王監國於南京旋稱尊號此詩望其中興也

哭汪長源先生

天沉地浮日漆漆陰風吹城城不密野干上殿休留鳴
天子乘龍向空出鐘聲作瓦鼓如土百官耳目聾且瞽
恩波海挾河非深到此知者十無五長源先生性是鐵
三叩禁閽閽已決天女如花歷亂飛玉河春水翻成血
彈章及無生理忠魂猶得騎箕尾五年血汗寄民間
蛾眉先爲先生死遂將袍笏謝皇恩還望南天辭母氏
只知一死爲當然安識口碑與青史天門劃開迎帝后
貞臣烈婦陟左右地老天荒有盡時長作種民無限壽
節錄明史本傳汪偉字叔度休寧人寄籍上元崇禎元年進士十一年由慈谿知縣行取擢翰林檢討充東宮講官十六年賊陷承天偉以留都根本重地上江防綢繆疏明年三月賊兵東犯偉語閣臣亟遣大僚守徽郡魏藻德笑曰誰肯者偉曰此何等時猶較尊卑耶賊薄都城守兵乏餉偉市餅餌以饋城陷偉歸寓語繼室耿善撫幼子耿泣曰我獨不能從公死乎因以幼子屬其弟耿衣新衣上下縫引刀自刎不殊復投繯遂絕時年二十三偉欣然自經贈少詹事諡文烈
本朝賜諡文毅按長源汪公別號也

送貳公之江州應袁督臺之聘 貳公注見七卷

天鄣山下一村煙安享君恩三百年久說燕齊膏偏野
近來江漢血成川先臣若在寧無策之子於今喜着鞭
報國亢宗胥此舉誰云忠孝不堪全
袁公諱繼咸時以總督駐江州南都已擢貳公郎陽督參將袁公奏調貳公參軍事未至而江州有左兵之變貳公遂歸詩中先臣句指貳公祖懋學公也

夏日陪兵憲唐公我求東山登眺 唐名良懿江西吉安人崇禎中進士官徽州知府有惠政見徽志名宦傳後擢徽寧兵備道

村墟猶未及腥塵古寺荒涼亦可人斷碣得知何世代
深山但識舊君臣陶淵明死終稱晉魯仲連生不帝秦

仰面望天雙曜迴且拚痛飲勿沾巾

飲小球姪且園二首

解郡歸何早幽居事頗宜下帷時點易對客偶成詩富貴桃千葉空明水半規君眞不必出此處可棲遲

其二

吾黨當今日安能不盡酣論交無淺友放意作高談庭樹深春雨家山薄暮嵐醉來歌浩浩天子在江南

小球著有且吟集中有浩歌一章甲申聞國變作

習靜高湖禪院

孤迥有如此高寒不可當峰皆安杖底雲好入人房犬吠兔偷茶猿升僧轉粻君心原是火到此化爲霜

高湖雙洞

何用結茅屋雙巖儘好居宜禪宜煉藥一住一藏書邊幅莫云小安窩自有餘蕭然天地外或者可容予

高湖獅子石

片石露高岡千峯勢盡降窟中無異獸吼處卽空王勿漫射爲虎誰能叱作羊文殊黃海座題此正相當

高湖通天竅

峯頂孰爲鑽深深莫計年天庭㕚未合地底塔翻安投石聲難止抽雲雨易團焉知中世界不有可盤桓

高湖摩天頂

搔首千峯頂鴻蒙一息通人行霄漢上山立楚吳中族姪村堪數桑麻養不窮何當兵革靖沉醉誦豳風

寄懷吳君玉學博兼致壽意

春光仍自上疎簾憂國懷賢獨黯然無計可支同火宅有人如此尙寒氈嶄新甲子從頭起依舊山河在眼前試問白門諸大老弓旌應到阿誰邊

送吳山銅外翰歸皖　吳名邦柱懷寧人由貢生崇禎十六年任婺源訓導

豈獨河山異風光似昔不棄官如得第歸養勝封侯鄉國三年夢村墟十日留久懷巖洞好終作皖公遊

贈性幻師　俗姓予族兄也

同出瞿曇族公眞不易希高山三十載臘月一衲衣丹術少嘗學禪心老入微蓮胎作兄弟世世莫相違

題魏考叔倣倪雲林畫

誰將老筆寫新圖掃盡鉛華一味枯雙眼生平誇賞鑒幾乎錯認是倪迂

乙酉夏贈徐邑侯乳雪父母徐名承周字公乳雪其別號也四川閬中人由恩貢崇禎十七年宰婺源

中原血戰幾時平縣在深山花自明閭左無君仍有父

市人報國卽皆兵保全民社還眞主管領桑麻慰耦耕

見說諸滯方起義好從天壤立功名

上兵憲我求唐公

日赤月白天靑靑誰將惡霧塗元冥人血入地化爲火

神州白晝聞啼聲新安山郡稱四塞兵來殺民非殺賊

太守重民不重身寍攖項下權奸鱗信矣至人無死地

至今覆我黃山雲去年鼎湖抱弓哭今年翠蓋蒙塵逐

何期鳳詔漸江來眞人崛起劉文叔金剛鑄骨火爲心

天下如公有幾人手持千尺白鸞尾看掃中原萬里塵

按詩中翠蓋蒙塵句指福王被執也鳳詔漸江來指唐王稱號於閩也先生詩以劉文叔望唐主原自擬不於倫但以亡國孤臣望其主光復其心亦有可原者恭讀我

高宗純皇帝命館臣編紀明末唐桂二王事迹

論云福王承其遺緒江山半壁疆域可憑使能立志自強未嘗不足比於宋高宗之建炎南渡乃孱弱荒淫自貽顚覆而偏安之規模未失不可遽以國亡書法絕之特命於明崇禎末附紀福王年號仍用雙行分注而提綱則書明以爲別至蕪湖被執始大書明亡又

論云唐王桂王遁跡閩滇苟延殘喘不復成其爲國正與宋末昰昺二王之流離海島者相類本不得等於福王之例是以輯覽內未經載入今思二王究爲明室宗支與異姓僭竊者不同非僞托也又

論云其下諸臣以殘旅抗拒王師者向多以僞官目之然其間如白文選李定國本屬賊義子又如金堡等之五虎橫行把持國是者亦無足齒錄若其他各爲其主始終不屈以至隕首捐軀者不一而足較宋末之文天祥陸秀夫寔相彷彿又

論云其臣竟書爲某王之某官某職不必斥之爲僞也仰見我

聖朝深仁大度崇尚節義前古所無則先生此詩痛福王顚覆望唐王興復似無違礙故仍存其原文而不敢更易一字焉 又詩中新安山郡以下四句指崇禎癸未鳳陽總督馬士英所調黔兵有迁道由徽者沿途淫掠爲徽州鄉勇所殲一案也

壽觀生姪觀生初名國任更名廷光邑諸生

襃馬少年事淸貧長者身著占能制勝劍術畏傷人老

去形神健春來甲子新何期宗黨內猶有葛天民

夏日投伯美姪旅舍避兵伯美名昌有司空櫟學從子崇禎庚辰以材武投營自效薦擢守備楊嗣昌討獻賊昌有隸麾下壬午告歸

荒亂至於此何方可置身世間難得者患難可依人喜

對客靑眼渾忘家赤貧宗盟三萬指肝膽爾偏眞

壽程太君應乙酉秋作詩中閩越好音句指唐王稱號於閩也

白雲紅樹逞秋姿新穀新䅳設帨期國士一雙知母教

庭柯百尺長孫枝朱顏曾歷太平日靑眼還看明盛時

閩越好音方入耳壽筵添進幾瑤巵

題百忍圖

三代道不行宗法久已矣以忍御家人猶屬權教耳寄語披圖人勿忘居家理

避地桂巖呈戴氏諸友

也識安危自有天未能免俗亦頻遷遇賢地主渾忘客憶舊遊時豈羨仙夢裏衣冠仍古格病中消息付新篇近來不厭流離苦短榻高齋日夜禪

同參素高湖述懷五首 乙酉作參素即中台國變後偕先生落髮爲僧號參素後爲怨家所告乃復出山由順治壬辰歲貢累官兵部職方司主事

龍髯欲附已無能只合冥冥避繳矰蒻笠酸風雙禿鬢千峯夜雨一殘燈朝廷不改爾還出天下雖平吾亦僧却恨當年期許過至今心腹自相憎

一朝解却舊衣裳桐帽櫻纓仿道裝如此形骸方不俗當年姓字已俱忘吟殘松頂三更月坐斷蒲團十寸香莫向峯頭舒遠眺年年烽火入蒼茫

何處容人共逶迤深山之外復奚之佛前受戒求寬酒夢裏多言欲廢詩雪笠風包更作僕抽釘拔楔互爲師百年願幾須臾死爲有胸中未了疑

一菴高立白雲巔下視羣峯[illegible]閉戶養成形骨畫逢人最苦應周旋味淸瓦鼎山園茶香足砂壺石縫泉大塊不能容二士藏身密處是禪天

[illegible]半[illegible]回對坐柴門藉綠苔話及古今愁淚竭借他定[illegible]放懷與亂峯靑到天邊盡野鶴白從頭上來王氣南[illegible]索甚湖山何事獨崔嵬

哭汪未齋四首 有引

吾友凶問亦既數有或虛或寔一日數至死而

生之者不忍死之也今則眞死矣致命遂志不朽感事爲用[illegible]但天下如此郡國如此吾友安可以死不可死而死又安能無哭吾聞哭朋友者於門外之有使吾行古之禮必有執以獻功者矣哭之不可泣則近於婦人不哭不泣是又路人乎吾友也吾忍乎哉於是爲詩四章焚於庭下嗟嗟吾友爲傳說星耶爲睢陽鬼耶九霄之上當能見之詩曰

舉世皆空死惟君得令終字兼忠孝識道與日星同天

地大精華精魂短夢通平生好仙術兵解曾顏公

其二

豈期兵乍合公遽返其眞風雨千秋恨綱常七尺身若

將成敗論屈殺古今人何處容憑弔深宵淚一巾

其三

潔身亦已矣越境豈徒哉非爲功名去全因桑梓來寍

令敵國笑不受衆人哀仰面發孤喟青天走赤雷

其四

俊傑識時務斯言只譸偸愚哉誠可惜生者豈皆侯名

寄人間世靈棲天上頭男兒得至此已矣復何求

徽州府志忠義傳汪志稷字未齋婺源大阪人生有殊表崇禎壬午舉於鄉旋遭革命崎嶇走閩授兵部主事募兵江西與金太史聲爲聲援順治丙戌卒兵攻婺源戰於高沙陣歿時有諸生曹義榜汪邦耀亦以起戰被執不屈死

題海天長嘯圖

海闊天空十萬年蓬萊水淺欲桑田老翁獨立無人處

長嘯一聲聲滿天

丙戌七夕晚聞堂口占

中原強半已消磨半屬人間巧者多我向雙星無所乞

看他巧盡竟如何

秋夜避兵山中

破屋空山裏宵投爲避兵短簑鋪月地高枕聽泉聲患

難詎容免性靈終要明世間難得事安坐學無生

不寐

素琴久不理天下無知音披襟對明月明月照我心

其二

暑夜不可卧起來步前廊盆蘭不解事猶作舊時香

其三

庭花未曾歇園菜亦既多今宵吾得有明月知如何

其四

犬吠夜將旦蟲鳴天近秋頹顏無可制霜雪生人頭

自營壽藏於分水源偶占

面面峯巒箇箇奇藏身此處正相宜安然高卧無憂喜

直到乾坤消滅時

壽雪牛上人

上人名自牧道號爲雪牛開眠五十載而今雪滿頭汝

若認是人誰是汝牧者汝若認是牛誰是牧汝者一物

面兩名頭上安頭也別起兩根眉細細看是誰漠漠白
雲橫谷口短笛一聲何處吹

參素杖錫金陵詩以寄之

斷髮披緇萬事休故園難住遠方遊新成好句無輕出
舊識高門莫漫投一鉢日中堪自給孤身天下復何求
關情最是鍾山色時有寒光落杖頭

白石

勿煮以爲糧勿叱以爲羊留將松底下與我作禪牀

負暄

落葉滿吾廬關門是隱居冬來第一樂背日讀殘書

夢中賦得園竹

西園手種竹相對已亭亭夜月半牕暗春風滿地青

寄懷寄菴和尚

帝子騎龍忽上賓北風吹動一天塵干戈昔遍中原土
山水初開血戰身牙版總書唐進士黃冠不讓宋孤臣
懸知避繳多疎問大膽逭詩寄故人

婺源縣志隱逸傳曾鳴遠字文季號篁峙篁嶺人崇禎癸未進士授撫州臨川知縣討平大盜劉明入單騎諭退叛將郭雲鳳
大兵下南昌遁走閩與汪志稷等募兵江西崎嶇險阻破家危身後爲郡將所縶義而釋之遂改號寄菴又余光耿孝廉（枌榆雜述）載曹公去臨川與汪公共擁唐王並授兵部主事曹兼兵科給事中丙戌分兵來攻婺源汪從陸路曹從水路汪戰歿曹退保信州唐王擢爲都御史未幾兵潰薙髮僧服遁歸里者執獻提督張天祿繫獄中先生寄詩云云提督見之笑曰眞大膽卒亦不問

宿高貴山

所謂伊人已渺茫依然泉白萬峯蒼風吹乾葉夢中雨
雲入幽牕石畔房盤菜味兼霜雪氣地爐火帶竹松香
年來偏好藏踪跡欲向山僧借草堂

曾問石太守曾結廬於高貴山爲棲隱地所謂伊人指太守也時太守沒多年矣

答友人勸予應當路之召

一園荒草儘人愁風雨關情又到秋君勸我當爲絡秀
吾何敢許是巢由隱餘禮數全生澀病後聰明已盡休
所見不如聞者好從來顯晦莫相謀

中台既復出山婺令曹士琦聞先生名使中台爲書招先生謂世當草昧宜屈身爲門戶計先生作此詩答之中台持以示曹曰疑菴不來矣曹嘆曰吾見此詩何異見疑菴乎事見余光耿孝廉（枌榆雜述）孝廉即中台子也

漁父

宜釣荒江魚不走官街馬豈任公子耶或嚴先生也

丁亥春三日壽孝先姪

依舊春光到草堂梅花瘦盡尙留香杜門爾得全身法
學道吾無入世方多病相逢商藥餌消愁間亦共壺觴
守雌獨得猶龍意却老刀圭不足嘗

覽鏡四首

一團冰裏數莖霜風雨蕭蕭枉斷腸盡棄妻孥稱釋子
要留面目見先皇桐棺製就遲枯蛻石槨營成作睡鄉
自分此身終有死如天大事也尋常

手持明月照禪心一束那堪老病侵禮樂已成千古事

干戈不畏萬山深杜門豈敢稱高致瀓釜無從得好音
若有神通能變化願爲萇楚在荒林

沉溺煙霞老更痴十年學道亂離時縐紋畫作佳山相
孤感吟成擲地詩風景近來舉目異姓名變後畏人知
此身未死成何用要了西來一段疑

蕭蕭薄髮已全星顧影令人百感生盡剃長披渾不惜
卽留宜剩幾多莖身圖徧策惟僧好物價新裁只命輕
多病不須求上藥形骸委蛻恨方平

題畫

兩山對峙一江呑煙靄微茫水上村記得幾回遊白下
扁舟破浪出天門

題皇甫節婦卷

妖風怪雨妬花枝一點貞心只自持寄命托孤儒者事
嗚呼之子是吾師

題爛柯圖

利名世上幾千年勝負枰中七日天道眼看來俱擾擾
不如掃石抱雲眠

續夢

荒村面面奇峯雲白山青樹葉紅獨坐小齋明月下
渾身都着桂花風

佛手柑

何處瞿雲不現身參差實樹暗香勻長垂金色光明臂
指點人間迷路人

戊子在晚聞堂病篤寄伯兄子餘先生（知章氏曰此詩先生絕筆也）

兄逾七十筭猶遐弟病經年日漸加如此聚頭能有幾
淚痕灑遍紫荊花

晚聞堂集卷之八終

補遺

送張太素翁遊黃山 太素名明徵字定甫同邑甲道人父宗溫號恆菴以醫名太素能承父學存心仁愛官太醫院使先生內親潘少參爲作張太素傳少參恆菴女夫也

遙望黃山散碧霧渾如函谷結氤氳窮探讓客爲孫子高卧偏子作少文絕壑松紆橫遠色危崖瀑領落餘曛忙閑竹月搖元塵分得寒香數段雲

〔按〕潘少參所作傳太素遊黃山在萬曆壬子以前先生此詩應鮮匀時作

答伯勉丁先生索字

入山二十里杜門十二年近來厭文墨古硯生苔錢南

州有佳士索字寄蠻箋羲獻不可作古法今不傳舉世情朴拙所尚惟天然我如山澤癯而登公子筵宜爲衆人笑先生何取焉

題羣仙圖

我嘗聞仙之求人猶甚於人之求仙不見白日呼眞眞畫上有人求翩翩我欲持此入山去焚香相對俱嗒然一聲笙鶴峯頭下羣眞應盡來吾前

梅源歌

笑入梅源野徑中梅花吹徹杏花紅青山一帶連河漢煙水千尋接太空遊未已學無窮高歌一曲度春風尋芳不覺歸來晚谷口殘霞疊疊封

懷伯兒子餘洛伽未歸

桃蕊初紅別翠微胞梅黃盡幾曾歸山中潤淺魚難到海上風寒雁不飛見說元戎嚴守汛得無居士未傳衣此行偏歷波濤險懷想令人鬢欲稀

陪瑤圃兒遊石雲亭 瑤圃名懋華注見第一卷

爲邀仙客陟崔嵬新結茅亭草酌開桂蕊葳甤香入座竹枝嫋娜色浮杯白雲時抱平林杪青靄常凝曲澗隈

末席叨陪欣勝集鳳音蟬韻句同裁

九日同大鄣瑤圃二兒登牛嶺浮圖歸飲詒穀山房分韻得一先 巽峯塔在沱川水口一名元魁塔

追隨雁塔雲霄武還赴山房翰墨筵枝擁瓶中黃已熟香分座畔菊初妍舊醅樽內留人醉新月峯頭送客旋白首仙鄉青瑣客一時勝集共詩傳

感時詩二十首 〔自注〕崇禎丁丑五月作○今缺第五第六第十九第二十諸首

我生二十餘從不聞兵革神宗戊午還往往民遭厄可惜遂水東悠悠千餘里繁華一朝盡至今荒草耳

此指遼瀋失陷也

黔蜀殄夔虜山東殲白蓮登萊走畔將烽火動經年

黔蜀句指永寧宣撫司奢崇明反據重慶後敗走龍場與水西安邦彥合至崇禎二年二寇始授首也山東句指妖賊徐鴻儒以白蓮教惑衆爲亂也登萊句指登州游擊孔有德與耿仲明李九成等反陷山東州縣後被官軍圍困泛海走降於我

大清也

奇哉貪封侯引敵薄輦轂嗟哉以一人而食萬姓肉

此指袁崇煥之獄也崇煥自僉事累功至遼東巡撫以忤魏閹去崇禎元年起兵部尚書督師薊遼召對帝問復遼之期崇煥對以五年帝曰卿五年可復全遼朕不吝通侯之賞崇禎二年冬我

大清兵下遵化城遂自順義西薄都城尋下良鄉殲副將申甫兵六千於蘆溝橋進逼永定門援軍總兵

官滿桂戰歿京師大震崇煥聞警帥祖大壽何可剛入援帝聞其至甚喜令盡統援軍時所破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崇煥千里赴援自謂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朝士因前通和議詆其引敵脅和會我

大清設間謂與崇煥有成約語聞於帝帝信之遂執下詔獄御史高捷史䈘私恨大學士錢龍錫借崇煥事傾之帝遂罷龍錫官明年八月帝用史䈘言寘崇煥極刑逮龍錫下獄尋遣戍（按）崇煥邊才之選甚亞熊襄愍帝誤殺之史謂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决矣先生處於山僻未悉當日情事此詩乃據一時邸報而言其不能爲定論無怪也

寇自關中起其徒豈遽繁此時不撲滅坐看火燎原

此指流賊起陝西總督楊鶴主撫誤國也

荊楚殘已盡東指鳳凰山陵木且不愛古今無此頑

此指賊陷鳳陽焚皇陵也

殺人剖其腹實芻以飼馬剔孕驗雌雄負者罰一觥

明史流賊傳剖人腹爲馬槽馬見人輒鋸牙思噬又剖孕婦腹驗男女以爲笑樂

七十二賊營每營賊六千安得長平塹一舉而盡塡

北恃淮與河南恃江與漢萬一一葦航誰與堤瀾漫

一日不食飢三日不食死堅壁而淸野上策無過此

賊豈生而然本來皆百姓必有不得已一旦逆天命

（按）流賊起關中由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貪贓不䘏民又連歲大祲故王二王左掛等並起而飢民及三邊飢軍皆響應帝又從給事中劉懋議裁驛站冗卒山陝游民仰驛糈者無所得食皆從賊

未賊則暴之已賊則畏之此輩誤天下甚於弄潢池

任之匪其人天下非無將用之匪其道天下非無餉

此指帝誤信楊嗣昌以致舉錯失宜如不援盧象昇而致之死下孫傳庭於獄專任熊文燦之類是也加賦之患自神宗以來有加無已民困已極而餉恆憂其不足皆生財無道故也

市人皆可戰古人大言耳必將與兵習庶幾有勝理

天下之大勢譬如人一身手足不相顧何以敵他人

有君而無臣千古之所恥凡讀古人書當以忠自矢

送汪孝廉未齋北上 孝廉以崇禎壬午舉於鄉此詩壬午冬作

蕭蕭匹馬欲何之易水燕山冰雪時薊北烽煙傳六路
中原寇焰列三枝危哉世事有如此展也君才可辦茲
聖主平臺應召問爲言南國半瘡痍
（通鑑）崇禎十五年二月陝西總督汪喬年軍潰於
襄城死之李自成復圍開封總兵官陳永福射中
自成目賊攻益急是月我
大清兵克松山洪承疇降巡撫邱民仰總兵曹變蛟死
之祖大壽遂以錦州降杏山塔山皆下五月張獻
忠連陷廬州含山巢廬江無爲六安諸州縣南京
大震七月楊文岳合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左良
玉四鎮兵援開封良玉兵潰於朱仙鎮諸鎮皆潰
九月李自成決河灌開封城陷帝趣孫傳庭出關
攻賊於南陽敗之追至郟縣之塚頭官軍潰傳庭
走入關時河南郡邑無不殘破十一月我
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魯王以派自殺明

大清兵
我
庭

晚聞堂集卷之九

星源余紹祉子疇著 宗後學龍光燦雲 輯
同邑 齊學培滋園 校
單士修佩綸 梓

賦

思遊賦

余子生於吳楚萬山之中囊羞室罄旣乏聚粻之資筋緩肉腴又罕濟勝之具於是作思遊之賦以寄懷焉賦曰

惟我之初降兮桑弧是張迄我之有知兮志在四方胡乃宮居閨處谷伏巖藏吾甚恥之將欲聚糧三月駕堅策肥九斿先路十乘後隨除道清塵奔走徒胥固吾之所甚樂然而不可需也將欲拍令威之鶴兕長房之杖跨青鸞以高騫驂紫虬而獨往又吾之所深願而術有未講也將欲遨遊乎大人之門傳食乎列辟之封彈短鋏兮出有車曳長裾兮途不窮吾固非其才而儇媚有未工也將欲選名勝於殘編察方輿於圖象援素琴以撫動聽衆山之清響雖亦足以自娛而終落乎夢想也

俛仰思之得游道焉吾將把勝友以四臂選健兒以十
指理瘦竹以爲笻織葛藤而作屨瓢離奇之古癭衣百
衲而著臬或採藥於巖阿或賣卜於都市或托鉢於平
康或鬻歌於下里或大嚼於屠門或淸齋於法喜或擷
西山薇或咽於陵李無所求於羸餘但滿腹而斯已于
是發軔乎黃白之間嚆矢乎吳越之宇陟釣磯以尋嚴
登稽峯而弔禹瓊臺兀兀兮仙靈都四明蟠踞兮羣眞
府雁宕鬱鬱兮英靈運之不來鑑曲澄瀅兮呼季眞而
與語濯魄於西子之湖洗髓乎具區之澤跨峯泖以舒

吟泛金焦以浮白窺華陽之仙都攬石城之勝蹟歎六
朝之煙蕪歌聖代之功德泝流而躋匡廬兮驚落瀑以
孤縣下視而見彭蠡兮圜萬頃而茫然訪留侯之苗裔
兮佩眞人之寶籙尋旌陽之秘蹟兮讀石函之遺篇飲
麻姑而酩酊發玉笥以遷延窮豫章之名勝歷七閩之
岧嶅泛九曲以尋眞躋幔亭而跨鶴騎五羊於嶺表問
浮邱之故廬遲安期兮眺遠印獨猿兮眞如登羅浮而
望海兮折芳梅以延佇呼稚川而不起兮仰白雲以欷
歔採古香於桂林攬山川之奇古涉鈷鉧兮誦雄文摩

銅柱兮歎神武旣探奇於百粤復選勝於荊楚觀江漢
兮思禹功望九疑兮憶韶舞升祝融以舒眺涉沅湘而
怨怒想鹿門之高風吟隆中之梁甫餐元岳之榔梅拾
湘江之芳杜已乃泝沱潛而獨上謁白帝於雲端數高
唐之列岫凌灩澦之危湍尋君平之卜肆坐司馬之琴
壇峨嶺兮盤礴峩眉兮巑岏南遊兮五溪六詔北渡兮
雲棧函關五千仭兮太華一萬里兮終南登高兮懷古
搔首兮永歎觀岐周之禮物拜橋陵之衣冠洵爲古帝
王之名區而海內之大觀哉若乃恒嶽升雲臺山積雪

姑射仙寒首陽高潔邊聲動而胡風吹塞月明而靑燐
滅凜不可留兮游乎中州欲觀中原兮升彼嵩邱伊洛
瀍澗周召之所經營也太行王屋夏后之所巡行也北
邙蕭條鬼火靑也蘇門長嘯杳不可聽也繇是涉黃河
之天塹瞻王氣之龍蔥皇居壯麗園陵秀雄羨河山之
鞏固頌列聖之豐功已而出重關觀要害碧草兮蕭蕭
黃雲兮靄靄望遼海兮劍欲鳴弔忠魂兮泣如霈還予
轍兮山之東詣尼邱兮登岱宗擊泗濱之浮磬撫嶧陽
之孤桐帝王之盛治若覩聖賢之餘澤可風龜蒙兮訾

秀洙泗兮流淸觀其車書履其戶庭僾然若有所見憮然若聞其聲低徊久之而不能行觀止兮觀止雖有他勝兮吾不欲觀矣却余衞兮返余航吾有廬兮天子鄗擁薜荔兮映修篁泉落廚兮雲滿房居常待終兮老於是鄕亂曰帝肇十二州兮王畫九區旅厥山川兮各鎭方隅錯繡萬國兮相協民居后不省方兮似之以儒斯夕靡寍兮孔駕孟車將以察民生之疾苦觀物理之盈虛弔往哲之遺蹟覩先王之故墟訪有道之高士探石室之奇書豈特侈山川之勝而恣耳目之娛已哉

白雲窩賦

余子結廬於天子鄗深谷中雲白山靑樹深泉冽鳥道崎嶇人跡罕至修白業而養聖胎莫宜於此余子樂焉爲之賦曰

考東南之秀嶽首天鄗之靈區旣深固以幽遠亦峻絶而高孤於中一局山盤水猛倚花宮之側畔峙高臺而蓁蕪余乃誅荆叢芟惡竹壘石牆架茅屋引山泉以入廚種梅花而夾路棟宇樸素窗櫳明爽凍蘚緣階弱蘿縈幌有餘乎曲折不足乎軒敞地僻而人跡稀山高而白雲廣或陸麓間或飛几上下方望之作天際想余子冠遠遊之冠被白鶴之氅手持道書徘徊頫仰或撫孤琴或支短杖或敷席以半跏或憑欄而獨賞當其春回大地花爛芳叢山深候晩蕭然元冬及乎靑陽謝事炎后登庸土焦水沸石軟金鎔而吾窩之中泉涓涓以甘冽風習習而淸幽流凉雲於枕簟度快雨於齋頭晴晝猶乎春暮雨夕類乎深秋誠避暑之勝地而習靜之神邱也至如金飆入戶木葉敲牕人間之殘暑猶烈山中之草木皆霜於是發商音以淸嘯引明月以飛觴發幽

人之孤興炙君子之餘光無何木落草乾崖枯壑坳朔風至而千林號山雨來而半牕裂與二三老衲煮莽櫝於空齋燒榾柮於殘夜俄然屋瓦有聲紙牕如月呼僮視之門前皆雪矣嗟乎翠戶金鋪畫榱丹壁榮華不常時移世易衰草萋萋荒煙寂寂爭如窮谷空山竹牕茅霤不用莊嚴何嫌湫陋誦竺僊之半偈歌先王之遺風抱至人之貞素契古德之眞宗如是則可以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終豈必排紫闥入金門而後爲丈夫之雄

坐賦

惟萬彙之託形常急勞而讓逸爲利欲之所驅敝形神而罔恤攣援頫仰偃蹇支離心一刻而百起夢半宿而千馳嗟羣動之役役欲少息而無期卽使功輝府庫名馥汗青山金壑玉奴公隷卿極人世之淫樂祇終日以營營有至人焉哀羣生之夢夢樂大道之安安知神之不可以永勞也知氣之不可以數殘也於是掃蒼苔拂白石掩松關謝逋客爐煙雲篆藤几霜皴布袍道帔箬冠葛巾結半跏以危峙垂雙簾而淺映取祖印以明心

效元宗而續命清靜則骨節和呼吸而天地應愛草萎兮慧蕣輝情雲開兮性月淨少焉形山崩裂心國曠夷魂穆穆而冲邃氣緜緜而希微長空無纖雲萬里無寸草下不見黃壚上不覩蒼昊斯時也不知天地之爲大吾身之爲小又安知王公之爲尊布衣之爲眇哉是故不希心於世途不移情於巖谷可以坐雲房住茅屋灑蘿月以娟娟起松風而謖謖無淫哇之亂耳無斐菲之熒目或臨流泉或倚修竹坐蒲團而嗒然獨哀乎世人之僕僕

煎茶賦

汲彼靈泉烹以活火響松風而冷冷走荷珠而顆顆湯與茗交味兼香足瀉玉露以涓涓泛幽芳而馥馥獨固悠然同亦不俗方其冷翠盈階白雲封徑山靜日長午夢初醒又或朗吟山牕彈琴竹墅掃地焚香晏然靜處覺狂樂之可憎取靈芽以自煮此獨樂之幽懷奚世人之足語若夫竹影動而山客來苔痕開而騷朋至松翠落裾蘿陰滿地商搉古今較讐文字時乎友山僧於巖屋對羽客於精廬高談性命細論眞如伊蒲飽後脫粟

充餘泛一鐺之寒玉助神氣以清虛則獨樂者未始不可以衆娛至若蠲煩破睡導鬱豁神浣塵土之胃升元谷之津又何必望青梅於嶺曲訪雪藕於仙人哉

墨賦 其一

天鄣之山高之爲仞者五千盤之爲里者三百有桐君者於茲宅焉裊翩翩以蒼翠性孤直而不倚得僊人之元修吐青珠而爲李收其靈苞外褐中雪斲則蓮實之剝膚醡則方諸之取月以九微之烈精煉青鳳之元液懸窑鍾以象艮引山泉以載離雜兗豫之貢漆務其氣

之希微銖積黍累紺雪元霜鶴裳鳥翅穆穆其光爰命
官虞綱山羅澤五百而元千歲乃白是爲麐麀𤸇然仙
客取其兩卯存汁棄滓氣馥郁而仙冷色晶瑩而可咀
仙人配爲靈糗吾以和其元髓運東海之飛椎搗雲英
之絳雪聲丁丁而清寒香盈盈而酷烈杵三萬以爲期
役數夫而未歇冰索梅花之片臍剔黃羊之麝漱荆揚
之金嵌于闐之寶屑重襲則文豹之囊雜處以戶服
之葉藏焉久之膠衰氣全夜有神光高燭於天帝命龍
賓十有二員森羅劍佩侍衛我軒我乃濡素毫拂紫硏

滴乳泉伸白練役五部之鑾雷劃九天之閃電惟桐君
之相余羗高立於壇坫若乃天子闢門大臣籲俊奉此
元德達於宮禁帝曰兪哉於以輔朕方其雲白山靑水
流花發文客放情騷人任達盈粉壁以雲生繞長廊而
煙潑至如紗囪月冷斗帳香和金閨錦閣素女靑娥輕
描淡掃翠滴雙蛾挹遠秀於春岫散寒香於玉波又如
松風灑灑解衣盤礴達則成崖斷則爲壑如意所之雲
煙噴薄笑靑緣之不文宜金碧之可却嗟乎世無此君
雖有中山之穎端洞之精鵝溪之織剡水之藤虎頭握

管逸少臨池衆美旣具將焉用之夫今不如古人亦有
言以余觀之殆不盡然如古人以松今人以桐卽此一
物孰拙孰工吾於是不能不啞然於士之泥古而不通
者

墨賦 其二

居幽朔之宅吸沆瀣之精凝元雲以爲質騰瑞靄而生
形抱淵深之隱德發馥郁之靈馨帝𡑙予以嘉號是爲
元眞先生先生盤旋乎硯田之里仵渙乎管城之都自
謂知其所守已契至人之符於是西表之地有太素眞

人者冠毋冠被鶴裘驅玉輅揚素旂造先生之廬而告
之曰天下所貴爲有道之士者內含貞素外示粹白洗
雪碗之梅魂濯冰壺之桂魄有纖翳而必蠲無點汙之
可摘奈何甘晦處闇遯潔讓素皦潔而黯淡亦䃰䃰
而膠固且也善列是非好陳往事一經品題千古是視
爲萬物之所憎亦鬼神之所忌僕竊爲先生不取也先
生於是振元鹿之裘豎黑麈之尾岸緇布之冠撫烏玉
之几瞠目而颺言曰吾以眞人爲有道者其猶小人之
心也乎厚於德者不矜冰雪之姿深於道者不貴圭璧

之容爝然欲以自見者不足於躬者也皭然惟恐有失者莫保其終者也玉之粹者瑕易見焉衣之縞者垢易玷焉予欲以瑩然之體而行乎萬物之塗必欲全其素物將貢其汙皚皚皎皎其能免乎於是眞人俛首而歎氣衰色沮先生乃擊節而歌之歌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振衣而逝不復與之言

序

邱少鶴先生青蘿集小序

嘗變古人身兼數業如李供奉一風流詞客耳而通於劍術張桓侯一麤莽武夫耳而長於八分國朝以經義取士士亦以經義自束八股而外詩賦古文尙且不知爲何物陰符韜略固無問矣嘉靖間倭夷入寇鄕先達少保胡公以直指受節鉞破陣先登老將材官爲之避舍天下奇之第奇其儒而武也而未嘗以詩名予嘗挐舟桐江拜歲先生祠見其隆碣爲胡公詩有功虔祇合歸焉異身退還應學子陵之句始嘆天下之奇公者未能悉公之奇也公以虛懷好士重天下恨予生晚不得與文長仲房諸君頡頏幕下迺今幸見知於邱先生先生之奇不在胡公下而爲詩過之予之才不敢仰視徐王諸君而與先生遇合之奇亦過之先生黔中世家子安酋逆命先生以孝廉募義兵破之於新添衞事聞當宁欲以斗大金印酬先生先生固辭不受瀟然挈一氊來領青蘿山色天下之奇先生猶奇胡公也予邂逅先生於衆人中先生望而知我遂授予青蘿集一卷讀其壯處則五更鼓角其悲處則九月邊聲其幽處則泉聲咽石其冷處則楓落吳江其爽處則西山朝氣其淡處

則河漢微雲若詩若文並有一段慷慨之氣如幽燕俠少年顧盼偉如不失先生本來面目其視胡公桐江磯頭一片石不啻過之矣予恐天下之奇先生者亦未能悉先生之奇也君家瓊山先生文章相業炤映寰宇而湯沐之地實在嶺南夷島中今先生文藻功烈卓越千古而崛起夜郎五溪間語云自我作祖於兩先生見之

邱公事見詩集胡少保名宗憲績溪人嘉靖戊戌進士以平倭功累官總督尙書加少保萬歷初追謚襄懋明史有傳按胡少保性喜賓客招致東南士大夫預謀議名用是起若沈明臣茅鹿門徐文長王仲房諸人皆在其幕瓊山先生名濬字仲深瓊州人由進士累官武英殿大學士謚文莊明史

有傳

戴旭初所藏先世翀峯先生遺札手卷序翀峯先生名銑字寶之婺源桂巖人宏治九年進士累官南京戶科給事中正德元年疏劾中官廷杖削籍主事王守仁論救并得罪世宗立追贈光祿少卿明史有傳

人臣之諫君有都俞偶合而回天浴日於俄頃者天下諒其忠而旌其功有方圓枘鑿幾至殺身而收功於數十年之後者天下徒哀其心而忘其功邑先達翀峯戴公當逆瑾肆毒時居南諫垣首發其奸觸毅皇怒逮至闕下杖之幾死削籍歸田里會丁外艱食饘粥樓墓側

遂至滅性其後楊石淙諷張太監永密奏於帝漏三下而縛瑾若孤雛然人以為毅皇之明敏不可及而楊與張之功不可誣雖然帝之倖瑾也至矣而其疑瑾也亦有之疑固始於公之疏也帝之心如土公之疏如果核楊與張則迅雷驟雨而甲拆之使非公等為之前則帝必不疑帝不疑雖有百永其如瑾何哉人知公之顏可犯身可殺孤忠足許而抑知其功有如此哉公一時知交皆海內偉人其往還手札多出親腕久而散逸其從孫旭初每獲一紙如獲光明錦一段積而成卷不佞祉得縱觀焉如奉諸大人先生之袂而遊也何樂如之旭初不遠百里徒步入山徵予言為序是舉也於筆墨之際見諫議之忠而於什襲之謹見旭初之孝不佞何幸得附不朽

石淙楊公名一淸字應寗雲南安寗州人成化壬辰進士累官少師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襄正德五年楊公西征寘鐇張永監軍公為永畫策使請誅劉瑾永還獻俘帝勞以酒瑾等皆侍比夜瑾退永出寘鐇檄因奏瑾不法事帝已被酒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遂縛瑾帝親籍瑾家得所持扇內藏七首二大怒曰奴果反獄具詔磔于市

雨金樓詩草序

雨金樓詩草者吾師從兄羽伯先生所為也先生早而務學晚而聞道非騷人詞流也乃所為詩則盡當世所為騷人詞流望風而披靡焉以故名公鉅卿皆以先生為藻壇雄長噫是烏足以知先生哉吾聞詩者天地自然之聲也既謂之自然則亦猶乎鳥之鳴也蟲之語也雷之擊也松之遇風泉之走澗也雖善審音者烏從而工拙俚雅於其間哉至於詩白雪陽春巴人下里工拙俚雅相越判然即善齊物者無從而一之今概謂之自然其誰能信獨不觀之三百篇乎或出學士大夫或出

野人婦女而淸婉雅麗如出一人後世騷人詞流擬而步之至於斷鬚嘔血卒不可及故槪謂之自然是何今人之別槪謂之非自然是何古人之同蓋古人之言出於性情性情者天事也今人之言出於思慮思慮者人事也今欲古人其詞必先古人其心苟能古人其心矣口而吟稱情而出無非是也不肖年十二三讀先生詩而喜之先生爲五言近體以貽弱冠從先生遊時時相唱和至今幾三十祀故知先生者莫予若先生未嘗學詩也學道耳其爲詩也猶乎德之言仁之勇也從自然

而出所謂天地自然之聲豈天下之學詩者能窺其涯際哉國朝之詩至弇州于鱗而人工竭矣其失也沉重而不鮮至文長石公而天機近矣其失也輕疾而不鎭以言乎中聲皆未也進而求之惟陽明白沙乎兩賢之詩文而不華理而不腐蓋本乎道而寓乎言也欲評先生之詩者亦若是焉則已矣

廓如上人詩集序

西竺之經中國之典謨也經中之偈中國之詩也安在僧之不可與言詩顧有以詩爲詩者有以禪爲詩者以詩爲詩者所見無非詩以禪爲詩者所見無非禪所見無非詩則日月雲霞山川草木在在文字觀也所見無非禪則矢口成吟行歌相答無可作文字觀也作文字觀謂之文字禪詩重人也不作文字觀謂之禪文字人重詩也人以詩重則其人可知矣詩以人重則其詩可知矣予幼而好詩十餘年來與道日近與詩日遠然而見獵之喜逴逴發於不覺知爲熟境難忘痛自懲抑時復不免已而又自解曰詩何能礙人人自礙詩耳盡智極思千鎚百琢驅聰明役智慮以殉乎詩而詩不必佳

者人功勝而天機淺也淨智圓明天懷放曠於空性中發爲淸響無意爲詩而詩未嘗不佳者塵勞盡而天籟鳴也詩不礙我我不礙詩安在僧之不可與言詩哉一日東山僧無息袖廓如上人詩一卷過山齋索予題辭廓如向與予會於小桃源之蓬蓬菴灑然塵外之致而蕭寂元靜類有道者今讀其詩雅肖其人益知詩之爲道未有中無所本而能發之於外者李供奉以豪舉爲本其音激昂而曠達杜工部以忠憤爲本其音沉鬱而悲壯讀中原還逐鹿則知爲社稷之臣讀老羌試一臨

則知爲死封疆之士至於輞川吟長慶集則幾幾乎近於道矣千載而下誦其詩想見其人如鑑取影苟中無所本而姑妄言之求一語之幾乎道豈可復得哉近古方外之詩莫高於中峯本石屋珙二老皆宗門尊宿文字之相旣空宮商之響愈足不以詩爲詩而以禪爲詩者然則詩何嘗碍廓如廓如亦何必以詩爲諱哉

準提會序

嗟乎佛菩薩度生之苦心也度生之文三藏十二部度生之事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夫必欲人人究此三藏十

二部人必畏而逃之故約之以陀羅尼陀羅尼者總持門也諸陀羅尼不易習又約之爲準提二十六字至二十六字而人猶不習焉則末如之何矣必欲人人守此三千八萬人必畏而逃之故約之以五戒五戒者殺盜淫妄飮酒也五戒猶恐不易遵竟不責之以戒但持準提不論緇素不擇穢淨飮酒食肉無所不可至無所戒而人猶不爲焉又末如之何矣然不爲者有二有知之而不爲者有不知而不爲者知之而不爲者十之三不知而不爲者十之七知之而不爲者其人之罪也不知而不爲者吾輩之罪也是故雙林和尙發無上心建顯密幢而樵石熙孺聖孩稚恭四居士見作隨喜無非使知者如遇故物未知者如盲得眼如此苦心而人猶不爲則和尙及四居士亦莫如之何也亦聽之而已聽之者如蓮華會上五千慢人雖瞿曇老子不能強也今諸仁者耳目手足見聞覺知莫不與佛同與諸菩薩同而乃作會上慢人可無媿乎有法於此能免慚愧入聖超凡諸仁者信能及否雙林和尙登座疑菴居士爲之宣意請仁者入社

晩聞堂集卷之九終

星源余紹祉子疇著　宗後學龍燦雲　輯
同邑　齊學培滋圃　校
單士修佩綸　梓

序

代內祖潘少參賀劉邑侯壽序 劉邑侯名潛見第六卷詩注

天子者天下之大身也縣令者一邑之大身也百骸勞之而後理四體練之而後治精神堅以守其舍血脈固以行其立則一身以宜可以登上壽結大年天子以四海爲四體萬國爲百骸黎民爲精神政事爲血脈勞之練之堅之固之則天子之身治縣令以四境爲四體百里爲百骸父老子弟爲精神勸徵敎養爲血脈勞之練之堅之固之則縣令之身治令之不善爲令者要靡其氣媚其骨身先痿痹而邑隨之此皆不善爲身者也古循吏不多見於今予得交兩君子昔於吳令得吾齊年太僕劉公令於我婺復得公之子念先君侯太僕公屹然大節立萬仞而柱中流天下仰之侯得於趨庭時多矣故其氣骨莫不取其剛大者以自處及公以直節爲

媚夫忌幾於莫測艱險之途侯徧歷之衆人當此鮮不柔媚脂韋苟且自全侯則借此以爲礪金鍊而精玉磨而瑩所謂文王以之箕子以之者侯有之矣天佑罔卿發祥於侯以名進士蒞我星江迄今三閱月耳刼羨金鐲餘糧孰如其廉除雜徭省刑訟孰如其慈擒渠魁清萑苻孰如其武不徇私以執法不媚上以痌民孰如其剛至於培士氣談文論學娓娓不倦而卒不能干以私民有其父士有其師以此三月之政行之三年婺其春臺矣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以侯之剛大若此當無慭

末路之難矣予深望之侯未下車時都人士詣予問新侯何若予曰峩眉崇秀甲於天下以崑崙爲之宗江漢浩蕩綱紀南條以岷嶺爲之源是父是子不知蜀人視其山川侯下車而果爾爾都人士始以予爲知言予之締交太僕公已三十餘載計其時侯始數齡耳予雖朽腐猶然嘯歌林下則侯之少可知也矣以爲壽政以其少則來之日方多由是而登臺省列槐棘以壽一邑之身佐聖天子以壽天下之身身彌大年彌永書曰天壽平格侯之謂矣

代大理兄壽內祖潘少參公序 大理名啓元屢見詩注

二十年中不佞兩爲文爲節菴潘公壽應吾弟紹祉請也今仲春公登八十矣其宗人士感公誼寓書吾弟徵予言爲公祝予以道交世講不敢以老腐辭倚杖口占命吾弟登之赫蹏以復諸君子命吾聞儒者之言曰靜者壽故有硯以世計之說老氏之言曰柔弱者生之徒故有舌柔而存之說公自謝參藩事歸交遊俱息十餘年中長安貴人不通隻字近且與金經玉偈蕭几蒲團共結淨緣可謂得聖人之靜其宜壽也不必置說然公

之少也家故貧饔飧不繼衣履不完在勢權者鮮不以飢寒餒志而公以藝壇左席不肯讓人小利小鈍皆不繫意淬其全鋒卒成名士釋褐令潛江發奸摘伏頌爲神君會巨璫以權入楚吸膏菅命於潛爲甚公以郎秩與貂貴抗沉鷹犬於濁流人皆爲公危之使非遇撤回之命則公事不可測矣而公談笑處之迄以治行召居臺諫持斧衣繡危言危行雖憸人側目而公屹然不改其素是以未幾有豫章之行又未幾而賦歸來此皆直道之效則公一生剛毅之氣有直無回有堅無脆殆所謂骨勝者耶其於猶龍氏柔弱之旨似不相契不知其言又有曰弱其志強其骨則天下曷有無骨而能久者蒲柳早謝松柏後彫此皆其骨爲之也然與公遇者莫不見公爲循牆爲退然不勝衣則謂之柔也亦宜夫處廟堂之上則爲謇爲謗以肅風猷處山林之間則興讓興仁以美桑梓順四時之序備五氣之全則公之靜非槁木而公之柔非脂韋以此全其神尊其生壽固未有涯涘也且古來仙術不易得而得遇仙者皆臻上壽聞公諸生時有異人謁公贈桃實出戶遂不見公固嘗遇

仙者又公之祖朝遊蓬島暮伴諸仙公固具仙骨者不佞今年正九十公少予十載昔洛中遺老二人其一年一百三十六其一九十有五皆存樂天贈之詩曰當時一鶴猶希有何况今逢兩令威子請與公當之

徽州府志宦業傳潘之祥字伯和婺源桃溪人萬歷戊戌進士知潛江縣權璫陳奉以礦稅毒三楚藩司郡守飛檄械繫又置權關於潛江箝口翼以僞弁商舶所過化爲虛舟一廣文挈家之任僞弁誣以誘略收其貲沉其人之祥立擊僞弁於庭斃之秋下奉怒三下檄逮之之祥曰天子命吏奴輩曷敢爾事聞朝議撤奉回尋擢御史巡視長蘆鹽法遷江西參議分巡饒南九江三郡以議損湖關稅額與巡撫不合引疾歸

郡司馬小球姪五十壽序小球名昌稜由廩生授西安縣丞孫公傳庭勦賊爾綏小球督餉有功累官廣信同知祖世儒嘉靖甲午舉人累官四川合州知州父懋學隆慶戊辰進士累官戶部右侍郎贈南京工部尚書謚恭穆明史有傳

今言山者稱泰岱言水者稱河海非以巍峩際天浩淼紀地具下民瞻而溥萬物澤耶抑知其高也有所爲也其長也有自來也吾竊以美家大夫小球先生云大夫爲諸生文譽茂著執蓺壇耳者十餘載視一第如取諸袖乃貧驅之以任子起家人固不敢以任子視大夫大夫亦不肯以任子自待竟爲媢夫所齮因有關中之役

關中者寇窟也道路阻塞族之人皆爲大夫危而大夫叱馭就道如過九折至則戒諸備繕城堡訓士卒晝不遑食夕不假寐一身出入鋒鏑間猶不廢歌詠而寇大挫人知大夫長厚文秀孰意果毅乃爾一時廉能聲爲陝吏最遂有信州之命顧西民苦兵而南民疲賦其攝郡視邑一以廉惠爲政筮仕十年而囊橐如洗羔羊素絲大夫有焉品之超則泰岱也才之宏則河海也泰岱以崑崙爲宗河海以斗牛爲源大夫以先恭穆爲之父而合州爲之祖所謂高有所爲而長有自來者此也是歲橙橘時大夫與夫人合稱百齡之觴宗人士以不佞辱骨肉末徵言爲壽予祝之亦曰與泰岱俱高河海俱長耳禮五十曰艾服官政又曰五十命爲大夫以其識練而力昌也則大夫之年後來者方猥藉耳隋房恭懿爲德州司馬理爲天下最文帝曰此上天祉稷所佑豈朕寡薄能致之乎州有賢司馬而天子讓功於天所係洵不小矣況今上破格用人立躋槐棘所不可知則其宦業又何可涯畔哉廉以養德敏以幹事嗇於取而物無忌勤於行而功有成期頤之理公輔之望一身備之

婦者從乎夫者也夫貴則貴夫壽則壽況夫人盛德能自劵者哉僕暨父老子弟莫不跂而望之

家寓庸兄六十壽序寓庸名可奇見婺志孝友傳邑令兩請賓筵不就贈額曰盛世儒宗子元昌翼昌並有聲庠序元昌以歲貢官盱眙學博見徽志儒林傳婺志名賢傳孫斯颺考授州同知霞邑庠生並有文名

歲辛巳鴻雁嗷嗷萑苻不戒枕戈而寢魂夢數驚春夏之交土著破賊乾月之杪二麥倍登室有寍宇民有喜色吾兄寓庸先生適當六十懸弧之晨於是父老樂甚召予曰小子祉爾能言盍以言爲先生祝予以世所深

願人所共祈者豈非富貴壽命耶先生生平自門生束脩而外不取人一錢未老致諸生自稱處士其視富貴若腐鼠然非所樂也奚以祝壽則先生所自有奚待於祝乃先生之德皆足以有之收之桑楡有必然者兩璧同質一千金一五百厚者貴而薄者賤也兩苗並樹一先萎一後凋滋者榮而置者枯也先生之德無所不處其厚而又務滋焉榮貴久視豈待言哉先生事厥考心竹翁有古孝子風翁以家貧服賈衡湘雲夢間先生請曰大人老矣安可涉風濤走傾險以身試不測翁不從

先生作孺子泣以諫乃止及翁以壽終先生疏食居外寢醴不入口者三祀先生鮮兄弟於兩從弟視如同氣衾被枕秘並列黌序爲佳士里中兒弗若父兄訓者父兄曰予以白寓庸先生輒斂容受教先生於文正大體要屢試高等設科訓士行藝交重遠近景從致館舍不能容其見重士林如此先生行誼不可殫舉槪之亦曰無所不厚而又務滋焉而已矣易曰厚德載物先生有焉書曰樹德務滋先生有焉載物者物必歸之美在其中可以鄙錢虜滋德者德則昌焉光明之氣可以傲王侯滿不溢高不危長守之道兄羡門弟安期富貴壽命易以逾此雖然此言理耳而實有事焉先生孝子五人業儒者爲郡邑諸生文貴洛紙服賈者以道義爲籌策其所入奉諸父母公諸兄弟先生暨令配兪氏嫂齊年介壽坐高堂享子婦養轉盼間脫穎之子名標天祿奉絲綸以爲壽不一而足先生且有兼銜矣或者但憂老耳蒲柳之姿勃然驟也霜雪得而欺之松柏之長歲不數寸泰山之秦封梁甫之漢植至今存者稟氣堅實不近浮華也聖門之學以西河氏爲最實故其享年一百

有六齒請以是爲先生左証

文學兄羽伯師六十壽序 羽伯名鳳翔先生業師也屢見詩注

天之視人也若父母之視子然父母有兩子一明敏好學一庸俗而志溫飽其家第宅園林土穀奴僕車馬什器凡此種種必盡取而付諸庸俗者別治一室土壁蘆簾紙牕竹榻苔蘚一階圖書數卷置明敏子其中世眼視之寒儉蕭寂甚矣何厚於庸俗而薄於明敏若此哉父母蓋曰願其行道揚名將以亢吾宗也未可遽以世味奪彼志異日學成則種種者隨之矣今天下未弱冠

而菑子女未壯有室而取達官者往往也自悼及耄不知人世有酸楚事天何厚之耶天亦曰材分庸俗徒苦無裨不如甘之至於非常之器出則濟天下之事處則續聖賢之薪天之所以待之者必如子輿氏將降大任之說不然天機滅於嗜欲大志安於小成厚之適以薄之耳故德器深者食報遲收功晚者受用大亦猶父母之待好學明敏之子也俟乎學成而寵之者必不在庸俗之子下是以士君子憂其學之不進道之不明而蕭寂終身咎在己學日進道日明而福履猶靳咎在天天

不任咎則士君子亦安用過戚戚也求之今日則吾師羽伯先生其人矣先生禀性仁厚高潔而又被乎先公之教僞辨之言不聞堅僻之行未覩宜乎學之醇也尤好爲詩語不在開元大歷後賦奪長卿之席詞分子野之壇碑銘序記古雅端方一洗靡習出其緖以應主司熊直指朗誦其文而擢之高等人謂先生取巍科直唾手耳豈謂遲之至六十耶人知人有不可必得於天者必旦夕祈之不知天不可必得於人者亦必旦夕祈之人之祈天者壽命也富貴也子孫也天之祈於人者道也德也仁也道主高高可久德主厚厚能載仁主生生則蕃是祈於天而不可必者皆於吾身焉備之矣先生遠於機事全乎天眞可謂知道暗室屋漏不欺聲色貨利不邇德至隆矣孝友爲政平易近人藹吉之氣充然滿腔如其仁如其仁天將曰此吾明敏子學成日也所謂種種隨之者此其時矣先生志潔行芳秦封非所期行將釋褐於廷弄璋於室與俞氏嫂賢冠象服均躋期頤爲熙朝人瑞此天人相應之理非門人小子祝頌之辭也

按熊襄愍公廷弼萬歷季年以巡按御史視學應天時南直士習囂張至聚黨拆人屋閭熊公來皆屏息斂迹公校士以能通性理綱鑑者爲上不通性鑑文雖佳不與優等也每閱文列長几積卷其上旁置酒及劍遇文之佳者則擊案朗誦浮白以賞之遇劣者則急起舞劍以解其鬱識盧忠烈於諸生中杖宜興某生謂他日官雖極貴而心術不正其風裁如此事見襄愍文集羽伯之文爲熊公所賞其文品可知

長公姪六十壽序（長公名鳴雷冢宰懋衡長子見婺源縣志名賢傳）

天下治修文德天下亂詰武功夫人而能言之也惟處乎治亂相乘安危未定之會威福立則元氣虛姑息深則癰疽劇文介不可武競不能非擅豪傑之資而優聖

賢之學者未可與議天下事苟有其人是天所以開治
也宜其慷慨請纓以寛君父宵旰而古來至人或驅犢
而耕或垂竿以釣築室深巖之中長嘯草廬之下若無
意天下事者自世眼視之幾何不與幽人處士等及其
雛蔬糗食太倉出雲谷登明光論道廟堂之上奏功戎
馬之場夫非三徵不赴七辟不起者乎而功烈若是然
後知出不苟出必有所期處不苟處必有所爲一動一
靜具與道俱故可以應帝王扶運會國運靈長之休亦
可以全耳目壹精神身受大年之慶吾竊以美家長公

先生云長公天賦豪傑之資躬勤聖賢之學救國亢宗
豈異人任乃明經若棄任子不就保擧再行夷然弗屑
眞所謂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者耶天下
眷眷若此長公忍乎哉先是敵薄神京長公破產淬兵
以勤王爲己任而江右翕然昔第憂東方也今則東迄
西矣昔猶在邊徼也今則邊而腹矣長公豈勤於昔而
惰於今哉辛巳夏饒寇五百蹂躪星江長公椎牛聚族
振臂而呼得義士千員分命兩郎授以成畫中台守要
害大徼將前軍血戰小陀谷中斬渠魁九馘而賊俱竄

遁桑梓晏然伊誰之功長公又豈勇於私而怯於公哉
是不然夫濟天下之事在才善天下之才在養貪爲不
世之功者敗未忘一身之名者危長公英姿俠骨雄辨
宏辭無一肯居人下馮公少墟曹公眞予鄒公南皐見
而奇之引爲小友長公從諸先生遊如子房遇圯上老
人生平所得以雄視一世者日以歸之于虛無是公今
則周情孔思駸駸乎入尊公堂奥矣識練而老力大而
沉吾知長公急宜出在此時而不容不出亦此時也朝
廷用文墨之士不效用武勇之士不效今則思舊臣尊

儒術矣長公郎以廉退自高冢卿門生故吏必曰吾師
有子也大徼中台聲氣半海內其名公鉅卿必曰吾友
有父也白諸皇上皇上曰是嘗數陳碩畫屢抑巨璫倡
道首善幾蹈不測者之子與亟下特旨起諸田間於是
入與天子談周公仲尼之道出爲疆圉壯南仲召虎之
猷外安內寧國壽無極人皆曰長公先生桑榆之收也
然非數十年遵晦守恬讀書學道之功何以致此長公
獻歲甫六十宗人士命不佞祉爲文以祝予謂長公之
年如日方中奚待祝物躁者易徹靜者後凋長公功利

不能歆榮名不能誘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長公有焉通盈虛之故體陰陽之撰大而應世精而治身壽者長公所自有也但借諸父昆弟之觴觴長公曰淮瀆之虓虎方怒宣王洵可中興橋畔之杜鵑未鳴邵公豈容終隱長公固天下有心人聞予言當奮然一出以為前宜人光匹夫匹婦實有厚望豈第予家人之私祝哉

（按邑志載長公學無所不窺食餼入太學少從父歷中外多所贊襄崇禎丙子行薦辟之令直指二千石欲舉以應詔力辭不就例得恩任亦歃不補屏處山中暱述父書紹明性學學者稱為章節先生又按長公父巡按陝西劾去稅監梁永及宦

閹啗善類其黨張訥論毀首善且言海內書院最盛者四東林江右關中徽州南北主盟互相雄長余懋衡馮從吾孫愼行鄒元標為大頭目遂削籍為民事詳明史及郡邑志）

余母金孺人壽序

（原注代胡中尊○金孺人冢宰懋衡長子鳴雷之配也胡中尊名璉）

閨門之德雖曰刑于豈非天性哉婺之為邦成俗範家率以朱子為準數十年來脩明而張大之則余冢宰其人予入婺未及奉色笑而獲與公之子若孫遊大微中台又謬以兄事我二子江左名士行起冢宰之家蓋不獨優於祖父之訓而比禮合樂端方不苟之教自胚胎時已然矣二子嘖嘖述母儀不置都人士無或間予二子之言余孺人其賢已乎孺人出海陽金氏金故素封鼎鐺玉石奢麗非常孺人儉素自持無異綠聰其歸余也公子抱賦剛大而年少氣高豪俠自喜孺人未嘗脫簪諫而惟益損抑公子重義孺人敦仁公子氣行萬物之上孺人身處百谷之王沉潛高明互相為用坤之所以有終乾之所以無亢也逮公子極意廣嗣屢建側室孺人詞貌俱恬奉身獨處十有餘禩歲時讌會勸酬揖讓以賓禮將之側室子侯依膝下無異所生聚順一堂

人世鮮遘冢宰公宦橐固凉公子及兩郎交遊極侈一時名流有數千里外至者館穀經年滫瀡醪齊極其腆潔人以為中饋之腆也不知孺人自奉脫粟虀鹽人所不堪夫金為富家余稱貴族孺人生長其間而綺羅香澤有若弗諸服飾袺襘禮度章程具有儒氣冢宰固有家法公子固有刑于然非孺人幽閒貞靜得之於天何以至此是歲孟冬為孺人六十設帨之辰孟冬坤月厚德載物孺人有焉應地無疆所可必也大耋期頤何待予祝大微中台之才之學拾青紫取衮服以為阿母壽

亦在旦夕間惟是母子並賢經傳獨稱羊舌氏而叔向之智不逮其母大徵治麟經者也大徵勉乎哉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惟子孫之賢益顯后妃之德中台長於詩者也中台勉乎哉

郡侯我求唐公校士序原注代何相國○按何相國名如寵桐城人原籍婺源萬歷乙未進士崇禎二年十二月拜東閣大學士四年八月罷歸卒贈太傅謚文端

古之取士察行誼今之取士核文辭察行誼明試之說也核文辭敷奏之說也要於文辭中而行誼著焉剛柔邪正之數具乎尺幅之內溢乎筆墨之外雖善匿者不

得覆之以此評天下士百不失一焉辛未之役予備員棘闈得唐侯我求牘已識其爲剛大有用之器遂擢高第則予於侯不可謂非一日之知矣無何侯乘五馬行春黃海練江之間則予又實托宇下歲辛巳天下大飢盜賊公行予遣一弱孫入新安省覘桑梓反命曰予訊之曰米昂於珠無析骸而易子與賊颺於市無仳離而展轉與農無妨時與士無曠業與宗族親戚友生安與否與具對以無恙至即其恙之所以弭則特有賢太守在新安之米東取吳浙西賴江楚梗於嚴則歙休績困矣阻於饒則婺祁黟枵矣侯則遣官以疏兩河又捐俸勸輸多方賑給故民雖困而不至於亂盜犯星源侯檄士紳投成算以鄉邑子弟禦於要害又選名弁簡健卒以助之遂殄渠魁斬級百餘黨乃星散苟星源不守則延蔓新安新安不守則東南諸郡無有堅城半壁天下一手撑之河潤百里夫豈誣哉正大果毅以去民害廉明子惠以厚民生才與德併品與功俱欽重不在今日已於試牘中親見其人矣今侯大校新安俊民薦之烏臺分列七序吾婺多士徵予言爲侯頌吾謂唐侯澹然

無欲不以毀頌爲喜怒奈何使吾呶呶使者曰多士感侯深微長者言無以爲報予謂士君子之報知己與凡民異出爲名公卿爲賢大夫毋庸陋鄙傷主司知人之明斯所以報之矣多士文辭能以侯爲程行誼能以侯爲表門牆桃李披拂春風侯且樂甚又何俟乎吾言雖然新安得侯民不至流離士不終淹滯物則之好雖不吾請能已於言耶大臣以人事君予待罪政府無所裨益惟於闈中識唐太守無負人倫之鑑侯品望如此將層陟台衡大作人之化且以多士爲嚆矢也多士勉

乎哉

邑侯胡公星來校士序

今之士治經義精心研思忘寒暑廢寢食覩古人求道之誠未之多讓然古今人不相若者古人道成終身用之今人藝成達則棄之不知道與藝非兩見爲道則道見爲藝則藝俗儒寢處藝林未嘗眞有所得寄人籬食墨瀋幸而詭遇一行作吏此事都廢俗塵紛集道眼不明又安能取天下士而淄澠判之以爲國家異日之用哉若我婺胡侯則深於藝矣自其雞牕燈影時固不以

藝視藝也曰此吾異日得志行道上以佐大聖人之盛治下以察士君子之學術知人安民咸不越此故起家治婺庶務蝟至宰割有餘而未嘗一日廢所學手評房牘以式多士而婺之文氣日上會督學使者臨新安侯取闔邑童子試之乃以入彀者如干人薦之郡郡彙其最登之柏臺直指公曰婺令可謂能作人矣拔其尤數十人補弟子員皆吾親戚子弟走使徵予言爲君侯頌吾謂曾被聖人之教越秦迄漢弦歌不絕婺爲考亭故里越元迄明賢豪輩出獨二三十年來科目稍不如昔

豈山川之氣然耶抑人事致之夫今縣令古南面之君也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以善政爲治者可以阜野人以善教爲治者可以淑君子侯之涖吾婺也以文章爲政而吏治輔之將見名公巨卿接踵於數十年之前又將見名賢大儒遙續數百載之上則婺之荷君侯之賜豈有窮哉扶植一二子衿乃縣令常事奚足爲君侯頌吾所望於君侯者甚奢則君侯之慰吾望者必不薄也寄語鄉邑父兄子弟可礱石於天鄣之巔他日芝嶽老人爲君侯紀功德焉（先生家於芝山之麓故稱芝嶽老人）

晚聞堂集卷之十終

晚聞堂集卷之十一

宗後學龍光燦雲　輯

星源余紹祉子畸著

同邑　齊學培滋圃　校
　　　單士修佩綸　梓

記

高湖山記

天鄣高湖東西對峙我余氏世居其間兩山占籍新安抱幽異之姿處荒僻之地如高人處士名不著於天下然鄣山見山海及水經而爲有力者冒以自表朱宗伯

大同有說汪京兆循有記余布衣養元有辨汪司馬道昆鄒內翰德溥俞山人安期皆曰眞鄣山固在星源因裹糧來遊是鄣山雖晦於時流而彰於博雅君子未爲不幸惟高湖絕無物色之者抑高湖亦隸鄣山部曲中如岱宗之日觀衡陽之祝融依鄣山以爲顯晦者耶雖然高湖巍然高峙具諸名勝能自立門戶豈附人餘熱者哉其山自趾及巔高三千二百四十丈上有大窪類湖於此得名相傳先朝有高湖寺建於湖中寺有神僧虎食其行者僧逐僕其虎時跨入市若牛馬然寺廢數百年無住山者正德間有僧明高感異夢徧歷名山數年始得其處見虎跡中時有瓦礫遂結茅於此是爲白雲菴菴之前爲湖湖之前千峯萬岫不可勝數池之九子歙之黃海信之鵝峯相距皆數百里若几席間物可攬而有也從菴後登數百武有一竅深不可測天將雨則雲氣湧出若甑口炊者爲通天竅北行三里許一峯獨高四面俱削下視巖壑若蜂房纍纍者爲摩天頂菴之右有獅子石高廣數丈瑩白如玉有行者泉清洌殊甚有觀雲臺秋雨稍霽白雲千里其平如槊山僧謂之

鋪海峯之極高者稍露其頂若海之島江湖之漁磯海市吾未及見天地間至奇至幻之觀疑莫如此矣然有連日得見者有累月不一覩者山川亦自秘惜以待清福勝緣者耶鄣山予住最久未嘗有此蓋鄣山奧高湖曠鄣山如王公貴人福德深厚高湖如飛仙古衲神情孤爽鄣山如萬斛之舟莫窮其載高湖如漁舠一葉出沒煙無鄣山如享太牢飲美酒張樂於洞庭之墟高湖如烹紫茸食瑤柱聽童子吹笙於華陽松風之下此山之以致勝者也故寵之以專記焉崇禎庚辰秋日里人

余紹祉書

高際禪林碑記

蓋聞五百年而名山一開珍寶狠藉恣人拾取此寓言也扶輿淸淑之氣峙爲山嶽山嶽靈秀發爲至人是以神皐福地爲仙靈所宅古德是棲播弄神通激揚宗旨使智者闢其慧朴者斂其福大乘宗教以爲珍寶普施羣生令各滿足所謂名山一開也吾家世居天子鄣之麓天鄣者東南名山也峙乎徽饒之交蟠踞三百餘里其西一區名仰天臺高立天際崗巒環抱去人間世數

十里自萬歷以前人跡罕至歲丙子有僧眞亮採藥至此遂結茅獨居時有無爲和尙深入性宗慕天臺之勝與亮同居而亮師事之無爲住山數載足跡不落人間戒定生慧遂能前知時吾邑桃溪潘氏有慧性男子慕無爲之道入山執弟子禮無爲爲之剃染是爲眞純上人無爲旣圓寂眞純大亢厥宗緇素北面者數千人嘗參諸方走闕下拜繡幡金像之賜而還弟子日益衆所修闢叢林數處縻金錢數百萬眞純法嗣如尊精修苦行爲遠近所敬眞純旣老如尊住持十方聖賢雲蒸霞集過堂者數千指糧稍乏普眼尊者於夢中化十方供崇禎乙亥如尊西歸常住之田什九歸於豪右僧徒散逸幸如尊之法孫海元左右支吾稍有寍宇先是如尊具豐碣欲徵文爲記未果而卒海元仰承先志索文於予予謂盛衰有數自諸佛而外刼運莫逃然數不可知可知者人耳海元克纘先緒則名山五百之運正隆也菴原名靜隱其名高際則邑先達詹太守問石先生所肇錫也

高際菴西方景碑記

太虛之中世界無盡儒者但言天地之內而止其言天地如一雞子是矣然非一雞子止也佛氏所謂恆河沙世界一世界一雞子也此世界名爲娑婆釋迦如來主之文殊普賢兩大士爲之輔以六度萬行教化衆生習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此世界之中有一世界名爲極樂阿彌陀如來主之觀音勢至兩大士爲之輔三聖人願力無盡一切恆河沙世界之中種種衆生持其名號彼土七寶池中却生寶蓮一朶其人精進則花鮮美其人懈惰則花萎謝花有九品以修行人所造而差池之

其人心性明了工夫精到則從第一品生大命終時三聖人親垂接引於一念頃從上品花中胚胎而出與佛齊肩從此而降見地有高下工力有淺深故出現有遲疾其處胎中受諸豫樂與三禪天等其先成道者時來胎中與之說法令彼開悟既得開悟即時見佛得無生意與上品上生無有差別此一法門謂之橫超三界萬修萬應無復可疑萬歷間大智蓮池兩大師專提此門教化天下海內緇素靡然從之我天鄣天臺山僧通偲問法於兩大師歸而建西方景夫西方世界宮室樓閣

園林池沼道途欄楯並以七寶合成雖竭天下之財窮生民之巧不能髣髴其萬一豈一方檀那之貲與數貧道之力所能辦哉而通偲以采椽數莖土木數區命之曰西方景西方如是而已乎昔高帝爲太公營新豐雞犬能識其處假之能奪眞也維摩方丈之室容萬二千獅子座小之能納大也一則帝王材力一則古佛神通而後有此山僧居士其可幾乎雖然又有說焉昔如來欲建道場帝釋取一草插地曰建道場竟然則采椽數莖土木數區謂不足以盡西方之景不可也今通偲之子孫修葺廟像成而問碑記於我凡我同志助財助力者皆得列名碑陰臘月三十日執此以爲往生公據

天堂山結雪香禪社記

夫道一而已盈天下皆蔽焉人而顓蒙道落於盲聖人救之以語言文字執語言文字以爲是而道之戈矛不勝言矣人而熙攘道淆於事聖人教之以端居靜攝執端居靜攝以爲是而道之荒唐不勝言矣是故入海算沙者勞而無功謝人逃世者冥而罔覺此雪香社之所由舉也先是我高皇帝九世孫元錫上人一瓢一衲訪

道名山樂天堂之勝欲棲息焉與緇素輩有結社之議無何杖錫閩海遺雪香之名以期異日近游子子華過予山中訂社期予不敢效栗里翁作攢眉狀遂以暮春之初徒步訪子華濟上六日共振屣天堂而般若無何靈郁遍和無侶六解諸衲已儼然下帷參究矣予與子華各分半席越三日禪堂板靜山月窺簷忽犬聲狺狺如華子崗豹則本和汪居士攀雲冒霧從林間出共相驚顧可謂勇於爲道者矣本和以宰官度世又嘗從其尊人宮保公宦轍甚廣海內古德尊宿參叩殆遍乘夜

涉險以赴期會殆有宿因乎穉生游子者宿世名詞客前身老畫師新入此門則子華爲之導師也仲覺汪翁年將耄龜息鶴形三花已聚五炁俱朝而復知有向上一著可謂不囿習氣者矣皆踵本和而至其後期而至者則釋子實相其及期而未至者則方子子遜游子子木海陽衲六密也朝有香夕有燈未飢而食未渴而飲具種種供養使吾輩安坐而愧焉者則天堂主僧正觀實爲大功德主是集也或以元入或以教轉或主話頭或兼淨業所向不同期於覺悟而已若祉者元也教也

話頭也淨業也五六年已盡颺在他方世界一切時中如失路人求一指南了不可得所謂入海量沙信可免矣金針一撥尙有厚望於羣公

汪本和名元泰宫傅應蛟第三子由恩蔭累官刑部郎中見婺源縣志經濟傳

傳

族祖閏八公小傳

人皆死也卒以病故次水火次兵刑次顛壓次啗啞至於自殺者千百死中一二焉而已矣自殺者卒以怒次愁次情次名次不獲已至於發於一念之不忍無所爲而爲者又千百自殺中一二焉而已矣有所爲而爲者人事也人則欲欲則陰陰則鬼無所爲而爲者天事也天則理理則陽陽則神我余氏自桐廬府君來沱川迄今幾五百祀碩儒鉅卿高節奇行踵武相接至死爲明神血食一方二三百年如一日則惟我八世伯祖閏八公一人而已公諱海陽字以宗性慷慨負氣而有蒐苗之癖一日攜二僕逐鹿充頭汪家山獲一牝其子從草際躍出抱母不舍公曰物之有情何殊於人我之無良乃至此遂以佩刀自殺時洪武乙卯子月三日也年三

十有八耳其子德和奉公柩葬充頭張氏宅右屢著靈應鄉人因立廟祀之至今稱閏八相公云或曰周孝侯處剸蛟暴虎躬爲良士顧不足法與又奚死不知我公眞性激發身命不顧而暇依傍古人以自解耶依傍古人以自解此俗儒自便之術非所論於神明之德也萬歷壬子秋日孺子紹祉修葺公祠成乃稽家乘詢諸父老記其大略如此(原注)公生至正戊寅十一月初三日子時

族祖九陽先生傳

族王父九陽先生與紹祉同出元教諭補一府君後祉

生晚不逮事先生然讀先生書及聞祖父者舊所傳極其嚮往爲作九陽先生傳先生諱蹔字士晉里有九陽山因以爲號或稱先天山人姓余氏自朱重和後世居婺源之沱川先生賦性不羣喜讀書補邑博士弟子無何棄去里有梅源山水清遠卜築其中又號梅陽子其詩曰天知此老貪形勝爲辦梅陽四面峯所居有先天館可觀樓月窟門竹徑槿垣曲折有致製梅陽巾詩曰儒巾不戴已多年硬殻拘人不自然我有梅陽新製在飄然野鶴水雲天又製斗笠短簑雨中服之支一節蹻

一足憑高而望自號曰獨足鶴其學以內不見己外不見人爲宗於易理有入處督學使者耿公遣以禮幣邑大夫欲以禮致卒不往歿萬歷甲戌之燈夕距生宏治辛酉孟冬七日享年七十有四所著有易疑木石見正學考芝鶴集梅陽世紀其子孫不類今竟不傳諸書藏於族中葬衣冠於梅陽之東族父合州守念山公題其碣曰明布衣知學先生墓先大父太僕公爲之贊曰山中有叟抱璞自全學宗太極道祖先天其所師者文王孔子其所友者東廓甘泉月窟門下可觀樓前茶爐一曰新詩幾篇學者宗之山也斗也漁樵狎之人耶仙[illegible]觀此可以槪先生矣後族人食其氏養元出先生諸[illegible]示汪司馬伯玉且道其生平司馬慕之恨不及見[illegible]其手澤食其得先生斗笠短簑以貽公公焚香端拜而後服之其爲名流所慕如此

汪司馬名道昆歙人嘉靖丁未進士累官兵部左侍郎詩文與王弇州齊名弇州亦嘗貳兵部天下稱兩司馬云附見明史王世貞傳

疑菴道人別傳

疑菴道人窶而債負收債亟至廠不可干貰不能服無

以應債家鬱鬱欲死其妻曰鄉有三老富而善策天下之吉人也盍謀諸道人於是致齋三日蛇行而之三老頓首無數三老據牀而坐氣宇甚岸道人故不得志又未嘗見長者俛首拱揖下喉間咯咯不能作聲三老見之惻然曰噫孺子來何遲觀子之色若重有負於人者憲然顧我豈有所假耶我非慳夫也而物有屬不可往還亦若血氣精神然人雖篤愛未有分其血氣精神以相貸者無可貸也吾之室隆隆焉纍纍焉非有封鑰繩册而人不取者知不可取也道人曰否五月披裘豈拾

人遺金者哉惟不金故裘耳顧窶而債負聞長者善策
人事願聞所以彌窮報債之道惠然詔之莫大之幸也
三老曰事必有因利必有基內者外之外者內之不可
斯須外者外之內者內之得於不知吾與而祖而父遊
也久矣而祖宦轍四及而父朴茂不費而之宮有簏焉
中盡黃白而子弗之知也歸而發之彌窮報債何他
需道人樂甚如民得主肉飛眉舞足高氣揚遄歸而發
其縢故紙瑣瑣皆其先世遺書與一時卿相往還之牘
䖈蠹魚餐漏浥臭敗反覆需索無有所謂黃白者道人

惘惘復之三老三老曰黃白在中諸穢障之障去寶現
我不汝欺道人取簏中諸有一一熒燎瞬息之間蕩然
無物而簏故空空也之三老言狀三老曰子今而後庶
幾見黃白矣黃白固在而目未明也目固明而神未專
也子但嚴守是簏目之所視耳之所聽晝之所思夢之
所結無或越此也物將自至乃歲之除債主在戶物猶
不至吾誓輸吾元爲子鬻債道人曰諾息壤在彼永矢
弗諼陳簏於前一日之間摸索萬度舉國之人皆以爲
狂道人曰僕固狂以元許人三老亦狂耶人莫不有祖

父也則莫不有簏也內者外之外者內之終身惶惶朔
夕坐馳歲盡臘除悵悵何之三老狂耶予狂耶人狂耶
遂負其簏入梅陽山館三鎘其戶不見一人俟吾簏中
之物至然後啓扉大集賓客以愧夫昔之狂我者

墓誌

潘君墓誌銘

潘君者何予妻諱瓊姬字玉紅者也賢之故稱君君及
笄其大父之祥公爲侍御史門戶赫奕又謂新婦必驕
倨不更事君至斂束如寒士而家甚治知文義善刺繡

而若非所諳故妯娌親戚賢不賢皆悅之予少好遊俠
不擇交君在室微聞私爲之憂及歸予未嘗顯有所諍
每借往事及他人事影射予病予爲之內愧始折節讀
書至今得守硜硜之行皆君力也君父別駕諱文備受
君特甚孝經列女傳皆其口授君生萬歷戊戌仲秋九
日歿乙卯季夏七日享年十八爲予婦者六百日耳繼
娶戴生一子先君曰潘婦賢無子吾愍之戴子即其子
宜名潘卿以潘從潘也今爲邑諸生娶陽谷令戴公應
揚孫女生家恭今以崇禎庚辰子月七日葬君於里之

小塢塢負庚抱甲虛右坎侯繼室於他日子姓余名紹
祉字子疇世居婺源沱川村隸郡庠籍今將爲五岳遊
死未必歸葬未必里故不能從君於九原也銘曰
輿櫬未千日歸命之淺土三厥遷致吾愼美哉此邶山
水佳勝譬君幽閒與其貞靜
家恭庠名杲字漢泉歲貢生候選教諭載邑志學林傳

疑菴道人墓誌銘

疑菴道人余紹祉字子疇世居婺源之沱川少好遊俠
酒酣耳熱擊劍而歌聲入雲表十八始折節讀書干祿

文字非所好好爲詩醉中作狂草里人得之越境可以
換米所著賦草一卷詩草四卷雜文二卷山居瑣談元
邛素話訪道日錄各一卷藏於山中道人初好神仙稍
稍有驗已而嘆曰此貪生怖死之心非道也乃走天童
叩密雲和尚得教外別傳之旨道人故多好好山水好
書畫好花石鼎彝古玩至此視天地間物無足當意者
崇禎甲申京師陷皇帝死社稷明年北兵破新安道人
乃依釋氏名大疑一瓢一衲往來諸山寺久之眼枯幾
不辨物手足木僵時年五十一矣度不久延乃甃甓櫬

於分水源高寒山之前皁爲之銘曰
生而儒習世教之書而希圖頓悟則儒不成儒逃而禪
立萬象之先而忠孝勞生則禪不成禪之人也不足愛
不足敬庶幾可哀而可憐者耶

書

與馮留仙先生書 馮名元颺慈谿人見第三卷詩注

不肖屢戰而北髮疎齒豁猶然浮沉諸生中深用自恥
豚兒去歲幸廁庠序先君所貽薄田數十畝殘書數百
卷盡行付之不肖從今焚却側注作撒手閒人一瓢一

笠行遊天地間惟冀故人戮力王事使野人長林豐草
之下清夢晏然則拜君侯之賜多矣敝友江美道向者
嘗辱青盼久客天津落魄不偶羞返故園惟臺台爲之
地而督之歸感不獨江生也翹首北瞻曷勝神往

與張爾公書 張爾公袁州人見年譜

天下事一壞至此尚忍言哉愚謂非關武備不修艮繇
人心不正昔安史之亂兩京失守天下鼎沸顏太守振
臂一呼而兩河豪傑翕然響應九節度英英名將立肅
宗中才之主其視今上凡聖較然乃今李懷光僕固懷

恩輩往往見之求一郭汾陽了不可得夫復何言今日之大患在於增兵增兵則增餉卽使將有紀律兵奉約束而民已病矣况兵之淫掠焚殺甚於寇乎不肖遊方之外矣千䕃書籍付之一炬而腐腸未冷不覺縷縷壬午白門兩訪台兄不値榜後趍便舟以歸眉宇緖論俱落夢想俄聞尊翁老伯之變以爲訛傳及於大微處獲讀令弟手札令人寸心如剜事之無可奈何者安之若命而已尊札有卜居非秋浦則星江之語然秋浦近大江非戎馬不到之地敝邑水不通巨艦山不容車馬且

風氣樸野用度儉約但得茆屋數間薄田一頃計費不過千金而八口之奉已甚富貴矣昔人卜南村爲有素心人不肖固不敢當採樵汲水無非名士子弟輩亦非其人獨是紫陽一片湯沐地車書禮物猶有存者庶幾可枉大賢之駕乎今天下士子上悞朝廷下悞所學皆八股爲之病根蓋眞學術眞經濟原不費詞卽縷言之亦不動人觀聽故治時義者必爲虛頭大帽不顧義理其志將以欺人而不知先已自欺矣自欺欺人之人而與之共天下宜其敗壞至此不肖所謂係於人心不正者此也台兄所學固不專此而一生精神半爲所奪惜哉惜哉台兄制行精嚴蓄德宏博不肖所當北面而師事者至語向上一著猶未留意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此可謂與千古聖賢同鼻出氣者矣若向上一著是爲禪宗然則程伯子亦墮禪者耶此事非可草草俟晤對時相與商之京師時勢傳聞不一憂恤之極吾兩人當同之弟諸近況筆不能悉大微當能道之臨楮不勝悵悵

答朱君裳柬

欲踐鄣山之約須取道靈巖登天臺渡蓬萊峰俯視深谷中一室如斗大者卽白雲窩也不衫不履出沒煙雲水石間者余子疇也或扶短笻或倚松桂凝睇西峯若有所待者望其故人朱君裳也

啓

請寓庸兄啓

恭惟我兄父㟁白眉昆盟黃髮有典有則學無愧於古人不競不絿德實追乎先哲時出枕中之秘開彼山下

之泉卽不才如小兒者倖備弟子之員皆賴父師之訓煦感有自圖報無能謹涓旣望之期薄治槊寒之酌梅花數點敢云玉樹橫階雪色一簾或有瑤華照席豈第圍爐竟日還期燒燭通宵

引

望洋草引

歲丙子家伯兄攜一弱子爲吳會之遊栖虎邱三閱月建豐碣而還道武林登吳山謁先卿祠堂會子病復留數月凡吳越舊交有所餽遺半作佛事半供藥劑落魄

而還自敘其紀遊詩若文爲一卷題曰望洋草蓋虎邱爲海湧峯去海不遠而吳山之巓東望海門胥濤山立三峯森秀如在几席伯氏置身蒼茫縹緲間日與雲霞海氣相吞吐每一念至若喜若怒若愴若憤皆發爲詩歌故其語多悲而不失其壯得海若之氣居多耳若曰望洋而歎嗟不遇也則丈夫不得志於時名位貨利得天之數常儉所得者取之者惟有名山大川至滄溟而止矣伯氏業一一取之爲日用盤餐又何歎之有

晩聞堂集卷之十一終

晩聞堂集卷之十二

星源余紹祉子疇著

宗後學[illegible]校

同邑　單士修佩綸　梓

祭文

祭潘元調內弟文

惟我元調淵靜貞默類有道者理宜享遐齡而備諸福乃一旦浩然長往天不可問奈之何哉古來負文名者若李賀王勃輩俱蚤折甚至叔向之鬼旣餒中郎之女

僅存元調有子三人而我外舅春秋猶富撫育教誨日底於成所謂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則比之叔向中郎不無厚幸獨天奪我一莫逆昆弟蘊結之私如何可言欲如曩者郭山深處眠雲臥雪朝性道暮文章煮酒圍爐豈可復得哉豈可復得哉玉樓之召倏忽再朞靈輀將發適彼郊圻撫棺痛哭薄致我私元調愛我當必鑒之

正祉公祭冢宰少原先生文

己巳○冢宰名懋衡先生族兄也由萬歷壬辰進士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明史有傳

大臣者非公卿大夫之謂也在內以聖人之道事其君在外以聖人之道治其民在鄉以聖人之道教其子弟而善其風俗斯大臣稱焉顧有位而不副其德者猶然大臣也而臣之名不歸則謂之曰大儒有德而不副其位者居然大臣也而大之實不居則謂之曰公曰卿曰大夫而已矣位不副德者君之過也德不副位者臣之辜也求之君不負臣臣不負君天祿天德集於一身則一代之中不數人一國之內不數見小子後生何幸親覩其人哉公之爲令也新之人能言之公之巡方也秦

之人能言之公之補牘而進秉旄而揮外禦彊敵內讐巨璫也天下之人能言之吾黨復何言哉即有所言亦言乎公之學而已矣與夫公之教人者而已矣公居乾惕齋坐究大道著書數百卷葺三賢祠建富教堂與四方學者上下其議論執疑問難終日不懈所謂以聖人之道教其子弟而善其風俗者非耶公堯舜其君而君堯舜焉鄒魯其民而民鄒魯焉獨是顏曾吾黨而吾黨不顏曾焉書曰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此之謂也雖然音容雖杳猶得從公之子若孫商搉治道研窮性學猶然耳提而面命之也嗚呼山頹木壞天下所悲矧乎桑梓重之以私考亭往矣文不在茲公又溘然吾將安師薄陳二簋公其鑒之

冢宰初以進士知江西永新縣擢御史巡按陝西劾去稅監梁永閱視榆延兩鎮兵馬條上十事上嘉納三遷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晉副都御史兵部左侍郎並著政績尋黜陪推選南京吏部尚書時魏閹亂政五疏辭歸天啓丙寅僞學禁厲削職爲民閹黨張訥請毀天下書院發有三賢祠祀宋周子二程子亦在毀中冢宰捐貲存之獲免崇禎改元詔復官誥追敘平奢藺功賜金幣仍起南銓未赴卒諭賜祭葬崇祀鄉賢祠復配祀三賢祠世給章縫奉祀免差一如徽國文公故事富教堂在婺源北鄉清華冢宰與鄉人士講學處

祭內祖潘少參公文　壬申

紹祖三黨大父並海內所稱爲名公鉅卿者也不肖事先太僕十有六年耳於外父方大參公誦其詩讀其書已耳惟事我太公最久愛教最深培之植之覆之載之最大人無不愛其子孫則無不愛其子孫之所配固常情也而不肖於太公則有出於其外者祖見時得奉清誨拳拳期以有成祖將受室太公在御史臺聞不肖廢學日溷酒徒悄悄憂之郵書切責祖感之因稍就繩墨凡此者猶曰愛其孫女也及祖受室再踰年而賦悼亡

情深別速一時昏瞶若無所知婦翁又在都下太公使諸公子儼然臨之經紀其事猶曰愛其孫女也迄公返初服逍遙林下祉以負氣不諧於時幾蹈不測太公患之留之丙舍數旬朝夕訓勉無非文明柔順循牆處屯之道至於排大難解大忿任勞任怨更非一日此何所爲而爲耶不肖久淹庠序不敢爲不平之鳴而太公且以九方皐自處豈愛而忘其醜耶燈節時奉謁高齋太公踞禪床爲談浮屠事半晌不肖別歸將弄筆爲詩歌詠於高堂之上以稱眉壽觴而忽以訃聞矣嗚呼公其

騎箕尾爲列星耶其委蛻萬物而翀舉耶其得浮屠氏坐脫立亡之說耶皆不可知所可知者殁寍也全歸也五福備而百順聚也先太僕享年七十有七非不壽而輸太公者且三歲若大參公則瞠乎後矣愚兄弟皆駑駘不足數而太公之子孫森森麟鳳毋論予三祖惟太公享其全即之域中當不多見亦復何憾獨是祉也事太公最久受教最深培之植之覆之載之者最大感極而慕慕極而哀悲痛切怛如何可言如何可言謹治豆觴表我哀悰

先生外大父方公名邦慶字以賢婺源平盈人
嘉靖庚戌進士累官福建布政使司右參政

祭大理兄大鄣公文 癸酉

惟我鼻祖明德綿延篤生我公爲世大賢稟幽異之靈賁抱清眞之內美志潔行芳雲蒸霞起文迴大海之瀾價貴洛陽之紙白下秋高曲江春漾蝥弧先登年剛及壯繫印專城牛刀小試五斗折腰雅非公志於是掛冠郊樹棲隱雲山彈素琴於竹里謝逋客於松關知吾道之可樂奚世路之足攀然而帝眷所鍾人心有屬鶴書下雲龍旌映谷皤然而改乃捐初服敭歷中外閱數十

霜清忠自矢雪皎泉香星軺使節華者皇皇歷恒嵩遵海岱登太華臨衡陽弔古人之遺蹟探石室之珍藏擬壯遊於腐史稱吏隱於東方屢疏乞骸進秩九列晝繡示榮鷗盟申結四壁蕭然苔荒薜凍虀鹽風味回也屢空勁節清風百世所仰立懦廉頑大道未喪猗與我公天下之望夢遊五岳遽返其眞何不少佇型我生民雖然清福如公世寍多有南山之年望百踰九廷尉之尊六卿是友玉樹森然照耀前後盛德榮名眞可不朽於我先卿蘭蕙之臭而我昆弟均承造就德業是規紛難

相救培之植之愛忘其陋感高誼於雲天雲涕泣以如潤割雞灑酒煮藜炊藿神其來歆盡我三爵

延尉名啓元屢見詩注由萬歷甲戌進士授內黃知縣以母病赴任違限調湖廣都司斷事李陞臨城知縣以丈量事庇民忤上官改滄州學正丁外艱歸家居十年以薦起武定州學正擢國子監助教轉戶部主事監江西漕兌罷虛耗四十萬石督易州糧儲歷光祿寺丞本寺少卿南京大理寺丞兼署總督南儲清操凜凜時有誰言南儲如山積余公十文買水吃之謠三遷至大理寺正卿予告致仕年九十一卒崇祀鄉賢載婺志儒林傳

祭亡妻文 丁丑

今日正君四十辰也使君而在雖不能綽約如當年顏

尚朱髮未白也乃君之逝已二十二年於茲矣君歸予於癸丑之冬棄予於乙卯之夏相聚之期實未再朞以未再朞之聚當二十二年之別其寬促何如哉予長君二年頭髮盡脫齒牙搖搖定非壽徵但恐別之期雖寬而聚之期亦復不遠耳君逝三年予舉一子則君爲人母前年爲子娶婦則君爲人姑今年藉君之庇舉一孫則君又爲人大母矣我之子孫日衍則君之伏臘日長君雖不壽而身後所享以視君妹之女於程者不大徑庭哉今日不佞灑酒以爲君慶君亦當以自慶勿作酸

楚想令予肝膽盡裂耳近拜尊翁良田之惠當令後嗣永不分析以爲君粢盛需君逝迄今三遷淺土君亦勞矣予近卜兆於小鵃塢形勝鬱然明年當穴雙坎其左以妥君其右以待臧氏於他日庶幾其有寧宇也卜其宅兆則魄有所歸有田則祭則魂有所依魄有歸魂有依化者之事亦可無憾矣予奉瞿雲之教今日薄設惟以粢盛酒醴脯醢將事未嘗刑特牲非敢儉也亦以滋君冥福耳蓋聞陰身脩證亦得往生願君冥冥之中發無上心脩持淨土今生作薄緣夫婦來世爲蓮胎弟兄

超出三界是大樂事願與君同之

祭爾傳姪文

天下事自取者人也非自取者天也爾傳之死天耶人耶爾傳以家貧親老奮志讀書而致疾不可謂非人也爾傳脩身礪行飲食男女之欲淡如斯人斯疾不可謂非天也天不可恃人不可憑以明經兄之賢而喪其子以爾傳之賢而夭其躬惠吉逆凶積善餘慶之說至爾傳皆不信善乎莊生之言曰事之無可奈何者安之若命而已雖然吾門之中吾所最親暱愛敬者四人焉定

國叔去非聯登姪公選鶴徵姪胎先其一卽爾傳也彼三子者脩身礪行與爾傳等而皆短折無後爾傳雖折有嗣子在以視三君子不無厚幸爾傳庶可自慰矣爾傳逝已月餘予未嘗涉其庭蓋有所不忍也明日爾傳發矣耑遣吾子藩卿以楮衣一襲酒饌少許奠之几筵颺吾言以慰之

祭雷峯文 戊寅

岳以岱爲宗東乃五方之長帝自震而出卯司發動之權惟神奠居生位是號雷門高已出於雲端峻尙觸乎

天際惟玆先壟寔屬瞻依顧壠以龍得形而神以雷爲德飈行電掣忽聞半夜之聲霧湧雲升始晳九霄之甲是以不辭人力以補天功謀之僉同進而不已縻金錢數萬時閱七旬計徒役三千功成九仞遠增形勝益見崔巍且自登築以來未遇風雨之阻覩此天心之默佑則知地德之鍾靈謹以牲儀祇告成事

祭關侯文

惟侯盡臣道之忠得聖人之勇婦人孺子悉識生平被髮雕題咸勤俎豆生等仰瞻有素蒙庇良深自先大夫筮仕以來及於考妣每至君侯嶽降之日輒舉明禋顧思先公肆祀安敢不繼世承明貺薄奠豈所能酬乞鑒微忱永隆純嘏

卜葬亡妻告文 己卯

惟靈之逝倏踰二紀淺土三遷骸亦勞只今卜玆封僉云吉美而今而後庶有寧址以卿之德與地之理毓爲人倫忠臣孝子億萬斯年永綏福履薄醴一樽爲卿慶矣

祭叔母戴氏文 戴氏先生從叔同正之妻

惟我祖宗世敦廉節叔祖叔父克紹先烈以禮治家罔敢褻越孺人幽貞耳濡目染無非無儀克孝克儉青年影孤白璧無玷時有貴人弦斷再張母氏及兒以利相嘗孺人毅然矢操冰霜茹苦衣素口絕甘旨撫媵所生猶如己子愛之勞之訓以義理已加元服將爲佳士方期母壽享以遐齡胡然一疾雲輧上升凡有秉彝淚皆熒熒吾儕從子隱痛曷勝採藻盈筐酌泉盈罍奠之几筵以比孺人之芳貞

祭戴氏姊 乙酉

歲在乙酉時維季冬厥朔己卯厥日己丑大功服弟紹
祉甪割哭我新逝女兄老孺人於戴氏之闈而告之以
辭曰嗚呼我同胞者七人孺人第三不肖弟最幼幼者
今皤然一翁矣使七人俱在我知其相聚無幾而仲兄
先逝俞氏姊次之今孺人又長往矣七人之中去者殆
半與言及此人誰無淚猶憶孺人在室時不肖纔數歲
孺人一室左圖右書筆硯爐瓶楚楚晝攻刺繡朝夕讀
古人書先君曰此吾家女學士也時王父以大臣勞
四方嘗攜孺人以從以孺人婉嫕善事老人也徛瑞曾

鑰藏於孺人以孺人愼密無失也逮歸戴以事父母祖
父母者事陽穀公及陽穀夫人以待兄弟者待姒娌故
並得其懽心事紉綴粥井臼無非無儀以古處自待及
姊壻赴玉樓之召而伯仲兩甥相繼修文內撫諸孤外
應勁敵二如以稚齡持門戶不致顚蹶者皆孺人力也
今子若孫學成識練孺人長往差可無憂況天下若此
矣吾輩洟泗偸生其視孺人孰幸孰不幸哉惟是雁行
中斷棠棣紛披蒲團道人五內如裂以吾七人之中孺
人於吾恩誼尤篤予弱冠喪偶則覓族小姑以續之逮

吾有子則以姒娌之子女焉今吾孫纔九齡而又以所
愛孫女許焉是吾子吾孫所自出皆孺人賜而他日曾
元而下莫非孺人賜也歲漫漫而欲暮靈冉冉而何之
日月黯兮霜雪飛哭國未已兮手足離悲會晤兮無期
灑一尊兮表我思靈其來兮未可知尙饗

戴應揚字君俞桂巖人以鄕薦爲陽穀令民思其
惠祀之名宦祠見婺源縣志經濟傳應揚孫元侃
字二如郎先生甥也年十四入邑庠從先生游最
久國變後棄諸生隱於翀峯精舍見婺志學林傳

疏

募建通濟茶亭疏

距予里二十里曰通濟亭地以亭得名也則亭之來蓋
久矣萬歷間圯荒田山僧募緣新之時予方丱角爲之
具疏今又就圯矣山僧性樂欲謀新之而猶請疏於予
予不覺爲之惕然亭圯而新新而又圯則予之老可知
矣回想二十餘年中內不明乎性外無裨於人虛糜歲
月慚恧孰甚古人有云一日之中聞一善言行一善事
則此日方不虛度又云勿以善小而不爲齊宣王不忍
一牛孟子許其可以王天下事有巨細善有大小也今
數椽之建所費不奢衆力合爲其事更易願諸長者踴

躍從事借此一念以爲發端今日行一善事則今日不虛度明日行一善事則明日不虛度層累而登結大善果無若鄙人數十年中喫飯穿衣無一善狀舉足動念無不是辠惟兩次作通濟亭疏請援國朝大誥例庶幾得以減等

白岳中和山募建經樓疏

三聖人立教垂世不卽文字不離文字吾家經傳燦如日星竺乾貝葉徧週沙界獨老柱史一家言束之高閣道德南華不過吾輩竊之以潤筆端而已噫老柱史吾

師之師也忍令其教凌夷至此哉吾郡白岳中和山爲玉虛道場我肅皇帝所靈之地欽建宮陛頒降藏典亦文絲字鳥篆雲書匱而藏之無有繙者猶然束之高閣也予四登白岳欲一閱而不果嘗從羽客味元借經目一卷讀之見道德經箋之者六十餘家莫非眞人仙客之言予欲取此六十餘家之言合而編之名曰道德全書至今未遑夫以予生平好道而亦不勇如此無怪老柱史一家之言久束之高閣也今味元及其徒碧霄有繙誦之志而精廬湫隘僅足館客欲鼎一樓以爲繙誦地碧霄持一簿徒步二百里訪予於天子鄣深谷中索予具疏夫老柱史之神通能入流沙化胡成佛況中國之人乎重以玉虛師相吉有貲凶有誅四方頂禮雲蒸蟻集稱號之聲眾山皆響人之信解若是又豈假深山道人數寸枯管爲之歆動哉雖然闡揚道德予之素心願諸長者同成善果樓成而兩羽士星冠鶴帔鐵笛雲璈步虛其上高眞上聖當拍鶴而下聽之兩羽士稽首頂禮上祝聖人百祿是總下祝諸長者五福攸同高眞上聖首而兪之其爲福德寧有旣耶

月嶺募建茶菴疏

吾輩結夢青山白雲中日與老僧山客煮澗品茶論茶質則山有陰陽土分壤石論製度則火有緩急揉有輕重論烹煮則湯有老嫩交有蚤晚一失其節則以爲不可噫亦念紅塵赤日中有揮汗如雨喘月如牛求一勺而不可得者乎橫坑月嶺爲吾里咽喉擔者負者踵接肩摩今山僧某施茶濟渴欲創一菴以垂有永願諸長者合力成之非以祈福也吾輩高堂邃閣醉茗酣泉而使至近之處揮汗如雨喘月如牛者不得分一勺焉則

種種淸福何以消受

聽松菴募修精廬疏

今天下痔厲兵荒疫厲三災並起朝徵兵夕索餉十室九空凡在宇下所當節縮一切併力急公而乃勸人捐己資飾廟塔俗眼視之殊不急之務是殆不然今天下三災所及苦不忍言然而一郡之中必有數邑一邑之中必有數村一村之中必有數家子婦相保桑梓如故是何同狀各夢夷病迥然一則定業難逃一則宿植德本脩吉悖凶君子不以時之偶變而失理之大常人病

則呼天痛則呼父母民生斯時舍大雄氏其誰呼哉暮春之初偕社中諸子入天堂山料理本分一著過聽松菴曩聞詹太守問石先生談聽松之勝已令人神飛林樾間至則問石先生所題喫茶去處已傾圮不可入齋室客舍或創而未完或完而又敗以予所聞於十餘歲前者殊不合惟有奇峯四匝松桂陰森一徑紆迴半池淸冷今昔如斯求所爲金碧輝映固所不必而棟撓廈覆左支右吾惟若不勝僧卽安之祈年祝國之謂何夫佛者民之天也衆生之父母也天布五氣運四時雕刻

百物以洽下土生也不待乎求成也不期其報父母旣厥心殫厥力爲子孫謀施者以爲當然受者忘其所自一日水旱相仍而雩宗之事起矣一旦疾苦相仍而號泣之聲聞矣今我皇上尊崇三寶禮祀百神是呼之於上也呼於上則一人慶而兆民賴吾輩各輸升斗脩復伽藍是呼之於下也呼於下則福履綏而幹止宜此與時紬而舉羸者大不侔也諸上人請以吾言質諸十方長者

天堂山圓通菴重建佛殿募疏

經像佛舍利也修行人佛慧命也經像所在修行人所集是佛全身示現也法界衆生苟具正信一聞佛名畏愛兼抱豈有全身示現而聽其風吹日剝了不動心者乎是必不然今歲暮春正觀開士邀集緇素二十衆結雪香社於天堂山中叅究本分大事以圓通佛殿前楹爲禪室設簾布榻中奉博山巘大師像二十人者相向結跏日坐香十炷堂之深不盈丈其廣三之每人三椽七單而外餘地無幾始至天霽氣和衿領間汗津津下及其山雨連旬上漏下濕夜榻屢遷吾輩爲道苦心當

不憚此其如佛法何嘗過通都大邑廟塔如山金碧如繡香煙如霧燈火如星婦女如雲醉漢傖父出入如蟻而求一本分衲僧不可得今天堂山峙乎嶽衢之交壁立萬仞邱壑紆廻草木叢茂人跡罕至洼哇不接於耳美麗不馳乎目名流高衲朝究夕參而棲息之處至不得與下方庖湢等此亦宇宙大不均事也是以主僧正觀慨然有興造之志正觀嘗偕其徒刺血寫五大部經又杖錫走數千里親近善知識其實踐高行孚於遠近誠一啓齒善信樂從況乎經像所在修行人所集釋迦

如來全身示現祇太子給孤長者嶽衢二大郡當不乏其人

禱觀音疏

竊念紹祉身墮紅塵心依白業默持聖號攝妄念以歸眞常習圓通冀耳根而得淨無奈慧輕障重遂至福少災多茲因嗣子藩卿身膺癱毒耳附贅疣徒切憂惶未知療救忽夢慈光燭照漸令病勢衰微雖佛法普利羣生豈其責報而人痛則呼父母實屬至情惟冀顯密護持始終眷注楊枝水灑佇看兩毒俱消甘露壺傾須使百骸盡暢世路靡憂虞之境禪關得開悟之門凡所有情齊登壽域

天堂山散禪期禮懺疏

佛降王宮萬論千經肇起祖來東土一花五葉從開見說無多求諸多而固謬明知甚近索諸近而愈離光爍爍圓陀陀取之無據明歷歷黑漆漆動不能收良由障重福輕是以識深智淺非資懺法曷透禪關恭惟我佛世尊慈悲一切方便多門凡心欲合聖心理懺猶資事懺弟子等或居塵世苦宿業之相牽或入空門奈凡情

之未盡莫能開豁常恐虛延於是結伴十餘不厭深山枯寂勒期三七願祈大事昭明彈指而過二旬頑冥如故分手各歸一處聚散何常祖印高提雖全憑於己力牢關打破尤默仗於慈恩宿障盡而本性自明有情空而己惑乃滅庸是於今月二十六日躬向佛前禮拜三昧水懺是夜設散瑜伽燄口所祈垢去明還忽見本來面目功圓行滿頓超流轉因緣冤氛所及之方忠魂皆度天子所臨之國庶姓咸寍祝祖道以重光願山門而永盛

度孤疏

心有妙明萬法不離般若性無生滅一靈可證菩提非仗佛光誰開覺路言念紹祉皈命一乘眞空未得交纏五欲熟境難忘身居隱現之間性在昧明之際頹髮疎而齒豁知來短而去長福慧全無根基極淺日脩禪淨所期打破疑關歲度孤寒願得空諸罪相庸是消今月望日散花酌水供佛飯僧是夜設放瑜伽燄口普度遐邇幽魂復念亡姊某立身孝敬賦性慈祥撫庶嗣如其所生育下人弗勞於怨僅登始壽忽失天年痛骨肉之

永離嗟昇沉而莫測冀仗拯拔之力上升快樂之天更念近歲以來兵連禍結大江以北物盡人亡泣月號風盡是陣傷之鬼依叢附草無非不臘之魂願以盤餐充其餒腹更將瓶水洗彼傷痕盡類證乎人天不致祟於原野伏願潢池波靜長戈化作耰鋤赤伏符開金甌復其境土次及身家康吉長幼淸安俾道念以長堅庶疑團而速破

施食疏

愚蒙之質何能見性明心貧賤之身安得濟人利物仰大乘而靡及念諸趣以憮然願在必爲慈無可表復念迷覺罔分我性無非佛性疾痾同體物身卽是吾身他人失所罪不屬他己事未明功難歸己必仗如來秘密方開鬼趣昏迷庸是於今月十五夜請僧設放瑜伽燄口一壇冤親共度存歿俱亨十方世界悉光輝萬里江山盡鞏固有情俱利無願不成

白岳酬願疏　代兒瀟卿

帝畤神皐聖天子祈靈之地菊黃萸紫大師相成道之辰恭謁慈顏俯陳愚悃向仗仁恩之被痾疾全瘳又感

聖澤之加妻孥共保此後再生之日無非神貺之年庸是耑詣靈區貢香鳴謝伏願鑒玆微敬錫以洪庥某覆思大帝作鎭朔方職專殺伐方今邊鄙未靖東隅屢見輿尸寇餘彌狂中土半塗膏腦言之心痛念及魂搖願振浩蕩之威以造昇平之運某無任感激虔切之至

晚聞堂集卷之十二終

晚聞堂集卷之十三

宗後學龍光燦雲　輯

星源余紹祉子疇著　同邑　齊學培滋圃　校

單士修佩綸　梓

偈

渡夏塢募燈田偈

里之渡夏塢山僧結精廬崇事古先生供養隨所宜山花與澗泉霜果及露葵有香卽熱香無香屑楓皮獨是佛龕前一顆碧琉璃無膏不放光買膏無其貲欲得長

杲杲須有常稔當是名曰燈田餘粒充闍黎眼明腹復飽安意脩毘尼照根老寶禪勸緣拙言詞我爲說此偈見者心勿疑伊以光供佛佛以光照伊百刼與千生道眼終不眛

釋子寂如募燈偈

我聞佛面如滿月形亦如千日而放光明於一日下而置短檠但見日光誰見有燈况千日輪安用星星維佛之光何以若此究其根源祇一心爾我願仁者以心供養一燈之微其光無量破黑山窟徹幾城障世世生生住光明藏

高湖山觀雲偈

閒看山前雲色千里平鋪雪白壓倒無限英雄底下翻身不得

談禪九偈

天地如此之寬萬物如此之侈欲求大事因緣原來只在這裏

學道要個鈍漢不用聰明計算只須一霎時中剔起眉毛自看

終日眉毛厮結只因大事不明如此年深月久忽然露出眼睛

不信疑情不切不疑大事不徹但能緊把繩頭不怕甕中走鼈

世界識神結就身心氣習熏成不是翻腸倒胃如何天下太平

此事無餘無欠本來一切成現雖然不費安排的的要你親見

此事如同行路切忌左迴右顧翻身直上峯頭空中大

踏一步
說難也不是難說易也不是易縮頭千生萬生下手大
吉大利
工夫何處下手下手便是工夫無下手巾下手無工夫
裏工夫

禪榻閒吟 附

市上千千萬萬人能思能慮盡精神枉將金玉充銅鐵
博得孤身徹底貧
飢來大嚼藜羹美倦去高眠竹榻凉醒餘飽後無此事

閒倚西牕送夕陽
稽首朝暉灑一杯勸君且莫急相催小人不是貪年少
爲有疑團未打開
不讀儒書不佛經水窮山盡隻身行單提一句無情話
莫問今生明不明
世間萬法總皆非祖道禪關盡可疑此不足兮彼不足
老椿忽放一新枝
白髮蕭蕭兩鬢生高臺明鏡不容情電光石火幾時候
豈有工夫到利名

年逾四十倘儒冠雪案風牕度歲寒一肚殘書將甚用
他年螻蟻尙嫌酸
一句話頭如大火千生習氣似乾薪乾薪積聚如山嶽
大火臨時化作塵
醜陋形骸白骨堆終埋黃土閉泉臺從前自笑不知道
端坐蒲團待鶴來
菩提有種時時萎妄想無根刻刻萌萎者未萌萌又萎
可憐今日又虛生
學人只要發明早我說遲遲也不妨若使今朝明悟了

更將何事送韶光
坐片蒲團對夕陽西風黃葉大荒凉莫嫌山客無聊甚
多少人間政斷腸
火雲一片落人間利客名途不少閒惟有道人新浴罷
身隨藤杖過溪灣
貪利貪名何日足學書學劍絕無成不如端坐蒲團上
咬着疑情過一生
舊作若干絕皆言方外之事題曰禪榻閒吟崇禎庚
辰夏日無息上人持册索書遂書求政無息固有意

宗門者不識以吾言爲然否

贊

諸佛圖贊（自注）一佛二菩薩十八阿羅漢一韋馱尊者

尺幅之中聖賢森然諸佛菩薩兆億萬千五百應眞八部龍天如彼帝珠印現無邊若復有人見一金仙而兩菩薩爲之比肩羅漢十八韋馱一員卽知是人五眼未全此何以故於相起緣見相非相如來現前

坡仙笠屐圖贊

笠也屐也杖也仙乎佛乎人乎如此喬裝打扮好遊赤

壁西湖

自題像贊

道人道人所作何事林下水濱若云無事死水裏沉若云有事弄鬼搬神有不是無不是祇得將錯就錯一直追尋老鼠鑽進牛角泥牛鬭到江心眞箇水窮山盡忽然特地一聲憑麼時許君親見本來人也咦一箇皮囊無用處如何又要一凡身

觀音像贊

法界衆生疾苦萬狀大士晏然自在安養離御本體作用皆妄菩薩救人在蒲團上

關侯像贊

文以經濟武以蕩除所以君侯戎服讀書

出山大士贊

從來得道入山澤臞近是乃世畫觀音必極其韶美譬彼張子房狀貌若好女此是變化身終非淸淨理今見老頭陀松下憑一几道氣耀鬚眉儼然有如此不媿亦不妍眞性正爾爾

本師天童密雲和尙像贊

不遠千里見這和尙無法與人劈頭兩棒是罰非罰是賞非賞記恨在心發爲此像赤眼火頭時時相撞何年雪却這寃讐做箇男兒眞不枉

曾大父贈大方伯寒塘府君像贊（原注）崇禎五年臘月二十四日

題○贈公名時英字景淳少習種植採樵苦志讀書不設枕席曾師事鄒文莊其學合朱陸爲一臨卒命開牕見月語人曰吾心之明有如此月學者稱寒塘先生以子貴累封僉事贈方伯著有孝經集義見婺志孝友傳

少也帶經而鋤以娛其親老也教子以忠而顯其君處士耶逸民耶崇正拒邪誠然儒宗之嫡子訂訛闡奧允爲孝

經之功臣也

大父太僕卿見田府君贊方伯名一龍字汝化別號見田嘉端乙卯舉人乙丑進士歷官浙江山陰令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湖廣按察司僉事浙江布政司參議貴州按察司副使威清等處兵備道江西布政司參政浙江按察使左布政使四川左布政使南京太僕寺卿予告致仕浙江四川貴州皆祀名宦附明史五行志成都東門外鎖江橋迴瀾塔萬歷中布政使余一龍所修張獻忠破蜀毀之穿地取磚得古碑上有篆書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漢炎興元年丞相諸葛孔明記後獻忠爲肅王所誅

泰岱爲骨雲夢爲胸骨之勁也無物可撼胸之廣也無

物不容是故子視百姓隸視王公出正青年由柱史而躋卿寺歸猶黑首侶田父而友山翁求之當世幾人如公哉

先君太學生斗墟府君贊太學名同光字以德太僕公官蜀藩時太學往省僅一僕自隨次錦江驛值大寇丞嗁之曰世有寒酸若此而自稱貴公子者乎太學大笑自市炭燒燭讀書達旦而去太學自題像贊云古之愚直今之矜廉與之齊圓而弗受附之雄數而欲然見嫈志隱逸傳

衣敝盡而始更食雖糲而不厭城市不能枉其車有罰焉得覩其面靜攝鮮居一十五年臚記博聞百千萬卷

錦江臥雪曾爲驛吏所呵竹寺夢遊知是瞿曇示現嗚呼裘馬翩翩者何可令夫子見乎

汪主簿像贊

是公也溫溫其貌奕奕其神工文敦行抱義藏仁處則宜爲守道之士出則宜爲載筆之臣誰使公佐巖邑督輸將而奔於風塵宣勞王事卒至捐身誰謂當事能破格而用人嗚呼所以天下卒至於今吾安得不爲之慷慨而呻吟

丁亥冬日疑菴自題像贊

好箇俗漢半憨半顛要明本分一著猶如掘地求泉若云此事無分却又現在汝邊只管和身挨去不問五年十年忽然遇着這漢好與一頓粗拳咄且道這漢是誰從來未覩娘生面畫盡丹青也枉然

又題

爾眉善舒胡爲不揚爾貌善潤胡爲忽黃俯仰河山低徊禮物人既有心寍不盡傷要識蒲團一片原非自了之鄉

銘

藤杖銘

吾之曰龍曰虬惡之曰贅曰疣無近名無近刑甚矣爾之似乎予疇也

竹杖銘

提篠竹杖東銑西銑水盡山窮將來何用

瘿瓢銘

木有瘿是其疾斲爲器是其類君不見張子房維摩詰

又銘

非因緣非自然順杞柳性以爲桮棬

古硯銘

宋與元不可考質如斯新亦實

蒼硯銘

石多山爾獨水蒼且潤蓋以此子疇銘之錫厥子

葉氏墨銘

惟古方物底貢厥名郭郡攸産惟墨獨精桐膏漆和煙微乃輕膠則鹿麋滓盡而淸龍腦麝臍微助其馨擣之萬杵一笏乃成于曾君房翔譽獨久幼及見之今則烏有何期文人崛起於後工不趨易物不取苟爛然其光湛然而黝南金莫儔西璧非醜易水功臣方程勝友伊人爲誰葉氏栢叟

天子鄣銘

五嶽際天三公是行四瀆紀地諸侯煌煌巋然此山稱天子鄣磅礴二州孕毓雙江英靈攸聚元氣渾厖擁我南國高皇辟疆聖子神孫爲天下王

詞

輓黃方壺先生（自注）休寗山後人

海外神仙連雲映水方丈蓬壺靈氣幻爲名士作世芳

模雨蕭蕭竹牕棐几月冷冷漢史秦圖嘆榮枯分明白璧待買誰沽 嗚呼幽巖元谷杜門却掃學者潛夫於今已矣溪堂惟有白雲鋪步芳庭蘭芽多秀憑短檻桂藂扶疎看諸孤天公報施其在斯乎

右調玉蝴蝶

題跋

書文衡山墨跡後

鵞羣黃庭聖敎蘭亭十七帖如出各手所以爲妙後世書家人習一種如印于印出殊失古人變化之妙予見

衡山先生眞跡極眞大都從趙文敏脫胎出婉秀有餘孤峭不足時坐晚聞堂族子逃虛道人師文氏攜此卷至展閱過半定爲山谷老人及白石翁筆至卷尾署名與中台秀才驚羨久之微此卷幾失衡山先生矣因識數語於後

書黃中介先生詩册後

余未晤先生時先生於家子餘處讀余詩草津津奬借遂書此册見貽嗣後詩筒往還不絕累書相招癸亥之冬冒雪一訪諧談數日究極天人之奧旁及二氏百家

靡有余義餘心折下拜執弟子禮先生出山爲名卿以建言落籍乙丑抵家爲完臟所苦余往慰詩酒酬和不減平昔先生之養可知矣丙寅有從戎之命余復往餞攜此册以從先生留之別後復書二詩於末見寄嗟嗟先生年踰六十萬里長戍賜環何日讀此寍無切怛也

天啓丁卯季夏日識

題游稱生畫

詩有古風有歌行有吟有咏有律有絕字有大小篆有八分有隸有楷有行有草詩惟杜少陵庶兼之而人猶謂其七言絕不如李供奉字以王逸少父子爲宗然行於世者惟楷行草而諸體不槪見則信乎兼才之難也而繪事尤難言之日月煙霞山水草木人物鳥獸樓臺殿閣蜂蝶蟲魚有形之類萬有不齊而欲以毫端一一肖出如海印光雖凱之僧繇殆有不逮吾友游稱生爲名家子家赤貧而性甚孤潔萬事無所慕惟喜佛事及畫予初見所寫洛神驚其精妙以爲在子畏十洲之上嗣見花卉竹石未睹後署則擬爲孫雪居近見山水數幅或以爲太癡或以爲孟頫或以爲仲珪爲米爲倪爲

石田爲謝山不一而足又有草蟲翎毛蜂蟬燕雀之類如滕王元嬰曲盡情理不知稱生何以變幻至此殆深於三摩鉢提者耶或謂稱生奉浮屠之學當屏息諸緣攝心一處昔松雪好畫馬獨處秘室管夫人從壁隙窺之宛然馬自是趙不復畫馬情之所向性亦移之予曰若然則稱生一身俄而爲男子俄而爲婦人俄而爲山爲水爲石爲器用爲昆蟲禽魚爲種種草木又不止晉山大士三十二化已也昔有士人參睦州陳尊宿稱能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向空作一點問會麽士罔措師

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永字八法也不識稱生於繪事無所不能而十二名家尤所酷肖似從老僧拄杖頭一點悟入蓮華經琵琶箜篌種種音樂及童子戲聚沙成塔皆可作佛事稱生其以畫作佛事耶其以畫說法耶

天鄣茶帙題辭

予結廬天子鄣深谷中獨居二十年跫然之聲累月不入耳每歲春夏之交有一逸叟形類瘦鶴挈一二童子拄杖攜籃而至者族子魏生也穿藤度竺採萃櫝柟暮借余白雲窩藥竈熟而㷿之火有候揉有度選茶塲中

可稱及第蓋天下事非可言傳非可意投視其人之性情而已茶者高人逸客之供非傖夫商賈所得而有也魏生賦性清寒不以腹棺禽獸不以性殉麴蘗好與山人禪伯遊惟以茗戰爲樂宜乎其製之精也魏生見重名流廷尉諫議兩兄爲忘年友一爲作贊一爲立說汪山陰本中先生爲宮保公介子金玉其音不輕昇人隻字而物色魏生爲亟諫議公孫貳公氏實賞魏生茶一日魏生以天鄣茶帙示貳公有諫議手書茶說在焉貳公莊誦一過爲之欣然遂付剞劂徵予言爲冒首崇禎戊寅浴佛前一日醉卧山齋夢中索水不可得忽醒汲石縫泉烹魏生所貽新茗連啜數盃大叫曰天下有至味如此者哉遂搦管作此語若夫天鄣茗質之佳魏生製法之妙諫議先生詳言之矣

魏生未詳廷尉名啓元諫議名懋孳貳公名宏化並見詩注汪山陰名元兆同邑歲華人宮傅應蛟仲子字本中崇禎甲戌進士初任浙江山陰令終嘉興知府見婺志名賢傳

題照音上人血書經卷後

諸佛非聖衆生非凡究其差池在甚麼處諸佛善捨衆生善愛國城妻子則愛衣服象馬則愛種種珍寶乃至

一銖一塵忍弗能割而總以血肉爲愛根拔其根則愛盡愛盡則赤條條淨躶躶矣求與諸佛差池了不可得是故古人骨可折肉可剔鷹可餵虎可飼何我相之不破哉予來濟上有宏頤比邱持其亡徒照音刺血所書華嚴經見示其他經稱是計費血約數斛余見之惕然如此等人眞可謂佛門龍象何以故能拔愛根故

自題鏡像

四十年來懵懂白日青天做夢今朝古鏡新磨現出無生面孔

題壁

種種衰相出現無非閻老催牌一點氣息不來好似落湯螃蠏若要來清去白自在自繇不受黑面老子鉗鎚麼一切撒開向衣線下究取好

晚聞堂集卷之十三終

晚聞堂集卷之十四

星源余紹祉子疇著
宗後學龔[illegible]燦雲　輯
[illegible]滋[illegible]　校
同邑　單士修佩綸　梓

山居瑣談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余頗會此意余里在萬山中不必買山求隱山居多暇俗情較少所經心者惟是山居瑣事以故出諸吻者盡是山居瑣談有可錄者輒取松枝書之蕉葉共得如干條倘王無功

仲長子光輩復起請以此貽之否則留以覆瓿

山水

李愿居盤谷王維居輞川千載而下披其文誦其詩山川形勝如在目前而當時登臨遊詠景況亦如親見從來高逸之士大都榮利心淡山水情深耳余每過佳山水便低廻不能去生平所歷名山多為黃冠緇流所據喧雜無異通市幽棲須得勝地峰巒迴合嵓谷幽邃阡陌迴遭清流環抱桑麻雞犬依稀武陵於此卜居雖終身布衣逍遙其中足矣足矣

廬舍

山居環以槿垣通以柏徑布以竹籬藥畦花塢參差曲折青山欹戶鳴澗在門茅堂以接賓客脩梧叢桂老梅湘竹映帶堦圯廡下設茶具酒器客至煮茗浮白相對也旁結小軒架以小樓藏三教書籍自居其下木榻竹几禪椅蒲團爐瓶琴劍羅列左右牕前列盆景數種如怪石蒲草湘蘭薝蔔之屬或植方竹數竿月夜竹影紙牕相映如畫如是豈羨夫朱門哉

起居

每日辰起叩齒嚥津澄神端坐早食宜淡盥漱櫛髮百餘下整衣冠讀古人書至午握固端坐觀照自性午後或焚香洗竹敲碁彈琴或徐步澗濱逍遙林下遇田夫牧豎較雨量晴切忌昏坐恐睡魔侵人也腹中覺空坐香一線或涉獵書史或對客談論性命商榷古今晚食宜少以熱水濯足寢必側臥勿語先睡心後睡眼亥子之際披衣正坐行功如午時坐至鼻息極微若無若有所謂緜緜若存所謂至人之息以踵神與氣交時也倦則睡去至辰而起

道侶

謝譓不妄交嘗云入我室者唯有清風對我飮者但有皓月張牧之隱居竹溪客至則蔽竹窺之苟非韻士十返不一見蘇子瞻泛交嘗云吾眼中無一不好人必如謝張則太隘如子瞻則太濫友必擇而交上之深於性命之學達乎陰陽之理心通三極神游六虛此宇宙在手之友也次之陶情邱壑樂志煙霞榮利不足攖其心紛華不足移其念此逍遙物外之友也又次之心體坦夷與物無忤賦性多長厚之風與人無機械之巧此純

篤有守之友也歌詩彈琴枕經藉書則友而儒浩歌擊劍高論兵符則友而俠尋山問水啜茗賦詩則友而逸至若塵容俗狀與世浮沉胸無肝膽舌有刀鋒者請錄之放籍中

詩學

詩昉於三百篇多婦孺所爲乃後世騷人欲摹之而不得蓋婦孺矢口而吟非有意工於詩天籟自鳴非人工可及極意摹之必不肖即使相肖亦不過闌前雞聲雛間犬吠已耳陳仲醇有云刻畫古人是後人第一病武

陵桃花唯許漁郞問津一次再卽之便成村巷矣語極可味

遊覽

語云不讀萬卷書不遊天下名山水雖爲文終是兒女子語司馬子長徧遊海內名山大川向子平與同好北海禽慶子夏俱遊五嶽名山韓退之登太華慟哭縋書王元仲登蓮花峰舉煙爲信古人探奇如此吾儕一介布衣不能聚糧三月遠覽遐收但孤筇所向名山大川不容輕擲所歷危崖絶巘掃石題詩千秋而後姓字永

留名山之巓豈不快哉

安禪

有人求法於佛佛令觀鼻端白七日而悟道不過以專一之法裁其妄想耳壇經云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外離相爲禪內不亂爲定只此數語足槩禪宗妙諦岩棲之士試於水邊林下一味參禪當覺此身居然金相如來而雲樹煙巒無非擁護定身也

養丹

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靜之一字乃作丹根本氣無升降息定謂之眞鉛念無生滅神凝謂之眞汞神是母氣是子性靜而神自凝神凝而息自定此之謂運汞投鉛擒龍就虎今之丹士爲名相所拘多歧旁迕憧憧往來與役於情慾者何異昔有人遇裴航於藍橋求長生之道航曰道在虛心實腹今人皆心實腹虛欲仙得乎味航此言可發一慨

山行

山行各有所宜紅英滿樹黃鳥弄聲宜向陌頭水濱尋

花問柳綠陰初肥快雨時過宜向幽谷繁林納涼煮澗萬籟虛淸千林寥落宜向危峰絶巘觀雲眺遠風雨新霽殘雪在林宜向壠頭林下一問梅花消息此四時快遊也若値罡風陰雨只宜閉戶讀書

彈琴

王柘湖詩細雨時開卷微風獨弄琴胡介夫詩一文沒也還留竹四壁蕭然不賣琴可謂得琴趣矣司馬長卿深於音律者也乃求凰一操琴德辱矣陶元亮素琴無絃後世以爲佳話一撫之間須得古人琴中之趣但求音

律之諧直一伶人事耳

手談

蘇子瞻聞古木林澗之間棊聲冷然可愛於是歸而學棋而終不解林和靖多所學嘗云逝于天下事無所礙但不能擔糞與着棋二公絶代聰明不能通之於棋誠不可解然棋中眞趣正在枰子之外幽巘空谷雲白花香掃石展苔殘棋一局宛然爛柯境界坡翁泠然入耳時已得坐隱三昧卽謂古來知棋者莫若蘇子瞻可也

蒔花

支公畜雙鶴恐飛去故鎩其翮鶴軒翥不能飛覩翮有憤意支曰俟翮成縱之余謂種花亦當如是今人多植花盆盎中束以欆繩揉爲屈曲而花之本性遂失孰若植之林下聽其扶疎曲直不拘繩尺無俟芟剪與山客野人相對不更宜耶

瀹茗

瀹茗之法與製墨同墨以輕煙和合不可入以渣滓之物金銀珠玉屑適爲墨蠹瀹茗惟用清泉一味瓦鐺竹火煑於松風林澗之間素濤一盞清風兩腋便欲仙去薑鹽芎橘之類皆足以奪茶味並不堪入昔倪迂在惠山中搗核桃松子肉和白糖成小塊如石子置茶中出以啖客名曰清泉白石亦自有致

飮酒

自季倫殺姬勸客後世遂覩醉鄕爲不祥之地近袁中郞著觴政語語有致然未免有太著意處余謂飮酒亦安有定式花晨月夕有好懷抱則呼朋對酌酒白香清令行歌合杯盤狼籍觥籌亂飛此時可竟一斗否則累月不進一巵

夜坐

夜來人語俱寂萬籟無聲挑燈獨坐怳然神遊太古之世校讐文字摩挲鼎彝焚香煮茗臨帖作字無非清事予最愛邵康節於百原山書齋中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試思康節此時是何氣象

聚談

李建勳蓄一玉磬尺餘以沉香節按柄扣之聲極淸越客有談及猥俗語者急起擊玉數聲曰聊代淸耳山居相對只宜談世外事或評詩文書畫談性命名理品山

水論古人最忌發人陰私議人閨壼遁辭強辨佞口面諛昔子瞻在黃州及在海外客不能談者強之使說鬼客謝無有則曰姑妄言之聞者皆絕倒吾知子瞻久厭聞人間事矣

對雨

予往時值連旬之雨殊覺不快近來頗得對雨之趣大約有五門無剝啄宛然深山無人之境一也村巷少叫囂之聲二也窻前蕉竹蕭蕭有聲三也簷溜如絕壑崩濤懸崖飛瀑四也山色與雲煙變動如元章灰堆筆意

五也至於獨臥茅齋夜半初覺宿醒乍解聞雨聲驟至其景況更不可言山海經云羽山其上多雨符陽之山多怪雨吾安得結廬其間

對雪

雪景有二其一爇閣朱樓繡屏錦幄擁一二麗娟歌銅擬舞翠盤淺斟低唱香氣如霧絲管入雲人爭豔之其一茅屋一區梅花數樹紙窻蔽風布衲禦寒同有道數子圍爐煨芋掃石上淨雪煮茗取半放梅花投入茗中飲之使寒香沁入肺腑或講周易老子數篇歌生平得意詩數首此對雪第一佳況也知此味者幾人哉

景行

東皐子得趣在酒者也嘗於所居磐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余自有知以來便知景慕數君子欲立祠於山堂之側其中奉李伯陽配以范少伯莊子休魯仲連張子房東方曼倩陶元亮李長源蘇子瞻顏其堂曰揖芬歲時薦以溪蘋山菓澗泉巖花夢寐之間庶幾遇之

治生

宗徹微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似太清儉陶朱

公三致千金似涉多事山居治生之計惟有依山墾田開畦種藥圃收芋栗池養芰荷木緜製衣淵魚供饌如此足了一生矣

讀書

嘗怪陶元亮好讀書不求甚解讀書不解有何益乎及讀朱考亭詩須知三絕韋編者不是尋行數墨人乃知不求解者政是解人

樂志

仲長統樂志論古今以爲佳話予曰未也必有良田廣

宅巢園𦔳圃舟車僮僕事事具足然後學道則焦孝然之露處孫公和之窟居皆不得學道乎孔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園居

王元美云山居寂市居喧惟園居在季孟間語極佳然園居之勝在卉木蓊然有山林之景無取於華麗也先大父甫六十謝南太僕歸築日涉園廣不半畝草屋數椽雜蒔蔬卉有半畝園中半菜花之句一時縉紳相傳以爲佳話

菊圃

菊有百餘種惟甘菊最香而易種山居廣蒔數畦花時把酒獨酌醉則偃臥其下淵明有知將無妬我花殘收以作枕魂夢間覺寒香襲入南陽酈縣有甘谷其水甘美云其上多菊水從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三十餘家悉飮此水上壽百二三十中壽百餘歲七八十者謂之夭予欲取菊花浸水常飮或可延年也

竹園

予蒼筤谷中有竹十萬竿蒼翠可愛又有泉潛冷然久欲築室其中而不果東方朔神異經云芾竹其大可爲船戴凱之竹譜云員邱帝竹一節可爲船安得一本植於谷中闢一竅爲門以居不須築室也

梅坡

家君恬退寡欲中年喪偶或勸續絃謝曰吾將倣孤山處士妻梅故事可矣乃於松坑山中植梅千株號其地曰千梅坡花時載酒其下寒英齊放如淡煙輕縠顧客笑曰如此步障亦復不俗

栗林

子由詩老去自添腰脚病山翁服栗舊傳方言栗之益人也漢書云燕秦千樹栗此人與千戶侯等言栗之利人也山居多種栗可以作糧山海經云南山其上多栗葛山銅山其木多栗吾想此中定多休糧高隱之士

嵓洞

吾婺有靈嵓四洞皆深一二十里奇詭不可勝言然僻在萬山中遊人罕到天下未知其奇吾嘗登三茅山尋華陽洞所謂天下第八洞天者也曾不足爲四洞衙官噫山水固有幸不幸哉

遊輿

嘗愛朱考亭性嗜山水每遊帶一古銀杯自隨至山水奇絕處輒飲數杯賞之今之道學先生有此佳興否

灌園

於陵仲子辭三公而爲人灌園其高風何如哉使仲子而在吾雖爲之抱甕所欣慕焉家太常次子應祿青山白雲與予同癖有芥圃手蒔蔬卉署其軒曰灌息自稱灌園仲子無乃於陵小化身耶太常先生族兄名啓元曾官南京太常寺少卿

清供

清供以蒲石爲第一蒲有數種惟虎鬚金錢二種最佳梅雨中種石上多活年久蒼鬱可愛置窻几間覺有靈氣家子將爲蒲石知己米襄陽於石丈王子猷於此君不是過也又得種法經其手無不活

晚聞堂集卷之十四終

元邱素話序

天地之道不出順逆兩端元之說出於老其道用逆以素而行則吾儒順受之旨也然素有四貧賤患難夷狄居其三其一富貴亦曰不陂不淫而已則素未嘗不用逆法也子疇家世貴介而性耽幽靜詩文大手而心恆損挹出門無妄交而獨喜高人志士於世於事無非用逆常築室大鄣山讀書其中有所會心著爲話言題曰元邱素話其言自陰陽仙佛古今人物得失之故悉入品題超超元箸一切塵世順逆舉不足入其胸中心所

獨賞不妨信心口所欲言不妨橫口即世或嘲以元之尙白而子疇不受也曰吾率吾素而已在易履之初九曰素履无咎凡履貪躁則驕行素則樂不驕而樂正逆賁而白之法也夫賁於邱園則有喜賁於白則得志元邱豈得終有子疇乎語曰天地閉賢人隱子疇幸而當大順之世際天地之交幽人山癯以邱園爲恥即元可以不草而又何云白之尙也豫章友人黃龍光題

天鄣名山廬其下者應有異人常恐當吾世而失之近始獲交余子疇才情溢發煙霞之氣鬱然殆其人哉子

疇胡不自異而以異不佞不佞惰夫耳自廢以來借書沽酒外無所事事天下亦幾不知高貴山頭猶有此叟乃子疇向擬我爲陶彭澤近更定我爲王右丞若深有臭味焉而且以一方概海內也往從郡縣再奉顏談不覺爽然自失竊喜塵世有此異人迄今捧讀素話則言言警策世出世法復有此醒心醒眼之書也異哉異哉晉無文章僅有陶彭澤歸去來辭唐詩多煙雲月露之句而王右丞輞川諸什獨寫性情皆千古絕唱今得子疇素話石室名山鼎足而立子疇所以贈不佞者不佞

請以還之子疇崇禎元年秋日友人詹軫光書於三尼丈室

讀子疇弟所著素話一卷出入三教而得之竺乾爲多佳言名理如乳出酥酥出醍醐信非慧心上根人不能道中有可商量處如念頭初起爲意意者動之微善惡之介有正念有邪念所以大學論誠意夫子無意今訓作渾然凝抱謂之意非是又云眾人皆易處惟有至戚爲難是視至戚不如眾人矣此語宜刪至論蘇東坡則以剛大君子而比之不守繩墨子弟何言之易也大都大醇小疵或由涉世日淺諳練未深此立言所以難也要以根器負絕不受寰中一塵可與遊神八極之表者何論名山不朽之業哉崇禎戊辰春日八十六歲老兄大鄣山人啓元書

吾弟子疇生而淳樸聰明內斂吾母見背舉家憐其幼弱不復以扑教相加欲爲人貲爲郎子疇不屑十三學臨池十四學騎射時爲詩歌與客酒徒羽流劍俠聚頭磕膝晝夜沉酣家人皆不知何所爲人皆呼爲狂生吾亦以爲狂生子疇曰我非狂生十八始折節讀書矢口

而吟音出金石人皆呼爲詞人吾亦以爲詞人子疇亦夷然不肯受獨好談性命之學不喜理俗事交俗人習靜天子鄣山中經歲不出近遣童子出山以一冊寄予自題曰元邱素話命意著辭類李長卿偶談屠長卿清言而幽邃過之非圓通三教不能爲是言始知曩之題子疇者殊孟浪也大都物之外著者理易窮而味易盡蓄之不厚而秘之不深也豫章生七年而人始能辨子疇生三十年而其兄始能知然則豫章之干霄凌雲正從七年以前養其根子疇之超凡入道正從淳樸不慧

時完其性必待讀素話而始知子疇猶未免爲皮相也
己崇禎戊辰春日兄紹祿書

晚聞堂集卷之十五

宗後學龍光燦雲 輯
星源余紹祉子疇著
同邑 齊學培滋圃 校
單士修佩綸 梓

元邱素話

余幼多所好弱冠以後覺從前所爲皆以性養物一切謝去而習氣難除時時發爲詩歌所不能盡者出爲零星散語上下天人出入元釋未必無一言之幾乎道積而成帙題曰元邱素話手錄一通

貯以石函藏於大鄣山深巖中五百年後當有得之者不足傳於人間倘亦投之苦海

光陰雖短靜者自長歲月無多忙人更促神隨天運一日可當百年意逐物移百年猶如一日故東陵之血氣當時已死陋巷之精神今日猶生

尻爲輪神爲馬入金石而自如身如木心如灰投水火而何害

一念不生氣漸沉於竅穴寸靈不亂神自返於室廬著意煉神神猶出入有心御氣氣反奔騰

情動則腎水流思多則心火熾坎離所以不交息定則命根固神凝則性體完動靜所以俱妙

目者神之門戶點之以翳則昏心者神之堂奥塡之以欲則死

定能生慧若認慧以爲奇貨還是認賊作兒靜卽成丹如外靜而覔刀圭何異執燈求火

鬼神覷得破豈是元關陰陽跳不開終爲下士故大道極微極奥至人獨往獨來

魚腹之沫無幾與水吞吐故生人身之氣無多與天往來故活

明珠沉海由他浪與波慧劍當空不問是魔是佛至人之造化在手凡夫之性命由天

夢裏有身陰神作怪死後有鬼情識爲妖欲斷千刼輪迴先斬一宵夢寐

動念則散亂灰念則昏沉兩種魔軍最惡存想則有爲滅想則無記一般禪病難醫惟去妄心而顯眞心雲破忽來新月遣幻性而含空性波澄乍現明珠

匹夫無罪帝王不能加之刑道人無心天地不能制其命

魔境乍開須識其爲幻客念一起卽掃以歸空魔境盡則覺性還客念消則眞如見

渾然凝抱謂之意忽然萌動謂之念意爲土德念秉火權土安則生長萬物火動則焚滅形軀

天之精氣無時不運故不傾人之血脈無息不行故不死精氣運而有不可移者北辰血脈行而有不可動者眞性

有口不可多言無多言則言重於彝鼎有心不可多思無多思則思合乎鬼神

逆風一葉孤帆窄路千重荊棘是學者之苦心月出五湖新水雲開萬里青山是悟後之光景

露盡聰明無非狂慧收回視聽便是眞丹故維摩一默若雷顏子如愚終日

營營求利身爲利使利不爲身使汲汲圖名身爲名用名不爲身用故至人以萬物養一身眾人以一身養萬物

靜坐一刻便有一刻之功輕發片言便有片言之罪

清幽一室不斷名香定有仙靈來往皎潔寸心盡除諸
念須知大藥中生

陰霾重錮而白日猶存情識遞封而慧心尙在故知去
翳卽是還明

立德所以報父母之恩學道所以盡天地之性

胸中不掛一塵地濶天空無非樂事心上不依一法乾
旋坤轉蓋是元機

功夫盡處道體忽呈火候到時眞境自現故少林面壁
天目坐關不求悟機惟盡死力

壯夫能勸六馬而不能追已放之心英雄能壓四夷而
不能伏欲萌之念

佛空諸有何須爭鉢爭衣道法自然安用烹鉛烹汞禪
和碌碌違迦老之素心丹士憧憧失聃公之本旨

我本無名父母命之而有竊取無名之始何字非我之
名我本無體精氣偶合而成推到無體之先何物非
吾之體故名相皆從幻起人我須要俱消

大丈夫未能求心卽經濟最隆終爲俗士老衲子不思
度世卽菩提已證亦屬小乘

身是神明之宅舍宅舍終有毀時何況宅舍外之宅舍
身是室家之主人主人不爲衆役何况主人中之主
人

道不在於捲簾而長慶大悟書不關乎舞劍而張旭忽
通良由積念於平時是以豁然於一旦

諸念不生乃純坤十月之卦眞息微動乃地雷初復之
天存養在於此時通塞聽其自至

靑牛西去異域有導師一人白馬東來中土多奇書三
藏

終日閉門省却幾多俗累六時靜坐撇開無限塵心

郭汾陽窮奢極欲不損其德公孫宏蔬食布被不見其
高故取人當觀大節棄人不以小疵

黃袍無恙宋祖爲順天應人白水中興新莽爲亂臣賊
子一時成敗千古是非

式蛙進履攝英氣於小心賣卜僧牛溷高蹤於辱跡

高座道人不作晉語聊省應對之煩仲長子光佯爲瘖
疾盡掃語言之障

郄超爲棲隱者辦資乃山林外護摯虞爲表薦者具草

亦士子導師
床下幾拜梁松每致恨於伏波脫粟一餐胡紘欲甘心
於朱子故古禮莫施於俗士道味難同於世人
戲萬乘如儕友曼倩許大神通視內貴若家奴太白何
等氣槩
蘇子瞻惟口與戎程正叔稱戈禦敵在子瞻爲不守繩
墨之子弟在正叔爲不見大體之父兄
神仙虛曠之說鄴侯以之復唐經術爲治之本荆公以
之傾宋顧其人何如耳

孔明自比管樂而人許以王佐王莽自比周公而世指
爲奸回大言徒以欺人公論自在天下
精靈竊眞人符籙則跳梁於三界之中雲長受智者心
傳故顯聖於百神之上
李供奉詞府飛仙王右丞騷壇古佛
由不善而之善如燈入暗室從前之暗俱消由善而之
不善如墨濺素衣從前之素俱失故初年之唐元宗
不若晩年之漢武帝
道嫌無寄馬祖日日磨磚氣要常操陶侃朝朝運甓

劉伶以酒全其眞商受以飮亡其國林逋以子鶴爲高
懿公以乘軒結怨帝王之學術與韋布不同朝廷之
好尙與草茅亦異故韓公曾諫佛骨而平居亦友僧
伽蘇子雅慕竺乾而臨文亦詆二氏
人當無事時常如有事則不放逸人當有事時常如無
事則不驚張
恩怨不明者愚恩怨太明者刻故恩期必報怨要漸消
嫌疑不可不避嫌疑不可太避不避則爲無忌之小人
太避祗爲硜硜之君子

爲天下者不在驅斥小人而在安頓小人處之得宜可
馴其不軌之性疾之太甚徒招其入室之戈
敎愚蒙之子弟易敎才知之子弟難化剛強之人爲善
易化陰柔之人爲善難
淸虛日來則享富貴而不淫道德日盛則處貧賤而自
安
輕施而好奪罪大於功積德而求知名浮於實故廉於
取卽是不匱之施闇而脩始爲不朽之德
一朝淸宴損貧士經歲之糧幾夜紅樓散中人十家之

產何不減兵廚以資貧乏裁濫費以給孤寒

志衰於濃豔孔明以澹泊爲先德荒於嬉遊姬公以服逸致誡

播問情狀人所同羞而擁蓋乘軺每作乞憐之計梁上行藏世所共賤乃貂冠紫綬常收暮夜之金

衆人皆易處惟有至戚爲難萬念皆易消惟有名根最固

陰陽相逼而雷霆轟人我相磨而怒氣激雨後天光湛湛事過心體如如至人之喜怒一發便忘衆人之愛

憎一結莫解

千金買笑親朋豈少飢寒百計乞憐骨肉翻成仇敵情惟外重怨自內生

懷濟物之心匹夫亦有補於世爲身家之計士人更獲罪於天

先人之言爲是教子須在幼年末路之守更難祇躬要堅晚節

不好殺生非是惑於禍福嬾爲積貯豈敢自託清高

愛戀情深夏臘化爲毒虺淫慾戒破玉通變作娼姬一念之差墮落如此

士子經書看爲題目沙彌內典認作科儀五車易壞故懸爲取士之科三藏誰翻故欲以求福之說借俗口以守神器待至人而領眞詮

日出不必張燈雨過不必灌園無病不必服藥有子不必娶妻天下治不必出仕

忍一時之辱便種福慧之根報累世之仇適重子孫之禍

管叔叛誅能掩周公之聖王敦賊相難逃厠婢之眸顧

局內即聖人之智亦昏而旁觀即愚婦之心反慧是故至人澄其神以應物虛其心以待人

五柞長楊千載荒煙寂寞杏壇陋巷萬年金碧輝煌帝王之氣焰過而便消聖賢之精神久而愈旺

桃花影裏春衫衰草塚間枯骨原非兩人無間獄中幽魄金剛臺上法身共是一個

貧來學儉未爲晚庶免向後飢寒老去看經莫笑遲亦減從前罪過

妓女筵中不下筯何如廚竈下一頓飽餐冶郎身上少

穿衣豈若破褐袍幾重溫煖

百歲奔波不如一刻靜坐千般歡樂何如半日清閒

座客散餘明月清風誰是主世人換盡青山流水尙依然

情耽濃豔視方外如雪窖冰天性好淸幽觀塵世如湯鍋火宅入世而不能出世謂之凡夫出世而不能入世謂之小乘炎涼洊至眞性不移喧寂遞加素心自若始謂之有道之士

財猶水也水聚於汙下之處財聚於汙下之人故高山

無積泉高人無積貲

宋人圍擊不輟絃歌醉象奔馳且須入定信乎伎倆有限果然不答無窮

相聚太濃則別時不得不痛有生太樂則死時不得不悲故恩愛乃生死之根恬淡得性命之正

寶馬華衣名園甲第止爲他人賞觀清風明月綠水青山誰會自家受用

白草荒坵撩覆許多卿相殘編斷簡消沉無限文章事業非眞言辭皆幻欲求不朽惟有精神

東坡竹不眞不眞故妙息齋竹不妙不妙在眞至人取萬物之精庸人襲萬物之迹

生來赤赤條條不帶一物死去乾乾淨淨不掛寸絲目前幾許光陰心上恁般計較

食過三寸膏粱便是糞渣命盡一朝美女化爲膿血飮食男女之欲念此可以心灰

宋儒謹厚嫌形迹之太拘晉士風流恨神情之太縱故無心則近自然而作意皆落惡道

巖居谷隱獮猴與山客俱棲泛宅浮家水鳥與舟人同

夢故忘機則禽魚皆友而動念則手足相攻

剡溪雪厚子猷訪客泛舟孤嶼梅芳林逋開籠放鶴若非洗盡俗腸安得有此幽致

奇野趣於詩歌安問似唐似宋發狂興於筆墨何曾效獻效羲

冬日晏眠偃曝牕間頓覺神情和暢夏朝蚤起逍遙林下忽然心地清涼

晨牕看菊枝頭盡帶清霜月地觀梅根底尙留殘雪天餘冷趣以悅幽人

秋夜高眠竹檻月搖涼影寒宵獨坐石爐茶沸清聲

梅是和靖化身菊是淵明出世小圃內時對古人石想元章顛骨竹想子猷清襟山牕下常逢勝友

紙帳夢回忽見床頭殘月藥欄葉落俄聞谷口霜鐘

雲山當戶佳氣常多流水在門清音不斷每逢此境便欲卜居

陽剛而直陰柔而險故婦人之性不可知火燥而烈水濕而淫故婦人之情爲更甚乃知仁慈貞靜女中之祥猶刻浮游男子之變

見故交之手札如對面談經已到之溪山如逢舊友

幾種時花數竿修竹何須金谷名園清流映帶峻嶺崔嵬便是蘭亭勝境

琴有清音何須唐漢硯能發墨安問宋元痴人偏求古物至人惟保古心

紅蓼灘頭把釣殺念猶存綠陰澗底圍棋勝心尚在不如閒坐溪前看游魚之出沒逍遙林下聽山鳥之相呼

雪擁茅菴山客高眠未醒月明石榻老僧入定不知每想伊人便欲仙去

去日無窮來日無窮傾此百年何異電光石火貴人亦死富人亦死終歸一盡何須蝸角蠅頭

聾善視瞽善聽精以專注而靈左畫圓右畫方心以分用而悖

全耳目一心志乃入道之門忘精神粉虛空乃證道之極

頂上有天宮帝闕元神所居臍下爲地獄酆都眾陰所積天地相去之間三才總會坎離交媾之位萬法同

歸度之不踰方寸守之須要浮游

法愈密則奸者愈多刑愈嚴則犯者愈眾先王知民之不可強也故導之以詩歌知民之不可威也故先之以禮樂

放其心而不求凡夫境界守其心而不動賢者操修內外如一操縱俱舍惟至人能之

陳希夷不入華山未必能爲天子白失了一個神仙嚴子陵卽登仕籍所就不過公卿蚤輸了千秋高節

山野之民古貌古心脫於俗者也世人反以爲俗市井

之徒時欵時制習於俗者也世人反以為脫俗然則世所謂俗人者足以留渾龐之氣世所謂脫俗者適以傷天地之淳毋遙古以趨時寧去彼而取此

奪人之財以布施如飲鴆而求生形人之短以見長如欲高而居下

以身許人易以身予人難以身死人之事易以身成人之事難

孤樓夜坐靜聽松濤乍遠乍近灑向紙牕援琴以助其音泠泠無非天籟山館朝來閒看雲影自捲自舒堆

平茅屋焚香以和其氣茫茫不似人間

三教之道不同而總不外一心三教之行不同而總歸於一善

有書而不肯讀不如無書讀書而不肯行不如無讀

人負我於我曾有何傷我負人於人不能無愧

天予我以明月清風地贈我以翠岫丹壑人不知取吾得以私

何以息世之爭曰退曰讓何以堅我之骨曰忍曰慈

峯巒繞屋簇簇芙蓉流水橫門淙淙寒玉耳根常淨眼界常清

雞牕讀史時時豎髮裂眦驢背尋詩處處怡情適趣千古之是非激人義氣目前之光景暢我樂機

心中無甚愛則業輕口中無多言則禍淺

策杖溪前芒屩半侵紅蘚安禪林下布袍盡帶青霞

心不依於一法要如走盤之珠念不繞於葛藤常似倚天之劍

至人合眼亦惺凡人開眼亦睡

規正朋友不可於衆人之前尙論古人須求於形迹之

外

祭祀不敬則終身無用敬之日兄弟無恩則天下無用恩之人

出世人要覷乾坤為已任入世人要等富貴於空花故出世不墮頑空入世不著諸有

花開必謝惟有翠柏蒼松四時不改人生必死惟有禪心道骨萬古常存

勤是美德太勞則氣損而神不居淡是道基太枯則機死而趣不活

倥偬之場身涉而心不涉方內自有至人寂寞之境形居而意不居物外宜盡高士

信人之善疑人之惡君子忠厚之心信人之惡疑人之善小人刻薄之性

身外之富貴忽去忽來我不能爲之主心中之榮膴無得無失天不能司其權

心無爲而一身安君無欲而天下富

草木離於土則枯魚蝦脫於水則死神不守舍則心狂氣不歸根則命盡神氣相抱乃可長生

夢中栩栩醒後蘧蘧軀殼爲神明之桎梏靜裏如如動時碌碌嗜欲乃性命之斧斤

色念難降欲採陰陽之鼎利心不死希求黃白之丹天上豈有好色神仙世間半是貪財道士

螟蛉咒物以爲子因知淨土之門龜蛇服氣而得生可証胎息之法

人主以端拱成其尊人心以退藏正其位

幽蘭無妖冶之色喬松無嫣媚之姿故君子含其章至人守其樸

脂炙之甘多食則厭菽粟之味久服愈宜故君子之交淡而可常小人之情濃而易絕

山有猛虎水有毒龍天地不能去其害朝有僉邪野有凶暴聖人不能盡其奸害必除之盡豈是天地之心奸必置之死安見聖人之量使異類不得恣其害天地自有微權使小人不得肆其奸聖人自有妙用

聖人信目猶生攫飯之嫌曾母信心尚有投杼之懼何人無無影之謗從來多不白之冤

土階茅茨天子之居而今之編民所不屑象箸玉杯王

者所禁而今之商賈所共陳奢則僭乃爲亂之階侈則貧乃日蹙之道

瓦瓢酒味豈遜金樽紙帳夢魂清於綉幕道人自有本色俗子惟愛繁華

半曲孤琴能令眾山皆響一聲長嘯試聽萬谷齊鳴以物外之清音洗人間之俗耳

世間無物可倚何況冰山死時無物能隨何須金穴

心中不着一物謂之致虛心上不起一念謂之守靜

心正而腎邪魂淸而魄濁宅念於中正之原則腎守其

職遊神於淸虛之府則魄遁其形衆人尊𩪃而賤心
至人養魂以制魄
秋風孤杖立萬仞之峯頭夜雨短檠坐一編之牕下此
是獨趣難與人同
樓居高爽更宜風雨之宵山屋蕭條偏稱淸秋之景
三揖百拜古時之飮太拘散髮裸裎晉人之飮太放禮
要似有似無酒宜欲醒欲醉
壁懸長劍以表俠心囊有琴書以存古韻
無月之夜恍似天地未分之始無夢之睡有如父母未

生之前
靜來不是枯禪請看風定花猶落喧處不妨寂性試聽
鳥啼山更幽
道服襯朝衣金門原有高士終南爲捷徑青山難置俗
人
人有所愛則藏之必深而神明偏向於外人有所實則
私之於己而精氣好施於人務外者以心爲奴好佺
者以命爲戲
奔馳勞憊方知高卧之閒疾苦呻吟始信平居之樂

婦言不用則兄弟和機事不行則子孫福
有德而無名人天之報不爽有名而無德鬼神之忌必
深故德須處以有餘而名宜居其不足
身不可逸逸則惰氣乘之神不可勞勞則餒氣應之
金石之藥久服壽生便媢之人久近禍發
藥是眞氣不假外求火是元神原非異物實是以神御
氣名爲以火燒丹
眞性圓明名爲陽火識神固結號作陰符陰符未盡鬼
趣難逃陽火能純仙胎始結

怒氣易張惟息念以觀理則怒自平浮情易起惟反照
以觀心則浮自定
入世事人人急切出世事箇箇遷延不觀溫太眞遂絶
子母之情郎是向子平亦候婚嫁之畢
瓦鐺竹火爛煮菜根紙帳松牀厚鋪木葉自有山中溫
飽何須世上繁華
對牀聽雨喜同野衲高人攜杖觀雲行到水窮山盡
地爐茶響紙牕謖謖松風石砌花香茅屋紛紛竹月座
中對客不負良時林下獨居亦多幽趣

三分世法未能消竹下烹茶供客一片閒心無用處渼
頭洗硯題詩
蕭蕭茅屋繞牆盡種梅花落落巖棲到月無非山客塵
囂不到魂夢皆淸

晩聞堂集卷之十五終

跋

丁卯冬有詔討逆余與子疇同仇敵愾黄而布之子疇
子疇手記若曰鼠璫竊權乾坤幾傾我也諸生棄本業
而逃乎二氏今聖主當陽電掣雷轟罔兩迅滅草莽不
勝舞蹈余甚壯其言而私許之何物腐儒乃能出入二
氏也子疇隨以素話相訂余且讀且拜載讀載拜堂堂
乎如接東來之馱也異哉子疇將無混三教而同之耶
其言不煩其意無極其人於今其心則古詩不云乎倬
彼雲漢爲章于天素話之謂也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讀素話者其知之乎崇禎元年粟日族姪鳴雷敬書

余髮未燥好佩素書憾不從圯上老人長跪進履未幾
而髯如戟未幾而顚毛種種乃者無故病足者六年餘
自嘆殘軀或以不才得終其天又値監謗之時以言爲
諱相逄一揖作不識字人卽叔氏子疇於水西橋上矢
口素話余充耳未之前聞也忽天心來復僞學禁開子
疇乃次第素話而汗靑之余嘗笑古道難言古人難遇
誰知黄石近在水西聖天子坐明堂而進丹書吾輩深
山中行素話素無忝素王家風兇逆璫天鉏干戈藏衅

不佞艮病無已時無能續聖主得賢臣之頌所願子疇珥筆明廷改素話爲陳謨不佞卽辟穀幽棲亦請改進履爲彈冠也鳴雷載拜

素話一書排偶處似屠緯眞幽雅處似陳仲醇點化處似沈蓮池恬淡處似詹君衡四公者皆我眼中之人傑也而自悟自得之處則似余紹祉字子疇者本色耳鳴雷三書

訪道日錄小引

蓋聞魯國譚經祇爲生民性命竺[illegible]非大事因緣苟其至道在身何妨宰官度世[illegible]子疇[illegible]砥躬似雪撚藻成虹因訪道於名山遂杜門於別墅時逢校士願作逸民樞等恭承父老之辭羣集高士之里諭以君父大誼奪其邱壑閒情臨素雪以窮經必斮有用覩明星而悟道豈曰無時乃其所著日錄雖爲雲水之蹤每見忠孝之語一瓢一笠已消名利肝腸世出世閒不落烟霞色相遂使豎儒膽顫知灑掃應對之內無非至理

所存小乘魂驚識六度萬行之中更有向上一着爰題數語以誌不誣豈曰法海增流未免佛頭著穢矣

崇禎壬午春日中台氏維樞敬題

晚聞堂集卷之十六

宗後學龍光燦雲 輯

星源余紹祉子畴著

同邑 齊學培滋圃 校

單士修佩綸 梓

訪道日錄

崇禎十三年歲在庚辰予年四十有五矣髮稀齒豁衰相種種乃決意棄諸生專志性學結廬梅源高阜處將盡謝世緣作一閉戶先生又思古人三上洞山九到投子此事豈容坐致乃束裝爲吳越

之遊訪密雲雪嶠諸尊宿

五月初四日早發梅雨連旬是日稍息至庄前會貳公貳公往會稽訪姜大方伯遂與偕行薄暮抵溪口宿汪昭自別業是日自度釣石嶺凡五六十里皆沿溪行溪中多石梅水勢甚猛爲石所窘不得直走而噴噴有言甚且狂喊跳躍如軍中鼓譟徃時過此但作哀玉寒絃聲無此雄壯

午日阻雨主人設酌來青堂程大來云初三夜夢呂祖黄冠朱氅侍從甚眾至此堂名召大來稱旁一士曰元邛子大來私謂名我而號彼必有道者大來與予生平未識面固不知予別號貳公謂大來曰此家族祖號也因出予所著元邛素話共示之大相驚詫大來此時篤志元修大有奇驗

六日得詩二首

端陽後一日觀渡贈汪公調聘君

昨日蒲樽倒未乾溪樓又復薦冰盤世間萬事無非戲水上雙龍儘可觀里社尊崇稱祭酒國門輕易掛賢冠小山會見桂花發招隱高歌一曲寒

七八九日滯來青堂貳公有所需也

十日來青堂早酌吳光仲云丁丑客廣陵親見海道鄭公二陽修石塔寺掘地數尺得一古缾中有舍利傾於盎中旋走不息忽放異光或見沖天或見數丈以至數寸色亦人人殊觀者數十萬人鄭公復置故處而塔其上噫竺乾先生神通如此而世人猶不之信可勝慨哉飯罷買一小艇至屯溪宛陵友人趙實甫附焉是日大雨不止溪流洶洶極意摹倣江濤然滕薛之君雖一怒而天下不懼

十一日屯溪換大舟我力不能混一劃其半與佑客雷雨如注上漏下溼箕踞其閒予參禪貳公讀鍾伯敬隱秀軒集實甫觀濤

夜宿舟中耳畔轟擊不巳是風是雨是雷是濤了不可辨夜半維絕舟飄狂瀾中舟人呌號不巳舉舟驚駭不知所爲予頗定但起坐持大悲神咒實甫呼呂眞人數千聲諸僕協力得至淺處泊焉去故處巳五里許

十二日午後發屯溪大雨不止水升於陸數處畫樓朱檻秀木垂楊浮動水面殊覺有致往時所見俱在高平與此大不類夜夢登太和山禮和聖

十三日發浦口焚香遙賀關眞君雨密煙濃遠山近樹似有似無純用米海岳家數不知岸上人觀煙水中微茫一葉當作何觀至米灘隣舟皆泊以前有險峽也我舟爲大浪所逼不及泊遂入峽波浪洶湧作五百醉象衝突奔馳予入慈心三昧指闇當有金毛獅子幸免於難至八郎廟始得泊將宿焉同舟者有暴客之虞督榜人行纔離岸舟化爲箕身化爲粟而簸揚之已而有物擎予舟起丈許一擲而下舟中之人五色無主至街口司浪稍恬是日雖未霽而雨與緩散落寞亦强弩之末矣

十四日發威平煙霧中時逗日色行里許一舟師墮焉衆皆失色少頃幸得起至竹篩磯磯之險甚於八郎廟艤舟上游隨山相水道而後敢行見前舟出沒洪濤中忽升而陵忽墜而谷膽幾落矣鼓楫而往登崩備歷忽入旋渦中爲楊大年磨盤几三轉而後出舟人曰生矣生矣舟中之人迭相賀此一水也二十年中予遊者五未嘗知有險也而險至此則天下事何可以身所嘗歷而易之哉

數日之閒歷諸奇險貳公悔予不悔貳公之遊爲故人予遊爲道故人可訪可無訪人不聞道雖生猶死不遇至人不見善知識必不聞道死於患難死於不聞道等死耳此予之所以無悔也

日將暮輕煙淡雲微風細浪撤篷看兩岸晚山如玉環新浴媚不可言數日驚悸之苦此樂足以償之與隣舟作鴛鴦陣乘月而下三十里泊嚴州

淳安舟中

飄搖孤棹犯波臣雨怒風號浪太嗔雖是水程能恐客未聞陸地不傷人疾徐有數安閒法夷險齊觀自在身獨此渺茫無據事阿誰爲我指迷津

十五日下七里灘望釣臺在煙靄中及至其下煙鬟高擢爽氣襲人水駛不得登但肅衣冠從篷隙作禮令人有天際眞人之想無論古人遺跡徘徊不能去卽雙臺高峙大澤渟泓亦人間希有之景

近代文人好翻案立論嚴先生塵外之士亦屢掛彈章紹祉不肖辱在布衣一脈不敢不爲伸理議先生者非

曰好名矯僞卽曰無用之人夫好名之獘或指摘君父以爲忠攻訐友生以爲直離經畔道矜奇衒異不如是不足誇當時而誣後世是故君子譏之若夫脫然物外使天下知祿爵有不可羈之人舉一切希榮固寵熱中羶逐之習庶有損焉是大有造於世教也況先生以身教天下後世而未嘗知有名者乎且所謂無用之人智小謀大力小任重折鼎覆餗敗身名而禍君父庸劣一流誠爲可憾若先生則當漢鼎復炎赤符無恙之日攙攘不與共其勞而昇平又欲同其逸先生之心所大不安也故納履而去先生豈無用之人哉先生果無用光武之聖明又相習有素豈不之知何以旁求招致惟恐不獲且相助爲理一語則其才可想見矣如謂出而應世始爲有用則今高爵厚祿安享富貴者豈皆有用之人哉卽先生眞無用而審己量力奉身以退猶不失爲自好之士況其有大過人之才而素爲文叔之所器重乎天下有一好題目須得好文字以發揮之境遇題目也人之處此境遇卽文字也舟中嘗與貳公論英廟復辟事此可借爲反證如英廟北狩景帝嗣位也先悔禍

奉乘輿以歸此一大題也帝當奉符璽請上皇復位請之至再上皇固辭而後已上皇之儲保爲己子國家有大機宜先白上皇而後行事朔望帝率百官朝於南城歲時稱觴上壽敘家人禮他日帝崩東宮立上皇可不復辟此是千古極大極佳之文于忠肅豈不知此無奈景帝筆手荒謬題旨不明便成一篇極惡文字矣劉文叔嚴子陵二公筆手極高看題極當作文自然不苟使文叔中興特召子陵子陵應詔赴闕析圭擔爵參贊萬幾於題旨亦無大謬而其失也庸必也文叔忘其勢漁

父可以同寢子陵忘人之勢帝腹可以足加上有禮賢之君下有不臣之士始爲天下極高極古極奇極韻之文文氣仰射星躔歷之遂爲史册中千載佳話今之俗儒何足以語此

經釣臺

隱字敢輕許如先生者眞姓爲州所冒身豈國能臣不是傲天子那堪擾故人雙臺七里水猶可想精神

富陽舟中

三折一江水二年五度遊昔行俱不是此去復何求

爲道開生面逢人乞路頭山中有茅屋未敢便居休

十六日乘曉月發廟山夾兩舟爲左右翼晨抵江頭逆旅小酌渡錢塘坐肩輿行潦水中數里至西興予與貳公各得專舟實甫爲貳公附庸舟大於蓮瓣搖曳萍藻中薄暮與貳公舟相左值大雷雨泊閣橋

十七日未曙舟發睡覺舟已入紹興郡城中貳公踪跡不可問矣至梁湖買舟夜行達旦

舟過蠡城

乍離塵紲夢魂輕風雨孤舟渡越城六十年前兵使者野人猶以外翁名〔自注：先大父太僕公萬歷間以少參治兵於此民以其惠而有外翁之號〕

烏門山

鐵骨崚嶒是烏門時時匠石啄山根不如厚肉肥皮者徧體渾無斧鑿痕

渡曹娥江

不因遊物外那得涉名川江以女郎字人應水國仙娥非文可重碑托事方傳君父無從報鬚眉我枉然

十八日抵寧波換小艇從西關入城城中水景不能與

西湖抗而視秦淮則仙凡別矣秦淮水狹而直此則忽狹忽闊忽轉忽折秦淮河房驕麗而少變幻此則樓臺亭榭參差疏密各具手眼人知有城市山林而不知有城市江湖惜無以此四字榜於楣者出東門步至蔣賓橋宿於旅邸

十九日附舟往天童同舟有老儒予問四明山儒愕然不知所對又問阿育王所藏舍利儒曰眞者已爲巨璫取去今所藏黃色珠並無光彩變化之事予不敢信候至驗之舟行四十餘里水窮而陸入下院小食步十五

里至天童山古利新造宏麗非凡飯罷侍者引至方丈見密雲師師據高座予禮拜訖師問居士何來予應自嶽州來師曰何事至此予曰問路至此師曰路在這裏便一棒予曰某甲初學不會師曰我這裏無初學無久參只有這箇又一棒予罔措侍者曰天氣炎暑請居士自便遂別

見天童老人退而有感

老僧鳴鼓居士涉狂津將謂有殊法原來無別人
思惟皆是障靜定亦非眞佛性衆生性何曾隔一塵

二十日早起與南源上人食粥予問疑情作麼起南曰居士爲甚麼到這裏來

密師召予茶話南源俱往師有微疾南源請服某僧藥師曰七十五歲還死不得耶問予年幾何予應四十五歲曰此時發心亦不早矣南源因述予問道之忱師點頭南源曰居士往返三千里爲和尚來何不盡吐所懷予乃備述生平所見師曰不是又述向來工夫師曰錯予請開示師將扇子向予頂一擊曰會麼予曰不會師曰工夫皆錯如何得會予曰疑字可是少不得的麼師曰未悟就是疑予恍得箇入處覺向來公案上看得的心思裏想得的皆無所用乃稽首致謝師曰到了事日來謝我予曰了在他日事在此時師點頭茶畢師曰天氣熱在此過夏去予曰鈍根人在此千年無開悟處師曰根無利鈍但習氣有輕重耳師送予下樓予曰要我自行師曰呵呵

二十一日入經房請語錄僧曰見和尚有何語句予曰單單兩棒曰會否曰不會曰鈍漢曰若是鈍漢便會去了僧無語

方丈前逢一僧問將何土物送與和尚予曰和尚缺少甚麼僧無語

天童門下諸僧禮恭而不阿詞直而不激大有儒風

二堂禪客八十餘人勒期七晝夜不睡予問南源此輩工夫皆在話頭否南曰通身是疑說甚話頭

予問南源大事未明氣息忽斷作麼生南向予膊上一掌

南源問予喫棒時光景予曰老鼠鑽進牛角南曰看取老鼠

南源紹興人幼從無念近侍天童宜其捏怪
南源機鋒迅利大有問鼎之意不知天童衣拂落在誰
手
南源經翠叢林不大聲色而千衆帖然如此之人落於
方外夫豈蒼生之福
此事開口便錯擬念卽差杜口息念又被死水浸殺將
如之何將如之何此中卻有些子氣息
此事敎人者不得說破說破無益於人而又害之且亦
不能說破也受敎者不得因無所入遂置無事甲裏

不佞處堅城之中士飽馬騰府庫充足百姓安堵四門
通達出入如意無端被天童老賊焚刦一空窒塞四門
無路可出畢竟不知生死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二十二日早發天童循山麓行里許禮利章佛國可齊
天目虛菴無用應菴諸祖塔至下院僧涵炤留粥問
和尙有何言句予曰喫兩飯棒僧曰居士作麼會予曰
會則不說說則不會僧曰屋裏人何妨商量予曰汝不
在我屋裏粥罷往阿育王寺僧引予至路口里許上石
磴微松風謖謖身爲之輕笠竹密於頭髮零星數家散
在新篁古木中時露茅屋一角或全掩於蒼翠山犬表
主人之居而狺狺作聲一淵淸淺似從吾家山中請來
嶺畢而畝畝未里而寺見寺之主峯名曰鄮鄮者鄮之
舊號則此峯又爲一邑之主矣寺故宏敞今整缺迭見
衣光明錦而時補以毛褐舍利鍛銅塔極精云降自阿
方僧啓塔出小浮圖樹予掌從牕楞仰窺見金龕下一
黃色珠如梧子大誠如舟中老儒語則寺人之說咨亦
有之昔達摩奉釋迦信鉢渡重溟至中國六傳至能大
師師不傳而藏曹溪歷朝珍重至嘉靖間爲提學魏校

所破破鉢盂竊舍利皆千古恨事嘗讀沈存中夢溪筆
談初舍利匱玻璃瓶中忽失去一日見於畫像上吾安
知舍利之不復至耶抑此方緣盡如來欲現身他處以
化梗蒙而使寺人爲之齎送耶步至寶庄附舟抵蔣賓
橋舊居停家

旅次偶成

此遊何所爲名利不堪親竹杖新行戒蒲團未悟身
如斯大塊地幾個丈夫人故勿辭勞遠孤舟到海濱

其二

冒暑遊方外人其謂我狂大都天下事須自箇中商
素性嫌紈袴親身試道裝風塵與陌路吾不是卿忙

二十三日晚發寍波

夜船

水狹舟嘗穩沙明纜易行暑天宜夜坐估客利宵征
有夢同鷗鷺無人識姓名曉風殘月下毛骨一時清

二十四日泊梁湖

二十五日再渡娥江此江殺一賢女子而冒其姓名以自表於天下其設心可謂險矣謁孝女廟香火甚盛祭

賽無虛刻墓在祠左繚以崇垣漢碑不可問矣墀下一龜趺恐是當時物詩碣無數而醜惡者什九元祐間蔡卞樹一碑祚階下嘉靖間一寺人集李邕書樹一碑堂上並用邯鄲淳所撰文祠後一堂奉孝女所自出俟其父而夫人其母以一婆娑樂神之人而儼然封君其儀血食二千祀所謂生男勿喜女勿悲信有之矣天下之大豈無賢女子如娥者而天下人之父死於水者又何可勝計以娥之人而遇是事此吾向所謂好題目好文字也況娥之文不假擬議天機流動自應與日星河岳並存天壤然則中郎黃絹幼婦外孫虀臼不必書碑陰題之廟門可也

曹娥廟

廟貌巍峩墓未荒人天報答正相當可憐河伯諸新
婦空把花枝送渺茫

二十六日至江頭

二十七日步至臬司前菩提寺訪薄塵上人坐其師宗閒綠天菴午後同薄塵泛小棹繞湖水一匝

天童還武林訪薄塵上人

問道山中去尋僧湖上來養仁新斷肉順性未辭杯
公髮一頭白吾心萬念灰相違將十載又得倚香臺

題綠天菴

花宮深密處新築不勝幽池水通泉眼松煙落案頭
三禪天未遠四海客全收文字如妨道誰將貝葉畱

西湖曲四首

幾泛西湖小艇輕水光山色不勝情此來非是當年
眼一片湖波分外明

南北高峯高插天芒鞵未得踏峯巔調和鼻息保雙

足爭似湖陰坐釣船

十里湖波似熨平野遊誰載竹絲聲近來不畏繁華景竹艇時同畫舸行

江北家家買小舟㓂烽一到便飄流寄語城中諸長者西湖遊舫要長留

按先生此詩作於庚辰越六年而杭舟被兵矣

二十八日緣天菴看宣爐斑駁可愛唐宋二硯唐石出吾家山色狀皆如牛腐木器幾不似石矣宋硯差小墨繡侵入肌骨右方鐫第二座三字左方鐫元豐三年洛

陽日拜受於惠安寺寫經竹院有子孫二字印午後同薄塵散步湖上

孤山處士

梅花如雪滿山隈客到茅菴破綠苔童子開籠放鶴去老翁買酒踏歌回

二十九日登吳山祀先太僕祠步清波門泛艇至赤山埠里許度嶺入寺佛殿後有洞明淨宜坐大蘇熙寧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來遊勒詩石上其嶺其寺其洞皆以石屋名緣石屋而左復有嶺嶺盡有寺佛殿後有大石數片蕉竹陰森覆一石几稍息竣著從寺右拾百餘級亦有洞深邃過於石屋其嶺其寺其洞皆以煙霞名兩洞皆勝地惜徧琢佛像無完膚袁石公所謂無罪而黥之也還度兩嶺左行歷高麗寺以韋馱尊者曾往彼國化供故名寺門石一帶水一曲古木數株大有幽致又左橫插一徑喬松古木千百株森森夾道盛暑行蒼翠中有寒色徑窮而寺寺名寶相以長耳定光佛肉軀在其東廡間也肉軀八百歲而儼然無恙可謂金剛不壞者矣又左里許拜于忠肅墓墓祠宏敞兩廊小屋以待

四方祈夢者因思廿五謁曹娥墓今又展于公墳五日之內孝子忠臣並得瞻仰何幸如之何愧如之從故路至赤山埠買舟還菩提

緣天菴看丁南羽羅漢筆筆出人意表戴靜菴大士像亦佳靜菴畫予嫌其作家氣此幅獨脫灑又古大士一幅雲中諸天及散花女海中水怪種種爭以珠寶獻大士無題欸此必前朝大內物

告文

孫男紹祉敢昭告於吾祖太僕府君吳山之祠不肖

兄弟俱老矣無能恢大前業門戸寖弱言之黯然不
肖苦志二十餘載非有溫飽之願惟期貢籍功名仰
答朝廷教養之恩嗣續祖考箕裘之業乃才劣數奇
棘闈屢躓而頭顱已如此矣所謂臣少尚不如人安
敢桑榆之望哉是以決意棄諸生從事性命之學於
月之初四束裝入四明天童山見密雲老衲究取宗
旨今人聞性命二字便謂流於二氏孰知盡性至命
固吾儒之正業哉以吾儒之業而訪之方外之人亦
禮失而求諸野之意向使白沙陽明近溪諸大老有

一在世不肖亦何致傴僂蹣跚於老衲座下受棒領
偈如鄉塾小兒之受命於先生也哉功名不可得而
求之性命性命無所師授而叩之方外之人曲折苦
心吾祖當能原之所幸吾子潘卿及猶子朋卿聘卿
等卿俱入庠序俱能記誦時藝勉襲成文或可與勸
圭司籲取朱紫以結吾祖未了之局未可知也不肖
還自甬東道經武林灑掃祠宇謹以酒饌奠之几筵

宗朗上人像贊

者箇老人逍遙倜儻國中多士仰為鳳麟海外夷王
尊為龍象字蛟螭盤詩金石響大修行人聊示伎倆
曰文字禪豈知宗朗者

肉身定光佛

皮肉數百年金石何足異丹霞不敢焚真箇有舍利

其二

本是精靈人翻成古董物脫下臭汗衫眾生喚作佛

于忠肅墓

修齡與促齡膢死與兵死一遇道眼人不作分別覷
天翻幸有若此語公大是身繫萬葉安道傾天下否

上皇既復辟公豈有活理鏤賜尚方臣罪當如此
我來看湖山攝衣謁蒿里奔走四方人頂禮供祭祀
徐石諸英雄輸公太多矣

晦日有河魚之疾強半作睡鄉夢中聞簷溜聲神魂冷
然

六月朔緣天菴看中峯禪師墨跡筆勢翔舞稍類祝京
兆其詩曰前村後村春水平聲聲布穀催春耕手捧飯
盂向天祝明日插秧還我晴後署中峯本三字有中峯
天目山人二印午後同薄壓湖上徐步過大佛寺小坐

二日同溥塵出錢塘門買舟至金沙灘步入九里松松今古不一猶龍怒虬拏青雲而翳白日者或數百步一見或數十步一見少者亦偃蹇支離有祖父風飛來峯在九里盡處玲瓏奇峭雖聰吾命意亦未必至此嵓洞宛轉布置有法冷泉亭在飛來彼岸正當靈隱之前古木喬松覆蔭數畝日色從密葉中逗下殊無氣燄取茶具烹澗泉盤桓良久尋包家庄庄已更姓葛矣石解立泉解走徑解盤曲古木要與飛來爭高亦山居之絶勝者出九里之半左行數里至玉泉寺殿右大池水從底

噴如貫珠顆顆散池面殿後二小池亦從底噴而泉眼極細大池之珠大者徑寸小者彈丸小池則丹家所謂黍米者也又如細雨灑池面無有已時玉泉亭有白太傅詩詩曰湛湛玉泉色悠悠浮雲身閒心對定水淸淨兩無塵坐亭子上命童子取泉瀹茗味出冷泉上里許至岳墳令人頭髮皆有憤氣覓舟還菩提是日所歷諸景皆吾故交靈泉古洞怪石奇峯並作異態以見故人予且喜且駭似未經目

飛來峯

猿來山亦從山止猿亦聽遊人莫撼山猿在山心定

坐冷泉亭戲嘲溥塵

亭前六月一池冰石畔松邊許曲肱山水多情留野客人間仍有住城僧

玉泉

顆顆俱從石眼生纖塵不着似心淸分明盡是明珠液却被瑶華占得名

岳墳

二帝長征萬骨橫何人又自墮干城和戎豈獨當時

弊報國安知後世名趙氏已無環海分岳家空有似山兵隔林呼取于忠肅對坐湖頭說不平

三日發菩提步至江頭買舟

是遊欲先天童大徑山今聞雪嶠老人在匡廬故徑山之行不果爲溥塵所留盤桓湖山數日而返雪翁機緣不知在何日

坐包山寺後林中煮茗邂逅汪贇之閒話古木數株皆唐宋時物修竹作干霄勢而不能摩其肩石壁十餘丈若展誥列屏龍泉井水從石眼湧出淸洌之極

四日未曙發江頭予得六分舟之一其他皆賈客

五日經釣臺賈人不許泊舟

六日閣嚴州城下步入古廟納凉

七日步嚴州西門湖上湖之寬視西湖十得其一以其在府治西亦名西湖大有野趣中一小山名西湖墩上有僧廬一區予謂當以小孤山名之孤山雖獨立湖中而有橋有堤可通人跡此則非舟不能至聚數月粮糗折脚鐺學高峯獅子巖故事無過此

嚴州西湖

數日湖山眼太奇此中風景儘堪詩莫嫌冷淡無粧點正是夷光未嫁時

西湖墩

四面漣漪一席沙邇聞鐘磬出蒹葭何時掛却遊山屐來借蒲團結半跏

八日發嚴州至十二始入徽境

舟還新安

自到新安境清江日夜喧剡溪惟少雪巫峽但添猿水曲不知數山高何可言扁舟從此入千里一名園

其二

信矣新安水人間無比清石多衝浪立山裂放舟行兩岸施嵐氣千灘學雨聲時雖當溽暑到此骨毛輕

其三

溯流日復日日日領煙霞野艇逢磯閣漁人以水家瓦瓶荒埠酒石銚故山茶相對無相識埋頭好結跏

其四

日昃纔三十水程艱可知石間曲折出沙際挽推之艱恐絕糧帶舟因附客遲莫嫌行路苦未到可閒時

十四日浦口起陸入郡城往一質庫看靈璧石峯巒洞壑無所不有而聲極清越

十五日御藍衕至休城步二十里息玉乳亭僧障空觀化具茗劇談忽有掀髯而來者即胡仲繩也仲繩拉予往其家予以倦辭仲繩令兩僧投予轄遂宿半珠蘭若

十六日仲繩遣二子及予族孫翼五迎予至其家寓帶玉山房亭午驟雨應禱而至爲之一快夜宿紙醉齋月色從梧葉松枝漏下照牕戶達旦

喜胡仲繩子存若入泮主明經先生邑也（按明經先）

生元儒胡雲峯先生也諱炳文字仲虎婺源考川人以易名家作易本義通釋而於朱子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氏之說與朱牴牾者悉正之嘗用薦署本州明經書院山長後遂祀之於書院明代世給章縫奉祀見徽州府志婺源縣志儒林傳仲繩先生裔遷居休邑演溪者也

天子侔儒術臺臣舉大良演川通泗水白嶽並三鄒胎有文章性身存道德香男兒須及少載筆侍明光

十七日留仲繩家午後同胡宏甫翼五徐步資溪園林第宅樓閣亭臺華麗無比

雙桐歌為胡景純昆玉作

聖人以孝治天下豐草長林有甚者白嶽峯高插紫雲靈光積發為人文仲繩慷慨天下士而兄懿德齊芳芬手把枯桐哭阿母結茅守旦住溪塢三年期滿葉桐枝山童戲取插泥土一經風雨皮轉青久之偏體生芽萌我來看山演溪上雙桐已作干霄狀君家兄弟先儒孫明經祠堂氣方王春來移植階戺前使一方人知所仰

十八日留仲繩處為諸友作字夜飲大醉

慕椿樓有引

胡仲繩遺腹子讀父書輒哽咽榜其樓曰慕椿予往登白嶽之巔遂識其處作歌美之摘逸將二十年今得信宿樓下見予歌猶在壁間今錄於此

朔帝被髮治靈區金房玉洞誇蓬壺我來選勝訪丹術短節每著秋煙扶下視演溪何靄靄樓臺無數雲中出仲繩一閣更岧嶤夜半藜光臨太乙名香古錦護遺書指痕汗漬走仙魚簡編彷彿通精氣神魂縹緲空躊躇遺香夢室思子宮淚珠只為妻孥紅帷有

慕椿樓上客秋雨春風憶乃公

十九日發演口經雙溪過賓甫汪昭自要於路遂止來青堂看昭自新得斛仙所作雲房先生像大刀闊斧畫中之張顛狂素也今人畫直十八女郎刺繡伎倆耳

二十日抵家將完晚聞堂為閉關之計

晚聞堂集卷之十六終

晩聞堂集後序

予裒集子疇先生詩文旣成編同邑單君佩綸見而愛之將付剞劂以公同好或問於予曰先生生紫陽之鄉而旁溺於二氏之學子不擇而取之其不以貽先生以異端之誚乎且子之先人受正學於雙池汪子汪子之論子疇先生也惜其溺於禪矣而子反取之何哉予應之曰予何敢然哉予不敢失先生之眞而已昔者二氏未與孔子有攻乎異端之慮而未有指名今以意度之端始也異端者其立心之始與聖人異也意者周末文

勝凡爲學而不從事於身心性命而工文詞干名利則雖歌咏先王其爲異端實與索隱行怪者等孟子時楊墨大行彼其爲我兼愛無父無君此誠異端之巨擘辭而闢之良是也至於二氏之教不外葆心性割嗜慾以復吾本來之善故其徒之傑出者刻苦礪行潔齊其心而浮雲乎富貴利達故朱子嘗嘆彼教中有人吾儒中無人譬諸食焉聖教如美穀二氏則蔬果也譬諸藥焉聖教如溫中二氏則攻伐也特其言過爲艱深託爲詭異未免貽惧於以辭害意者耳要其立言之旨豈與吾儒有異哉若夫嗥經佈施符籙修煉此皆後世僧道妄爲正如士人不務修身而工文詞邀名利大背先聖垂敎之意云爾因其流之濁而幷疵其源之淸豈篤論哉今先生不慕乎儒之名而從事於身心性命六經之外旁通二教性之所近遂不覺味之無窮及其見諸行事則忠孝大節皭然不滓政使學術有乖猶將瑕瑜不掩況其無所背畔哉曰然則昌黎所斥紫陽所闢雙池所惜非歟曰原道一篇搜其瑕而遺其美於二氏無損焉紫陽所闢深入其奧矣不知朱子欲昌明正學自宜屈

二氏而定一尊使人心歸於合一而學術求其大醇猶之孔子崇王道而黜霸功然亦未嘗不姑予之也且人必如朱子而後可以闢佛老學必如汪子而後可以惜子疇諸有淺深途有偏正汪子之讜論先生之本眞自有並行不悖者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孔明之申韓勝於馬融之經學也顏魯公之神仙勝於王荊公之周禮也然則子疇先生何害其爲禪哉予又何嫌而有所去取哉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先生老於諸生未嘗食祿國變之後棄側注襲冕緇此志皎如秋陽

矣夫庠序之士之於朝廷猶受聘之女之於夫家也未嫁而夫死守貞以終則從一之義著矣然則先生誠可以無死者哉予懼人之疑先生之學而并及其節故並著之遂書以綴於簡末

道光丁酉秋日宗後學龍光燦雲甫題於龍溪集福菴書館

〔明〕華夏撰

過宜言八卷

清鈔本

過宜言序

予著欲止錄百卷記鄞邑事自宋迄我明七百餘年間名臣偉士不勝書張文定公謂吾邑文章德業蔚乎炳然如登泰岱探群巒爭奇聚秀不可得窮予則疑獨忠節一傳自德祐哀天與之外寥寥無聞焉是何也豈山川之秀地氣所鍾獨在於藹吉屢祥而激昂磊砢之槩爲少與乃至甲申大雪以後而其風始盛殉身罹難者不下十五六人其最著者始於陳恭愍繼以錢忠介華過宜而張蒼水終之敎聲奇節昭於百世上下而華先生爲最難恭愍忠介安於其分不如是不可以爲忠臣先生之死與蒼水同然蒼水登賢書委贄監國扈蹕鯨波不如是則其事爲不終先生固書生也讀孔孟成仁取義之語而善守其訓窮岨絕壑草衣芒屨亦可以自安吳巒穉曰志在恢復者環堵之中不汚僞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復也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巒穉者死溺洲者也其言蓋若此乃先生不謂安也蓋嘗論之前此各郡縣衆憤環起聲援犄角猶禍不給瞬靡爛無遺顧欲隻身奮臂於虎兕之叢不稍再計厥後其立志爲難昔虜雖秉建瓴之勢而我可大聲以呼建鼓爲招明大義而激衆心今處虜門中聲色兩泯屬垣是虞須防口聚之猜并慎寐語之洩其運用爲難既獨排群議知海上籓帥兵不足恃顧取諸虜左右兵將爲用預以監國海上勅委之咸俯首聽命至願出妻子爲質其奇著更難然謀已就矣期已定矣甲已及被弓已待彎而賊臣告之大獄斯起不爲千古所扼腕哉當海師入鄞左郭先生已先兩日就縶蓋事先償於賊臣先生節述謂海師之入在前偶誤也當其時忠介方扈監國入閩諸將復會以次復興化建寧及邵武圍困福城勢已垂陷舉閩地可十之六七浙酋集兵塞衢先生初未聞事機適會使兵猝起不意聲勢遥聯虜腹背受敵東西當大震必有乘之而遍起者天下事自不可知予恐後之人以明哲二字怙護身者撟唇鼓吻將嗤先生爲妄舉樂禍以笑訕之而忠介閩中之役在今已無知之者誰復爲先生論及此耶雖然先生固曰識時務三言作隱

恥上珍則正不必如予所論也先中丞守鄖血戰五年挈全城而還先帝於陟天丰載之後以赴撫秦遺命而虜已得關中返遯於鄖之野甫歸未及三月先生輒來屬先中丞爲主相得甚歡毋止宿語竟夕不休爾述中所云同同志奉吾郡最忠誠而最有巨望足文武寃邪者主登誓是也先生於丁亥十二月初二逮繫郡獄踰一月爲次年正月七日旋及先中丞則赴杭鞫時已無生望而得俛脫歸而先生獄中貽書云悠悠之口動幸公得白此事此心亦何可白亦豈此輩能白噫若先生者則得白矣時同志逮者數人同先生獄詞者先生以一己承之意欲脫諸公於死而不可得對簿一録殆先生自爲爰書也然則先生之任死豈不爲尤難也哉先生繼室陸自經以殉遺孤名凜咫甫八歲林廷評笏堂舁之俘籍中養之成立與天與死後絶相似遺文爲增揚大价所彙録爲十帙先生嘗自況於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因即名爲過宜言有被先生指摘者竊毀其二今存八帙敬止録中予集鄭文之足光吾邑者爲三十卷因借之凜咫處將録其文之要領者入之開卷泫然如對先生馬諸札及叙述等篇尚如在疇昔往來密謀之日馬嗚呼蓋三十年於茲矣昔先中丞哭先生有詩云好需赤幟纖胡日乃是黃泉吐氣時今其時矣

甲寅霜降隱學高宇泰撰

過宜言八卷四本同治八年十一月十日寶甫以抱經樓叢書求售未售數日即以中寄此本為先生年所未見國家猶留之未經修也去約亡國大夫之書幽怨悽惋自其本色而華落不顧身後无懷毀此集必多指斥語當權視指燬之也十年六月十九日徐時棟記

過宜言文目

對録簿語畧
與婿楊大介書　又　又
就逮次日與楊大介
與高玄老先生書
與駱天植兄書　又　又　又　又
與高旦中書　又
與李昭武書
高虞尊伶仃嘆序
與林霞舉書　又　又　又
與友人書　又　又　又　又
與李昭武書

過宜言

明華　夏吉甫父著

兩番對簿語畧

寧郡慕古擬古唯痴心者偶中其實耳是以口邊忠節前修亦媿故不遮風雨盜獲奢藏慨任戈矛凜肴荒塚莽戎昔睨宗郊漁父頻覷氄蚌近難胃蒙同患非云一我癖存血性蹈仁夫豈無人或者愚不敵智偶足掩純以致誚疑各丰實望多誣承道焉巨公信覈兩番對簿存一時事敢欺心筆誣彼罪知旦夕不能坐冷明心而力薄知短終難奮飛適有爲姚江王職方介紹云練有精兵千當移傻紹師復寧急須公札往請耳予神思頗疑殊覺不鼓而同事友勇往甚促札往札已行矣又嫌機事未盡恐呼吸未可靈也促易札札無從追因用帛名續發未幾直指駐寧郡舊紳原大僕謝家耦國掩耳　大明字樣藉手首訐希邀媚值職方事露其寨中藏悉被獲而同盟名多與所首符以二之日戊辰予首就逮荷鐵入

獄龍家尚未知也踰庚午忽澥兵薄城頃之退去而監國大學士謝亦械下獄癸酉赴直指訊先訊謝々頫叩地稱述清功德及表己向推誠靡敢失此生節至意頌直指萬年德音介福故後惱諸乞憐態且曰治民若有異心未敢出兩次首也命之退乃避左右訊予出謝揭二其一則載有屠獻宸董德欽董志寧王家勤楊文琦文瓚楊又球七人一則李文纘及予戛及慈水諸馮氏也復出職方營所獲同盟帛書二通指予名曰爾名耶曰然指屠董諸名曰何等人耶曰秀才耳極會讀書曰誰為首曰予首予年長且兩書皆出予手筆曰何為其通賊也曰非敢通賊通有心大明者耳曰爾輩與王翊稱義盟弟竟同吃血酒予曰未也難道我北人亦可與爾稱盟弟乎曰有心大明雖天下人皆同盟也曰爾通賊宜死信言之吾當生汝曰求生細人之行不欺儒者本心若云忘大明即是有欺只今尚恢復不來兵馬莫集糧草莫辦徒懷耿々耳曰吾聞屠為謀主房子大可藏奸曰屠固世家薄宦裔耳　明時會文其家今廢久矣曰謝三賓與爾同謀乎曰謝三賓最為寧郡所不齒甲申之變猶居鄉也　弘光皇帝蒙塵彼竟降　逸錢刑部起義王武寧執辭問罪彼願督餉自贖　監國幸越不齒入東閣唯問暮夜金即用千金買美姬行樂耳生陷錢塘急切奔降而大列揭帖告當事明歸心大清亦忧是一反覆小人行同狗彘也此好事豈有他分惜與他同獄未免抱愧耳直指點首者久之又問予李問纘曰明朝英俊向同古文社今五六年內廢筆硯亦疎矣又問予馮家禎馮堯曰慈人耳地隅且喔咿嚅唲子也復出揭問楊文瓚何如人曰是一名孝廉然極文莉鄉居不求聞達者直指色忽厲曰難道爾一人謀叛耶我欲生爾々尚抵塞我嚴刑爾矣曰為大明則七尺已操雖鼎烹曷懼苟俛倖毋死而支吾粉飾何以對大明何以信朋友前年薙髮雖因小人有毋然監國在閩永曆在廣明正可興何敢輕死直指忽和顏手指帛書中奴罪貫盈語曰此云順治不德乎曰然天亦悔禍曰此云天意屬明乎曰然義旗四起曰天下起義者方乎曰是也至布置已定

發不待時曰你如何布置有說則生無說則死曰心
腹腎腸皆布置也亦何言既已為大明則闔爲恢復
計無不色喜苟有可通不能不大言以壯任事之氣
而又何藉區〻實布置為直指又點首者久之予又
曰誠能布置豈無一番舉動奈生長澥濱非其地衆
心懼禍無其人獨仔介石臣號召澥內之有志興復
者耳直指若有點首然者曰屠献宸何人親耶予不
應又問曰屠宸即献宸乎予又不應又曰屠與董兩
諸人何在曰初二日即出就逮經今六日奈何問未

獲向獄中耶曰同謀豈止五人曰安得盡人而望以
忠義也直指又若點首然者復肅容云尚可質言以
免爾死曰蒙齋顏曲詢豈不惜死但成仁取義祇慰
寸衷亦何憚而不甘正法以表素志直指又點首久
之乃命予下呼詢李李猶強項不承謀也呼詢馮氏
馮惴〻哀告乞命耳於是發謝及馮李赴會謀所聽
道勸釋而監固予司獄中李自領伴予於獄適遇倪
廷評元楷因蓄髮被仇家首亦受刑被獄相與共入
籠彼此和歌曇花傳奇中木公不肯屈魔兕錦纏道

諸折歎奚徹旦予私擬公孫杵臼及侯生田光輩意
王成同盟肥遯卜他日報成事也未幾而楊氏兄弟
被獲矣聞長公文琦慷慨無危詞予淚淫〻下即聞
道解屠献宸董德欽赴台見直指予不禁頓足穿履
底以臘盡十有九日府奉道所遵院文取予同楊氏兄
弟與李及馮及王董面鞫定罪皆王董出未出家屬
被縛耳然王被拘丁搶毀無餘矣除夕屠董自台歸
聞其力卸事嫁罪非復平時激昂態圖養有為也旦
晨賦獄中八韻寄慨越七日府又遵道所轉院批再
取予及屠董與楊文琦者嚴對薄必欲實屠董不同
謀并帛書中布置已定八言且曰爾不求生已矣良
心難昧別人豈可誣得曰前得按君一字無欺今日
復將誰欺曰屠董與爾並不相識而書中何插入他
名耶曰亦為屠董諸友平日不忘大明談忠說義指
矢天日故爾曰得毋借屠董名士名惑煽王賊乎曰
論職方王翊予亦素昧平生也因楊友文琦面善翊
而予喜其有恢復志或藉以早見日月遂不禁走筆
之迅也曰何為而有屠献宸又有屠宸也皆予憪屠

董因念錯求生致家焚室慘今直詳所以則居董死
矣寧便贖身又重違前日面〻心諾有如社稷河山
毋敢負自許許人終始有罪一若直指鞠訊時必不
言特舉筆屬予耳併不言同人知有是札也韋府未
之察也叱予奸甚巧借他人名首尾叛賊事成功獨
擅事露歸罪謂予直大盜耳予曰假識禍隨其後咼
不竟脫己名且苟有暮夜心寧不能他不一及天下
豈與人共有利害而一旦罪無旁讓之理穿窬者如
是乎韋府閉目掐首己復曰清朝有天下二十餘年
刑簡賦薄急行科舉有何虧負多士竟不記兩年內
我諄諄示諭耶曰自祖父來受明朝太平德澤登仕
食恩身亦膺　崇禎先帝寧郡餼幾十餘年且叨
弘光先帝南都恩貢人生君父有幾就如一密交好
友或隔絕邦或他鄉遇難亦時〻在眼可歸則歸之
否則養其子孫克紹箕裘豈以君父而膜外置之誦
詩讀書傳舍君父誠未敢也惜今尚恢復不來祇虛
聲耳韋府乃正色直腰昂首大言曰按院命我嚴鞠
布置已定發不待時八言須一〻招明免受刑夾曰

按院已知此八字為空言矣弄筆虛張揔不離文人
習氣也曰　太祖高皇帝聖諭毋作非為爾密行布
置思量內應非為不若是乎曰今日之事天日在上
鬼神在旁公論在天下是非在萬世予身不能挽一
石弓家不能足旦夕儲祇用心中一團赤血上荅
高皇帝若布置必須集兵〻以餉聚餉從何來近者
家不藏甲戶無寸鐵兵罷何來予定海人也居郡城
久城中無故而聚十人必駭人觀聽則何處為結寨
屯兵地況僻處海濱未可用武按院曾然予言矣於
是作勃然狀曰我嚴刑之下何求不得爾不供招俟
夾耶曰人非木石誰不知夾後言不若先夾言今日
夾亦死不夾亦死死己不避何嚇刑曰清朝天數已
歸無賢智愚不肖知之陳臥子陳萬良及起義諸人
立即覆敗江頭數百萬人馬一朝潰散今兩京十三
省悉遵正朔而復痴想有大明吾豈不愛紗帽天兵
到處疾風捲籜敗勢如崩不得不知幾就職假使天
不祚周雖尼父汲〻無益矣曰晉失甲子一鼓澤能
存之孔子知道之不行而遑〻焉仲君臣大義毋敢

廢倫也一手不援溺一木不支廈閣廣魯晋昭如日
星則閑辦得恢復事豈禁神往果自能布置從丙戌
夏月至今年已踰半何容隠忍抱膝耶曰無鄉紳預
謀耶曰悲夫何言之苦也大明無鄉紳久矣即有亦
胥腴潔衣多買田產爲子孫計耳否則擁姬傲物取
快一時如與大明結没世不可解之仇矣安得鄉紳
只苦這幾個秀才爲着明倫堂三字丹心耿耿刻不
能昧一戴紗帽狼心狗行無復人理韋府厲聲心呼夾
予暈地予高聲應曰有同謀有布置曰說來曰崇禎
先帝造謀弘光皇帝統兵其餘大學士范景文四川
御史陳良謨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黄端伯抗州府
錢塘縣知縣顧咸建監國大常寺小卿陳潛夫一班
忠義皆予布置也韋府不許予大聲呼再說予絕而
復蘇昂首應曰予不能再見老母矣老母老母何苦
育子太祖高皇帝何苦立讀書一科多方培植今二
百餘年獨令讀書人受苦也予被讀書悞矣文人不
可受刑盡人曉得讀書須識是字文人應解何苦何
苦不過死予而已耳乃命鬆夾時幸方寸不亂故無

囈語然亦記十分之五矣盖問答煩煩頗瑣即口出
亦不盡憶約所聞皆邪辭遁辭耳予自分明則義清
則頑心安意肯酣乞如有神助而於是知正心誠意
併易所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學聖人果不獨擅
戊子一月十五日記

與壻楊大介書

會旦老只過朱告翁處萬無不相晤也急晤非有他不過爲芾翁賀新正至則頃旦老囑老先生致芾老力言天老所以不可耳尊駕如會天老須斟酌出語此老秉性多陰陽詭秘毋授之以隙宜少言些然不可不往探消息使我竟無聞知也昨夜竟夕思維着看俱難前日赴鞫及院批何嘗及海上事而云我與往來有舊乎且不推衷名實易爲力乃舍當面如來而別求衷又云京第相知所托家眷者是我既與家眷通而又藏過眉衷矣又云念一兩之助附有彼名則我的實作海上腹心而且凴之以爲利矣我一身不足惜不過爲大明死本光明正大而爲天老卸肩又至受刑狼狽復不保家天老亦何忍昔黄公覆若肉計玉成公瑾也公瑾豈利身而苦公覆乎杵臼甘爲其易所以全程嬰也程嬰豈利身而死杵臼乎朱亥不虛侯生之死荊卿不虛田光之死侯生田光未嘗爲朱亥荊卿三窟也即今日爲公瑾程嬰朱亥荊卿者果能無愧乎果能不負約乎果能令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苟息乎我死不在今日在二之日矣即不在二之日在四之晚及七之晚矣夫復有他覬況我孑身孤苦止有賢倩我不若瑾老丈于兄弟之同心協力也則我以終鮮兄弟而不足懼家徒四壁知計短促不足懼一逮即赴認死決裂不能轉移不足懼何恃而復有他覬布置八字我若解說不過而天老無辭於張主寧保天老寧波道前無台州察院之利已妨人乎又恐大獄遂起矣再三思之千難萬難我在獄中無他埋怨無他希冀始終一舌不生活望合獄共爲嘆是亦無愧於天地神明也啟予手啟予足有撥夹笞毀之傷誰爲爲之萬乞旦老與芾老念弟無求生以害仁則已矣天老不應過督我也郭有道恥獨爲君子是我今日也皇甫規恥不與列則是天老昨日也索性到如此死豈難痛快胸中所欲言而一附大君子以分一腳忠義乎字日前日縣監中我有數字附往不知與天老看過曾毀否伯仁雖自願死今不免多一重爲王導而死矣不得不慎審也

又

忍聞有示死我忍聞有批生我播弄之極但自分一死耳承多方救援感甚感甚不知如何做事萬一徒勞不如留餘以管我後人爲囑老母已托顧妹丈承其許可曇兒聞倩丈別有處位昨林霞翁字來許撫養如兒學好爲人仍祈做娘的再三分付倩丈時往一看管且秘之爲囑再女終身王家郎定無怨悔還祈冉斟爲囑目下最苦者我室人耳無一分可供守志之需然而天日能轉決不孤負他雖曰無夫母子亦必團圓香名千古倘不忍我死則夫爲明死妻爲華亡千古樂事節義雙雙只恐我未必有此全福也然而堂上有姑膝下有子從死事小存祀事大天下決不埋沒刻若人也小焰及早寫定不必大只一立像巾條足矣用貢生冠服木主書大明貢生華某立此爲標以遺後裔樓上書及手錄乞全丈毋一一簡封作如兒衣鉢倩丈厥恩當報來生也字曰父逃身禁家毀毋辱其心應苦不敢煩贅目下所最急者全軀而死爲上幸不作婦人之仁態態

又

偷生到今不無家下之慮承姊丈再三週旋歲寒松栢疾風勁草姐丈真卓千古矣又百方思欲活我設果慰勞則自此以後完聚皆足下所賜也但我無念貪生尊意不忍令兄尊意已盡而我生無期斷斷弗用姑惜法須打點精神前往體訪如何詳如何解如何批轉萬一迅雷不掩徒苦異處反使鄙願不遂矣只因思量不出死所曉夜不能合眼日間無歡床上無夢姐丈定當憐我也卒歲如何設處室人豈能作無米之炊乞安慰之萬勿費躁徒使外議有不安家母之名再諭再女十分妥貼弗激怒爲娘者徒累做娘有不慈之嘆就使家下粗可我在獄中尚無粧飾過節而況家藏如洗約略柴米油鹽等項斷不可無不知姐丈用何術爲我料理也乞詢丁林處陳奎書曾送去否如竟付浮沉則當再作字往耳書中非有陳請不過托且訣耳苐老曾來否乞詢旦老有一別商屠董無音耗奈何玉老不許保說待詳轉則冉老不無急欲詳乎曾過瑾仲處否天植書已煩孔飾送去矣昭老所爲非不可只賤性生平不習慣爲喜幼

甥如保出乞囑他到監口會我一會此人真鐵漢也
真忠義也家有兄侄親有仲舅不無三嘆然而仲舅
公較賢矣

就逮次日與壻楊大价

全家相託後日即煩字日分任今日之死誰知在老
宪帛書上也岳母得蒙保全守志爲要在陸宅知之
未有不迫之奪志也目下寫我一少炤用責生服色
赴義之後不必開霊念佛只掛小炤軒子朝夕哭奠
一七即止不必受吊齋中手書及四壁粘貼與得意
套書簡封付如兒異日作成他做好人岳母乞晨夕炤
管曇兒奈何倘得再延死期另有所聞

又

球家無言舌錯埋怨人殊甚可訝卤老到底如何張
舅幾時起身幸通知我欲寄教字別我外毋也府文
或詳或解審語出否乞着一的當相熟人問之有則
抄來一看事出意外旦夕莫必賢倩須好爲之毋苦
我毋誤我毋學婦人害我仍祈到獄門一會外教字
親手簡分另字數行讀與丈母聽

又

昨日已將府堂審語等項取進矣適繞昭武乃郎來
傳按使已有文來竟改作徒且云路人盡知即家兄
亦曾對他言如此愚意萬萬必無之理之事之勢也
尺下幸勿以流言相惑

又

適縣差來出一牌盡列姓名自楊文瓚起居官止說
係海道批府明日解府審者乞即往縣工房先生朱
元明舅公處確查文如何行明日本府鋪堂可不必
萬勿妄用只遠々炤管我一炤管尚道批有出路則
本府門路我亦無銀老母切勿令到家兄處丈母耐
心苦守勸其不必惱怒悲泣王親母如過來只言家
貧犯事萬々勿怨一人至囑便中得賜一會懇望々々

又

二項俱難登對要見何故助我一兩此決非直指有
是問乃天老自爲此言對直指以卸肩公札也居官
之語更覺無稽如此則我與馮京第首尾矣豈欲救
援人出焚而反加之焰乎揺之死只一死亦要分明

幸過旦老詳盡言之蓋天老極有作爲恐不必以難題目拏人而出活自己也天老自然活我自然死又令我受刑我反不瞑目矣若老豈與天老同調乎萬祈確查示我更須旦老折衷是非

又

受刑後胆碎矣風聲鶴唳無不惴惴事多錯出萬一再有意外如何當得起承尊駕不忘我舊日之直情薄遽而嘔心竭力以待我伏乞決斷要緊昨府已取年貌矣若是解道豈無苦楚況聞抗獄有牽扯予千萬過獄門一晤至囑

又

天若二老抑仍榮予保予或脫然予院批如何語乞抄來一看若云與縣對質如實同罪則我已定罪矣昨旦兄過晤諄諄囑賢倩頻過相會說話相聞真是千古人品感之念之午間有數字寄歸幸即爲我面致家下作何料理尊駕會時我話十忘其八及至別去許多湧出胸中函一杭州有音耗否念之念之

又

足下如何不歸且竟無分曉也院文旦夕必轉所進呈允否亦聽之而已耳會審如何下落院批即欵來我決不能再受刑辱矣文信國生臥燕京三年究竟頸汙元人刃而且見夢於子以髮尚絕束爲怨則可生可殺而不可辱先正之言如業即或不肯死而刑以迫之拍使死或尚尔有生而甘心刑辱以求生決無承死蚤矣反受刑措楚也只苦足下不歸舉目無人胞兄絕迹妻兄袖手恐尸出蟣積徒令烏蟻予食耳書到幸即起身目下尚忍死以代也我苦毋使否諸舅寶眷定納祉年老千古肝腸即自一身上見之佳室佳兒自是康好謝寅生憐我而以女女我如兒亦是千古僅聞在杭諸公不另啓幸一及之

與高玄老先生書

恭唯老先生以天地祖宗社稷凭依之身而陡蒙大難夏處獄中揹是卜與滅寐不渝惴喜聞不屈而歸夏慶心慊矣悠々之口動幸老先生得白夫此事此心亦何可白亦豈此輩能白總令彼無敢奈何我而後我得以告無罪日月之食可見不可更祗重知人欽念耳夏自就逮來頗濺頸血以報答主大明以奉老先生而不能不忍手足以還父母兩次夾拷幾無全體又出慷慨承死之後誠知有故豈敢稱冤目下知自一破械不勝加額但院君一案決無盡脫董層兩公思留身有為破家誘卸府招大為起解巧織夏以冐名逼脅院君斬一人以活諸人則舍夏其誰夏見之甚卓所由安生俟死也小婿楊晦遵肝胆真潔稍習練達蒙命名賜字成造小子獎勵後進為異日麟閣名地想晦遵愈痛自刻責矣昨傳台諭囑存獄中諸札及平生著述前年逃虜時悉燬筍稿因生失錢塘不獲行朐臆駕怒筆硯自免憤激過當夢中殊多悶々丙戌六月來頗吟味見袁同舊歲獄中所賦彙秩存次婿處然總不成理也府獄通贈大抵信手抒懷非痛加芟削必重後誚即對簿語鄙觸鄉賢大怒夏重保全諸紳不敢不用偏辭何暇中分黑白唯老先生知夏耳夏最究心易學與詩禮史樂等書及今咸屬缺編獨操縵集於南京成均抄出微有鄙忝無一圖不用手摹者當令晦遵簡呈裁定併賜一序或獲附傳世也夏羽翼已衰鍛索枯伊邇抉目懸門鬼能為厲嘔血望祈舌脫難寫敬上贈章想無齒冷

與駱天植書

盟兄盈庭正議從井發援竟弟今日赤心空報國班首忍死抱兒之斧作美話矣詢非盟兄能傳弟也但弟百無一生不敢同范蔚宗久稽望活盟兄多才起溺定之私怡然弟寤寐以思有何無過而重勞盟兄暨諸同盟諄諄切切與夫人第一等死李侍郎文信公耳第二等則程嬰杵臼之死第三等子路之結纓之死弟雖死於鴻毛僅與草木同腐獨以目眉心肺實實有過不得處及若冒難蒙險不死不已癡衷賴諸同盟而有可無否也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此則盟兄千古也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當時一杯酒此則弟今日也弟索性在初四初七日茫不知所之亦已矣迄今唯願全軀歸先人墓側猶若團圓完聚然者倘天不肯慰盟兄之願迄速相聞可也明出地上賴君子兩明繼作唯大人盟兄品題豈僅月旦家情涵之祈一發揚為囑迹來訛言弟事甚輕幸為弟疑勿為弟信倘得閒時仍祈顧弟獄口俾弟面致謝不盡

又

謝太親翁之吊因受羈難行而令小兒往是亦童子不可為禮也反重費親翁郇廚又兼厚頒童子何知豈吝盟兄不一阻予盟兄不惟但不阻謝親翁而與老嫂推食以哺小兒何盟兄之厚待到十足田地弟至抱歉到無可自明小兒之張囊收拾亦到十足田地也蚤間知悉款借䎺完璧又以童子不諳妄自開封弟恐封識不究然則真璧反鄰贋耳故不敢容商所以報李乞先聲謝謝兒歸竟捧白羊為已有至不許阿母一問弟憂之甚疑他日必受錢之尤也聞其打點買書及紙筆諸項毋豈衣服及他想弟竟寬懷以為或者還可在禮義鄉也但不知他日果能成品無負盟兄與謝親翁否耳不盡卣一書來有飛輪尚欠脩儀八兩與到書璘友有交情尚薄不可明示以意之語當如何適全此奴為人也幸賜過商之併問

又

謝親翁盛情海山莫似矣但素帖如何送去弟初意待涵之歸措處些少禮物藉以將敬目今弟在禁中而留諸舍下竟盡變為衣食資矣此盟兄所知者雖

謝親翁曠絶千古不以形迹相論而弟實不能為情奈何或留得弟存而約畧行禮此在弟亦不敢望者敢以之飾説乎乞盟兄為弟告罪過倘俟廿二俟涵之歸計如何大抵屬素書一邊覺弟尚從容作書中情語否則明日之約亦不敢方尊諭也總之此兒成立決不忘太山之報及通家子之報耳特此啟上不盡

又

歸舍反增傷感何異靈筵慟哭只爭夢覺不同耳矯情鎮持五內陰裂乃知男子之假婦人之真可敬也又知演劇者楊夫人生祭撤山公不為動色殊非難事蒙屢〻週旋銘心夠骨寅生愛女弟婦夢寐歆求倘果慨然則結姻於形骸之外鬚眉道氣傑出紳衿作一段千秋佳話矣幸吾兄玉成之公韓令愛長小兒二歲弟婦過聽日者或者天未肯為小兒作配也乞存諸吾兄胸中已耳昨下顧南京方兄諱授字子留其人頗肎立因尊正隨母同居杭州而身避試走吾寧每非其岳老仕於清故不久處署時遊外訪死闖死南及死魯節義彙成帳秘蓋其家富甚欲不埋沒志仁於荒烟衰草中也寓延慶寺石塔西房乞吾兄一訪之為快踰二十日即返棹南都乞將弟對簿記畧謄一本詩不必綴後弟當録請教併將過字日速弟原詩本録所贈吾兄詩與之至囑會方兄時徵詢其舊年恤弟者未識何友轉寄弟雖心領其惠不能不一知鄭筒也同事友已知道詳語而決不聞弟目下院君依擬其肎知弟乎繞煩吾兄時〻察訪一知即示弟囑〻疑弟好名每以名愚弟坐弟必死即以承死罪弟〻為人之難一至此即死亦不令美好一至此昨弟婦絜弟胸襟大痛見友至作孺子泣無則哭直送出大門後晤家母至母兒兄妹一團倒地嘈〻哀沸人生到此豈可令定有梟日而使知弟鄉肆市街乎吾兄幸以院批急聞真弟生死之托也聞鄖公言旋果否

又

頻〻恤難又蒙玉惠佳婦逢仲稽謝未能奮飛晤拜也昨聞又存賜顧談及尚有太親翁在堂弟失撿點

殊深罪愧乞為弟致聲謝親翁小价過承享賞復給
犒領方以未克趨抱歉而又沐登勞之儀使弟甚羞
衾影矣書中愧窘六禮從弟今日言也亦所以著親
翁破世俗千古奇識也他日小兒果能成立豈敢不
納幣請期及奠雁乎憶得末行謬將仲春寫季春亦
徵弟精神不能暇豫矣乃知古人臨難一絲不紊真
難事也小兒捧答柬肅謁家慈已即謁弟於禁中諭
其刻苦誦讀脩身惕厲自刻責以報答駱老伯郄
鑒之選謝親翁瑀席之生小兒亦言家母亦曾分付
過河山可移盟兄不能忘矣待涵之歸當率小兒升
堂叩謝恭聆教誨使為完人報効也弟尚有微囑焉
家兄與弟最友愛近時移世易弟進取無志家兄情
貌頓冷蒙難來不相聞問又每恃年高望重即明時
亦不勤脩禮家母前或遇慈晨而弟在舍則間有過
祝時弟唯盡弟道今節誕晨必率小兒過拜大兄丘
嫂三位侄壻從不曾見家母一面而涵之無不往家
兄賀新歲者兩舍妹夫未嘗受家兄即舅之目雖先
嚴祭像輪應兄供弟必設小像於家致家母不能不
以家兄兩侄及三侄壻之光景罪弟無報〻之反而
弟克脩弟道者所以盡弟職也亦所以教小兒也今
年一應節祭分付小兒無往蓋因其在外不欲使習
知大伯〻母及兩兄冷煖厭薄之態眼耳承親翁破
格之愛家兄侄必無親誼之待而小兒唯靠岳翁撫
恤如子如侄矣此弟隱衷恃愛敢以披瀝或肯同謝
親翁一顧弟更欲面謝面囑也院批自案誠妙孫道
到嚮矣弟恐其未肯安靜釋然也方子留曾會否字
日曾一酌保法否

與高旦中兄書

恭喜圓歸塤騰踔躍若弟在没特幻泡聚散耳活則
灰燃死則毛褪不關緊要事體令兄鄖公祖宗社稷
憑寄之身烏容造次重鄖公自宜重盟翁倘盟翁不
萬分珍重謹秘將誰為白出鄖公是盟翁肩任更宏
遠也弟雖逼處圜中無時弛慮杭如留眼每得家壻
涵之一字必重四翻覆閱玩至五六十次而後置偶
有入想又復取看再三夫涵之書僅短幅而弟癡讀
類呆者揔心有所屬故也今慰喜甚矣昨楊瓚玉令

兄自杭歸云院批屠董所再呈候旨再勘四字則應
遲死期也弟承死在蚤舌不更氣亦在蚤而祇苦鷄
肋更受侮辱以中計責弟之友而鬼怪求生反恨弟
當日太認煞使難轉移而又恨道中拷夾不庇屠老
且每每以好名識弟以弟既自號忠義薄弟使弟時
時入耳之浮言決不投杼決不驚虎且日聞弟婦有
鑿鑿得知大不快意天老弟恐身後有他而盡毀嫌
疑字迹併移藏元日獄中所書蒙難始末豈弟好名
故然耶揔之無欺耳弟今俟死已矣平日曾謬著易

史一部每爻配一古人繫辭則用五經通詮舊先膳
出二篇兩年来頗覺欠妥又多塗抹增加未曾竣寫
又孫子十三篇每句用古人兵法註出起漢及我明
兵法多與相合註僅半而身逮矣獄中苦難完此二
書意欲具呈楊通判乞其諭獄中官卒撥一間尚房
及身在而脫稿誠知必付覆瓿欲以瞑已無視耳不
知得遂其願否弟全家俱賴給恤更承良兄告公頻
過頻週蘋論者遂謂弟獲救荒奇策殊堪訝駭又憫
卣一慘變已極子尚坐禁而執大理以責卣一之徒
飛輪悖德悖情坐視且全石下薄惡如此督具啇保
字日彌縫其師弟而飛翰反毀弟初作奇男子今諭
意别人索助自濟不啻醜倡婦伎倆嗟乎盟兄不謂
卣一有如此高足也涵之極承青眼統望宝稽首以
謝令兄老先生詩章肯發一畫讀否網羅鎩翼知路
莫舊聊煩枯管以伸契濶
又此己月十九日也

天植雖慶從輕而未能脫然尚須費一番區處奈何
奈何語云凡作事寧為積愛者所憐而毋為見仇者

者所快今見仇盈國中矣天植之內其足食予弟止
此一頸久矣許人否則不因之更加殄瘁乎其兄作
為弟夢想不到弟果然痴人也然弟以褊性竟成痴
禍者亦有說焉弟非不欵與俗俯仰與世浮沉也此
必大作手絕堪騎兩頭馬一則領袖聲氣一則依附
聲氣一則父兄爲當世顯宦可作護身符一則喪滅
廉恥臀可東西移而面可黑白改但此一項視前諸
項較無骨力矣然而索心禽心甘同忘八亦一大作
手也倘顧惜名義還思躲閃如號名士走聲氣驕人
白日耳弟家世儒貧無可護身而皓首窮經操行孤
介諒為聲氣所不齒又天付迂癖生今反古畧涉模
稜或獨坐或夜覺定發黃汗是以日夜作蠹虫非批
點往書則抄多帙饑難忍憤難平悶難展寒難定捲
籍圖史解免而不急急于進好名入黌至沉湮十有
二年始受知於黃海岸夫子始則赴考未有不狼狽
不僅落孫山已也至使府選考而獨發學戒飭在當
時吾慢吾學寧鎩羽決不更氣雖作世上鵂鶹一握
閧議終以青衿老而又犯大辟首領不保害及妻孥

廻首一思相知甚寡而海岸夫子之死玄倩太嘗之
死俱弟最契其餘靦顏或僅識面輩昔年鴻社之舉
極蒙同事拉弟而弟心鄙潞陽斷不肯就至卣一亦
有言在今日思之凡為弟所師喜不面上點一黑痣
也醫人割股別人衣冠不正儼如衣浼塗炭寧以魯
南子之不可學柳下之原不與見仇者稱友而亦不
能向積愛者乞憐想足下決不逆弟之浮喋也椒山
集如整出借弟急眼一閱囑囑餘俟面悉

與李昭武書

佳章二幅時ゝ捧誦以作面對贅翁二字作一字一珠咸可爲弟後榮也解道無有不刑須首之苦豈若受刑之難弟未有不自計引决矣木仲自脱只可惜屠老爲己極其週密然業知弟决不食言亦稱知己弟因涵之往省後舉目無親竟如登鬼籙一般有懷無從告訴有心無從通問一應看右下筆俱屬艱澀兼之家兄大罵大罪非但戒兩子不登叛門即家母年節亦不一拜逢親遊族唯惡口毒罵弟罪爲勝擢髮耶使家兄不喜而又使老母受慢不孝不弟大倫盡喪何以爲人是以終夜伏床痛哭日間豐眼竟花頻蒙吾兄憐愛長公頻慰不覺淚復淫ゝ自當指山石稱謝也併毋致贅翁謝ゝ昨公翁大人移奩慰問又委書對簿兩次情語頃尚走筆餘不多悉仍煩盟兄通我消息嗎ゝ

·高虞尊伶仃嘆序

脉ゝ千古不間函丈尼父見文尚歷知數知人知神而後得之近今唯椒山年譜曾云見舜或律動而天神應也若文中子必謂遇魯叟則惑耳胡生〔倍〕見彭生化豕釛爲因果輪廻以欺智人乃謂三國人品爲高皇呂后三傑及項重瞳再世雖楚羽温布碩勇滅倫頗相似淮陰奇男子竟化曹瞞耶不忍倍漢淮陰忠肝固如鐵矣憒女子詐而侮獻斬漢寃淮陰殊甚嗣是顏文呂陸猶後來者居上葦皐爲孔明後身已覺不倫而云吾夫子生韓滉時正得一有道羽士又因季路再世而起毀聖誣賢當不特秀禪師呵黃庭經竪入驢腹中矣漢翼德烈於唐飛於宋差足比擬即靡敢失節亦若劵孜亭賞睢陽人倫天道語不置則睢陽學問獨優次唯武穆湖南寺詩與所工諸章疏動膾賢舌不知桓侯謂昭烈應以禮折超悍固非純任天疵也况讀涪陵桓侯刀斗銘皆侯手書雖末技亦工與惜乎一死殊覺無謂鵰舉力足制兀术而授首於宗子之家相骨月自殘令人髮指必若睢陽斬

六降将食雀鼠併其愛妾督雷将軍華中矢六折指
一呼南八男兒同義力可爲則爲不可爲則死毫髪
不謬零丁唫所由借信國哭許張見志也許微不及
張故後世止曰睢陽云噫讀書當明其大今名公臣
士自稱忠孝名義其布帛菽粟也復甲之謂不足聳
觀聽愰倖事偶合古必互自標榜且薄子房不足爲
而孔明鄙蕭魏鄧李為近世而周名而伊傳譏翼德
鹵莽矣鵩舉未明哲矣睢陽何必食人恹復何必守
睢陽矣信國七日不死吞腦子不死生卧三年一小
樓不病欝〻死而終頸膏元刃又謂黃冠歸故郷實
懼死矣況乎寡康鮮恥滅絶君父肺肝莫掩石出水
落而動摭孔孟又懼孟不足折人也必誣引孔子令
時中同於馮道而後已百不一懲胡元居儒七等在
倡優下降至聖爲中賢之慘而媚於禺奸之慶吊俄
而談當今文名如黃海岸夫子師之友之倪鴻寶禮
部郷之里之黃石齋先生或謁或訪以驕人未敢思
其言〻固千古涇渭亦甚辨聲譽足動公郷奔走海
内矜飾家傳者謂張許納信國之馬豈非馬能義如

犬義蛇義猴象乎猴有猴塚蛇有蛇塚即猛如虎亦
有虎塚稱馬塚夫亦秋夜生賤人貴畜以與睢陽相
琴瑟也予猶憶丙寅三月渡蛟川大風覆舟浮沉颶
濤十里許自分葬江魚腹中而學不能賦騷魚不納
抵孔浦得破浪出去春連晨不爨即三旬亦不滿九
食乃爲痴忠下縣禁不能死其他時瀕死者屢〻不
但暨陽之夜逃留都之不吞美餌而接淅逃又不獲
死豈曰神實呵護大抵吐衷不馨耳然後知信國之
馬滿腹文章節義也是以取貴乎睢陽馬果受何人
胎信國果人再來哭睢陽廟者爲信國公而哭而哭
信國公廟者衆乎寡乎柳僅馬乎昔李默哭項羽廟
塑羽大淚今日誠哭信國公廟城下公淚如塑羽否
謹以問之秋夜生時戊子姑洗閏日書於皐陶座側

與林霞舉書

不意受東山兩首而同心俱禍居王及楊氏七人一項弟及昭武及惡一項執知觀澥有寨〻主逃而先事附往聯絡之公家帛書遂露所錄狀及同盟也惜主寨者素昧平生耳然安可怨及作合者初七日院辟左右訊弟云汝與賊通定該死罪汝若直言則以汝作首當免於死應之曰原爲大明豈敢避死且作此事時已置性命度外院云謝三賓同謀乎應之曰三賓爲寧波人最不齒反面事仇行同狗彘崇禎先帝時彼忘君猶居鄉也弘光蒙塵彼遂降虜題錢刑部舉義王武寧欵以罪手刃三賓頓措餉自贖因黃緣入閣奴兵過江彼即背監國出降如此反覆小人好事豈有他分且指點頭者久之又問云李文纘同謀乎曰否彼一秀才同文社則有之未嘗預此又問云楊文琦文瓚兄弟乎曰然文瓚何如人曰是一春元向來不涉此事者於是出兩揭姓名與弟看已再出帛書問云此何如人乎曰皆秀才誰主謀曰年長且謀有日且稟食十餘年又受弘光恩貢若說忘了大明即屬有欺只可惜今日恢復不成願甘一死又問云如何做法曰越事成則將彼兵以復寧耳因此間無兵無餉且無衣甲器械故也直指又點首者久之云汝再直說我免汝死曰若苟免於死何以謝石交何以對心何以見大明二祖列宗即憐而許以不死亦必要求一刀以正法直指始正色云免汝受刑入獄聽候今弟死在目下矣祇恐浮論汙人謹書訊日確事煩盟兄他日爲弟解嘲弟老母天年託舍妹丈矣弟婦生死未卜小兒乳名如官憐其尚幼款保全存祀盟兄或之一見面創同盟護使成立弟一念痴真不獲同盟兄皓首交盟兄千古足古人故獨吐心盟兄也不獲以書別捨兄至八兄則同難矣然死弟而生八兄未可知也俱煩叱名致意

又廿四日

聞冐險問八兄消息真是千古弟慷慨就逮蓋保全共事友也而訊日獨任其死夫亦爲其易者祈盟兄他日成事以不食言瞋弟也今事多錯出八兄現在拘提乃以類獲百口何辭大抵歸於函終耳黃泉若

遇好朋友只當飄流在異鄉弟喜生泉下矣十九日
府招已成弟絕無他言祇於己名下手押忠義二字
只處死較易守死較難家下作媜人之仁獄中同縛
虎之嚴未能隶便引决奈何奈何安得全軀不令刃
汙吾頸也初七日院審道審時謝三寶之搖尾乞生
萬分狠狽十九日府審又醜諸馮之倫極諂佞貪忍
惡劣則弟挺勁岩岩丹心無改視死如歸真不識時
務大媿明哲二字矣未受明爵既無補於忠毋在身
許更全虧於孝豈不晨夜有慚衾影承諭如兄事銘
感殊深但弟死而家不受累則未敢以蠢犬煩嫂夫
人翼哺也只朝夕看視或減鷄鶩食開當爬之惠滿
父而傷其子即造七級浮屠不啻矣徐捨兄隅鄉弟
不便言訣乞致聲山寀已定投累禁絕犴狴若阱不
獲再覩鶴山顏色指石盟心庶幾夢寐猶得遇之
又戊子正月
承賜顧含下不憚風雨不間晨星且諄諄小兒感極
銘極魯有數言上謝然豚犬未暗禮義恐煩嫂精力
唯盟兄督之苦讀他日不墜弟志意盟兄即當今鮑

王孫不啻也唯盟兄可與言定不渝千古耳弟思殲
齊於逐死誠含笑乃上天或怒弟不揣妄動守死甚
苦家下媜仁獄中卒慎始則鉄扭豐手而立諸籠押
織斯食斯今竟叢汙孱體而通晚屈曲醒視寐視自
頭及踵蟣蝨作穴偶於日下一抖衣而纍纍下者如
小雨細沫面垢頭蓬未經沐䫉已二旬餘矣而囚伍
又以漆面炭手手瘡顆顆如岩邊蜷螞伸腕討搶其
捧腐不可聞偏來鑽鼻視刃即加頸果然禪家解脫
也廻思鶴山石交弟甚醜劣盟兄弟氣力於弟獨費
弟甚負我知交盟兄平日竭慶心力氣力以為弟弟
無一分報効今復百謀救弟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未
識究竟何如也弟獄中每為八兄課卜似尚多吉想
數日應得確信耳人之云亡邦家殄瘁亦以是驗之
弟惜與三寶同禁數日至今其座覺汙又誰知三寶
竟以弟得生為之一嘆
又戊子二月
不意弟延喘至今也或者原在大夢作戲乎細思每
以字來報吾兄之日夕探問諄諄顧恤同骨月視弟

弟真如死者復生而吾兄之生者不食其言乃尔千古石交又無此一段也弟府招成斬解道拷夹道必死弟而以廿三日暗申按院第目下批文必轉弟命旦夕矣所苦不能晤兄一面耳孫道行日必歸舍下再别毋妻或於是日舍下抵掌頃刻真是及弟生命而大歡無已也未了後補敢以望之同盟可惜伯兄家毀于禁身竟狼狽至不能含殮叢師天下慘况無出其右聞吾兄亦同卹弟有恤之爲其子謀出獄且百計措金爲憑獄周旋真交籍中有一無二矣弟冒難一叅祈存作佳話元旦示如兄一段亦祈藏之爲不死弟也弟註孫子一部每句以古人之行兵違合者釋之易經三百八十四爻〻用古人像出而繫詞則以五經貫通者通出俱將成帙一旦被逮遂未脫稿兩註俱没〻矣未免痛恨小兒如官命名凛咫後字儼思贅子命名凛尺後字戒欺意欵令之顧名思義做一好人贅子己矣凛咫之兒必祈吾兄嚴督成人弟冥〻中必有啣結報也弟别無他託王成孤寡尚望吾兄耳近作數首呈政尚俟面晤不盡其心

與友人書

其事無可他慮未免拳之使不快須助些薪水之贍過他所謂趨勢而免冷之也萬不宜遲即煩其面付爲妙恐彼處尚快〻靜則長智暫息今日以盡弟情而復有意外耳方子留曾晤過否昨小价來路遇寄贈二詩小价不知其姓名弟讀至末行則云西壁無穀子具草弟意必帝簡兄也短歌一篇律詩一首佳章妙絶弟寔不敢當媿極〻〻其短歌内一聯云孝經中幾句圓會讀髮膚魯論卒三章方知立禮乎真是藥弟實秘恨聞之較遲耳祈兄一詢果係帝老為弟謝〻所托天植兄保字日事如何分曉弟非有私見也即弟未冒难家下屡〻不炊而况在禁家既不能烟而監飯又不可缺誠知巧婦亦难炊姜桂成痼決然無貶想飛君亦不應他疑弟矣董云曾得實分曉否涵之不歸聞其家書尚當稽半月不禁夢寐孤契俟天稍霽擇一吉日煩兄率如見過大哥處送丁大哥館舍也但其師果何人乞問之

又二月十六日

不辭跋跡冒难崇險週全卬友卣老於犴室海石永
銘豈近浮說所云高誼已也昨承顧倥偬未遑詳問
蕉他友在座不敢仔細一訪曲秘肯無汙穢惡再賜
枉一終卸詢否閒字日體乏和爽中心怦爾苦蹇信
足睽隅通候昨會時想習其況狀矣未識果如也、人
情到此寔难强辦面孔弟不能引決而苟且廷喘受
辱受訊竟成一沒廉恥人矣儕濺頸血以上報大明
庶幾手足可啓以示二三子不想兩次受夾足無完
脛罵父母羞而日復一日偷貪食息盟兄平心覌古
豈有早末如弟者乎談忠說義誰其讓弟李足人師
行足人表萬口膾炙豈其分弟一脚而謬思捧入忠
義公然首送乎亦自覓赧顏甚矣近來世道變更心
學殊別卣老之有飛翰弟之有文倩公罵何異狄靈
慶其餘因悠々多口乃有從形迹外起見者乎每欲
以爱女字我如見弟一時未敢唯諾也忽謝寅生諄
切慇懇每致意駱天老不薄送賊之裔夫寅生多讀
古人書乎負海內赫々名乎食明祿以世乎而獨能
向汙身垢迹中取許一不識時務之蠢逆所謂有心

大明皆同盟也弟豈敢孤其盛意使萬世不罵傳品
也耶擬即訂盟惟隆媒之嫣々前曾托李友小焰巳
成否如未也乞速之院文旦晚決到無論依駮期依
固刻期也駮則豈可使此身再受刑辱乎萬一因卣
老在杭鮮往會審弟豈可枷扭就道而復坐臬牢乎
古人雖不輕責人死而王炎午生祭文丞相其忠爱
文信國何如也弟恨平日不能與卣老平昔通透講
解遂依回遷就兩地一律受辱假如奉旨到底不免
則受辱何苦弟早已承死絕無生想而又受刑夾視
人之不肯承死而刑夾與僥倖偷生而刑夾是甘者
大異知弟生平罪過多端天必不欲弟潔淨死耳涵
之不歸弟尸蚤蟻聚矣語云死如可忍吾忍死待君
弟忍死待涵之也兩目可血枯矣歸期杳奈何々々
極承告公盟臺又存盟兄恤顧謝不能盡但涵之來
書數目托高人帶歸寄項聞如未對想弟獄不通風
無從一問故耳敢煩微探之毋留形迹為懇晤後即
發燒伏床索諸病腸偶得贈言雖意字未佳錯爱容
録出請教也

又
昨承同殷靖兄顧弟於獄弟不及對殷靖兄評悉談
裊求又感自兄之甚辱不禁破涕遂連盟兄之行別
後竟把衾款絕可生可殺而不可辱自兄精到學意
款寄慰具慶耳然天下事決無騎兩頭馬者小人有
毋自不應妄思君父既背親思君則致身竭力安能
兄〻無憾弟贈盟兄句內所由有人生限七〻尺五倫
半潛恨之句而贈掖青盟兄有報甘飴頸濺啟視捫
胸恍等語雖不佳字〻嘔血也殷靖兄即歸予尚俟
天霽而歸弟先謄近拙數首附呈敬可親翁郢政再
偷閑另贈謝親翁也倘已返棹則繫置之俊幸為弟
吃致飛翰事無不如命因向識其為人故以人治人
久〻後盟兄乃驗弟言也西老事速行為上弟謗自
當住止植老不可竟撤昨日惠教弟受益多矣弟數
日偶失和夜夢鬼如市從東監聲〻叫華相公乞食
捉枷帶鎖傷手折足至西監跪而哀求弟以為呼弟
同行人也喜而見之慘其狀許以焰口度之衆鬼拜
謝隨地而沒弟此時亦忘弟之應斬矣蓄衷不言不
慶獄官見獄不乏病人申文設醮煉度在初三日泒
弟多金弟意欲問天老商所貸處今亦已矣乃知弟
素性硜〻而即惠盟兄之救弟於險此兜也雖弟必
變物以往償而其迹可疑天下事不可苟且如此在
躬窨甚近隶多事後昨說或再酌以此友素重道義
恐其不便令其刻苦也何如〻〻

又
某公之惠不啻再三推食〻人已居超絕而推食出
自某公則似與弟同饑渴矣網中人生受賬酺心猶
刀割此唯鮑叔知我也聞楊壻歸尚未及面又聞天
棐家書目下始會乃弟於獄浮猛擬進呈院君統提
弟等一案質活自一氣甚勇奮夫活自一固弟本心
也而果得若呈中顧弟亦何必就提而後活自一予
急切中得完別同志同盟諸兄翁詩弟坐待甚從容
矣如兒擬出月二三兩日內過林大哥就丁大哥外
舍祈兄各以猶子督之第一學做好人如二十四孝
章〻訓誨凡涉篤行方正佳言佳事必指摘提撕仍
不廢揰楚假令滄浪終咏濯纓斷不可令之干名進

取祇通古今事繼弟書香侯起後來亦恐犯造物之忌豈敢優有他異耶飛翰奸狡悖德忘師幾再見狄靈慶也而卒之出字日於獄以彌縫其慾猶存厚道耳勿令其支吾浮飾墮其慣習行當致檄我崔山兄弟嚴氣正性俾革面洗心庶不令某門墻多胡紘輩也某之着數決不宜遲兩老之說已之爲上近聞有舉助弟之美而行強迫致弟有陽作奇男子而陰同老倡妓謂弟再生子魚者幸慎之并祈謝親翁同植老潛詢之此語何起雖飛翰近亦舉此規弟矣寒食事得那處家祀不盡嗟伯有也感極感極草成二詩艸〻具郢其某一章當另倩錄手附往原稿祈即擲弟心緒荒乱恐有複句叠韵故敢求吹索昨又聞鄭公復獄然予弟真如草頭上露并難爲知己一道耳

又

小价傳弟媜之說云昨晚蒙盟兄致吳公之惠弟且愧且謝殊覺食旨不甘初問兩公所云恐其已發而中有阻者弟既不欲虛人之諾而或可因其已發者一佐拙婦之炒故敢相詢不虞動吳公之憫也弟將何以爲心弟想古人不食嗟來之食在今即嗟來亦古道矣乃謬許弟之癡赤每來高誼破格焉則破家容張儉今正不乏恐張儉已鄙而況負良友如今日張儉更鄙乎在弟今日之禍初非爲仰事俯畜計也亦無功名想也得重光日月而遨遊諸同盟間一逞衣冠之樂自遂別項怡悅此硯鄭諸公洞識且素不欺共志卣兄所由正色責弟者每〻奈功成入山竟爲時俗套語弟因隐之心耳何虞被逮來屠君每言弟好名即以名責弟雖若老動不動亦有吾兄既以忠義自許等語異日必有識弟之蒙諸公拯恤謂矯一時美名而濟家之不足同於救荒奇策矣弟所由夢寐不想有生也毋託女弟子得婭翁弟媜自當訪績自給再得同盟周旋之使終爲華氏鬼弟又甚樂矣再煩某傳語某萬勿惑人言某精神心術自是持正之人視飛翰之悪薄其師直不啻霄壤近聞有舉發書一社狂惑之者弟倘未即殞命必以死爭之某與弟不若飛翰與弟之朝夕聚首某若遭浮議不若飛翰之善彌縫其好弟被逮來不敢累一友而言敢

妄犯某耶業撰數句贈言未即敢奉蓋某胆小而齵
戲者故也存之笥中留俟後來

又

初不意延喘至今也喜兄與某同入郡城挂〻寸衷
苦難面悉兩番刑禁辱莫大焉承死在前受刑在後
亦一奇局弟固不忘活也而終以盟友責弟全身弟
明入其賣則所以處弟不無過毒矣天老乃即赴省
告覆審已准已歸而又不相聞弟豈能仍若府審時
出弟不意乎捴之家中多頌人之仁而弟又因大介
久處杭城恐尸腐無掩鳶蟻爭飽以是忍死待大介
也今兄入城矣院文到日弟隨機行耳承天植生死
之誼許不令死於道路又蒙從吏寅生敝親翁破格
慷慨以愛女女我如兄兩公不無然許否兩番對簿
語暫奉電以消時雨之寂非好名也實因不能逢人
說項而假之代口亦因氣誼諸公喜聞是語故耳看
完即擲下弟若無多本幸勿與別眼過之蓋此誇空
言恐貫實禍也天稍霽祈過一面感惠謝〻

與李昭武書

兩公詩妙絕令人無敢賡和承諭雁字詩先奉上餘
容地諷讀數過贅小跋一汙楮尾仍再請雁詩一讀
也舊亦有上平下平韻共三十首雖不通理今竟蠹
棄矣日來悶〻殊甚荷贅王尊大人屢賜膏藥又歷
遣相問昨聞患疥未愈弟處竟無可到其寓一通慰
酌煩贅老為弟致意院批應轉如已依擬須急切知
弟此係生死患難之交藉以堅盟幸為弟留意遞來
發一語必觸忌觸怒令人不敢向天老處討一消息
乃知天下有抑鬱冤也奚奚

過宜言文目

九淵華先生傳代
文士亦當盡心
虜在吾目中
錢法
九拍之樂
攀轅序
賀公祖李心水先生攝郡政序
序李司理制義
上南儀部黄海岸夫子書
與某書
序言
與莊漢曉書
與某書
擬壽章
壽鄭光祉母六十序
疏稿
與壻楊大介書
又
又
又
自引詩稿
與某書

過宜言

明華　晏吉甫父著

高斗魁旦中父
楊晦遵大介父
沈士穎喆先父
高斗權晨駟父

明奉宜大夫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郎九淵華先生傳代

當歷稽載籍能當一面稱幹臣其品自挺著至於遇或不及時或及時不大展甚有未嘗一日當宁已隆厥聲施於後者今昔人何特重遇也余觀起部尚書郎九淵先生工古文詞精草篆析能不獲徵諸牒而徵諸牒即耿耿莫並乃在籍未久以方今脩有權率苟且饕歲月將若何余知九淵信不朽矣傳曰九淵者姓華氏名頫字九淵別號心齋其先錫之梅李人系出南齊孝子寶後孝子二十一葉而生原泉原泉生暎暎長子永以宋紹興末寓四明占籍施山則自祖弘首元至元榜來供職始故及九淵得世有施山而山隸定海之北因自愚公爲定海人焉九淵父贈工部員外郎傑嘗丞內鄉指政清而惠一旦感疾歸內鄉人願致其邑女今贈起部公與喻宜人偕殁九淵雖厠名邑弟子員側食饌重望服之猶及坦下受書時也李宜人以故嚴九淵令傳遊毋處當是時贈起部公素稷背薄產不足謀而侈廢產俾九淵讀室益罄李宜人即龜絣絖寧能啜多指食以需九淵脯乃九淵故長兄子存義宴且豪前九淵謂弟往耳吾日積壹資足佐斧家寧粥糜代饑不及必自身蓋之使公恝往而迹絶裾即今日何以處不肖義九淵謝唯唯入苕大中丞潘公見若渴令諸子鞭九淵意不可應寧國守史公聘一時名士若鄒君臣虎願與交九淵獨不樂太守邸率寂寞返返即入郡向兄子存義所讀余嘗耳九淵奉母不給於鮮兄子鮮之夜讀不褻於膏兄子膏之以故聲名籍籍冠蓋閒所居戶嘗滿因積貲補太學日益事遊足蹟幾盡幅已酉領畿薦癸丑成進士時當館試大宗伯孫公因脩卻者剌二難字以不首九淵甲特懸庶常搨揖九淵九淵執不肯往遂東馬首明年春奉宜人入邸主工部屯

田司事董山陵後有成績忽遭艱去服闋改本部營
繕司監節慎庫大庫廊鉅萬緡稱泉府而歲費不經
便出入者墨况在錫貢莫應々而兊耗三之一偶易
五之一遇徵發賣得我於類而脕不敢稽其用積貯
寧不立盡九淵沉幾極慮絶干請石赤不奪苛　先
皇帝初立乞裁煩費杜弊孔誠合即非　制得著爲
令不合即　制可箋爲蕪一唯吐納之管是雍毋敢
眛睜目以深謀內而身城社鼠因上三事請十庫之
藏除可經久不朽納作會有餘輸鍰聽貿弗令羶鋪
塾恣蠹壞以噉我疲民講吉凶諸禮儉分封自一切
器用弗進悅奇技淫巧而鏤我積珍慎解納採辦借
力守土官民叙勞勤爲陛擢弗猷奸商積蠹壑而釁
我膏血當是時九淵逆知與中貴人大不便而大司
空王公獨才之於是天部郎闕擬九淵名上會有齮
齕者因例轉本司員外郎題督兩窰軍器　皇城
爲建諸務司節慎庫如故先是揖庫不得他揖事即
無揖事而賄得敗名敢嬻以智術爲他巧者其罪沒
九淵冗百蠹節濫爲毋乃瘠形告神祈節用以報

主知如府第片瓦成額費薪三十而窰監猶多張瓦
以蜞值一楠木率三萬金致而司木以不中長不中
圍徵腐於漬輒報罷廠使例情委國服例遞給權璫
貿弊於吏胥吏胥穴竇於牙紀昏輔依而揑賸爲而
九淵矢當日帑臣弗先期項委我弗後期瑣禁我實
即與陶成即與埏以用揆材以効償勞止給據以煩
司帑者報銷而手不一湼且事必身之日與操作人
揆表責成能咄嗟辦而不苟奏功圖故計額擬費々
視舊僅什之二國用毋仰給而子來家不破刀布益
饒嘗伏讀　皐制曰爾以土木勤劬事我　皇祖考
於鳩工之肆習闞爾竭股肱集事惜銖錙明康山陵
之役三月而奉　皇妣以幽宮司庫之寄年餘而積
羨鏹於千萬赫々　聖明知臣節敏豈惟臣幸不孤
天王諒臣勞瘁矣未幾果病々且據而捧校粤之
勅以行不決旬卒於德州公署時天啓辛酉夏五二
十四日也距其生隆慶乙丑春秋五十七歲悲夫九
淵性頡提氣憤滿而外貌雅馴與知邊要灼敵情廣
寧陷領得裘帶入戎馬場懸羯奴首致　闕下假令

試事竣越次進對犁幕南庭安知不誒笑拾之何有者乃不惜胥漢又窘其月日卒令功業不立見謂非遇即遺子一名嶽太學生而先是九淵故長兄子存義因好施家計益窘至不敵而殂九淵閔而憐之以是年撳義子旻讀宦所適遇德州而九淵手曰白袍黓墨終不可湔山雲老吏猶知之吾庖節慎時若先子頻舉以簡我々不獲極若先子溺若先子寧望我我恨不早見若成名使今日得下報若先子遂卒旻乃輯九淵前後條議爲疏稿併舊刻北山小集雁字詩行世而特丐予綴九淵生平云

文士亦當盡心

天下需士爲理也亦惟士實不媿於所期而隙令彼輕重之遂得疵我治忽之謝太傅不離絲竹而身係天下安危文潞公綜覈精細而虜使却立不敢前自何賈絳灌斬馬分鄗而寃之哉爲文士矣詩書果不可馬上歟意者尼父不答問陣而誦法者遂崇欽俎豆事以基彬々治卽然則祭受福戰必克又何以稱也因及前哲文事武倫之相需謂文士亦當盡心而仲論之夫天不異治而鑄人也而亦無視所能予人視所不能吝人也祗此踵頂直立耳而上貳舉下貳履九頭藉而捍馬心腹恃而衛爲囊探大將頭於百萬軍而磨墨盾上草露布有異手歟拱之則捧揖而著義怒之則奮拳而禦侮敵如不勝於執玉威且吞勢於拔山何接壺之遜言扳獲豈揮羽之未堪聚米且圭行蹜々如循而弁行刬々起屨有異足歟恪則趾並而山立逸則跳躍而地離因進退有常處遂命負扆駿震險不搖膝慴寒胆戽陳於舞而久綴以崇蹈勵野於綿而布武忽肅庭呼然則崇墉謐文鎬京

謚武吁子咈圯而凶不與民俱變首載文思志敵命咨而苗随予階來格更著文明豈下齊象武意以抑武乎望已亂而旦定治豈明慎罰與尊賢親親道固岐判乎吾以知盡心之未易也趙孩居閒論兵至奢不能難而衆箱長乎是謂辯而愚張浚志圖恢復至浩瑞騃可斥而大潰符離是謂帖而禍横槊賦詩樂府與親書足炙而髯割於超鑾傷於布獻劍險於卓而驚已信於劉是謂諭而惰臨江澄清聞舞與擊揖俱豪而識不敵賓變不敵　長嘯未可推勤而披丹且見嗤敦是謂名而盜則何如不依古陣法者戟髯髯而蒿矢中敵目也以人論天道貞甚也則何如臨敵不取旨者碁賭墅而兒輩已大破賊也以知人舉親裕甚也則何如猝然遇虜者鼓灰焚水而八千舟卒皆鐵騎也以捐身任事亦甚也宋初與契丹九十戰而壘壁之後爲一勝則布衣献策時每事堅稱善或非誣李唐玄肅之際不勝書而瓜薹之誦爲心昔則運幄服虜時平日好大言或非謦欬陵重擇帥而事詩書者任元戎馬鞅常注附昏君子幾希使聞執

謏者殲焉遷聖於史已而世家子房則詳記拾履以爲得黄石公書所自而基漢四百室甚且貌其爲姣好若婦人定後世儒者氣象之評焉而列傳韓淮陰盡没其所繇投兵法者不一載矣罌渡囊沙將多益善豈盡天授耶何家貧不善治生而苛識其不學道謙讓耶李陵降虜甚甘自下於蚕室以盛稱彼有國士風意有以信其所學與宗統如晋武事各渡南而愈不振果清言致甓理學滋禍歟懦帥餒於應猝而踞床不起下反以爲勇遂奮再璧而賀提名帥不辦禦敵而鐵意手揮至自擬於亮乃臨行間而即殲未可謂善師不陣善陣不戰也土實不毛而欺言畝首盡掛林木立按圖以發其奸地善水草而詭言赤里絶無壤澤侯親履以驚臣識未可謂讀律歷而知阸塞險要分行甲而善進退施舍也貫手及肘而鼓音不衰啟免冑而趨風鏑至必射而矢並不折遂横戈而荷雪未可謂善技以花法炫觀短接以轉身誇捷也表立而艾蘭偃旗右獲不成擒不献量馬而滚籐斬木眩目及殲腰不失寸未可謂揣摩不貴簡練心

手不煩嫺熟也以水覆軍以焚捐壽神於用閒而狙詐咸作使吾甚虞輪扁之屬垣矣以火牛勝以火雞勝斜軫何自敗以增灶進以減灶進祈山亦幗斂變於習成而髮鬚信如神吾甚虞沭猴之毀裂已蘇南無庭而汲黯長揖非倨也祇稱卧治淮陽耳曷不可如發蒙而振落燕然勒銘而班椽手識也非剿也能志諷外戚矣亦何共歎主而冒功吾甚虞畔援之長黨也故言兵凶也言戰危也攻殺擊刺之方挈擒掃逐之術凡可說也正朔在江南孤窮而伸義帝王曆數自有真而誓靡此生敢失節孝劉節義獲戰勝於圍城王導忠誠再反正於斧輿出則方叔召虎覺孫吳之品不足齒入則稚圭文正併論畧之帙可長恢萬邦憲尸吉而儒者乃有此人則文士盡心或應在此而不在彼

虜在吾目中

人臣尚闓天子無從中制而本於卑懷陳謀使天子明見出萬里外然後主憂可不西顧而得言竭乃心以忠爲一人粥故登壇決策喜恨相見之晚詣盧指圖孤窮如水之遇一出三秦而定漢爲一入隅蜀而存漢祀果不饑其算至萬天下人猶族而炙也夫恪慎如充國足法也頓馳至今城圖方畧以目見者審耳而屯田便宜十二事爭與聖主舌如戰辯矣曷不頃燃居心燭乎子偶憶伏波征隴聚米爲山谷形開示以衆軍所從道徑往來阻帝親征而光武不禁得之心曰虜在吾目中矣噫人臣不當如伏波哉自非險倭寧忍以賊遺君父而起不階尺土者習處行間久而便乃成皋睢水何尚悲傷胸捫足事也況復不戒而受困白登則親師之不利恙如目厥後唐文皇未聞命將即善兵如李靖勿將也究以智勝群情而事無不濟宋藝祖身一至太原耳未嘗不命將即黥戮如斌如翰任之專且先雖彬彿若也而事有克濟不克濟則親師之善否恙如目寄閒兵機貴審正言而

入詭辭而出非特盛時爲然從戎恒以輕泄敗也劉
琨且知規魏明矣隴西天水地非貧瘠也楊廣牛邯
將非冠玉也方望去而王元存謀非不能神鬼也隗
囂爲一方主詐智多端孰知援邀遊兩公閒嘗與已
同卧起詳悉地利阨塞險要人情順逆向背國勢
完釁實虛以佐彼明主而身爲漢室導苟以天威臨
之彧虜在目中而吷劒可了旦屬援來事々精倫援
果能探囊而拾取級手而方岸爲不避左右同於前
借箸而條畫所以遂使囂恚蹶援手中米也吾以知
光武之知人善任使惟援能不負所知而又以知光
武之長於料敵惟援能用囂々不能用援也宋澶淵
之役萊公力勸帝親征帝内不釋然祇日窺相公所
爲々安險雖一嘗過河折虜戟終以中倖取兵重之
詭而歲幣甘踰三十萬稱弟究以感孤注恥城下之
盟而目久不見準矣南渡狂奔不安席高宗已頻傷
虎而坐驚曲木矣李綱若在或亦令兀朮蚤飲馬注
哉忽厭兵樂臨安之僻顧天祝和議蚤成而朝堂罷
榜撤作中興輔臣第一三呼過河之志憤發瞑臣八

日奏捷之筭虛思搗飲盈々烟霧填胸化作大理忠
魂怨血也悲矣昔周公瑾赤壁敗瞞代諸者謂主權
尚疑甚應急入閒之使奮瑜時戴星々謁齒々畫如
契而已接權手砍案之劍出爐瞞水師四十萬灰濕
矣蔡功惟斷乃成裴晉公特威望壓衆耳必李憲得
賊祐而夜雪著勞羊太傅寐不忘乎吳前主定筭而
恪以張華恢以杜預猶需至龍驤收風迅不得泊之
利也則吳在祐目中亦優爲周郎智而晉武之時不
若漢故斷亦不獲若吳主權也夫夜繩度乘石而李
氏以樊若水亡頓熇師爲東道主而鄭譎以周商人
恂置觀營陳閒至擒縱者也而南人心服丞相天威
不復反後世卧榻雜處五胡不會見橐駝於荊棘歟
即虛若劉琨足勤石勒之敬即奸若林甫尚褫安祿
之胆而徒知陳檜之議和爲可罷韓侂胄之大代金
爲可罷李齊杜遷憤時憂國之黨論爲可罷而位高
飈權侈堂雀百廛衣錦夜行而赫威虓虎以收天下
之債帥貲即而廡之而穴之而篡囿之平戎禦冠求
手無策好官多錢不啻盤銘々爲即胸中不便尚能

大言者無其人也安望馬革裹屍圖報明主至大不辱國武敵絕粮道長江阻歸涉死地而使士卒感義若賀若弼提孤軍抗群賊身佩安危而氣少衰若李晟犁幕南無王庭三入雲中不見虜若衛青霍去病而賊胆寒西賊破胆若韓范而中躋馬伏波援相伯仲也置既反援上書詣行在帝與其言謀畫時諸將每有疑議郭憲亦諫而帝弗聽援策輒定噫其在異時事會議未定虜馬已渡江矣

錢法

登今稽古而在官在民相與權子母而生謀精衛司令於腹遑者亦唯錢而已然母蠢則嗣絕子弱則黨孤安得鍾山之銅與日月相隐沒天地同乎傾也是以國昌而錢聚國衰而錢亂明君察相清謹恪慎以潤通膚血而勢不免久々瘠婁蠹惑主姐私自肥而室空迅貽天下矣昌侯當五病母當十病子而鈴說四銖五銖獨以姒以續于無已也鈔法不時熾欤楮幣不背尚欤夫亦呰愛鋼惜工者舞文刻下之不可爲國因至思飛蚨而萬不一得耳請無言單子之權賈生之法張潛夫之交會子與勝國之寳鈔也　國初錢與鈔猶相通迄今閭閻楮幣已耳何至殃貽錢政乎夫金銀山澤之利可以與民唯錢不可私鑄此七福三禍誠卓議也而鑄以輕重屢變夫重鑄患難用其累輕々錢幣盜鑄其禍烈嘗攷歷代之輕重增損與利害遞變也周景不鑄大錢乎泰錢一比於周而有半兩之文未幾而人日作巧風日趋薄榆莢一興而錢害雖盛如漢高不釋慚矣後豈無四銖五銖

哉而或八銖或三銖意行而行意易而易誰實紛更
之俑可待新莽亂漢事々法古謬思祖周大錢徑寸
二分又造契刀錯刀一刀直五千哉淮南子謂十二
粟當一寸蓋漢制也莽以漢尺一寸爲其尺之寸二
分於是二刀不行而獨大泉行唐高祖武德四年行
開元通寶錢歐陽詢製詞書字誠盛觀也前此而劉
已以權宜興仲義之蜀々遂富强豈昭烈誅賊之大
丞相代魏之貞能使巳鑄呈靈耶不然而何以吳當
千晉比輪陳六銖梁兩柱苟爲偏安者忍恥甘辱至
水浮風漂鵝眼綖環莱子荇葉裁衣糊帋世愈下而
政愈鄃政愈鄃而錢愈亂錢運遂與國運相衰息耶
世儒毋侈言四銖五銖也即今如其治如其數而輕
重又何不倫也盖歷分荒算候節謬乖莫知較黍而
定尺每痛人身經絡息脉準之度之無不有數計而咀
㕮之等分不齊針穴之銅尺失中稍不勝飡力而撥
方救者致困或克壽已夫錢固國家命脉也可不
計輕重較銅計銅較冶計冶較火乎使銅美薄不中
聲冶大小不中律火文武不中候即彷古法盛而蠹
已潛而成蠱故鼓鑄之法要於定黍俗儒必閡而迂
之亦知定黍而後可鑄尺耶漢尺以大泉之徑爲一
寸宋尺以大泉徑爲九分唐黍尺以開元鑄徑爲一
寸大尺以開元徑爲八分大泉錢十文準黃鍾之長
而漢尺九寸宋尺八寸一分開元錢所瑑可萬古也
尺定而後嘉量而後平衡奈何治曆明時者不知造
晉以酌衆黍而定尺鑄錢徒事一切苟且之術權宜
目前而紛々皆盜鑄是慮也意欲使錢無故而備不
涸之倉長流水之源乎則言聱弊淂一精明康幹之
良吏足矣不過曰官鑄宜嚴也責成宜專也經用不
給請鑄兵興不支請鑄々則上委下々委吏胥故私
鑄者不別造鑪收銅而百計清官鑄至壅以通利吾
利矣誠若是時策兩京常責部々設局々置正各省
會責藩司併鑴所鑄姓名以覈美惡而課殿最自奸
猾不敢犯科也又不過曰申令宜嚴也輕重宜均也
法禁私錢寧舍曰重以懲之法輕以泛之官也乃不
翌日而私錢徧境內矣莫如著爲令有私鑄者法如
律行私鑄者亦如律地方不舉者連坐亦如律國幣

中書省奏改鑄小錢廢錢銅一斤較舊多鑄錢十五文舊器銅一斤較舊多鑄十三文請各行省倣爲例高皇帝曰鑄錢豈得以多寡爲則煌〻祖訓真萬世可通行也然而惡錢不立法以收之可乎舉時錢高下悉等廢銅入官刻時刻到而償但寧但浮於銅無銅虧於但更命廉謹使者於產銅地面畫法採取即於其地開鑪無吝工無惜費無愛銅特禁民間親造銅器除鑑簪挑鈕外一切禁止其官物必賴銅成者奏聽進止無已而丈六金身咸若頹焚身鑠膏以爲天下肥也於是載立之制支者征錢解者支銀稅粮樂於納錢而耗羨少耗羨少而人盡鼓舞頗輸人盡頗輸而當二當三當十當百俱可無壅將鈔幣或不時舉行矣何必狙之以鹿皮盜之以飛錢苛之以置監歲課錢五百四十九萬貫敲人之肌而吸其血哉夫珂潤千里不崇朝而遍雨於天下者錢也衆黍定尺本黃鍾之長以立錢之準可百物不失職以出貴今古而人尚肫樸器趨古務悦遊曷爽之世而樂〻利〻化居懋遷寧鄙同爲賦而相灌輸欣乃萬目皆金錢之告匱而無術以處爲

九招之樂

夫測表吹律皆在黃姚以下而制器尚象實自義軒而前八索定六十四限爲歲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而時以議制時以辨分時以正野時以類族辨方皆禮事也獨至豫而稱先王作樂崇薦洽神人和上下爲五民一君之世衆順而動聲霆霆然若雷出地奮矣予思雷也者運天地之元氣以鼓萬物之出機者也氣所由發雷不能蟄毋謂命理弼教法四罪而呼不濫也礼樂固形罰之底也礼樂不作形罰不清而斧鉞鍾鼓皆敝矣百姓不勸則上不可薦上帝配祖考下不可懷諸侯和師衆故雷霆不威而霜霰咸集也虞廷以休戒以威董以九歌勸弗壞樂也者所以勸也周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厥民刑用勸〻乃說生且忘死也上稽豫曆其當周文王戊午乎文王因曍降崇伐虞后彝千格苗也文終殺服舜撻唐師文不天而遇紂舜得天而禪竟故舜作樂得名招也然九招之樂實始帝嚳而舜乃尚有之何也舜命夔曰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則舜所𢇍說為樂経
耳永者心声之中也彼志微噍殺與粗厲啬末廣賁
以至流辟邪散狄蕩淫濫可能永乎吾恐養不足紩
其氣鍊不足負其力識不足精其辨未許和平悠裕
使剄柔奭友倏疾諸意也故永者人心之正樂本也
律和樂而已則末也積中發外樂不可為偽記亦言
之已然永而無節奏猶非永也或以鐘磬節以盈乏
節以搏拊春牘節擊石拊石依我磬聲曰應曰和節
奏爍焉而大抵般於為民勤於贊王六府叙而九歌
識九歌列而九招所自始賡歌云股肱喜哉元首起
哉則府惟脩已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則正德已百工
熙則利用而庶事康則阜生已其戒之用休乎仁之
至也曰董胜曰脩曰隆其董之用威乎義之至也為
章三為句九而更於勸之俾勿壞為益信大抵德惟
善政〻在養民克以来允執之傳也而禹稱述讚美
之舜及皋陶相與歌而拜䫻之而特命曰招𣳚紹堯
乎故九德之歌九招之舜皆指賡歌而發樂也不則
樂莫重於招而虞書罔載僅載此歌又不登解愠阜

財諸什豈無意耶予嘗按譜而求股肱三章皆宮調
也每章以黃起調以黃畢曲黃鐘宮而太蔟商姑洗
角林鐘徵南宮羽矣其登歌之器有戛擊有鳴球有
搏拊有琴瑟合止而柷敔以間而笙鏞下管鞉鼓塤
篪並諸乃書不陳塤篪者猶周禮金奏擊拊言柷不
言敔言拊不言牘若清廟瑟而不琴與夫鳴球而不
言鐘也豈聖聞韶於齊作樂者豈皆變倫乎而不圖
遂有三月繹絢哉虞帝非可及也予又學具樂而神
對之閒樂正先贊合樂股肱則舉麾者倭贊〻畢麾
舉而後擊柷〻三擊而後擂〻三止於是善歌者聲
永股其間笙竽塤篪𥳑遂管諸器皆吹以协歌如
之以各盡其字至句畢而眯鼓鳴歌管始息聽鐘聲
而後歌管每作句每起凡歌出一聲之間鐘磬各一
聲象兩儀也鍾磬一聲之間春牘各の聲搏拊各八
聲猶の象八卦也其琴聲十六而始度一字猶十六
成卦也句或三其字或四其字意長意短語增語減
唯不敢逾其節故云節也順其節以動故日月不過
而の時不忒刑罰清而民服也古樂使人欽肅躬聲

使人蕩放蕩放人便之欽肅人昔之是以聽古恐卧聽新不知倦新聲興則古樂自亡焉独歸獄於秦火耶漢儒誤謂擊即戛也拊即搏拊也似犹立三器之名也宋人渾戛擊鳴球為一物搏拊琴瑟為一物而併三器亡矣理學家憒憒如此烏乎使招樂至今存耶夫樂有以文義存者詩章是也有以器數存者六律八音是也有以聲調奏譜存者工師以神意相授是也聖人以明物之智制為黃鐘之宮自十二律出而律呂之能事畢矣自鐘磬琴瑟笙簫塤篪出而聲音之能事畢矣其器數皆經也說者謂黃鐘九寸故招用九不知虞夏皆取法河圖黃鐘實十寸其謂樂則九者體河而用洛也唯聖人不廢參兩惟參兩不廢九六三兩則六三三則九三其九而二十七三其二十七而八十一三其八十一而二百四十三三其二百四十三而七百二十九三其七百二十九而極之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所孫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通知晝夜周濟天下以至行師動衆治賦計畝施祿建官也則禪國征苗不頌車徒齊政封川不錯

黍未建表八尺之中而收積萬里之外惟九招侍數於易也且樂以十則不變而一之至九各可變樂以十則不成而一之至九各可成猶一至九皆為宮而十不為宮一至九皆為十而十不為千亦天下萬世以后夫人不當自伍臣惟順揚而子奉表皆耳舜所由二女贅而無當世名五臣聖而一時不并帝商均無敢明而後世歸不肖也亦泰於九招矣故招稱九夏亦稱九天又若不無為而錫疇也簫招九成鳳凰來儀春秋文成數萬麒麟西狩尼父每自嘆河圖不出耳而攷禮定樂見文見舜以思紀招舞於未墜焉予故得攷信六藝於或遇九招之樂而特論而出之云

攀轅序

心猶西然悅則獻擎故式歌作誦而食之畏之尊之
治年可三其百最者慕兮懷覇遙思弃来前人而或
領易地要中或頒沐兩徐部即未然而曼辰棠蔭日
臨虎淩不僅劉石羊碑溺聞者祝慰及目稽斯今浔
不虛似昔也余佩均體子恤御衆父惟　岱翁老公
祖患治吾雨職々濡青皆入肉而血亦裂凍而花甫
息皥而髮旋變煌而蝦澤決五邑若萬鱗一魚從鬐
尾而躍揚之相古載牒有若茲建麾也月逿及期而
安樂其育恐々然輩而族聚曰一旦以卓異衡徵而手
棠不爰處我侯也可奈何於是色懦甚群集以課予
而予不能不諾其惕恐々然輩而族聚曰功令不聞
久任則績期須史耳熊軾豈永為侯瀏耶於是色又
怖甚群集以課予不能不同具悸乃公性篤孝強起
作明州守晨昏孺切偶不慰志於迎養浩然欲掛冠
歸視膳市野頓慘離滕目瞪魂顛嬰稚面黨戶忽屛
誦而書城可灰也灶忽息烟而億封等枵也井忽止
汲而復畜甘朽機忽斷杼而絺組莫恤也悼予無生

嗟今斯疾為齒闔以限其羼為驚討以牽其軸為祈
神告哀以乞其緩時橫野盡赤則以為旱不災我々
侯其忍遺予而談焚鑠肌已付土不毛則以為饑不
困我々侯不恤我稽而稻蟹無種已因戴星出入虞
終絕裾去每夬夜亦作數十驚鶩合而共呼天蟻陣
而懇當事不避十七陀百稽叩閽乞借我侯以下為
子々慮庶幾哉所居人富救此一方吳未幾勸留視
事者瓦章雲集衆情乃蘇沃既焦而沛甘澍慰滿望
農徵論慈良者更勤為善即怙蠢不恭亦滌腑圖新
祈我侯之憐予不吝為非偉邀公說而芟也以故公
門下士　某等帙顏感衆伏之箴為集志記攀轅盛事
以傳不朽以備採史余今樂得序之以私志殷憂而
獲慶也夫公之美政亦　且卓吳槃難漏舉諸如培
士節享民生一瘼百恤未患思拯膠序無寂寞宮畝
至家踰適均租省刑簡訟無已而懲貪墨法戚左除
奸戢暴抑奢防濫凡事與民休息無非敷心告志推
赤人腹以與貴者賤者慧者愚者秀者樸者通城上
哺烏之謳旋善殫惡誠樂於生人々不敢欺樂人々

不忍悖傳循良者一〻知譜耳益獨詳當日拳𧰼皆
奔走不遑保抱攜持厥婦子惜恫留光以為政悦人
心良非易〻云

、賀公祖李心水先生攝群政序

令甲率三歲大奬群吏之治而郡長因以職行則佐
郡長牧者於一郡事無所不當攝乃膺〻祗〻威〻
毋別造播敎而民歸作新何獨司理是注也徃稽孟
侯誥德罰並衡吕命遡皐士欽恤之旨務弼民於中
而奸宄亦因戢志則樂為良理豈徒立名赫然懸尺
法若董澗之毋敢入哉夫群不逞鷙擊鷹搏敢肆焉
扞吾網而國不勝洛鮮不眼若兩曰於理也辭反疏
壅覆滞不憚委悉以至畫地無冤奪中丞宜指之愎
而撫群兒而歸郡亦曷不子婦慶曰於理也賴今鰥
寡憫蓋矣何幸邀天之衷而惠借、心水先生李老
公祖來怙腹也先生釋褐即首有甬其政績誦諸父
老微獨下車時正居官體釋莫贖笞禁吏獄暴遏呼
里擾挈五邑而與為春與為畫至於海嘯鬩聚動煩
戒嚴乃先生捧檄之他署而賊困畏即揚帆翩若翼
先生居署而賊知懼即啣尾走若潰誠不俟稱戈麾
誓而雀苻可潮鯤馴之使代治粟寧不刑粟而德粟
代治兵寧不刑兵而德兵代治費寧不刑費而德費

是故佐行部安席未暇閲闈以校文聘浙闈又以閩
武瀆再特遷平亭菰雲而又夙駕肘後懸寧府印里
居百姓每嘆息言公誠賢奈何困天下事一人使踣
頃道途也但寧俗素淳朴今㫺蠹壞當事者不困此
一方特虗太守座煩公卧攝悪頓甚渥矣狐尚憑社
乎鼠尚敢喋虔乎虎尚敢咆鄉乎奸者尚敢不輯而
善者尚不綏乎唯慈愛者吉良兆且徵之已事公暫
在攝吾安所久留使君治一旦 召拜臺諫寧亦安
能久使君輒諸黎獻飫澤以哺方ㄢ多士頌揚而先
生門下士如 某沐教獨隆因重其事以屬予ㄝ前两
士問爾欲銘先生不朽乎亦曷不炙淑先生體先生
奉其曾大父 某大父 某公訓而毋夫人又早年矢志
甘布素督先生讀先生奉唯謹毋敢自勞㫺因以継
先志而發其祥天亦誕送先生石麟以昌厥後報之
即今日甬邸畢棄㫺勑懋和聚歌庸又咸舉荻訓而
光昭焉援神契稱士孝以究鄉大夫孝以譽先生遜
事無頗以祥刑将毋不謦耶長受卿薦有文名通籍
時即上毋夫人節於朝而蒞治復舉中罰當瞻屺不

究耶祇服厥事恒念鞠衷固今古紳笏也亦真 主
上信珪也發聞自海隅式歌且舞永保受命民當兄
有朕弟之呼不僅太史司㲋藴公是又就焉拜徵矣

序李司理制義

聿而尼父生於今亦應從制科起然承義不玄林也彝史不左冞也方秦漢莫興哉何言魏晉及閨巫貢慨焉終利夫白則凋視禹古魏頹風大挺寃無踰主時矣梁簡文謂巧不可階質亦不宜慕兖州云聖人無意以立言而達其所本有奈何陵頹吐沈乃稀樂無踰此也夫欽昊肇步曆乎厥禘文思璿璣俑周髀亶夜乎厥德文明疏纂曆山海爾雅乎厥稱文命鑿慶流而卦氣地負手貫流而塩鉄汲冢圯石流而野秉稗官儲說々林流而論衡白虎陰符流而中葡南華流而忝同玉燔乎厥彙文言猶未也即以時論斷自辛酉及今辛未上下十年耳式数易觀人文者每悵江才鮑拙之慨而頼有先生蔚秘砥柱代波今亨私淑其全信知勅欵典樂設儀同康周官定制考工核物絜不得輝峽不傷銳同於作服者觀象納言者聞律而一旦宣四方之力以左右有民乃言遂果底績今雖法不久々人哉語云昌以一時驕吾高年夫業有高年何謝一時請得擬其倫者柱下史寔合尼父玄文馳化會稽后殄息暴悖大治濯俗自是而枕虎畢已必天下模楷方喜得御故氣足以讋権狃梁府中聖劉足以嚮偉諂筆傳垂後忠足以馴跋扈封章安社騷文饒之議論南凌一人之節義入來方成之事業六花五出之兵機肆亦類徵奕賦學觧鼓妖胥國蝶菴白嶺花寔以務平陳未莊嚴之報將博陵安薰灼之怪窯墨攪水急就無非經濟爭侵趙州虎方勝常山栗而不覩天挼先生承秉之全以弄稽今日趨庭所自我况先生誦法尼父著義獨根極理道凜々吾雪霜耆蔡之不昧下黍秋貫春葩恙浮藻置之蓋以定力大造夫時矣鍾記室有云陳思爲建康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大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顔延年爲輔考之禹貢揚州三江既入瑤琨篠蕩得與筐包錫貢先生集行利頼先東海我是又尼父鑄人也

上南儀部黃海岍夫子書

南極新真麗光寔吐兵藏文々藏兵兩嫌戰疑荷師臺應望出山卧古激今之氣蒸々蔚起偉奇傑士

咸頤馳侍亦爲覩輝崇衮 某獨戀昵衿衫汙盧特達
學負遠期向不獲便郵認賴台祉亦貰顏羞語拙黽
手未敢通名也研友王 某 向厠師臺賞識曾蒙昂致
蒔楚珍先生許與訂交銘感矢及憂深今 龍飛拔
貢前來赴廷部試奇遇師臺衡文掌炳知超等特譽
某更聲騰海內矣得邀青電捷秋迆卜然應肆發成
均或應往銓擬歷侍思侍命又渴甚也至 某屢受擯
列侍舌猶存宵翰陡飛謬權非晚賦才無罪或不終
抑在人下昔年 品題允為後時人天法眼立式也
謹附情稟可勝戰慄

與某書

極蒙老年臺協贊轉輸惠飽壯志不啻關中茂績 某
祿〻無能祇懷拙矢雖在道旹旱而視艱痒如飴初
十日乃抵西陵然時〻想 某年伯五日約也行間賁
搞畧在可緩至舊給滿期來月又已應支在壘卒斷
難楬列即波勦急賴裹粮無心不焚無目不渴年臺
或避多口而忍弟 某三軍罔濟則弟罪猶小或致弟
旹脫巾之衆諸道飛渡獨餒不前反爲生視者藉口
俾義舉淪同僨辜年臺今日亦何以爲弟開釋煩賜
多方旹口必祈 某年伯察舊未給與及今應給統發
救窘仍祈年臺身駕庶足小濟目前惴〻且奴虜盤
踞西陵即屬賢祖勲城計將四集促擒凡甚間徑道
出虜不覺者似難曆諳伊人想年臺忠孝夙矢必有
以惠教夫速餉救卒道律滅虜而又拯弟枯肆之話
不使以主兵貽口實則不朽盛事雖自古在昔先民
無與媲美矣弟爲國爲命詞廹而宜幸惟炤原可勝
蘊覆不盡

序言

夫吏道廉平之足爲治也廉則儉〻則無欲平則靜
靜則無擾近世事欲立名功欲責報行欲炫世揣摩
祈中變節曲狥則亦擾甚矣安所得崇尚夫廉者而果
信清浄無爲之足貴也以余觀於公祖林先生自成
進士時慮無不天下爲己任矣而所至輙簡凛徵之
已事凡爲令不以潤治爲師不以市誌農則鼠不入
庚餉則兵不呼癸論議不爲恐利位不足艷是特襲
老之三字而用滑子宰其治者予甫亦幸而得邀有

公也父老為予言公用恭〻身用約〻下誠智難盡誠勇難犯又自律於羔羊之節而誠潔難汙今海內彫瘵小民莫必其朝夕病在為上者好觀例簿因啟群下逞心而相緣作奸公一切謝去使數歲則稍不敢袒猾商而皆肩民督糧則後不能眠攢蠹而狹運民佴郡判史缺百姓奔走借挕公置桁楊牿苯不用橐東矢不入而民自無冤雖上臺屬之下少改蔵偶簿侵粟石至錢幾二千萬口糜哺道殣踵至公亟為縻濟之而復請便宜假巡海使者搬輸轉他方儲而民遂安增諸庚仍圭豊仮甬五邑惟奉化犄難治大姓負官鏹幾至萬邑令卒以是掛議去當事者委公徵公往而數十年積逋咄嗟立辦無告欠巨商冒颶濤易貨相輸皆溯復皆嘯而更皆敓閧之苛榷公使之揚帆鼓棹以歡愁還者而十僅一稅之無倍征又捐捧贖治學宮養多士而諸子(矜衿)為色起大抵鎮如山陂陀去之迅如水沿洄出之訟斷而不刻飭務整而不糾故謂公不可犯乎十不得一然公卒難犯謂公慈且溫而終愚乎一可得九然窺公實難盡方諸載籍雖子路之夜刑在側不若宓子賤恐民有懼心也黃次公之優容懲丞不若龔勃海務安不務勝也郭喬卿與兒不失期不若魯中年使童子能馴雉也且士安凝重而坐奏萊公之績尚書恬淡而無負丞相之知下煩傔從而宣武難靖使得高枕而淮陽政清休容稱懷慎〻約重文簡公蓋得天地嚴凝之氣而以仁行之者歟是以海既安瀾矣輸我三艘野既銷壘矣奏我九登獄檜將桃帆駛轉軸年書大有而登天府者真譽髦斯士則之澤甬甚渥也藉公若情下至一人無覆倚公若離裏非公而安所庇命大家曰公真無欲百姓曰公真無擾則公之為治又無得罪於大家百姓也然公又猶其德音翕受敷施美利利天下而不言甬治矣聖化自東南矣

與莊漢曉書

恭荷老年臺勞神朝夕奠安桑土俾會勦旅衆無虞東顧銘謝〻〻弟某就道後遄〻聞報而策蹇兼程於赤地幾犯兵家所忌然抵西陵已初十日矣所需兵餉前咨某年伯萬兩米五百石僅得千金佐啟行

其餘定約五日解赴此萬年臺同面訂者迄今似置
罔聞而舊給四十日之期將滿應給八月分之請已
頻尅日渡江即古稱焚廬舍破釜甑以示士卒亦必
持三日粮弟某其能量沙息巾呼乎迄老年臺多方
澤枯轉仲如焚之情於某年伯必察咨悉給庶尚立
濟至前日娍江道上已有擒奸犒偵之賞况即日斬
馘功在必酬是又不敢聞之某年伯則某請餉之岩
心萬不能緩惟年臺實知我天旱歟人浙中不可車
輓尚賴手運雖戴星未能時坌豈既竭巧婦失炊
萬一虜知財匱以老我師害及東浙矣某年伯某年
臺應慮及之臨楮戰慄望眼已穿伏惟恩恤不宣

與某書

恭唯老祖臺撫字屬吏受澤於婁東奠安甬江俁子
謳於下邑某何幸隨地俱受恩施也茲痛五月之變
方處苫塊虜氛入省敝郡多懼立異不揣拙癖謬為
衿民所推墨縗立盟勸懇王九老登歃集兵江干事
多意外因提汛杭湖山又知義輸不及額餉毋忘九
老義兵食義餉成說畢約堅矢期無愧勠僇大義不
自意又煩督過露刃相脅幾致不免特題吳三府𡖖
理義兵餉務兾祝無他荷蒙老祖臺駐節如枯魚得
活如僵尸可起懇乞調護司餉奉旨釋散汛軍諄勿
令懼勢雄嚇奪而前此官兵侵食義餉者盈二萬有
奇雖張閣部於公祖移察正供償補尤賴老祖臺嚴
檄至火藥軍罷貴標下遊擊精敏忠練自起義來向
委採造伏叩台勑彼終始應援無誤軍需其城營各
兵魯致書吳三府挑選百餘稟命吏畜藉茲新頡鼓
舞朝銳則某渡江有效皆老祖臺昊天罔極也某孤
介不合時宜唯賜憐愚苦而許之三軍幸甚國家幸
甚中興聖主幸甚佈悃衷籲無非瀝血某更有私請

十二之戰渡營隅岸虜來衝六次不動幾請義兵第一奈各帥敗畿恐孤軍難立收營偶乘淹沒數十人時中軍某比童戀汛托病僨機革職遂歸閒騰播訛言煽惑搬移反加毫諱衛弁不念世澤居平則盜運肥家臨難俱獻印降虜見某起兵競求從征自贖乃某等領差到紹興造旗幟潜入寧波謀私不前夫懦將與訛醜弁翻覆老祖臺剛果嚴正必把同憤萬一呈身責標下恐其怙過罔改特此瀆聞統祈炤原不一

擬壽章

昔稱觴婦翁方伯公前與諸内弟聯袂遊即習欽我章莪先生丰度端凝寡諧笑不唯〻隨世俗浮沉而見譽好巧偶出須臾語滿座咸危襟視祇順雷聽所規非古先正典型言即近今事當於古中比海内誦之不容口且曰此真吾所願從遊莫爲我先時予翁方宦又甚督諸内弟〻學念非先生無可者而先生固翁族猶子亦心賞諸内弟學識性渊長俊骨清遠胸吞雲夢不芥蒂偉有所期遂諸與俱行〻最久翁所治輙歷先生向性至孝向不受外聘喜廬居讀〻得意必歸與父母稱快獨無敢示瘠容重煩父母勞苦朝夕寢膳不離側能承志供慕嗜而精察色不喜所自以慎先未病藥其在予翁署邸祇慶有母年然邁矣日所擊鮮感懷羹母必迂迴期附致而合母平日之即如見母不獲致身不敢嘗也更瞻惕暑寒苦不獲立駕千里以奉晨昏每察聲知候望氣瞻形酌古經驗方採合名山芝石以類郵羞母而覺母神色使恒和其家居睦兩弟握手相得至極歡先生初無上

世遺而身愛讀又不習治生季弟就外傅即失怙爲
之哺且教而噢咻之至長既冠已成婚憾無可與齡
益地弟而恤娶孤十餘年如一日馬夫資於事父以
事母則其孝同先生披血籲天乞父算者四閱月而
瑱不我許雖偶見鏡中怛如無父之子今獲事母服
洗腆勤劬惠養至遐方皆如在膝以爲厥母慶已資
於事父以字弟則其愛同封祝首多富使仲氏樂稱
小葺獲厥疆矣而瞑弟不廢祀與斬焉在疚者無不具
餟而惧也雖實爲之資於事父以鑄天下人則其錫
類亦無不同先生特身未貴耳諸內弟以次出山矣
今閩中謳良司李者非同生三內弟筮仕初耶聞予
翁未有諸內弟時先生亦韶齡也其遊知交皆先生
大父行爲長者慕慕如恐不見非當世能文正人即
王臣貴公子弗與通間有執經史問疑者衣帛衣帛
見衣褐衣褐見戶外屨嘗滿而伸義爲倫紀萬世慮
不爲身如忠烈茗柯淩公稱先生高足也先生曾一
詣秦得門子張君杲孝廉與其昆皆當世髦士則
他日惠政戉譜不利食先生教澤欤今先生七十矣
門下士與姻宗猷兕祝乞侑言於予因陳其概如此
嘗攷前誌任元受事母洞見母心腹腑臟得神丹爲
母長年而不傾奉魏公與公軍事文中子年十五授
業河汾一對策不見收而成將相得人之盛蕭愿兕
時作宰相傳呼戲其祖儆謂客曰不以得相爲喜所
幸壽考又見曾孫先人與人以身後名傳已業至不
朽居平所爲不合吉則不行非意所善介如石是其
享可以人卜先生貌恒慈雖無人若與人顏色則公
罷所言氣海常溫也質任自然不非覲勉强以薄天
隲則仲玉所遇三歲也是其享可以天卜純孝發祥
非身而裔先生舉丈夫子二論著不凡諸孫嶄嶄露
頭角是其享可以嗣卜自乙丑倦遊葺小圃擬桑学
翁而以人言吉移作父母蔭室別廬於西北偏佐先
曾泉冢宰公完搜家乘讀異書怡老令國家聘耆儒
脩就見百年盛事斯廬不卜致天子問欤余言非佞
先生亦應聞而加爵也

壽太玄方先生六十序

壯懷豈弟膚受凝朴神結算齡非其人民而獨存我忠宣未樂也則碑君子銘萬年即頌是茂耳即頌邦家光耳寧盡虬虎可指許而凡腴而紿者瘠而鵠者扶而起而鳩者至過弗東西敢異就見致天子問耶今里居淑哲何嘖々多大玄方先生靡置也以為太玄能世其自莆田來裔忠裔御由烏石宗祀分屬旌宅者復祖五身七善事㩜父至九十友厥懿兄六平先生博學持正得聲於黌每惟太玄之循禮吹和龢禮相倫序焉太玄偶不逞傾於讀而順其智秉以位富無刻心以籌山可足水可頭而彙問奴百章千然列咸矜手高々者君之棊々者因之總々者啟之輔之或則通貧而義焚或則與釜而益火萊斂陶貫而誚其相地屢徙之愚輸可卜妝而剔其隱欺餌市之詐誠素封風景腐遷哉亦饒經濟不沒不痕末易一二也人又言太玄坦易肥適多知古事而育犬夫子二恬雅者委家鑰聽頡者職書城身則逍遥焉意行而行意止而止夏不動櫛以蒙暑冬不急燠以蹈寒而色恒能喜體展肆潤飲太玄醇無不祝迎蝦如方至川飫太玄屑無不欽玉澤有生申嶽而與太玄互貿無不拜公平如風雨春也於是丁其週甲而友姻必奔走予言慎為獻兕重予思衆口所祝不增而福與其宦而摟竊羨藏風長修愜何如民而腹腸推赤力食々德即智尚黠農乃千足慰矣併想而仍求乃萬焉幸歲取千矣又獨頒已屢豐萬焉疲思竭精即有柱下八千歲月而無陋巷一日食飲況上壽中壽能逊思蘊張稱月下兩鬧爭太玄無競心解終躁志即釋毒慮不畢巧於所匯覲以陰耗受資而亦不招忌弋損以薄蝕所享何必世康而後披裘石户為穰城老人為鵜窠宗祖哉菇日者太玄左撫兄背問得無寒而右手兩賢子所上卮次猶子卮次女子夫卮職々唯々莘祥德閭拭目抱經者以經起家而發太玄性生厚篤之仁善將自古在昔唯太玄得美所恃以有年誰實香山耆英驕人盛事也幸為予前壽太玄一進酒如泉乎

壽鄭光之母六旬序

驗古家媛能以節煉年而裕枝發榮俾徽音嗣世訓
予忠〻著輔國訓子孝〻著克家不僅樂康躬生隐
藤几而戲享晨祝旦頌也蓋精神歟久彌新也家女
夫楊子涵之與鄭友某正配先生學會志銳自期韋
卓不得意於試復苦讀殰齡時舉兩嗣子甫髫且孩
鮮内外巴　母誠賢秪執〻處疚耳乃却膏茹氷一
意兩公成造脤聲名以演先生未懈之顏剪髮剉薦
廣被無所不益子學併未敢輕嚼栢妨歟芨遊無已
而頡其長公智且善心計使之貿美其次公秀日讀
盈尺使專力執經今家道隆〻起可再見已寡婦臺
築懷清矣而能文頗著几滿戶外高明扆騰昔人常
自教兒之謦渊母稱未亡人及今二十餘載其閒繲
焚𤻸雪縷〻貞血也形槃影壁踽〻寢䰟也凄露悲
雨滴〻望珠也手紡耳唔咿塗〻痛嘔也始而處則
芥母毋敢帶視貲不薊繼而嫁則鮮姑毋敢捷比漣
爲肝中而配則孤君毋敢鼇咳茶勝䟽已而養則餡
子戒子狶胆不汝藥御則與蚕不與蝍獨蘗不棘章
章壹鵲也今母甲慶週令嗣行沐毋字育乞言侑堂
上雅余習聞喹因得質言之若此予思天地中空物
撐賴節唯内著骨唯木著幹韌其性者厚其滋忍其
氣者和其暢寒其思者耀其體命年曰天不於其教
也志專而神沛也享年曰不於其遇也守辣而輔澤
也誌載養於傭養於魯孫婦之乳子孝實能壽母況
母固以節養葉不改柯之操凜〻動天地而羸而肯
構硯而塗丹猶弦矢然而母获畫忠母石表勵又何
不源水然宣文八十乃爲人師未聞有子毋儀已式
閑閭兩公復能令名季且蔚豹其受享政未艾矣母
不聞言而增受兕爭

疏稿

爲差行慘見民艱差竣特虔入告事切臣某捧敕往
癸巳故臣姜濕里緣身尚陷虜祠設象山奉諭啟行赴
祠成禮歷慈而鄞所見荒塗不草殍黎僵臥真出鄭
監門繪圖之外乃迤運至象山縣而更有言之慘目
者象山之爲縣也地不斗大耳而甃僻颶洋之央即
盡毛其土未足計戶而粒每告糴於旁邑旧時軍止
土著輓倉儲而飽之尚苦不時給也今且多兵矣雖
鮮食可日給耳唯波恬至得腹果也乃可呼侶而漁
今水棲復多盜矣近又歲不屢登貿遷渡絕而供應
浩煩供應又責之里役搜括織絲派捐竭竪刼掠風
呼征求星聚富里無從易子隹有炊骸所幸澥濱地
朴猶知忠義加以現任知縣姜圻噢咻之卵翼之能
於掣肘時洞見撫字俾民甚愛其父毋而不忍變焉
偶有智門寺僧倉庾頗著饑氓情竭黠者欲破其囷
而迫之使雖是亦勢所必然乃僧貪罔理陡鬨客兵
而構動干戈因之玉石俱焚矣夫民欲爲禍固不勝
兵也而及禍以逃禍則萬民猶一心也三月十八日

臣適抵象山縣治凡近郊家室惴惴兵禍百不能驅
客兵以倖無死而入城晨起果有刈民如草之事屍
橫交道血注成池彼父我子互泣無首甚且夫被戮
而妻已受淫體若積柴頭如聚壘嗟乎此時臣見民
接踵而死於怨其痛心及髓之憤若火燄燄均可絕
也縣令姜圻徒跣奔救僅得出一言慰民而煩囂屏
息似忘酷慘臣又聞先是民不敢憎縣令稔知其怨
而莫從白民亦將謀發難以伸誣也而臣適至咸知
臣爲主上使臣遞相戒止曰毋驚我主上勅旨也及
諭祭次日兵戎尋鬭身膏刃而猶聰聽縣訓臣於是
知唯民之甚馴而可教也即流離困苦中迫窮患害
而獨知有君父矣且臣所捧者王言耳尚未及賜賑
恤瘼也而民特拱護之恐後今甚難恃者令長耳令
長誠慈誠不吝捐軀而民直親之不敢逞民若是不
饑死即兵死也以告糴而罹兵以罹兵而尚念君父
以罔讐民豈如鷄割其毋而卵併不畜民豈如蟻石
已煮而梘亦無穴然何以爲民則念愛戴以沒身棄
而爲兵不免甘心爲虜則明大分持大義世沐二祖

列宗之恩澤而及今唯懷不替者亦獨此民甚憐而可倚耳書云君非民罔與守邦又云民惟邦本〻固邦寧故佳兵猶屬不祥也易又云守位曰人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師貞衆正以毒天下知靖民盃不可以兵也臣願主上急頒汗詔風馳彖山恤民疾若問災弔慰以安爲魂而畢稟咨如慈如鄭如奉逃被兵之地統行撫恤所稱徯后其蘇即哀慟獨一詔已臣所由目擊心凜而仰體主上實切愛民之仁不敢不急入告耳如臣言可採伏乞主上敕部施行臣某無任感激踴躍之至

與埒楊大价書

違晤已久當有新搆成帙矣乞簡擲共一欣賞何如望渴〻〻自膺爲師之責日在忙中擬偷暇趨前作腹談亦不可得即小奴又不能藉一指引路可朝夕侯問至今唯懷怦〻心耳近來有家書寄歸否札中幸一道及路途遐僻不便附書之苦身幸平安以慰家慈及室人㗖囑〻此時寒家里眼穿矣且從來宦遊未有如此之魚雁價金故也便中附讀併一獲與居不盡

又

踉蹡至此挽舟越溪之險殊大危人三復王陽之戒陡然汗湧且勉強應命實非所願而開先兄煩我以多徒其待王卣一如天待華旻如地款辭不能款就不可竟若岐路手又若稱鷄肋以不佞之走岺走台復走白下而峯資頗饒未敢驅性命以殉今日得毋爲所責乎何不仍竊丁在躬身家免負舊諾亦無受責之恨實不信大地名家而有此舉止也足下爲我思之當復何日前日一到蘆渚受其所接之价悪氣

即款返棹緣乏路費忍氣而來今如何忍得過也即容面晤縷〻不盡所言因附萬金祈先達數言草潰

又

近作頗妙不覺生喜即有愚衷亦盡評出恭在姻戚恨不能相助一旦霞舉耳想決無怫也兩啟俱如命幸揮過奉去拙作乞速擲來一則本無原稿二則恐受譏多口也早知別眼看見悔不揀往期所做者到還有几句看得不若此兩篇十分醜耳宅上既有令弟老叔之疾或急切款着人歸則某或可代行擬斟酌裁定但途費頗乏煩區處也此間坐館實度日如年慊之學生子不十分信從我即有以合言爲然者亦待有折衷而後以是非爲是非究竟我是定非奈何〻〻書房熟甚言之不理而床上臭虫米積夜〻耗斗血蚤間床上虫蛻可升也言之亦不聞三朱稿抹我之必圈而圈我之所塗近來愈甚未識何故不意爲貧而仕受如此苦楚想平日作惡多端天特罰我了此意不好與人言得自苦自覺非好曉〻於左右傲禍衷厭人也走筆及之唯恐淚下不盡

又

敢恭明日到縣說來奉謁故特敢以事相囑實知混擾幸唯亮恕數日前敢恭曾與我言重申延請之意及揀書房在側款聯床共話之意希圖見賜本頭而今終不肯實覺大悔且甚無意與許多〻我只不應夫我半生章句矣有何本頭情臺幸為我言之出胸中或可給人之求而本頭原無一頁苦〻疑我不發教我何以自解又阻我五月不歸無論身邊並無一領單衣不便當暑而前日家書說家慈之病如兒之病都未有愈如何放心雖曰爲貧而舌耕於外不得顧家人苟有情誰復能遣孟子一完斷〻要歸煩情臺幸為我言既蒙推誠相與到宜王成歸去以便早來完講經之局一則爲家慈生日自來歸拜二則慶賀關帝辦祀演戲且一觀家中安否料理些世務安當几相知都是相諒否則豈好爲炎〻之下趨馳也乞囑他到用相體式多斂束脩浮於年例之數以便歸家措處使可脫然就行方是肺腑所謂以上牙錢說也他決不依我決要歸即來脩一歪不送亦斷要

行而輕薄經紀到我則愈重我心事決矣煩倩㙇以己意再三言之蓋敢恭之急切来見非無爲也因特走啟餘容行時面悉不盡

自引詩稿

嘿農習舉子業不暇詩癡未敢隨豪舉也生盛明妄懷攬轡癡未敢隨章句讀也乙酉閏月廢手椽執戈同仇癡未敢隨俊傑識也已而戊戛之變避亂入山天降癡性益怙其愎不忍自許廢棄有山中一百五韻感慨寄抱忽思木石鹿豕唯舜可同耳遂舍之復居城市及今重九又匝週矣其間坐困絕炊或日見一或日間二或旬日連三見二見或間日竟絕外餘多奔走乞食耳初夏又被逮下獄六旬非癡災即癡禍癡過也賴石交纓被救得慶有生然而得生即癡雖自顧駭甚偶讀晉樂府日重光月重麗於重九又癡思今重九後更題作誦矣因自舊山中起至今重九日所作迺行録出以寓微忱附舊時作數首蓋避難時悉焚笥稿凡代作嫁衣裳併私貯竹木屑靡遺惜不盈同蚓營文塚〻之安得炬燼仍資嶶人芴數亦負却仰屋抵牙其何辭遷怒辜適別項書鹿參錯存附棄甲敗鱗耳無別妍媸咸贅戒遷怒也

與某書

解維江滸至虞邑竟不可舟跨蹇先卒兼程而進抵
西陵己初十晚矣西陵適值王大将軍合盟各處義
師戴月臨江旌旗星列即聞奴虜狡猾不足當此整
銳也某日夜焦慮者萬無一術以濟呼庚耳夙知老
年伯拮据此項未遑煖席所以爲可支吾不辭枯目
前承頒發所給四十日今屈指盈二旬有奇毋論駒
隙不待踰睫而諸兵卒先時之請兩耳又壅目今遍
地告赤轉輸倍艱向奉台命作五日限某不敢生守
稽困師行蓋惴〻想如期也夫踽諾未嘗時至而八
月又切眉燃行間嗷哺慘險難狀老年伯諳於親履
或不待某再三情懇而某之焚心刻骨影衾自痛昨
盟壇上刻期諸道並渡圍虜西溪萬乞老年伯統發
舊所未給與今所應給速勅精敏運官曉夜相拯使
某不後渡江之師不脫營旅之中則台臺豈僅一開
國蕭李而全活萬姓生靈陰隲留貽非淺況從戎士
卒鼓壯生色是又得老年伯而江南有人矣某臨楮
可勝戰慄待濟之至

通宜言文目

南北軍論
述赦論
儲穀論
庶官治亂之原
惠商論
王者信賞必罰
聖王躬孝弟以敦化
五行六甲之分
問推曆生律
問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其道何如
問郡縣入爲守相漢制如何
問何以知敵壘之虛實

逌宜言

明 華夏吉甫父著

南北軍論 代評南雍

楊□□□大介父

南者萬物所相見也北則終物始物之地焉聖人嚮明出治必南面以聽天下故古制前朝後市而王宮在南九明堂四塞世皆北上西上東上以及南上無所不稱北也蓋居則位陽而紀尊餘若地道妻道臣道祇陰合而相覆也然惟公卿為衆職之綱故率百執事群牧下至北康通以序而下之而逆其勢以上

尉意以郡國去京師遠民欲有他而無恃故緩急反浮賴三輔居輦轂下民不忍去天合人合里居世守之誼則迫窮禍患害相救救也其左右京輔都尉〻必來皆屬中尉而番上與南軍等所委寄亦事非郎國比故唯漢太守孫郎將集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識他自三輔而外及王公國大抵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劉呂之際太尉一入北軍而非種始鋤宮府之慎因討守何如耳雖其後當上變而長乞而遠征遂至漢皆其初未嘗不善也愚故著漢制而上下之

牧.

僱兵

戡天子惟京輔為萬土之宗故總文教武衛及州師隆於周美於唐不無陋光武而悲宋成王即政周公項至邊徼甌脫緼一氣而散之而仍大居統以興通指虎賁常伯成王知恤康王始阼太宰俾齊侯呂伋王家而聖人者尻之被光以訖犛康皆以良下亦甚以虎賁万人逆於南門九虎賁皆王宮衛也親近熟可撫亂不用息貿單之道使虎賁盡皆裨冕吳乃復胄總司禁旅爪牙銳士宿衛王宮而且罔非正人惟陰爲其不得已否或德數而虞逆命否或外寇必有吉之求慎選虎從侍御之任𢦏與詢謀輔弼大臣等內變否或居安不可忘戒而古今來之軍政較獨詳故中葉王室之亂齊桓公聯各國諸侯會首正以定古今木軍政之閱治亂較最顯漢去古未遠猶識井之內雖頃請而王朝未聞有女謁寺人之慘唐初府田遺意既廢秦庇河帶山憑吳復調郡國民衛宮而兵之置無事則耕於野番上者惟京師宿衛耳有警名之南軍主衛尉調三輔民衛京而名之北軍主中郎命將以出事解即罷兵散於府士歸於朝將師無

握兵之重而已不失業凡將帥按閱教習不精者罪
甚其折衝其已者罪及刺史軍還賜勲行賞使通殊之未
召閲有司募長征之害而所謂南衙北衙意亦祖漢爲
奈之何東漢不能法祖事不歸臺閣甚至光祿大夫
不宿衛議郎不執戟郎官三省盡屬黃門遂致社稷
受傾與官爲市而何進又紛召外兵以促亡漢悲夫
其光武之自喜甚称也宋又懲前代藩鎮之失精鋭悉
萃京師故皇城一司内庭宿衛無不預而諸班禁衛
委之殿前未嘗無漢南北相統之意然漢聯勢以捍
内宋每出禁軍以衛外而武事遂至不振原宋藝祖
之所由得者久任李漢超郭進輩能用將不若漢祖
之任可將將也所由失者杯酒釋守信輩之權卒基
禝被藏劍夾將莫測未能若漢細柳棘門俾人主嘆
美亞夫而切責林濡賞郅惲而貶申東門侯之此南
北軍興衰之大槩也愚更有思焉歷朝皆下志兵即
書詩畫所稱戈兵戎兵咸以器著而田賦所出者謂之
軍豈非耕食以養身不費朝給父沒子承不籍北收
槊悔則人自爲戰同罪則近出即歸未嘗窮兵於外

歷年吉戍埠至即挑戈而偕戎行獻馘即荷耡而稼
穡子亦若世官世守之無容輕棄焉所以人不鄙之
不爲而且王朝六軍止七萬五千人已耳大國三之
次國二之優一之雖以管子内政亦謂浮士三萬人
足方行天下宜若後世動用百萬人及六十萬人四
十八萬耶舉且至從戎如棄市逃亡如避火於是清
勾不可而召募召募不戢而抽添驕夫悍將居外而
叛韓鮮七國祿山僕固是也居内思纂卓莽曹馬是
也其間稍能綱紀節義媢出又如李郭不可相下而
反令奥朝恩觀軍容使致八節度之師俱敗夫風沙
殿衛已大辱國而況天子皇皇但藉利餘增重乎不
然國威可恃也梁竇鄧馬已有優劣而況戚漢有蓉
弱宋有貴將若之何權寵倖俾每喜邊隙無問地利
阨塞險易賊虜佳狗窺鼠竊動思擁京衛重兵以行
稱若千萬軍以空名虛位縻國家之糧餉而歸則多
入効勞私姓忝王室之官實毋論禁軍不可輕出四
方安則散甸安而外衛多以應召雖匪若禁軍可輕
收遅勞而悍者乎無已而爲南北軍慮恐追亡不若

嚴捕也逃亡則中璫紈之忌而嚴捕庶足為病蠹之藥補不用呂而用句不可用抽亦不可廢發同州縣編籍之法均徭之制酋軍族之戲耗軍從之苦使慈以養之信以賞之罰則練鄉兵若杜快同於自衛其藩而不許遠調則京畿三輔下動可操尺一以出精兵而近邊者如其法取諸邊近海者如其法取諸海堇之忠孝老練師貞之丈人用禮樂為戰勝國家賴以長存而張外固中々嚴外飭庶可保無事作子孫世々之福矣無不善畫者莫莫能圖何哉

述赦論

今與法咸以恩民也而赦則貴今法之烈而澤其枯上世青災赦罪疑赦幼弱老旄蠢愚赦而良民迫欲身戲時之君子矣及觀呂刑配享在下又云作配在下惟人主知典獄者之可配天而命罔敢輕焉則人臣亦以配天之典獄自雄而欽之恤之雖謂章法中令即時々赦天下與民更始意可也後世節典獄為賤事因輕其學而民命如菅明主不得不勤慈於赦矣嘗上稽史牒戒赦者得百二焉勸赦者得十二焉

晉天福中張允駁赦亂朝奚論請讀漢王符述赦論而大言之乎老盜服贓孝子忍仇赦之不利乃在律豺性雖馴旦脫夕梏赦之不赦利且在惠舉管子所稱赦者先易後難久不勝禍之說以惠為人之仇讐法為人之父母足相師々而罔弊不發疑肆大青為尼父以私學議上而薄視春秋與鄧析李悝之刑書伍也夫麟經自桓倬而淑朒扎且甚費紀姬非以善々故赦與放剝秦而尋牧息且入盟處工非以愚々故赦與猶未也戶編鳩鵲以為督而何擠机之不化騶虞家齒薇杞以瞿禁獎而何冀莫莫之不同艾蒿故螟蜮賊也而螟麦為蝦宜畫類在捕蝗蔡因也而惡化為蒞豈當門必鋤蜂螫毒人何使與剔禽俱育鬼蜮世醜何許與神龍同物將殄其種者長耶果乞其餘者短耶猶未也月令止以委秋月斷刑已耳至夏出輕繫仲夏益囚食何也仇至不與國不共天已耳獨說調人之職何也然則取裁于易而愈可斷赦之然否可不可矣赦非聖人之得已也除古何嘗無赦即夏殷末委雖淫刑以逞未聞興獄裏周監謗耳

經

流而偶語而腹誹酩逐肴于叢棘復治而獄持而宥囚刻甚及於一瓜而承反遂冤元輔誠有如劉德威所言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更各自免兢兢深文者吳發不辜寧失不輕宣聖舜以怙終誘天下乎夫揔理之謂天必至之為時而因之以消息盈虛之謂易凡天與天以下君與民霊而人與蠢而物古而今與後與當時而為世總生兇子五行而以已生則有兇而太兇則無生易卦六十四而專言刑者六焉其取著者解之赦過宥罪耳要各有所述解以雷鼓雨潤稱也而赦宥何述述雷之霆發而撒雨也春生于木木不震則不萌而滋木以水易水而電則木萌而焦矣威之濡之令人戴息而愈驚摧折之幾莫赴也形赦之心而先用議者為中孚孚者上入而不悅也中四体有艮焉有震焉君子以議獄緩死何述述風以地歸而木不受焚澤以容木而養不窮井固有生之之道焉奈何疑吹息者之不必禍林而消消者之必將河圖乃忽諸而憐付之乎況以赦故議不赦何議聖人情見乎詞矣至于賁而赦之意愈摯矣賁者山

下火之止山下鬼燐蛾燭耳焉不危松柏則煩果無恩卑不惧田菜則嘉禾自寔故以無敢折獄者述火之遲能止土而土不敢滅其母以使乾坤熄也至志主乎赦而神而明之則奇無過旅旅與賁反勢已燎原吳火炎圖國而玉石咸焚吾甚惧流鑠之聚冤也則述夫火惟性就燥火浮所天而鳥獸何托昊天疾威數土改色而草木何滋君子明慎用之而不留獄焉意以伏兑澤於離體而寒火不虐位巽木於艮山而艮培使長遇來周必死而獄可蕤草何如遇徐杜必生而院有巢鵲也況旅以偶且暫擇耳其敢居刑茲無赦以為家耶果以旅不留獄之故而必慎無赦為也折獄致刑而豈明罰勑法而噬嗑聖人宣武健嚴酷而斬艾是佚乎豈以日中敛刑是與衆共棄之拔之三而宥之一日已晷矣乎雷收其聲而姑藏蟄耳噬嗑以雷電明勑責使知趨避也若夜行而刑在側雷徒號吳寧天欽其笑而縕化醇耳故述噬嗑之電先見而雷乃出頤中物何不可縱述豈之雷既發而電仍隨憂熾天下何不屢章譽也然則俟日中者不

急功以思赦也而以電出雷因不赦而陰行其赦聖人之仁愛如此哉漢高入關與民約者法三章耳以承秦之弊浮天下而位九赦文帝承呂后之弊位四赦厥道用解秦二世大赦劉景升父子歲歲赦殺矣夫秋皆禁矣且今三覆奏甚而二日五覆奏美哉善用乎也漢元和理出囚千餘人貞觀中縱死罪三百九十人呆兒開宝質死四千乚百八十人民何幸浮生其時耶由是而知世輕世重刑新用輕刑亂用重刑平用中意欲懸而不用似王旅設有司勿舉駁以

所上繫囚課郡國殿最特旨許大理寺奏審恐意有喜怒或不詳五聽而明勅惛然徒令民重足而入潤也厥主噬嗑四兇之罪五鬼之迹近乎豈然諸葛赦不妄下而猶兩赦迹其素李平廖立寧未沫牙以折人勝欲悲夫貴之為折獄害也豈之不無慨然焉曰文致曰彝之淮陰通稀見錯居守忠武莫須忠肅意欲千古枉詞誰為之信而黠朝更(进)甚焉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北朝又甚焉盛開告密使望風自誣鍛鍊成文借題畫網僭良吏爭以身嘗斧鉞而無敢向

酷主求活矣人主衆父〻何忍使衆子〻連鷄而納阱也況民則愚矣陋矣其罪足哀而且下車泣之何不可示赦而使禹湯羅吉無用武地耶無敢折獄聖人所以善赦貴也雖然人主將赦天象先見漢張讓厎張成吳安浮李膺其人而用之是以均赦之蹈迹藏視為工已責寬病次之卹祀典礼次之建本生孫次之餘可無赦而更不頒信禍福之報安言皋陶之後不帝而淪其俗如盗梁胡元者

儲穀論

蓋中原者邊鄙之藉也百姓者中原之藉也衣食者百姓之藉也故邊鄙固而後可衷庭中原安而後邊鄙奠衣食足而後中原熙今者四方多警天災頻仍嗷〻為口戕不願有須史於是撫字之司收袖手無策即當宁拊髀凡可為元〻計者不外蠲賑二議然亦小補目前終非久安長治之策也則當今最急而可守者無踰儲穀一議請誠言之夫積儲者天下之大大命也蜀粟多而財有餘攻取戰勝何為而不

成慄敵阿遙何掘而不至然古之積財者藏富於民
而今之積財者并不能藏富於國古之積財者專利
於下而今之積財者專利於上也呺夫腹無半
菽而析楊獨逼於催科肘見之民身有百結而大使
吏猶華於供帳里社耆長千里運糧而委家懸磬甚
不能養濟繞妻以補中通衣敝於是多趨末而厭勝
瓶率驁悍輕生易動而難戢遊食而反奸一不如意
鳥獸散矣匹夫作難千人嚮應可不寒心哉夫所之
：術無過課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胥月
以繫其心而以已無十年終歲之慮而欲求旦夕效
恐巧婦炊難借炊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
貲
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余觀大無麥禾之
書府無虛筆則薦飢病國未有如今日者也猶憶分
天下為郡縣以來備荒之政莫過漢〻以前有廒倉
隋以前有洛口倉唐義倉宋常平倉皆隨在而貯卒
遇水旱之災則於焉是賴即不幸師旅之興亦於焉
是給今試覈宜舍之所藏每郡能得穀十萬焉則司
計者可安枕矣得五萬焉猶可以意為轉徙也而今

或不能滿萬也夫各地皆有官倉本為寄園其存積
貴鮮何哉唐宋以來義倉社倉義倉蓋于有秋之日
發銀以糴者社倉蓋叔民穀以充者義倉之法凶年
散之豐年斂之初未嘗不善也然其貸也寄之里胥
而詐冒之名多迄其償也責之里胥而微求之弊作
至於借一償十借十得一以及借止一年而徵至十
數年不休貪一時之安至使賣妻鬻子受徒流而不
足以償其害宣忍道乎若社倉始於漢耿壽昌而盛
於隋長孫平唐戴胄之徒計天下積至數十萬上以
每歲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所積獨多而法令則先
行於遺近也宋准正稅之數二十分而取其一亦唐
之遺意也今之公卿巨族方曰我不賴賑於後亦不
願出於今更有畀之而謂我方待賑奚以賑為力能
使有司莫可如何者厥幾困二倉之法酌以常平制
度量民數以財粟酌遠近以立倉豐年借增價而雜凶
年減價而糶委富民以掌之臨廉吏以主之州郡之
贖鍰行省之羡餘悉以供其用其爰書之既定而入
賞贖罪者不得以銀抵而必輸穀入倉或勸富家出

粟復其身榮之表里則粟義者或亦不少貴入賦出新入舊出母出子入一惟其平工揖金以爲母而上不廢一錢母之入無盡而子之出亦無窮不過三四年又何慮積之不裕乎夫是則藏富於官因以不瘠於民計上因以道利於下居豐則多糴以泄輕而農不傷遇災則多散以廣惠而歲不病寧尚患民之不安於恒產而根本不固也哉語云中流失船一壺千

大

金故目前之弊天)都在此豈能奇乎先儒之言曰有治人無治法今法固整然具也乃州邑之吏反持尺一以壑溪淬何濟乎則更在擇其人而課之矣

續

庶官治亂策

人君繼天以立極矣而非人則誰助爲理稽古得人則治安得師黃王五德終始之說而謂治亂若循環然以重爲天証遂惑及明王也嘗疑二典建官獄法四極也而官法九有牧法十二辰惟喜百工以良元首而後倍之又極乎法天興易之三百六十而倍之亦更又於其間有繢用勿成焉有膺聘就禁焉有奔告焉有鴟鴞食子焉則工觀三代唯憂臣舉治亂在庶官之命以朝夕輔德不禁謂夫氏之盛格其旨也人主喜小才則濟奸者售信偏聽則貢諛者秩興師友謀政與左右爲朋而使聲樂伎藝之人不見誅佛老巫祝設官無非民極也已夫九厥庶民英俊賢智愚不肖大小相萬也雜民之類而出鄉得與士齒則庶官固所役察實任伯左右相上也物簡則治物煩則亂物貴則簡而治物賤則煩而亂天子尊無二上耳乃適見於天或蕩陰事以治陰爲妃三爲嬪九爲夫人二十七爲尚御八十一適見於天或蕩陽事以治陽爲公卿等妃嬪爲大夫士等夫人尚御而又以

三倍以六倍等天地之數晝夜之氣亦甚冗濫矣兵
瓢而趨而智者善成器以用之慎者謹未患以衛之
勇者屏忿氣若捧盈仁者量斟酌以序渴人雖十不
裂也並耦入山而虞則思大宜獵然則思兩養薪並
耦問濱而田則慶可桔槔漁則憾雖竭澤天下不負
冗而滋弊乎是以空署可嘆也積薪亦可悲也況唾
壺虎子不替織衣虎賁之恤已耳而後乃烏㐌御用
花石責椽極重罷矣尚衣尚食祗同執戟守門之要
已耳而後乃宣陵孝子淺交依兒名黍窺矣語云寅
亮天工象星皆天工職也豈能使人主意而增損之
如翼為之官而五帝同盟天下偃兵內平如衡獄無
冤人柳為之長而天柏青柳時貴為阜昂為之官而
天街有客遠夷就列胡不治式安以壁而司空不戢
人勞物疲官以房而鈞鈐踐節河清地裂胡不亂則
以視人主乃有官修而恆治者鼓規蒞課與旦左典
石寧遊司觴司璽與嬰冠直中同穀而其原宜濁有
官瘵而位亂者甘露龍圖曷不君去種逐織隱敗文
炎曷不君宜多指單而其原宜潔有論定安之而足

林

務治者太宰爭伯於晉大夫識禍於豎一節何嘗禍
國遂委罷阿藏成逃金爭據土緡偏才宜必辱主有
位定爵之而亦務亂者春秋以世而三桓專主七穆
恃寵如商鞅戰國以士而一言取相千里為駒如聚
蛻政不歸臺閣似矣四世三公以眾望不能清君側
之難酒釋兵權似矣四賢一不肖以鐵肝無從射高
墉之隼非不澄其源而與波俱逝乎有不輕官而治
不可亂者介子璽登之功柳而邊牽無抓筆句便責
之心慎而器鮮生蠹有不吝賞安而亂不復治者擢
拖盈脫斂誦棚心迷目而籩養厮卒可冠而虎賁郎
符授治而科詩易醉而撤宮秀至蓋紱以狗非先雜
其源而涵涵莫過乎故鼂鼂負黍梁鵝何稅雖華休
之性亦給廩而烏乎治雖馴辟異虎囿惡喋即沙中
有論為賞功而烏乎亂元和藩與金鏡錄同登衣冠
鑑與冊增耳同賢人人承法如公閣矣煩公卧治淮
陽而亂烏乎不藉治賞郎債師與風輸侯寵均偉供
奉象行帷伏獵弄羣是儲恨不小新至千萬醜矣能
書責人者朕也而治烏乎不啓亂良二千石也而行

召

將入相故呂嘗冠柏瑞艸伻去後之思命大將非呼
小而也兇猾以開國故登壇對塵指掌歷正統之朔
而亂趦趄以成名頑還膺笏而入仇戕不背正法之
丑先授且爵而天書遂足錫賜珠之舌而佯治即以
飬亂用平章以汙范陽之皆何使視丞相若振落重
諫官以木宮中之子何忍使指遺悲纍血同一牽裾
也而扺觽以無愧悻𢥞何如褁牝以濤慾狼虎同一
弄紳也而傳檄以斬殿工之弄臣何如罷謫以謝遜
全之問罪獻妄同名而僉事為人拂鬚而叅政何如
悪德是罰而胡銓不棄小朝以求活私昵用官而韓
吃不憤同床之嘉國故賢則后夫人之婦亦可掌飪
則胞闍翟煇之賤亦可詃周禮一書皆笏職也詩書
所稱治亂之原禮樂取千刑政取萬太平之象識輔
取千宮府取萬百足誠不僅也而一指有時勝無迹
之風庶官無曠帝先所咨也人主或以為可忽胡不
誦良澣之言而更取周泰以後事觀之

恵商論

為本末之說者動思崇農而抑商固病耕也且能羅
奇技淫巧而蕩國心嘗商更欲絕之著為令漢祖禁
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又禁毋得為
吏漢武窮兵海內還鄙多事財賦衰耗而不聽許入
物補官出貨除罪徙使倭匿興利已耳縣官終至大
困而富商大賈轉轂百數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
之急蔡民重困於是桑孔輩奏立平準法大農得盡
籠天下之貨物價不騰躍而智商亡所牟利夫惟賈
三倍君子是識詩取識焉而況與之爭什一算及舟
車征及茶酤海魚竹木山產地出既就其土而課之
俟其轉而稅之而又迫其輸於官而奪之甚者宮市
白望何異掩人於盡而攫之金耶予思並生而為人
貴者取卿相賤者任報趾其餘力不能耕而狠險無
避捐其身於水火盜賊中而向蛟鯨豹虎乞錐刀之
利其勢甚可懼況亦恃其億中之識而樂為不厭父
母莫與養妻子莫與恤其情亦甚足憫當至日閉關
之時先王欲養之不行與元后同靜則其繫甚大
國有大祀蓄靈聚貨貴百物不失職巡狩則史納以

觀淫好其事何甚陰禹貢重懋遷而蒸民乂神農藉
交易而民得所為近利市固長女之德也其道何甚
貴周禮以閡市供王之膳服故令司關興之節通其
入達其出且分地陳肆展成奠價復設泉府貫斂貨
之滯於用者而民不售者物揭而書其抵以待不時
之買甚至力不羨急需者官貸之而取息以國服其
政何甚挐弼市以禁過市有罰其推何其尊故有國
商爲民俗悅安而息幸不編土盬鬻粹行陶運冶飲
食因民貿也有異國商爲耳目受諭享羨不貲蜀錦
燕駿不脛不翼彬郁亦文治也有天下商爲唐儉衛
眘秦換胥詐動之以粗豆籩籩狗馬土木悅之以家
禽君果戚采揚蕩伐其欲而慰其志足不悍逢輔心
不辭旌懸也而節儉仁主心計重臣猶且奬勸之字
術之侮爲禦爲寬爲恤爲甚至悅之女閨獨婦山以
喜其寂爲商賈不行則快知我之年不順成也含而
之他則戚知我之來工無術也古聖王雖未嘗招商
閒中而多方懷保若此如無父之子者豈專爲宮禁
計安府計兵衛邊郵計亦以養吾民也民不制衣則

寒而自織爭供民不爭食則飢而自力爭裕民老死
不相往來則同聚禽而綠文芥野貨豈能礼蠢尔小
氓黠能作巧章而天澤既辨無能越職而犯耳至則
盜庫伐塚何所忌而不爲奸富竊人之好乘人之急
而設法以奪之至不盡不止何異妄竊窺室中之藏
者此商之乂安百姓而利賴國家亦不淺也且商非
庸劣者所能任九出有入無捨時審變調燮暑兩均
節陰陽明誼正名知衆防患衆於治人之國者同事
范少伯用計然之策以伯越而扁舟五湖賀鴟夷以
易金体可謂知商留侯納圯上之履以爲韓而滅秦
誅項卒於足備位以報漢封畱辟韓穀無以長頸烏
喙辱龍顏陸準亦不陶朱役〻勉辭奉邑是爲神商
東方曼倩避世金馬門滑稽而多端俳優而善諷言
仙言儒而儒一時身榮沒世聲美是爲譎商嚴子陵
當聖明之世披裘隱釣愚不知爲誰氏頑民也而容
星犯座英儒不益夫亦佐漢無術特其少與狂享之
文叔同學可藉之起身後名耳是爲商而咎李鄴侯
山人衣素復祚全倫哉不免良娣元載之毒而猶明

蠱杞之奸辯廣明之孝和回紇定大食雲南有人臣所不能有之功而才足佐唐道能隱斲是為商而正否則惟鉞若水之急流勇退庶幾商而慧矣何也化居之謂商功成名遂身退萬古之善商也漸而能達豈若賈而喪貝哉陽翟大賈居奇貨以亡嬴長樂老子老販國以事十主行不人類安所得漢祖者起而重棄焉予是以大先正意商之論而及之以示佛者不可誅利以為身國家不可病商以滋弱也

王者信賞必罰

執法而治天下謂是以正君臣尊名分顯忠遂良輩奸剔佞使百具犁舉而國家可偉長治乃議者嫌其無尊親之誼惟法是飭以為嚴而寡恩祇可治効一時也夫法亦何弊遵法而法或弊非盡以嚴失也愛惡有情焉是非有識焉意賞而賞〻若可懸矣而能不向耳衆喙乎意罰而罰〻果不借矣而能不需近翔乎親睦之世不廢俞咈終垂爾旦授其柄於在下之縲旋獄揚之未及累聖治之不誅重車服以欽四降制安刑以儆有位歷今古莫謂其英多而制峻也於是信賞必罰遂為王者慎率之憲矣論虞士所稱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動必稽天信乎賞罰不為人主私也矣易亦有言天道福善禍淫似又人主亷非自為賞罰也而君子之法大有也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焉則又何說夫火在天上故大有也雖日麗天高隱一燭而運行及午不下固見光而上亦見土遂以是命雷出而節風收電被四塞以君子之輝而仍今之自知戒慎若山淵塞燠也故可首出物以寧萬国耳世數治淳精粹不握上下悶〻決刺無血不以賞罰習之則不痛商鞅之所以開秦也外強內虛四旁多疑上下之際如附枯枝不以賞罰創之終無固理孔明之所以治蜀也国新易主天下屬都驅䇮棄釋更目不新之以賞罰新曆不易非沛公所以看漢乎上無威主不無祭相衆言嘗灰苟且反覆不嚴之以賞罰則國是不立非廣平所以相唐乎既有威主又有祭相事以似疑舋以隱成黨分蚊響戶立異音不以賞罰清之則朝廷不尊且不久必魯兩生所以逆命

韓范所以争如弟也而驽並注金危皆碎詬争紛起旁觀牧利不以賞罰震之則任人無力此丁公所由不免季布所由登用也左右司權忠賄皆失飼狼以子类王孚剥狗且為虎藐之皆亂不以賞罰別之則沐猴加冠碩鼠貿飽此齊威所由阿烹即墨封也語云見賢而不用散金無動去邪不決刀鋸空缺使邊無良將廷有譽臣債帥壘於外奸諂蠹於内即董安袁獲李悝吹火日烹双數人國家之威法奚立昔漢祖封充昌以輔趙重陵數以安劉而曾商猶在産禄尚容不旋踵而戕亡漢唐宗以識誅武娘隱無忌遂良之職武功成矣貽謀淑矣而猶借張蘊右盧祖尚立法於後世賞罰不綦峻乎胡為乎撤敬宗勿誅念李勣勿虞其奸不三十年天下士大夫縣首就死而唐易為周先主入蜀尊彼之親用我之仇似有賞無罰而蜀靖延州之敗元昊陷壘門三川栄不殛夏竦戕范雍委任韓狄似乎無罰無賞而元昊亦不敢肆故賞罰得人則明不得其人則熒用之一人之身而無不明用之衆人之身而無不熒奈何握豪傑志士罷尊

之權而可以假借之游移之使俗不知勸人無敢揚耶吾領其無以成見亂也勿以王夷甫識石勒而俾亂宮之醜渴易蕃而漢勿以周太祖同晉武而使元進之才分身以手鞅々非少主臣似吳厥功不可十世宥子容々多府詐矣斯主不足膏斧鉞乎顧其母以姑息奪也哀魯之民望在委季恐伏社以鼠忠晉之良勳在趙宣大尾非抓仆俾奪主思忠練而忘其武媚人鎰終不搖於車擲握兵制主虞潰贊而反秦悍藩天口何被驅於胆腹吾願其母優游感寵也左右相國家豈能治理而廿不赦李綱以謝金歸南歸比朝堂誠足榜罪而獨獄成武穆以和虜殺大臣而僅得其免冠謝批君頰而反惕以同無光國紀果何存耶吾願其母用操成者也下南唐而許授使相何復俟太原定帝位而望祗節鉞胡僅償防禦獎務固待功而典衣典冠或宜罪蕪亭宜報拿而薏苡美珠亦須審度衆人心知勵矣吾願其母以既生盡也桐葉無戲言果有竊飛白以再相欽若矣秘圖不聞刑道思借燈錦以辱誣文潞矣夫劾直者人也以瘠而

世肥不足賞乎奸邪不覺也削祚以榮私不足罰乎吾更願其母人言奪也僞蒼若莽安漢若標雖周文姬旦不免指譏浮匿晉忌孫晟宋忌即行說孫元俱應買譽而況理學之儒且謂馮道如管仲十主無之天下哉以被祉危社稷之大或疑孫通愧觸龍四皓滅劉丞相可以佐呂罪伯仁功稟而死靈景謟燦而毒功不過華汾陽居淮陰之險孰白萊公之駮而浮生罪以倖免李陵竊曹沫之節何恶陳湯之舉而謚繆不觀君子之爲法乎非以我生與彼自生非以我死與彼自死天覆於上時行其中日月之用炤臨其下徒借賞罰以自飾其喜怒揖讓不顯者而送之郊圻不令含怨者負斧鑕而伏魑魅之下耶故聽必用之人著不赦之令禮樂政刑相須而用史贊漢宣信賞必罰成中興之治雖視下民有嚴不僭不濫者有間矣然庶幾賢主哉

聖王躬孝弟以敦化

化民亦多術矣術之所在人主不惮迂身以就之而民疑即聯鄉牧以遞而督之而勸之而鄉牧亦疑何天下之善疑也習有習聞宜與相守民有恒性貴與相綏唐虞不傳術以化民而命官特慎亦不立術以命官而基先親睦後世主治祇曰人曰財曰刑曰兵耳至於兵而崇重末外荒棄本内弱職養悍馘丁畫戶遂望邊陲凡有父子兄弟者無不族聚而興悲也遇思邊陲不靖責在歲輔歲輔不治咎歸宫府宫府不職過由黼座語曰聖王躬孝弟以敦化補衮贊扆未有易此矣王者尊二上嫡爲宗子故言孝言弟不惮行異布衣亦與貴戚異姓相殊爲大饗特祀時祭月献以盡子道崇師尚賓庠養狩問以修弟職而後心体忠孚性情和挚百行充敦五倫無肯使諸侯自爲正而後世不再見干戈之慘凡其坐堂立表懸象垂則百世者動必稱天所以示人有尊也聖王尊不絕上故貴不絕下尊絕上則奸禁生心貴絕下則忠薦讟不致況乎事天而後能事人事人而後能阜萬

民而致百神薦上帝以配祖考人心悅豫王者順動而天地如也享上帝矣而復養聖賢主器者長子故烹飪而已豈不喪也有帝王合祀天地享飲遠下之義爲上極則勢孤與倫類交孚而天乃祐之吉斯治成大有倫類萬實而輝光日新斯教成大畜而者王化之本也高〻者天山能畜之本天之氣以奉天一統所以居正天本無色得日成暉麗天而後麗土萬國所以攸同故大有〻明堂之象大畜爲封禪之道也魏文不知此義而祇以遠夷君長皆當庭從伊洛煙火尚稀恐示虛弱以阻太宗之封禪而不知居多慙德因化家爲國以宮人會居父非孝也玄武之變皆武不在泰而盡滅其祀室其室非弟也獨不可規之使悔以孝弟貽後乎然昭陵毀觀真大臣事耳宋太宗背太祖之命而位傳元佩俾杜后之藏匱不靈致廷美德昭凶折而開寶皇后不成服逆親殘氣化本實傷趙普之罪戾莫贖矣愚嘗思古今邀有天幸者獨漢之高祖耳秦誅矣項滅矣廻思其父太公頻置於危狀作俎上之肉今始得稱上皇受天子之養

以樂餘年則日至三問之道及身得優爲之何止聞還豐邑以怡悅乃父已耶夫天子有父真問闕祕之君所絕無者有大舜之遇而不得爲武王之子漢治所以不右也且聖王之以孝弟致治者其國祚必靈長民至今思爲三代之民三代之化何[illegible]盛也貴揉不再雍熙莫觀季古惟周治稱盛傳歷八百雅頌之美真彬郁矣親〻相及歷百世而宗支常　故二南贊化風俗咸淑即曰文謨武烈公旦實爲之也公旦成文武之德故周獨配虞伯禽開魯而諡孝故魯稱望國聿生懷王泗壇正統萬世之王者奉之則成治道之則極亂入國觀教行在六經虞夏殷以前宗黃祖天則二典準天而易礼樂之道起孝弟所由肇爲虞夏以後宗夏祖人則誓誥準人準人而詩春秋之道立孝弟所由暢焉然則易禮樂詩春秋者天下治亂之大歸而聖賢帝王精神之所萃也故易立於上禮樂行於中詩春秋者經綸而出之春秋首次時次日月次君夫人首天之意以郊社與天子天子不郊則不孝何以賞罰號令施舍於萬國何以封奠嶽瀆制夷狄

袁一於天下書敎卜郊則誅以為不元子而稱天告
祖也不元子而稱天告祖夷狄始擅大命秦楚齊晋
始犯大祠矣是率伯父叔伯舅叔舅而㣲嚴父之心
也此所以首天也次時之意以夏月令歸周改歲坐
十二室與群臣秩職自春自夏如序及之相得春〻
夏〻如長幼之不爭四時備而歲功成所以兄弟睦
而天親樂也春秋削秋冬記災異大抵起於不尊功
王室戕伐友邦使夷狄入王友伐厥子而民養勿救
天下乃不得視君心而為燠寒矣此所以次時也次
日月之意以屬陽德慎陰陽德外事用剛稱嗣皇某
內事用柔稱嗣子某日則主君月則主夫人共有宗
廟社稷而祈穀獻繭不同職命夫命婦不異祭惟王
者不擇身以待陰陽之自定而中外之賊生於屏扆
矣故日月有食急鳴鼓協社而救焉謂過者天人所
共有天過而人諫之君過而臣諫之父兄過而子弟
諫之所以達孝弟之權而敎恩也既以承天順時而
敬日月則不必別治君夫人君夫人既以天時日月
之法自治則不必別立術以化天下詩首夫婦得毋

虞居君夫人之不能自治而倫敎始棄乎沒世婦與
寺相比因使倿臣媚士種寡於內夷狄寇賊奸宄於
外天惡厥子之不辨淑慝至有邦而不能造也特產
惡以覆之而又即借妖淫畀大以隨極惡者之後春
秋終而秦晋趙周德雖衰蒸莪宗祿之澤猶足淑也
昭襄以詐力陰移焉而因生邯鄲姬以易嬴使呂政
無父旋出趙高以斬冢使胡亥不弟終於閻樂肆毒
呂祀殄而漢熾矣漢興不二十年而呂雉妻蕭惠帝
不獲全如意以謝高祖或亦報豕彘之忍非所以憂
吾父乎文帝仁慈節儉百姓再覩成周之化然而布
粟謠興道不免挾沉亡國矣弟母后之亂止四年外
戚之纂止四十年而宗祀仍不墜者以漢制傳謚必
兼稱孝猶知敦本故也民心思漢兩朝之忠節獨著
其化澤何甚饒歟自是觸奸亂祚蒙天欺父而丕植
相忌髡弑與奪禍不必婦寺也懿賊滅統自謂世傳
靡替南風一熾乃王互喠修至懷愍降虜而牛且易
馬嗟乎宋齊梁陳隋父不免於子兄不免於弟誰則
遵孝立制克恭弟職相率而淪於匪類矣奈之何事

必法古監隋如而楊文皇者不一傳而武而帝而楊而張女禍與唐相終始而高而仇而魚而楊宦毒亦與唐相唇輔乎宋太祖恭承母命以友愛諸弟孝勇植自天性匡義不克爲其性而嶽欽北狩吴負兄回罪也况負君父宋統似晋太宗實爲之也高宗南渡不欲迎父兄之輒光宗制悍不敢偏定省之儀而猶得傳帝至昺文張陸謝大節昭然者以太祖孝弟之化天下歆汩陳之而急誕孝宗以正其統故太宗之後辱虜沒虜而太祖之裔雖二歲孤猶赴趙氏清流而終命也夫以漢爲彼以漢之後爲此則知書道政事而載及金縢謂兄有勞弟宜代之父有疾子宜死武以倫爲旦之兄而旦不能不以位自豪於子也易道陰陽而父子子兄兄弟弟既著家人矣復叙夫婦男女後天地而先父子不羅書礼詩春秋之總而教戒天下乎是以王者孝弟必不親女史近貂璫朝夕假見謟士嘗蔚常清則辟雖愈篤尚親尚齒則人信天服人信天順而後治亂之原徹成敗之災番座黼理宮府戢猷奠邊陲請愈知素王之九主答魯齊粟可食非所以欺人主而疑衆喙矣

五行六甲之分

君子革天命以治曆明時而使國萬奉從王之朔百代欽建紀之正則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收斂而斗柄爲其占爲元會賴其定爲夫亦審八節以作農功齊二至以恤織事立三聘五朝十二巡狩以修礼樂而協合五事十二辰十日二十八宿之遲流伏逆吉凶顯晦以驗吾德政之修闕耳故唯聖人能法天亦惟聖人能辨陰以測陽得其所爲陰陽者而五行始不汩陳矣會其所爲五行而六甲又以次相終始矣然五行六甲之說創於黄帝雜於漢武而精於濂洛諸子黄帝立之爲陣圖意在勘亂一師鬼臾區故時患而辰從漢武專言休咎衆喙爭鳴因是有陛下主何說以行乎而世乃爲術家所惑矣今通太公之意而言之大抵潔清之氣爲最先其質寒弱故象水所謂初生之陽也得陰以濟之則水便濕而成火ゝ又初生之陰也是以火爲水妃稱天下之母焉孕於水則

木孕於火則金而土則黃其中而適理焉雖其間有始生之序有相生之序變合循環總於二氣而造於天者以象指降於地者以形辨入於人者以候徵五行不緣是悉乎夫獨陽不生獨陰不成物物俱有陰陽焉則無物非五行所交會而生也惟水生木而月令夏至伐陽木冬至伐陰木蓋陰陽之於木為最著其芽也以雨潤其堅也以日暄其發也以金疏其伏也以土植而其遊体而助子也以木摩然木得水而即萌也故曰甲甲者事之始數之終猶言甲則必折而行於氣之不可過也乃其中有四火焉四水焉四金焉九子之寅之辰之而午申之而戌之無不履端於甲而復交於乙傳於丙丁以及癸則一為端而終以五六亦為端而終以十稀六甲者迎日推策探五行之情周天氣者六期為備終地紀者五歲為周五六合者歲三千七百二十歲為一紀六十歲千四百四十歲氣為一週歲朔又復謂之元元者六甲所由起也紀者六甲所由終也是又非六甲之大畧乎馮相氏辨叙事以會天位保章氏按封域以觀妖祥而帝王創業慎正閏以一夷夏昌克蘇此予思運而不已謂之行每歲莫正保能無變動致先三日以辛後三日以丁而謂之甲振民育德不於圖新而愈重告誡欽後世司曆者不知因在天之天以循在人之天而止欲恃籌筭以合之不合或屢變其法而求或執一家之理而測五行六甲所以愈混混而多迷也予嘗思天造以來風木姜火軒轅土少昊金顓頊水其本德以王者皆用生也而帝嚳堯舜禹湯咸因之而不改秦欲以前代所不勝者為德遂尚亥首十月以勝周之赤漢以後俱踵之始宗逆行不用生而用尅焉而後曆祚永短不復如古矣今以堯典星虛及周曆八百度之堯初虛九至女五得九百六十餘年夏曆壬子至壬戌四百三十一年殷曆癸亥至戊寅四百九十六年而通以禪受之四十年則帝摯時為土穀之交矣春秋元年己未距參之初度當三百二十年為牛女之交而周始哀素王命統至於秦末斗之交七度半四百八十六年又三十六年入牛二十五度為漢曆之始自漢至宋皆在斗二十五度之內元當

箕十度距漢一千五百七十八年而斗漢弇闢遂緜
我　明曆作於萬〻年九計曆典以畫元曆五十四
度得三千四百五十六年而日虔九終於箕十五行
遁轉六甲相始此其左驗也間有八十二年或六十
六年或五十五年進退不等語云帝王主日以日所
至求之而五行六甲無可差謬矣故三王以前七十
餘代空存名氏宓伏羲至黃帝二十五世各在位百餘
載五帝相承三百八十八祀而由堯舜以遡曆始日
纒巽十交於斗杓當得一萬九千四百餘歲史稱三
皇各萬八千歲訛也然論少昊之始日在大梁大梁
為子則降婁為丑實沈為亥實沈為子則大梁為丑
鶉首為寅鶉首為子則實沈為丑鶉火為亥行生甲
始至一百五萬一千九百二十載而以次相授之執
始大聲已以五行之失次驗之王者與臣無礼則木
不典直而夏多風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
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夏多電聽不聰則水不順潤
下而春夏多暴雨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冬多雷
雖營以洛下度以歼于莫衆矣以六甲之本性致之

甲子之情好〻行貪狼亥卯之情怒〻行陰賊寅午
之情惡〻行廉貞巳酉之情喜〻行寬大辰未之情
樂〻行奸佞戌丑之情哀〻行公正雖智者一行精
若守敬莫踰矣而五行失位六甲無紀亦即以日占
之東旦始浴朝旭虔燿何甚清明也忽而煜障雲邪
氣起者法為女謁漁美於日出後為近臣亂政于日
禺中為大臣欺誣于日晡時為妻妾侵使輝光侵奪
珥蜺詭作應厲為傷嗣害世蓋日失其陽故星精散
流辰步垂咸熒惑往來無常上明堂貫尾掖劌拏慘
於炮烙也太白竄越犯庫兵寇之占也昴虎出端門
畢賊有篡奪者值歲相守則又來內難寧非知天道
遠人道近者之能大惧耶且五行之權從其所生六
甲之權從其所化五陽之年客運有過先天十三五
陰之年客運不及後天十三年氣之年干支比齊故
六甲不能敵五行也氣運之行各有主客制化之用
則主氣而運客故行六甲暗相濟也氣生運曰順氣
尅運曰刑運生氣者小逆相得則微運尅氣者不和
不相得則甚此五行六甲所由亢輔也故曰土運之

歲上見太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木運之歲上見厥陰水運之歲上見太陽此甲運所由六也初運風木二運燥火三運濕土四運相火而五運燥金其實由燥金即有良金有寒水即有明水有風木即有雷木有熱火即有游火有濕土即有燥土此甲偶乙丙偶丁而戊偶己之類也書稱五行易言六子而六甲之建實自命大撓始

問推曆生律

嘗聞天地之本陰陽之端而已陰陽順而四時成陰陽和而律呂生上天垂象聖人則之而天下大治矣自庖羲畫八卦以象二十四氣神農分八節以紀農功至軒轅氏乃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以建五行而正閏分焉更命伶倫取竹嶰谿之谷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管於崑崙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制十二律而樂律生焉嗣是三王之世建寅建丑建子各為歲首大夏大濩大武不相沿樂迨秦而律曆之書俱燬矣於是言曆者西漢之太初東漢之四分魏晉之皇極唐之大衍五代之欽天宋之應天以至乾元十二律所用之律凡數變而洛下閎謂八百年當差一度晉虞喜謂五十年退一度宋何承矩又倍之隋劉焯取二家之中數唐一行以大衍推之乃得八十三年而差一度曆家宗焉此推曆多寡之殊也以言乎律則律書成於司馬遷謂黃鍾為九寸其三分為損益隔八相生由是而生十一律議者譏其推至仲呂難以復於黃鍾後京房錢樂之復別六十律演為三百六十律與十二律之古制愈謬自後祖孝孫王朴之流皆以黃鍾九寸為法又有以尺生律以律生尺之說紛〻互起以之和聲而聲不和以之候氣而氣不應皆非三代遺音矣此律增減之說也至曆之生律正猶復之故升降之倪非律不足以明律非律不足以明曆愚請得而陳之陰陽之數不過十二在天為次〻者舍也日月之舍也在地為辰〻亦日月之所會故謂之辰天分列二十八宿〻各司其度十二辰之律與天之度皆有合焉日纏星紀律遂應之故律應一歲

之候曆紀周天之運律之氣一歲一周自子至亥律
終而復還於黃鍾天之度亦一歲一周自子至亥次
終而復會於星紀律與天度同同運而並行者也蓋
天日錯行其度乃成積而為歲時日既至其氣乃升
候以為律氣之所升度之所成其理一也所以布氣
因時順時生物而天道備矣亦王道之大端也太玄
曰律則成物曆則編時曆律交通聖人以謀其此之
謂乎雖然寒暑遞檀忽以紀年氣候默行感而為聲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孰從而測之哉則其稽之分抄
紀之纏次察管之長短審氣之高下定黍之多寡灰
飛管通時日不爽者此聖王之以人謀而佐天工者
也至於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寔沈為祟晉侯受其
殃歲在玄枵而知宋鄭之必飢歌北風而又歌南風
知晉楚之勝負妖祥驗於分星吉凶存乎占候則步
伐進止之間非~~乎~~觀天文而察乎氣數者亦難以言乎
九天而九淵也律者律也師出以律〻者法也一成
而不可變也故月令首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
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而聖王之

明刑亦以律名焉然則苟知此者治道無勿備矣不
可不察也

問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其道何如

國非民不天而撫率俾之衆以功主非獨農父事也
周禮分職而治而司徒主教然不辨物宜不審土姓
不省風氣而膠一術以造邀兆庶國何由擾故旦得
譽髦以為山川之鐘靈則幻以為 祖宗之培育則
信以為龜筮之協卜則疑以為年菜之倫教則確
聖天子思養民以致賢故民數登於天府而賢書頻
與計偕

明問所由謀保息之道也禮稱保傳易重
消息師保若臨而父母綏之出入有度而外內惧之
未嘗履畝而教樹蓺民不呼箕宣侯讀圖而尚緩刑
民無畏牿請得本周禮保息之六而參酌今昔以詳
言之乎一曰慈幼自料民作丘已啟算賦之漸夫成
有德以造小子謂莊士可老其材以資元子之輔勇稚
可馴其氣以堅神孫之衛而朴且蠢者可還其畝以
無私漫邑之寵耳道在身民養而勸有友之弗伐身
民獻而凜孺子之其朋所謂包蒙養正使無失所已

矣何以漢法年十五而賦予六尺孤荳能勝役因是有給胎養穀及廪童子之不能存活者恐竭太倉粟又不足市恵矣後世有凶年鬻子為之贖之法而甚至易姓而買與嗣而俞息不加溥予然贖入井之赤而養之國中以蕃丁賦與收道旁之卵而育之徒卒以壯邉衛終不若僦舍賜埜使異日進版通籍而榮否亦退編百姓而慦即荷鋤戴笠皆有士君子之行也一曰老老自對策從征咸懷木静之悲夫因杖年以外鄉國謂嗣王尚賴耆成以耆先正之典型文治貴古衣冠以身昔民之懿軌而危時亦急詢黄髮以救多慫之疑事耳道在爵祝而勤説履之非褒巡狩而首百年之是親所謂崇齒終年使之覲化成已矣祖所以後時民六十而桙算也無餘子何忍不歸養因是有香山巨望及耆英之燦聚老人星者又恐身不輕結綬終將君伏臘矣小民有世絲著瑞及頊須史見漢儀之盛而甚至人帛而禄户酺而車典不甚盛予故避秦而桀採商山之芝與不知魏晋而衹識浔津之漁終不若虞庠鎬雍使開親親而貴仁風睦俗

而知義即棨身骨立居然圜橋之更老也何謂根窮侮氣獨而畏高明斯民所由多在疚也與上人共有此天地而狎民如鷄劉復生揮民如蠅戀莫訢廢農桑而避反支中主且知不可乃立之肺石而反君刺木其不對為天威咫尺遠之既若萬里而猶使見私鬼也誰實使然則日講治内之采徽治外之天保博公子之仁而麟趾廣諸侯之仁而騶虞而後命衆無伏箴於庭也胥匡以生忱如聞七發而病霍然起則大臣真宗子之家相而能不自慶后至之我蘊何謂恤貧蕭壁面而解慍絃斯民所由恃無恐也為國家實比里居而政不猛於虎瘦之輸額律不峻私羊恀不災告賜田祖之半而妻貿子易救荒何不若拯焚乃無佚耕籍而勸稿貸種併杼軸詢焉元元畢陋方揭蹶以赴急公而不至罄懸時見也誰實田天則日考舉罰之不再桀懸之不作損膳服之正以問飢羯享祀之蠱以益賑而後子黎可不莱於塗也相倚為命直君渙王居而汗決民膏骨則君側有卯風之蓄繪而能不日敬施舍之教息於是陋民國之枝也而

依

智愚以次而移則刖門暨樂有定位矣奈何有螫蜂
血頭士之悍而使忠僕先殞乎以蕿菉之拙蕿麦阿
晋可鳳以直挺之执直律老奴可董必盡富饕長鬣
之相乃可廷立而議東訟質繡禍乃在笑而黑面發
畫敵之憤臢是奏白樹之提病豈在貌即其材栲栳
亦可守府無債而宇宙果生棄人耶故又有所爲寬
疾馬善人國之紀也而善正以富而殺則閨中塞下
藉豐肥吳奈何有奴筆利李倫之財而使金谷無質
乎寡婦見重於秦始懷清是臺仰令得客如馬卿上
林取貴必欲踵乎芈漼輸之術俾利歸主〻手是自
占侠乃在民而仇心有壽母之千金疑獄有通神之
十萬病乃在國此其家不貲要能折節名任氏而朝
廷不終利賴取故又以安富終爲孜前史戶部〻天
下戶口之數衰時之齒較治朝倍盛始黃禿髮俱無
俾免豈必揚水戌呻長城築怨而況吏不鳴旨稚不
樂飽行敬道中者盡頻連图告與奄〻薄息之楞丁
也尊壯侮老習自鬱夷而苛求督全誰爲君子貪吏
力能剥君以自肥豈雖竭廬以填慾行且贓量勒名

思呼綠林白米選端木陶朱家而窺其室中藏吳安
得使太公爲傳呂〻爲保而說劍即以措芴文〻之
率教款先孝肅之拜好恐後而婁桂即有乳哺然則
身感時有道之長而三〻下識端揆宰臣位兼師保
豈徒出入均勞哉凡以爲民也此五臣十六相聯袂
而起而十夫定辟八子彰瑞多士寧邦至春秋亦多
國良矣

問郡縣入爲守相漢制如何

郡縣守相之制敘見漢宣帝即其一時已不能全得
無失而況後時事歟遵其法而行之乎愚請得因
明問所及而就漢言漢以定繼漢者之所宜爲漢宣
帝生長民間若商祖乙熟知小人之依不適有居之
戚以爲與朕共有斯民惟良千石也於是慎選郡邑
刺使及諸王國守相久其任不數〻變易凡治理奏
最輒賜璽書勉勵增秩賜金至爵關內侯後公卿缺
即孜年來增秩賜金進爵者定爲差以次進用雖明
經射策得爲高第衆許有宰相材亦必許賜政事考
莅民功由郡第一入守三輔而後皆作元僚相天子

故一時循良獨盛如桐鄉渤海東海潁川誠彰彰足紀然而有急於邀譽以干主而自固其寵遂得竊經術之美名以暗售其奸若蕭望之其人者望之在元帝時頗以元老見重當其在宣帝時補平原也惧弘顗之中而辭為左馮翊也必得中旨諭意而行其始也忌將軍韓增之功而重矯節以抑馮奉世之賞其繼也且惧延壽發其廩犧官錢事而坐棄市矣然為趙為蓋為揚之冤死未聞出一言匡主猶惧遂讎也至位匈奴於諸侯王上首足下桼乎初附史高究藉石顯相天下固當如是耶夫望之猶如是而能責王成不以偽增戶口進王霸不以鳳凰神雀進崇尚刑名之朝芝草甘露何紛紛也其材固不同非能相飾人亦有言汝筆可至刺史參政魯子敬薦龐士元非百里材武侯之稱蔣琬亦云則相天下與治一邑實異故守郡者先有令名頗得百姓心果是自負而繩是以居一人下或反狹民而病國若宋王安石青苗法獨泞于宰堇時民至今祠祝孰知基宋亡國之禍耶況武襄善將而入相則病孝肅善尹而為輔則拙

文正文忠尹湖尹杭則民安之而留事天子則不靖正直如廣平丰度如九齡議論如忠宣善處人父子如鄭侯日奏四方災異如李文靖愚不知其以何郡治理微也夫材固有宜分任不宜獨任者有以老成慎謹主之而頑利佻達俱無患以喜事急名參之而凝厚持重不能救者歸魏公謂相天下不可無胆以才識易得代稱不之胆獨難之而古亦未易見然魏公在西夏而備在邊入汴京而帝是頼歷事四朝而定國本愚不知其試功果起何邑也先儒呂伯恭有言大臣西責所革震撼擊撞欲其定爭甘煣濕欲其調齊盤錯紛結欲其解紓顯闇汙濁欲茹納固非烹小鮮者之僅以一節著也且治則用嚴用寬用恩用威若秦越人肥瘠唐衛人奢儉雍異阜土剔揚鹵澤自不得執成於意每因病以藥而格君心非禁邪必先未形杜患必從相漸然後鹽梅舟楫雖賴有濟實神行其間而不知所為者觀漢淮揚奴視大臣公孫弘而獨惧汲長孺之難惑以非宋匈奴不畏經略若种世道筆而獨謂中國相司馬慎無生事開邊隙君

實固異已愚不汲長孺矯制發倉卧治淮陽不宜以
罪律即宜以曠律果何如稱循良長吏也況學不說
與忠不蔦郭才不齡崇度不正揣而思結比黨以阿
主復間取州牧守令之小忠小信以窺主欲而斯天
下究必長養奸猾者次第而聾瞽其君國家安得不
擊宣帝綜覈名實重郡縣守相可也歷三考而視報
績之最多以入為公卿一時亦未嘗不多淑也乃或
實聚斂而名理財用實掊克而名抑兼并實開邊而
名討不廷實尚同而名一衆志也若移因外舍也斯
之以囹圄空矣水旱不以聞也稱大有年矣以諫諍
路絕謂無事可言賢材盡廢謂小人退聽上行下甚
人主安得知之況人主倚大臣為耳目大臣倖其在
已者平日以何事得寵即含此無良策矣安望其引
君當道耶況漢以少府朱晦議祥瑞坐左遷其綜覈
當否又何如耶春秋時大國之大夫命於天子次國
則或自命即相業若管敬仲亦錫賜已耳尼父為司
寇夾谷一會分霸國寵優之身首如他諸弟子使敵
國不信盟而重一言者亦効能一邑未聞得盡土分

茅也綱目以初命晉大夫為諸侯為亂法之始而卒
不懺孔子不得侯以為周天子過夫非一國可以天
下之材治而天下不可以一國之理〻乎令春秋時
不封建而已若後世之分郡縣矣愚知果達藝之材
與智勇不欺之器必因材受任若水火不相借矣孔
子獨以為邦與回南面與雍而不盡許列四科者其
意可思也　祖宗朝天下朝覲長吏必令其所
治之耆老與俱計偕　天子引之廷見問縣令治否
得失果賢而有實者以卓異徵之然終不以尊禰淺
之憲儐轅破犢之惟庸也乃育賢才於成均擇良祭
酒為之師　高皇帝每親臨課視爲重其學不重其
質也及已出學矣而試之清要或授之繁劇以驗其
學之泥變不貴其才之巧拙也然後為輔弼大臣乃
稱一人良而萬國貞矣故成均為宰相之地自後
成祖有庶吉士之選周文襄不與而　特嘉其志許
之入此惟東里以儒士起耳餘文定文敏熙績臺省
坐臻太平固代天之相也文達在　英廟朝容畫頭
斷萬揆精覈局体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單縣封立

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豈生死富貴所能動哉弘治中華容洪澗鈞陽雲寶諸公志存約納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狂安馬局体似又一变然未嘗非名卿也　神廟時江陵之才吾元之學吾君實而执吾剝國究以攬擁而敗不聞誤主斷結之若太倉吴縣四明諸公定亂定儲灼灼史牒愚不知烈祖擇相之意果何如但前不法兩漢後亦不法唐宋則視宣帝郡縣守相之制優劣固不待辨矣。

何以知敵壘之虛實

儒生不諳武事則仰屋而思文治耳或若吃艾幼年每問營壘善地當世笑之以為迂而非務也博極群書孰知地利阨塞險害及名將下壘得失猶恐按圖索驥終必受患故聚米為山谷形不若身至金城上方畧也而变化孫武之虛實精急吳起之料敵坐文皇衛公於而徐思其問雖方且集思耆老誠結士人思招鄉導廣光得敵情以為我利而偶可收坐勝之益今　明問不及下壘之宜否而急欲知敵豈非敵多狡詭能以鴟張惑我驚心既使我奔命欲疲佚皆束手就斃乎夫上稽載籍敵壘未必雖知其擇善水草便居止擊刁斗自衛智勿遜也山防絕汲水防溺淹挑塹布角警夜無誤嚴相勝也居則掩旗息鼓偽示無備行則塞井夷灶勇誓不返氣同滿也即蓄工據形彼利此害内以衛腹若數十萬堅兵以壯邊又若百十重鉄甲愁莫議也何以知敵壘之虛班馬聲矣而落烏城烏嬉煦相樂則用羊而鼓寧不同唱沙而籌乎何以知敵壘之實犄角成矣而蒙乱踞豹無瑜夷地則氣蒸而雲寧不同身胆而嵎乎何以居敵壘之虛而若實曳柴揚塵伐木以益兵勢偽旆以疏行首登巫升巢無不覩火特未可與無勇者謀而何以知敵壘實而若虛匿壯出老外伏中空形人而觀蹴踘閑壁而鱟㝷食毒淫祟草策全以詭未可與伐巧者謀而年然此固成局也智在吾先者得早為之而立於不敗至於率十萬之衆連營七百里餘而ゝ諸魏氏吳將敢死之士分屯亦且二十里而平蜀報漢則知上將伐謀不如丈人之執義也哲士輕險不如老成之持重也澗井陷隙不如牢如羅兵家所忌也而

深謀者反得怒之以爲勢奔走勤勞未定未息銳衛可敗也而仁信者反得動之以作忠則虔實不以地也鄧鄭國渠而歸秦俱利衆陽城而宋元始羊得失國在人矣則虔實不以時也性亡不避而仇國無邪戚星在彼而師行亦克亂盈息國在急矣五丈原之屯狼領者誠悖心矣而甘虎畏以侯之釣鰲山之城膺視者殺不忘矣而急搏豹以擾之列熾燃烏而收土鐙之捷秣馬夜俟而創休哥之臂一以三百騎大舉一以千餘破敵焉何孫文亮之不及黑面將也雍熙利戰以就食雍州而隕無數於陳谷建炎利守以道出鄜延而拒討臣於廷議一敗岐溝而燕薊不可復一遺符離而中原不可望何必孫忠獻之異於曹武惠也其因敵之發壘而與之爭專澗既屯然後延安因勢何東致粟其得敵之要壘而奪之爭白豹未歸然後旋屬我破積聚我焚靈武不棄則表裏山河根馬饒富時有文靖奈何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綏州能守則拔納屬羌湟蘭可復韋頓魏公庶不使中國習裳終成祗壘故蕭撻凜不中裴環之弩而宋師不

可通河呂許云不法子囊之智而契丹猝將南不溝壘未成可援也且戰且城冰合果如神助旌旗亂動可擊也誤發進音盡敵豈藉人謀貫手及肘而鼓音未衰朝銳豈能夕惰吞目割腸而戰氣愈雄志立不困人挫夫人身戎服以亂江中之楫兀朮向水營而鏖面陸姑編行伍以佐翁孫之戰雷將相睢城而受矢然則以壘臨敵者上也與敵爭壘者次也我欲壘而使敵覺者又其次也至使敵壘之而反得驕先處以禦我爲術亦卑矣相度今日之時與勢敵亦何必壘旗鼓所何而迅風馳任心奔突雖露處而無以困之雖粮竭而莫可促之一旦闌入我方圖身會議視賄摔師蹜蹜焉受命黽行三十而宿二十而止被邊之民已蹂躪不忍目睹矣而我且思報睚眦審喜怒結寵腹豎使操筆墨而議其後者力能威之以與我全軀保妻子然後問城土之與敵若相遠者握重兵而屯馬發旆商禦止盡故事耳曷謀足以摧敵問有能者兵未動而聲已聞實未至而形先見使敵人謀我日深倫我日嚴而我徒孫虔聲以來實禍矣豈非

我特示之虛以誘其必擣而用實之奇不反在敵手
因成較事虛實若炤數不必用以薄我〻亦何從窺
番以過敵昔　高皇帝命将代蠢戎而授捧奇即智
謀之文成神勇之魏國百不一浔而萬里之外既脫
之穴知廟筭則無不中者凡我所進止與敵所趋舍
何甚瞭然也　成祖躬埽胡塵行必絶漠而大寧棄
壘遂使左臂单寒然聖不世出非特駕軼往古也厥
後惟責成相臣與夫督撫鎮廵已耳楊文貞對　景
陵曰令內閣臣知邉将才否道理險易遠近及虜情
順逆惟紫耳臣等皆以不及是以　裕陵初祚　昭
聖臨朝而邉腹尚賴又安石彪鎮戍大同遣使献捷
獻陳斬首無算皆梟致竿木上不能悉致并文肅出
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汝梟首置何
所其人不能對而後曹石亦不敢扶虜以恣摸自河
套之失虜入居内地邉臣不敢正視王威寧謀知滿
都魯等駐西路而妻子營於紅鹽池乃身率兵薄其
營擒斬多首盡獲其女稚駝馬令滿都魯等掠歸而
廬帷妻子畜産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

河套地厥筭何偉耶沈希儀之在柳州也求得與傜
通商販者數十人享撫之使為調每得賊聲息動静
凡有出動雖肘腋親近不得聞先鋒旗首不及知而
賊巢他所與絶遠村落度官軍所不至者沈兵又未
嘗不先在善以甚風凄雨天冥〻夜察諸賊所止宿
散遣人齎大拳砲使敵無不滿伏觸崖往〻凍墮而
死出入何神耶他如俞大猷之畫地鑿溝刻桐通行
而竟殲賊與韓雍之直入大藤峽項衆斂之據賊水
草困賊而終擒滿四者後世可多得其人欤然奇於
梁太保之專練家丁時〻出塞劫虜營虜不敢輙近
塞尤莫奇於　康陵時仇鉞之擒寘鐇也身以已陷
賊矣乃反嗷嗾賊何鋒急出守渡口防决河灌城過
東岸兵勿使渡河而以計捽殺守城賊周昂因賣錦
虜鐇将謂得敵壘之虛實故無不効耶謂徒得敵壘
之虛實遂足坐困耶大抵用兵者尚疑即可以疑敗
尚信即可以信敗而崇慎敦正雖甚善出没當之無
不立窮矣故節制之師稱為本節制而仁義行仁義
而干羽困壘隶壘破壘立壘惟所用之苟知嚴警於

平時而且因加己以臨敵愈不能不服膺於武穆之
五字也

過宜言文目

寧郡許公德政碑記
寧波府學碑
上魯國王疏
會弔陳烈公啟
啓王園長老師
某孺人五十壽文
盟隺山祭閔聖文
同盟祭孫震吾文
祭某文
哭沈岳生文
祭某人文
祭葛海門文
哭許玉斧宗師文
奠徐母孫宜人文
七期哭龔隣士
葛仮上稿序
任社序

贈叅軍說衡王先生遷居序
奉賀誥封淑人朱母楊太夫人六袠壽序
勸賑序
崔書序
二沈子合稿序
某集序
范眉翰先生傳
與閻年書
與陸康侯書　又　又
與友人書
與白下孫如驥書
陸黜明文歸與選姓氏

過宜言

明華　夏吉甫父著

沈士頡詰先父
楊晦遵大介父
高斗權晨駟父
高斗魁旦中父
仝訂集

寧郡許公德政碑記

今天下輿地當聖天子東南臂者無若留都與江浙而甬上尤稱要害特假大將軍重鎮之然不能戢民宄亦未嘗戢暴旦久思良郡守為撫循蓋哭疲童歌舌矣茲何幸而獲借雲翁許公祖來殿此圉也夫甬地介鹵其土磽而民健悍然亦知率令故易化持以宅處海隅與魚鼈為伍往昔倭今昔賊數年來吏昔抵禹天偉不使腹魚鼈而亦無所避舞法者於是甬誌可載侯牧凡治能懲弊者稱最上焉然用維治而不獲乳若中年用兔治而不獲縱若京兆用稻治而不獲明若呂陵用澗治鑪治而不獲安若上地静若淮陽則安得望之廣漢稚圭希文事以社稷才出為

刺史安枕而政自清耶始公成進士為計部尚書郎庚凩庫致国自遠矣豈不忠信敦笃〻炳天壤哉則聲名先無損於治郡而東致先世因太獄之後奕著顯哲聞封公祖嘗一為邑宰不數桐鄉愛民及先生身真兩山大小馮諸傳也先生後從春秋起斷獄以麟自漢也世業隆重之允元明保發奸柔遠將盡十二牧五千州悉以來蘇徯后焉句甬方祝得天而書老士民咸曰天何暮我叔度哉將謂甬不得歲而頓公之粒食我也甬塗無瑞而頓公之醇飲我也海市不蜃而頓公之縱登我也假非公而成烏乎癸之齒烏乎纂之而群不逞鼇伏否鼂鼇其煦否雉馴圃吊渡比鳳凰集潁川否譜著慶公食寔否夫環五邑民祈歡好其婦子歌呼烏〻而反思畜租將荼甚拮据以瘏我公驅馬迪禮極於羽旄尾脩百痒至我者而惟以薔是圖〻則〻太守真元后文毋矣夫今日藉公若幬不可一人無覆頃之必藉公若離裹又懼一日去公則澤國咸庇公若命也今慶公下車而耆老則脛集而迎笙諸生為公祖門下士若某〻咸子姻族使予得畫言如此雖然記稱成族化民必先於學先生從春起斷獄以經漢世已隆重之况復衙高赤僕杜胡何必頓楊得意言然後知人間有長卿耶則已置身於鄭玄橋公超市戴憑坐重五十矣先生又為藏國之祈門人慕法孔子者誠無若衛國考亭而叔考亭為宋沈端憲公渙為勝國許文正公衡澤何能斬知先生教多士必不絕孔壁聲為彬〻起魯諸生禮樂豈惟使重譯來王以靖海巡即大將軍無所用其武哉予又將頌於朝曰聖天子化自東南矣

寧波府學碑

寧郡學之建毀興葺載諸先哲碑記者甚詳且悉然必經濟巨公惠忠廉敏者乃獲性惟大猷而舉之故致人材蔚而士亦多出為名臣後人遂以郡大夫卜君聖文華之運近因學荒而不治類圮於因循者多歷年所且得某州公繇計部尚書郎出守吾郡精練風著入境視學釋奠畢環視黌序而憫焉因同博士弟子商所以自捐俸外益以贖鍰委心計直諒之耆而後身為之鳩工畚執公餘即詣不嫌與操人為伍

凡新者因者坲而更者拔識棘而絜且色者務無苟
且以奏功而必永ゝ之是圖雖不度具舉丁夫雨集
未嘗議輸泒以起嚳僅歷寒暑而殿齋祠舍靡不崇
宏壯鹿雲蒸霞变輝煌椎古諸多士沭作人之盛舉
相率乞余言勒鹿牲之石以垂不朽余稽往誌吴公
治平第一僑兆貫生文翁化蜀俊挺犬子我公嘉乃
政績得乂安東南臂以答明天子者如屠妖龍法猾
賊雖旱不災雖荒克濟雨雪應於祈年職戢於宇凡
事興民休息光於不毀一旟而淮陽政清者及今所

未見也曾聞試校矢日屏黜他遑使呈身營倖者趋
而知恥而博稽有道之士必不甞含爾靈以觀我頤
乎則葺學特其一事已然前此不乏任是事者何以
多方奬勸上自部使及寅位以至義者助有差而未
聞已而竣即竣亦竟毀有如公之忠𠫭簡易無擾無
率教足尊而澤可思乎諸多士以時習禮頌膳寯奕
能不替乃公縣黏彙巽之雅意入學舍而郵馬馱王
弼之為進射圃而酢公褒序黜之觧敦廉恥而崇節
義修身好學不倦濟ゝ寧文邦國用光公固以萬世

作人一朝而諸多士寧不可以鋍報上罔極哉何必
如杜公碑必侯水立然後徵不朽耶耶

上魯國主疏

重地必須得人乞因才簡任以安内撥外事臣思主
匕御紹面省杭寧今雟猶踞杭把江過禦則面猶彰
蔽也而避雖者狡奸者横将悍兵思打糧者俱破浪
至寧以弱之内而奪之食則杭隂且重啓也民不聊
生何可固圉武不馴性何可禦武自非彈壓得賢撫
綏得額東南鎖鑰寔ゝ疑懼今満主上陛道臣某專

任巡撫誠用當其材戢猾得宜矣而加御署寧波府
事臣某社稷大器矜情執法懲鎮差而杜噬民之害
肅驕伍而愸從律之威綜核名實寛恕小傚務持大
體喜崇休息其特身御下安邊裕本祇期明作堠詰
奸細而毋好事滋擾真激濁扶危之憲臣也加衔署
寧波府同知事臣其發奸摘伏如神勸耕諭業如文
或曰古之遺直或曰衆人之母威估鯨波浪法黜狐
社惟野馴禽惟或渡虎真馮翊京兆重臣所謂刺史
即相大守即将也今臣某奉旨以知府揖道事臣某

以儒幹列同知不免掩能抑智未可展驥項騶含無
竟授臣某兵巡灘道特予勑印解謝府事而陞同知
臣某任知〻府定川舊有軍門府署原為撫臣巡還
祀江之所祖設汛地整飭鎮臣戎務似應移撫臣某
遵祖出鎮而道署又可仍居道臣則憲章不忘体統
無黍干城因壘兆民安席矣又臣思昔日文強武弱
迄今武強而文不肯弱遂致相持起釁識時務者為
俊傑調養氣質首在黌序培風育才之化併藉臣某
協贊一方是又多人士所願奔走者也臣標不將卒
多屬寧人每聞訛動謹凜傾室家道府得賢自足消
其恐懼而一心勤厲矣

會吊忠烈陳公啟

國制首重養士尊隆篤摯而今日秉輿凡有胸者不
忍以蒭聞伊屬誰罪同社蹇不獲發遇知人快隨忠
節同雖貧無可散捐結客奔興義憤同仇接讀邸報
知吾鄉陳賓日先生以臺中死國而先日刎從者時
氏以下妾死主兩木焱〻一朋烈〻臣誠委帛妾貫
可冠逝心如焚孤桂清濁流淫瞑目猶視指髮車倬
漢之丹藿吾惟泣日呼穹芥軀獨愛捽祝節沒無愧
董中夫子生堪稱王國寧人敬撒共心於某月朔日
辰刻齊集府學明倫堂設位瞻拜仍議公請選地特
祀噫皇上十七年勞傷神瘁民艱億萬心拊育報享
身禍去奸振痞從善轉圜罪已數詔有耳皆填亦能
言奉天慟舊袂之忠纂直默忠通籍項聖肯誰為天
宝貞不舞之象惟公得死猶歸覺已已猶無公等擇
捐軀雖入甲中光見伊人有母不願孝既仕朝祇樂
及膏有類不依違即居鄉寧雖旗誓天開領袖嶽降
甫申肆敢懸撒僕標何似項拳公舉請言血誠尸告
應否侯諛生祠

啟王国長宗師

天濛儒人不律縮劉蔡之火國綿鹿運石倉長農之
孫是以數腹剖於伊阜應似鳳侶梧而天自興語況
當轉腕舒於魏邸乃若春生雪而國蕙揚芬故曳綬
映桃花烟霞色宰相之器而垂紳抱桐桑麒麟國文
士之容園古王老公祖下帷思神穿床古集位周泰
漢晉而弟其價昂薄不宪呼貫陸董揚而引作朋否

可俟寵立論爍九流之液搖筆充四海之鋒博拿出自王風富艷全無霸氣雄則崩山立浪覆傾天地之心怪則飛電流霞驚眩星辰之目閑若停雲靜樹去去如來清若彩石文魚歷歷可數人云墳可四而籍可七遂知世應萬而業應千豈僅賦欲同時從致花恒植禁大抵理勝者文薄薄則介貞色濯傳謨典之首功惟夫文勝者理消消即意巧言繁媿燕許之大手嗟當世粉澤而成黼藻乃以風雅革浮後悲今日纂鍐而為象形是獨波瀾廣弘戊庚中丞不墜輕清之目盧黃門爭流重濁之風捧腹縱橫樓船汾水三都宜傖父之辱停是頓貯羽獵長楊九辯請騷容之愚雖窄日相尋未敢與李杜杏名而得讀公文九圖猶如扶續即雖談論席咸願與札僑交臂而必接公語千里渾似流丹所以潤地曹王拜禮樂於思孟佇看　天賈馬想經術於契薆六合殊材蔚興意匠八方奇傑標建文樞章當厲鑰東隅得借鍊兵海上文星見於澤國紫氣聚於句章慈風孚解辯之夷韶英與鉦鼓相襲壯氣肅朝雲之瑞鯨鮭尾蛟蜃共馴曹飲方酣二家葬蚩尤之骨安碁奏局一方釋李昊之警八極治如是杯十萬師賢一紙虎座之神威既展螢雲之光氣聿新拓括而至嚴廊儒業自昭史冊勲伐而有儒術旒扆不負車書某拳稿有得　世方深重理舊言韻揄恐後登不拈之岈崇葉增繁袞無價之場深流弥廣

某孺人五十壽文

始予為諸生時與齊雲先生家君某相嚮慕頗居限一衣帶水未嘗登其堂記偶於文衢識其儀狀軒圓而奕奕光起然亦時或見之旋聞仙去國中休杵呼阜以著為佳公子梟及予問床洋持三董子愛弟緣知持三即其快婿也因獲聞其外母　某甚悉邀其孺人失天之之年歷今十有六祀矣向固頌其孝淑也偶以猥厥子為孺人慮忽而朝夕拊諸勝者清雅弘遠詞麗器妙使鄙宗復見此賢焉乃知孺人曾為置側室且安其誕育而特珍之若所自出也某又清白裔未嘗餒貧也孺人矢中道志服浣衣至敝悲勤辛

切作嵒以裕有負郭而佐嗣子讀於是爛其盈門倖
持三虔尚塋既没無易古藤几而　為聖小兒廣得
被以興氣類接斂聲不墜東族而觀政應名象毋不
誠稱賢婦鵠哉予稔前志魏任城云當為外氏成此
宅王太尉奇其壻裝散騎謂君單勿謂爾將受困寡
人壻武子與衛玠明珠在側朗然照人弦玄之領數
為司空中外州司空越席而提其耳今孺人五十稱
艾持三舉其子某其壻某乞言於予以佐觴而左請
通右簡要以次獻椒於孺人前休哉曷不令其外舅
某見之則孺人德弥劭矣予復謂持三予能言孺人
甚肖誠言持三所興佾觴者曰某亦惟祈不朽吾外
母耳豈敢供餘吾敘頌固有之黃地之卵可銷疾翔
雛之菱可生羽馬丹折蝦鬚杖為路公食龍肝爪舌
尺而不　瑕丘桂醪舉体如金羅膏一粒千歲所不
俾錫餘力以津之也亦知西那汗國之聲風木七百
歲未一損三千歲未一折乎其以是為孺人栢淨忻
國之蘭金泥而鑠其色變白有光如銀燭封函匣匣
而鬼魅不敢干乎其以是為孺人石世界有盡昆明
水尚黑也相傳滄海不盡為桑田　六廣洋為古如
恕乎其以是為孺人竹孺人亦烏可朽亦何論予姓
方隆貴甥接起今日者孺人持予筆之色動念彼天
意不能無慨然其速持吾之所以壽孺人者以佳武
亦為予言而加爵矣

盟崔山祭關聖文

維神生肩臣弟没爲帝王累錫非榮選言莫議讀麟
堅一三之節數欲挽於存心乘馬遇六二之屯剄敢
婚其不守寸心永矢合天道地道人道以著尊兩頓
平持統儒宗道宗釋宗而成大義聲齊世赤表萬年
夏等憫人心之作巧嘆古厚之莫敦風氣莫可以散
懷賢聖由今而日遠告善胸甲規非耳瑱袖手敗乃
公旁睨循私鄙誰則復生知不媿方且聚首與背言
同志惟悲友聲特戒是用瀝肝作誓剖腹不移以薑
桂鎖入山以楓葵薹用世以揮金暮夜握霜節晨甘
司馬之四壁信吾朋以攖麟袛里居捫蝨麗天日止
成都之八百桑咎　予主而捴以耿耿不寐謝　皇
吳上帝以然諾不欺出入不悖為幽贊　明神自今

伊盟虔後莫替毋黨同伐異迹標榜而取譏毋我石
彼戈竊貌交而傷類毋自恕而責人太雅毋傾恩而
求多無已毋形嫌而性昧使盟好不終毋尚客而長
過使縱匪敗正達窮靡間尾首咸遵皈依今日之
帝君忠貞重及於曹奸復慕昔代之 亭侯仰止莫
弛於國猶有渝此盟 神人互殛

同盟祭張震吾文

維祖抱孫祝孫成立孫將祖鬚求歡索食將啼笑以
當鼓吹而言〻朝夕况頂摩鳳雛手携燕翼晚識阿
翁實自孔飾登堂茗戰欽翁齊稷翁性孤高藝苑培
植謂孫幼衆身同棲息謂孫傒寒慎簡出入謂孫美
秀妙選津良謂孫强記博求友匹国父道尚嚴純用
慈督快伊子有兒笑容時掬憶晚過從翁不扶藜揖
晚升階道範慭肅神健氣王迎入朝典表史裏經織
孫錫腹晚賴函丈之佳朋覺彩纖珠玉伊南極之明
星猶服麗炳蔚分含飴以潤滋不僅餘光之竊隣壁
而遊登榮於重慶無非世緣之傳考室胡天慘悽威
相從迫尚未及耄耋竟不憖遺一老而無許須臾即
震歛魂魄孰分賢愚而天聽應卑惜不疼我勝友之
何隅即永絕大夫於夜臺或未必蒿里之閒無人而
况覓假翁以日月何不可身厭孫之非家食〻而相
與祿養於于〻子吮藥孫吮棘曷不留翁而甘寄子
食胆孫食蘗曷不留蘆芥子茹茶孫茹連曷不留翁
而樂鮮雖子賢則孫令而孫以悅其父者悅其祖然
子孝則孫順而父又以資於事父者而慈厥父之孫
則曷不留翁而使書扇慘視手澤慘思一旦孫隨子
以慟哭於中庭嗚呼晚與孔飾學則同盟痛則分倴
耳聆翁訓箴規中禮哲人忽殞典型誰起奠膻百身
零涕如雨

祭某文

桃源歆春栢房宴夜雪海淚萌錦山咄謝風黑天迷
夫人莫贖遊宝瑶池登大悲閣齊休里臼鏊輟筵歌
或泣或慰各諺同愀慰夫人德允篤眷靈作配太翁
東府蒐英公車螢對臺端著聲借貳西江政聲赫〻
威肅萬夫寅曹辟易再理鹽筴握綱持紀墨吏風解
猾商茅靡旋榮憲臬目及無全犴犴擊繫闍饒毋錢

不為虓骹權門杜跡諭訛交扇尤能操餙拂袖扁舟
杜門九石項曰有伉丞老燕冀參伍近運貴恆絃易
紡紱侶讀紫金萎折夫人布衣蔬諸姞一衆服魚軒
拾如歸恭　則世恆非惰則術夫人端肅不逸不倦
常布自如貴莫我變太翁矜廉夫人是甘太翁績奏
夫人是將太翁解組夫人是箴太翁林樂夫人是寧
德傳譜誌寵綬昂姐臧戴獲銘令終仙伍泣夫人壽
僅踰六秩芝堦蘭砌天〻縡〻中原鳳麟高堂熊荻
淵躍眉臨塔題指屈倏奪太翁含悲讀禮暫緩推輪
奉慈藤几夫人胡忽繐爾沉烟石烟電火焦山竭川
德積何淑耋耄當年慘及子嗣哀徹重泉即忝葭誼
抱痛呼天雖然林澤知盡滄波亦竭蘭萎霜雰桂枯
月鈌緄煌封語偕老釋　群龍歎角累錫恩輝夫人
康哉萬福咸綏其也無些可招有頌是襄暫憇仙遊
来嘗予觴

哭沈岳生文

嗟〻兵生其呱異地麟耶其借博士魄耶其守卧者
與七日戒而遂迫作西山起耶豈若人言岳生不屑
屑與世競艷利而永樂長吉遊耶夫岳生通心道志
篆腸緇胃玉體鉄肝果仁山義出則使州牧之　柏
松咸悅醜脫之墳歯俱毛處則令相勵之盟諸不寒
地陽之流言莫信以領抉同社之衣以氣鍊共人之骨
以識砥瀾學之狂以袖拂交塗之土負郭無壞而甘
蔽以怡親色硯田將獲而蘭壁以壽家私蓋囊不事
資産聚國族觴其父曰得此可兒投羊未足製衣走
鄭嫗樂其閙曰宰哉有子謂宜騰鳳揮凌鵠羽胡為
偶受知於歲校以數多士而一不得志於卯闈棘席
神疲廷趨身萎即岳生之勁挺落落謂四方上下之
不可歸来而予且謂精情疊志覺父母朋徒之不可
頓忽顛生孫子諧孔昭後身胡信說金粟借現供奉
才子瞻乃同仙史寂鄙者援術家星士之言謂天定
人莫勝曠者撫風下人畢之誕謂逝者南面樂陋者
迂彭顏石范之盡謂秘器不宿愆違者誇眣雪磨杵
之志謂沒必有恢而演而予等獨悲夫節志許與又
章常礪日月矢心久要莫棄今其已矣何處毋得一
岳生相視而肝悲氣義興言及此潺酒滴淚神必有

知感同嗟嘰嗚呼尚享

祭某人文

氷清暑爍瑪昇霜凝石萬膾邕曆千鄉福江翁伊昔
介諾烝髦指揮石碟大小山聰未白出甲章帶浴書
痛翁茲今時韡修目蒼生嘔起朝野望騰視水投軾
入楚奠舄捐身許國嘔血答閣睦側蓬蓁臥庭淚栢
天不識蠢入莫贖翁致式峴羊口碑壽石式敬州崔
心杜楚金異邑戍桐載途脩竹騷些拂屋賦皋沛流
剔抱忱私從同遲獨勇惟毀滅毋慟未亡型身執儀
怙室無父視彼食寵誰鄭誰留視彼乘危曷巡曷遠
瞻言尸素壘恥增劬更觀肉謀地荒廣泊翁者不朽
郡誌旌功翁餘未懷嗣孳繼志喀喀泉瞑煌煌土榮
旅櫬歸來升魂降祉與薦顯簋滌陳潔卮情深洛淺
聞如嘆息尚享

祭葛海門文

日者卮辰孤旦少長登瞻顯嚳肅懿視袷摹範謦贊
文誦師聞淑揚剡屐不鳩端襟尚羊和凝講席齊稷
呼鄉慰孝寧順邦家藹祥更式型典能昆宗伯直忠
著節袖風解組膺雪晝狄獲以謚歸公歡慶席繼膺
寵召公焉報國存奠天歿沒榮蓁石公貫終始褒哉
賚勅介福百年隮耄頃刑老人不耀謚乃在歲哲士
云珍慟天曷濟惟予小子長公兄弟願言身贖禮集
琴悃漢未竟崢嶸需遐況有操奇羞次令子曰貴曰
富人然公唯公方不朽猶當彰恍患予師儀慘言神
壽拜繪焚孟如聞貫解助我畏友辟踴血濺縹渺神
來歆茲悃奠尚享

奠徐母張宜人文

始某輩登堂拜母也母稱未亡人吳恪共遺命署統
水然悲焚凍以益兩嗣讀我盟兄碩客時甫蓄髮錦
心玉立篆胸軒舉長公韶齡俊雅兄軾弟轍修遺長
石不年母折左肘之祠泣天之戶泣子復撫深閨悲
慟依倚聲手軋軋聲侯喀喀姑松媳栢影形晨久而
不禁碩兄入勉色養以為母歡出其名高以彰母譽
善事丘嫂珍惜兄裔嬎安逝魂不忍頹隕婕涕以滋
母感於是里中方正有道者借是喧母碩兄曠奇其
抱茂儒撤朽天者格孝神者佑友挐海內領蒸國典

髦九具千古心及能文有當世名頌隣之而之過而市合罵而旅聚出髫即與計偕而棲枝上林年同聘誼於是士大夫疏戚遠近深知耳熟者又無不慶母萬念女弟謝媼泰姬慎選妹婿峻岸柱砥眉彩胆哭廾披腹哥表儀禺世呋嘻朝芝於是不世俗榮親而贊聖奉親者又無不卑母尚戚非發洒碩兄近陛輔展碩母胎儲尚城樹業功母識慮當日口碑浸焉鍋石祿養百年嗣徽宗祏有子一人駕彼男百祇俱未浛碩兄之永思何旦丁運變空城猶遷醜狂霾蔽吼吹失椎彗項移踵陝母溘仙吾莫甦碩兄人子之滅性而寧不相嚮而癡然况某等共辜合疚慎泣莫言為聚子子愧恃便便獨憶碩兄孺慕稱孤青年通籍陵作殼道倏丁衆泣父不卒養母因國奪誌諸年譜悲慘交集再憶某輩拜母訂交壽母揚觶榮母章服奠母香炷匪今伊今改星換序目睨從同賦騷觸忌敢牧血淚以寄母乞摻入碩兄阮嘔之數斗而或則封翁再来或則長公復起以教陳帝京歷都之昔母亦或遊蓬島或在祇林呼鄒衍按一竹問其立說作乎述乎誰偽誰真以確余輩窮經攷史之不墜母熊母狄象分蔦學母栿母杵蒙分堅志母几母扇蒙惠作儀母智母織蒙鼓敵愼偉得藕附碩兄不合時宜之腹而奈無可贖母於斯際薄言澗沚和淚檄辭烟雲縹緲魂無不之嗚呼尚饗

哭許玉斧宗師文

龍燭傭唧馳珠厭餌翠菱欽碧昭瑩熄燈痛裂闌楊單呼楚屈歸来夫子降假徐孺帝育一天文衛兩淅赭繩束柱匝洪滌汙飽饑莫囊芫葺畫龍變臼出甲吐舌澄湖何鯉不蝦易蔥而蓖鏤輪光赤雷斧雲蒸帚班碎金龍鬚撚錦叱欻芳札起嗜良篇通神玉臺笑電枕安無恙拊敵如何山竭酉藏氣逢庚害休杵奚里悲閣軾書手昔握兵臂海駐節蹶張已豆羅治能臺思造幕烏　蠢蚤鄉射頃柴轂澤泳汝詹而况性奇冰株計部樂郊忌溷春野賓鴻孕則拊車政成河幂戴星戴月光柳舜梧天齋天蒙魯梓尼撿非萊咸竹有邱皆崇五嶽同摧萬海一淚某等入殺知羅懷芹聿勤澤動木寸思看阜小攀髯洒雨附異悲風

筆舌辭膺豈危血熱無貳爾情降格宜諶尚享

七期哭龔鄰士

屈指鄰士之死蓋七日矣即諺稱首七也留而知禮者每舉祭不知禮者則崇佛事其次亦備物作飯而已耳不佞夏祇持兩行淚痕惟向靈床而作孺子泣既愧不能效古人服成又不得若世俗修舉一切鄰士當亦痛我空具此七尺軀也噫

原擬開靈受吊而貧不能具巾帛以答姻友之貺賻且旌像俱力弗有辦特粘情稟於門以辭辱臨者文之美名雖曰藏頭其實露尾也謹錄於左夏罪過山積不知修省而　天降之罰殞歿拙荆之命用懲怙惡政當長跪而求老成賢達之警指歷得補揚以謝譴告特因老母愛媳殷深重痛初歿日孥小女病見哀沸壙宮夏俱傷慈闈心急謀厝地肅封題湊獨身冗遽未敢拜受吊哀尚擬擇日率齊功　弟姪進姻友於靈几前俾夏得安受將教誨則不在　存逝惠澤甚渥也抆淚陳情惟祈大君子允俞且銘且謝

嗚呼共十有四日矣不獲一盡哭泣之禮哀哉已二十有一日矣冥日甚多瞻思靡盡尚不得開靈受吊知予窮甚矣陳眉公云凡遇喪而窮者必省去繁文多行哭泣予慮以哭、、泣致人誚我之窮也然而假成大矣又非所宜只默、、終日飲孺子泣耳

先一日始懸掛旌影而猶未敢表述於門以迎姻友之吊慰也然為七計則四矣噫何逝者之日若斯迅也豈生者忌故久也噫延至二十有八日而柩不發聲屍載立鼻其徒勞兮癸無益與合善妻終決絕矣噫

葛仞上稿序

吾於董邑得仞上氏焉迹其勁綺始與燕衛比烈矣夫董向以能文雄天子獲遊其地所見如呂明傳大風雅典瞻磊落欽奇精深悍練俱可指屈而不免以已之候與人之候未獲相迎因尚嗟歷下耳仞上以少年道骨酣寢於駭編怪志中而定準彝典使氣不受滔心不他買膛不外聲相顧一旦穎發蘊展為能舒徐縱欲快行意之所至以衛吾量之滿俾天下人睢玉之貫棗之璚陵之亦湜樊之恍乎日五色也而

眼者欲眩采五旋也而繪者取工而無不餒膽虎氷
沸鑊也乃獨向溪寡營寂無行爲之體與度取衷焉
厥覺哉方諸古或惟圯孺子之壽惟而釗鍾項折服
咸予東山布衣棋墅而催猶泰狎驚悍予亦或恭政
提風學士上壁而以平執拘者之信無他且併下尊
學者之自謂不知乎爭謂八股中僅吸呼轉变實虛
含吐之是精必侍異時事然後徵品詛哉江令予曾
爲予感推友仁一社錯舉林盧王蔔爲昔今不再得
固以出山事業期之末肩々齒感唐四才翰林四諫
已也而元祐四賢豈當肩擬耶然予於委季試時若
已射覆及爲每多令子之心折爲不誣今仍上復奪
纛爲同社先世必將欽予之所言仍上者寧々不可
塗乙俾予將珍千金不擲矣夫仍上之腹誠邊也掌
膝於正邪要害綃盈沿革殄扶泊忽閒靡若南陽龍
也惟未遇乃便々而眠耳得起而相助爲理爭不赴
仍々之所自評論感朝運午驗諸隨陸靡不式驗諸
何參靡不文仍上所聞練爲揣摹者不僅稱雄矢贊
也位置右文辭爲題說稱一代大作手又爭不若予

之爲仍上許然則羣士誠雄前仍上者以兹大其覺
後仍上者以兹爲堅其統而耦俱仍上者又以兹爲
已之候是而人之候亦相迎也

任社序

寢處齋腹者不憚摹墨十挺而看屋梁而著書思歆
作雜摹得一當司士以同大君勝則任誠不啻另矣
乃帚未必若鬼而齒見目短口穿鼻々穿類無能日
荀雲陸一聞三都有賦思得酒龍以覆之誕且金舁
海濟江馬坐失驢師而扶鳴梟於東徒不禁体翁者
之滋惑何終軒任人識耶夫夢社作注昌若蒙蟲作
吟蕭貢劉卿矜慎不傳而甜爲與雜談玄爲傳語非
好稱非是也其甚[任]固甚卓耳余輩把柔翰持油素四
尺鉛摘異語迫欲知人國家事而狀若負累未免遣
擲戶外雖麈尾脫滿餐飯中亦從労淨衣之易意者
日與外事相關而不獲舂眉入甕嚙血於案頭蓮以
象猶其腸胃耶夫會市敝於環橋爭頌伐汲而思誤
有得幾至與鬼爭議則廣肌頷疲也曲折盡意而平
生樂事無踰此則課篇不必三焚也片石可語坐臥

不忍去復思挿身虞樂中平分支語七百許謝言爲餘之席而親與洛下諸名士敘欽趙玄爲裴僕射爲弦髮先爲安豐夷甫則雅會其真今日事也雖然人亦有言瘦已勝肥狂已勝癡亞愚褎袞上官搦誠無如下官口即頗亦何容辨夫知是非有任之矣李孟稱盛名之下果有斯文綦組經綸得之於內必有漢武其主且急宰夫膳上林之挙而爭使滌器向當壚婦老哉頹之任社亦曰不可勝以待可勝也同志其謂我何

贈恭軍說衛王先生還居序

余讀史至僧虔年八立境何處復得下帷其乘時甚迅也及觀牝犢各還丹脊無因而德位相結者七葉豈体徵其祖耶何天之昌爾熾也然則人不可知天固易卜也余節治東說衛先生余弟翁王兆奇先生宗姪也髫齡頓挫咸謂當肩人家國事乃不若其星大父大父起家弟子員而以邑丞著則豈金陵之貽教元澤哉兆奇先生爲余言仰川公四子說衛最幼諸郎各植其私而說衛獻舌耕佐文舖膳且 年未婚不以傷厥老心惟積嫩行勤苦吟以歓孫父於是仰川公屢有子即族閈亦無不爲仰川公得子說衛慶也未幾丁外艱家益壁尚燃糠挽髮自課至胥予同登起部尚書郎心齋華先生獨見而憐之時以孝廉卜隣爲服闋應邑宰沈公童子試覆援前列卒又不售歸見其母治褰補弊衣遂大歎曰古人三十登壇戴若思何如人哉吾不早知窮達有命而徒昔遇毋乎始聚櫟社李令勉力事姑而獨身仗劍之燕遇有氣者薦爲執金吾掾說衛意不可走商華起部云云勉之就時駱大將軍未之奇也值 神宗貫天京師訛言蕃變潛伏奸宄 御事將不測大將軍還遼失措謀諸恭軍事經歷何公亦無以應說衛進曰是不難凡從入朝者例有驗急撤取勳戚大臣及諸部寺 駕牌鈐衛印尾預戒司門詰之鈐則令入撓者下於理奸且自戢明日 光宗即位大小臣以次成禮而朝廷肅清於是何公才爲大將軍大奇之及 熹宗朝受知於代何公之今督撫甘肅劉公念勋凢大婚還捷土木封祀莫不與焉因未假歸而日

夜嘗母以未嘗君美爲念時起部舉云奉廣東主考
檄以行懇欲同載歸省云辭曰不可子誠孝子有婦
能善事姑嫜爭必身膝下爲且子奉親恭膳矣子少
時除夜過道金子至丙得失者還之失者且詣謝以
爲伊父元日蓋歲中唐姓者窘甚携愛女易金子多
與之强其女屬令嫁良爭不可爲伊母在家壽吾試
事竣當假歸告爾母言慕望狀子後歸未晚也不自
意起部公道須而說衡亦遇恩署邑丞行且受職矣
以爲吾出外久吾母果瞿胦否忽急腐嚇而絕裾也
以故癸亥來豪至壬申母逝其間喪葬長兄併殯長
兄夭折之子悉以身肩而親養餘年者十載華公壽
其母詩有懷橘負粮甲祿食之句蓋詞說衡衷也今
說衡五十矣得入京就職念故里澆不可以訓子計
江北醇謹里暫就中表而居焉諸親友因繪圖稱祝
乞言於予〻夙知心齋華公之無溢美兆奇先生之
不佞因序其詳如此夫張平子爲賦自附歐陽永叔
作高隱美劉渙皆說衡年也說衡後之哉宋趙師民
當仁宗朝年五十始登第歷太平節度判官御書寵

與游皆當世知名士予嘗聞夫人樂剪髮判單呂匡
益嗣子也凡問客通名必速之殷勤騷接而未嘗不
躬到屏風後側耳聽時而謁長云而勁挺潔介性嚴
正不移純粹易醇度渾皇不利夫人色怡甚時而謁
大行公殿臨先生人欽先生小鯨子取高第最早閣
已飭人不苟同時好邊歸里服方閣而紳進者品〻
視其泉石矜而進者胥〻齒其逐穆胃而進者氣〻
礪其赤丹夫人色怡甚其與次云疑另相周旋乎滄
贍孤冷者武若接也則曰惟云質秀典雅莊懸者戶
可編也則曰惟　　云誼篤夫人色怡甚他日或拂
然意似有不得諸賢嗣各長跪請所答而夫人又怡
甚蓋諸嗣真奉恒表各引分潛如而歸於式先軌報
國恩提推後舉若湯文正已任天下令公奔造社稷
即遇未即遇而悉符合也殆夫人胎訓倍具天而儲
教鑄其人致夫發封翁之祥不於身於之人大封翁
之報願爲忠更願爲良夫人蓋以萬世相夫子而以
自右在昔經選之事業期後亂夫人殆不凡矣寔山
同盟而揖予曰登堂而拜林母咄〻遍人敢云他耀

行則樹績方茂耳況施牛葬鄰母與放龜江中説衛行之素矣不僅若孔愉趙狄全中年韋一遇也歸退之縣丞廳壁記慎其職嘿不得盡用謂力勢反出簿尉下夫丞誠貳令於一邑亦孰不當問從此佐大吏母與利母長婺協和乃心以用吾幼學于不高大誠可拭目俟也

奉賀誥封淑人林母楊太夫人六袠壽序

蔓合以禧共母而蒂者嘗爲附者滋爲放曆般生商著路史猶齒耳必業周誕昌而麟乎螽乎餍閒；韻爲國家鵲遡嗣徽於家而飼雀卧鯉爲家姓鵲人、膾々或與趾則頗矣讚嚴美想肩不寒敬四明唯林氏爲首望枝繁裔衍而風播于禾特封翁玉翁林太老先生是式及某諧堇值封夫人誕晨同盟謀侑卮不律相屬而愈知我封翁且誇荀踰李也始封翁一娶舉巨公子三封翁固賢豪長者父有聲黌序而受世娟句惟賜書外室不掛纖塵賴夫人辛苦佐讀未嘗得長云霞舉耽異藏矣口令能文大人頗固時雖耶面之桀耶鄰之而霞舉擇交最謹審故交不必博所歸而各侍其母淡焉芋穢亦自可心在母在身許雖千金不奪今山卧非義矣重勤復則戀私親爲鄙念先恥則動旨甘亦未溫母不識大廻以絶裾累子彼閭門母倚何如哉林母當帨辰惟頌解勉正告已出圖吾居急爲之母我慮則未必不手諸嗣卮：地曰所不同仇戮力以獻馘執醜告歸省樂三日酺者有如此酒乎渠夫人得算賈大繁衍衆不禱而夫人久福矣余曰信俾授簡爲於家婦鵲於國母鵲敢併誌全盟莊言補路史所未逮以爲後券時弘光乙酉歲之菊月也、

勸賑序

浩；者數疾威於下土而野草盡赤炎使牧無魚夢民晝鳩形不啻嗸嗟旄恥而猶若有恃無恐則頓道尊許從薪之救議難議賑署府事亦署縣事李曲禮上意以恤民呼而後榜丁餒婦要知句食謏居奏於邑菜而奎尚無綧予事念重維桑目恊丰救既不獲敦敬叔榜門得米二千八百石以代輸租亦不能如令狐屈指平諸倉米價若千以發富蓄使文舉不愛

釜以饋子然子敬指囷極公坐視令疾徒令長有此土者犬羊不坐馳道不除慮無不軫隱而瘵体是痛為衆父々者僂及衆子々而曷不分痛以善義人父子乎敢為吾里先無論紳衿義侠亢慷慨若子敬高雅拯困昔文舉或展鐺焦或推嘬粥咸付壽昌寺使得為糜食飢非敢曰作第一功德亦聊慕沿市買飯效濟變之言畢以釋嘍蛄為私之鳴也謹因寺僧大慈執募簿來而義之特為弁其言於首

雀書序

只拓落侍郎到得廣司馬而世或淺之謂字特千鎚耳夫深而蕪何淺而淨舉棠蓮以益昔思尾眉入甕不啻自謀三焚的於濯則色介則嚴惧則醇則醇恭軍蹴其壁閽闢其第蕪尚已然予思句意神骨義々著錄莫若西漢賈太傅而賈文從儀禮來如子長述虞夏以來必言孔子洵非崇經不足重矣嗜古者未能高據上游樂於趨之便易而名亦易獵率一時輊巧佻健之資以赴遂薄視臨川子固謬稱僭耳飽腐朽而不自知其手之織綦則奈何不跳覆太玄耶予與卣一每言及此未嘗不痛文章視世為高下一語併訝經生藐不可以古文辭詞者卣一甫週郎解書易稍長乃旁通諸經史嘗就舍之年而没家尔雅禪官野乘已無不精取寫以練村穆氣走筆都城謨典千古唯石鼓嶧山剜或幾鳥篆雄逝莫及也而獨嘖々向予多擅白氏骨識通上心手除奇不數次山子厚予稚知擅白燥髮骯異尤酷戀藏焚兩集其性植固靈迥矣元美序宗子相公相合而不相下氣有所不相入而相為用予因識豪傑於辭者其傳原以類當今質朕樸而聲憂擊湨々乎太古自然輝煌若周公制度後世莫及者真時雍主聖洋々盛朝興也卣一足稱矣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其驚起為背々冷澆空靈為玉碾玲瓏變幻為看成峯嶺天下不免始怪中排而後翕然定真吾擅白氏也今喜與卣一頡頏矣擅白才大如海如彼向日自無不傳別更食經入化耶至闢神通以合變衆色俱演若上義者瓊寅合所有而幻結清虛不煩烘墨光怪閃鑠為從昔從今第一乘則現身海岸師是已海岸

師善鑄人不拘一格要在毋芝蘭自媚毋沿醴味諂而尤不忍蠻素天下動效迎姬言以誌售擅句覔見獨深故每動色戒予自一又為予言輕訣人者其文必思西漢体裁極倫史才更著後惟清節孟嘉傳稱引俱見妍媸退之傳宗元與日錄順宗雖知契不妄私獲吾筆斟酌六經不待面形而膚當以禹世換人一朝豈但馳三十里間形容未敗哉孫可之云文章私面又云說要言宜一二百言者數十字輙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夫簡練於學捐棄故伎至於不贅不鄙則峻潔截止腐司馬致法矣何必拓落侍郎然後沈博絕麗叅軍豈欺我哉此又自一藥石之論予以著於表而擅句謂自一貫太傅不是過夫有奇文乃有奇識擅句識自一也

二沈子合稿序

南北不相及一旦稱知己而事之而淑之而數業諶之則表著不在立言乎乃循周近漢以稽今代有所尚即代傳不朽錯舉領陸眉蘋啟之繼禹也鄭馬濂洛孟之宗孔也而以遇論使孔子生今應制從科起四皓雖高亦出留侯門下矣沈瑞憲公得衛國正傳而庭趨相楼奕葉以古文詞起故相業稱文恭高節稱嘉則而方伯學憲私三擬五劉悉華一門下當宣帝所讃珠弟玉昆也今 上特重顕申夫子居翰苑矣非以其儀身軌物儀世典謨也哉然而文成乎蔭海內不吝千金易之又再晤當年課藝慮無不領祝而頭出門下是驚天下人而編其戶以相結也其章早膺末座之齒併得惠教諸雅勤所憲孺兩叔氏文使快意而讀之激灔者噴薄者天朗氣清者蒴風眉雨者髮其心而石出膚合鐵其骨而鑿蜀代山者捕龍蛇持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者而流風迴雪落花依草者意激而言不質思濬而辭不迂天授出於自然骨氣奇高詞彩華茂者各樹幟於八柱中使世不敢奪其蠹而舞直壓倒執書執語非特奴隸卿雲衛官屈宋也夫世之為靡靡也其病在趨時然趨時亦何病當今崇重經傳擇作道釋禁不許申商蔑晏混詮孔孟而一惟琉註之是式他私義易之不以焦京蠢也書詩之不以內外傳賊也尊一統而大居正

可每見成周宇宙特虛任資則薄怙學則僅舉右則
迂恃悟則誦以致氣習壞而風靡不競於此有慎懼
心焉用卑心於讀古經翼諸選而示之律以挽頹耳
兩先生文釐革雖清之弊甚盡是以文懸國門國以
式里〻以式家使長安紙貴而晳爾抱膝者待需時
而起耳行與吾師接武而作聖朝柱石會兩先生其
誰且聞兩先生嗣〻美俊生擁書城具王大父方伯
公自賜書而外齋然四壁而王父承爲以傳聞有道
著兩先生復身為大史公介弟足不出戶外性復好
施凡里中能文而貧者力為周急稟性孝友為通都
最則其器不可多得矣夫當事者孰不欲其弟之為
文忠而亦欲受文忠之目於其弟圖役至矣秉運會
飛則知兩先生不僅如夫子之知子某而樂而淑之
事之以勳業期之是從其文其學其品可一二卜之
不與也敬弁其言於前而風之十五國以為他日券

某集序

夫慈以鑄心則慨忽怡於想寄情能閱目斯聖憂頓
釋於言膏是以御雲晨露之詞雖麗開目曜而表光
猶夜梅裝栢酒之韻即籟發山于而隅江小春故惟
丘壑夔龍曲〻輪鞅國典而視几庭禽役絲〻締結
民綸此非清濁剖深世紛體解因興圖撥興利造物
施佯者其孰能橫襟而披日中之照捫虱以澤為世
之枯知斯乎某公某鄞邑人也四七之宿胎凡品角
吐璀于董野十五之風細國楸抒成纖於沈心德則
廣淵學非章句數音溫雅平人短併失已長飲世怙
醇水利衿且推義抱純孝立巔於貴冑填寒不簡至
三致雅留構於厥疑花箏安非起十破產而他人文
但若不代之字拂揭而迎孺子覓樂獨領為之童人
思起安石以為蒼生國望重洛公而弭邊隙乃嗣龍
驟首膺廣師匡國維風捧恩勛移布素堅合縱拳之
駕錦開蜀水之枝螢飛下帷之書崔龍小山之桂莫
不懷邦養道孚志潔身安土貞心流波砥石夫何梁
崩洛竭星隕樞驚不孤帝釋和羹頓壓天王輟食長
公奔訃歸廬披麻駐節餞行停杵聲悲歌蹈於是撫
柩欸絕惧傷慈姆之顏出與介弟揮淚飲泣曰音容
不再手澤何存首得其篋中存稿知義田記每見希

文放生文希從居易五歌弘釋老之旨六議作於徐之師舜搜點穎之珠　統刊行世以不朽先生而囑予某為之序夫恕已而行換子而撫畢乙我度隻雀鼠赫稲入珍視兩風則先生之襟量也坐重五十而不藍侍於璠眉化百千而忽吞遊於海毋谷蛙紫竊閏閣瀰獨辨犁辭正名首孟目聡不蔽其峒保弱獨起其文則公之學術也蜀丹霄之價魚愕雖覘纂青冥之禮禽馴鳥視呼就掌食爭騖遠而息牙點折壁珠蓋押騎而隨觜則公之急樸也搖墨而硯作魚龍之柢發言而嘗諧律呂之鏗恩報太平冠冕英俊則公之文章也家有賜書居無完屋聲喪而八百之業著訓而陳三十之脈風遠流高物疎道親則公之家乘也某幸見知爭辭縷述緯其種類昭山中宰相之才槩其生平峻雲路羽儀之色使後之聞紹武而思慕者讀書知要撫康熙而悼思者尚論不誣云爾。

范眉翰先生傳

先生諱天翼字眉翰甬上董邑人也本定海人鄭姓毋朱氏甫育眉翰而失所天更適陳某先是陳某亦從其母長於范因冒范姓眉翰遂哺焉故亦稱范天翼居甬滸為董邑人未蓄髮腹腨斬斬善讀先秦西漢及歷代史過日輒棄去非當今真賞知名士氣骨的篤古人而為能文有血性之巨公大人心契目竭者決不與面或果然強項方行卓爍乎磊落不屑廿困阨以勝時間亦過從之以故學愈峻潔品便拮忌尤痛揍軟美及夜行雞嗥而竊時聲之筆而世浮望瞻眉翰顏色又不啻醇醪飫鳥故一時畏之慕之喜出眉翰座右以為眉翰御眉翰初名飛鵬字仲鵾與表季穆宗文髫年時俱深沉寡嗜刻苦務記覽受有唐員李之目而一爵成舉國辟（辟）易走季穆自以為不及仲鵾也癖好春秋有觳解不守師說人亦莫知眉翰所自而時以己意登麟壇發挺識與不識咸拊腹大快海內互相篤說即素飾子慎亦遜心焉而競不欲顯言眉翰以掩身譽是以著作可伴天壤而名不踰甬鼓川有氣力者嘗言之邑令公偶一受知而卒亦不售日事聊落聚同志闔訂古今集數十里函夫

厮養使與知忠義事而同居諸范乃自務服美斬眉輪出入戶眉輪因舍忽多避之高家長嘯閣靜坐側首濕几不語夫長嘯百歲高翁奇傲蓋也繞以山接山有池而閣獨翼其北若亭然朝夕坐閣穆公汝昌百歲翁令孫高骨直斗標及龔天樞金農天樞亦文雄惜齋志天沒而穆公負挾骨重然諸胸衛天地與眉輪深相結郡中老成每喜眉輪為穆公所友併喜穆公之友眉輪則兩人歡不朽吳棠禎已已歲江右海岸師以迎葉舟世孟侯甬上因阿雅天翼與周汝昌宋高及徐嘉麟張浴日某：齒眉輪益自負一日爭雄飛觥慷慨談忠孝節義娓娓張目不倦持觴：王生陰勲等曰人生肝胆有數母輕之倖中道浩歎也悲夫今人閭里嬉戲相徵逐出入動肝胆矢誓若要雖文季吾優為之而毛髮有涉理勢必可為者力思避諉毋敢面烏況功名高已分利多自與不念擠陷阱哉即一二千古自期亦耆待下各石而一引手救以為己功卒未嘗恤其身心時位或好惡弗與諧合爲或一平隱傾而醉舞諧笑公聚私訐靡所不忌反

眼矣此今日望賢閒眉輪不湯汙手王家勤卣一讀擘糺社藝為夏言眉輪溫克可親照見肝胆卣一智若郭嘉齊物甚奇每：獨出心服眼賞罰斷不能易而推許眉輪眉輪慽不從事為異日中土學須不吝鎰金易卣一；字必得卣一所言眉輪以思眉輪肝胆有數之語眉輪當與上蓋同墜雖落寞一時貫人薰灼一世吳壽夭天也遇不遇時也功業文章惟吾所樹假使眉輪不自持品而好與俗醜詆洽尚覺小人傾欲維豨況大君子正視即眉輪蓋地不奇不此孤孽特甚數盡沒；亦朝露掛草耳安得國人頌然曰韋哉范氏有子而鄭聚族謀之而陳聚族謀之若眉輪惟不遠其年眉輪遠其年居鄭：重居陳：重居范：重處不獲人有眉輪而惟恐一不當以失眉輪歡彼令二十八載奄忽春秋甬上咸誦范天翼以陰利萬而萬未之福也孰知異時事披眉輪肝胆陰崇其品格煥然光氣大顯必有恨不及見以為生良恨以為眉輪悲以為念日之甬滸惜則視彼壽而遇與孤孽之始不遇而終遇孰喜孰朽遇不極品不著

天固不足恤眉翰也眉翰既伆見嫉者盖謗議之范
族之悍指眉翰先世以虐侮恣及旁視眉翰雖知為
鄭出然時尚未遇即具母朱不思告以丈葬家益不
勝侮双眉直起睛突塞氣滚〻上出引刀大呼自截
其髮傷左手鮮血迸地自是奴視流輩雖股忘睹下
一孚非壓折衆心不輕筆歌詩纂長吉然決無位泣
訴聲神用成痕范氏之輭直而孤子預偺痛焉究亦
無可奈何嗣母朱氏一旦以無疾終眉翰失含殮地
志天挫滅性失聲怒目而逝時崇禎五年仲春四日
吳貧不能殮〻皆出周穆公汝昌先一日眉翰自定
死期問生平著作及箱秩手錄盡付穆公眉翰又不
特鄭去居已吳夏廷海人也識眉翰最後居董與禹
服交禹服盡悉其詳因四明大社獲親眉翰屢聞見
規說論共座遇車之痛曷其有極謹採攷述意綜緝
終始惧久而乘譯至拱木已積使後之思眉翰者不
無傳會以重傷眉翰之心且閨眉翰室人紀氏閑静
共穆痛夫子甦而後絕者三所生禎官方五歲頴異
絕倫又得死者復生〻者不悖之穆公為友君子款
以知眉翰之善後也皆　大明崇禎壬申歲二月上
戊日

與聞年玉書

竊昔不肖之人天降之罰實亦自作自受承尊諭懇
〻直是念及倭㑩吳扁舟往来三吳勝槩日豁胸襟
賢友知心聚談最久翻古論今走筆懸河直大福利
也舊年所懇亦是一時無聊幸勿在懷譬如〻期到
手惠我今日即五數輪迴之所亦無從覓矣弟久〻
忘此盟諾何曠達胸次反猶掛抱也愈重弟罪矣妻
母高年不耐憐女三旬九食時数致愁乞勧㑹為囑
楊大个倩君久無音信近况如何令岳大人萬福

與陸康侯書

冬末之念九日為家慈陵病半夜延医弟魂不附体
直至今初五日總有起色急切於十二日脩齋禳祝
那當措置百咨文心所以亦友来書無頭無緒想老
舅定已知之态吳銀在江井巷勝於呈通日子看家
慈一則以惧之年出路不成益發淡薄奈何批事求
路公批揩劄府不若懇囑陸粮道批銀已解司批迴

既失該府不便補印仰官吏存案此煩數字寫聶君
一張妙呈托路公囑批行府此最上一策也批措似
為不必唯老舅裁酌閏年事廿一二宵虹出來當有
的報也草佈不書

又

某歸知宅上一路福星恭喜賀喜岳母因憶令即染
瞥伏床各藥鮮効目今服家弟之方稍有起色尚未
脫然可行坐耳家下為人逼移初欲意借大舅一眉粗
卜數椽苟安所以一家分寄只要見出家一節令妹
不肯今亦帶至宅上前某歸知老舅尚在可否則家
産未可輕搬單留弟一人宿家躬覺以不能善處學
范文正公劃粥故事苟且度日徐美緣其叔死前往
承繼陡得田産可四伯金不能吞來作僕是以弟獨
自管家誠恐盗賊正多萬有疎虞絲毫皆老舅所患
之脂膏也何忍輕棄意欲接令妹暫歸奈宅上今日
似不可少此一人況岳母又在床褥弟安能使老舅
母即歸仍返令妹寒舍也語云富貴不離故鄉又云
錦衣歸故里老舅高明自然念及只可憐弟若喪家
之狗奈何奈何弟自正月間以令妹之病過苦過勞
二月間又為舍姪考試東奔西走費盡心計日下止尚
病胃脘下病濁淋一字不可入目昨廿八日應本府
考試倩友幫扶自己竟不能成篇不知興選不興選
倘僥倖得一名又調往紹興在三月半會齊此身此
心豈能奪得大物憂苦亦自知耳爭波來甚貴而喜
有只而苦太多府考童生壓死十餘人弟因病不能
挨擠隨勢跌倒失去木屐紅鞋苦可知矣陳處旧年
賃價尚少一兩向以借老舅之說權詞應之令逼迫
甚緊且身到湖州水次為一相晤已那與之弟蒙惠
共四金豈敢浮隴望蜀然事出無奈時嘗破格相亮
故敢爾；考卷無一篇在家容印來四舅誕辰初擬
寄詩扇一柄奉祝奈賤体不堪搆思統容駕族而駕
宗師併將花紅取去弟到紹興或候案多日過老舅
水次已歸駕一葉舟過省問候亦未可知也。

又

大舅不知何日歸省一番慶驚即時趨散真岳丈母
閨門洪福也弟在紹興時為四舅令愛完姑卜一直

婿不虞其竟為入學首名此雖完姑自己命運亦二位老舅天作之好也坦郎姓閻諱珙字玉其尊翁諱綋字恭式坦郎溫柔樸讓恂々君子與完姑女貌郎才天生一對與四舅真々々翁婿也弟初意欲請大舅之命而為之柰今妹再三作主催速遂奉苦母許可總敢斗胆做媒者乃敝盟弟諱閻璿者又與坦君同祖兄弟也弟再三議定四舅不責聘親翁同令坦不敢望裝資實素風一團意氣相與妻所以十六日過約而襴衫等項仲秋二位老舅邑々美且送去矣所少者黃羅道袍一件及紗鞋襪耳弟已訂四舅補來雖然多費是亦惟喜破財又集成全婚姻大事亮不罪弟輕舉妄動也首名入場七月閻弟陪坦君拜見岳翁伯翁翩々廿一歲之美少年萬口稱贊不知四舅何知作東使弟大嚼也令妹自稱大媒又到宅々思量白得媒錢柰何柰何餘不盡便達

與友人書

以端木而居奇始先為楚國陶朱而後為霸越少伯也且呂氏春秋一部真陽翟不朽事業社翁近梓時溪々書帶艸弟吞滌腑侯讀吳弟守困到今豈尚羣逢年而荒陋猥鄙又不能窮愁著書以自見耿々不猱草木齊腐亦惟社兄以法收拾俾弗終糞壞也初擬送某入壞邊當內兄行日則弟抱雜叢之懷兼有一雜合人仕寓又無顏共朝夕而某方揚鞭看花更不可以弟沒時運者在傍因此遲々解維耳當同吾兄看新貴榜也舊謁山中一百五韻欲避雅時居鄉所撰者風擬請教實不敢大匠前弄斧鑿災番欲出而中止今弟到省中賀某戰勝後即過苕禾上金陵謀作富貴家傭奴而手無可藉特先附訂削此時刊工應閑甚况正課殊奏寒稿是某撚指下無敢不恪恭慎勤者敢煩社兄為弟從吏即問刊家擇善書者用橫九行直下二十六字精寫收原圈評賤名即刻題下著底應空二字不令齊地刊板數字或四塊或三塊卑面刻弗用邊格中縫蓋欲分卯則可成本而合卯則可成幅目下當用成幅送人而所刻之背侯續補然後訂本其字眼圈評統祈為弟致訂使無差鑿至於工價宜先付者煩轉達某那放吟更妙倘其

不使乞轉肩之岳老娩容弟補償其價多不過五錢焉知不可作令兄鹿鳴宴中討喜之患則弟仍無容出自己也餘不盡悉

與白下孫如驤書

三江息烙自蛟海至燕碳者軋鵮如織弟獨不能問濱舲仲忱記室去冬曽藉手敎所友王天槼兄通數行恭候而天槼兄又自武林返杵轄托便羽未識果不致浮沉否也春仲偶乘便過訪閲兄達生癸未之秋與台翁周旋日下時盟臺方坐禮廬高居非舊弟一一抱悊弗違慶弔然如面侍左右矣讀閲兄課試兩刻多出大手筆典雅穠艷靈爽層接有才如此而不即聯躍倖使人誅否識則知天誠有以大任兄翁矣捷秋捨嗌特後胥許兩貴人一比耳舍親王肖一以援貢赴京儒人奇彦當使斗香鷄鳴生色脑羅天地襟纖古今而坦衷惠客遊其門者不曽飲醇自醉且使充鎔畫為珠玉海内咸奔走頜稱弟子恨晚兄翁慧目見之自綫綫識弟言非誣目下乞為之誅一瀉所悅其即次至過廷試遇能文弘誼杇午社盛雅者不妨留之翻閲異秘以卉秋闈是亦兄翁為有心亡進入造福也否則曰一必東歸就試本省矣虞觀紫氣出關想我筆决不愧讓令尹喜也黏刻已有幾動種乞賜教以藥狂瞽仍望綸音慰弟拮目空械乏忱無任戰慄慄之至

陟明文歸與選姓氏

宋濂 字景濂坐孫慎累安置茂州卒于夔
王禕 字子充使雲南不屈死節
練子寧 字 靖難死節
解縉 字大紳征交趾寵漢王出為廣西布政使中讒逮死獄
劉球 字求樂正統八年應詔陳事忤王振矯詔逮公害於獄
羅倫 字彝正劾南陽奪情謫提舉
胡世寧 字永清臬江西時劾寧王下獄謫戍
王守仁 字伯安劾劉瑾廷杖謫龍場驛南贛平山賊定宸濠亂
康海 字德涵救李夢陽於危為忌者所中累錮終身
張敬孚 字茂恭初名璁議大禮稱旨凡四拜相
高拱 字肅卿
楊繼盛 字仲芳劾仇鸞馬市逮獄訊論劾嚴嵩死西市
王世貞 字元美
李攀龍 字于鱗
楊博
徐渭 字文長
桑悅 字民懌
趙用賢 字定宇劾張江陵奪情廷杖為民
繆昌期 號西溪死璫禍
李應昇 字仲達死璫禍
朱大典 號未孩丙戌抱金牌全家自焚死節
陳仁錫 字明卿
黃道周 字幼玄閩中起義死節

劉基 字伯溫佐命功
葉伯巨 字居升平遙教諭上書分封求治用刑下獄死
方孝孺 字希直一字希古靖難死義
于謙 字廷益土木之變擁立景帝力止南遷敗也先虜迎還太上以冤死
孫燧 字德成宸濠反死節
李夢陽 字獻吉疏論壽寧下詔獄
楊慎 字用修諫大禮兩被廷杖謫戍雲南永昌衛
舒芬 字國裳諫阻南巡廷杖謫提舉爭大禮再廷杖
夏言 字公謹議禮迎祀稱旨凡四拜相主復河套被讒死西市
沈煉 字純甫繇令錦衣衛經歷疏劾嚴嵩廷杖謫塞外復忤督臣楊順被害
張居正 號太岳
余寅 字僧杲
高攀龍 號景逸死璫禍
韓爌 號象雲
曹學佺 字能始
楊漣 號大洪死璫禍
鍾惺 字伯敬
文翔鳳 字天瑞
周宗建 字季侯死璫禍
魏大中 字孔時死璫禍
文震孟 字文起以言事忤璫削籍
倪元璐 字玉汝甲申死節
魏學洢 字子敬死孝

楊廷樞 字維斗
左懋第 字仲及留都遣至和議不屈死節
陳子龍 字臥子起義全家死節

黜明歸與選姓氏

李東陽 茶陵人
盧柟 濬縣人
王思任 山陰人
陶宗道 會稽人
姚希孟 吳縣人
鄭鄤 武進人
許士柔 常熟人
李雯

過宜言文目

正議
與王桓曹書　又
弘演納肝
書宗譜後
海憲王公壽序
代序生平蹟為居明緣起
遊石鏡山記
明州定川華氏緣起第一世
代記施公山起蹟
存社序
三礼序
張又韓制机序
同工異曲
聞母李夫人六袠壽序
三泉王先生七十序
代祭從曾祖妣李安人文
代賀孝廉華九淵母李孺人七十壽序
代壽中表兄長御華先生七十序
代其人納采約
與其嫠
斯干集小叙
代賀淩霞兄六十序
與壻楊大介書
聯對

過宜言

明華　夏吉甫父著

高斗魁旦中父
李文纘昭武父
楊梅遵大介父　仝較集
高斗權晨駟父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正議

百為身謀彊父可他人姓矣況衆父父古人無已而背故墓棄親戚夢寐猶思過也匍匐被纓於喪鬪更見情性或不甘詠棠棣禦侮乃向啄垦食子之鴟梟而問綢繆以予己伯有曷克包盖而厲噫父誠毒矣子寔禍之意非圖當時榮狄身後名欲則皆重謀身者也重謀身必左右睨左右睨惟馬牛風而鼠雀黍己國賊是操非權也讀書知大義操賊必討濟則君之靈也漢廷二三子蓋各署父練事智長豈應置君如奕棋乃不務匪躬協伸大義而承偽進書崇諫稱莽且操己喪關中地志地拄身折逆丕篡位怨怒彰熾堂堂帝冑承統朔以討賊若煥日星二三子滅絕旦心已耳復逞詭靡說進謟天辭欽誣毀唐帝諷解禹稷何甚不利為漢家臣而顛倒中乖耶當日棠桑之後火井未嘘合權固無可與援為也設是時操賊矣独權軀耳荊州臣恪守治命惟謹公子琦無恙昭烈負扆濕無慮怨既生瑜亦灰死赤壁不焚矣惟荊州臣忌昭烈之土荊而迫蹙賊操以厭主子琮首陀窮之纍纍伸如喪家僕佶偪而收屛蜀傳統二世漢脈不絕如綫亦幸耳今荊州臣弗甘心昭烈昭烈獲從荊州起昭烈從荊州起社稷人民權與瑜安敢反唇而視即不顧犄角共圖關中討凶逆秖坐大江東北賊亦未必得計矣且景升撫有荊土值四方多事不宏遠謨袖手高枕雖昭烈地無尺潤寤寐不忘賊操重念景升同沛祖枝無逼而圖之之忍假令壽景升而覲丕逆草草止位歸若淮陽更始時吾知昭烈惟協輔闕恐一意討丕以馘告奠恐後矣則孤窮志義敷腹四方甚卓也荊州臣當日嫉昭烈無他讒祇以得民心與有海內英雄名耳終逞拗而餌居父賊曷盾汗利又迎斬荊臣舌哉益州臣先謀迎操操不受因迎昭烈屏藩益以無俾城壞奈何益州臣播弄忠智

疑阻声吧反按昭烈以隙念國賊為重者固然耶漢廷二三子非篤荆州寵則層益州眷者也操父子足薰炙其險殘奸偽未嘗不聰充耳也聚族而逆期全軀保妻子或賜歸通侯與還付鄉里品名位無失州郡及下曹從事耳必剥削高帝出腹系於奄奄氣息之侯高帝何罪漢胄亦何罪信信然從昭烈非忠背昭烈為忠遵昭烈非義殉昭烈則義固恤(恥)仇固傷昏輔固審重緩被焚矢佐之薪膏及矣按之銛荆盡益盡漢盡而譬不碩果以予意所未悅安之種即世有武侯正議惧墜先帝討賊志慎持重器盡節殯軀討罪之檄方布仇国之論已著遑辭恤私以覆殉累葉之七世而不一嘆息云

與王樞曹書

奴罪貫盈天亦悔禍義旗雲聚老盟臺領袖各鎖夏等可勝橫戈之奮散府布置已定越舉隨舉定越之日蒿祈麾下急指一旅到寧協倡嗾勦毋使虜蹄漏返幸甚倘蒙允諾乞示舍宿地以便壺漿也臨風布悃曷既神往

與王樞曹書

昨揚　自蹐老處問津來謁附有公札想達記室矣承楊瑾老傳盛意許於定越之後急發一旅助成寧舉甚濟水火但定越之後急切得到寧府尤為渴泖萬一稍懲時日散府發不待時矣之提師合懲旅直搗定海潋地亦從東直下與抵閩師合攻亦要著也懇着示以便知會嗎嗎來提塘官陳姓章指示其與姚江塘報共寓使得通慈水魚溪至慈城達定地更似共事之雅相晤不遐未盡一二

孔演納肝

衛懿位祿寵而左右乘軒其肝外甚瞿食公洞不盡肝意留有主肝而今非寵如公者律卯如此則其臣實難耳臣何論貴賤大小戚遠惟凡百知君為極昔耳君有失德匡弼是資君質不樂聞諱夫亦臣毒之使然黠者窺國事之非活適市哲欺襲察幾至諭快其言之不幸中而熟視面顏無慚色祖宗奕葉之生育寧無一日之澤於下而既不同積愛憐反若有累世之怨焉何置肥瘠不相關乎夫言知幾言明哲於

長安浮蔽百里日蹙女謁寺宦奸相倚則有託而逃
誠卓々也姓更矣社屋矣吾君實慘而臣子袖手惜
軀稍知倫義者慮應不若此弘演生懿公時不岌々
殆乎有所於使奉君命也非計急全身而駕彼駱也
就世俗言之聞國被兵道比一介飾說歸節而享有
鄉土樂使後日惜身不君側耳公受凶折當臣去国
時可無從死而養隆望以俟譽自是人生一快即不
言無道而隱亦不言頗久設此坐以待君將令德亦
自無己演乃慷慨歸衛告終事畢命於肝無同仇悲
思無雪恥憤思雖震於之齊庭亦無容往依墻哭君
死々耳寸肝涯豬特莫問潔士以瘞未瞑靈而毀終
露處死猶徒耳曷克滌辱君垢耶計惟請爲裸葬君
肝臣腹而先出己肝々主肝遂用自殺報庶幾不辱
也不幾潔貞斬蔓哉設是時衛或繁枝可從成旅起
宜輔之以造邘而還康叔之命祀演不顧也以為善
奉主肝固臣事也彼盈廷君子既已君禍罔痛矣併
若君之枝胄不足與圖而藐我而輔君枝胄之人又
甚卻山頭望廷尉隱情飾己焚溺之極視為無益祇

謀利祿耳而々蒙譏一輩又果智已聖已以己不能
者賊主而又謂人之不能必若己以賊人吾知弘演
死而猶視己至又有不獲同君死社稷反擴前事短
長聖明謬錯評詆君過日彰臣賢多廷甚者誦生成
之大德於譽不悍貶尊隆之歸於我演能不瞑呼天
乎夫布衣親戚有急必能奔赴豈共主蒙塵而傲爲
高枕介士當密友之逝血淚藐諸且喚咻爲卵翼爲
期他日成立終先人畝至卅至構以章己可無密友
地下媿豈周道親々相及一君亡復立一君彼土毀
此土可堅緒猶足延臣志不絕　巷猶足濯臣
心不寒典型恃賴也德澤踵頂也演即百歲炳々乎
正告四方者亦惟恪股肱以衛心腹耳衛存而演遣
他國衛亡而演独身殉乘軒三百竟無一敢收葬君
肝者亦何知演腹中栢竹互峙赤血淵源鬱蔥乎衛
城任山水也懿公為不朽矣懿公樂不正其終似有
臣如演故演樂不自永天年以君實有肝故然則演
得傳至今公議在人乎敬慕在狄乎抑待諸楚丘乎
自古亂離戰爭之際節義輩出忌之而不使表著忌

且阤〻且檳〻即動得謗且速禍耳弘演指身拭主可告無罪於懿公併以上答懿公先世而更不罹狄人之毒已

書宗譜後

當雁宕之地週迴皆水也而祖廟即浮其上中列考予神位左泉泉公右百禄府君次左季六省元次右在八處士五主沒世不祧宗祊業也榜其堂曰忠孝裔子孫居於下日益繁茂焉萬曆丙子大父葺是堂而新之予父董其事得墨漆匣於神廚之左積塵盈尺封識漫滅不可識相傳以為在八處士時物也蓋處士之自施山來贅也首當宗祀而併祀木匣於上以捉閭家陳寶大訓之意以故予父得百禄府君所自言其生平者與季六省元之書後再五秀才之敘述然後知非謬也攜入郡城而懸置危梁者有日矣時忍尚未生也歲乙卯出以示季大父起部公起部公題以詩且贊爲忍始得讀之今又十有七年而錫之隆亭宗叔祖某某叔從時相會於吾山甫叔處考定海支派所由來以為百禄府君稱孝子之後原泉孫暵子載在明譜者昭〻足據也尚何可疑予遂歸而發樍録上數篇敬詳述其梗概以佐修譜時之彙入亦以徵百禄府君之自述在八處士之宗祀予父得於丙子起部公贊於乙卯而及予忍之身一旦與叔山甫𤠣梅李鄉隆亭之的派俱非無故也敬竒而附言於左

海憲王公壽序 代

国不甚需材矣而運才以識然歸重在養焉唐張公器云吾未嘗以元氣增喜怒使氣海常温耳則誠善養矣已故治天下寧不可若揖生希夷隱士幸遇太平而徒以錬老郎壽八千何足為世有佘每慕留侯籌帷決勝子長記其狀為美好婦而卒得從遊赤松子今不可再見其人矣乃今惠過我公祖王老先生而大足徵信者始公成進士時甫弱冠而歴清曹入領儀部尚書郎時潟樹人意且慶無土不爛有洛如花耳當事者蒿目於編版内外處〻見告至勤宵旰輟食而熟視浙東要害之鑰無以踰公遂為海陽民請命而急公越夫論今日之上籌重兵重餉耳餉半

出自浙或海氛不靖莫可恃野艸以無恐其誰裕飛輓奴賊不一援首每提浙兵往禦雖募有烏合孰任精練而可與共邊防況全浙地勢急在四明大將軍身鎮靖海憲臣即坐寧郡城以庀飭牧弁下輯卒內撫黎外寮島皆賊上壓債悍師中儲胥簡閱以應公家不時之檄雖逡巡惕息早暮孜亹以為事不得其領則困而公之來御也曰吾得所以為治矣伍空不難召而訓耳餉匱亦堪多方處耳即所宜嚴繩者彼惰驕華寧不可法而整卵因用摘伏之神得豈昔誤聽撫以屢中其奸者蔡賊之陰事併黨與盡輸情偽服以除十餘年陰蝕之蠹奪海鬼布帆無恙之膽而藥因循不戒旦夕猝發之不可救於是浙之紳士若民族而觴咏於家曰賴公之靈區隅可偉安枕矣即甬年來不傷潦即旱名賢痛恤赤子困征自得循良守正之林公來為守而無獎不滌天人祥慶偶不快於甬毅然決去不可留國人如失父母狂走奔甬莫能得而公力持之當道且慰勸蒞事以利此一方民於是甬之紳士若民趋而頓首於廷曰賴公之靈使良太守綏祐吾儕矣他如禁左道懲奸猾杜倉鼠渡河帑文法蝟集而公以霽解虛心澄慮順時馳跡境而天始見者又無不春薰春潤焉予旁覽載籍召公留陝下稱太保畢公保釐入稱太師二公夷輔周室幾致刑措而眉壽百餘歲蘇軾稱文潞公綜理庶務雖精練年少有不如貫穿古今即專門名家有不逮契丹使拱手謂天下異人而其壽七十有八夫宇內視公為重輕者已歷有年矣今日巡海而海隅不波者公為一隅命也海隅得晏而四垂可以次不中兵是公為四垂命也公方壽躋天下旦夕膺綸封之命賡揚盛治以籌帷決勝愈知氣海之當温何不視捐生於為治以徵其壽歟予嘗謁公於都門每與聞末議熟察公偉畧遠媿留侯敢泚筆縷陳敬從諸君子後以侑觴祝云

代序生平蹟為居明緣起

余不習他長頗善識能言已往事不謬亦不遺猶記在金撤離喝軍時多居鳳翔四太子以撒離喝軍與劉夔攻宋和尚原余始從兀朮挫衄予隨南人揆金

者俱北頃之有談朝事者曰南朝遣使迨議和自今可弋息無事矣其一曰都元帥未許也劉豫請師已命都監將前軍南下左副元帥調軍繼進時宋人不之覺耳於是投北者謂予曰不去必飽鱣腹挈予至淮上四太子屯軍竹塾鎮得淮人橘茗還兵而投北之人與金別將已為宋韓將軍所擒予遂寥落無寄幸稍慧知趨避生死依南人以居誦讀聖賢經義兼習夷言易姓氏為阿里當宋皇帝崩於金有馬角龍驤雪窖冰天之句而宋屢遣通問使何蘚乞和金方伐蒙古而所立劉豫又為宋將岳飛等所敗四太子戒嚴宋又遣行人王倫至撻懶處求河南地且道秦張二樞密之意將奪岳飛荊湖宣撫職另議監軍使恩主成大事也時予已通書史托身於撻懶部下甚見親信故得與聞其詳是年金晉国粘沒喝卒岳飛等復屯江州四太子聞劉豫欲貸己馳白金主金主以東枝撻不為左右都監四太子撻懶為左右副元帥執劉豫於汴選用有勇略者而汴人華旺為衆所推居四太子下副元帥遣王倫還曰為我語秦會之和議若成異日當以右晉相待出一金盒寄會之妻王氏曰好作事行此盒不逾月而王倫復至右副元帥所謂且緩盟宋尚未相檜耳曷得舉兵以相脅患甚然不宜深入俄諜報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矣撻懶遂欲以河南廢地啖宋且將弱金阿懶不允而蒲盧虎之位在幹木上撻懶附焉由是從撻懶議秦檜復令王倫至撻懶所問梓宮請日定和議申明立豫之約撻懶應諾俄報撤離喝為宋少年將李世輔所營金主乃使其侍郎張通古偕王倫至宋以詔諭江南為名歸河南陝西地要帝以客礼見通古於是胡銓上封事而通古錄之以歸四太子拂啓咋舌復聞岳飛韓世忠大怒各請報効四太子遂自祁州渡河去撻懶陰使人舟以金盒與檜妻王氏曰可令檜奪將權弗使居要地會撻懶同蒲盧虎謀反蒲盧虎伏誅四太子曰撻懶無故而割地必有陰謀王倫至可弗遣八月金殺撻懶於祁州予走還汴時宋紹興九年金天眷二年也明年夏五月四太子兀朮與監軍撤離喝分道陷宋河南陝西等州

郡撒離喝為宋吳璘所敗走鳳翔兀术為宋劉錡所
敗走汴宋岳飛駐師偃城其子雲大破兀术拐子馬
兀术癹面大慟益兵而來兵飛敗之於潁昌又敗之
於朱仙鎮兀术走還中原大振宋岳飛忽奉詔班師
初予之走汴也前汴人華旺亦為兀术將率所部從
征至朱仙鎮予漸長以同姓故竄入其軍而旺亦不
予疑也予乃告以來時事且言家居無錫去孝子墓
里許故孝子祠是吾先世也吾祖行三一為々官吾
父行四一余為吾父之長子向因粗予至錫予為虜
入撒離喝軍中後歸撻懶困苦萬狀百死於一生偷
至今日而尚未得定魂夢以與吾祖吾父相見也予
亦何以為人哉旺曰勿憂行且相見矣因與金將王
鎮崔慶李觀崔廌忙查韓常等定謀各詣少保乞降
而少保一日奉金牌十二百姓遮馬慟哭声振原
野少保留五日不去以俟民從而旺亦棄職與予雜
奔至淮金師已渡淮余兩人疾走鎮江趍無錫詢孝
子墓謁之經里許旁人指曰此隆亭梅李鄉華氏里
也余因得至家拜吾祖吾祖康好尚在拜吾父々曰

子何為者予長跪道所自吾祖涙淫々下父曰嘻建
炎時金阿里蒲盧渾追今上至明州次年北還至平
江湯知府走遁兀术焚掠入常州鎮江府遊騎擾于
地民衆豕奔不及頒予七歲子被虜俘掠此時不兵
死定應飢死豈有至今尚存之理余曰見不肖不獲
侍大夫甘旨然祖父及父母與諸叔之声音容貌尚
記憶無謬也大人何疑之太逼吾父曰安知不得之
逆人口以行詐乎宗人名旺者亦為予請之哀乃父
素嚴重不即子余也時諸叔及次弟達至予呼名問
訊一々不爽吾父始憐之再拜請吾母吾母併祖母
憊矣父呼予五一呼弟五二而諸父亦各有弟楚々
蹐々先後相友時紹興十有一年矣一日祖呼余曰
吾在汴時方幸尔父之生汝及家隆亭又嗟尔之被
虜也今天送汝來歸以承傳吾宗祧意者天賁祿之
人誰敢廢其令汝名永字百祿乎余拜受唯々歲癸
亥政臨安府為太學余思以貲入而太學生張伯麟
者慫相檜縣配吉陽軍因不果歸而娶同邑之女劉
氏期年而生子先是弟五二有子彥千一予子應彥

千二而從弟五八亦於是年有子序千三俾爾熾而
昌子孫繩〻起吳祖大喜未幾祖沒予以性喜遊
復奔走於外出沒蠡湖采石及太行劍閣諸處余俗
來稱兄旺者至帝都哭少保飛一慟而絕天乎天乎
殲此好人紹興二十年庚午再入臨安秦丞相磔施
全於市大逐遊客余遂避隱吳山想見越王勾踐入
吳治吳嶺扣劍而歌又聞金左副元帥撒離喝為金
主亮所族粘沒喝吳乞買俱無後朝廷拱手聽丞相
之旨而丞相有疾則詔宰執赴其第議事進封丞相
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令致仕丞相死萬俟卨
湯思退陳康伯用事時事日非金虜蠢動懼以身嘗
斧鉞有宋雲溪先生耕今閬中仙去其孫德之聞在
明州雪竇山上遣遇予於吳山因共往歷其地有蜀
僧言山後爛平山生二居士一即宋宣教也余遂同
德之攀躋上爛平山而丹灶徒存仙蹤杳渺德之憮
然而悲余駭之德之別去予遍遊明州東至底山遥
望一島於人蹤甚絕擬第其下終樂也乃步入阿育
王寺踰陳山直趨烏石瓶壺兩勝地而烏石之山黝

黑有巨人跡潤可六寸長一尺五寸瓶壺土赤如丹
砂傍列仙井左右二小壠中有小沼亦一奇觀也逌
運至樂屿山下予因與慈谿隱士主薄公姓顧者稱
莫逆得買一麗色於樂氏樂悍於還而予亦倦勤因
乞其地而居焉未幾亦生子慮與錫山之序相淆紊
即從錫山猶子千三後以二千四行焉水深魚肥葉
聞禽孳數年來積田可養五十指足不必入城府日
與漁鹽樵牧為鄰因思人生飛鳥耳寧必擇枝古不
云有酒即家乎日月不居歲辛巳是為三十一年金
大舉入依州劉汜敗績鎮江報急予整裝歸省道梗
弗通易歲得至平江遇駕自建返得見予前子千二
以承事從詢知予大父母及予父母俱告謝頓地哀
號絕而復甦又知千二亦娶婦生子甫弥月而疫〻
及子婦併殲我室人特當兵火之方熾欲至墓下慟
哭而不可與諸季聚首又不能千二又以扈駕入臨
安也悲夫何使予之頗首丘而不得也予將老明州
矣予習慣於遊明州何可樂邪親殲室天實逼處予
明矣今上淳熙十四年有臨安人談金事至今禁女

直不得稱渓姓學南人衣飾廻思余昔 姓阿里時幼
不知務奔走帍口捋帍鬚塞外莫可與言上見荒壥
土窖生骼腥羶慘不覩光明之日月而復當金木風
禿寒鴉露宿角動馬嘶鳴金啃肉時予独凄其生地
自知異域塡溝壑望族而群犬羊矣安望如今日之
目張而不光齒掛而不叙邀有天幸自獲彼姝再育
五子而前所生於錫行千二者亦相聚而與樂所生
子行二千四名慶者俱有子且得以見啟世其官慶
又當承事入歲矣山河可易人壽寧幾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昔老者盡少者壮幼者長必然之事也余
懼一旦逝息去使子孫無可攷生不獲盡孝於大父
與父後不知大父與父之有予不肖子也一生浪蕩
視依〻者罪當萬髮兒單譜家世第曰百祿府君其
先無錫人原泉孫映子世居本邑梅李鄉隆亭去華
孝子墓里許宋紹興末客遊明州遂家焉庶幾知我
庶幾為尊者諱爾旹
大宋淳熙十四年丁未冬十有二月壬寅錫山三世
孫久埜父永百祿氏阿華述

公之生也實為徽宗宣和七年乙巳而被虜也則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歸錫則高宗紹興十有一年
辛酉卒於寧宗慶元二年乙卯三月丙戌日未時
卜葬樂家屿山下華家滙然以紹興三十一年辛
巳居明生子以寧宗慶元二年乙卯三月丙戌日
未時卒于樂屿山下華家滙即卜葬焉知此序之
成為淳熙十四年丁未冬十有二月壬寅年已六
旬有四矣暆予年十有二歲矣犹見吾祖體龐白
皙無雜皮老人蹣跚尫羸之態生於汴居於錫沒
於虜卒葬於定海之樂屿山華家滙雖幸百岸萬
死一生思之身凛〻然君剮君痛不知其涕之無
從也今上開禧元年乙丑又予以武學生上書得
罪遠竄建寧府録此一本以行因書此尾以俟異
日子孫之毋相忘予也

遊石鏡山記

去楓湖可七里而遥衆峯列峙突起一山當其腹遠視之為大山勢不可含而反吐焉若縱若附然皆無甚怪奇亦不秀拔頑禿與衆培塿等耳從遊者為予指曰此石鏡山也有方正學先生墨蹟焉山舊有章氏居先生幼讀於 題詩壁上迄今灑翰如昨也予聞其言而心為之動遥望山雲亦忽改色凡所見沙崩土立雲行鳥飛巔危徑險與石之欹者傾者盤者盂者走者止者與木之盖而偃者横而交者如東黄綺甪箕踞而傲世如崔孟葛龐抱膝而待清如孤臣孼子悲思忉怛忍不啼猿如冠劔大臣交戟儀於静不争虎又如天威震怒所至摧朽一二忠臣義士不敢言靖難時事夫止識山也不識山居之曾有先生而塞落岑寂萬卉俱腐及知有先生而蒼翠欲滴淡宕欲騷棖枒而葩麗者為博古而磊砢而英多者為矣即螽山何幸乃遇方先生不朽哉因紆蹤往矣其地望東南行踰二溪沿山後有一小溪以旱故砂石細出可緣崖而上甚不陡峻不數武即平坦小茆庵即方先生讀書地也椽盡隙損隨風壞欹墮守庵者為一老婦人詢先生所題老婦手指東首壁曰是也壁皆板且蔽蒲以壓袖拂不可净菖生以盂水滌之字皆漫滅止見甲子劉烈及後賢等数字而已雖難句讀大抵皆弔先生詩非先生筆也或云北泥壁面南者舊垩以粉先生手書粉上先生赴義時家有蔵先生一命字者即族滅故壁上詩字不可得至今也予嘆息而出自庵稍東去山頂可半有石為虎彩閃鑠麗日欲然烱〻剌射人目即石鏡也山以此得名焉從石鏡下不盡山弃得一小築日正亭午余命童子炊而四顧荒落無可得沽酒一佐悲弔惟向松下净土稍憩耳須臾一童子捧茶至䕶解渴葛乃左右指所謂學坪狀元峰柯仙石井者夫石井誠奇也泉泉縷〻自高下注於井而井復有井焉淵凄㶆鬻深不見底戲以巨石投之無止声自井逆而上遡至巔石理光膩無斧痕蹤蠕〻蠢動亦虞滑墜特以僻處村野為人蹟罕到又皆無騷人韻士登臨詠賞遂致山亦不文声名遂不他著柯仙三井亦甚異列而又

以幼故不尊而況狀元學士後則已爲奚足取貴於與志即如全路之某吏部歷〻當年竊讀有詩有記頃不一瞬而草木反得以生〻相傲也

明州定州華氏緣起第一世

府君名永字久堅又字百祿孝子寶二十三世孫也係昆陵無錫之梅李鄉人大父原泉公父名瞑原泉公之五世祖仕宋爲都尉自惠山移居汴梁父瞑以宣和七年乙巳生府君於汴靖康間原泉公扈駕南渡始家於無錫梅李鄉之隆亭里建炎四年年江陷兀朮入常州鎮江府〻君爲兀朮游騎虜之北去紹興庚申歲始還無錫娶同邑劉女生子一人名午會朝廷當中葉府君甘貧賤以沒世遯隱吳山辛巳年過閩中令宋耕之子德之同往明州得妾於定海樂氏之女因就樂峙山下居爲其來歷巔末載之府君自述者昭〻可攷府君卒於慶元乙卯年三月丁酉日申時即以是月葬其里華家滙樂子五人曰慶曰度曰麻曰府曰庇與千二名午者遁爲承事子孫繁衍簪纓不乏傳予諸大父千三六秀才伯父五千一秀才父二上舍以儒業起而家始大

大宋祥興元年戊寅冬閏月丁未日弃五秀才慶元府定海縣五世孫弼〻頓首謹

代記施公山起蹟

予名弘字魁遠行季六登元至元己卯科省元大宋己卯元求南人有材者甚急予遂擧浙東省元自分愚拙不欲爲知己用而定海縣治之西北九十里施公山向係商舟出沒之區地極險要呰海趾達魯花赤張進叔巡檢司以禦之予爲縣令馬含沙剌薦之達魯花赤阿里沙乃以萬戶鎮守齊至檄勉就是職遂家焉爲百祿府君第五世矣自予曾大父二千四承事至大父及諸父生年日月與所娶沈氏譜一留大父輩武學生千三六秀才名某者一留父輩太學萬信齋二上舍生名李者自祖某以言事得罪竄於建寧府攜譜以往而二上舍亦於德祐丙子三月被伯顏虜之北去湮滅莫記所幸者百祿府君自叙譜耳予書居施山始末於百祿府君自叙之後以示奕葉子孫毋忘所自始也

元元貞二年丙申秋八月上戊之吉四世孫筆記

存社序

聰明三十里不穎手而神氣絡萬里矣然千里思篤
可一日命則志通天下凡推海橫字入吾意而地不
尺澗也故以力用而參以愚以悟用而樣鬼猶足智
然銅鳴鐸厲神物固不易傳也世之奇子建者雄稱
步才不復疑其胸竹而與論〻独文置愛弟不道迮
今追建安七子不終列子建自不泯〻乃知立社必
不能使各賢無外遺而社文之出足稱準也蓋人持
其識才精學與意杼相提應也予嘗思甬文每樣風
會之先独不樂與異壤抜幟之幟是以世欲邊陲吾
甬乃天若閙之使後出愈奇遂起其闘而振六朝之
盛矣夫正則騷子長史工部律荊國文代儀不朽而
祖守者或習自種或梟自新蓋所動誠在風也王劉
沈謝今始彪炳果誰為之欽國初忠文瀟溪青田諸
子軼有宋而上奪文貞燕許之席似亦法六朝遺體
而究繹選中賦頌踪屈踪板耳其補亡且進三百矣
安得簡忽其意而縟繁是咎卤一為予言其天才奔
放目絕今古特以當腹麗心故肝肺皆若纂組耳然
論文不鄙奇險貴嚴伍不外豪宕貴基厚不棄信徵
貴與闢李廣寬之樂何如程不識之卧而禦警也汾
陽不可及惟淮王之旗幟壁壘為可師武侯所以天
瑜而走懿也耳元結疑然如山尚矣孫可之何如人
哉否則盈唐多烟霞痼何足重要使歐陽公不黜即
己而好作艷語豈果墮馬牛腹子雲有本耶退之來
功令耶晉宋之際胡為有彭澤耶同甫孰能孰序自
謂独長而人各有意原無庸一〻格也惟子建甘不
齒於兄在而亦不恥七子之不與即若甬文不競〻
與天壤爭幟而亦嘗不俟生於甬者繡素之羽瘊之
故千里命篤萬里神符彼爭穎一舍者豈能百世不
感哉讀社一編當幡然起也

三禮序

陡馬圖書水出合義文旦孔　皓靡慰不幾令物足
誘人悲哉兩氏言空豈若聖經言格因以知物博而
大何緣幻而諂潛會自記乃見楷中橫見側出而悉
陳以梟學杼者瞭悟天度手遂稱王弗錯箸白鹿九

華講學一筆元公制作悉盡倫制豈留此大缺漏以湍後補要見仰思待旦作何籌筭意者周家祖稷為竟農師歷虞及殷皆侯服也豈敢妄僭天子於三恪各率其舊於本封可師也至見独尚周或亦如皐門應門社稷辟廱當時固諸侯之礼而後世遂以為天子乎於徹田為糧餼之而别法於夏殷可思也然則公旦不法先王盖不替忠貞世篤之遺而舊有此制即以定昭代一王之盛夫子既非殷逮亦非周碩祇為萬世定經則準天測地瞪古亮今無非克已以歸天下居閒周孔者独覼兼修之秘果然知人神得矣豈僅熟典故以備顧問

張又韓制耒序 代王芳洲

合宙山是又韓之文今令定海定海士復彙刻其前後行世者以諷詠之不休而併樂丐言於予以予與又韓同里且同社今所治又同隸於甬予惟甬澤國也定治與予鄞治相隔二舍許而要害特甚假大將軍重鎮之故地浮於鄞而耕止一隅民不勝鄞而居多譁伍一旦糗粮失峙踰垣而起者若馬牛風雖其邑章無豪猾大家為之輔而贊司牧毋畜租將茶身為痞而朋羽翼尾偷砥礪其馬以奪民之廄屎而甘以蘇則不但伐烏乎暴且舶烏乎忼餐烏乎輕赤烏乎瑞用潤〻之不太峻否用稻〻之不傷察否用兒兒之過不縱否用雉〻之不狎乳否是惟温中孚貌得周書所稱誠智誠勇者棐忠信之忱以出而後數心腹腎腸於百姓以歷告爾志則明命即黔首則之蚩〻者且顧為男若父矣坦懷以讋服諸健悍而債帥固奉趋謹也即有衛霍不樂長儒為揖客乎因以拊循三軍而温之若挾纊百姓愈用是得堵席矣春秋稱夫子以天自處以理服人性命之文敦於不息今日非又韓其誰與歸詩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夫祉吉甫之歸鎬而必樂與張仲共飲非武功告竣文治伊始乎定海固倭艙賊艘乘颶出沒所見皆旗旒鉦鐸大半用武時也又韓可彈琴揮塵而淮陽政清以方文翁化蜀吳公治行第一非天之眷命用懋乎人心惠而日多系語曰人性奇有掌文爍炳宣公文正何必不奏績於為令非社稷臣亦可百里材乎又

韓東髮履藝予奇之於里所著文冠冕字内予卜之於社今釋褐而奉職循理予且信之於同屬漢人舉士以文行卓茂近日吾南国之浮籍者恒首是地而亦恒以治行儆讀又韓文毋論庭多士彬彬淑法異日又韓功業爛焉則今日国著書自見矣

同工異曲 上黎傳菴

退之從六朝駢麗後一翻新曲以合古樂工之論倫從律而於子雲相如曰同工異曲大樂作縣興天子諸侯以及卿大夫士凡事於朝祭燕享者工其首尚也工入井歌而天作維清騶虞貍首魚麗嘉魚南臺湛露非一端也夫亦各有當焉後世從軍招隱孟門賊傍至落梅淋鈴且不及武溪深鴻飛鼓雁矣豈敎工者之過耶相如合纂組以成文賦誠絶唱然上林大人已開玉樹鳥棲而況美人兆子夜長門兆閨怨即謂經綿宮商非所貴而清廟閟宮安尚此纖麗哉沒後而奏封禪幾於厖諫豈自悔其曲之誤而知顧手子雲太玄擬易法言準語廣騷解嘲明志甘泉羽獵長揚規時事身碧馬金雞而心沈博絶麗成帝誦其縣印王佴四隅等銘頌以為相如也予而雲又言長卿賦不從人間來高文典册用相如於是賦都者稱相如之才楊雄之美賦西征者述卿雲之文子雲甚以良工欽法相如而後乃列之若樂府十五曲無可芟置也世之織相如以俳優畜於帝子雲以劇美頌于新至謂文人無行亦独何欤夫與王莽劉歆董賢並立者非子雲乎而而雄独三世不遷官及莽篡漢又以耆老失次遷大夫慘且至投閣矣秦声楚声誰為荀勖章不若廣陵散之絶響耳其心酸傷其致窈冥而語因發為艱深鏈鍊攻苦亦以中世之忌而善蔵其用也至於相如相引致卓女之和子虚與漢武之嘆自滌器以迄持節飄飄乎氣若凌雲以擅天下之絶勝而發大声於宇宙不幾與子雲志相合而不相下氣有所不相入而相為用耶然則鈞天廣樂而快張奇厖者相如也龍吟別鵠而動遣呼羯者子雲終身之窘而無長卿一日知遇者退之也退之崇重經術為百代冠冕是又笙鏞敔柷之奏典樂教胄者析衷焉終身尚白何必包括天地捴攬人物之非

工肇悅哉典論〻文以氣賛皇云鼓氣以勢壯為美司馬楊韓或亦可分竹肉矣

閻母李夫人六袠壽序 代

猶子之祝若母無不若其母而必久有母以葩荻訓之俾在昔徵天眷不誣準環運於凝冰而表矢日耀其考祥之鵲則稽子譜多因母得聲於盟兄霄虹未能阻陟岵趾也霄虹幼而孤長於母夫人李氏李為里中先賢鵬蒼公愛女蕭〻清宦惟守內則一部贈壺資來作冢宰石塘莊蔺公曾孫婦莊蔺公介節歸世雖位高寵孚依然儒素所後孫以恩蔭不獲壽子留弱室痒其媳李夫人膳而李夫人復身寡家徒壁立男不繫有枝於是上潔朝夕鋪下劬哺稚允歲時寢墓及饋遺輸賓靡不挺十墨拮据惟謹甞邇其稱未亡人來歲二十五朔矣凜慎惟衾影知之恒痛惟霜月憫之艱辛惟檠西痛之而孝穆嚴肅亦惟紃紉巾悅櫛蒯五醬識之口絕不自狀雖以煩大母勞苦大母悅康若不暇隱其暮独然者致郡喙一聲曰賢哉婦而母日思所以大吾祊仍莫君讀度可供束修羊者殫力畢赴舉丈夫子二長公瑚璉之器麟鳳之姿而次公霄虹髮未燥磬誦踰寸淹電十行一瞬受當世小韓子之目頃蓋五千言襄尖閃爍勢若萬秩能文巨公動以不廉戲之謂即膺殊寵劭業後日意練神陡如其文骨矯姿峻如其度温秋栗如其節令未越宗瀟洒而坐重憑座恒滿戶外問經屨非我母謨謀寶匡輔欽樂有子之博遊諸名士為陶家母陳宗祖法物以式孫子為韓家母而使祿家昭寒儉以絕人倨侮為李家母却縞輓鹿不替先人志意以楷模後祀為范家母矧撫侄若兒令名山著又不亞宣文義成手饒巴婦之才而不貴懷清築譽卓晏女之識而不忽緑衫吕范天澤丘節蝦告若響霄虹釣嫈一發捧榮寵以作女善何必東山乃堪促鼻而特幟身教俾賢嗣棟城籓任社稷安危允賚后鄰蹝進禠國觴使彤史載吾母令儀洵駘〻無踰樂矣茲慶週甲二駒為春酒以介壽余葦誼盟登拜無他誦效祝謹陳母素矢音温好母亦快言之無諛而頻加爵為為厥無愧從子列獻斕舞也

三泉王先生七旬叙

伯陽恭同隐與莫倫思之或無異人意而究不可企
則取魏三叟詞及予西所賛稱川者以庶幾身為樗
而無咎您宣揖生之請奈何後〻焉隳損其隋復蝕
受資而坐視隙日之去我尚且課最息程靡既乎予
卓稽今昔凢淳樸簡重甘淡泊無營者甬浙三泉王
先生其著矣然予景先生非今也即先生壯年髮黑
而須而白以及今尨禿靡一不足頌先生也大柢才
而阸於遇必托處四民中而小試之為懋遷徵逐要
無苛較於失得自無疲思於非覬即無汩亂於天顕
而揔以不恃能為功先生寡上世遺産諸昆更窘家
又不戒於火先生大懼曰嗟哉兄弟不無析乎因畢
盡知慮力興百堵登馮聲相繼屡成而仍與伯仲共
有之伯仲君未嘗熏於恔者浚又莫能存其室先生
不吝多金復之而伯仲君無識向固季所授者迄今
諸猶子奮志成立各謀其父界而先生奬勵之無少
阻亦無德色君先生亦忘其身所樹築者則不知天
地間有失得事亦寧知非覬而乃損隳蝕資以耗精
乎故先生得日撫諸子及孫及諸壻若次公予社友
升伯之鵠起黌序季子隆賓之人材紱微長君仲君
各振家聲因而散步江滏見大雲輕風静汪〻若嘐
襟次忽焉波浪漫漶島屿氣蒸為伏虬為庯豹為搏
入漢為怒呼崩日何不可蚤冒榮而泡身世以列子
忌鷗代仲連被髮羽儀永式爭直斅睚作樸興前志
云楚丘先生年七十一曰吾乃始壯毋孫邈客止甚
少已八旬有七矣唐李守奉使至瓊州瓊州老翁更
異年八十有一而叔父皆二百二十餘其祖宋鄉更
久〻至二百九十五相與進椒盤飲屠蘇不數廖〻
世綵復見嗤於九代祖之鷄巢小兒豈盡海中土厚
及臨沉井赤哉公器曰吾未嘗任情喜怒使海氣常
温夫然後不受日於匠氏而萬世信以全樗矣先生
形幹魁梧軒〻有大人氣而恬穆淳泑無所事機巧
此如範金為罰者歷劫千百而貿日古文日新價日
益重怡性鍊神又伯陽諸人所未喻三叟安得言久
則今稱詩耄余觴尚盛永也

代祭從曾祖妣李安人文

維柰北執徐之歲月在仲春我從曾祖妣李太夫人以就養郎中抱疾不禄訃音倏至族屬驚惻輿櫬東還海雲慘裂嗚呼哀哉時去〻世日月再更侄孫存義筮八月初六日刲牲治糈敬上靈几而侑之詞曰

嗚呼君我曾叔祖母李太夫人者婦鵲也匪唯婦鵲實大造於我華我華靈承其嘉祉祝彼蒼之禄我太夫人者方在未笄胡遽爾聘夫人女於望族其歸我內卿公實在公佐內卿時公德夫人贊一切家政是畀夫人婉嫕靜嘉攻苦茹淡日修職供身自盥潔自晨迨日中昃拮据不少休以是困不嗇內卿公意凡我內宗以逮衢路卒聲溢焉蔑不誦我李夫人者婦鵲也內卿公官以廉懸車後生計蕭索夫人朝夕治具以內卿公歡俾內卿公忘貧至勞勛勤劬則怡然甘之獨時〻戒我叔氏讀夜分黃糜作其勤機杼声與吚唔声相應者無少間迨內卿公厭世益不欲以家人產涸我叔氏曰君翁素樹德君尚懋哉以大爾華以無負君翁則胡不鼓篋交四方賢豪叔氏謹受教輒以學游名籍〻縉紳間成均鶚起聯翩大廷拜官水部魁冕帝京我叔氏御潘輿舞萊衣以供其已勸太夫人歡然承之曰我不意有今日第恨君翁不早見君之成名而又不勝愀然也則又蔑不誦李夫人婦鵲者匪唯婦鵲實大造於我華也夫天歆祚華而長發其祥則實生夫人介之景福故里有內德其壼範似也然而不逮於禄孰與夫人之分鸞大官行且捧貤典龍光懿慈其藉慶似也然而介侁匆卑孰與夫人之爰有蘭玉譽燕山烏衣克昌厥後獨唯壽結大年光延玉燭斯謂夫人之得於蒼〻不爽而云

胡陽九發星隱芒神遊紫冥魂返扶桑嗚呼哀哉嚴节有翩其歸素軿彼班者襴傷心涕淺嗚呼哀哉徹音不朽寵光紫綬無將斯將鑒我俎在尚饗

代賀孝廉華九淵母李孺人七十壽序

余自諸生時與九淵相篤慕顧所居相遠幾百里許未嘗登其堂記偶於交衢識其尊君晴峰先生華首蒼顏而神情朗[清]容止齊穆即之如耆艾人退而後訊知其為耋之年也又因知喻孺人與偕年每私以為

九淵慶初不知其所自生為李孺人頃之九淵領畿
薦里黨籍々稱孺人惠淑宜有後乃知之孺人家內
卿精峯先生常為其邑丞久數揖令清而有惠政為
暴戚風疾致政歸邑人甚依々謂吾儕何忍舍公歸
請以吾內卿為桐而家焉不可則又謂公貧何以歸
請以吾內卿為陶而賈焉又不可喻孺人從旁說曰
以內卿之不能忘君々寧忘內卿吾聞此中婦女多
淑質且習勞曷置佴焉有如內卿人不忘君也先生
未之諾則謂君豈以吾兩兒子故過作躊躇也君未
老而歸々又寒素勢不能無年生吾傒不能相且吾
視兩兒子或能任家終不能任讀以君為德於內卿
甚厚興家昌後將在此舉也於是先生忻然御孺人
與俱歸先後舉九淵兄弟而更善操家攻苦茹淡至
中勞勩事輒身先兩介婦以善承喻孺人意久之喻
孺人兩子相繼中折而九淵兄弟奕々標令譽虞以
此傷喻孺人意所以事之者日加謹先生每過伏臘
酌酒觴喻孺人曰曩去內卿時非卿力贊我今日者
我兩老人且君何方是時先生與喻孺人拊九淵兄

弟以樂餘年意多主慈而孺人則輔以嚴朝夕自課
婦工以課九淵業如是者不少間遠先生與喻孺人
俱謝世益虞以家累九淵讀促使遊學於外卒終歲
一歸省九淵雖負笈游然名重冠蓋間所居戶書滿
困脩贄之貲以游於太學甚或數歲乃歸謝孺人勞
苦孺人曰若翁宦薾勞吾所素習非所苦独苦不能
早見孺子各成耳蓋及今九淵已豪舉猶數舉是語
以訓故九淵負笈讀不異諸生時雖其天性儻宕不
以一舉自豪然本孺人之教亦以孺人能其家無小
却顧也今年孺人偕七十九淵為上觴而諸親友以
侑觴之詞屬余因為具道若此余觀前志孟孫貜聚
於庚宗生武伯兄弟以亢宗周安東娶於汝南生伯
仁仲智而方幅王謝蓋天所發祥非偶也然皆有所
徵庚宗之帷墓徵於夢汝南之精辦徵於材若先生
於孺人其何以徵焉人亦有言衆口所祝不禱而福
先生蓋徵之內卿云余故因壽孺人而并推先生之
德與喻孺人之賢孺人者舉九淵兄弟之觴而俛仰
所事意不能無愴然或聞余言而為加爵未可知也

代壽中兄長卿華先生七十叙

余讀離騷天問荒唐杳渺恠而不經虛空不可究竟然其文瑰異而世多摹倣之予亦歎槩今昔年之短長後之衍絶過之通塞享之侈嗇其得失相去之數與所當得而失不當得而得相反之故仰質之蒼〻而不得則為之低佪沉吟久之而今於中表兄長卿先生不能無致問焉先生余姑出姑與先大夫同母先大夫出嗣而生王母江即世姑亦育於吾先王母朱相愛也歸於華為望族先姑夫以選人得山西臭邑丞卒於邸時長卿方婚其配則吾從母姨女也婚不數日而訃聞長卿毀幾滅性其王父強飲食之乃起治喪〻畢奮志亢先業從郡城受書皆名師稱沈箕仲余君房兩先生高足也弱冠補邑諸生就傳如往時長卿家故饒鋭志青紫謂可唾掌不復問生産而內亦能其家長卿志益肆然數奇不得當而其王父亦老倦家政與世叔析箸自此始操家於本業不無作輟矣頤其子壎慧足訖業輒棄去而內又多病數殆醫不能瘳自以意裁古方試之輒効更益博古方書醫日益而以病謁者衆至輒應之不以寒暑為解貧者更自損藥餌無少靳病已人亦不敢言報但設飲食之長卿實不能半卮一乙也嘗曰吾往艱子天章以償我何必人償之即人亦祝其子貴顯以為償也而壎果籍諸生間且務滋德皆謂有天道而亡何竟夭亡識不識皆為之痛然幸有幼而穎又人人以為長卿嗣而亡何其孫又殤余謂長卿生平簡易表裏洞然不知世俗所謂機巧事與人處狐行一意而已為樸事繼母嚴撫異母弟愛接宗族惇交友信處姻黨洽雖莩属猶肺腑不獨疾病相急也為厚行方而性抗吐言必以秉倫礼必以情不為唯諾委曲以逐人為宜凡此皆南華所謂與天為忒從吏使置佴初亦為動已置不頋惟日與其內齋素佞佛或謂長卿往艱嗣竟以虔禱得之猶有昔之冀耶頋非時矣長卿笑曰吾今時為阪子若孫在者猶夭折何望更育吾姑須其復耳昔柳州曹泰年八十三方舉子上津張元始更慕益九十有七余即望七十天不余獨者子未晩也盍自信君此余別先生八年記別

時矍鑠倍余屬虞其傷子若孫故以天損又虞其急子故式以人損今二者先生皆無之是宜益生且眉龎耳髦亭亭鶴立骨相又宜壽望而徵其大年前所謂曹張兩人不足道請以為先生壽家仲聞之曰壽先生所自有奚足以壽先生省聞之子省嗣也精衍而神續也神猶火也精猶水也火蘊而續不於其炎也水蓄而衍不於其濡也先生齒精葆神早賑自壯以及於今更加費焉其為蘊蓄厚矣庸渠得算且終以得子宜其自信也請以是為先生壽余曰信俾授簡焉以徵天道余可無悶也

與其箋

頂踵未昔夢食供不諧心維枵腹如餡耳其孰塵予烱目耶即今終日聚閨時問紉綳嗃天畀聽不免綜挈無主徒嵒七襄傷紅凜凜風欽毀翁兩袖風舉五穇雲謠辣不隨膏潔至絕惷以天機地軸之手巧出縱橫胃箱冒篆之章奇徵靜晦顯求斧匠昭赫鉞誅近喜蜀錦浣自虞村怒興縞素而蚕市亦慶非幻魁期與各道四靈百貨爭人樹輝將人文聚明文匡兩

書之材重擇枕笥秘稿俱作匣中鳴矣懇即出山手定毋虞望座為也徵大易文檄久已席靈洼壓尚容續政毋罪不先謯切同舟幣劬三返

代其人納采約

不自意邀天之幸而博謀氏得遇上宅婦為小兒偶庚家淑質登車諧彩蜀璧素儒撥絲獲妓其寧可延烏羊為敬弘礼特以乞巧期未支機石尚難採取倆從日者議卜捧月之二旬具菲雖然登堂拜舅旨酒献觴則潔筐耀紡匣月亦覿矣敢不視諸宗祖走件紹以告期也再拜稽首盥手脩約

斯干集小叙

余知則公則於卣一座上云則公前事貞木踵玄驛之奇秀林樹川流今宗卣一祭明遠之雄邁瀑飛霞起既稱壯夫揚雄復寤君子曹植於是沉吟短翰揮洒長言沙排賦陸而簡金幟技趙家以樹赤窗明閃電溢目玲瓏倭枕遊仙卧追湖島斯益則公擁卷而得意閱中練師而續粮杵上者也然竊慶所自為句甬次公四海宗匠則公身坐延明之席親照夜光而

次公卜得服慎之車惠携䏶壁道迸燈傳筆推譜緒
擬於漢劉潔著吳門之梅而嚴先表節擬於宋徽国
産理學之朱而季通慰志斯又則公褋孝蒂賢肘仁
跗聖者也身兼衆的學可逸成心節將同功從精奮
然則以人師雖遘為則公章則於斯千集矣而以習
服衆神為則公姤亦於斯千集矣

代賀淩霞兄六十序

余於友仁社得交吉甫每欽其嚴氣介性沉深浩博
不獨文章雄世及仝登堂壽母陳孺人致洗腆之養
彬彬禮度仍作穉子態則意尊翁二霍先生之教澤
素著也先生性至孝愛諸弟甚友凡姻族閭里業儒
而貧不能自存者多方周恤擇行誼有學之良摩勵
子弟迄今咸咏歌先生仁波德範余憾不身沐之猶
喜得裒我吉甫耳初未知尚有兄淩霞足箕也淩霞
今躋甲友人嘖嘖頌嘆之言於余余始知之淩霞乃
先生元子為正配汪所自出甚聰敏提慧處艱疑冗
棘頤指就緒喜聚皓首或幼齡勉勸忠孝興致亹勇
又樂為人釋怨解紛一言山定群喙不鳴人莫敢干
以私雖家庭亦無假顏色凜凜且諍友貞士之骨特
不獲操鉛槧蜚声米廪者緣先生初居鄉偶不悅於
其繼母丁避禍入郡城時淩霞甫髮吉甫未孕也大
父亦無分産於先生先生方株守一經不得不急奇
贏於其子拮据謀口三及暮而義財稍羨俾先生事
其父得憔事繼母使悔以次婚其弟者三各命讀及
賈且賈而致富卯翼猶子如其子一不較胼枝之無
礼諭使碩心頓革皆淩霞從臾之力也淩霞氣象近
儒者性又與善讀者相習先先生不獲以儒顯特舉
千秋大業祁囑吉甫吉甫終日束楊腹面蕭壁抄諷
百城書足不為博名移腰不為救饑折而名籍籍冠
蓋間當世即欲強起之以慰生民望俾先生繼志有
人又皆淩霞玉棐之功也夫蠱父得子而无咎國人
靡不曰孝然雖乎其父父作德而子克家國人遂忘
其孝則賢子之大願也而父固望令名於其子淩霞
善必稱父過必歸己以時所得為喜及父在而弥縫
輔相合外黨內黨無不銘恩懷報恩以百身贖先生
靡替也今日時不得為則惟自悲耿躬而曰予實不

類曰疚不如茲曰實貽父羞盡晦弦暑雨祇痛猗嗟
而毋敢言己實有勳於當日已然急完葬大父母上
慰嚴父昔年擇吉起墳身受墻毒而不獲蔵親之昔
以為父幸有餘年所終身涕淚不歇拭者独此耳誰
實為之父豈忍俟子補手至撫字諸弟雖不免天倖
之剽靡不可披血亦以妥靈於考廟也凡此寧不足
致壽人亦有言壽者就也心期而神赴也惟仁則澤
不於其算也惟善則祥不於享也凌霞序貌慈胸圓
腰阜背豐頤方體而鬢髯月梳手姿雲綺何一不顯
壽徵今復恃其智哲養生逃禪事天童老僧稱首座
弟子以分寄儒門淡泊之趣惟思滌人濁而潔天真
何一不饒壽力余簡致吉甫彝為予上一觴云既孝
且友天監茲吳豈鮮呵護凌霞舉丈夫子二長者櫂
子毋而少者英姿秀發讀書目數行下又善博聞強
記下筆挺異世艷慕之方庸得福寧僅得壽々固凌
霞自有也不可聞予言而加爵欤

與婿楊大介書

春去許久近況如何某兄拉尊駕話潤乞於明午撥
冗過我以悉縷々新作亦須多携數首萬々勿化解
且不佞亦有未罄之衷急欲一晤至省城事體須斟
酌行之以必穩必妥為妙弗為多心利心交戰也謹
慎囑々附書乞到日即往寄因陸旧仫於望前必起
身歸家故耳承諭容日撰之倘得便當十二前走奉
五月間得同歸否并問

聯對

五經腹六子身廿一史惟仰願氣收拾世情藏眼底
萬世心千秋業三五光與共闕盈斡旋造化屬毫尖

留紈空作張英鏡惟心抽孫楚寧禁啼血滴松風
致絹不傳漢傳囊願偶贈茗草得以應身迎柳露

隨緺引杯看斂披褋養一百四十精神
每懷人主諾全納履鷲三萬六千事業

開天助莫河山鼎
今日懷稱社稷臣

貫索星搖每憶哀矜泣罪天道地道人道鬼道道々
充諧不住晨昏鼓舞好生日月
封城疫起因疑鍛鍊成文貴寬貧寬富寬賤寬寬々

為厲依科樣煉拯扶多懼乾坤

德足紹衣撲斷能塗丹膜　文品不買塵埃眼

祥爭未穫文章勝着紗籠　劉腰奇諾昔今心

恩遲河山裔　擁書耐苍樂　天樸詹起

書培社稷臣　洗几續梁吟　人闢地雄

迺宜言文目

二霍山人筆蹟記
請誅奸輔疏
壽錢希翁四十序
復楊氏聘啓
陸魯公陸耐僊合稿序
祭后土文
祭某人文
與祖堂李研翁書
上某人啓
與某人書
自跋稿後
與方涵斐札
春庭日永圖序
上宗室署府事啓
壽徐玄溟八十序
評秋文有後
自記文後

過宜言

明華　夏吉甫父著

高斗魁旦中父
李文纘昭武父
楊𣗳遵大介父
高斗樞晨䮄父
仝較

先父二霍山人筆蹟記

江南霽氣冣盛雖灼火流金而地行者可以屐於是伏日家出槖中之積而炙之一時熣爍眯人光奪雲綺恍如將軍散騎相攖不盡不止予居貧不敢效顰前脩掛長竿皐亦素喁無腹便可曝積筆資置有古書數種而又不善著擻盡父任其出沒而醉飽焉心甚妬之乃拂堦前石以次運晒圖負暄蔵耳不尖瞄畏也且翻且閱肩背俱瘖偶想念幸不生般時生般而身司諫天王聖明動施炮烙將若之何檢至散亂莫紀者寧靜伸之而淂吾父手筆焉字呂新出於鮮其一則自著年譜起萬曆丙子終天啓庚申歲僅四十年間事耳其一則近世帝王自石敬塘以盧龍十六州地與契丹借兵滅唐及我大明英宗王帝辛酉

十一月朔京師除各衙門行在之稱之日雖無標記
若欲據夷狄官寺及一切竊國者以自成一家史也
然有止年月日時已耳夏細讀之淚與汗傾吾父一
生履歷具在年譜可悲可痛照見鬚髮而帝王歲月
攷諸年譜稱手於萬曆丁巳卒業於天啓庚申迆楊
案雀研露筆霜大抵錄朱子綱目與續綱目間有去
取或更其一兩字書法目中俱若有不可忍之境胸
中俱若有不能已之事交游骨肉有痛心怵目之變
而宇宙民物有大足錐心指髮欲告因從欲摧莫借
之告一一刺管於楮蔵意於畫令人定氣研想不啻
驚起垂病而吹寒於室也敢盥手净存端楷謄錄顏
之據史書年彙成一集以誌不朽雖然吾父仙去幾
八載而此帙何至今乃出也又何以絕不聞於男等
趨庭之日而獨發光於敗簏也又何以不及吾父之
身臧貲以鏤定當貴長安紙價而至今家景寂寥鶉
衣不再食之日始皎烏挺著也豈有待與豈今可以
傳與審是則幸矣使男援有祖業什襲如富人方走
幟獲發箱篋之珍何暇慮及墳典則有貲即可摧子

母而家計必倍於昔億識屢中而三致千金若陶猗
謝屋文身我長独擅又何論宗祖宗祖可弁髦棄之
何論吾父吾父可度外置之安克如今日惠逢手澤
而般般念相靡已徒餘此血淚珠迸即吾因吾父而
笑天下之愚且拙矣不還載策傳後而壞土則刺心
營不使其子孫窮苦自奮而欲令享素封衣冠裘馬
走沐猴於五都市而況當其身豈不及子而不臘式
身章老于豈而子即不腆與身在不知子已不腆而
尚以豈傲身豈日哂世之不腆不屑與不腆者伍而
後竟不敢望不腆者之肩項遂甘效犬馬無從者可
勝計哉榮謝升沉事暗莫知以理推測今古皆然霎
氣閱此最多當知海屋籌莫可指數耳予有感焉因
筆之為記旹
崇禎首元戊辰夏六月日怙羅現身男臭書於天一
隅之若膺萬間斗室中

與祖臺李研翁書

淅東不守時〻如處沸鼎旦夕望拯惟恃升師來惠
來蘇望且成怨矣天章弔民蒙　祖臺深隱虞村廣
養忠銳為　宗社生靈先拯舊治恭讀咸虜處帛書
字〻滴血不但虜在日中進止機宜成算破竹國家
屬令公再造淮陽西平今日再來不意須許得立拜
重光也某等誼不與虜共處艱難扼腕動輒遭危難
身命不愛亦未敢遺無益之禍隱行布置隨就隨敗
今荷　祖臺登誓即氣運亦易挽迴況奴罪貫盈曷
難殲滅或負戈以作前驅或整旅以資後勁唯所命
之祗祈拂拭　孝陵恭拜　天子萬年　祖臺壽考
某等喜叩階有期可勝神赽附上迎忱肅需來令

與方涵斐札

教書先生做了從軍蕩子祖全賑革此境亦殊可笑
或者勤復得來庶掩此一番醜態也向承存問未遑
踵謝初歸又在冗中不得追切過晤一旦蒙脩重九
札知老弟不以廢業罪我笑余何又招我於飲耶江
干百務叢集倘偷得刻閑自奔盡縷〻

請誅奸罪疏　代

奏為除宗社大奸用綏君側振人心關中興勤復第
一事諺云城狐社鼠為其喪家殞國也故釐剔宜蚤
杜絕宜先束縛宜急是不可苟且漫圖致難救藥朝
廷之倚毗而以庸懦奸險處之非狐鼠乎用一庸懦
其僨害猶需歲時用一奸險其僨害立從旦夕揔之
壞我宗社非小而況無所不壞如今日所稱輔臣也
臣觀新換輔臣宋之普臣無暇舉其往事當主上奮
義起兵之日需才甚渴會逢其適驀然來赴主上歆
其洗滌前非憫劻國難處之師保寓以司馬謂宜痛
祖靈處棘聖體卧薪期奮走天下豪傑而惟勤虜復
土為念何意志不同仇心生膜視傲侮時務賄賂日
聞臣約其蒞事來大罪有十今日何日自貝勒陷省
之後人甘髡剃家樂羶腥薦紳領袖而通醜正佐蒙
恥而納降天章承久我明特出起義忠臣捐身蒙難
破產從戎扼虜錢塘峯固潛即未聞之普一勸主上
出非嘗獎拔特鼓銳師之朝氣而反疾舉義二字如
仇拂唇項耳欲阻撓主上林旅坐成解散大罪一也

祖宗德澤在人々猶知奮況忠讓信誼之臣撫膺抱
膝之士豈必借才異代要在人臣虛懷延納倒屣勸
駕令時當草昧否塞未出宜思百里集思千里告善
而之普徑設夜火門閑朝午白鏹識面錦玩呈身使
攀鱗附翼而來者憤胸累足留同羈縻欲壅蔽主上
耳目使不聰明大罪二也主上入越之後偶因勤政
臣下不獲時見則袖疏捧讀寧無奇謀異策內匡朝
續外贊邊情即晨拜章夕亦答猶虞言不肯盡而之
普厥聞衆論奏本千積方且糊塗法拂屏息忌諱雖
不之發抄祇成故事欲瑱塞主上謙虛使同侮慢大
罪三也今猶救焚拯溺時也勢稍緩而焦且滅矣主
上方不辭倦憊每為臣下強起乃之普不恤君父之
宵旰不憐民衆之驚危坐視西征將士眠風餐雨午
前則散髮箕踞剔指嗅垢午後則呼私擁醞察揩閱
隗其入直不過二時絕無經國急謨大罪四也台寧
紹三府視天下版圖僅彈丸耳苟不渡江則萬難禦
守雖無知三尺尚懷危亾之普日益偷安未聞扶馭
江干督將飛渡設無撫臣於穎痛哭不幾卅楹絲桷

粗野正位使四方謂主上無遠大規模而遂凜々祖
宗之禋祀何恃而延大罪五也所謂大臣責休々有
容也凡立國之初每有布告下人於此卜盛隆爲誦
神聖爲故擧一逸而山林知勸用一廢而賜環生色
間者遠則起臣張國維王濃矣近則起臣朱兆栢方
逢年沈延嘉矣或入朝解組或借端繳敕或隱遯未
改或養望猶初而相呼戒進喜爲觀望豈非之普負
陽賢臣不知所出手之普猶復居己黽鼎護其貪畏
嚇人墉阜雄我踞盤使主上渴賢樂士之推誠因之
普而障隔不可信大罪六也殷不遠前事足戒先帝
公蹙奸黨至嚴也而猶受惑於閹　弘光共主念篤
憐才曲赦受偽從逆者弗誅遂謂財効璽相習成風
沿禍北將迄今梱載忼來貨囊櫓聚而璫輔不自顧
老閹臣不自惕罪而虜官紛然加級受職矣誰爲來
之々普來之也之普來今昔之邪而浙(俾)東初駁之朝
廷已興謹銅臭天下遂疑主上習成事而不知戒畏
大罪七也之普入思經文出思緯武輔閣掌兵前輒
已覆握權邀寵惟日不足使正臣解體義武不信朝

廷急用之紀綱無一舉行江千已楚之汎壘反多顏
忌主上誰與莫揍手大罪八也重金入之普之室而
慕餉不應於義勸督餉生心於委權中飽之禍既成
鬻爵濫之普之額而子息取償於治地剝殘怙侍於
嵍山彈竪之民立禍主上誰與共國乎大罪九也主
上業已伏鉞矣所不朝步臨戎者僅需時耳之普不
能勇往行間請誓書血旨起河北將士之泣毋使虜
貽君父慰變天顏稍俟神定氣調坐收鵠巢斬馘之
捷而今主上拜壇推轂即日就道之雄大無從鼓天
下兵大罪十也然更有可疑為主上監國義也之普
既悪談興義將要監國乎夫一心媚主上固榮寵而
百計抑舉義使人鉗心不敢道是欲廢義何啻滅倫
與主上協佐中興者賢也明也既已正人技轄諍臣
杜口矣而貪緣無恥二心反面者翩翩鄰告陰長其
飾罪求爵之智則出重貲買薦固裕如耳一行百知
此竇役營值使餉竭於診粒空於帑相耀而為伴食
模棱臣知即版隸盡編虜夷入侍之候猶立見梟鐖
況今吳山之馬足猶存越水之龍鱗初躍耶不幾令

之普賣主蠹國而無顏也語又云刑亂國用重典蓋
法嚴使人懼伏乞將之普正罪擬市懲類纖巨則萬
姓歡呼衆心整肅無不改頭換面滌肺蕩腸力務忠
孝而恢復非難事矣且法之普而將心不奮吏風不
潔失地不還奴虜不滅臣亦不辭鈇鉞而謝之普也
臣誼關休戚隨主上遯荒同患悉嘗艱憿今日之局
猶鑄器然方將草創埏埴日惴惴謀冶而鼠來穴之
技鼠者又或不忘而壞之恐臣罪不先矣臣為此瀝
血剖衷謹奉稟鑽上聞

復楊氏聘啓

余定海人也系出錫山而居鄞則自家兄存義始雖
通籍不乏人大畧以古文詞起家其一經相傳幾君
王謝塵尾擬諸上宅功名事業文章咸足膾世似未
敢平衡視也家姪夏宣果有自信遂命姪女娥君受
令姪孫萬世嗣寄耶且姪夏為予言令姪孫華資開
名文錦標鮮典則能雅據則必核擬當今第一而愛
女素質沉靜性節鉛華即未敢上幾德曜異日子黼
我佩或可無愧挽鹿今復重以昱腓先生之作合亦

太傅門中快獲可詗矣姪夏幸甚予亦幸甚意家兄
賢式之靈非姪夏能自具眼也雖然論學問淵源非
宅上不能有涵之令姪孫豈敢曰跨父越祖論箕裘
弓冶惟姪夏是差足稱哀宗寶爭多遜傑鄭雄定哉彼
此右文辭赵家崔盧尹姞世世稱賢不特阮瑀延明。
珍重一時敬因寵貺之加而抒情拜答如左

壽錢希翁四十序

今丙戌春正月年盟翁希老四十之時督師江上其
標營將士讀書知礼有忠義者乞侑雅於予以上為
希老壽予思壽豉應爾且未　而論希老之若無不
意外視年者夫得年尚非其意中而況稱祝況祝必
大乃言以驚耳眩目乎則又磬而揖予曰儕不文願
情顏而　是又予酣適不容口已方希老為諸生
以遵古經傳不合時宜後吏太倉以孤冷惠民不合
世宜一丁國變以慷慨奮義不合時（俗）宜如名固當世
豪所趋也而汙若欲浼　也而藐如
輕羽漢術雜霸則陋之周道相及則敦之虞尚善同
則酌之以　不立需咒不立除結成悲憤以習為苟

且慕為因循時來怒指予犹憶翁去夏閏月赴多衿
舉義之請直辱偽於衆紳方礼下時而國中坻塵無
論賢否智愚識與不識垂老及丱咸為罵而擁入署
於己隍之後城卜天命之無敗至扶杖秃鶴垂涕慶
須臾予知希老向病瘠咯血縷縷如珠而強起碍易
人不啻萬夫敵盖宗社固陰護希老身以堪此多難
乎其誓師也募卒為子而頻稽父在兄在独子無在
以思錫子類餉卒用勧而特恤家三人家五人家豈
謀拙以不沒民脂盟爭長之雄而發其悃愊悍逞之
愧而制於礼重馘斬之勞而信其賞予知希老牲稍
慧每面折不容過而屏息調劑如慈母然盖宗社固
婉轉希老以藉此曲成乎則整旅至西陵而西陵之
人扶老携幼曰我秋毫不犯錢令公也則分汛詣杭
湖室慶家賀曰父我母我錢令公也時稻方成熟而
穰穰者在田軍行咸扶禾而過曰不敢傷我公德凡
地過行間者每盡室避去而少女浣於石閨婦砧於
戶至老寡且願級兵卒衣補弊履曰不敢嫌我公色
民陷於虐矣屢遇錢公必活而忍命以待虜甚毒只

虜督過錢公旗幟而竄遯以奔予又聞希老師次雛
泯恙相率循涯啣檣尾而呼云錢公生我蓋宗社固
特鍾希老以靖此殷憂乎而希老又復宜己行志口
不道符怪雖祀神致白魚入舟之異而心不陰喜惟
戰必為諸領先功必讓諸領上未嘗不從容吟咏以
代投壺雅歌事庶幾哉儒將風流而况衆口所祝不
禱而福希老實宗社式憑之身而百姓於此請命國
祚於此靈長天地於此光霽其敢以是為希老壽諸
唯諾子席盛乎謂沒身不見兵革而一旦播氛信史
書起兵二字孰爻橫弋淂竊餘生而且附大人以不
沒於世其敢以是為希老壽草跣焚城穴之蠹信筆
誅君側之奸集百忌百不頋履伏莽之如飴對揚天
休惟恭用幣至於急除虜敬先崇善務洗兵敬先正
笏用我一朝換人萬世希老感激傷時對人多牢騷
不平之氣頓足咨嗟章闡予言怡色進三雅已

祭后土文

惟又二月辛酉旁死魄越翼日丁亥里人　焚香於
昂貯酒於盂拜手颺言於　氏土氏之神曰今有道
嫡孫　恭脩歲事於祖母墓幸惟二三輿襯空木柘
形未歸幽室魂想化城神靈不妥后土震驚冥毋泣
父亡弟椎心先室暴露山鬼啼声織德彰聞皇天震
怒奪兄喪家誰當其咎　不能祇承上帝以迎福祉
刑於有家慶舉時祀尚克災禍不稷燕之如故飢食
寒衣實神之祐惟爾有神尊培斯土定盤無恙人謀
不阻迪今秪薦寧云故事道旁穰田望畚榮施神既
佑我必光華氏用仲清酌迎嘏有自尚享

陸魯公陸耐儀合稿序 代

國靈傑人人靈傑文文固聽人為艷寂也兩表上裏
訓合而玄林終不可經即文皇娘々炳四方哉視隆
準代來子止見跟遵敢與蠢鼓吹予偶稽以着書見
者汲長儒誠愧董賈宋廣平終謝許燕然誰為社稷
重人足清殿朝側而懾服壬昵以盡寒蠢驕之胆祖
宗朝忠肅椒山淂題命意桂薑林立凜々八柱間肅
客懼起興讀濂溪郁離及近今八大家有別自可與
知人呼大白耳雲間陸氏魯公以計部來守苕々太

水不一書民魚々就埊矣公單心博謀腫及脛肢力
上疏言狀請蠲請恤而又不憚廣諮以風賑荳辛不
灾水民賀得齡未嘗渡旹旱公代禳刻自責毛吹莫
吝無已而赴城隍祠共神囙械作七日誓不報頓以
身胃諸火天果集霖若汪遂樂有年其間易蝗而蝦
易蕎而麥易鴉而雉行仁義既效矣而淫則貞良黷
則潔清高無貴虐寅不怙肆私人不中飽祿家肅功
令避適靡不視魯公父母也我陸国雲間望族碩偉
峯列保無假我公枚君胄一蘈于卯不自意奇數罷
眷而岱瞻老公祖出撫予四明矣犹惴石齋臨戾兩
先生獄天威莫測公時甫司平乃能不干怒而平反
之偈獲譴者不知獄吏之責而忠亦靡不白海內慰
望惟雷至萬里一聲以故下車而扶杖者偕蹽竹觀
化成惟渴謀重徙蕭法嚴入潤而且祖常平制以權
未患一時不處米珠楚桂簡訟息譁祗疾卯亦俾得
易疇而砂不殃粒靖海而鬻不儆烟摘鯑餌以閉谷
駒養桃實而釋蔥糞蔚趙人文丕秉運郁入鎬留洛
再見於淅得李遇徐以甬棐苕何必恭中不共樂東

海天哉仝社昝子國挺勤學而善論扒兩先生制義
對予玩諷曰豈長孺不善著書廣平止孝一賦耶国
朝文體六更相業三變豈云集不代傳耶雖然遯杭
機雲靈秀鍾結忠宣詳明訓切腹心猜主而九齡九
淵以為濂洛諸賢魁矣駱子無多立人傳文愈傳耳

祭某文

維公忠貞累世清節嫡嗣家有賜書居鮮丹桂文章
千古師表萬儀首箱傳經帶襟得替一碑墮淚四祀
存唐桐鄉去思益廟烱鐫樹人十載麟石毓奇孟滕
五龍怪峯繡砌文母楽折胎訓壽闈徐媛畫灰伴吟
賢繼公生享勝事之無瑜胡為薦歷而怛棄豈憤大
人巨公之築戶膜視宗社而不計而欲向青苔隧路
尋洞中別有之天地既不忍北都之痛蒙塵之慘預
走兩京諸陵而慟帝知　疾遊　天逝逵觀者搃之
同盡而莫美乎後來之知王命知父命憤闘塡胸之
忠義。敢起公靈而橫觀今日之天下誰識是字誰
塁忠懺早隨風靡誰羞嫁賁上懷觀望誰貞委質赴
赳武夫作謀出師濟々人士扶誰秉駟僞官孰詈塵賢

孰視殭亂孰摧龐光孰致力疾誓師壯不妨憁縞素
臨戎弱無戰悸李令公再造社稷而葛武侯鞠躬盡
瘁夢建武不夢章武符讖成癡而期予身試頎良臣
不頒忠臣髮膚何愛而造邦宏閎　將吁天口何不
久留公見奠咢於翻覆後而嬉遊黼黻乃憫誅疚悼
正橫戈以恢勳時而拜隆瘞賜嗟予小子尚羞櫪驥
晚未登堂聿懷蟲屭鞭趂汾陽踵琨攬轡叙擬靈筌
慕单織賛非敢賀公忠孝原君家故事非敢吊公鑒
禩出靈神不㥁薄薦芹忱秉沚攀髯鏡歌鼓吹煌々
彝器大鳥表祥馴虎卸異嗚呼尚享

上其人啓

伏聞曆数有歸今日喜逢明龐重臣作鎮隆功卜奠
純熙天作開底定於借恂大人勞滌蕩而起泌澤國
綠㧾稱輔荒徼寔賴為盟恭惟護湯新日協香漁符
周沭兆開祥婉中興帝佐衛封靖逆激揚翊運隆飭
寓董已詠車来恬澥欣逢節駐四野迎鞾而忠奮壯
髮指冠義勇林立五國捧鉞臣以潔新怒肝寒甲烈
憤濕飛忌極一方人慰雨師赦僕庢安崗闔地欽星
容騰焚巢樸祇行愚談世務不能捫蝨信恩起懦陳
時利有愧張弘逐腥羶而猛趂從風志飲虜血其如
渴同驅馳而義標屯雪願奠黎情其若飴伏願誥敕
樂迷餝各鎮先声旗指德威動鼕駭衆墨丞赫鍾鳴
則荷怦慘而三軍氣奮祖德新愾於今時更叨庇佑
以九野色開惡甬徼獻於克日

與其人書

足下深怒而反脣惏辱豈時髮指旁覩然亦惟浩嘆
而已此借交報仇重讓古人也天算狠甚意富淫而
故孚其憤於足下使一旦殲滅此輩而朝食耳韋忍
斯耐斯稽古及今含恨侮而不償之十者有幾弟雖
身不趨左右而一夜十起特々與其兄相消息摠之
日下尚無能為也即小々稍勝亦未可賀浮意也出
入頒所書稱不敢忘足下知之已契百分鄭重使讋
者不覺倏元載笑不可測誠一法耳

跋稿後

喪偶後無意問業因謬擁皐比勢難曳白不得不援筆就〻輒思佳句每欲與巨公偶第巨公難遇矣予自牽得最崇重而嚴事之独惟卣一卣一外鮮且絕矣且時文多不入予眼予亦嬾近玩古時必取卣一作並玩卣一簡潔坦易直擬伊傳訓命是又不可下與先秦西漢雜讀敢以六經四書為經卣一作為傳性理大全語錄等書為疏義因而日夜寢處其中自覺有得目今非性理諸書不遵非卣一作不式然予捧卣一作而諷詠之至於再至於三予自分不能及卣一矣夫卣一之文卣一為之也卣一渾厚溫雅不露英穎併不伏機械時至而事起功成而迹化人與文不曾飲醇自醉大抵孝弟傳聞有道故下筆無佻巧無鎚琢起止開闔中於度發收舒斂調於律是非尊經通古稱閑儒者所得武也予雖不能憑詐設險然量隘不容亦好為區別易生喜怒而不信不平又不孚独卣一容之若鮑叔知我耳夫百不一若卣一而欲學卣一文去之所以愈遠與卣相去遠而知讀卣一文併自持所言樂於就正、卣一以堅予心之崇重而嚴事則亦惟卣一不我棄也噫予前作多受賞於卣一而友人之自言能文及自言有能文名者蜂聚閧訕予自顧其言曰吉夫自訛所以謝數雷也今若更之欲去前此之煩膚穢冗而不得要領迹涉詭遇卣一必能哀而正之復自言曰吉父訛則先代卣一摘也柰書之望集得捌旨因彙釘之以問卣一而偶書於後

春遲日永圖序

凡擧觴稱祝必用辭綴然非實有徵則浮而非志予今日喜得為某母某夫人誦也陸都憲公生於李〻與某居相枕而叔昂氏又不喜技飾於是知某為助裔今將軍某先生某夫人所自出也某生四歲而孤其父某公奇材偉績為當事推轂能以不點墨養声望故遺貲舍琴劍無他夫人茹氷蘗以養厥子緋繞佐膳判薦佐讀殆二十餘載靡寒暑間又復積紃紉佐虀用是某雖英〻少年哉深穩達練精心計章無

徳輸輓任祇昔往年阻於漕弗獲一歸省迄今解督
使之檄奉母晨昏而母亦遠稱五十壽矣諸姻友相
繪圖乞予言勒祝以為 某慶予思之母度若 厥木
則春蕚合葩輝森燦盈庭母智秀厥木則菲茶苦蘗
甘貞潔古凡母慈若 厥木竹色雪姿霜稜醽綿礴
母齡若穰厥木則松巍枝強幹淑惠霞幢家儀祖澤
大轟嗣震祿養旨甘精神氤氳左侄右女觴椒頌栢
引壻呼甥数齡籌耆兩媳歛衽琴瑟静好和悦寧家
麻姑蓬島藏穫穎堦起掇孫女玄髮雲礽繁衍器主
天河不濁橋渡週填山石送遐星漢常躔中現婺綈
蟠結大年非 某母也耶某曰信夫人其諾予言而
人未艾也

上宗室署府事啓 代

伏聞天潢分治濬國怙重譯之波宗胄挺奇童山啓
奠嶽之異靖遐邊折衝百粵安天下肇造一隅恭惟
殿下嚴恭佐邦謙受培士生不敢逸頓知稼穡而外
勞奮莫或狠特粜逃荒以念亂英武乃能戢武提戈
即可止戈亦城勤沖子而負扆受命華恭奉幣稽山
佑昭辟而服冕秩禋更審錫卣今節駐句章喜篤恩
甬滸燠暘編稚鏁狡膏雨杖竹樂雍某譽髭受澤於
作人久颺壽考矢志頓損夫悰代切膚痌瘝揭竿扶
義慕推戴不慕倚奉扤肇從戎急同讐遂急興漢伏
頓河山犹舊誦絃發麟鳳之声日月重明耕織聚藻
米之色揩挺不見立矛閉玉安於謝域肅淅東至止
無非枚我一方丞漢北為家仍是声施回薄具菲悃
屢薦不腆再伸鄙情用陳短幅臨啓可勝欣舞踴躍
之至

壽徐玄滇八十序 代

萬子稱子也而一哉心以頓久有父更喜祝他人父
如厥父然而貌傳則近諛〻不歸銘膚誦則許借〻
不面若援一旦華而壽八千古名為其子宣父情為
其子行告其父行志為彼子行歆彼父行色雖一竹
三雅徵庭趋𢥞〻神王矣玄翁老先生余堂中督祭
酒也倍家父年可三其十鄰比不数式遥威儀典軌
深予嚮慕景行者非近今晨夕而先生長公披青又
為予同社兄博奇莊劭文心無秦漢以後骨性軒〻

遒上予厳憚之自雖盟八易歳爲前夏家君初學以
次觴縢前犹憶戊寅曆二三兄弟分賦所得題月一
至徐祠呼觥作竟日歡時社同感懷寤寐者言及必
健讚振青尊人壽至高次卣一具慶次予振謂振父
春秋甚富卜降年永而依依靡有既也未幾卣一翁
寉鳴先生以週甲解組歸自號圃叟特卣一日事遊
傭耕硯田不獲時時侍予振以王命辭父命始得假
一棒兕祝耳而迫上即日道竟不諾予終養跣独振
青尚未遇復不屑汙阜比聘戀篤晨昏里中賢達者
老知與不知咸稱振青孝嘆玄 眞先生有如此子幸
已日南至予出山矣振青舍于別盟寉山霞舉每御
其封大人以與王與徐相乇畝無何霞舉又莫辭陟
岵瞻也而振青卣一惟独燦兩老人星以契同人志
今玄翁先生躋大耋社兄弟遂屬筆視予從振青諸
昆後侑薦觚旦卮也予稽往籍云朐臆未行雖百歳
非壽又云志乃作祥天且佑之昔磻溪叟以八十老
釣翁涼武聞基享南面春王復六十則八十時犹始
壯耳先生居庠最有声慕東山白一發息機志未嘗

忌人忠孝事也刀儲養振青美翰凌霄礪雄鑠石諾
開兩山貞折十矢於才歸富擬教惆於清巢許擬教
潔於節嚴陶擬教峻於文燕許擬教麁先生行止齊
裡手裁哲厚迄今鬢甫見班而湖濱激灔浩發千頃
至時與人顏色而遥望色者必陡起肅立恐後恵教
一髙言莫不以手擊頭稱快甚身有天祐祥而復撫
賢嗣輩行朐臆豈值年犹始壯也恵和豊潤可卟角
矣是以先生名最芳行誼最偕慗頌言藹藹可戶編
而懿令姪螢諫先生孝廉君每與人言之信允能文
有道氣巨公必傳之乘以垂不朽而予特詳振青交
契及為子共頤與為子不獲諧之頤以壽先生以榮
振青或亦諾予言而頻加爵乎

評秋有文後
言易者各自為家由周及今幾數十百種而無非以
私學汙誣最初先天之理曰純粹以精曰潔靜精微
三復斯篇逈知易教於今定本
霆舉每言世有識綿意欲極患於未形後人逐以熾
奸秦惟卜筮視易故亂是用長擬效春秋成文訓來
莫奸忠貞滅悪蠢斬昔今無忌憚其心其識其學豈
僅自古未有
昔王荆公欲疏春秋思不能得見孫莘老釋解謂已
百思果無有而遂廢學宮不習視宋劉各花始更覺
狠毒霞舉不但審言恨不見替將俾人然易
抽心告髮蝟〻呈養拶髓出孔魚〻赴理斬蠢博而
曜日豁綣諂以燦霞左謨右訓前詩後書儼如痒且
披展隱心歷其位然後知寅畏犹是上古蓋惟巽弗
尸厥職以免咎也敢望許風流宰相而况禁肥靡謚
一葷
論魏延懷光都為吾用何慮田薛輩跋扈特不知師
中果有方叔李想其人否然世有汾陽武穆帝祇由
御賴御勞之爾而寵極非分又偏加掩欺庸懦安得
惠報懷萬聖心故張魏公李曹国足同科斬也夫武
夫何學惟賞當其功恩結其義威懾其魄人可忠誠
大將至於礼防奸止亂雖張翼德犹知駕馭馬超矣
悪乎責人而始疑甚今日声氣門戶見小一隅亦孰
想王者懷萬耶三復斯篇字〻滴血誠有志奠安人
国幸目留弗倦
纆〻朝宗鹿〻迅楚還我孰以奔猛而類語萃語遣
擲秦燃澇入峯指曷悟歸理黃庭彡同磬俗呼童呼
女祇恐戴晉人劍吹也
排嘖攝砌単出蔚艷險詭而情犹紙薄亦謬認氣力
盡下者拸袖叫奇絶可偷欺市空也書亟〻書灝〻
百二無非天府而豈僅十七阨、有為象懼人戀人
卧進人得慿意以儀昔稱武〻杜尚是將字太過
力於翕芝而歎猶得昭質非樸昭潔非為媿彼耳情
目特面〻誣蒙叫廓盧寥篡套與興始曩諸爾套新
不弁治剥塗附經正民興一言法萬乃知挽頽而之
隆盛當今急藉伊人

脩眉長指爪不事剪剔而雅潔幽然可愛經翻美妓
戎服書生自是烏衣巷絲竹衣冠恐眉山十里蕀家
犹未免取法乎上
熱料遇筆題偏同山積不幾扮演假局鬚眉空孔居
閑按古每見聖王各予胡為蕃錫亦樂稱朕胡帷三
接阜來兆來綱來檜來豈足鼓舞豪傑淚乾廟鬼極
攻擊散螯之巧而顯盛朝羅賚以使萬帝門洞開如
心識力恰乎斬塵煥普
請重兵邀封膺而後持閫命或者久握異寵或者怙
武脅國或者窟身避害往夙二字為當今送耳毒藥
所以腹邊不戒焚林竭澤普訶薄伐奏膚功歸鎬行
永久本張仲孝友憲吉甫文武腹中腕中合靖王宮
及邦君室人才如螺我才如蚜人形如蠖我形如蝸
人力如雛我力如鹿人氣如鳩我氣如鳶天棐每誇
予座右贊龍雛々蔚々乃在霞之表豈搜採見奇誠
哉是驕
漁詠幽谷浮響若雲稟性貞止伐百書之閱蕪而點
滴露珠香人唯々不能止東山眉山兩翰林才僊々

乎能愛維愛柳終不若今遇陡生喈僻動援楞內典
以涵良學宜是學問無本先正謂入於吉凶患難乃
貴有身乃貴有人莫論簪禿即披裘把釣石戶河上
葦於世曷賴會得竟欽舜恭湯敬文止総許讀良豕
十六字
能與巨々能與下々稚圭能麁能細石齋亦枝亦道
皆安土變化也故一旦出雲而膏雨以慈天下惟溫
和渾摮不拾非毀乃有此作用私心自箴何大不安
土也以峻受譏於俗以戇違譽於時以躭篤伐山鑿
塚不往來報答以邀結於有名既失學博服鄉之大
遊白門則冷絕媚獻罵座叱奸誓不價沽胸錦而身
命幾至無生旅豎陽則誤登叛黨避戎斬嫌至於踰
逃月夜而歷險不憚兼程亦少爾祖烏兔之和特章
一々嚴正性忠誠奇偉之大人君子渴心識面借交
庶足以藥吾狂也
饕茹皆城霞水麗朋侶惟岩秘石瓊運之巧手鑄之
全冶入目無非寶玩
在躬昔無友聚之樂而友誼挚深前手上古故瀝血

胆借題披説自今熱衆人欲奮欲泣乃信文生之情
々因文赵垓下之詞悲失意大風之詞泣淂意撫琴
動操雄浩犹如在目惟情固不朽也
嫣然韻潔練神飾度其靈秀傈々從指尖蓦起即之
而款涪遐之而標高醉之而昌人誰我　某一旹將去
乃信少年韓子果然宗之以上
雅餙麗抜氣海温甚而凝重又如山立令百家傾碩
無不入其範中博則學而醇則養邃則性而鑄則体
叔度汪々千頃乃知尚有閒政五字一時摹想不盡
與神新氣圭賀壁肌範容閒致冶一極以花八柱心
甚猛而無怒張於目牙體甚宕而不揺移於指履天
上慧業文人應現作翰林樂令乃知筆無點塵器根
卓爾豈僅曰翩々年少
昔人清漢人潔語神趣自足傈我理到自足聖我蓋
讀書如高帝取関中首崇抵要則天下大勢風鳶線
理而況理樂倫紀輝煌一代法物
章貢合流涇渭両别非蔾炬胸然終遐歷落昔正每
貴遐於祖故撇腹飾而教人作揮乃重茲星宿窮而

奇来堆碣
不以易侈而侈不以便艶而艶世誠繁有駱撍出手
雄祇恐粉飾宴旹耳傈々逸俊軽揚入雲另闢今日
文家一座
樂中寔煩子僕臣妾悉遐而閑諸則精潔者留浮縟
者黜乃知聖王制作大典或五百年或千八百年或
六百年四百年明盛豈為易遘謀篇誠麗且卓矣上
下卦各移作食物本草種類九厥治淂本爾壁中杵
中似光見土見豈屑與近卉争堆角馥
執家雖有奸如山弗敢犯否則行論無出贖朝北朝
視為股肱心膂且罪當誅曷不幸而遣咸有一殘之
旹也　其典貴嚴懔滿腹于廷尉徐御史慈悲三昧合
造其門高大
滿盈國士之風揮蕤將軍之愛果然儒者乃有此人
豈曰弃造不藉八股且斯道原可定品烱畔自督頓
絛絶以餌釣噬夫新而媟弋拙摹倿喜攞摘敝婦皆
盗也何必夜金乞類捉筆已有盗心正笏寧免盗行
在躬薦寔倫紀貫串経史磊胸天日而披襟性命誠

令人負不出如蒼生何之渴矣似憶曲江風度似修
劉士安經濟書其中有鄭監門圖有王荊川小傳筆
羅九史司農登為異材
明揭一富字合理財奚富急出一傾字豈與堅彈箕
斂及諸平準算告者倫公旦/得志於相周忌父少試
於委乘一不傳於子再世而弱一不幸有徒即旨鼓
攻政慮為楊可呂惠卿輩備也四亦何辜遭逢此位
費丙叁人許多下筆苦心
霜文翠烙月青梅滴側生到出各為春以獻受不特
智勝羣情而襲人朝輿作火井氷丸洵合異珍〻之
得時則為三傑不得時則為五虎彼傑彼虎向誰受
馭世未有克享多方之命而孤立者也考運觀物準
昔揆今以腹笥發其墨挺以兩際燭其萬百千雄霸
終遜斯文縝重
格天從祖聿求元聖凡博訪集思之臣即帝心所簡
也盟渊之力在敬而功歸畢織儂之武在狄而慶從
麗故寔左右形諸頌薦只或字外字千古純臣指難
多屈矣徼昔引成辭鑄旨鍔腕下一〻峰起

七變入臼未出甲曼〻卓其義只皎峻若芘中郎耳
而方國圓國寧遜次山怪誕怪誕極而莊雅監矣茲
尚虞眼瘴特和平之骨性由未不佞
瀟洒綽約妓好若美婦人哉三寸舌何甚山凝海奠
也廣平梅賦靖節閑情徒讀其文豈独馬遷乃圖信
子房神氣去而萬里溫〻德基淑人誠玉
毋脈〻勿為論而浚霰必絕耳接軋鴉目送舞霍從
東典寔悉現春綴
拘圈子則博算子之功昔離圈子則誣抜人之理屈
極錯綜變幻而不踰其本亦有壁僧亦有杵嫗上馬
斬敵下馬露布異才誠不可格〻
飲公理醇則覩日常恐其疾恐輪西乃生拗人別也
卧遊茲章有無事靜生便百四十合幽棲者會之
兩篇祇及文王箕子高宗帝乙耳於釋義独出顏氏
子宜可與三聖王一聖臣往恭為伍矣彼庖羲神農
黃帝堯舜僅制器推及盍嘗思道新虞書周公繫爻
何不多他引而孔子更慎舉焉又奉高佳位寘其間
問仁問為邦占去漫卦一爻噫三百八十四爻三百

八十四聖人也自孔子來顏氏子不可及矣
昔人謂兩論皆有為言之所以濟萬世王易興憂患
終不類騷詮釋義理亦惟使人懼耳不信奇割一畫
乃見天下多故紛紛也霞舉以九哀哀時事接楮賦
此杜工部奔走行在賦詩悲憤草埜孫忠並之呼宇
宙長夜
鬱拔昂藏殆猶水展龍性 山突屏威胆識神觀未許
有兩
腹中何所不有独輸其無不合時宜向疑巍姫犹作
輕薄學士語偏於讀奇篇時自喜五言之信
肯縮篆而腸機柚誰為編屏誰為變豹祇令手心以
觀始前見後人頂後見前人底為不誑
卧側無深衣右褶隱礡不謦碑德記沁目惟迎秘璗
刻腸祇爲鼓鼎直欲以家私侮世而雕鏤錯畫叱屏
裝塑近体寧為雄伯宅心殊大險絶
氣肅能時語練能秀其神勃勃上騰而能中度律以
歸雅有心制舉回貴斂葛宝於筆尖俾人抵手作想
也

一涉樂類將快發諦損集撻人邪許近則覺其不異
因閑點覃畫諸兩等項力襞畝倚門笑矯立孤挺雄
悍莊大陳古而無佚怪石以陰引近玩遵時而不彩
土鼓以態喝秘玲松鬃柏悅如歷告心肓肺志我不
亂誰云八股未可觀品
谽中相攻鼎響外叕黃土乎噉白石乎可浴猶目數
日而色從人幻掀叫撫思足樂宴求祜穨耳自非烟
褰雨霽不辨見此遠山
簫韶鳳凰之樂今不普見決無靡曼淫哇及一切軟
媚以噌雜耳根意即韻音美善雅製精裁弁越先民
太古直生卧其下三日不忍去
不寶夜以丐声譽不營日以賣身名室啼戰而猶樂
曰牲無能借拯於播也吟進接而甘孤曰腹則無可
令時宜也紛紛吸口頃刻銷耳惟此寸心自足千古
平居直言敢諫臨難仗節死義至幾終義當事大臣
果欺心唯諾思無僵百足即儒者動慕范秀才己任
天下豈只是免人惡未人悅易為諸經冠豈許人軒
梲漫滅每讀坊選舉業者藻采恒麁立名者意思閑

陰否鑿度否數氣渾之參同楞嚴或証爾雅山海心竊疑之以為潔靜精微寧應如是今日乃有拆衷頗以此作式天下雖然天下心謀者而謀者無不知夫子固一矣則易道當緣斯取貴也

自記文後

致知格物一併在誠意章內然却即以誠意為致知格物則不可大學存其目於經而括其意畧其迹於誠意章內使人深思自得恍然有悟於有在無在間此微旨也時文皆未窺此致知在一句

上老老三句即治國章孝者事君三句及興仁興讓意只言國與天下有同心耳但人有此心便當推此心與天下同之使均齊方正全在絜矩之道一句或問說極明盡上截吃力講不得吃力講則末句不活躍只三疊遞過却在末句絜矩處痛發將天下國家合併一串蓋上章孝弟慈專以己樹極而人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自已者如此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以曲處之使各遂其願欲也此艾千子先生之解也不宜將同然之心套語呆講三句矩字是現成借用語不是譬喻此絜矩句還未痛透發揮即就上三句畧想大意以下文當覆解楊維節先生文只點一句確然不易此任閑長之說也但先輩文以民做國人換國人字維節先生上

字換天子字 平天下章
孝弟為仁之本不可形肖特舉不仁者以反証之則
孝弟而必無不仁之事是孝弟為仁之本也故本立
道生不必他証能上不仁則道生矣馮開之先生全
章作如此 君子務本節
丈千子曰礼本是和則用字何故貴字何故楊貞復
君非不尊也臣非不卑也寔天之制奚強焉既無所
強足以為君臣矣猶且為之都俞以接之甚者為之
賡歌燕享以宣鬯之何其和也等語看題最合又云
作文只宜講大意使題境究然可想若和字層層疊
出不独拖坭帶水且俗氣滿紙矣誦習既久未有知
其非者 礼之用二句
此題在境遇上驗仁遂言終食無違仍是去處富貴
貧賤矣註云存養之功密然後取舍之分明是食二
字比富貴貧賤四字從大說到小在功夫在玩上下
文然當重 君子無終食一句
此章記聖賢之志都要後人讀其語言想其胸次不
得拘拘在題目結局是題決當順做顏淵曰三字改
是其言志處不可放空又要像中一節總好 頗無代
善節
克己就不能為仁復還有一段加飭功夫此儒釋分
門處一日乃不遠之復是夫子洞識顏回情性處特
地導迪之意與猶與也即歸其有極而天下知所趨
向也若許其為講到以礼與人相遊處覺浮而不當
克己復礼二句 賦此題畢反覆觀看覺與性理不協
因取大全讀之乃知朱子之言為定本也朱子曰此
與志道據德章不同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
只是游藝一脚意思耳又云志道三句上字以用工
言此三句上一字以成功言又云興詩立礼成樂不
是說用功次第乃是得效次第 興於詩全
語云仁体事而無不在又云與仲弓論仁章恭看合
恭敬忠總完一仁論工夫不論自然通篇止此數句
中肯 居處恭三句 朱子曰君子之於礼樂也講明不置則
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
莊敬和樂之寔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
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宜諒

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于善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樂節礼樂三句大全云實字對名字說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充無受爾汝之實也推所不受而達之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滿其量無虧而非義矣充字有察識在此深足發入深省人能充無一節上是存天理之本然此節隱微止幾之動處不得泛在境地上講玩莫乎口氣亦不可倒為隱微挑顯見當順為顯見挑隱微總是莫見乎隱二句通篇貫徹得道不遠人四字起股每提人字後股句句體貼得愷愷一段語意絕無旁溢處所求乎臣二句

四書解

格物以我格物也尚費工夫窮索若物格則物無礙我者矣隨處通徹萬理盡融所謂声入心通之耳順也先儒舉明皇揮劍拂盡像而叛將之首自落於花揚以此為物格此理大可思人皆知格物耳非物格也

誠意致知格物三件合併慎独所以致知而誠意也謂誠意乃致知則可謂誠意之事已畢而後致知則不可輕言先後以詳其條目傳併之誠意所以示學者以下手入門工夫也此節應頻喚知字

九古人微引詩書處散散點綴不必拘泥玩無所不用便見硬依註為釋親民而由己而民由民而親命此俗儒拘牽文義之說也朱子分章亦言其大槩耳若作文亦從中節專揭新民亦不善讀朱註矣該独揭自新為是看康誥緝熙淇澳章前後語意無不歸重自新所謂一是皆以脩身為本也盤銘章

人目所視承小人閒居為不善來宜重人所共知邊必不謂己所独知也聖賢之提小人專以人共知惕之小人原不畏獨知耳

上老老三句即治國在齊其家之事而申言之齊治章乃言教成之本君天下人各欲遂其孝弟慈則不惟身建極以教之又當使之以各遂其願如置産分田省刑薄斂之類是也故下文有理財用人之事

此之謂民之父母猶云如此方叫做父母歡人上者以父母自處曲体民情使心無不周到君舍此則民

仇矣故曰辟則為天下僇有国者不可以不慎細玩
上所悪於上節曰所悪曰毋以使叮嚀勸告要如此
耳非千百姓之舉使頌我作父母也此之謂民之父母也
凡驕恭之主不能絜矩以同民好悪者皆自財始故
既以忠信驕泰言得失之道己畢復因上人土財用
而申言之見生財自有大道只在生衆為疾食寡用
舒不必以財為患而又反復言之曰未有上好仁而
下不好義又舉孟獻子之言以深見長國家而務財
用之戒叮嚀反覆見得君之所以失衆失邦不能為
民父母不能絜矩以遂其孝弟慈之願歴观三代之
所以失衆失邦不能為民父母不能絜矩以遂其孝
弟慈之願歴观三代之所以亡春秋戦國之所以敗
亂相尋未有不由於横征暴斂者此大學痛哭流涕
之言深切著明以　終篇之意愚按朱註此因有土
有財而言一段甚詳此意非忠信驕泰所包甚廣而
但以理財一節以一端例其餘也生財有大道節
從慎獨来方可謂之中和不根慎独而槩指中節謂
体則常人皆能之矣惟常人不能而慎独者乃如是

故中為天下之大本和為天下之達道未聞常人皆
能位天地育萬物也
道也者先當分別戒惧慎独不可合次節乃辨明動
静二字不可分尤先當謀明不覩不聞如何解何謂
不覩不聞蓋人心既與物接則耳目有所寄而有覩
有聞矣未與物接則耳目無所寄而不覩不聞矣君
子不離道於須臾則無時不戒惧非不戒惧於所覩
聞也特舉不覩以該所覩不覩而戒惧則所覩可知
矣特舉不聞以該所聞不聞而恐惧則所聞可知矣
非専戒惧於不覩不聞而忽於所覩所聞也如此
則人心有覩有聞之時多而不覩不聞之時少其離
道也豈特須臾也最可恨者道本無可覩可聞及天
命之性原不覩不聞竊性氏見明見暗聞喧聞寂安
有不覩不聞以小辨破道也何謂戒惧慎独不可合
從来以慎独戒惧獨朱子分別言之蓋不覩不聞是
泛論統体工夫自所覩以及不覩自所聞以及不聞
乃已所不覩不聞之時以見無時不然之意慎独則
人所不覩不聞而已所独知此独知則不論不覩不

聞及所覩所聞時皆介然独覺故君子既嘗戒惧而
尤致謹於独知之地譬之大學不覩不聞則顧視盤
銘明〻德之事慎独則誠意下手工夫譬之末章戒
惧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慎独則潜雖伏矣内省不
疚之事今一槩而同之則不應然後用是故二字矣
何謂動静不可分不覩不聞以該所覩所聞見無時
不然可專屬静乎介然獨知之地在所覩所聞時對
衆寡對大小此知介然有覺在不覩不聞時未對衆
寡未對大小此亦介然覺可專屬動乎且存養二字
始於孟子之時孟子恐後以養性為事天未聞以存
心養性專屬之静也此朱註不分動静之確
即一飲食而視聽言動可類推矣弗涉色声香味塵
根楊復所云事多忽於平常故識每昏於忽略莫理
精於淺近而察未盡其精淺因不知味而妄見斯出
安淂無過不及之差也
國有道是社稷無故疆埸無虞便是君説到喜起休
明此時何故變塞有道不變只富貴不能淫之意無
道不變即貧賤不能移遯世不見知之意

以射之失形君子謂失不由己可謂由己可謂君子
每事反求諸己自然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所謂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也君子反求其失斷不可回護其無
失
妻子兄弟父母只虚〻渾〻蕤一体感動之妙則卑
迩高遠皆在其中此古文章妙處夫本章明曰自迩
自卑通上章言居易反求下章誠不可揜皆自迩自
卑之意置高遠於言外矣作者必以父母為高遠與
自迩自卑不既矛盾乎又有反其説者曰父母非高
遠也則又將於父母之外另尋高遠亦與自卑自迩
矛盾矣聖賢之言徹上徹下無所不有不必言何為
鬼神何為祭祀之鬼神總統論陰陽合散之德而操
祭祀一段以証於祭驗又於詩驗最活潑不拈滯
誠非専為鬼神設也而鬼神尤可以見誠盖言自顯
自顯者之為誠不若言自微而顯者之為誠尤見誠
之必形此中庸於子臣友後九経三重天道人道之
先挈鬼神以見誠之妙
周公成德乃言周公之事作礼樂定制度成周家一

代之法乎等叙過大義粲然弗講剗以私壓天下欲天下諒其忠諒其孝使大經大典化為奸雄操縱天下之術

舜其大孝非孝就可以得大命也雖道人為順親雖功德無補於當世亦崛起而在此位乎不知舜以德得天下為養而成其大孝非謂以孝得天下也孔子之言非如孟子之瞽瞍底豫而天下定以直截引誘為教故引宜民宜人之詩則通其義於禹湯文武矣武王未受命非不得已而代殷至是始也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王即位十三年而伐紂計其年已八十七矣又六年而崩天下甫定未遑議礼樂之事以其為未受命也若以為待紂之惡不得已而舉兵則十三年中三年居喪又十年而舉事十年中布置經營聯屬西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後世臨洮西羌巴蜀與楚之境北方數千里如此舉事之速猶以為再三待時則必通計文王服事之年而後可耳況商周君臣之分又自有說古者夏商之世雖有五服九州而諸侯或臣或叛視其德為向背非如後世郡縣之地稟命於王朝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夫成湯已朝諸侯有天下矣蓋殷自湯甲之後諸侯莫朝至盤庚而後諸侯來朝盤庚之後殷祚復衰至武丁修德行仁乃復朝諸侯然則當時天下大勢可知矣雖周亦然周自穆王而諸侯有不睦者宣王中興諸侯乃復宗周故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曰叛國則天下已非殷矣武王與紂之時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故者未易言也

周公追德固不以礼脅天下然亦安能以礼服天下天下將曰爾自孝先王耳豈有服其孝而諒其忠者哉王季重各不亂而天子之親可行共相安而天子之尊無忌得礼意矣使諸侯大夫皆殺人也而心非之得無於應天順人之舉有不合乎

三年之喪不獨父母也嫡孫為祖為長子為妻天子達於庶人一也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故後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達字照大全饒双峰說達諸侯達天子德教加乎百

姓列於四海天子之孝及一切違權達變不過朱註
中一節一枝國家王制大倫萬世由之小大由之盡
倫盡制無以復加兼有二端在內一則繼志述事礼
以義起能達權通变創先王之所未為一則制度詳
密使天下之人至於諸侯大夫士庶皆得因分循礼
是以天下由之小大由之萬世由之而天下之人通
稱也為孝
九經明曰凡為天下國家蓋諸侯列國皆如是不独
天子也若專作天子則周固已共主矣後何必曰天
下畏之何必曰遠人封邢封衛此齊桓之治亂持危
也羆馬以為弊縷纂以奉鹿皮四个垂橐而入稇載
而歸此齊桓之厚往薄来也蓋王事終而霸事興矣
陳亦石所言治封疆之外無如寬而有體供其困乏
豈憂根本之日絀登其人材豈憂仕路之大廣最是
往来二字皆當時列國御大夫来朝聘之人非實往
實来名来利来之謂其人非必盡如季札叔向子産
韓宣子之流故下曰嘉善矜不能然不特此晉公子
於齊々桓公以女妻々有馬二十乘及寓公之類與

晉御皆楚竹之類皆所以柔遠人也則往来二字註
中為之授節委積亦一端耳
凡事猶言事且須前定何况達道達德九經為天下
國家之重者道前定道字亦泛指非達道之道豫則
立防微杜漸之理徂漸忽微就不豫了
齊明盛服乃修身時下手入門工夫非欽明澄徹動
容中礼既修以後事也九帝主身心性命題不要講
玄虚幻渺無處下手如高堅前後之嘆
蓍龜四體將夫子一部易占與威儀定命之説細思
之是聖一部大道理所謂蓍龜指人稽疑之本四體
開反躬協己之圖弗得以春秋時人便能言其驗遂
略去
所以載物節重在及物次節乃言所配之量末節是
自然　不二之意誠也純也無息不已也但不得謂
不二乃所以誠也或問云二則雜一則純々則誠雜
則妄故曰不二所以誠也故句當焰純字純則自然
無息意即在不二中帶出如此則是既不二故自然
無息而至於生物之多所謂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以

不二即不息者有異通章要是至誠配天地功用之
盛
洋々即費隱章之大莫載也優々即費隱章之小莫
破也兼大小不倍而為言非為礼而言此就易明獨
專指敦厚以崇礼則悖謬尤甚蓋尊德性節逐句分
次尊德性承大莫載而言指洋々發育峻極也道問
學承小莫破而言指優々三千三百也致廣大極高
明温故敦厚承洋々節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承
優々節若謂礼字為一章之主則修德凝道者止有
道問學以盡其至小而無間者更不必尊德性以求
其至大而無外者不幾於無源之水無舵之舟乎
君子修德凝道所行合直自然实害不及其身朱子
所云非如揚雄明哲煌々旁燭無疆遜於不 以
天命也
盡性配知人至命配知天極妥鬼神妙於無形而吾
質以不疑之法宜乎道之不相謀也看來建天地質
鬼神皆當如此講此擬取義者似非 百世以俟猶
云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耳然非為凡民言也君子之

德不靠位與時却靠位與時不藉位與時者可考可
建可質也必藉位與時而寡過者民可使由之耳使
其信從非三重不可俟百世聖人之理豈一時之信
從所及哉此理似沏然堯以是傳之舜々以是傳之
禹々以是傳之湯々以是傳之文周文周以是傳之
孔子此固在不尊不信之外也
今天下節止有位字時字尚未有德字蓋就守府之
君言也東遷猶然夫子目擊當時諸如僭臣大夫有
不忍言者特舉此禹々不能改者由其粗以告之使
知大統之義春秋天子之事所以存周礼也 般礼
之亡以周之興也右史左史記動記言盡已更置礼
安得存
無堯則中之統不闡無舜則中之統不廣無仲尼則
天下萬世必不知中為日用飲食之事有堯而僅傳
舜々傳禹有尼仲而天下萬世乃統知為天人性教
之祖然人知自仲尼以前執中授受為二帝耳至夫
子而其統通於愚夫愚婦學與者之身而性教皆祖
之

人之傷人物之害物人與物又相害此出於形氣有
我之害與天地不相涉似非天地有以致之也天地
但能大生廣生而已豈知人物之相戕相害哉必曰
相害乃並育之日其弊必流於申商之刑名耳
口誅筆伐懼亂臣賊子之心與剡木為矢搆室為巢
以防害之心不綱不弋與封山解網之心皆欲全天
地之並育者也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而不能禁
萬物之自相害也故裁成輔相之功歸於聖人此聖
人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句為仲尼心體包括衆理
而取象雖非為裁成輔相而言然當併註之
天地之大仲尼之大在大小焉該上看出非就德字
推出此一句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君子不動而敬信此躬行之極也民自化之不待賞
怒耳非謂併賞怒而無之也堯舜之世不廢刑賞此
聖人之治與道　無為之治毫厘千里　豈無賞怒
哉非之勸威非由賞怒也不賞不怒豈曰無賞怒廢
賞怒民自民犯有司耳未聞皐陶之官不設也
忠信不學究竟一鄉皆穉愚人而已此事大可憂

關雎憂樂據毛註則指后妃據朱註則指宮人以為
后妃求賢佐而已得未得有憂樂其義固勝以為宮
人當后妃已得未得而憂樂其義亦勝有以憂樂屬
之文王謂文王當時未必如此思慕如此哀求也吾
以春秋見天子以善惡而為君子小人以君子小人
而為進退用舍以進退用舍而為治亂存亡以治亂
存亡而為鑒戒趨避其尚無輕於好惡哉謹好惡者
於春秋學春秋者於仁
富貴貧賤是說向外去與去仁〻字無涉後節終食
無違說向內去將去仁成名又覺粗了前節粘仁末
節問心極難靈會
曾子嘗欲以思而體道而道終不可以思而得嘗欲
以事而体道而道終不可以事而求故聞一貫之說
無以形容但知其如是而已忠恕不是一人千萬人
之謂亦不是心學套語亦不分一貫是聖人忠恕是
賢人二見妙萬物者吾不可得而知也倘然回虛之
中變而通之與民不倦謂忠恕之心即彌縫之府可
也舍此別無妙萬物者已併造化者吾不可得而知

也雖然依據之地聡明睿智皆由此出即忠恕之心即帝王之命可也舍此別無倚仵造化者已小大皆受當体而呈顯微無間實觀自合忠恕即天下之太本即天下之達道人非虛寂未有盡空其心而一無所動者即此所動之心環為神明畢致之心而以正君臣以萬父子至平等也則至昭融矣人非下愚盡有盡迷其性而一無所覺者即此所覺之性環為動靜感通之理而明礼樂幽則鬼神皆日用也而皆同体矣在聖人旁皇周浹以效其動而変化成學者敦本辨業以近其性而物理得衆庶發情止義以防其失而尤悔寡若此者皆忠恕也則皆道也一以貫之而已矣為天為人為安為勉看得徹上徹下方能融貫

得人非謂為宰在得人也子游原非取滅明輔政此節語意政如陸象山曰監司守令風俗之主君止於旗旄在前徒卒擁後之人是崇是奬而陋巷窮茅守正不阿之士或不之及則風俗何由而美子游只知滅明一事風俗可想矣

此章書論相天下者須要才節兼全然後可以肩弘任鉅但曾子開口說一個可以托可以寄然後說到臨大節見得無其才而徒有節也濟不得事夫士苟立志咸願以身許國假使沒有了這些才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是無欺却被別人欺了終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不攘權竊權却被別人攘竊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故云可以託六尺之孤〻君是幼君託則身為之任而不敢有所讓身為之代而不能有所分

春秋諸賢多違他因依人一事昔人尤重司城貞子蘧伯玉其証也癰疽瘠環犹煩孟子辨之以此知當時因字之義則宗字作儀刑取法思齊切磋嚴妥曰不失親二句

因達二字愈穿鑿則愈遠因犹實也不過曰唯至誠能知至誠耳何等明白時說作因塞因閼之因於聡明聖智之上又有一因聡明聖知者不惟流為聖智不惟流為二氏亦流為套話蹊徑從古未有聡明聖智之人而炫露洩越如時文反証之謬者即作因有

固然亦是性命所同得不独至誠也且此節只重至
誠雖知原不在固字生枝節

過宜言文目

戊子元旦
家書
告關聖文
設醮祭鬼文
與闞又存書
李昭武雁字詩小序
李昭武梅花詩跋
楊玄石詠草詩引
楊玄石雁字詩序
楊玄石梅花詩引
謝寅生姻盟
祭謝太岩文
代友祭謝太岩文
與高旦中書
與壻王字日書
又
又

又

又

與塔楊大介書

與丁在肜書

與朱吉公書

與顧順昌書

與高旦中書

與聞年玉書

與聞璘友書

與張孔節書

過宜言

明　華夏吉甫父著

高斗權[illegible]

楊晦遵大介父

沈士穎喆先父　仝較集

高斗魁旦中父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戊子歲獄中旦節述蒙難始末示幼兒凜尺

甲申夏五　毅宗皇帝三月十九變報至驚悼躃踊念郡中紳國盛時富貴臣也祿養久莫習痛苦事或以家敵國足資雪恥屬意太僕謝予與沈太史斧弟交諸其古雅穩質性有投屬意在沈而太史公誠文弱然猶發策問難諸有心人視彼守財虜用多金巧辦其子行人刑死賄附忠節者稍異耳予無可奈何因會崔山兄弟倡同心哭從主死義之陳侍御良謨及殉妻時氏於黌以愧居官者且作傳、之母諱毋譽已而踰年為乙酉五月虜渡瓜步　安皇帝復蒙塵浙會不守凡吾鄉巨望及最有時名自來作聲氣領袖者悉高擬俊傑識時務也吁類奔降攘臂攫後時失寵利予起　文廟肅拜慟哭終身誦文信國成

仁取義四字耳郡中紳袍獨觧彝夷狄行乎夷狄大
意擁當事肇印庫任省上懽忭與謝惺思表遺會稽
鄭姚江孫以次舉義路隔不可通於是鄞貢士董志
寧倡議乘機鼓同志邀刑部錢起兵會定鎮王墨縗
視師邀予入錢幕委予險危艱阻蒙謗怨利害得失
相關倚恐獨身肩偉無債如調停鄭王爭盟錢謝疑
搆王錢受謗不相下佐吳判必措餉弗殃苦民令槩
輸兩剩期調給俾江上卒騰飽恨不一當虜又頻冒
矢石躬搏虜牛頭灣等地不傾手黽面裂其事詳錢
刑部寄謝諸札并予在營汛所附通家友及隨所委
報錢刑部書中予家故苦窭乃以從戎急公務百為
行間謀畏臧虜朝夕窭益甚錢刑部不䏂於聽予勁
挺率真不彌謗託醴酒別歸值日南至矣再七閱月
師潰監國出奔不獲及紹興之變奉老母避虜定海
鄉雁宕祖居地著山中一百五韻未幾薙髮令嚴母
懼予以身殉泣勉剃如令因賦哭南都殉難儀部江
右黃夫子海岸及仕魯太常武林陳玄倩潛夫以寓
慨黃夫子曾司理寧郡予首受知每奇待予而潛夫

亦出黃夫子門下又同予從錢刑部戢虜、彈如拳
大雨過頭上聲呼、勿懼也能與世所言明哲違而
䠶其所愛共溺死下庄橋執居平誅賊口噫監國左
右及前後有位士大抵積勁骨挺茂村脩竹沫嗁忠
義可源泉也而潛夫皎然孤死予况踴躍投順更從
時服色者野馬塵埃復積鏃四六艷語予疑此葦猶
存日月霾曀方始耳抹蔽終鐵非吾事也或潛身賣
卜斷休咎以端人義志乎抑隱壺濟世恃古應驗方
兩治當今膏肓疾耶諳質閑祠不許詢他爲者不許
謬思守初服泣秦庭而復已覆欤則吉再問再吉念
守正朔近惟舟山旅耳或不必舍之而從人異地倘
項堅于善聽奇計勉修仁義安在會稽不足亡秦也
養身有為原速負速朽諮新莽篡漢惟不勝思漢者
棲軫興義遂來盆子既蒿葬以起嗣白水六十萬滅
捷賴三户惟寐不忘報而終得誅秦王子嬰弱宗既
慘嶽欽再修崖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則雖度宗二
子在江東亦已矣故中興恢復亦賴有不度德量力
者以癡哀勝天爭數感天地宗廟社稷之靈也一絲

繫此事一夫不可以存衛尼父知道之不行而無敢
廢君臣之義孔明三分預定而鞠躬盡瘁益賢者溺
俗知者習聞與時消息千古一律偷夫動言李陵盍
達李陵盍達豈可為訓且事必不成即閔壯繆乃心
昭烈猶思報效曹公華容道上膽炙許口慕容垂雖
能復燕而終以噬堅成胡俗魚羊也遊慷慨冒險渡
海見兩藩無雄志遠略大言耳方誓師應吳松歸正
人尚疑尚忌無協恭美事意困默返棹而慈水大俠
猶訊海上足翹期待也陟大舉走信玉廷評及予、
急奔阻竟以慈事逮予入鄞禁苦禁卒狎侮有枯魚、
過河泣一賦諸同盟各從所救蔔太史盡排群議得
請原晉撫曾令鄞邑今為醝使者力兼頼署鄞楊府
判憐才而始終邀董王兩廷評心血赴道訊五次陷
禁六旬乃得出著有猩械破械死謝生謝寄吟旹
監國職方屠明經董成謂予得生果然天不絕明也
籐食寢困懈步康南渡思又聞　監國尚在閩永烈
位於廣魯衛吳楚縞素復漢官威儀聿堅厥志風呼
遠朋董母周諴賢母也稱未亡人久、歲受明節婦

餼雖清吏隆重之不廢給母擯清給戒無領而日懼
其子急明想謂吾倚門望汝也先是原大司馬慈水
馮及其兄天津撫兩人名下多奇士今半從清屠黃
緣慈水可因將於虜信且有徵矣忽傳原直指李尚
隱越山谷間髮然、可數號江東南各義寨若臂指
而亦多虜中干城為心腹屬予走賭湖濱逆旅壯任
氣殊覺凜、乃與語曰公以羈旅處虜中俾遐邇感
公拊循激發輸家財忍後暨易天目三衢五湖立許
馳應曷不可脫兎出耶曰吾待海上師耳曰吁公何
見之左也海師不可恃久矣負虛名特欺虜不能辨
耳曰非海師不能折虜不發眾響也虜師以舟山故
論誠輸款矣豈他為者足令悍服歟君能令蛟閩虜
毋尾吾後予錢塘可飛越予得紹興未必可守吾欲
使越城望海秋舉火而海師見越火急移小壘渡我
軍疾擣杭若耳迅雷不及掩為庶幾集吾事也予曰
公意誠傑然虜以海師價也近者義旅嚮、欲奮苦
無創之者公陟從會稽起卑熱各以力象虜之促衿
肘而奪其魄惟待公謀斷乃從義旅從台溫接閩渡

江指吳會且列辛戍平江悉定浙中地迎盱監國行
閩會合上流水陸馳金陵彼海上岸自恍晨星附末
光恐後矣奈何拄肩項而仰鼻息於人為曰天下人
不可戶說久矣子非儒家者流也大足用強為我乘
長風亦何吝予諾歸立渡遇馮夷幾不測復出鯨刼
者利及下始獲揖大將軍座次慷慨剖俗來大將軍
曰君言信但不識直指何人將也應之以某〻驚爾
曰無名將耳曷壓虜曰世有李廣霍去病其人必獨
當一面不向人乞援矣曰南軍義卑也卑〻無足論
北軍驍勇然既為虜用能保必背主如呂布乎曰剌
原誅卓乃見呂布始亦誰信今重其歸正已矣必須
背主吾亦何利曰直指果有作為曷不大舉而猶賴
我為發難之是期曰不幸處浙又遇有舟山苦難破
人胸中竹耳今受舟山禍最酷矣急動者身誅處井
者眼血虜按籍誅良屬必誣之通海使罔訴若難連
受剸也公亦望公恐公且毒公乎曰養身待時知己
知彼兵家旨也聞虜兵道孫枝秀能辛苦凡得報即
剌就道所過無聲真鬼神不測非可易視者曰孫信

鬼秘然貪賄多慾不忠於清易與耳否則肯容公舟
山營蒐裹耶時微視大將軍有艴然狀曰虜知府吏
欺公甚大將軍似不欲聞日工視須臾曰師行貴慎
重識時務也周文王三分天下得二尚服事殷直至
武王一怒安天下誰其知之予正色云文王事殷〻
臣耳公誰家臣耶大將軍面發赤拳毆予臂曰過子
丑五年及壬辰予不請安天下天誅予今且不為直
指發一旅天誅予直指苟與約吾將剖子肝以孟舖
膳其留子為質予曰不定期相嚮應而僅發數旅塞
責是誘使僨事也恐不得獲食予肉矣予因得入越
報直指諾而師上師終責予不肯動時七月聞事也
或委風信或姑發誓或托整飭底仲冬而鄞外翰楊
始從滃州至道侍御慈水馮職方姚江王研業起大
將軍兵躬會直指於越先是屠職方所聯北師頗出
妻子為質者朝氣砍懈予請得　監國魯王海上勅
升越中直指奉　旨便宜掛滅虜將軍印委以堅其
志一面飛羽會馮王一面同、盟奉吾郡最忠誠而
最有巨望足文武憲邦者主登誓一面磨墨草討虜

恢復檄布告天下意毋煩海上師而定紹定寧也居無幾海上僅發師不過二十艘又不及紹地者三舍餘遲發火而直指及馮王俱倖不及應事遂敗遠虜按過寧太僕謝甚不喜大明有恢復事發覺予及同盟狀首諸按虜亦搜得姚江王職方所稟啓予及同盟所酌答帛書遂逮予下獄

家書

只可憐汝母子病痛誰知衣食誰兼苦楚誰訴如何過日然而刻苦守志自有賢豪會顧神天庇佑決不令無救也娘〻老年悪境誰與分痛做媳婦的須萬分委曲即在姑丈家實是放心不下如兒不要東走西走倘林家來領則彼處有各房子侄恐其欺侮倘來領不去又恐入下流廢時失學我死之後家属無妨倘丹老不負前言林家譬如撫養些須有助則為娘的緊領身還督令讀書學好亦妙且同楊妙夫從長計議嗣後如兒不必往大伯家拜正拜及上墳賀節我死彼決無把你娘兒做人看者捱至十六七歲苟能成立自然好眼看也遇分〻等忌日隨分菜蔬羹飯家下一拜否則祖堂单用香燭亦可盡心再女往王家十分苦楚矣又要淘氣只做孝順媳婦盡已本等自然相諒晏兒不必須要好夫指處往學課筭照管阿弟安慰母親樓上書籍或手抄或套書或裝釘或草釘須整衣廚一口收好封鎖照〻是我心血詩經春秋尤要藏好如兒會讀書則俱好讀之他日

從王姊夫讀五經要緊卷箱內時文亦不可廢棄為
燸

明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　前漢漢
壽亭侯關聖帝君告文
維神功業著於季漢祀典隆於　大明忠義歷萬世
而不磨是非因更時而獨阜宋監籌教唐傳主宗五
代躋禪神應坐慟神有為人弟者為人臣反罔聞知
神有信諸君者信諸友誰懷顧感諭諸命、、有通塞
而神持國運獨在存心律諸時、、有旺衰而神識人
倫無非天道摽固漢賊也并吳婚無許春秋遺恨倘
忘恥安能雪恥園固識盟地也雖衣詔藉成荊襄不借
必報仇始賊同仇正氣無非類之歆哀哉相奪予享
命祀惡作奸之瀆悲夫淫廢不恭故像塞四垂外內
貴賤凜辨森嚴而祠盈九有棖桷几筵恍聞難息某
孝章句小儒夜行惕、君父大義日恪硜、自頑膚
髮有因寔难輕擲人生肝胆無幾得妻不珍志士蹈
仁誓心倘仰匹夫不奪尚賴磬硎賴褩雪腸僕然山
社十人敦諸金之好千古顯砥玉之交特擬是五朔
朝盟神師保下于後庚三日潔告史巫禮崇致齋宿
齋誠表曰明日且嗚呼聖武代　上天宣吉必行善

而是者降之祥黔黎皆大帝子孫惟虔岐而爭者盼其亦今夕何夕不敢問隱秘於神明此心焉心亦或借壺觴而涕注神豈將牢不肯革敢作過於先漢將軍赫、在天視後代猶如前代作德與治否德與亂每寄恩慈於扺熙小書生兢、處下含吾君無復有君答不敢諂黙不敢疑衹慎夢寐于慷欺是用肅虔預伸盥沐洗滌肺腑圖盡丹忱敢告

設醮祭鬼文

告爾一切鬼魂等衆凡爾等之死於獄而為鬼也其生前罪過不過為酒食計耳為多得錢計耳腹不能飢則奪人有己所不應得之食而身不能貧則貪人以己所不可得之財甚或因酒生忿積忿成怨于是干犯憲條遭刑入獄而偶至餓死病死及主禁者受爾怨主冤主之賄囑而忍然盆死寡爾之婦絕爾之祀亂散爾之父子典賣爾之妻女並爾肉屍于鳥鳶蟻犬腹中爾有為所犯之罪過衹為飢寒未應致死且目摯大逆不道罪無可原者之定招必大誥減等踰年死命恤刑及冬至用刑又復臨期疑宥而更有屢、特恩之赦即萬難原釋矣復官為衣之食之俾終老獄中而有天年斃不若爾之可原可宥可矜可哀而反毒死無訴主殞莫憐也是以為厲為疫而妄乞因犯之享有感時運卑微之算怨、相尋殃祲轉甚爾豈知我　明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有及列祖之恩爾罪人固篤而恤給爾罪鬼亦甚摯乎上元有祭中元有祭清明之節夕霜降之後有祭、於

京主以鄉大夫祭於府主以太守祭于縣主以牧令
鄉祭里祭村祭社祭以至十家之聚各有祭主以耆
老惟官祭則主以城隍之神欲使爾輩銷釋怨憤毋
飢寒衣食之慮平貪嗔心革祛罣礙恐怖苦集滅道
使囹圄空虛而旅鬼亦不作無祀注自古及今皆無
若我　明之澤枯矜死也而爾鬼衆亦可藉是以捐
悁矣曩昔之夜披枷帶鎖號呼匍匐而成群痛叫者
何為耶將舊鬼爭抑新鬼耶前年錢塘失守經今未
盈二載而新鬼若是多耶豈舊鬼邀遲我明之德而
重思忠義遂入夢中示哭注耶將肆赦不　赦耶吾
聞鬼靈不及百年除齊侯報九世之冤漢世報十世
之仇其餘多至三四年或五六年或二十年止耳崇
禎之變放獄弘光之變放獄紹興府之變放獄雖死
者得生地者超界有何舊鬼尚爾不瞑大抵凡新鬼
也夫新鬼無大失德其謀酒食其謀多得錢意者見
處高握權而有勢利者之率不避此形迹君子德風
小人德草遂起慕效而相習成風乎或見在彼者之
恣意肆行決無禍患災害而爾為之即罹法網觸忌

諱不許改圖自新而嚮嚮生死難甘欲為今日之人
固難也為今日有罪之人尤難也而為今日所稱有
罪之罪人更難時勢是然爾可無苦是以齋沐虔誠
藉真人羽士之徒薦爾甘露漿香積飯煉爾水火超
脫苦海或全靈返真或托生正品勿仍貪酒食禍身
勿仍思多得財殞命視在囚有一體之痛勿令刑者
加苦視處禁有同冤之慘勿令憤者生嗟怨有生時
領來得之血性斷不昏沉死時帶不去之衣食誓無
迷戀苟能忠孝粉骨應甘倘屬詐奸治亂俱恨廉恥
嘶滅雖生猶死政恐鬼羞與伍正直常秉就死能生
又恐鬼不能近滄桑亦有變更而君父始終如一凶
吉違爾翻覆而詩書今古咸貞惟不識學之人偏多
公道獨衝倒山之氣乃足為神盈世間行屍走肉在
獄內毀袖裂冠凡爾鬼衆有心自然擾擾近今醜（祿）陳
祭悉令闔闔予不爾欺爾當從此脫離牢籠爾若予
歆爾凡自今立除怨恨今日寧有我　明之大仁在
難猶賴皈依之超度爾來受煉而魂無不之爾即釋
罪而苦無非道用陳悃忱肅伸昭告

與閒又存書

昨謁家慈獲歸遑晤 某大罵天植殊失生平伎倆畢見然後知寒歲松柏之難也涵之云諸凡統屬周旋生死交於此乃定有一事兄須顛談特令小奴走請吾兄諒無玉趾之吝

、李昭武雁字詩小序

排雲痕漢獨麗日以憂焆天下而或字人教萬世蝶虫長或字一貞乃心不奪志率出關兵氣喙瘂而聪有耳者烔其目霜履氷至雁過鄴隨自古羈旅孤孽所由雁字諷感也用晦生當更曆能不降若墨胎氏擬陰中梁父吟其志意固深遠矣而忽得謗齊夫議與夏共就逮用晦得立白不忍舍夏去而自願與夏同獄幾二旬及奪用晦赴輕禁乃天共放相凄其騤憤仰指天靡敢不跼卑視地吞聲所畫頸血難濺圜腰難折欲炭不可欲泣近婦人偶觸雁字唱和咨嗟有寫其剌剳愕悼險患不能已之衷得三十韻爲恍乎盲乃左腐乃史臏乃孫也其討賊檄乎露布況乎吊乎唁乎以呼覺天下之人臣人子以鼓舞天下之爲忠爲義爲貞爲烈乎夫回頑父子莫虎若也張禺山謂昔伏草今坐衙大吞人畜小盡魚蝦矣豈知父子尚猶迷性耶則兄如蟻乃識君臣耳然刑死陣死不無忠鬼蟻忍食其肉與而選懦而天罪之人譴之鬼非之〻輩皆無恥行屍也不識彙恐後與吾恐蟻

即不好潔若剃兄甘飢死耳乃知〻君臣不免飢死知父子尚可戚飽蟹胎兄弟所繇受當世讖也且尼父立教〻為人也正學謂讀書幾年猶不識是字意〻是字無蹈一也雁益侶正學而誦法孔子矣用晦不欲莊語觸時忌感雁字成詠析劈㷍畫佶倔離奇忽正法艷葩忽悲楚酸澁高雅迂曲頓挫暢快其所謂人者一者以陰寓微風凡用晦所為不極苦哉用晦異禁後甯夏宜打破生關又謂冝如顔魯公閔夫子用金遁今捧雁字詩夏更增閟〻文信國坐臥三年

頸膏元人及猶見夢於其子怒髮尚繩束未去誓不受縶也如是而人其人一其一用晦雁字詩乃可讀

、李昭武梅花詩跋

松柏不歲寒凋將毋色改梅獨向霜雪呈葩矣果然人凜也姸〻然暑燠足畏也有胎並世不奇忍凍而傲先春幾令梅快知己咨中庭樹者復因蕩風媚日感傷華質遂棼凝遠家無敢嚣冷用晦於獄中祠愴梅花拱賦十春梅不入山採遠志和漁父滄浪急呼川谷浣花叟潦天下氣僵柳起賂平開黃河不濁氷骨幽姿顛亂繩兄斬手而烏乎今日鬚眉指剉箸落

、楊玄石詠草詩引

羊〻乎養人生意然豐穰為安宅為視國於嫣之角
者信奢矣夜眠八尺日食數升則三復烏覆翼之及
牛羊腓芧字語而奈何為百草憂春雨耶只可蓂莢
枯矣屈軼誰敢指佞祇養山中草木年而無術伏八
公精兵數萬正恐王景畧當遵正朔輕塵棲弱使三
十種瑞草為之不靈

、楊玄石雁字詩序

蜻蛉失謠蜘蛛鮮隱莫敢題門鳳而詠獄蟬心誠棘
矣天放腹不合時宜羨態原憤性興時秉其初預計
偕即著有玄馬二史識者謂同子瞻嬉笑怒罵也夏
獨否之獨罵似是耳洛蜀朔亡宋牛李亡唐翩〻呼
引幾墳蝨阜而亂裂人家國不顧視彼興唐股肱百
工多文中子門墻也何河汾無黨名兩漢節義矢心
天日也何可悲不可罪今鳳德既衰鶴不亂羣水落
石出而不能不傾心雁矣豈僅重其能字欣天放中
斐語幾舉家殉難其長公寔慷慨若狄梁公自承意
欲乞天放兄弟歸養蓄習尊公家教然也尊公固當
日白太傅耳與奸媚處而能不受其澆第使仰視天
令丈夫子足無媿即卑視膝而不獲日擊鮮亦如飽
太牢已况乎左長公難兄右天放難弟翁讀天放處
封城與叩友用晦賡和成雁字三十律孤不飲啄飛
輒哀群瘖仰昊天心存甲子有何大譴而使人慘怛
爾〻雖天放旦夕白矣然就禁亦三月而讀天放雁
字詩無不知其嘗下於理於是三十律即三十雝〻

雁也積字共得一千六百八十去易策之萬以遂天數多易零之一百四十以養靜坐無坐事而特觸雁字補廣八卦遠取物象之鈌謀於月令興此四始漸不乏家而﨟竟絕書爲今頼天放横見側出壁戾釵脚縱横散歛以盡雁字之情状曼聲爭靜市諠譁簇豆爭續斯譜而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還客羈人無不可各以意以遇己何必不汨羅賦何必不首陽歌而亦豈謂廣陵散於此果絕。

、楊玄石梅花詩引

造物姤奇故奇必有屈曲險仄見而遇奇者亦必從最不得意之地無從告語之旹及擧目言笑不可歡之日而後精靈卓透譬如寶劍匣中飛吟能夜非值不平不輕試也天放梅花詠著自平日習予耳久矣每憾不得一讀假令天放當日出讀予〻不過一諷三歎歛其雅艷幽冷使梅能含笑已也賞不置口徒及膺耳能即詠以見梅之精神與梅之鐵幹孤枝而詠梅至百者之自見其百折不回之意予年来文章愲命羽鎩網羅人如日叢荆棘祇合虞卿著書而天尚不發天放枕中秘也至去冬獄起天放逮下士而用晦自予同牢出俱禁遣感梅供皐陶天放發所著梅花百詠命用晦和而予始得快讀遂見天放心不他借舌不更氣志恪體恭藏恴和於夷隘恭白豪於甫窮鎩稽放於阢愼和厪拘於坺脫有曼倩恢諧之玩而不黨勢湯有令公聾啞之規而不慕仙泌有汪汪千頃之可澄可淆而不與三君八俊講節義有古社稷臣之不冠不見而不與大將軍萬户侯借武事

靖節閑情廣平賦豈屑庾家枯樹烏雖悲虞篆鳴歌戚寧曰傾城遲李愁則生側澗耶能致萬谷沸辭峭則壓危石耶恍乎衆山令僕分梅之貞而孟宗竹冠公柏傳梅之學而夫子庭前檜陀梅之運而上林未主之優柳神梅之用而再熱天大雷電以風之禾茂松悦柏往建共而梅如隕涕霜萬露蘊霞罵厓而梅將誰依天放百詠以翻成百世界也不和靖而中峯意兄髮入林砍合恐天心不諾許矣蓋天生人於是時有勞人而肯有是時逸人乎嘗寄梟獄友人生限七尺五倫半潛恨又即事贈友報甘餡頸濺啟視捫胸恍又有云讀書慕奇事憾不自身建束髮訂酬答嗜義飢忘飯君父豈博名寒暑窮衣裾得濯在執熱暇與商利鈍謹因序天放梅花百詠而掇拾附政并請用晦唯之

訂謝寅生姻盟

家徒壁立火左世眼而又以心存甲子謬思貞明晦之志雖懿親固敢然即許一二鐵肝石盟不無形迹自遠盟兄駱翁天植每致親翁忠高義雅獨深諸重憐及幼子凜尼慨許愛女相字是惟椒山先生得此陰遇耳視今日稱多讀古人書或赫赫有時名與祖宗食祿以世者誰濁誰潔誰醉誰醒親翁傳矣未敢謂其足傳也訂盟於禁姻婭足傳姻而其誠以附而彰矣盥沐吉書即命兒拜告宗祀未修六禮先肅一言宣譽一時可勝萬古

祭太岩謝太親翁文

著雍困敦之歲執徐接月哉生明因弟夏庭忠受禍限趾犴狴憤不能奮痛不可前家壁立耳而又遭霜淡忽聞變至奄爲怛喪欲哭則如怯死欲泣恐其近於吝稽長言代悲嗚集絮酒炙雞率猶子忝孫壻禀忌酹奠三雅而讀其父夏渴筆文曰太翁曠神怡志壯腹達觀非其所爲性耶天年考終市隱避世意適而扶藜看雁嘗旨而目擊不鮮奔可忘所爲革除遷改事非有子而身輕事足耶令子賢乃翁樂令子孝乃翁壽令子能立品而乃翁遂千古矣生而烈没則已爲非盡子過也使有當時崇不如身後名則國人所縣孝有子也嗚呼爲人難而爲心不肯死之人更難爲君父而不肯死心之人尤更難豈曰名存不走聲譽名不必起且以不測之禍博名而甚犯宗事聲譽者之忌忌愚惑莫解矣然則營養豊乎身貴乎艷驕人而權赫一時乎藏心不可釋與心無容訴之冤而報、逞胸快乎騎勢難下、即適嗟非人禽我即我膏人脣眦朝忿得則舉杯相慶失亦盡室以殉雖冤毒於人寔甚王者不能行之臣下亦未免行險矣天烏乎戴地烏乎履野燹法物兼非已有圖書黄卷盡屬他人然諸葛之智而云高卧有待無乎勃之騅而云凌義非正無景畧朱序之幹而云尊朔反正可撚指鈞磻以待則人壽難期殲齊於遂則挽石無群開眼入塵觸耳皆穢日如踞爐火坐針氈惟不肖子孫與人以祖父累世之箕裘而恬不知耻耳否則憐遇勢傑狡亮威吞計佔力不能敵時尚我違迫於無可奈何而尚爭尺寸土石草木并歲時伏臘甲子以微志不可辱甘心受禍無悔爲庶幾心安理得還諸聖賢情真罪當慰我宗祖何必曾印纍綬若國恩世受與賤身崛起及赫、有當世名操聲氣領袖者方責其夜氣所處下僚終身矜于與窮措大老學究及担夫販婦目不識丁者反恕其平旦況乎事親觀身事君觀友交道如紙自然君父如棋談交利交勢交名交自然迫棄窮棄患棄害棄果以朋友爲性命而爭忍君父置弁髦殆至水落石出風疾草勁拔木發屋揚砂石而根深基固眼不睫矇然後交道可講姻

法可宗也此非定有君父之心能與爲君父而不肯心死者盟交訂姻於至險極危之日乎予始交令郎寅生親翁則於錢刑曹義署不踰日而寅生拂袖歸則以義署多楚咻慮美事無終也然而刑曹傳矣寅生槊壻予子不能不煩駱天植兄作合天植亦以瓶義得貢當今仕諱未仕職諱未職貢諱矜以苟延一日之喘天植傲而不諱而且決不出謁今醮使者前日最文字相知之堇今則天植傳矣惜予不足重寅生耳公論在天下是非在萬世寅生不可傳乎寅生傳而太翁可含笑入地矣薄言一乙聊展親情尺幅情長萬年此日嗚呼尚享

代友奠謝太岩文

丹鬚萎折蓂草不燈夜臺寂寞南極星沉在昔逝若伊今殞歎目無喙異耳不但聞梧桐鳳墜芙蕖鴨登槖駝腫背蹲鵝發聲銀泉潑織天笑騙腥況其中壽世故勢深因孝能友種德嗣馨煙霞領袖花月懷襟將聲長嘯逍遙養生子膳問餘日擊能新侯賜絕世豪氣冠英婦能棒栗膝疊雲鄉謂享艾福杖算遐齡載望嘆息聯井悲鳴人乎天只限以疾膺生如可贖百身胡云九泉誠逸隧路息呻登堂八拜爾汝郎君夙聆彝教恒化傷情愴翁手澤杖几紫藤銘翁口澤忠孝儀型深衣古褶纏影稜層鯨籌飛錯座酒盈罇淚隨卮滴感舊懷音肅忱顒盥登贈盌琴

與高旦中兄書

極承甬訇救援甚許周恤餞閨兼家倩確傳不啻口出弟鏤心刻骨惟有　大明銘肺鐫腑再見盟臺矣昨府招已成不孫弟活此後壽無千連株累猶幸幼老大抵碩果惜卣兄埧溝壑耳弟懼首領異處在早晚間當預謀全軀法忍未獲面吐縷縷上則祈盟兄協輔重光暝弟公眼下則祈盟兄玉成孤寡慰弟遲盱倘因今日而置世事絕口不談弟未免冗而猶視也家倩大价頗能作好盟兄可與數腹弁昂致督輔異日破格獎勵為囑卣嗣春正得禍（更酷）想盟兄定分痛耳丹心空報國白首忍拋兒此猶可解兒也君前臣未名母在子輕死靜思真如刀割頸為國而及腸因母而割夢入深閨搒遺非角雖則亦心無改視死如歸祇須灰即不燃薪猶能大況弟精神甚旺胆氣方剛詩書治鑄政堪作厲鬼豈曰後之哉天若二公吉凶未卜近來事多錯出竟若以油沃火又聞孫孫去則左右未見得力盟兄芇老或空滴心血耶盟兄義薄雲天作我鮑叔古人如王脩李默僅冒難埋友豈能及盟兄撫恤身後自當有天地祖宗社稷呵護作配王家萬壽無期非單單令聞不已也老幼得歸為弟致意芇老道氣何日忘之令侄虞老不及面謝尤禱祀而求者老先生耳告老淚顧於獄殷勤解尉不及一一仲鄙弟更慮天若二老歸日未獲一見矣情深筆澀弗盡欲言

與壻王字日書

尊老喜平安蕭院見過候按院會審發放顛沛爾、、而刑罰不加身真上天福喜也曹嚴云死如可忍我忍死待君忍死待尊老一面耳只恐按君發寧肯對或又有一番苦楚從容就死一難至此昨讀木翁来札殊增悶、、夜竟發熱雙足疼痛列旦伯仁雖不悔死但昔日王太傅有由我而死負此良友之憾今日為太傅者何如乃知昔人盆死人於獄中而逃自己生命猶為上古也府夫已自苦毒道夫至今不能下地勉強饔飧愚弄毋妻每飯大半賞同因耳豈若三公尚得快談不若我沉冥也昨仰庠酌給一紙特往家兄處問之果係華霞領附子藥價霞夏涸名遂起一番風波也罪自己作一是家兄云無之特着人往查承發房號本亦然有今云者翁諸郎目擊想是柳下惠恐後有盜跖株累而前往告案以明別籍故有云、、之批而今諦之也然可為我解嘲矣乞致意瑶翁謝、、致意府董兩公慰我懸、、毋論出吉無非夠雀渡蟻也尊觴不能保出奈何幼甥諸人如何着落

昨初七日府審歸獄有驚聞鄭公被逮起省一詩、、成旋棄道審日聞府庠明倫堂一事至發聞遼翻床荐得詩稿駭其首句竟成讖特錄寄政以志同慨

又

讀來札字、真摯令人不忍類諷和韻深刺悲慨編
管什可無怨聲幾乎鴻飛易水也尊公卓絕澥內久
仰不愧不怍果是真尊公形影我輩今日之禍亦只
求不愧不怍而成苟安愧怍亦貧如我自可高枕無
憂矣若瑶天諄、以肴呈為囑每欲下筆殊更棘手、
視死如歸蓋為頂踵難借耳後作畢詞哀懇如伏乞
狀祈某年某臺等語曷勝痛楚文信國坐臥燕樓十
年謝疊山至甘應牛應馬而亦不免於死何如人臣
之義當以王陵為正平生未了留補後人養身有待
只合如隆中苟全亂世此吾儒當學子路先正原非
欺我子習之曰天祝予天祝予斯言豈佞前道刑後
曾有一詩今特錄政若老處請教容再錄呈其令愛
貞烈乃錢家婦耶抑尚處閨乎乞詢確賦言寄贈聞
尚有十歲愛女前日道前言及偶忘并煩示我

又

來札悽惻及塗人只寬解尊體為上大介初一日
來書云自來按使審過被夾被拷仍凜守秉心迹大
白此二十四日事也等語昨又接廿七日來書高公
無恙全賴自老之力肴城不乏志士仁人咸為分痛
即兒童婦女俱至隕涕李馮二老大覺有愧撫院審
期不遠等語知尊公歷盡苦楚尚存生命或者天佑
善良大難得活頗以此自慰尊體非特王氏關係即
予輩亦大仰賴異日使小兒不墜家聲我死可以無
視惟藉教訓玉成耳萬一尊公後來以刑辱故不免
垂斃臣死於君子死於父誠是本心然通而相死幾
可絕系所以古人重經逮也割股嘔血且未必孝而況
重者遠者大者俱在尊身昨弇州父子果確論也只
目下保出為上道文暗伸我命旦夕近來全軀念重
異處不無惴、告駁恐鞭長不及馬腹況無費無人
奈何、、附數言煩仝三公酌之或大介在彼為我
附往何如

不剜心而況我肺腑又忝姻誼又共患難手父子之
間更非他爲者所能摹寫矣今尊公毒苦受盡向後
自是生機萬一不保噴鼻薰香我特後時耳安知不
作黃泉好友只尊公有佳兒我定無有卅年小犬全
賴尊駕教訓令不墜家聲可與尊駕稱東坡少游亦
足千古頓保重尊倅父忠子顯代不乏人如我明王
忤被難而弇州兄弟才名獨擅一時孫燧死忠而世
有聞人要在後人繼志述事雖痛若非浮言所解而
遠大亦責相期目下惟設法保出爲要者中調停未
免太嫩尊公即有見到之言豈有見噎廢食我微嫌
尊公解者决無生理何處不可自裁而污頭及及獄
死手然我亦土人言木人耳身述當局蓋勸尊駕不
得不爾長歌痛哭非詩不可行當寄五七言也來札
當竄數疊字待梓以雯尊公 血性耳不盡

又

與尊公相友半生形骸醒醉絕無相欺而揔之以不
愧不怍爲期許故讀同古文同好學同志束髮垂老
百年一日遇詢試案彼最此殿、者忘最而且以彼
最即此最試作行世無不宜吹毛疵塗抹隨意竟忘
作手何人旦晚聚晤言不及他惟忠孝信義互相勉
勵雖少年時有優爲之好亦倡和作好偶有率擅白
沈陳齟齬一事此平生一大罪過也及擅白忘失飛
翰受業門墻能以小謹取信尊公而我甚疑其心一
時微有痕迹此亦平生一罪也外是則無不同文同
倫中清中慮復中權矣國破姓更蒼松古柏歷久如
新日者尊公一日十二時幾無虛刻到舍中渴談每
以大比年等候揭曉爲譬昨我被逮早一日尊公勸
我他往不竟身竟入山不深辜我日者慷慨獨任之
意今我被刑被夫尚在本土尊公他鄉之苦奈何奈
何大介初一日書來云廿四日又過臬審被夫被拷
仍凜守孰甚惡吾鄉之多誣也來札甚悉尊公情事
凡鄉黨自好者稍知分痛而況我寔同盟即同盟無

又

猶在園中吾心甚苦屢聞怡然并不欣晉通飛窩自
是肺肝誠潔學問精純無累尊公大德節懷歡悅交
至也尊公果得生歸喜慷寤寐聞會審出東山手揭
辯証而東山誣罔無定以此大白尊公則我之累友
形迹亦明矣但阮君一案決無盡脫而我又以府指
冒名脅通首逆致斬即或布置等語然拷不出布置
是真豈是哀矜情鞫兼之家貧力薄智識短淺斬一
人以活三人舍我其誰我所由修身以俟也若老見
諭到者再呈此在若老天老理老無有不可而我不
特不可且不忍矣只致意三伍畢竟等尊公定、出
獄而後為之勿太性急致統解杭州許多不便在我
不過一死惟爭〻遲早旦暮耳尊駕出禁一事就是
尊公釋然蕭然有文亦決不肯無故而赦何日早出
一日哭奠令祖夫子問安令堂親堂母令竟不然徒
使我得罪瀚友耶我平日無得意事自獲交尊公外
惟兩壻為人合大美長壻涵之寔尊公郄鑒其生正
盛平無以自見不禁為才識所累不矜細行近丁國

難大徵疾勁不但隂中氣骨更見亂世能臣若尊駕
胸奇腹麗每有文成尊公亦持稿過我互抵掌賞慶
舊年十一月間曾受盛朋幾諫號泣之規向尊公宜
述而尊公即過我言之謂鮮得友益倘改心出祀易
服結納是失德也人子應諫豈有如此而諫乎意將
諫做忠孝而令做不忠不孝乎就不幸而尊身亡家
毀身喪命為人子者舍苦不舍怨我以尊駕言時之
氣色辭態及有無斷棄負尊公而又共歡吾壻之主
裁不差尺寸也及承幾次來札及佳句稜〻宜上嚴
恪不移悔不獲與尊公覿面快談耳舊年詩集一本
乞設法簡擲至囑急切中要謄數作寄外故也元旦
八月祈一和來為慰我困急欲尊駕出禁負大罪愿
安得速相晤而許一訴縷〻乎

與塔楊大介書

初一日廿七日來書俱已領悉向老大抵斃矣以我
二十日之夫至今不能步履則向老可知興言及此
豈僅分痛所喜某諸公爲之調停不若我之擧目無
親業登鬼籙也日望尊駕眠爲之枯不意道詳竟於
廿三日暗中按院直至昨初六日方知大足駭愕至
使家屬到院告駁無從手脚奈何今聞按院已於初
二日回首目下心有批轉倘或依議吾命旦夕安得
至親埋掩我尸邊纔家母一病幾乎不起母病幸稍
愈而室人復病喉舌又幾不保天下零仃孤苦莫過
於我今同人到省告院亦要我附一紙前來此非我
懼死而爲之蓋以寬我母妻之心而母妻婦家必以
有生路而我決絶以死也外字日致尊老書一封乞
致之兩番對簿語一本傳示好事諸公作一譚柄幸
甚

與丁在躬書

盟兄平日推食、予買居、予恤予全予又累債弟
負又爲弟淘氣臨難又救濟而身且多費復值連喪
盟兄之爲弟至矣即同胞兄弟如此亦萬中選一盟
兄其誰儔耶雖弟今日之禍或無愧于天地祖宗社
稷未免有不度德量力思仲大義之訊盟兄獨覩過
知仁願捐產活弟自古在昔先民有盟兄肝胆手弟
被逮及今自謂情真罪當就僇應爾是以心安意肯
絶無飮泣態前日聞八兄赴省不覺大哭今舍塔楊
大介傳盟兄至意又不覺淚滛、下也論小人有母
不可以身許人今日玷辱名行無可爲母歡則雖生
猶死久矣猶幸家妹夫許養老母天年而妹氏及老妹
塔爲老母所最愛頗樹怡色惟盟兄會時多方贊揚
堅其盛德始終即荷玉成不淺別妻不及中道別子
不及成人尚賴盟兄他日垂憐小兒如官可讀則令
讀不可讀則令更業然而使學好爲人崇尚孝弟重
信義慎廉恥不苟且冒貴功名或途中相見或時一
賜枉或知禮造謁乞、諄、忘忘嚴氣正詞以督責之

真猶子比兒弟庶無慚地下耳八兄未必生還乃郎亦願看顧弟倘有意外生機再容悉縷前舊价身上所達小札曾到否再附數言聊寫守兄之難破已寂寞

又

弟自被逮來日〻在鬼籙矣不自意延喘至今未能知老母尸饔事即至春日賄卒歸舍一別宗祀勉妻子學好初未曾言到家需雖弟婦能不執此相須眉也至二十日道審夫足遂令人委頓弟婦始悉盟兄前後周給及就鞫并家倉所藉一〻備聞獄中且言盟兄每到舍下慰諭吾老若母吾兒此兒不能不痛下沾襟弟之生命雖卜而弟之報効無期或者此番舉動庶幾不愧不怍得見原盟兄耳論此事原委并非弟造之孽假令入山能深不過弟一身毀滅惜八兄臨難怨生怨言多出師母八嫂煩興眾責失弟慷慨任眾受刑無苦之深心情事到此不無可嘆今成於斬弟而同人俱生矣倘前者日月再見可有禁高忠望及弟手想盟兄所必知者弟總之不欺本心故書冒難始末及兩番對簿語留示兩兒凜尺凜咫字字貞言無一欺語日後盟兄為弟訂定得鼓舞好事者一刊布幸甚其餘事體已蒙盟兄心許弟未敢贅言反多脂粉惟嚴訓小兒做一個不墮落品銘感以

世世小詩呈政不盡

又

盟兄推食之恩竟不責報復拯弟於獄再資弟於獄
山河矢石松柏指心弟抱愧無地也已矣不復與盟
兄朝夕追随矣情平時之雅敢以妻子相累如兒志
學之年尚隔六歲不能不煩撫恤倘書讀則令讀不
書讀則令賈令僕此又弟無已之苦思也弟已詔於
鶴山且使老母乞食於壻絰妻幼子諄、適托坐令
痴衰一旦受禍再托同心遇傾舍親用言獎之謝之
蓋舍親好名藉是以安老母即同心之大惠也日月
再光盟兄是係千萬保重雖盟兄目下坎坷殊甚宜
圖大者遠者弗於責左右知文謬弟死以拂諍訌不
盡　丹忱慮報國赤血漲徹軀殁後遇然否現前准
是非弟甚怙愎矣。

與朱告公書

諄、訪恤不避形迹古人曾載諸史今日乃信無虞
史也辰翁且翁信義聚爲鄭公家教如此豈非山河
社稷罡式靈乎弟死遲、固所願耳然而苦弟小如
逸弟不能示以此相囑昨讀家墻巡之書云璘岐奠
三人爲卣老者至矣極矣各家醵資相扶大是爽利
看此光景令人有不可不作惡之想莽語弟豈忍卣
老有此名色哉爲公西之毋請果冉子篤友誼也原
師辭粟秉猶性也索性分金多自與令鮑叔明知小
人有毋自是天下才不欺人做法弟固不敢令人自
爲也而寔、以古人待友一粒一毫受惠心苦周給
恤飢拜謝固極陶令乞食至思冥夜相貽亦真靖節
卓立處不屑五斗折腰而屑飢驅我去弟果低佃而
恭矣但日後一日歷久奈何無慷慨引决之易徒成
鄙人耳鄭公廉官被累濟卣兄又濟弟、何以爲情
蒙盟兄破格周旋閒小价竟到宅上取未大非弟心
竭孫殊甚惟指川原松柏稱萬壽無疆頌謝也近獄
中錯雜垢目污耳鮮辯贈言之項舊作二首呈正并

辰翁均佘鄭公一歸廹切示消息與弟噣、諸惟銘
感雖夢䰟猶知稽拜。

與顧順昌書

自愧平生無一分好到妹丈而負德寔多既累妹丈憂慮又煩妹丈周旋更重妹丈担子可憐家兄視同路人不得不諄々相懇妹丈如此大恩上天必有厚報豈希罕弟來生犬馬耶如兒孤苦伶仃倚藉表兄弟勝作同袍萬望福錫恩賜他日好眼一看老母暮年苦楚兼病痰大祈時為勸慰至於身後事體家兄定有一番厭聽言語叫苦叫極罵大罵小令我寡妻弱子見面不可不見不敢惟在妹丈保全不使出醜可也藉妹丈之力老母延年日月再光則相知姻友如駱天植閻又存高旦中高衣駟楊涵之革心樂誼重無妨如兒身任力肩妹丈兼管當又有一番局面矣老母壽容煩令兄老伯閣時一寫為囑寄語已定無可別說欲會尊顏鮮得其便妹丈愛我恵我全軀乞慫恿涵之弗致苦弟々日復一日過不得也惟妹丈哀我

又

妹夫許養我老母天年弟不但死得瞑目仍當報來生犬馬也近又聞告示行瀨兵道審究亦未免打死矣打死與殺死何異乞周旋弟全軀為囑幸勿姑息致弟苦死挺之他日分付令郎弗有不肖之子視我兒妹丈何來忠孝决弗以不肖待弟々為明死伏乞憐之

又

妹丈歸寧弟竟不知竟失候問罪々老母不健心中大苦煩妹丈醫養又獨令家妹服劳真是坐卧不安世間生兒如弟須詩讀書有母不能事而身陷獄中以慈老母以累至戚果然畜類不如也惟願妹丈福壽康寧九如三祝諸郎一路功名無灾無難到公卿作為善者榜樣耳道詳竟不落房竟于廿三日晤中目下定當批轉弟命旦夕矣孔飾書乞附往

又與旦中兄書此典刑前一晚書也

世事惟以安靜為主憤心認真豈成良法令親元仲二翁厚藏被盜是亦髮指目裂事也到今日更覺有治容之誨弟不敢不以恃為之憂而進言如左忍盟兄亦宜用一逆耳苦藥手自發覺後日有謠言到禁或云撲歸者大盜掘出者大槽不下數十萬金往來如織李發李愧繙然不定豈可令外人風影此一不便也當事之心路人所知必與相拗今日豈是却金的世界此二不便也以動聽而令鵝鶻安意室藏此三不便也諺云急犬跳墻保不令匪人竄入什伍以痛快其所欲為乎此四不便也目下萬金之說卑無耳報鼫鼠不憐無米而意濃他穀此五不便也因五不便潛生三釁家有盜而亾其身一釁坐言貫禍二釁一味自是竟忘禍睫三釁弟曾受知于大宗伯況切世交覺得憂注中來非敢為賊子遊說既斷陪贓則不肯盡法矣發保押處則不可準律矣外府內府今親燃燭世情反覆究同燃指亂世不宜尋丐人到底壘上豈肯恤道理清白或者依弟愚見許保劉僕劉僕陳捕出外調停定議然後再押保諸人共究陪物而令親遂宜大減初議以息外人浮議以謝當事戚心而又以應自家物終久還來之轍令親何苦不一達觀觀而百凡鵝結耶弟耳聞目擊重念盟兄愛弟倘日後有他則弟心不穩而悔不聽蒯徹之言聽之而已

與聞年玉書

一生讀書廷師是字忠以識時務為俊傑一語遷就
作奸佞遂使粉骨碎身大虧孝道為當世士君子所
訊今初二日被逮院審訊道訊無所不身任其死捨身
全友十九日府招已亦成旦夕間法塲正法耳乞盟兄
一尉我外母偕室人有志苦守萬望盟兄曲成小兒
如官或能成立幸勿目為清朝之子相與唾棄忍後
也我室人自謂於令岳為妹於尊正夫人為姑或無
得罪盟臺乎則㩗眼一看必有陰報罪人不孚想盟
臺亦自首肯也卣一句為盟臺欽重意氣頗摯因與
弟同逮而聞聲潛隱不料入山不深從大嵩地方被
縛解省字日先因父無覓處身禁且刑母辱家毀今
洸朱令親狼狽匍匐過省探視苦無依靠煩盟臺多
方指引尚在可救亦煩那移救援卣一非負人之人
而其家亦尚可辦也盟臺更便于慷慨矣非敢以小
女之故而安荐顏面耳張舅頻頻于獄銘甚、、不
及祖餞以此抱愧令岳前乞致聲

與張孔飾書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千古孔明誰能
癡望然不瞑目古今一律也總之頌詩讀書良心難
昧丹誠無改視死如歸東湖樵夫補鍋匠溧水女子
蘆中人陳東廚廝輩與他何干大凡忠孝事要真要
決莫錯認識時務為俊傑遷就作他日奸佞也平日
以此為人即以此立教百分果斷臨期止得一半賢
弟於此徵學問徵涵養莫聽人詰、呶、也一生師
弟無他相托小兒如官有通家兄弟之誼時一看會
督他學好成人涵斐肝胆鐵石問來心銘嗣後或年
意米賭我如兒待其成立不過六年如兒有知定當
能補報且可與今日恤我妻養我母者共作嘉話有
賢明有高弟舉事莫猶是在賢弟玉成涵斐耳字日
可憐生父外父都為、明死小崔山石交無令猶盟
賢弟亦宜十分保重千萬珍重涵斐不及另啟府招
已成我於已名下押忠義二字决無干累憖今日未
死或得獄門一面以代把臂涵斐不妨同來

過宜言詩目 戊子獄著

奉贈高鄖陽公玄若一十八韻
戊子姑洗閏月既朔擬右體三十二韻奉贈高
四盟兄晨駟
賦得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奉贈高五盟兄
旦中
奉贈丁盟兄在郧
挽趙天生
旦晨八韻
二十日向道對簿受夾脛辱有作
聞鄖公被逮赴省
右體二十八韻別霄虹盟兄
被逮 丁亥獄著
即訊
陷獄
偏飡
烏啼
雀啄
靈鵲
喜蛛
雨滛
月皎
惹感
蒲傷端午
等唱
旦漫
支囚
納攱
賦得枯魚河泣
賦得百祥奔盛明
賦得虎欲齧人不避豪賢
穴城偉別日再鞫者四囷持甚初逮時
囙別同人及董幼安王卣一兩廷評
破械後爰歌章哀
爰酬纓破
山中一百五韻 甲午聞变後著

望哭黃儀部
過下庄吊陳太宰潜夫
賦得見槖駞言馬腫背
同駱貢士天植讀銓省疏稿
浔俔六兵曹浦城狗雞消息
入武林過放鄉榜
英濟祠同李燦如談来
淫思艷渴三首
眺雨西湖湖如歆訢独㕓繞堤行止堤畔三乞
兒坐煨酒
贈友人卜居
偶贈張生孔式
答王廷評卣一
緱城訪胡子幼溲不遇聞其結茆龍宮絕頂山上
宿水東陳生蔡山樓聽夜
贈堪與
丁亥歲春旦哉生魄某偕仝人来盟雀山小詩

奉贈
雪中紅梅
同王廷評韻
仲春二日驚蟄節雪雨遣徐計部朔日飲某書
室詩成見示和韻
丙戌雨大雷電雪先日乙酉雨自丁亥至己巳
連雨夜雷有懷屠兵曹
同王廷評韻贈周参軍敬可
阻大磦贈知事䆇
得茗中閔二則駕達生書
聞義武陳萬良被戮
贈迎降不殺
靜遠軒娄魏紫一莖王廷評贈名牝丹命詠之
和王廷評苦雨見憶
讀史
春分節溲絕晨炊乞徐計部允盃左右蒋蓮兼
書觸目
讀雀山社業賦贈同人兼簡陸子華星

讀女史
虞美人
峯壁丁
詠史
反招魂
孔子廏
漢高帝斬蛇劍
王莽頭
乞食禦重陽酥歸謝惠鄧黍二十枚者
同王卣一韻
癸未歲賦別王八盟兄北上 舊集
甲申歲夏五答同盟言賀家慈七十
登緱城躍龍山
贈妓八絕皆妓有戀歡之辱
贈曉粧
贈步
己卯歲同王八盟兄桃李門雅集奉呈江子令老師二十韻
楓湖傳座瓶蓮受月 戊寅
丙子刖歸答宋子櫺白
即贈王八盟兄東發
寓新市題壁上畫蘭
春郊贈沈生無際
廣陵
淮陰侯墓
乙酉歲仝錢刑部義營憮瑩
同錢刑部戰舫窺虜
飲鍾副將夜營口拈四絕
江中望月
孤鴻曲
贈鄭父母
除夕陪王廷評過友別歲次日立春分得雁足

明單　夏吉甫父著

高斗樞晨䭯父
楊晦遵大介父
沈士穎喆先父　仝較集
高斗魁旦中父

奉贈高鄮陽公玄若一十八韻

一聲啼鴿萬山赤錯雜披丹衆彈射珍重柜皂不易
析絕通天地斋三尺鉞夫扣諫蓋裸將鎬豐倫著流
言叔率肯泯岦皆帝系城野呻吟豈戰哭抱孫哀父
泣中身忍縱射狐殘骨肉牛豕横䑛難異同混混濁
奔砥柱独恐汙僞署棄平原倒印司農憶舊福斯罪
生成原莫贖憤對嗟囚上下宜拘縱視扮鬼伎倆㓠
宜何勞魠白黑臨平湖塞大人開貫索星輝元老色
重新極桷閟曾孫稼穡圭田祀仁粟嗣徽演滴庇阿
衛功祈師保跪捘㩭勁挺梧桐穩鳳凰汎愛荇藻浮
鳧鴨洗空野馬愛土𤟤出腹經綸陪奠袷佳兵堂正
潛兩九焚掃背芒望秉甲名山草木慟長年杭刮宽
㡀纖手抑領袖徒鶴呼角鷹灑血飛毛啄佐蟚考時

逢可勢如吞樊籠掠翅渾忘折

戊子姑洗閏月既朔擬右體三十二韻奉贈高
四盟兄晨䭯有序

人已文氣格理無罅㵎㵎四山中寧鮮枝棲
終如登大小頭痛赤土身𣦸死妄之世狂誠
階厲猶亦未敢賀康每憶西海赤白石石打
石石且潤潤盡火燃炎起數丈至永日奄之
以風而火熄還石如初夫風𡿨火火出潤潤
乃在石物以感遠為貴特才倜儻若向霄漢
辯優劣卧先生所錄宝凝靜也四兄戀舊甚
寒暑一思標氣不數玉界天未嘗絕交交自
絕肯是予坐獄事頻顧予十年望實一旦知
已又終日危坐正視無一言退而尋之幽邃
篤其情吟落色其濯迫窮禍患害蒙險独立
違衆相慈倫有五浮勿自紫自哲亂節有三
得弗淵滕癈意到賦成筆止韻止皆以寫吾
心之奔悅也

眼窄無受汙剖胸納天下層陵切霧銛森壁争霞噎
心不險山川氣乃源拱把乃知静遠奢因景裁文雅
赤雪襯金盤黄流輝玉笋側珠形我織製錦美容捨
誦讀臨忘君咨嗟昂罪姐冠峯虎眼泉襃樹魚鱗鮓
怒特祠貞棲孤基戒苟且湖蛙欣然硃巴獸嚁工寫
別調可彘氳冷寒何睨滮精神負日瘟俯仰除風惹
飴死足丹候歷艱揮白打任真坎窞樂即理彌縫寡
領思同旅語瀝血和歌假章不絶獎驁胡為波野馬
或好精物隱宜懸降神鍛烏手犧違淫莫起賑柳者
靈鵲婿放舟喜蛛鷩飄凡敢款稲蟹豈顔倚蘆鴻社
臼變七出甲爐烹三尚豁滅未功非細枝撑體並擔
君豈勞稼穡親攢謹薺榎察逞孝叉璧牯煆忠誠冶
汎愛籠樗櫟浮響危压貫霜鬢丁謂懃璞腊卞和裸
折騏傷膚愚牽蘿補破廈欵識確猷慶湏史避蒙苴
寅賔丑漏盡光国覘重疋歲者象綿逼手占文炳也
畦々水聲唱曲々山築閒設法在衰矜含悽休佞禺

賦得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奉贈高五兄旦

中有小序

高五兄稟性静專即偏樵莫知其介弟也雖
抱膝益州圖鬚眉矣頻入仟訪予勿態勿慰
色諭已耳示肩書嵱健頓推方舉配其人意
槩稜峻和身氣力盡下而腕勢飛舞接封後
時憶其孤情奇諾頹倚危坐離立肩隨閒轟
々如鍊金石偶讀杜律得艱難豁達等句陡
悟君贈賦二十五韻私誌過宜人選交有道
毋許渭来濁涇甚摯矣

誓虎碑小虎入城誓虎碑璧虎呼渡截海山形如堵
墻五丁勇鑿夜犹寤天手矯枉縱驕子人急鬚眉将
帚姤松不乇炯嫩枝潔澗惟岑寂淺泉素上重下重
影帆瓢方僊員僊謀角恕涸漏枯鱗趖洴泉峯高叟
雁赴回戌畫蠅同穴苦江南笳鼓一聲忙偎路哦口
悠々涯噫河箪酵脉々嗟瓜步愁雲結雨猿抱哀紈
肩氷壷象筵布籌筆驛荒穩卧廬賣猷街出雄刻注
二分四始蔽塵氣八度三闕争章句日色戯迷渴者
洛漢章散亦癡能聚為誰激勸躍小劉摠此心肝師
文潞兒弟魏君叉侯嬴又兄蘋子憐董傳群狐鳴繞

書驕咄狱鴿掠来垂翼簸窮思爲厲訟徵幽耐渴體
幾携自禮射的曾聞築卸亭當閱扆媿知經庠幾羨
冷炙潛悲辛鬓雪髮星証愕怖依醉謀身足忍堅生
逢閏位皆奸忤德哀何侯楚狂歌曲誤終須公瑾顧
誰聽遊黌養玩世莫療通籍專聰數我甘捐殞答庭
趙君啥贖生延祭胙章不兩騎諧性福若敎鳴鼓刪
旁註艱難豁達叔牙知信僶貞嚴欒克舖品到可傳
交道題玉予立卓銘顏鑄

奉贈丁盟兄在躬

盟兄因急成性只予一人壁立矣入獄來久
不家累得内書獲續爨烟拯踰未難炷香扆

謝賦傳如古

外巍外煥疑規矩手覆手毓險面背瘡眼誰勤剜肉
心際艱独更鍊肝肺鸞鈴寂聲化吹戚車笠夙期膠
與添怒臂悻當氣聚憤著看寥卿顙相率是蔡耐縢
寒烹爐骨月剝膚況霧孤玉食師々憑作戚懷京愧
我急高昇諾金踰君學愚賈嬰杵玉成丙狀譜辛苦
臭蘭渴棒日散踈滌氣岫峯雨

挽趙天生詩 有小序

天植簡余趙叟天生諱景麟鄞庠生向無慕
時譽鮮赫々名丙戌筮封陷甫衣冠佐沈甬
滸迎别當世知名士家急斬水救之出膚孔
見血者彌旬駱面交趙耳適聯床慘惘慰不
發吝舐張目稱抱愧今竟以此疾逝矣予志
之曰國篤思釁淪胥風靡安得百趙散作天
下晨星錯落式南北萬情彝悅予且矢文賡
招隱耳不意志言北興酸楚寒澀腹隱簡嚴
私存笥悵惧傷今日予雲未敢自高伏獄謂
無愧傳趙也

世艱催白髮頭黑恐怪心力薄矜声譽神怡慊影衾
氣靜堅持是風嘻我顧瘠踽涼識性福通脱易淪今
汨羅無笱且泗水確千壬雲漢衣冠色鬚眉寒煥森
論交因臭味贈句出呻吟一日足人品屓君萬古名

旦晨八韻

單心存甲子赤血漲辱軀偏昔悲還就逮時别吾吁
帚咨元日重月正面南殊竹簡詳巢鴿椒盤負甫烏

果誰肝胆薄同恩是非恐鉄辱訴憤恷捐殉絶寡孤
篤倫敢問黨論品懼嗟鮲充法倡吾拙前編錯怙迂

二十日向道對簿受夾脛辱有作

祇因頻念祖摧壓勢多端吊唁拙詞答堅貞無色寒
如憂舌噀血故毒足盤跚目眩花旋黑身攣髓並剜
未瘳心疾困案遂肉糜歛世事蘇門嘯人倫蜀道难
夢中胠執受醒曷涸進欄惘悵閨傳語將母文士殘

聞鄭公被逮赴省

碑絶表忠仆碑𤻲堂成醉白忘宗墉提泚唳鶴吾朱
序福塞嘹鴻石戶農猶望克來鄰素縞忽驚鄭困独
停春傷朐霹頓無脛足目暈燃金光冶鎔 第一改作
傳燃金光冶一改作光勝冶汁

右體二十八韻別霄虹盟兄 有叙

霄虹卧處雲壑九百置之度外真蜀葛寧靜
不啻矣憂與風雨訴心每出腑血以樂我啼
麟笑鳳今日何昔念我石交刲肝為贈
百舌巧淫春簧耳䯼人意顛倒播是非花長子孫魅
浔計在昏曉鑽窺幻作吏腥風饞餘餂則傚敏童㹀

主張居夷盟典型就紾瘠鬼蜮原巍祖憾同共天地
誠知横槊雄終遯荷鋤醉乃吾心拗憤舉目觸荊刺
爲胠待高秋枯槁一焚熾鷹術拙旻梟教梟赶貪餌
血性奔至尊悲辛卓直義身不恕下體黽勉滌形愧
上士思通脱怨從潛莽謚隘弟飲跖泉攻徒穿騫費
驄妄棟梁骨中膚除危祟紙鳶入雲漢接縋凜隕墜
摩轂土陷渠恐過君如寄耗家耄艷藹沾泥發祖喟
求甘竊雕餙靜聽揚粉賸附鳩鴆無福應遭茍且忌
絶硯怛慈母憮時秋魂悸吹索所怵惶陸汗喘両騎
既削成文錦亦綏困刑剝力怯博浪椎蓋來面著痣
道學受束縛呼穹展幼嗜風昔訂告過特達賜懲毖
靡他無諾責吕簡爾我恚

七言律詩一十六首

被逮 四月十六日 有序

識時務三言作隱耻上珍喬木家多棲止鳥
低手星戶覺問影不是甘讓俊傑弗居果掛
論議即家非長貧或積愛亦懼拂井上塵也
心目孤吟聊詠以破落寞

雨餘宿〻語蚕市四塞暈坍不肯風覘袷來憂卜訨
嗹嗔罶行愠集褻充驚魁仇怏呼群惻泣迸婦妖怗
㹤聰魂定右纆深省發經營膂力答蒼穹

即訊

瞻烏雄失屑蜂螫餡鑊何勞吏怒嗔諾腹尚態車過
痛餓腰不折米呈罟支雉共廈聊且睡考作吾堂慨
字乇憂囙指孫月竟羅敢安孤孽吟傳人

陷獄 四月二十日有序

封城戍纂紉予柙無可屈伸作蜿蜒狀吏不
恐予奪之出與共臥起卒莫肆厓錯落諧話
家供簞食呼縱潦面昊惡因各舒𢅥手亂掬

盡

一

一麾緹引昏軀檻鍛鍊思奢拙受辭力怯縛鷄儼阱
虎声蓋蜜卽纍鍾蠡掬争趾麦囙時盡封扃砧魚凛
夜其未了騎箕同不汗吞哀秖夢毋携噫、

傭滄 四月二十二日

日記汝放姓氏候司囙默判禁卒舉筆山重
各囚無一知書迯于雄逞所長日書三曆莫

敢奪傭丞護食家食無他溥
不習視成蒙袂恩瑩肌汙清潦眸盲離〻雁黍嗟何
及簇〻鬣絲斎莫傑監曆傭滄投筆㥽多參罪嘆屬
恒驚淫思孤注徒蕭壁索共楞蒲一擲贏

烏啼

誰乇草鞋代天驕巢覆蒙焚性教榛跪桂㦸前多匆
法避緇覘乒嘆奔濤林烏曉議烏衣荅棘犴昏陪動
股絅未拙授繩身繫纆驚鞸鬧鼓杪阜陶

崔喙

狄泉野井水之濱性史誰慶小楷謄墉訟角穿行露
旲餌懃喙顧墜枝僕沼吳蛤化西施吞漢鼠羅蘇武
屑予美報祥青白吏赵杕石柳續春陵

靈鵲

意潔蜻蛸懲酒奠於樊蝇止佯然吁刑新用囹圄好山
犯信謗流殃禍木屠禾及狀公生謝狡奴狂箕子著
疇愚囯菑艴氿祥聽鵲循吏惟今祖莫須○

喜蛛

慿眸赴想百疑纏痛定悲憎顧景憐屈柳問對開獄

營同來組織動民烟地存三户倡誣署江渡八千輸
紿鞭綿絲垂神護摘雲霓耕市昨啼鴿

雨溪

莫禦江河鹿豕居踰汶踰濟目愁余墜淵瘰痾詹〻
汕濡墨萋菲吐〻書自覺隱懷躭懶訴亦癡情種怯
塞歐首蓮柳雨休膏沭出日思瘧譽絕裾

月皎

玫葳樂餓忙夜月何綠胃此梔清輝入胸粉白冰堆
雪痳體霞丹電戀畿塞馬應瘖鳥道滑屏騶舊繪豹
文憶淡烟領袖塵氣侶極目徵前對焰祈

蔥感

歡毋屏書薄草玄春王以朔峻防川愁同幽憤編鬱
史追嫁舞文家鼠篇文髮千縷思慮百寸肝五腸食
烹前斷愁指〻額鶩醫會渴磨盾慰銘燕

蒲傷端午

不識癘階恭虎符虞庖薪濕釜寒呼披心堆燦丹砂
汁論血鍩簡白賞徒猛畚入秦午誕貴捷丞迎濾木
征娛獻身草隸追時賜莫止離騷哀怨加

等唱

天醉能醒疹仄平焚憂弗恤愛腥閒字迎貫索穿虹
練忠顯栢人化碧氣殷遁果碩洛語謫呂苛曆從漢
章怒𠍤燈撤夜影如唁酒唱等〻速舊昕

旦漫

嗣于未應萬歲夜其然改邉恤無彊生能庚戌傳阜
比占到甲申果蠱俠叢玉敢聞君出入京房徒卜国
妖祥盈城霾土蛛蜘隱扣角短衣藍鍇香

友因

木予土汝聚朋息樂蝎敢輕送子軀項踵是蔡擽蔓
杪賢濕溘露異跏蹈桂枝宿辣霜溶液水肯敲寒熘
鑠珠因坐擬蹠肆大青叮嚀合毀即完膚

納蚊

日焰不絕萬蹙濁玩微如豢市幽隈悲潛屋社頑膚
剥夢懵庭憚声母顯序暑禿蓋炅小正黨旹曉夜設
其靈朋來被底阿房誦倭蠻窩蘇利嘴推

古體三首

賦得枯魚過河泣 四月二十七日有序

枯魚過河泣道傍知者測何事為枯魚圖史癖酣紺
矢菰霜露心迂脩鳥兎牒肝肺答祖禰意氣傾交識
領農靜雀羅懂毋嗟馭叱曉霞旦门綺夕影燈室白
秉桂耐禍幽棲蓁皎晳節忽然膛陰霾修此含沙射
育絷困擸宕身梏兎灰溺彖籀囊木災埘堞膚挀剥
勁孤遇愍山血性乃縲絏顙哀問霄漢說刑眼晨夕
鍛鳳輝古今編曦渡頃刻因騰午日虹異祥六月雪
誰戴下車禹施澤被囚狄獲踵武襄知再見崆峒活
片言盈庭肥引手援溝瘠繩繩南國螽栩栩莊周蝶
獄上鄒陽書鹿熏召父割呼天邀耳淵漫夜起顛尺
迫昂旱樓慄遂奮署留乞

賦得百祥吞戲明 五月望日小序

讀杜律有句觸目羕獄中貧民占歲誌感

元統百齡天侍罪而血兩毛首謹每純氣樹人贖自
新洗月浴日補過乃平雄逐竊悲塗炭合章雷電腥
夙改瑞從天降地出奇禮止山居川汲采靈償洋洋
百物職禹貢靡謀王會紿兎頭曲折醇鼠蠱鳳鶴摩
空歸慈信卧時閃鑠鏡啟登到處哺含報章蝬曰惆
合賜曉虞陰假之憂炤春光海自昔干戈書有年難
民何辜聚殞餓帝痛沉沉恤艱食致証循良後富賄
蠢爾彩肥珍吸鯀嗟民伏感償身醢因多慈慘產豸
軼設汸生成嚴舉動愚同閱惢澗祥災曆智武神更
精彩貴人社稷慎樊棘鶺烏飛遠呼歸曼奇教易伐
著孤忠靖難同公楊十欽衣冠彬雅澤芊綿已豈嗣
枚天下寧至今鐵鎧俱大仁山色鬱蔥洄逸蕩織當
時戒晝數全祖曾民容誥葛

賦得虎欲齧人不避豪賢 六月朔日

出穴狂爪牙依崤狡臥曬餒嘯目失盲怒撲威加翅
桀悔尚肆肆梟鷙合分異胎威不反顧戮職盜天醉
是以緝足文懋愧瀆丁字亦云炳革祝怙頑靡益智
憚人枯無骨孽子疢藏憲列士裹桂薑孤臣惴刖劓
鐵肝售毀決彊項失軼賦視虢無暇緩饒來足甘飲
一閭腥風馳唁非典型利之山陰興枕之川觴棲祟
城市猶料髯柔毛萬針刺秉姿姤君子慈愛及羞僞
况不飱露水何知實餘饍骨月滿眼甘徒步似憂匱
謀生全用虐小大可珍類久安天下聰亂命害忠義

禁錮鮮否群慨發佃漁唱紛爾秦家客屍呼驚寤寐
腸膺已蕤腹尚復銘倚庇羨贈四閣起旨肥毒所地
喪心邀育領左右覃嫯與安得北渡河戚令搤吭避
虞豈在林宜乃忍狩麟淚身遭履咥驚急書戕騏驥
惟令氣深穩遊遠惆懷忌曉夜慎其之亭午免閒議
獨醒在抱膝暫以杜覩思

出獄後七言律詩一章　古體一章

穴城偉別日再鞫者四困持甚初遠時　六月十七日
迴腸曲折安危捩拾履應輸鋕袖鞘按項勢吞餞莫
塑捐軀坐爛蚤難删隱憂詞避多識憤準古身殉誰
我慳裂火葵肌寒骨勁重悲往壘立矛房

囚別同人及董仞安王卣一西廷評　六月十八日夜至丙

初就遠戚如瘦予弗敢近西廷評問救至錯
襟纓咽旋出獄致云天牢尚未釋囚者意自
问不測覺淫威惴惴呼小子啟手足已囑別
同入擬明日懸孤載旦
史曲佞魏諸葛寇伯夷非武之文無謬託孤心許渾
賢愚高歌易暴吾君疲栥釣蹤邁似戀新禓誤扶繞
登天畫衆人國士欺彼已天道人倫序婚媾　曹潢
殤難異姓死銷匠傭棋方幅齒血泣成王祗自焚貓
虐伊今燼葛藟正氣巍巍敬信公彌縫汲汲誦夫子
夷居忘陋素其行畔召胡然藐末已尊慕后倉崇明
指敢驕蘭壁寡廉恥共毋万条慶煩枝為衆子子何
所思斬衣中杜弱不勝殉身赤族敢同疵雷老魏澤
殊難事不媿復生能爾為

古體謝發石二章

破械沒爰歌章衣　有小序

郡判楊公署鄞興鄞無苛幾空禁宿草詎今
日見此循良其拯予生歸尤微卓異迴思虐
卒肆侮毒威叵測旨豈吝階趨百謝因冠章
大賁處分虞讒相鼠惟懷隱心視公邦奚視
已孟博私形篇什以紀患我然而公傳已

尚吝定驚魂錯嗣閒典午忍渴雲覓蘇纏綿甲庚盡
百痛敫斯民貴須賢彌蠢怒獨醒敬高堂隱濁鑰甬
許肅肅貞執法馴下淑媢娍堂史楞牘案野民樂耕

土座圜貫索城莫嗟杵臼宴龍阜瑞於圖麟騶咏戱
社翳夏遺悍疫以羅納阱罟潤峻期必入胃緇何足
數豬石壓癸色播氣排薑腐貴力懾胆惴俠契捫胸
岩浩嘆室夜失呑聲庭日鷸毋饔饗不興庭鍡餕幾
簪出卜栗誰握登闌圜嚴拄傲誚愠固窮呆思危危
兕痍霹憑黃河哭慘溥賈令乳塵撚飯始粒雷鉄雷
能而額感閭重薾片言辱遂塢塾視彼彊幹粉飾文
怙僂從容盱貓灼除猙勉恃怙履尾不受唾加膝扈
以酈憐蚿至憐目飫面酖飫腑恭智漫蓋盜式神劈
兕斧觀過民祇席麗炫星環堵美事留碑碣文章起
哼舗京〻室不媿墻重昊天譜

楊公救子甚恐位力不稱且耻獨為君子而
郘伯頗著强幹聲前徃分美既失首肯復惧
拂上官深文重督過公一不為動從容詹怙
以沉極勝慷慨予得脫而公亦無可譏故有
埶視彼彊幹諸句

叐酬纓被有小序

貫索星失垣寔董子若思首釀金書致王八
盟兄始嗣林子霞舉趙子西星璟麗倡多友
誼篤似上太史篤布衣交排郡議代訢前鄭
全手援兑得請乃已至卓絕古今文舉幼安
德祖白一矣

注水平地性所瀉字祇四輪教在把逐雅匝鵲紛多
事務卜何如塞翁馬悇彼姫生排墻磬羞慕向家壽
聾啞山間柱露天上漿稻蟹肥鮮善價賈摟手濟頂
復憐足口無可語掌受打與我共心氣慎深輸君雪
白脫沾惹念田殷〻急效擂乃給耦鋤終畝假燕螟
方拳戟鑄拙井烏許石謀聚野一時望寔捲耳趨訂
古真阜文情雅骨肉封城滿眼枯槓尺分陸疼及跺
尚寐無生冐屬厥餅纔出穴恒天下自是不忍寂寞
余餬畏露行念粲者胸不合宜合屢餓楚庄蹻趹絞
若〻陸沉既非緣求猎杵臼定釀供祭半

丙戌五月二十有九日太白晝經天次日方
營漬

監國魯王出奔客歲夏閏來精神癈於一旦小
儒敢生呼悼傷碍君子惟私守伏臘題得意
寫自径目觸偶留流覽而已

山中一百五韻 有序

得於二十箇擬交戰法亘以吳剪茅覆之用
猗蒙緣垣特不障共南留與萬類同燠寒也
中奔朱几繡圖史賞罰往事無坐論謂力不
任耕稼聊戴是以全亂時性命即命之曰戴
廬丙戌戊踰端午再旬颶風翔馳頹勢如幕
嗟夏茫無安頓賦此誌慨

皇帝十七春靈氛喜漸潔念亂集殷憂求賢渴晨夕
抱膝一布衣寂寞籌影壁許身不敢懟慷慨鹿日月
心肝獻至尊迎刄解盤錯取訕同學俑傲鐵嫉千謁
天教數椽舍古交同席尺尉酌先所忌偏批誤方策
長安滿錦綺弥縫眩聰目桓桓尚長子遺親国儀忒
怙慢謂懷邦猖隅畫漬血朝貴事咨嗟 聖主殉社
稷聞如冷澆背陡汗定乃泣巨望屬伊誰心期授邑
入舊迅頓前驅橫馳制挺力倉皇何客參靜重避先

達唁哭奔娶釁侍御完貞烈勁草擁道周隨風劫披
拂雨露久滋榮昔字傳辭辭攻毒蠆蜂宜雪恥盟突
厥顯彼景略倩强秦培晋湖出秋武侯志副權歸漢
鹿幸呰史督師尚閣得犄角莢陝餌相疑淮流險天
割嚴法蹈逋租慎器儉足国義激岩谷才汪洋滌腑
臆城壓霞舊標松古秀今岑 天壽暫異阻驕子護
碑石百物荷悱憹何緣怛蔡羅愁髮三千丈沭握飫
膏澤被醫頻撿短隱行逝裘葛衍衍富日醉童殺罰
弁側卜居共一井蒸豕可酬答荊妻耐補綻衣寬百
鶉結猝解返廳幺少長忘年集詞辯傾泉泛而癯展
紋褧稚子學虎嘯蹲跳脚不叡端立似有思袖手势
垂膝形貌過未經笑侮拋瓦擲真率豈售欺迎畔樂
淳朴出處莫論評未可輕優劣惟廖漢官儀膽薪勸
庭諤日出驚人稀日落紛肩遜果宝重價沽詔書傳
樞閣江南可無事說君懼蕭索禁嫁訓宵奔鑾宮飽
落魄非當刈上珍酒泉竭於竪毋儀應淑女龍種局
趙獄搜括功計日相主免囚奔奢慘報邵揚京口奮
飛越鐵甲悉痕腥纖指舟可掬受赤淪胥章堅城蕩

捲箨秵頭亟須誅俊英時移達薰灼覩於倖憑朐衆
射的欽爾太倉令塞枯皮肉脫東婆風僻署洒淚仗
盟鉞蹺躍興從戎斫案訂謀畫師出洽祇崇先声韻
鉦鑼村落慰来蘇扶覌傴尫服鷄犬肥不驚稲穰横
畝獒生平具肝胆墨縲果掀揭冷面笑河清劉股髯
撼嶽詢樵誠足鄙謀長宣士籍弘遠　福京詒　王
言大以碩　台封演胄賢堂〻在行督淛鎮須有統
帝座遠呼吸所責仲大義戟討急奇畧會師復建
康節制風雨提囊樊勢建瓴新亭迅帆泊莫言擒馘
艱久勝易摧折彼中多游移水火幻間諜洛吳齊衛
疑圖杭木痴拙荆棘掛瓊枝斷根仆木末胡為困曾
稽忘仇忠禁喋誰恩盟靈武邀恩自薪積若个善蛾
頻若个巧蜉蝣江墨掣朝肘西征便營壘粧點無不
廻塗飾苗碩格法作貧賤知酷禍在聯絡剟人他不
我魚寵貫廬剥明暫驚目前節廬且脩葺声譽點者
斎交道疑拱揖渴汲拾枝烹饑驅乏詞乞蜜蛛星在
留依帀燕巢木未慣恃悖雅焚香捧奢揲縛約奠支
花漢家佰金屈潺溪泥水流八公折齒屐乘石銘儒
生盱眙祠賦贊再造功令公撥芋衣能白邉隙杜迂
叟無樓乃司鑰覌令稽古初史言宣粉飾愿謹讚馮
劉玩启弄棋奕貓鎟絶人祀韓賈子主教懲昔必無
今古文未刪闕五月颶風起胡沙蓬面刮屋梁既陰
危崩頹勢知挈圖史畫蒙塵飄散無收拾煬和已撤
戴將何禦霜雪回窮乘天運虎溪合種菊採藥不斷
鬘景行仰孤竹和馬過知人歸峻尚恥粟妓好留戾
美為歸垂辟穀不餓而帝師滅項快狙擊鄒姬向多
釀壺漿為誰竭遠沽呼酒斛愁杯送驪霞

望器　留都死節日儀部江右黃夫子海岸有

序

夫子稚不好赫〻名事崇翁達母智擾再理
武林艰去發藩隱幾罹不測詐諸　朝宜歸
甲申之秋強起任秩宗独痛　皇太子冤獄
藩時妃誣死無從請上方劍吞審會丙呼
嬰泣泌未幾　南都敗陷独不出謁索括城
儲至師邸藏不盈三百文募購愈迫有執以
獻者直立弗北面跪衆力士扶其項而蹲之

不可得時引若仆焉時仰若輊焉寂如尸既
已無可柰何情勧威劫四八日而不許卒就
刑其僕泣請殉已另具藏大書黄海岸先生
僕入木自縊初夫子作寧郡士嘗惑天童和
尚旋棄去幻形貌身名若重倫惜身填委泆
烈慷慨耽豫寓海於空植世以是九記年誌
日石介波痕誰貞誰惑孰易孰難夫子嘗謂
旻非予孫識爾敢謂此言非譽
燈輪心則煙頸血屐懷悶隱忍餓山判奴趣設為
不嫁寄節貞繫馬陳範寢丞恨壇枝一葉曾倚廬異
入躬敗煩興論平勺天漿萬醞營聚歛魄魂審方寸
過下庄吊陳太嘗潛夫
杭州陷奉嘗奔會稽集義兵五百營下庄視
牛頭灣可隙入揚帆直指砲星隕頭上如拳
大声呼〻弗懼也卒懷談月情質氣殊謝横
槊狀独及　黄海岸夫子八逼不許以至死
意甚悲壯更頓執其僕鞭蕭山復陷急葬妻
妾中流妾將乳不惜身抱石從之無汗頸以

及并無令得珉我自出或追其居序及入官
河南大不理於口南都誰兩夫子魯封誰兩
奉嘗即其人定矣
天知有思人玩翊骨碎荒塗撒水雹巧且雲棲智風
靡潛夫於此能真卓資身鮮術綈曲讖大節肯與衆
同溜怒朝波濺甲冑銀遠山嵐補旌旗日蝕刻奇男
壁墟虎冑刻霜篆印斧鎖下庄石潔水潺淡洗恥不
洗已屈膝指生知奮螳螂臂一死為厲鴟梟室妻賓
妾王孕弗珠莫教腐淋汗遺孽憶昨南都狩北時誰
答嫌求用牝裂齒毀舌斷頸血流倘仰棲〻挺腰鐵
海岍又師友有僕夜臺雅集萬年説為道桃李化栢
松門人華夏意計拙戀母留身怯壯懷玩世依隱壓
胸懿避贅未敢薄長農到屢烟霞呼靖節
賦得見槖駞言馬腫背
柳州種樹傳至今園叟槖駞名順爲又見畫圖傴僂
形是耶非耶信而且髫年出塞覩戍壘擬議雕鏤乃
識假虎腔羊頭氣癡蠢背砰遮擁　天然冶閒是澤生
偏悪濕緩勢蹄〻數平踝顆鹽珠粒剉草肥功茂輓

輸受祿寡不習奔騰應土著奢驕如犬朋凡馬何緣
丞渡十七陀樓于田稱災貼社兵契蕩焚爾復殃伍
墨扶殘城市赭質樸古耆聰俊童腹聚若奇相戒唖
將母邊荒耳目湍亦樂德邪声罄慈習慣潤項無儀
胤生劃祥鱗几上鲊參錯物毛終四旦曷異隆梅豈
脈多憐爾黨群猶羈孤滿眼骨肉妬忍者逐風聞入
殫膏脂誓日害徵宅石危休戀髭鉗非節烈多疑湩
酪不滿灑絮水秀山隔毋涸彝獸聚麋宜曠野

同駱貢士天植讀銓省疏稿 有序

奐植豪邁俊爽率真自矢協勤義旅擁錢刑
部於署懷疑鮮有治者至日中昃矣觀集氛
弛天植急為冠且腰掖之出升誓擒逆偽始
克成事嗣即說定鎮來盟酌所飴調妥爭憍
乃以奉擁戴笈湧貢士錢疏叙不言功〻亦
不及邊見銓省嚴絕冐濫甄別真確一疏焚
衣巾慟器文廟為 某某 抱印而匿為某破家
犒士被死謗為某鄧主義今院丞某創義謀
為某而同事上某某 亦不一及省公權重當

旨經吻取不次寵如寄意失則白者可汙意
湧則已桑其逆邊矣急可薦其貞世方千金宝
一字〻且番後將母為天植沒〻恨衆請奔
悦成以獻譽為宗岱恒卓絕因梵剎綴鹿石
〻仕譜山不幽真開時興廢天植識独靈潔
腹塞是字故大節凜如險無茍蹕近者東淅
更姓騈肩唯惴後夫披瀝表素不但若銓省
所言前日同知對隅工繳笑破人口而貢諦
科矜諦貢仕竟諦職諦任天植独傲言直首
所自貢令忘君荏子蒙被生懟仍未聞胎禍
該因此觸忌遭不幸誰白孤衷或演劇然貞
操終慶不負安所向權重一時草撤當胸捲
心鏡而為孤衷白噫正邪性習半錄信史勸
懲事擊特經嗟正躍邪安湧活史狐而論生
子長蔚宗舜文律聊雖独睡不昏冬夜自無
黄汙本心豈遷暇思有為而為聊寄感懷萬
情歡吐
癡則生枷害不睡索盲眼口絕声讀身輕户甲編踵

頂夜独床支器是非荀董两騎今立卓劉馮奕贩昔
蒙識緑書一字無廻折慘蹺山〻醉落睥
得俔六兵冒浦城殉艱消息
白水未白火井赤大書特書嗣改遷誣天若無天乎
云粉骨飴甘愛顏膝名花種別上林春峻坂偏譏叱
叡且美新奔艷鏈徽句充隱謀佳推逕間停祖銘忌
輕風春涤戾懷恍昌独嗔盈〻月奪四方紫犟訴繇
來瑒肝髓肺腑忠孝不駁舌瑰果有之莫吟齒
入武林過放鄉榜
宜不合居里危城亦錯趙風呼腥是血日炤午犹秋
學穡須鋤棘問磯潦釣裘独行濡愠雨乘〻浪馳騮
英濟祠同李燦如談衆
大地客隻身而來幾相識碧天萬霞綺幽嶼多歌旻
皎爾心鏡懸色壓眼珠特諾金鑄人品肝鐵爭世棘
卜座李克奇結廬魏文武景星卯兕觥報氣徵鯉戢
信海俠士盟千波納胸臆
逢思艷渴
天退樓思迴極夜影能卑薄體躭沉夢饑腸怯香餐
鏡疑鸞炤絕絃怨鳳求塞寄恨來縑素開篓印淚靈
其二
亦惜杜鵑血情深望蜀鄉迴腸傳眼裂簪訴學書驕
枝渴双棲翼然抽独繭繅長千應賦小辛岩問鷄膏
其三
擬得生前續御恩報稻果曾憐旁錦酥許助靚妝忙
洛粉脂春雨愁筍黯夜光烟波撐日趑敢負喚江郎
眺雨西湖〻如欲訴独廠繞堤行上堤畔三乞
兒生煨酒
百歲幾逢寂寞湖答予人換廚笙竽遠燈炯草山〻
睡独廠泉呼井〻烏桂露漿消犬子渴櫓風波發鳳
雛讀兩三篆笠犹停唱媪否賒釀冷乞爐
贈友人卜居
白屋春成色青霄露掛松石麟傑地出梧鳳避枝雍
醇醉迷公瑾狂呼浮爵雍壺長年似日纏萬入雲封
偶贈張生孔式
心思天地合失得古今論惘世攖龍蟄談將把虬捫
呼來誰見顛醉覡悉遊裩孺子候橋履爽朝霞遷飧

答王廷評卣一
洛社流風千古意孔林膏雨六經仁惠誰壯志頻書
咄華出奇肸動識塵諾于蕙邦呼吉甫行賢遯世議
劉晨困難歌哭直樽酒頹倚賑鉀發野猎
緱城訪胡子幼復不遇 閒其結茆龍宮絶頂山
上
峭卓從天座虎頭不許揩淨移澄水練冽漱石泉琮
治領悽鄰渦髀閒聳独幺动嚴正學佀感慨右單遙
猛見醒疑憂双求地盡繆
宿水東陳生葵山樓聽夜
卌葉隱城雉穿風驚幕鳥漁歌仙子曲佛磬髮僧盂
不寢因懷右悲時解独娱窓櫺崗納月壁靜夜樓妹
贈堪輿
數土區分師禹貢滔天独解莫尧鄗衆街漆點膳燮
匣胸渭梓東狎葛晃不寸針鋒驕洛墨一圓心穀種
奔珠塞㪺鞭石封傳右王氣兼雄發憤無
丁亥歲春旦戕生魄某偕仝人來盟崔山小詩
奉贈

謹也讀盟傾意氣射禽益餔薄箕羨日紅骨格六經
鑄靈白肝腸五鼎烹平楚正蒼審盖笠伏戎應刈急
醒醒鄙錘丹已東山廠甲子春王訂朱牲
雪中紅梅
物改星移傳舊火圖賢羨見散盤鹽液蒸鑠石寒能
薹骨耐凝氷焰不熸冠掛吳門藥閣犄旗飄楚縞漢
宮遥披丹裹甲調暘雨拂拭回春麗爍炎
同王廷評韻
簇〻吐卅光耳褻翔風吹白醉眠吾歲寒飫改後凋
色春旦誰迷邀魄朱錦樹纏翁悲繪素氷壺凝血識
淪濡因蔣六出思冠玉慘淡梅粧悔婿夫
仲春二日驚蟄節雪雨遠徐計部朔日飲某書
室詩成見示和韻
為懷爆獻耐春寒曲〻轉賒行路难鷙奠翼張翅踢
鼓睡龍日慘舞見笄載塗銀砌天幇路興莽珠棲雨
長奸即事敢賢捨隱樂南陽僞奮失彈丸
丙戌雨大雷電雪先日乙酉雨自丁亥至己巳
連雨夜雷有懷屠兵曹

相逢悲右今亦存有耳不聰兄膚髮山石宿汙春色
脇舊客阜酸同室門農莫能耕泣穡旱節婦成塵勵
漫旦巢富米魚鴆方之見災〻見讖麟經案蔭木已
頹靡〻壓居東更杳譽處人往壘立林賑銷氷〻怨
藝繼痼潰兩魂銷黯居床芻滿銘文貞伊誰纘緒煥
給青本意欲末堅似鐵應伴科頭黑白

同王廷韻贈周參軍敬可

敬可氣貌堅潔喜擁書腹儲不廉常一倅吳
邑惠政思今亦即掛冠歸所著有歷律志

同甲薄蜘隱推物独魯申姿標玉界尺眉額接髭銀
撖盖驚兵子黠鬼重細論織史硯池濯懼修、胆罪旬
慎朔詳帝豝角端孽禍禎水月戒行李鉞袞囊避秦
鸚鵡見楊孔雀龍匹陸荀亂山煙霧逝榔露石棲中
贈花庭遊醲即事牧樵詵埋焰託落戰習爾元規塵
趙予咄情紙教忠忍稚皺不夜天能旦層輝進杖春

阻大礫贈知事容 有小序

阻礫旅浮樽盧為予主人風雨夜甚展悶逞
冒丸勢處脱生亂來攻因借箸按節而歌相

和作大夏声追復興論喟憮不便单行擬激
湍息声歛容精聽

誰許踰彊巍石怒特漲奔湍文武露地脉轟〻亂吟
吼風雨舟横眠已渡睹隱潑豪解予意訂予俯仰轉
留疾徐綴閃如猛士四方赳按袂歛如乃身集蹇申
旦誓挽瀾靜水凉火難潔謹素朐恪更焂春宴峥嵘
若天氣春陵行道州示拾遺志諾責負懟指石契

得莒中閔二別駕逢生書

地隔潛時變應同目巧機幽卯巨室謀麦黍質民讟
折獄瞑先昔害文今是非思誰禁帝独識大煬吾微

聞義武陳萬良被獻

天下軌奇闢技窮寡飾非誰悲無尺寀動隙及瘠雕
壘屐存傾覆拗俗瑱誹譏牒〻浮雲岐耘〻方猛輝
行尻眼落井山力發深省視坦脚不隨低佪勞杖脛
後惴前人辰前應羞後項如晝有重累望岩抗遂迥

贈迎降不殺

鴟鴞不合煩厮僕城社林泉棲飛宿禄家圭壺畀贖
鎖貧室綢繆他聚髑雨囊烟鎖悶孤身泗鼎依〻著

翅人笳拍舊傳應塞北京觀猶念角端是

靜遠軒發魏紫一萼王廷評贈名牝丹命予詠
之

寂寞揚芬独冷嚴絶交倩徑荒卑不籬側逸慢其隘
自是人艱學乃誣識巧械斂舒春理足香餘樂蜂蠆

和王廷評苦雨見懷

答諾声心寡和從揺癡情想許身重風吹木拔嗟擊
枉天漏衣糊香過蹚独我亂離如喪予不澆壘塊肯
寒胸李陵報漢伊人俑爾馬汝卑誰者春

讀史

檄呂銅山崩殉情承相特賊臚何寒驚靖宮奪亂側
誠知逆鱗死悦安在社稷豈翳異朝贄今驕市門色
忍主以榮身嘉禾養螟螣

春分節復絶晨炊乞徐計鄐丸窗左右蒔蓮蕪

書觸目

衛饑今始拙險令壯懷惴圍腰怯所東迁潤私郵偽
於齒想知交頷倚昏成腰旬三變不興餘日復多屢
寂寞念古人我生豈幻寄敢云貞勁骨無術偃窮幟

枯腸化為筋独立轉增厲惟母懼怛子如忘絶晨飼
妻劇腹兒枵側頰貼其咡蠢女呰皸瘃刺刺鳴胸漳
西隣菜成圃模面箭黄瘠忽慘風生始暗香吹滿鼻
聲子靜提聦覇氣阻耳嵋彌縫屢空怡將無同操懿
對妻札數行驕嗟脫馳騁逻曠乞丸盆芙蓉合時蒔
曰予室勞婦是物閱積瑞其蕊艶繡錦其芬辟瘟醫
其膺滋弱溺其實充珍饋害歲過嚥酒叢莩殁陳肆
代馬南來嘶徒蓋樓蛸汝巧我奪炊約袖斂容袂
棵作在悶懷老憨疑娀娟茁發根柢深穴樓出重累
慎節芰盤錯嫩箬胎孩脆折藕燭阿婚濯潔薦姑嚐
幼兒問旨否高脘呼予畀始慈諭急孫捋肘扯娣珥
鬧持慢解紛色勃鏖呻囈妹弟聱兒疼躍捶身仆地
莧爾起箕捫柒淳而漆痃門時昌置予借題經濟畚
土力如虎厚築杜倒髮歸浮簸碟屑淨練便繁艇零
落稀露萌匀濕薄鋪垣精神起花早而涪葉珠墜拭
壺烹作茗新香釋酩酢謔笑倡俯仰恍擬絲舞戲鉄
抬盟丐友提筐摟纏至澁喉索救餓詩予無悲事或
訴知有言或語虞觸忌膚肥供析骸胰血吸到泝洋凶

弔富族無辜迫貧縊戚〻同衾離裔〻路旁棄吃繄
燕堂成草穀焚家計冠冕怵貧妻伊今始合吏豈不
頌来蕪何感行火難乃知倫聚淳寒含唐虞際頌天
無經緻急民慰　先帝　帝不勸反代　昊天瘖具
發胃聞三餉徵不飲伊寡稽亦或左右據洽醴樂餚
饍速旦隕慧旋吁騶逐内奥蛙紫閨可分虧迮何幾
遂

同王自一韻

似續曾孫宜命祝兆農驛〻放鳩辰氣溫煩罕雲隨
枝心素肥甘紫護筍屋漏痕憐書聖髮齊房芝拙鑑
形銀磬葱社稷思儒養贈斧膏音耐替人

讀崔山林業賦贈同人熊蔺陸子華星

不私酌斗飲稽我飛閣瑤琚灼春火紅耶電耶鍺牒
〻方懼忽癡奔右左生成石鼓不慈饞捫天摧碎師
尸巖賞疑戚破古人意奪席胆誰利叉芰瑞覘惡眠
佞操芻近壁鶩隣輿置蝎閑袖治安冠切雲為鷙可
榮堅甕沒

讀女史

治吳自答蠢死蠢即吳忠美路岐封伯鄂醢瑞女戎
嬰縢常伏誅太真鶯瞽聾綠珠千古麗烈貞蠱石崇
乃有弱寃妃八百嗣淑躬

虞美人

幕有烏危漢人祇緣天錯愛簡子于也　一解　天僻愛
枯腐相友親何能生愁戍角勉賣少婦嗔　一解　氣呑
虎飲吸鯨斂鋒霜雪淬侵妥色俱銀　一解　隆準楚之

禪頓倒羨阿翁義楚予所盟毀謗羞乃公一觧報彼
羞池吕家雄翩〻乘亂夯具雄傀彼村田吕雄喙雀
集鴆弋死鴻一觧碎予肌似玉涵予血作燐世道多
變覆剛腸植紀倫

峯壁丁

石峯不思興天訣偪反奇撑神思別二百の十春秋
灾三萬六千詩酒孽多参乃罪潔貞心撫琴山響為
誰音倚松賓雁迎霜月冷辨知希怨異今

詠史

赤身離薄俗愀時渴熙皡聖賢同可悲寒暑禪人老
豈敢重晨夕規模昔誅討不憂年歉徃憂天皆沿旱
未便蔭餓腸民咨賁紫抱社稷以取貴朋忍刈如草
君明萬臣澤得寵心顛倒私喙長忌貪種禍絕蟹稻
績〻浮雲蔽芝棘並秋掃殃黎謗蓋主殄瘁妻吊昊
尚畏象筍衛嚮諭忭枯稿乃經日錄裁掠譽續粉藻
挑達原綴牘輸金亂野彙麟鳳貿椎漁雜犬知兄嫂
耆齒閑嫌智敢誤捋老媪聽真隘根器偽愿巨盗賓
亂派怛繫登腹危搖思腦我古陋紹衣迁摹錯拷[扶]甲

庚朋户飫膓筠虜穴堡攤美忘身蠹懲害磨牙蝨左
結右自竹投果報能棗四夷樂朝錄群奸銷日杲椽
茨邉曾玄經蹉蹬白早三萬六千噫二十一番考優
劣胆眼奇潔貞泚浴溪

反招魂

天縱文心天授嫉易人性命皆膠漆廣大中空華樹
褰謗古不甘万鈃娷浩〻沉浮背曝日江魚知已別
未得俯仰呈身何處京昏墊憐民曉夜瞪意匠經營
波畫平臣罪久長終始剝散胸鮮與時宜合有任自
忠主聖明重為告曰呼阜誠懇〻理聽敢堅思四方
南北無可居灣角偷生劬貪蠢索不高墉隼遁爾蔽
蛭成蚯蚓將毋醜顏汗冷以欺人守壯而知北噎車
馬傾覆兮伏竞性啞衣冠禁柔兮伯夷饕餮帝命造
錦兮經緯暴悖纖汙雲漢兮蔓根戾結

孔子厩

屬風蒙面侮塵掛潔身亦急嘿悼嗟聱儒爨開當陋
小魯小天下獨畏留何容衣袂嬰評詆治亂出繩尺
旦〻菁華裳几〻謦欬鳥四塞多懼頻引征在行役

瑣碎是至理悲深慮原百目不縱祗左階趋或婦悯
杖不扣侯脛登堂審弟孤誰教覺勝憮萬懸自相格
散錯歸所整繁星希成奕邀世住帝咨孤立衆賢責
岐途莫還借神奇從蹈踏干戈是壯年量嚴鼓落魄

漢高帝斬蛇敘

首雞藏秦斂冒扐帝真曆定茇惟聲馨三章自大弛
因勇一斂猶痕萬血腥當道縱蛇天聽慘念田焚螟
國祥形刑赦皇合享賫加爵討魏誅新裔獨銘

王拳頭

問頭應拳莫生唾以文遂纂古若菌勢法學寫誑跦
迂懸呂金多瘠眠臥千秋節義困阨激四万春秋黶
階大陰風凄其驚說項香背啖名餓虎生

乞食傑重陽醉歸謝惠節黍二十枚者

身若心不今非目即紫抱諱嘿乘所分交踪任真掃
去々尋舊里壯頗巧避早辛有絕俗知惜情諳老過
久錯愛予冬日樽酒同潦倒愍愧拾遺才論文發奇
藻豈忘城郭非斗室前氏睥深恩雖素捐忍餓想慘

昊營飽乃得醉饑撑別野稟年豐旬食三眩眼疼護
腦盡室耕石田況復面墻島悼嗟聊行國雞犬安兄
嫂本不頗時肥敢怨劬勞考勸羨儉仁粟鄭重曾孫
稻粟黍美如餡饋出新相好似儔乞役疲分旨甘卯
褥登高望雲樹聚散疑囊禱黑疵著人頂淵池旨浴
渠一擧貴天下慎莫輕草々心結避郡空住復際文
道

癸未歲賦別王八盟兄北上

筆渴艱賦別惜別驚心渴依臂撑輪轆共楞旨果脫
書城奇械攻苔碑若刻易予美籀篆冒來刪胼胝投
忽耳軋鴉飛朵覗陣庭瀾旦整兩讀車風馳柔浪笪
成竹出臥廬揮塵猜軍萎園抹浡笠鞋熯塞遁裘葛
地麗涵奇南骨稜休戢禍鵠矢縶節巧鸞鈴棘徑奪
彌縫東豕叟咄嗟南宮适大名字宙垂異勲贊埒編
史緩嘶鞭圖強子趾綠鐃歌析衷催墨磨盾上滌嗚
悲孕蝎宮避讖尋鵷闥福介畏酥習擇拱遹訟掇攜
廁四盧楊惠邀兩封未一瓦銘作戲三千髮覆巔例
型風師儀迎玉猶拜刺長跽受加危慎擇鄭重鉢送

浦訂資鴻臨淵券祭擷征逢有拈仲怡親洛陽友

甲申歲夏五答同盟言賀家慈七十

母齡子異祝得子貧亦歡祭胸焚夕晨箕眼淚榮止
止盼姬杵竹；拈鄰墻非朱兒不覺學馨伯乃沃饔
旨肥脩摯書膏烹以洛愁著昏織燈渴過毒卜粟出
门筵初節懽耄籌零求薦寫怯結綴羞兕娩醒酥孔
碩風傳尸徹嗣纘華蜀陋巷麗陳錚寒壇巍建纛章
垂奕葉師孚一金千牘畫获智迷烏惠雕恩志鵠首
稽生古稀庇邀尚朝旭

登維城躍龍山

落月見顏色標鮮屏燭銀諸溪低透影應谷遠如嗔
天塌河山沒身撐社稷匀血誠留碣石愁腐故鄉蓴

贈妓八絕皆妓有懇歡之辱

紫陌香傳石凍春當壚少婦生含嗔双眉舊是王孫
畫新恨紅腮粉未匀。
嬾把閑情笑倚門畦蔬屋滿怯盤飧十千不門隣姬
酒玉笋纖〻竹根
輕呼小字應新鶯檀板遲昏慶曼聲曲罷欽客如歎
訴整衣微咳撫秦箏箏
敢將珠淚濕衣絃萬轉思郎日抵年指澁不勞銀甲
伐彈來勝職布頭箋
曉來對鏡惜朱絃漢燭烟飛九折膠鈿落空階人自
拾閑箱獨簡大刀環
死生一木天然種枝折風欺為阿誰親新植肉芝猶
似昔溪聲長發五更悲
荷塘危宿雉栽柏槐穴蟻穿不柯此夜孤燈曾炤娼
舊年新枕荷憶微酡
愛花豈愛隨花盡花盡偏憐春漏催二十八言驚句
急一時紅粉紫雲回

贈曉粧

曉粧踰午怯鴉黄曲項胼驚繡帶寬何辜不勞輕語
慰鏡中憔悴待誰歡

贈步

倚欄遮掩歎誰之出落花叢緊斂眉為印繡鞋尖下
土花嚴和巢起相思

己卯歲同王八盟兄桃李門雅集奉呈江令子

老師二十韻

一集足千古斯今貴立吾文雅寧我隘衆醒予何誅
泗水飄浮磬吳封醇飲瑜氣細西紫聚天恐代萬誣
桃李榮栽秋薆皋搖命虞借安困滌染扃戶不迎訣
儆俠航書僻文章聽世撰搆龕稱畏築夸豈艷成都
孔譜刪疑句體疊貢理數詩吟神思泣墨潑蛟龍趋
學貫恣親衆允升渦巨儒伎頡王子敬右閉穆耑恩
秉哲壓埃識懷奇士入呼鐵肝心火鍊石骨諾金鏤
烟雨謝公屐波濤季路浮湫時孫戟翳斷史引極勛
苟里生言卓晉申大節殊辭山岈耿耿投韻合愉愉
此道多釃覆披襟信有徒

楓湖傳座旋蓮受月 戊寅

梧井隙惡受月憐嬌饕護玉旋蓮絲抽秦女移心苦
聲寂梁奴渴血鮮刪廷一枝禪偈簡孔藏千態戲倀
緣帝師輸蟲西施臂靡妬妃傾學士宴

丙子別歸答宋子擡白

燕臺貫駿登隗骨越海回帆與傑隣品卓眼空悲俗
譽人奇學古陋居貧天間五色送香日筆吐毫烟懶
泣旻渠父吟成盧彙猷肯疑道陰樂埋輪

即贈王八盟兄東發

莫謨愁沽酒隣醸夜獨聆彈渴瑗鉄憤發正平撾鬲
堅泣雲樹低橋容漢槎明朝風土異起屐憤三巴

寓新市題壁上畫蘭

素壁幽蘭植揮毫錯畏慎扶花横倚斂士葉卓含珍
清韻原殊俗芳顏豈媚人暫移九畹色此伴已經旬

春郊贈沈生無際

小樂蕭疎野徑幽根衣更喜及春遊輕鞭逐鶯樂遲
御鼓鼓頻敲郭春舟日落岫雲新柳綠氣蒸湖海碧
山浮吳謳嬌媚聲疑絕流水潺潺戲白鷗

廣陵

吹簫明月夜何之畫舫漁歌想昔時竹樂江河城郭
改世情天地古今疑千年隋柳傷心碧一日邦溝覺
後悲寥落行宮光寂寞黍離會見廣陵碑

淮陰侯墓

淮流不住水潺湲宜八荒郊濺血痕一日大風歆猛
士千年恵鏡炤黃昏神龍興盡怡然腐古樹參差任

俗論心赤奉君生果幻孳〃收豈爵王孫

乙酉歲仝錢刑部義營憔螢

不教齊卑洒餘烬司馬携來帝堂珠以猶止焚山地

赤因風逐浪海天陽含光點〃千夫血灼大星〃火

月盧繫聚慢飛忙漏永隐懐緻家憂君劬

同錢刑部戰舫觀虜

試劍赫閏愁石尤帆戀汀霙烟参錯絕景物各相刑

旗掛秦關縞鞍嗟蜀道鈴積舟不耐寞批燕獨醒醒

飲鍾副將夜營口占四絕

金環鉄鞘足相拒吹角鳴鉦勢風雨無恙帀帆衝浪

出怪來皂帽身衣羽

日落旗飄色拂拂鳩平沙列幕氣虓虎令嚴聲肅士

啣枚火燼帳前款歌舞

臨江灑酒夜彭鼓綺筵燒烛月未午將鬚横槊口成

吟自昔將軍不好武

出征歸戲仲山甫飲亦吸鯨手劈脯爛醉唐盾掃白

綾不擇營巖麗擲詩諸

江中望月

戰骨何辭朽横戈任世談不堪憑屋社遂負哀孩

人樹万年澤奥泉萬壑洄隔江吳月慘孤小傍征梔

孤鳴曲

君不聞孤鳴聲最悲亦朋思主落花吹〃將一曲風

中隐淮水北流何日回彈琴忽聽朝飛操孤燈爐燼

梅花早渠邊去燕不巢棲主人烏〃洞蕭稀斗插西

移獨炤君粤山特角楚山秀水天雪塞南來血寄與

哀鳴驚枕聞

贈鄞文母

不盡封侯願識荆觀光喜得慰生平才斷璞玉塵雉

刳名附雲霄亦易成萬里長城資柱國千年黃石借

談兵郎今文武稱為憲況在宮墻學步情

兴義吳公奏治平纂帷暮可頌壽城望郎丰采嘗題

柱循吏功名今勒銘化纏夜遷蛟澥穴甘棠春涵越

山明謳歌已擁朝天路祝漫黃金賜璽竹

除夕陪王廷評過友別歲次日立春分得雁足

爆竹忽禁烟剪新訣埋硯夜央星霜光侵鬢疑鄞傳

長年此刻燭迫促忙賣錢裴奪絕麦禾即今慶觥面

况復罹疚惸搏簋似荒宴倪彼雁離群慎足擇水衍
孔呼宿如慮霜冰貞盟踐秉性足神武陣成莫匹戰
敢媒沼上龍紫驅白納胥類沐浴忱忠節甘熏奠哀
職以愛補排空書其撰出必占兵氣嘹倚宮殿風和
埶客未蓋興同殺饌胡兮尚未柔故國急歸唁貞烈
遇閣寄天田通婉孌喜無行李頊諾責一勤倭曷使
鵝而鶴縱之亂壇埠禹命忍踟躕蹈〻縛狂須維天
懲歸麽息邀神骨鍊吞餞秈種桂薑絜白肅於絲向
不粉飾欺知交戒所衍熱粉値賛挑莫假摸絹元正
合の始翻令秉秉變賣猷赴東郊焚瘟信時謗

過宜先生華公狀畧

先生諱其字吉甫別號默農系出南齊華孝子寳後
宅錫之梅李宋紹興末來寓四明占籍施山施定山
也故世爲定人祖　徙居郡城東遂家焉幼慧莫言
笑落〻稍長喜觀書聞古忠孝烈節奇偉事輒斂容
尤能粗了大義从就外傳者古冉翻監鉢嚴制舉律
酷詰無他獵恩妨閣羅卑俗从然故古學久敗績失
據聞合燼思借一者未鼓群駭嘿農子瘂古謠特甚
必嚌其藏肪罔逗爍罔眠卧養飧醒謔一之於書塾
師憲謝去而殖學日卓漸有聲然試輒踣人乃大嗤
之後生腐儒至動引口實戒無若某之坐痼嘿農則
灝〻唬〻剔秋羹醉墳諸成一家言疑石鼓家汲而
樊紹述孫樵劉蛻之承下風也會臨川黃公瑞伯李
爭極賞异揖庭諟國士教公故文中烏獲起進士爲
名永峻冰蘗不入一錢一水除輩十年所宦情風斷
兹與送矜抱偉意氣自以爲相得晚嗣是名益立戰
必斬轟例受饟西陵苕雲異會聞不鄧而影子之從
且焉偶乙一二字割於法眞副咸惋惻焉家遂隳落
無能供太夫人脯糒藥餌物乃應禾中大姓某太學
聘偕之金陵每試均月旦捉刀率出頭地呂是益敬
禮之然終已不得志旂於詩托於山磯水溆月崔風
巔賀囊嘔且漏遠歸侍菽飲雖然叙無何甲申難作
弱慟絕已取諸所爲文詣文廟拜火之扃小樓足不
下地且狂且哭如不欲活遂有告吾鄞陳侍御殉節
京邸訃至者乃蹶起卅撒偕石雁霞舉洎周臨大告
同人及諸鄉先達會孚學宮多位明倫堂之東偏同

盟畢至自遠方赴弔者千計已復歃血為文祭之
義聲煜奕陳公故無子兄止一子仞外民詭為公遺
言欸以夫人之猶子興錫並襄杖苫次拜客農正色
白當事黜之陳祧賴以寧越若日撫臣士英奉　福
王帝於南畿因自相稱名勤王其明年乙酉改元弘
光是時徵才亟嘿農子念復仇異奮推博浪沙強起
故貢士與幼安后雁並薦未幾江南不守　帝出奔
蕪湖大亂侍從皆不知帝所在各踉蹌歸里而農受
知之黃公下屈死於安農聞踊悼無從復為位哭諸
寢長歌紀弔述哀酸咽不能竟讀始陳公有幼妾時
從死而前復有僕甚義踴質驕其主頭亭具衣冠殮
之自備一本大署某公之僕名於亡尋就書一時思
臣節婦義僕先後累累悉入其筆事益奇文益肆騰
踔驟偏倚為之賓維時建酋已疾下淮徐薄蕪松勢
逼臨安鎮東將軍國安率潰兵盜京口距萬松與浙
撫東貞再議迎敵爲抹袁甲侯會潞藩固不允妄
意為生靈請命於是郡邑守令争賫璽綬望風納欵
恐後盧緹騎數輩逐乘傳至越及甬B次馳赤城招諭

所過矜耆饋牛酒投揭恩不得嘗嘿農子忿忿批裂
會幼安賺適過丞定議偕同盟輩謀起兵共推丁丑
進士原任刑部司錢公肅樂為盟主以閏夏十有二
日昇至院迎萬歲亭置醮事耶非羅拜不下數萬人
声振原野踴躍擊鼓自辰至晡不散錢公故病弱聲
嘶噎遲久力疾不支退就寢允部署匯畫悉聽農言
等代仔晦亟引嘿農延入署兩人徹宵條列王次第
播誥按行揮螂剛汗沉曙犹懷漏盡農楞甚左右進
壺酒雪以鹽醬余兩人勉一引滿抵掌怒目疾書翊
辰錢公建牙轟中外斬斬遂治兵蒐蕉任新籍立得
千餘公委同義生欽彙赴姪閔約鎮彘王公之仁于
望日覲師復命晦宸煌馳告姚江孫熊西公且約師
期繇是幕職悉農勤掌諸簡賦策儲閱技擊較稗貲
佐錢公一乃心力矢天日維公亦篤任為各義於死
札往復旁午澹澹立應指切利害如然犀洞火比公
出從汎俾農協董卤義餉有所須牘多齋空頭簡預
用印記若干通授農令得便宜發請忌者卒以是中
之公不能察繇是拂衣謝事不言功叙亦弗及農衣

岌冠風議而已丙戌夏五鉞江潰農適在家憤裂欲
自裁太夫人泣止之因潛跡某山之麓踰頃雜髮令
追且緬責技誠狀農慷慨直叙前貢士履歷詞旨簡
倨輸之府而身戴昆盧破縷疏履忽々恒若失人目
為癡其秋偕石雁過甸章豫盟將湖瀕次年丁亥春
持晦函為鎮南君介遂潛行王余弟南豐仰肆泰庭
哭悲壯甚鎮南亦歔欷泣數行下左右感哽莫能仰
視因嚙指誓定期與甸章內外舉且成矣有告變者
偽憲急下慈闈城巨石吏之大索有力者挲厚賄立
脫有後其詞連嘿農竟械繫時為四月日偽憲本無
意入農但冀君囊詩賂故要恫喝紐拳如聽酷搒然
又復遝寘禁如是數四農不為動乎倭而釋之方下
獄也眾洶々謂禍出不測親故莫敢近獨幼安料饋
橐饘日出入禁毋少忌覘者髮悚舌咋君思則厚賄
其家為出鐵獄吏得不憊凡在禁五旬二董君或日
視其外或日給其內農出亦遂不謝云所知勸以宜
坦白蹤素農笑曰死生命耳若禍福誰能逆睹終勿
改頭陀白癡時原任醝臺李公將聲義塗山農密往

謁是秋再從越報消致兩題魁日舉盈舟師犄之先
絡々敗李避入瀞而我謀亦已着弗戢適偽按々寧
鄞人謝三賓陰上其事十二月有二日密捕農再發
重禁於是盟中悉匿翌兩晝瀞師薄甬游莫有應向
舟亦遂及湖卻禍遂烈具詳其對簿錄中不悉載竟
以戊子仲夏之二與同義數君子被刑農北面辭
高皇帝者三嗚呼藿食謀之藿食死之英概義烈前
無古後無今所稱為仁得仁者非歟或曰天道惟德
是毗惟其類是賑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嘿農子性篤
孝亦克恭處友和以介無襟諳稍不合意望々去之
嘗歷選治代名賢集凡死義死諫者有所建白杖且
成者輒硃墨圈劃其人自一二圈有益以四五雖名
宿巨公籍甚或微於品者寘之旁者乙抹之無恕辭
特慕于忠肅方正學楊忠愍數公願為執鞭其素蓄
立然也每錄椒山先生語寘座右云歎幹天下事當
思如何下手如何收煞事成如何結果不成落何名
目死生雖不計畢竟果不徒死否又云歛鋒蓄銳俟
時可為則轟烈一場勿徒盡其心不計事之成否人

皆致知身爲忠不知爲天下愛其身忠之大者朝夕
郎復鼓四擘趺唾壺忽浮白起舞頓足旁若無人者
已而感涕妻子莫測其故又嘗誦元結語云人生不
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嗚呼今竟何如耶下手
時欣怳然佻欲弗務結果先較名目豈黑農心徒死
乎畢竟否乎心果已盡乎抑未乎致身乎爲不愛其
身乎天耶人耶吾道非歟嗚呼自庸俗人觀身無半
通之綫三寸之組家乏斗筲交游解氣力犹試輕羽
燎於熾火之上焦沒焉耳胡事之繼胡思之爲無益
徒敗乃事耳嗚呼何以爲黑農解農亦安求解耶千
鈞弩一發不中則折牙摧撞靡滅而已其亦安求解
耶夫死乃鋸與死山谷等耳弟次山藻盛譽於前椒
山齋壯志於後孰師表孰轟列古今人同不同豈易
是量農必有以自處矣農死旬後孺人陸淚乾繼血
痛不自勝卒投繯下逆雲鴻璈奏聞長子馨亦旋自
殺于是太夫人年耄矣倚杖而哭其子子形影傷
如之何嗚呼黑農其胡以死哉天胡遽死黑農哉吾
友林子頣能力恤下宮推呂母負所託林子可謂賢

黑農子可謂知人能取友矣所著詩文集樂府如干
卷又感惻時變著山中百五韻臣寫憂思君倩楊子
瞻遵力蒐遺軼集亦多所讐較藏之峯壁石匣傳之
其人若楊子可不謂成先志之大哉農既定碑怡然
自號逌宜人客請其說徐曰元公弟三叔兄而逌也
宜今君而辱且而死奚不宜之有亦奚逌是語噫亦
愈悲厥志矣某與黑農子生死交也易辭嫡陋粗叙
致其槩作逌宜先生狀畧文不表德廣採風者鑒
焉

東瀛嬰君棋謹拜手撰

過宜先生華公傳

先生諱夏字吾浦別號嘿農南齊孝子宝後居無錫
之梅李鄉宋紹興末來寓於定占籍施山故世為定
人祖徙郡城東遂家焉父二霍山人舉五子而先生
居次生而穎異尤善孝友然於人寡言笑多落落不
合稍長居規書能強記古文詞聞古忠孝節烈事輒
斂容仰契其人數日不置出就外傳塾師最以制義
禁勿嗜古先生潛自漁獵日夕有声然試輒不利人
多嗤之動引先丑為口實曰勿為若莘悞人也而先
生守志盬篤亦不顧若所言力搢奇書無間晨夕未
有識之者會臨川黄公瑞伯李孚為文中烏獲極賞
異之先生與么遂以意气期許恨相得之晚嗣是名
益丕所試皆前列受饒而西陵省堂吴會間浸浸知
有先生矣子闈幾得復失偶以一二字不合主考意
竟置副車其分房為錢塘令宋公其評語手筆恰與
先生無二亦一奇也初父謝世後太夫人猶與先生
俱偕極供奉殆後家逾隨落不得已就禾中大姓聘
偕至金陵每成均月旦挺刀多出頭地以是益敬礼
焉弟終不得一捧檄為太夫人歡於是寄情於詩眺
山玩水貿囊嗢滿矣無何甲申難作聞痛絕地取諸
所為文詣文廟拜而火之居小樓足不一下且狂且
哭如不欲活及有告吾鄉陳侍御殉節訃至者乃急
趁草檄告同人暨諸鄉先達會吊學宮為位明倫堂
之東偏遠方赴吊者千計已復瀝血為文祭之并為
作傳立淩訖　禱主帝於南畿先生以丙子副卷例
成貢士未幾江南失守各踉蹌歸里而昔所受知之
黄公不屈死於官先生聞之益踊悼無已復為位哭
諸寢長歌紀吊述哀酸咽不能竟讀此時清兵疾下
蘇遍臨安郡邑守令爭賫璽綬望風納款先生忿忿
眦裂遂會同盟定議起兵共推丁丑進士刑部司錢
公肅樂為主以閏夏十有二日舁至院迎萬歲亭鄞
喌羅拜不下數萬人声震原野踴躍擊鼓自辰至晡
不散錢公故病弱力不能支退就寢翊辰公建牙蘇
中外遂治兵舊任新籍立得千餘即命同事赴蛟川
約定鎮王公之仁於望日誓師由是幕職悉出先生
手佐錢公一乃心力公亦任之甚厚忌者偶中之公

不能察先生遂拂衣起謝事第褱衣冠出入屣下
聽事成而已丙戌夏五兵潰先生家居憤裂欲自裁
太夫人止之曰潛跡山麓踰頃雉髮令迫且禍責扶
誠狀先生慷慨直叙前貢士雁歷詞旨簡倨翰之府
而自載毘盧破綫疏髩忽々若失人多疑之其秋偕
諸子過句章赴鎮南耶秦庭哭甚悲壯鎮南亦欷歔
泣數行下左右感哽莫能仰視因醬指示定師期謀
且成矣有告變於兵道者急下慈閩城大索詞連先
生竟械繫獄時為丁亥之四月日覲故洶々懼禍出
不測莫敢近独董知安料饋橐饘日出入禁無少忌
而府判楊者夙有憐才之目奚為先生言諸兵道卒
白而釋之出獄後人勸其宜坦易自遷庶免貫禍先
生笑曰死生命耳終勿改柯易葉如昔時會原任饑
使李某將声義塗山先生蜜往謁約數舟師為特
角且曰直指行在其日即空城無脩事可成矣又以
書達王梔部欲其先絡撫寧謀卒不成而謝太僕竟
陰上其事十二月有二日寄捕先生發重禁翊兩晝
海師薄甬許而舟還及城直指尚未離寧太呼集兵
升師敗遁先生獄成兩番對簿抵以恢復大明為辭
而語不一運同事府鞫厲声呼天々至暈地先生即
舉范景文陳良謨黄端伯顧咸正陳潛夫一班忠義
為布置即於己名下大書忠義二字語益烈府為之
驚招定暗上諸院先生坐獄中以著述為事詩古文
詞日益以富大抵皆成仁取義之言也客有解之者
曰聞院君憐翁當生矣先生叱之曰否々文信国生
卧燕樓十年便想黄冠歸故鄉則貪生之念一起後
即有許多茍且處吾惟時々忖點一死則發不及覺
時儘有好處吾意已定亦又何求先生固視死如歸
非一日也遷道諭取一千人再質同事君屠董諸人
自謂可以淂生先生笑曰此去當不免汝輩尚未知
乎同事犹不之信及赴道聽鞫先生独不屈道大声
曰汝知之乎先生曰知之素矣即命去衣縛手先生
遂向外從容而行至市膾卒曰相公須跽引領先生
不為動卒傷其足之大趾先生即盤坐大呼高帝皇
者三而受刑時戊子五月之二日也夫人陸氏袖首
以歸并贖其身聯之色不為變年五十有九具禮葬

ZW 21101000822236

於定海之雁宕鄉和定案後先生自歸過宜人遺有
文集十卷名曰過宜言葬畢夫人泣曰自死君妻死
夫古定礼也吾爲敢久稱未亡人以貽先君子羞隨
即盥沐拜廟與太夫人訣自縊於窓櫺長公名凜天
孙病半月夜夢先生呼之曰吾見何自苦絶粒數日
而逝次公名凜烈取時凜天顏烈天之意先生赴義
時僅十歲托諸其友字爲女二一適楊氏一適王氏
太夫人歸養於倩君顧順昌數月旋逝嗚呼右之忠
義者多矣或死於官守或死于言責斷未有尚在布
衣而即致身蒙難者先生之死胡爲哉先生之死蓋
將以一絲繫門爲天下忠義倡也爲天下之不忠不
義者媿也嗚呼生先死而妻死夫子死又一門節烈
彰彰如斯先生傳矣正學椒山不足過矣

張孔式拜手撰